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llage of various Dunhuang artifacts. In the top left, there are two flying figures, possibly apsaras, in a reddish-brown hue. In the top right, there are faint, swirling cloud patterns. In the middle left, a silhouette of a caravan of camels is visible against a light background. In the bottom left, there is a detailed map of the Silk Road routes, overlaid on a parchment-like texture. In the bottom right, there is a large, intricate drawing of three Buddhist figures, likely a family or a group of deities, in a traditional style.

敦煌遗书

冯玉雷 著

作家出版社

序

赵毅衡

甘肃作家冯玉雷，十多年来致力于写同一个题材——敦煌。据我所知，这是他写敦煌的第三部长篇：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祭》，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这本《敦煌遗书》。没有人如此写过敦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敢如此写敦煌。但《敦煌遗书》确实是敦煌自己的书，冯玉雷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两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敦煌书写。

这个沙漠中荒凉的绿洲，在玉门关西却并不孤悬漠外，它正好是汉文化向西的出口，希腊印度中亚文化东来的入口，注定成为几大文明拥抱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交会地点全世界还有好多：如近东与地中海邻接的巴勒斯坦，帕米尔兴都库什山的开巴尔山口，天山喀什山口。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交通隘口，不只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中亚东亚十字路口一个书写的地点，一个从事艺术的地点。当年玄奘印度取经，往返都在敦煌或邻近地区住下静修，像站上跳板一般做最后准备。敦煌用一千多年壁画、塑像，用羊皮卷、绸卷、纸卷，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持续性的艺术会。但是在这之前，神话已经在敦煌汇合，在这之后，艺术又在敦煌延续。

第一次敦煌书写，是洪荒初开混沌，诸神创世，人类问世，飞天散花，天地狂迷人神不分的欢欣境界，后有王朝兴替起伏，仪式美奂美轮；第二次敦煌书写，意象开始获得文字形体：才有得道高僧大师诠经作书，才有各种文字中的雅俗人生，才有《维摩诘经变文》中铺陈张厉的淫女队列。凭着神迹，所有我们现在称作艺术的东西，都汇集到这个沙漠中的小小绿洲，置放鸣沙山的洞窟中：敦煌似乎是把世界和人类艺术化的最好地方。第一次敦煌艺术是开天辟地的诸路天神，第二次敦煌艺术创造的是想象世界的各族英雄。

明代封嘉峪关，敦煌才被弃遗在沙海里，被忘却在几百年的世俗琐事之中。只有一些偶然路过的放逐官员，一些流亡者失魂落魄的眼睛，曾经从路上投来漠然的眼光。二十世纪初，敦煌突然被欧洲人“发

现”，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全球地图画尽不再留空白的必然结果：俄国人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中亚，英国人从阿富汗北上，法国人从中印半岛探向北方，阿古柏的叛乱，左宗棠的西征，敦煌成为各种力量会合的地点：现代性的手指无情地把敦煌这个沉睡的美人撩醒。就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流沙坠落，洞壁光开，露出了珍藏多少世纪的五万卷经书，岂是偶然？冯玉雷小说中的斯坦因发现民歌中唱的神秘数字2651900，竟然是藏经洞揭开面纱的日子，悚然醒悟，他和周围的人都“落入了历史的圈套”。

在人头拥簇战乱频起的现代世界，这些文卷已经无法静静留在荒漠尘埃之中。敦煌文献大约六分之一到了伦敦，六分之一到了巴黎，日本人俄国人在当地民众中收购达六分之一，其余六分之一流落于民间，或者已经当做取暖木材烧掉。终于，行将覆灭的紫禁城也采取了行动：六分之二运回了北京。敦煌这个美丽“公主”由此向现代世界揭开了她的神秘面纱。这是敦煌的第三次书写，书写者是冒险家、盗贼、流浪汉、牧民。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搬移，一个至今争论不清、责任不明的故事。

从那以后，才出现了“敦煌学”，它以“文献整理”、“语言解读”、“历史研究”等种种面目出现。但是，敦煌书写的本质是艺术，因此它也以敦煌美术、敦煌歌舞、敦煌叙述甚至敦煌旅游、敦煌重建等方式出现，围绕敦煌而出现的现当代艺术活动，可以说是第四次敦煌书写。这次书写不仅是在延续敦煌文化，而且使敦煌书写进入全球化的大环境，而冯玉雷的“敦煌小说”是这个第四次书写潮的重要部分。

从这个历史语境中读冯玉雷的敦煌小说，或许我们能明白一些《敦煌遗书》的特殊写法，它的艺术特殊性。的确，这本小说非常奇特，叙述方式与迄今为止的汉语小说颇为不同，但是作者要处理的也是一个特别的难题：三次敦煌书写，怎样才能在今日重新展现奇特的辉煌？

冯玉雷要写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敦煌，而是波澜壮阔的敦煌艺术。要把如此繁复的内容写出来，要把三次书写糅成一个故事，小说不得

不采用极为独特的写作法。现代汉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公文化、工具化、模式化，如何在这种似乎缺乏魅力的语言中注入活力，是作者面临的大难题。

《敦煌遗书》中不少看起来类似后现代文学手法——奇幻、拼贴、杂糅小说中，甚至出现了不少当代词汇“助听器”、“武斗”、“蛊惑仔”、“学术造假”、“寻宝协会”等等——作者是在提示我们，他的小说在延续发生在敦煌的书写运动。这实际上是敦煌三次书写的本来方式：第一次书写已经把西王母、湿婆、释迦牟尼、弥勒、观世音、希腊有翼天使，都会合在不止一个起源的宇宙中，把匈奴、党项、蒙古、西夏、于阗、印度、中原，混杂在一道，第二次书写已经把吐火罗文、藏文、佉卢文、西夏文，俗讲变文，中规中矩的典雅汉语，都书写在一道：人类远远不止一个肤色，一个信仰；第三次书写汇集了更远的旅人，更开阔的兴趣：敦煌之所以为敦煌，之所以成为三次书写的会合点，就是因为九流云集，四方杂会，兼容并蓄，集众为一。要写出这三次敦煌书写，冯玉雷的第四虚构方式，不得不跳出任何已知的现代小说写法，自创一路。

这部小说最让人惊奇，也许会让某些读者费思量的是，小说把敦煌和中亚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裸奔”，一个延续至今的行为艺术。裸奔就是让人物脱掉外衣：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语言的，武力与文化霸权的，金钱优势的种种外衣。三次书写中的神话英雄、文化英雄、民间英雄，都在这本小说中成为艺术参与者：《敦煌遗书》，就是“敦煌艺术”。

为了写出这个人神难分的世界，小说的叙述有意模糊人物与情节：小说中没有信仰的分割，种族的仇恨，霸权的戾气。艺术本来就是无功利的，如果有一点功利的考虑，人们何必冒死跋涉到沙漠中这个敦煌，用两千年时间堆集这个无用但是珍贵无比的艺术集合？斯坦因在这里寻找成就感，蒋孝琬在这里寻找知遇之恩，沙洲驼队的牧民在此寻找“精神家园”，王道士在这里寻找善捐作为修洞经费。这几个人都是历史上的有争议人物，但是小说把他们都变成命定的艺术书写工具。

斯坦因一生不忘的女人艾伦，父亲叫阿杜尼。一生探险的斯坦因到生命終了才悟出这一点：阿杜尼实际上是希伯来语“上帝”，他在小说最后揭开所谓的谜底：“一切都是我的行为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他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斯坦因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旅程：东方艺术对他最终还是一个谜，虽然他自己变成了这个谜的一部分。

小说中每个人物似乎都有一个往昔的影子：他们的前世与今生，已经被写定在敦煌：斯坦因惊奇地在一千年前匈奴骑士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眼睛；蒋孝琬在鄯善军官千年之前的告急木简上愕然看到自己的签名；王圆箴似为与阿古柏对抗的部队文书，却被黑风暴卷到敦煌；瓦尔特伪造文书，原本却来自梦境。而卷入沙洲驼队冒险的几个女子，发现自己竟然是于阗公主，早就被画在三清宫边石窟的壁画上，她们加入敦煌探险，只是为了要有“三个裸奔少女给绿洲带来希望和吉祥”。

而且，小说中的人物都像是才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蒋孝琬失踪的父亲竟然名为“夸父”；民工“卡特”是个阳痿男人，靠洋药帮助才得以复原，而“卡特”是突厥语“文卷”的意思；卡特与夸父在书中渐渐合一，似乎蒋孝琬到新疆遍地来寻找的不是父亲而是遗书文卷；能翻译佉卢文的神秘人物“大夏”单独带一支测量队进入深山；大夏之弟“八荒”是雕玉世家传人；沙洲驼队主人“昆仑”是一位老驼主，他的睿智让蒋孝琬心折，几乎要认他为父；“阴无忌”是左宗棠部队低级军官，靠寻宝为生；“五蕴”是牧民，靠他的机敏把斯文·赫定从死亡沙漠带出来；“寒浞”据说发现了阿古柏的秘密金库，暴富后买官；和田知州名字叫“周易”，和田寻宝协会会长叫“杜笛”，阿不旦的天主教牧师却名叫“牢兰”。而几个女子的名为“采诗”“善爱”“百戏”；而小说中的玉币上无法破译的文字，竟然是“驼唇文”，其怪异新奇，只有在敦煌这个杂语喧哗的地方才显得自然。

作者有意忽视人物的民族和宗教特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有意模糊，因为他必须写出的，不是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事实，而是重现世界之始尚无民族之分时的神话。

为了延续敦煌书写，人物在小说中转世，再世，一再献身于这个“行为艺术”。小说中人虽然有不少男女感情纠葛，有多次欲望的绽放，却都是孤男寡女，单身众生。虽然两个女子“在同一天生下双胞胎”，似乎也是为了接替这个艺术的下一代。甚至这本小说《敦煌遗书》的名字，也在小说的故事中出现过多次，冯玉雷只不过是让小说本身——敦煌艺术本身——再次转世。敦煌的时间与空间一再被重置，但是敦煌艺术的魅力随着年月越加增长。小说气象万千，不拘绳墨，文字汪洋恣肆，场面荒诞无稽，似乎都是为了让这第四次书写，配得上先前的书写横空出世的气派。这种奇异涉险的写作法，谓之狂想亦可，谓之狂欢更佳。

是不是敦煌的第四次书写都是这样写法？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写到敦煌，无不是一把伤心泪，捶胸指责，顿足悲愤。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呢？罗振玉在北京六国饭店看到伯希和的敦煌藏品展览，拍照编成《鸣沙山石室秘录》成为敦煌学奠基者；王国维根据斯坦因在沙漠中发掘到的木简编成《流沙坠简》；胡适在巴黎看到现存最古老之《坛经》敦煌古本，而确定南禅宗的渊源；刘半农在巴黎抄敦煌卷子辑为《敦煌掇琐》；陈垣《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作序而立“敦煌学”之名。

这些人满足于在各国首都的博物馆里翻检，没有一个人亲自到敦煌来。藏经室发现后是有报告的，清政府再穷途末路，如果翰林院坚持，也不敢拒绝给一点经费；地方官员再颟顸腐败，对带着宫廷尚方宝剑的要员还是不敢怠慢。中国人民有权指责“西洋盗宝贼”，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资格：难道大家真的都必须拥挤在日本闹革命，或是在北京闹复辟，不能有几个人移贵步过来看一眼吗？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要来敦煌，怎么说也不会比玄奘当年更难吧？困难也不会比从阿富汗或吉尔吉斯过来，长途穿越沙漠的洋人更多吧？如果他们四体不勤，缺少这个体力和魄力到敦煌走一下，那么，有什么权力指责西方探险家早到一步呢？如果当时就公认他们的行为是偷盗，伯希和怎么会把赃物在六国饭店展出？如果没有这次展出，罗振玉等人怎么会明白宝

库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敦煌文献的分散保存，今日的《敦煌文献数据库》才有可能汇总，五国合办的《国际敦煌项目（IDP）》，100000多件来自敦煌和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绘画、纺织品及器物的信息和图片，也才有可能在因特网上免费使用，敦煌学才成了国际显学。

敦煌的第三次书写，是各国学者通力的结果。其中有冲突，有损失，有抢劫式的巧取豪夺，有占有欲的丑恶爆发，有西方学者“全世界独大”的傲慢。但是从今天回顾，坏事也有好的一面：敦煌变成了一个世界通力合作的课题。敦煌文卷四散分开，落到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几乎像当年文化在敦煌汇集一样分开了，这恐怕也是不算最糟糕的安排，至少没有毁于兵火，毁于偷盗，毁于朽烂。现在，经过全世界敦煌学界的努力，原件虽然分散，但是还在，而且经过各国学者分力苦读，现在编目详备，全景分明。

冯玉雷这本小说，基本上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琬是不是卖国贼（虽然他让语言天才蒋孝琬拒绝学英语），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在作者看来，艺术才是文化的、神圣的，而历史是世俗的、暂时的。没有必要指责一件艺术行为中此人彼人的作为：历史把敦煌推到世人的注意力之中，这不是道德行为，而是艺术行为；本来，到这个荒漠中来寻找历史就是荒唐，是舍近就远，来到这里寻找艺术，才是正道，是舍意求象。于是，小说中的斯坦因一出生就在“蒸汽机”与“汽笛”之间饱受折磨：“……家人购买各种各样蒸汽机模型讨他欢喜。但适得其反，斯坦因更加恐慌，也更加忧郁。他们以为斯坦因不中意蒸汽机的呆板形式和汽笛的单调鸣响，便请人专门设计出造型新颖、奇特的蒸汽机，配备能发出几十种变奏的汽笛。很快，这种玩具在欧洲儿童中间流行，吓得斯坦因不敢出门，不敢与儿童一起玩耍，不敢睁大眼睛，也不敢让耳朵无拘无束地接受声音。”后来，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敦煌，斯坦因遇到极大困惑时，舍“蒸汽机”而取“芦笛”：“他折来半截芦苇，像驼工那样制作成古朴的芦笛，吹几次，竟然悠扬地响了起来。”最后，他的生命

也融化在叙述中，“艾伦从来没碰过芦苇。但她擦干眼泪，想了想，找到芦管，放到嘴唇间，吹奏起来。在呜咽的、低沉而哀伤的芦笛声中，斯坦因闭上了眼睛。”

幸好，自从梁思成于 1931 年“亲自来到”敦煌考察建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为前辈的疏懒羞愧，他们一代代奔赴敦煌：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席臻贯，不管人间天灾人祸，不顾生活和条件的艰难，前仆后继，与沙漠共命运，老于沙漠，有的甚至葬于沙漠，这才真正推动了敦煌的第四次书写。

当代中国人的艺术才情和献身精神，应当不让先祖；在全球化的今日，会集到敦煌宝库的人们，他们的迷醉也不让前人。文化的冲撞应当产生艺术，敦煌的历史不是步步功利伟绩，处处勋绩彪炳的历史。历史作为艺术在不断延伸，敦煌进入冯玉雷的长篇小说《敦煌遗书》在不断延伸。又一次敦煌书写重新开始，而且肯定会更加辉煌。

2009 年 2 月，中国西部

目 录

0、不是走光，是跑光	1
1、裸奔，裸奔，裸奔	10
2、驼唇文玉币	18
3、雪峰会	35
4、在“中国花园”相撞	44
5、玄奘脚印	56
6、紊乱的钟声	65
7、十一页桦皮书	77
8、你是我的岸	94
9、水磨坊女主人	104
10、冰泉浴	116
11、我想和你一起飞	129
12、欢喜	138
13、禁果无数	150
14、无贼城	161
15. 女神呼唤谁	171
16、错过爱	181
17、玉璧	189
18. 哟，你这该杀的	199
19、信徒的弥撒	208
20、肉机器	218
21、原版文书	230
22、背靠雪山，奔向楼兰	245
23、爱可不可以施舍	260
24. 楼兰，三间房和一只鸟	267
25、葫芦漂过沙海	277
26、“来了！来了！”	288
27、起风	306

28、那琴，那门，那野骆驼	313
29、边关火急	328
30、飞翔的三危山	341
31、树葬	350
32、藏经洞	363
33、请办理补票手续	392
34、“贼道”偷渡	401
35、多角度重述	414
36、佚书鸣响	424
37、云，镶着金边	436
38、荒原编年史（摘录）	453
39、米兰的壁画与地画	454
40、黑骆驼	466
41、《弥勒会见记》	476
42、隔岸观火	490
43、哦，乡音	499
44、“捉迷藏”	510
45、不等价交换	522
46、步步莲花	534
47、何处飞来的子弹	545
48、艺术，抑或游戏？	555

0、不是走光，是跑光

有人看见夸父与太阳在沙漠里进行裸奔比赛，有人听见成千上万只羊皮鼓呐喊助威；有人看见夸父一头栽进了约特干芦苇湖，有人听见夸父喝完湖水后不住地喊渴；有人看见夸父奔跑在沙丘与沙丘之间，有人听见各种不同类型有关裸奔的阐释；有人看见不计其数的夸父扮演者、模仿者、追随者、持不同观点者在亚欧大陆踏出了丝绸之路；有人听见清朝秀才夸父与英国考古学家戈特相撞爆发出天崩地裂的声音。

探险家、梦想家、好事者、学者、士兵及情报贩子怀着不同目的，寻找碰撞发生地。很自然，不约而同，大家想到了约特干。因为，那里的湖水曾经被夸父咂咂喝干，唐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部分文书落地后被风沙掩埋，虔诚信徒为寻找文书而滞留在印绿洲，繁衍生息，直到进入阿古柏缔造的“福王”时代。“福王”在和田掠夺玉器，而在脚印绿洲则以文书代替各种杂税。脚印绿洲还出产身上能长出文字的母羊。

例如，这只一月前成为母亲的母羊。母羊所在位置是约特干树林。她在张望。虽然没有听到撞击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马蹄声、枪声、喘息声和争吵声，她还在张望，迷茫地张望，全神贯注地张望。难道，她看见什么了？野马，沙漠狼，塔里木虎，还是走散的野驼羔？

可以肯定，有个陌生影子在枯树林里蠢蠢地晃动。母羊本能地呼唤小羊羔。没有回应。也没有羊群。哦，自己被初夏鲜嫩的草诱惑着离队了。牧羊女怎么不用鞭子提醒？大概，她们到树洞里玩藏猫猫游戏去了。自己究竟怎样离群的？阳光诱惑？树林围剿？

终于，母羊回忆起来，大约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几年前，昨天，反正，太阳落下之后，她踩着古老的祷歌被剃光身子；太阳出来前，她被迫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光着身子吃完写满蝌蚪文字的桦树皮。母羊很羞涩，也很勇敢。谁要以为她作秀，那就错了。不管母羊如何表演，都达不到美丽少女采诗、善爱和娇娇裸走、裸奔、裸泳、裸睡的炒作效果，何况，把一只只有过性经验的母羊从头到尾用特制的剃刀剃光，太容易了；何况，母羊还处在哺乳期，本职工作是

低头吃草，充实双乳，而不是过早地进入他们的仪式。当人们用歌声和文字喂母羊时，她以为要永远告别青草和鲜花。据说母羊到特定阶段，身上就会出现各种驼唇文字母。接着，形体也变化，直到出脱为高大健美的骆驼——这虽然是传说，但大家坚信不移。

母羊没有意识到她即将充当脚印绿洲神秘仪式中的媒介物。人们认为，她能够在人与神之间建构一座临时对话的桥梁。太阳爬上沙丘，他们就要通过桥梁向神灵咨询，为什么采诗、善爱和娇娇刚刚进入青春期就迷恋上裸奔？怎样才能使这三个不幸少女摆脱恶魔控制？

太阳没出来，要么，不情愿出来。太阳知道，当第一缕光线投进脚印绿洲，人们就会发现母羊误解神圣仪式，她一直以斋戒期的姿态凝望、思考、行走。虽然母羊从被迫进入仪式那一刻起，就全心全意地顺从着人们的意志，虽然古老哀伤的歌声梳遍全身，虽然古老的桦树皮难以下咽。

太阳还是从黑暗中钻出来了。人们应该立即把目光从太阳撤回到裸羊，可是，没有。他们觉得今天太阳的颜色有些邪、妖、夸张、复杂，总而言之，不正常！

人们研究阳光时，裸羊不由自主，朝着太阳走去。自从古典英雄夸父首开裸奔先例，人们都追逐太阳，它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难道不怕与太阳相撞？

太阳机智躲开，升上天空。裸羊发觉四周只剩下巨大的死胡杨。没有风。没有树叶裸奔。没有刀子裸奔。也没有文字裸奔。阳光射到树干上，霹雳作响。树影砍到地上，霹雳作响。裸羊自我安慰，别怕，别怕。影子冷笑着晃动。影子与胡杨树无关。目前不能证实影子来自沙漠狼还是塔里木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立即转身，逃回脚印绿洲。可是，母羊太想知道陌生影子究竟是何种野兽。为什么它没有长翅膀却能在空中像鹰飞翔，像蛇游动？为什么它是镶着波纹形红边的三角形黄丝绸？为什么脚印绿洲从未有过它的传说？

阳光以枝条为笔，在黄丝绸上涂抹一道道黑影，然后又擦掉。越来越近。黄丝绸露出笔直大尾巴。哦，原来是绑在胡杨树干上的旗子。

麻雀叽叽喳喳起飞，野鸽子不安地蹿上高空。凉风卷走扑棱棱的摩擦音，送来阵阵被压抑着的低沉喘息。必须逃跑，或者躲进树洞。正要行动，忽然，飞来一支箭，射中右眼。疼痛，惊愕。又一支箭射中左眼。黑暗降临之后，剧痛袭来之后，几次冲撞树身之后，母羊就被人们喧闹的阿谀奉承包围。他们集体赞美元浩的箭法神奇。元浩说如果用枪，可以打对眼穿。人群掀起新一轮吹捧。鲜血从母羊眼角流出，进到嘴里。元浩说要请大家吃烤全羊。王圆箴建议给母羊取名叫斯坦因，把他当羊烤吃。元浩哈哈大笑。笑声砸得母羊忍不住撒尿。她想憋住。雪亮的尿液我行我素，一股一股地喷射。人群沉寂。母羊觉得众人在欣赏，也有贪婪目光抚摸粉红色乳头。她面红耳赤。

元浩高声说，这是我们穿行沙漠以来碰见的第一位美女，谁要入洞房？

母羊羞愧得想自杀。好在无人响应。

元浩宣布，任务完成后，把脚印绿洲所有年轻妇女分配给弟兄们！在这之前，谁奸树、奸手、奸羊、奸沙丘、奸芦苇、奸月亮、奸星星、奸天空，当即就把那话儿连同两颗明珠一起摘掉！然后，活剥，就像这只母羊即将经历的——不！像活剥“斯坦因”！

人群刮起狂笑。母羊不知所措。元浩抓住两支箭，猛地一拔，母羊眼球暴露于空中。眼球看见母羊在颤栗。接着，眼球通过黑暗管道，滑入肚腹。元浩快活地说我要活剥“斯坦因”！他把旗子交给王圆箴，然后用双腿把母羊控制在胯下。活剥始于嘴唇，终于尾巴，羊皮完整剥离，被鞣皮匠寒浞炮制后披到树干上时，元浩第一批汗珠才抖落地面。母羊肉嘟嘟、血淋淋的身体倒挂胡杨干上。母羊心脏仍然坚持跳动，微弱气息还在游行。柴火点燃。火苗舔着母羊光滑的身躯，滋滋作响。士兵迫不及待，从靴子里抽出匕首，割下羊肉，送进嘴里，浮躁地咀嚼，强行下咽。鲜肉使他们激奋。元浩边割肉边说，斯坦因胆敢到脚印绿洲裸奔，我就这样活剥他，把皮囊还给他的主人福赛斯。哼！哼哼！

士兵们忙于抢肉，胡乱应承。母羊在千刀万剐中奄奄一息。母羊没有力气将元浩、王圆箎和士兵七嘴八舌提供的信息按照逻辑关系重新整合。还是让冷眼旁观的羊皮告诉相关事件吧：1874年，英国福赛斯代表团访问新疆南部地区。福赛斯请求阿古柏允许代表团成员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由裸奔，最后抵达沙漠迷村脚印绿洲。作为交换条件，英国为他提供一批精良武器，以对付日益逼近的左宗棠西征军。阿古柏欣然同意，并提出斯坦因裸奔行为必须冠以“哲德沙尔国”名称，就是说，斯坦因所到之处，都自然成为阿古柏扩展的领地。福赛斯不同意，因为，此举会引起俄国人激烈抗议。正在那时，左宗棠一位著名幕僚在西征军誓师仪式上突然裸奔，据说目标直指喀什。而且，左宗棠还策划率军出关、抬棺前进的行为艺术。阿古柏胆战心惊，取消附加条件。斯坦因突然对裸奔丧失兴趣——国际社会目光都聚焦左宗棠，如果自己不识时务，强行克隆裸奔，只能让欧洲行为艺术家嘲笑。代表团副团长戈特斥责斯坦因临场退缩，让英国蒙羞。斯坦因说我是匈牙利人，根本不在乎英国荣誉。戈特愤怒地声称要控告他。斯坦因说我还是未成年学生。悲愤绝望的戈特不得不宣布，要以斯坦因的名义将裸奔计划进行到底。阿古柏在喀什举行规模盛大的开奔仪式。之后，斯坦因随同福赛斯代表团与阿古柏运输武器的驼队向印度进发，戈特则在人群的祈祷声中赤身裸体跑进沙漠。俄国由激烈反对变为积极支持，而且，他们与英国通力合作，把戈特的裸奔行为扩大、扩大、再扩大，扩大到全新疆，煽动各种信仰的人参加进来，不分男女老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进行旷日持久的集体裸奔、裸走、裸站。说穿了，就是要组成血肉防线，抵御西征军。戈特裸奔三年，人们却不认同他的行为艺术，更不追随，都称他为“疯子”。据说，戈特灰心丧气，退隐脚印绿洲，要做一名普通牧民。也有消息说，他在酝酿新的、能够让所有脚印绿洲居民都发狂的艺术行为。外界都在密切关注。

羊皮无法再讲——身体被耷拉的旗子遮盖，极不舒服。以前，王圆箎看见羊肉就痉挛，此刻，在约特干枯树林里，在众人狼吞虎咽的

吃相刺激下，忽然产生无法遏制的食欲。他忘记神圣任务，将旗杆靠到树上，用手去撕羊肉。士兵愣住。元浩瞪圆眼睛。王圆箴忘情地咀嚼。元浩抬起脚，狠狠一踢。王圆箴面部愉快的表情立即发生质变，他夹紧双腿，弓下身，痛苦呻吟。元浩骂道：馋狼，旗子被偷掉，就把你烤熟吃！发什么呆，还不快过去看守旗杆？

王圆箴想模仿螃蟹走路，下身疼痛难忍，他只好爬过去，坐在地上，把旗杆放在两腿中间，抱紧。剧烈疼痛一浪超过一浪。他暗骂：挨刀子的元浩，偏往要害处踢！

一阵风，旗子激动而骄傲地飘扬。半年前，旗子代表清廷权威，到达元浩手里，使他的身份由沙漠劫匪置换为朝廷任命的军屯将领，有了旗子，他可以招兵买马，征收税费，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命运。军屯区被划定在新疆南部和田地区的约特干森林。元浩虽然有丰富沙漠生存经验，还是从哈密招聘和田人卡特当向导。至于王圆箴，抓阄中得到。元浩并不埋怨手气太差。当时，他紧紧盯着写有蒋孝琬名字的纸蛋，并且抢先挑出。展开桑皮纸，名字却是“王圆箴”。他眼巴巴地看着“蒋孝琬”被莎车军屯区将领抓走。抓不到“蒋孝琬”“周易”或“饕餮”也行，偏偏是不起眼的“王圆箴”！王圆箴身材瘦小，唯唯诺诺，不擅长打仗，也没读过多少书，他的名字出现在纸蛋里纯属恶作剧，很明显，那些家伙借机排挤他。王圆箴说宁可出家当道士也不当师爷。元浩火了，一把揪住他的小尾巴。王圆箴脸憋得通红，两只手臂如同被宰杀的鸡翅膀，无力地扇动。他连声喊我愿当师爷，愿当师爷！

元浩松开手，把旗子交给王圆箴：拿好！在随行人员中，你最没有胆量逃跑，所以，我相信你，哈哈！

现在，不知谁说句什么话，元浩又那样刺耳地狂笑着。

母羊几乎只剩下骨架。寒浞惊叫起来：天哪，“斯坦因”的心还在跳！

元浩说：取出来，我生吃。

王圆箴扭过头，闭上眼睛。元浩干脆利落的咀嚼声像抽打的皮鞭。他腾不出手捂耳朵。脑袋里塞满咀嚼声。终于，挨到咀嚼结束，他松了一口气。

寒浞又喊叫起来：哟，玉骆驼！“斯坦因”肚里竟然藏着玉骆驼！

王圆箴转过头。寒浞用衣襟把一件玉雕擦亮，递给元浩。士兵们围过去观看。寒浞悄然退出人群，走到王圆箴跟前，说你也过去瞧瞧，是正宗的和田羊脂玉！我替你守护旗子。王圆箴快乐地凑过去。大家激烈讨论玉骆驼是天然形成还是人为藏进母羊肚？它是否就是英国、俄国和阿古柏之间多年来寻求的神物？斯坦因以及戈特扮演的斯坦因钟情于沙漠遗村是否与这种羊有关？

与群狼撕食猎物相反，问题越扯越多。天黑了。火熄了。旗子和寒浞都不见了。王圆箴大惊失色，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元浩跟前，双手捂紧前裆，哀求说您先别踢，我把旗子找回来。

元浩冷笑说：玉骆驼在我手里，这是清朝皇帝赐赠给我的官印，对不对？

……对！士兵反应过来后，齐声喊。

元浩没有踢王圆箴下身，也没责怪。王圆箴感激涕零，按照吩咐把羊皮卷起，小心翼翼带到约特干古城遗址。元浩巡视几趟，停在一座院墙完好的废弃寺庙外面。院子很大，四周还矗立着许多枯死的胡杨树。元浩说很好，就在这里。他让王圆箴把羊皮打开，固定在寺院正门边。寒浞的鞣皮技术真好，逃跑前，他变戏法般地把羊皮变成了羊皮纸。王圆箴想，要是元浩让在羊皮纸上书写文告，就胡编，反正这里没有人认识华文。元浩却派他前往脚印绿洲，通知所有居民，到约特干寺院观赏玉骆驼，同时，领取粮食，来者人人有份。

第二天，太阳刚从沙丘上冒花，就有穿着节日盛装的人陆陆续续朝寺院走来。他们签到——用朱砂在羊皮纸上画一个奇怪的蝌蚪符号，然后进寺院，双手合十，对着玉骆驼默默念诵祷词。就这样，他们进入虔诚。元浩抬头望望胡杨树，枪头已经露出来，指向寺院。院子容纳三百人，还显得那么宽敞。一群乌鸦在天空盘旋。可能要变天，元

浩咕哝一句，问头人：脚印绿洲的民众全到了吗？头人说采诗、善爱和娇娇三个女子没来。元浩还想问斯坦因来了没有，乌鸦群却形成一片黑云，笼罩在院子周围，它们激烈地争论什么，不可开交。元浩只好把问题转换为“要起沙尘暴风吗？”头人说附近可能有狼在吃羊。说完融进民众。头人与其他男人一样：白布头巾，络腮胡子，雕刻着皱纹的脸。也许，在眼前一晃而过的某张脸就属于斯坦因，也许，他在象征性地微笑、弯腰、问候时还在策划张扬阿古柏政治野心的行为艺术。哼，裸奔，艺术，统统去见鬼吧！这里没有斯坦因，也没有英国人，只有受阿古柏蛊惑造反的脚印绿洲暴民……

元浩回头望一眼师爷，说开始吧。

王圆篆迅速爬到一棵胡杨树上，高声朗诵：

我是骄傲的女人，

有硕大乳房，

谁要娶了我。

就喂饱他，

和他的孩子！

枪声密密麻麻，响了。沉浸在虔诚中的民众以为是鞭炮，继续祈祷。一粒一粒子弹准确无误地终止祈祷。女人惊叫着扑向孩子，像“老鹰捉鸡”游戏那样。很多这样的姿势被定格在地面上。男人张开双臂，要把鞭炮声全部揽进胸怀。他们仰面朝天，向后倒下。花花绿绿的孩子假装惊慌失措。没有奔跑，没有叫喊，没有喧闹。王圆篆拷问自己，这是屠杀吗？元浩在上任前为什么要举行屠杀仪式？

元浩盯着写满蝌蚪字母的羊皮纸，鼻翼兴奋地扇动，呼吸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和硝烟。枪声沉寂，他还尽情享受剿杀成功的喜悦。蝌蚪字母仍在裸奔，书写它们的主人却正变成僵尸。斯坦因和代表他的蝌蚪字母应该有同样命运。寒浞偷走了旗子，但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占据某片沙漠绿洲。不错，有旗子就等于有一切，可是，他没有枪，没有士兵，旗子在他手里等于零。

元浩穿上发现于约特干树洞的古代鱼皮铠甲，一手持枪，一手持笔，走进院子。

男女老少的尸体排成十四行，每个尸体都像蝌蚪文字母。

如此整齐？血肉模糊的状况怎么没有出现？

元浩恼怒地抬头看院墙外面的胡杨树。枪杆跑光了。埋伏的士兵也跑光了。咋回事？难道寒浞、王圆篆和士兵一起忽悠？谁策划了这场游戏？玉骆驼？对，就是它。玉骆驼一直在走光——不，是跑光。光的裸奔改变作品构成。自己从导演变成演员。

突然，“字母”像蝌蚪样摆动身子，站起来。元浩以前看见的字都躺在纸上。现在，这些“蝌蚪文字母”不但直立，还围拢过来，并且不断发问：“这个表演怎么样？”

“……你们，没有死？”

“作为一次行为艺术中的元素，我们都死了；作为生命个体，我们活着。”

之后，元浩同“蝌蚪文字母”对话中得知，他们在坚守玄奘脚印的过程中形成了信仰；有信仰的人艺术素养都非同寻常。元浩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被谋杀，而“蝌蚪文字母”还活着。他希望这个论断得到证实，可是，“蝌蚪文字母”说很多沙漠绿洲随着河流的改道、沙尘暴的袭击、裸奔者的经过不断消失，又不断产生。脚印绿洲是一个例外，因为玄奘当年从印度带来的佛祖脚印使流沙停止运动。元浩说，我要到你们的绿洲看脚印。“蝌蚪文字母”说来吧，看吧。“蝌蚪文字母”走在前面，元浩紧跟其后。前面和后面逐渐拉开距离。元浩看见前面的沙丘像蝌蚪文字母那样，排成十四行。

接着，元浩发现钉在墙上、书写过蝌蚪文字的羊皮纸失踪了——卡特在黑风暴的掩护下偷走它，然后流窜到和田，请人制作皮鞋。鞋匠正要裁剪，被前来办公事的名誉师爷蒋孝琬撞见，收购，送给莎车知县。两年后，新疆建省，羊皮纸随着莎车知县任职喀什，同师爷贾船一道被赠送给“中国花园”主人马继业。

埋伏在胡杨树里的士兵失踪了——卡特复原成牧羊人。后来，他以向导身份出现在斯坦因探险队；阴无忌奔波于湖南、甘肃、新疆之间，当了经纪人；瓦尔特改行当了寻宝人、贩羊人。其余十名士兵杳无音信，不过，他们的结局无非就这么几种：被沙尘窒息后风干成木乃伊；跟上驼队走四方；到某个绿洲改名换姓，娶女人，生娃娃。

枪支失踪了——据说游脚僧牢兰从胡杨树洞发现，并且熔入铜铃；

从元浩身上分裂出的拉孜也失踪了——激情的枪声催生分裂。本身元浩阅读羊皮书，分身拉孜以为枪支要把他介绍给本身、王圆箐、士兵、人民、树木、骆驼刺，欣喜若狂地伴随子弹的呼啸裸舞。黑风暴却在他眼前拉上了一道灰黄色帷幕。拉孜裸舞只能呈现给被沙漠淹没后的约特干废城观赏。他要回归本身，别人却把他定位成寻宝人。他猎杀野骆驼，被定位成猎驼人。他杀人，又被定位成刺客。没完没了。

发出号令的王圆箐也神秘失踪——他被枪声和眼前的幻像吓得晕头转向，突然降临的黑风暴将他卷起，与沙子、树枝、金币一起抛到古城墙、烽火台、雅丹、干河床等各处，几年后才降落到阳关以东的一处道观，不久，入住敦煌莫高窟，被非出家人、非居士、非信徒、非逃犯杨大桶收留，后来，他因为会念汉经而升任下寺住持。

这些都是黑风暴的作品。可是，为什么没有感知？如果说玉骆驼、士兵、枪支、子弹、王圆箐、羊皮纸乃至掩体胡杨树都被利益、欲望划分为多个空间，那么，黑风暴创作时他们都成为一个平面上的元素！自己被黑风暴制造成孤魂野鬼。虽然如此，还要将谋杀进行到底。谋杀范围扩大到脚印绿洲之外、约特干枯树林之外、和田之外、葱岭和玉门关之外！

元浩坚信，欧洲的著名裸奔艺术家斯坦因就隐藏在这群“蝌蚪文字母”中。

1、裸奔，裸奔，裸奔

什么和什么相撞了。

声响很大。出事地点在西域——在古代，西域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肇事者是谁？蜜蜂同蜜蜂不会在如此广袤地区撞出如此剧烈的声音，公羊决斗，骆驼发情，也不会。那么，是元浩与拉孜分裂时发生巨大撕扯？寒浞怀揣旗子匆匆逃窜时撞到了胡杨树？蒋孝琬被大烟鬼贾船抢占师爷位子后通过敲击核桃木桌撒气？杨大桶五个手指戳刺鸣沙山发出的巨大声响？王圆箴寻找最适宜出家道观过程中意外撞到莫高窟崖壁上？元浩裸奔时各种想法在脑海里碰撞的声音还在某个神秘绿洲持续？或者，冶炼铜像、铸造大钟时胡杨树撞击火苗的声音提前迸发？或者，王圆箴在莫高窟改名为王道士前四处碰壁的声音也汇入时空？

要么，阳关撞玉门关？喀什撞敦煌？楼兰撞鄯善？自己撞自己？

有人解密：相撞来自裸奔者的行为艺术。本次相撞始作俑者是阿古柏，而最终完成的是英国裸奔艺术家戈特与清朝裸奔秀才夸父。

阿古柏与子弹比赛速度，从浩罕狂奔到新疆喀什，十颗彗星和两匹灰狼助跑。虽然彗星亮度超过太阳，清朝皇帝并不在意。阿古柏在沙漠古城搜寻佛像、香炉、骆驼模型、夜壶、武士、钱币、兵器及带金箔的文书，还原成物质金属，并且以脚印绿洲一对童男少女为引子，在约特干铸造重达 2651900 斤的大铜钟，赐名“福王”，然后宣布：钟声所及，皆“福王”势力范围，所有居民和牲口都要信仰枪支弹药。庄严仪式上，铜钟装聋作哑，敲不响。阿古柏气急败坏，以喀什为中心，通过裸奔，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地区不断扩张。接着，他自称“福王”，成立“哲德沙尔国”，选定玉骆驼为传位国印。然后，派人送信给皇帝：本“福王”得了痔疮，借阁下龙椅坐坐。皇帝勃然大怒，说我泱泱大清帝国，每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于是，朝廷重臣以咒骂代替政绩，平民百姓以谩骂代替苛捐杂税。连骂三年，唾沫渣飞扬，阿古柏平安无事，却引发内地洪灾。皇帝恼羞成怒，降旨左宗棠：带上湘军，把丫的揪来，把丫的屁股拍烂，把丫的车裂！阿古柏吓得阳痿，

重金聘请英国、俄国名医轮流治疗，都没效。裸奔行为被迫暂停。这次作品原计划在中亚大地持续十二年。

欧洲大陆，好奇的人们目不转睛，注视喀什。那时，裸奔还是令人——尤其让欧洲贵妇人羞涩、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话题。不过，尴尬仅限有男人出席的场合，女人在一起，都津津有味地谈论阿古柏在中亚的裸奔行为。谁都清楚，策划这次活动的艺术家肯定藏身欧洲，她们发问：艺术家，你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的伟大作品，站出来？

某孕妇肚中传出一个声音：我，瓦德西，就是那位伟大的艺术家！

欧洲哄然大笑。之后，人们继续胡乱猜测。匈牙利大平原发生名为“寻访匈奴人故乡敦煌”的裸奔行为。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斯坦因的十岁儿童。如果作品名称中没有“匈奴人”、“敦煌”这样与连通欧亚大陆的古代商道紧密联系的关键词，如果斯坦因不是因为畏惧蒸汽机汽笛声出名，如果不是汽笛声让他超常发育，那么，欧洲星相家、学者及大众的目光不可能像飓风般射向他。星相家首先发表演说，斯坦因出生于1862年7月28日，属狮子座，太阳主管，火性，坚忍不拔，但内心孤独，感性细腻，所以，要远离沙漠、戈壁、古城及寺庙，否则，至少经历四次重大失败，最不适宜的职业是蒸汽机驾驶员。著名东方学家布勒、霍恩雷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斯坦因的胆识和体魄表明他具备探险家天赋。英国探险家斯皮克（斯坦因出生那天他发现了尼罗河在维多利亚湖源头）赞同此说，并且希望这个匈牙利少年投身于非洲（那里是狮子的王国）地理探险。而考古学家戈特认为，斯坦因能把阿古柏开始的裸奔艺术推向高潮。更多的人们则厌恶地将斯坦因称为“蛊惑仔”，说他这样跑下去，只能到达地狱。

与阿古柏不同，斯坦因的裸奔并非一丝不挂，他始终在脖子上挂着来自中国和田地区的古老玉璧。多少年前，玉料由何人采集到、又由何人打磨，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过程，到达自己手中，都是谜。斯坦因并不像中国人把玉器看得那样神圣，但是，这块玉璧确实开启了他人生最初的记忆。刚出生，父亲就把玉璧戴在他胸前，同时，耳畔脑际反复出现某种似乎与玉璧有关的神秘音乐。开始，只是在梦

中响起，五岁以后，音乐在清醒状态下也会突然撞入，摄住灵魂。斯坦因不得不停止正在进行的游戏，中魔似的长时间发呆。糖果，微笑，慈爱，都不能使他像同龄孩子那样无忧无虑。

他是全家中心，音乐袭来，年迈的父母、年龄大他许多的哥哥、博学而有声望的舅舅都会及时发觉，他们千方百计，努力拉他回到亲人中间。无济于事。

“这孩子为什么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蒸汽机，汽笛……”

斯坦因没找到合适答案，被追问急了，只能这么搪塞。家人购买各种各样蒸汽机模型讨他欢喜。但适得其反，斯坦因更加恐慌，也更加忧郁。他们以为斯坦因不中意蒸汽机的呆板形式和汽笛的单调鸣响，便请人专门设计出造型新颖、奇特的蒸汽机，配备能发出几十种变奏的汽笛。很快，这种玩具在欧洲儿童中间流行，吓得斯坦因不敢出门，不敢与儿童一起玩耍，不敢睁大眼睛，也不敢让耳朵无拘无束地接受声音。朋友关切地说：这孩子病得不轻。到医院里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

后来，父亲朋友戈特从印属克什米尔地区给女儿艾伦购买布骆驼玩具，也捎给斯坦因一个。沉默的布骆驼使斯坦因摆脱了对蒸汽机和汽笛的恐惧。他不但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幻想布骆驼叫声，而且，还随意安排叫声产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强度等等。他把叫声定位成某种远离欧洲大陆、没有蒸汽机困扰的音乐。音乐来自遥远东方。音乐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音乐把大地划分成三个巨大色块：雪山、草滩及河流。音乐在它们之间低沉回响。斯坦因推测应该是一只古旧的窄口彩陶瓶被风吹得呜呜响。又自我否定。音乐浓缩泥土浑厚与河流清凉。只有芦苇才具备这种整合天赋。那么，音乐与芦苇有关，但不是被风抽打或摩擦。音乐从芦管中起伏流泻，音乐的另一头是人气。人气通过男人和女人进入芦管。一只芦管响，百只芦管响，千万只芦管响。音乐从各个毛孔进入身体。芦管不断膨胀。斯坦因也膨胀成巨大芦管。他被音乐漂起，随气流升降。三座耸立山峰挂住芦管。与山

峰相对的，是一座玉山。无数人在镂刻雕琢，他们的姿态更像舞蹈。鲜花布满天空，光彩夺目。还有形状各异的乐器飞翔。乐器自鸣得意。玉山化为顶天立地的玉器。大象、狮子、老虎、孔雀守卫。芦管又呜呜响了。起风了。风裹着黄沙铺天盖地。玉器在风沙中萎缩。大象绕玉三圈，摇着头，走了。狮子绕玉三圈，摇着头，走了。老虎绕玉三圈，摇着头，走了。孔雀绕玉三圈，摇着头，走了。玉器继续萎缩，要被突起的沙山淹没。斯坦因急了，向着沙山奔跑。他把双手伸向即将沉没的玉器。终于抓到了。确实在手中。但是，他总看不清形状，也感觉不到重量。他想放弃。玉器粘在手上，无法摆脱。他耗尽力气，仍然摆脱不了。他渴啊，想喝酒。酒来了，他用玉器盛酒，痛饮。突然，蒸汽机汽笛粗粝地怪叫起来，玉器吓得变成骷髅。骷髅说你可以把我的头颅当做饮器，但智慧与你无缘。他恐惧到极点，不想与骷髅对话。他朝着太阳沉落的方向猛跑。一个骷髅在跑，无数个骷髅跟随。越来越多的骷髅狰狞大笑、怪叫、追逐、拦截、包围……每当这时，斯坦因惊醒。他拿起玉璧，望着狮子和狮背上展翅开屏的孔雀，又翻过来，看看大象图案及其背部的山峰和月亮。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像狮子一样奔跑，像孔雀一样飞翔，把骷髅群远远地甩到后面。要么，像大象或者布骆驼，从容不迫地漫步。但是，狮子、孔雀、大象都摇着头走了，只有那一圈奇怪的陌生文字赫然醒目。难道，它们是骷髅群的成员？布骆驼怜悯地注视斯坦因，不说话，也不出声。

斯坦因充满泪水，无奈地望着同样无奈的亲人。母亲怀疑导致梦魇的是那块玉璧，建议取掉。父亲说玉璧是唯一能够证明祖先离开中国敦煌草原、经历多次生死磨难到达匈牙利平原的实物，这件联结宗族传承的纽带无论如何也不能离身。

突然降临、又神秘消失的梦一直持续到十岁。斯坦因裸奔到德累斯顿，进入著名的匈牙利克罗施勒学校学习。骷髅群再也没有光临梦境。他感到奇怪，在布达佩斯，他是亲人关注的中心，却无法阻挡蒸汽机与噩梦侵袭，独在异乡，困扰多年的骷髅群却消失得干干净净！他思念芦苇，就像思念女同学艾伦。为了表现得与众不同，吸引艾伦，

他再次裸奔。他指着地图，对艾伦说：我要超越蒸汽机，跑出匈牙利草原，踏过中亚，跨过帕米尔高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最终到达敦煌！艾伦却皱着眉头，说我讨厌捕杀野兽般的奔跑。她更喜欢骆驼、大象的悠游自在。不过，戈特非常欣赏裸奔艺术，他亲自驾驭四轮马车，带斯坦因和艾伦到野外宿营，烧烤，谈论芦苇。戈特说芦苇是沙漠的汗毛，塔克拉玛干沙漠、敦煌戈壁有很多几千年来一直生生不息的翠绿色汗毛。斯坦因眼睛发亮。戈特说假如你从新疆喀什出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或北缘向敦煌奔跑，每天都有不同文化哺育的汗毛向你致敬。斯坦因眼里放射出飞矢般的光芒。

在戈特积极努力下，斯坦因被特许跟随福赛斯访问团前往喀什。他失望地发现，阿古柏不是纯粹的行为艺术家，而是屠夫领袖，他通过威逼、利诱、欺骗、勒索等各种伎俩召集 2651900 位中国弹唱歌手，配合斯坦因的裸奔艺术《7 月 28 日，世界以喀什为中心》，并被要求编入史诗，永远传唱。接着，斯坦因得知，真正的弹唱歌手识破阿古柏阴谋，拒绝出场，被残酷杀害，2651900 冒牌者由小偷和赌徒组成；接着，消息传来，一位脑后带着长辫的清朝秀才在嘉峪关裸奔向西，目标直指喀什。这与斯坦因即将实施的行为艺术本质相同，他觉得索然寡味，坚决放弃计划。戈特说你胸前挂着独一无二的玉璧，这个谁也无法克隆，所以，裸奔仍然有新意。斯坦因说中国是崇尚玉的国家，他们根本不稀罕玉璧，我要告别裸奔，永远告别！戈特生气地说阿古柏搜集到很多铜佛像、铜香炉、铜骆驼、铜大象和过期铜钱，由元浩在约特干枯树林熔铸成 2651900 斤的世界第一大铜钟，悬挂和田城，为了裸奔仪式，他把铜钟名称由“福王”改为“裸奔”，享受王侯待遇。如果你突然变卦，“裸奔”为谁敲响？斯坦因固执己见。戈特无颜见欧洲父老，愤然以斯坦因的名义按照原计划裸奔。遗憾的是，“裸奔”仍然撞不响。而两位裸奔者，清朝秀才夸父同披着斯坦因符号的戈特在丝绸之路沿线某个古代城市遗址——库车、楼兰、尼雅、若羌或脚印绿洲——发生正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中，两人合二为一。

斯坦因是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两个独立存在的人、肤色不同的人、饮食习惯不同的人、做爱方式不同的人、文化信仰不同的人能够在并不剧烈的碰撞中抹杀很多差异，结合一体。最初，清朝秀才裸奔时，匈牙利同乡、地理学家洛克齐正在肃州。他成为唯一参加出关仪式的欧洲人。后来，他在欧洲各国作关于敦煌莫高窟地理环境与壁画艺术报告的间隙，向斯坦因详细地叙述那次抢他风头的东方式裸奔：左宗棠为适应沙漠地区作战，在戈壁滩里练兵。官府送来十头牛犒劳将士。夸父在屠宰现场饶有风趣地观看牛被宰杀，剥皮，肢解。突然，他嚎叫一声，脱光衣服，钻进血淋淋的牛肚，背诵《离骚》。四个勇士把夸父强行拉出，血淋淋。过一年，左宗棠在肃州西征军大本营广场举行出关祭旗仪式。将士慷慨悲壮，气氛肃然。宣读祭文时，夸父突然起身，在祭台上旁若无人地跳神。他边跳边脱衣服。开始，将士、特邀代表、围观群众以为这是湘军打仗前的一种古老祈胜仪式，都安安静静地行注目礼。可是，夸父跳得太滑稽，他前胸画着四蹄腾空的骆驼，后背画着奇怪斧头，都用朱砂。那凶器也用朱砂夸张地装饰过，很长，极其耀眼。士兵忍俊不禁，大笑。按常规，这种场合捣乱的人要被处死。士兵手握利刃，只要左宗棠喝斥一声，就把他剁成肉泥。左宗棠却面容沉静，一动不动。祭旗仪式正常进行。在沸腾的金鼓声、鸣炮声、欢呼声中，各营马兵、步兵出关西行。夸父还在祭台上忘乎所以地跳神。仪式结束，留守将士、特邀代表簇拥左宗棠离开广场。夸父朝着西方狂奔。他裸奔的姿态优美生动，像野马，像野骆驼，像传说中的同名悲剧英雄。冲动是魔鬼——身为特邀代表的地理学家洛克齐猛然醒悟，当即决定改行，当新闻记者，要全程报道夸父在戈壁与长城之间、烽火台与芦苇之间、沙漠与古商道之间创作的裸奔艺术。左宗棠以战争状态为由，给他划定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敦煌和三危山之间。洛克齐不能进行现场报道，只好履行地理学家的考察任务，测量莫高窟壁画、分析地质结构，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夸父裸奔的朝野新闻——诸多有关戈特与夸父相撞的版本内容大致相同，差别只在碰撞发生的地点。洛克齐总共统计到 2651900 个，其中有敦煌、

楼兰、米兰、高昌、尼雅、若羌、且末、和田等经常出现在史书中的古城名，也有活跃在古典诗词中的阳关、玉门关、白龙堆、疏勒河、罗布泊、孔雀河、阿不旦、脚印、五棵胡杨、石窟、寺庙、驿站等等。更多地名很早以前就不见于地图、史书，只有当年经过那里的商人知道。

后来，董福祥、刘锦棠等西征军高级将领率军攻克南疆城镇，阿古柏服毒自杀，属民、部队丢盔弃甲，与受惊的野猪、野骆驼、沙漠狼、塔里木虎一起裸奔，为阿古柏十二年前开始的行为艺术拉上帷幕。夸父和戈特的行为被那场规模宏大、悲惨血腥的裸奔洪流冲垮。洛克齐的搜集整理工作也被迫告停。

就在洛克齐指着《夸父、戈特裸奔路线示意图》向斯坦因讲解各个地名的那天，流落在克什米尔的一位新疆士兵爆料：戈特死于阿古柏旧部下级军官、后来投靠清军的元浩对脚印绿洲人民的集体屠杀中。士兵亲历那次血腥事件，但他机智地躲过阿古柏对所有参与者的灭口行动。他的脱逃方式极富浪漫色彩：钻进一棵三千年前枯死的胡杨树，从另一端走出时，竟然发现到了克什米尔。医生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士兵做多项检查，证明他的神经及精神完全正常。而士兵坚持认为他陈述的都是事实。

戈特妻子呼吁英属印度政府派遣人员进入中亚，调查案件，缉拿凶手。

人们关注的热点不再是沙漠遗村是否发生过大屠杀、戈特是否丧生，而是阿古柏士兵的奇异经历是否属实。戈特妻子在失望中苦闷而死。女儿艾伦继续呼吁。十多年后，政府才派中尉鲍尔前往新疆库车调查事件真相。他带回来的消息与阿古柏士兵陈述完全相反：戈特被寻宝人谋财害命，凶手拉孜被野骆驼咬死了。至此，戈特案件似乎已经划上了句号。可是，鲍尔在新疆偶然得到的古代文书引起欧洲更大轰动，他一夜成名。“鲍尔文书”改变了人们对遥远中亚沙漠的看法：那里不只是冒险家和野骆驼的家园，还蕴藏着异常珍贵的古代文书资料。紧接着，有人披露，在“鲍尔文书”的书写材料——桦树皮背面，

发现了戈特书写的十四行诗，而学者霍恩雷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掩盖事实真相。

除了艾伦及其未婚夫斯坦因，没有人对这个消息感兴趣——他们认为那是借机炒作。

很多人将戈特在新疆的失踪归罪于斯坦因当年的改弦易辙。斯坦因丝毫不觉得内疚。艾伦也不怪罪他。相反，她为斯坦因变得冷静感到高兴。斯坦因酝酿已久的主题裸奔被清朝秀才抢先实施，他灰心丧气。参观几座沙漠掩埋的古代城市后，他觉得大地艺术也不长久。极端沮丧时，喀什街头的盲艺人弹唱中国唐朝取经僧玄奘的故事，他被迷住。翻越帕米尔高原返回克什米尔过程中，耳边一直回响盲艺人低沉沧桑的音调和旋律。到印度，他拜访霍恩雷，谈了内心真实感受：通过裸奔永远到达不了敦煌。他说以前在做梦，以后，要换一种姿态行走，尽可能把陌生文字变成脚印。他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喜爱，每当看着文字舞蹈般地带来或带走许多信息，感到无比欢欣。他自幼就学会匈牙利母语和德语，又如饥似渴地学会了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

斯坦因从欧洲大陆来到印属克什米尔工作。未婚妻艾伦跟随过来。

交谈中，霍恩雷否认发现戈特十四行诗。

“‘鲍尔文书’将开启新疆地区考古探查活动的全新的现代化运动。”他说，“你现在要做的，是为进入中亚探险做好各种准备，而不是被那些无聊的记者牵着鼻子到处捕捉子虚乌有的荒诞传说。我想，即便戈特先生在世，也会同意我的主张。”

斯坦因期待前往新疆沙漠开展考察活动。但是，多年的努力毫无进展，他仅仅在克什米尔周边进行一些小规模探险。他觉得那远远不够。就在他苦闷彷徨、心灰意冷时，有位记者公布其在新疆和田地区关于戈特事件的调查报告：约特干死胡杨林中确实存在过一个叫脚印绿洲的居民点，有人放羊时意外闯入阿古柏秘密金库，从而导致全村人的灭顶之灾。大屠杀进行时，戈特和夸父试图阻止。士兵残杀戈特，正要杀害夸父，沙尘暴突然发生，脚印绿洲消失。沙尘暴过后，夸父

身体与戈特灵魂奇妙地结合。由于灵魂指向与物质身体发生分歧，目前，“他们”还在中亚荒原上流浪。

艾伦作为戈特唯一亲属，对这份报告及随之而起的新闻炒作感到十分厌烦。

斯坦因在个人兴趣与霍恩雷鼓动下，坚持不懈，为进入新疆考察做着各种努力。特别是新一轮的新闻热潮掀起后，有些学者把矛头指向霍恩雷，宣称他发布的“鲍尔文书”是赝品，因为新疆沙漠只能诞生谎言与谋杀，不可能出土有价值的文书资料。

霍恩雷愤怒了。他不遗余力地四处斡旋，甚至扬言要亲自前往新疆考察。

政府明确答复：不允许进入新疆。

绝望中，霍恩雷给斯坦因展示了一张写满蝌蚪文的羊皮纸。

“看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十四行诗’！它是由法国语言学者阿杜尼不久前命名的佉卢文书写——新疆人称为‘驼唇文’、‘蝌蚪文’。在化学家的帮助下，我考证出羊皮纸和书写的朱砂时代很近，而文字却很古老！这表明，还有人在使用该种文字，谁能从新疆找到那个原始村落，就是真正的、叱咤风云的文化骑士！”他将羊皮诗卷好，郑重其事地交给斯坦因，“我觉得，最有希望完成这项任务的，只有你！”

“这不会是赝品吧？”

“怎么可能？这是喀什的英国政治代表马继业托人带给我的。他虽然年轻，但他懂几种语言，学识非常渊博。”霍恩雷和蔼地笑笑，“以后见了面，你们肯定能谈得来。”

“呵呵，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2、驼唇文玉币

毫无疑问，驼唇文玉币的发现者是杜笛。

福赛斯访问团抵达喀什前五年，和田人杜笛为防止被阿古柏编入裸奔军团，沿着一条新形成的和田河支流向下游逃离。他不停地祈祷：千万别像古代旅行家那样，因为干渴饥饿而精疲力竭，倒毙，然后被阳光和空气变成一堆旅途中经常见到的那种白骨。支流被一列横着的

大沙丘阻挡住，水渗入地下。凡是河流穿行的地方，人就能到达。杜笛越过巨大沙丘，跋涉两天，看到大片荒废的古代农田和枯树林。其中，很多树干中间空掉，是安全的藏身之处。杜笛以此为家，安然度日。

他爬上沙山顶部，向四处观望，被一幅奇妙的图画吸引住：前方，沙丘连绵不断，裸露在阳光毫无遮拦的照射中，灿烂辉煌，柔美光滑，宛如女人线条分明、浑圆美丽的胴体。两列沙丘交汇的峡谷底部，有一片黛青色芦苇地。难道和田河支流潜入地下，从这边涌出来？如果河流到达这里，很快就会使荒废的土地重新恢复生机，同时，也会把阿古柏贪婪的嗅觉吸引过来……杜笛想走到芦苇地跟前，看看到底有没有泉眼。芦苇地与枯树林仅仅隔着两座紧密相连的高大沙丘。他充满信心，翻越过去。登上沙丘，茂密的芦苇也移位到前边，似乎永远隔着两座大沙丘。难道是幻景？他不敢追逐，循着脚印返回。转身望，芦苇地又出现在原处，碧绿茂密。以后，杜笛经常在沙丘上凝望芦苇地。芦苇地似乎是沙海中游移着的一座绿色小岛，每天都变换位置。不管怎样，芦苇地两边的沙山都伸向他。支流明年夏天可能会到这里，也许，由于重重沙丘阻挡住，永远过不来。所以，探究河流未来与阿古柏的贪婪都没有意义，不如沉醉于对眼前景物的注视中。沙漠就像沉睡的女人。杜笛白天用目光、夜晚用梦境抚摸沙山和芦苇地，他想像沙漠是情人，心里充满慈爱，眼里流露柔情。沙漠啊，我的情人，你什么时候才醒来。这种声音从目光、头发、手指、耳朵、鼻子、脚底及各个细胞会聚到心中，由远及近，越来越大，如同沙尘暴来临，震耳欲聋。后来，巨大的声响冲出腹腔，在沙漠上空飞翔。一天黄昏，杜笛在下山前凝望芦苇地，似乎看见沙山动了一下，他情不自禁，问：情人，你醒了吗？答：我醒了啊，想跟你回家。接着，他看见沙美人坐起来、站起来、走过来，她微笑着、袒露着、羞涩着。他们手拉手，走进树洞里。两人从孩子游戏开始，以成人游戏结束，然后进入甜甜梦乡。早晨，杜笛发觉身边没人，急忙跑上沙丘。芦苇地躺在洁净的

阳光中酣睡。他深情呼唤，一遍又一遍。黄昏，沙美人终于醒了，终于来了，终于手拉手回到树洞。

杜笛没有立即进入游戏，说：情人啊，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在哪里？沙美人神秘笑笑，递过一本羊皮书：我叫约特干，以后，你要想我就看看这本古书吧。杜笛说文字像坚固的城墙那样阻挡我，无法进入。沙美人说你都进入了，怎么可能进入不了文字？杜笛打开羊皮书。文字像枯死的树林，没有绿叶，也没有树洞。他在古怪文字间裸奔。天亮了。沙美人消失。杜笛跑到山顶，芦苇地在沙丘间闪闪发光。他喊道：情人啊，虽然没能进入文字，但是，我看见枯死的胡杨树发芽了！直到天黑，沙美人也没来，他独自回树洞。三个月后，苹果树开花。又过三个月，小青苹果变成大苹果。再过三个月，大苹果变成红苹果，像燃烧的灯，照亮枯树林。杜笛迫不及待地喊：情人啊，快来采摘神圣的苹果吧！话音刚落，沙美人就慢慢站起来，她的肚子像沙丘隆起。杜笛激动地拉着她走向树洞。可是，曾经闪耀的苹果不见了。他来不及探索，因为沙美人痛苦呻吟。她生下洁白如玉的男孩，说孩子有了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才能健康成长。孩子的名字就叫五蕴吧。乳汁掩埋在沙子底下，你按照羊皮书文字模样的寻找。说完，沙美人不见了。杜笛以为是梦。可是，树洞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襁褓旁边放着那卷熟悉的羊皮书。

按照它的指示，杜笛在沙漠里捡起发光的文字，喂养五蕴。

五蕴四岁时，深夜，杜笛被阵阵粗野的吼骂声惊醒。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挥动皮鞭，抽打枯树，嘴里同时愤怒地骂：“该死的阿古柏！叫你抢占我祖传的农庄！叫你夺光我家的财产！我抽死你！把你抽成沙漠，让烈日晒，让暴风吹！”

五蕴问：爸爸，他在干什么？

杜笛说：瓦尔特把枯树当成阿古柏来惩罚。

五蕴问：枯树也会疼的，我听见它们在痛苦呻吟。

杜笛说：怎么可能呢？他心里有恨，就让他播种去吧。

五蕴说：爸爸，你要不制止他，总有一天，皮鞭就会落到别人的身上。我做噩梦了，我怕。

于是，杜笛带着五蕴回到村子。人们都说杜笛找到了古代宝库，要他带领大家去搬运财宝。杜笛说我在树洞里躲藏五年，只看见过枯死的胡杨树上结了一只红苹果。村里人说你别撒谎，就算枯死的胡杨树能结出红苹果，总不能结出王子一样高贵的孩子吧？杜笛反复说在树洞里娶了一位逃难女人，她病死了。五蕴思念约特干，得重病，他在昏迷中说要回沙漠。杜笛请来最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治好，便偷偷带他回到约特干树洞。

杜笛寻找食物。他记不清羊皮书在哪个树洞里，但知道文字模样。在沙漠里，他捡满一篮闪闪发光的文字，回到树洞口。拉孜带领人群围住他，抢走篮子。文字忽然变成光芒四射的黄金叶。他们高呼发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当即成立和田寻宝协会，推举杜笛担任会长，级别相当于“福王”或“太监”。杜笛很高兴，回到村子，带领大家捡到很多财宝。那本羊皮书却始终未能找到。

五蕴哭着说，我要看羊皮书上的文字裸奔！我要采摘文字！离开羊皮书，我要窒息！杜笛只得再次回到约特干。他给树洞编号，挨个寻找。

与杜笛有着同样虔诚情怀的，是尼雅古城里一枚早已过期的驼唇文玉币。自从被遗落到沙地上后，它经历无数次掩埋、曝光、掩埋的重复，在 1874 年那场大风的肆虐中，厚厚的沙层再次被撕开，重见天日，呼吸文化，呼唤新主人。当时，杜笛正在约特干死树林的一个树洞中。他听见了雄浑的呼吸，以为是狮子、大象、塔里木虎或者驼唇大仙。五蕴也听见了，他坚持认为是文字裸奔的脚步声。他们循声而去，走了三天，从另一个树洞出来，才发现呼吸来自驼唇文玉币。和田玉很珍贵。古城滋养的、会呼吸的玉币能买下所有穿行沙漠的驼队。很快，这个消息传遍南疆地区，传到阿古柏和刚刚抵达喀什的福赛斯耳朵里。元浩——那时他还忠心耿耿地为阿古柏裸奔助跑——奉命将杜笛连同玉币押解到喀什。

阿古柏召开福赛斯等著名外宾出席的观摩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玉币却停止呼吸。杜笛万分焦急，他祈祷自己变成魔术师。驼唇大仙没有显灵，阿古柏也没追究他为什么撒谎说从约特干的树洞进去却从相距很远的尼雅古城出来，也没立即下令让毒蜂蜇死他。阿古柏组建一支驼队并亲自担任驼主，同时，任命元浩为第一副驼主、杜笛为第二副驼主。杜笛主持驼队常务工作。阿古柏笑咪咪说只要杜笛到克什米尔出趟差，驼队就归他；或者，“福王”将仿照清朝皇帝做法，颁发黄丝绸旗子，让他招集人马，到任何喜欢的绿洲屯荒。

杜笛同许多骆驼客、寻宝人一样，更喜欢驼队。虽然刻有驼唇文的和田玉币险些使他丧命，但还是对居住在昆仑雪山上的驼唇大仙顶礼膜拜。他毫不犹豫，选择驼队。驼队护送福赛斯访问团离开喀什前，杜笛用红丝线绳拴住玉币，挂在五蕴胸前。五蕴才四岁，就当成了人质。杜笛祈祷驼唇大仙保佑儿子。斯坦因注视着这些仪式。他掏出祖传的和田玉璧同五蕴的玉币对照，两件玉器惊人相似，质地都是和田羊脂白玉，图案正面是一只头朝左站立的狮子，狮身突出，犹如浮雕一般。狮背上有开屏的孔雀。背面是大象，大象背部有山月图案，周边刻着奇怪的蝌蚪文字。杜笛说玉币发现于尼雅古城。

传说匈奴人的故乡在敦煌草原，为什么在尼雅古城会出土几乎相同的玉器？

他想知道更多信息，但是，福赛斯禁止任何人同杜笛接触。访问团成员也不搭理斯坦因——他们把他当逃兵蔑视。杜笛半夜溜进斯坦因帐篷，说流落在克什米尔的和田玉工传人大夏常常在玉器上雕刻驼唇文，他知道很多故事。

于是，斯坦因遍访克什米尔角角落落。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受阿古柏迫害逃来的杰出玉工，但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过，听说他经常出入霍恩雷家中。霍恩雷不能提供有关大夏的线索，但他认真解读玉璧。他认为与在中亚的希腊化王国印度—巴克特里亚有关。公元前 170 年，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派战将米南陀越过兴都库什山，逐渐占领西北印度。后来，米南陀自立为王，随着疆域的扩

展，南面深入到恒河流域，包括旁遮普大部分地区，东至中国新疆南部、昆仑山脚下的喀什地区。史学家把这个王国称为印度—巴克特里亚。他们在钱币制造中继承西方希腊传统的打压制造法，同时融入印度传统的压印制造艺术，钱型不但有希腊传统的圆形，也有印度传统的方型。通常情况下，材质以银、铜为主，钱面制希腊王头像，钱背制希腊神，而且在钱面上继续保持希腊式各种印戳，也继承了传统的印度文化。玉璧质地虽然很东方化，但图案是希腊和印度风格。不过，边缘文字不同于梵文和希腊文，霍恩雷从没有见过这种陌生文字。从图案来看，应该属于印度—巴克特里亚，从文字看，又属于其他文明。那个未知的文明来自何处呢？

斯坦因脱口而出：“它会不会在中亚沙漠底下沉睡？”

“你能这样大胆猜测，我感到非常高兴。”霍恩雷赞赏地望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与其搞那种没名堂的裸奔，还不如理清楚这些陌生文字的来龙去脉。”

斯坦因羞涩地表示，已经与裸奔一刀两断。

欧洲大陆，斥责斯坦因叛徒、逃兵的声音铺天盖地。霍恩雷劝他留在克什米尔工作。

斯坦因最喜欢风暴的中心，他迎着人们的谴责、抗议、辱骂甚至恐吓，回到学校。不久，福赛斯将杜笛提供的古代文物稍加整理，发表了题为《关于埋藏在戈壁沙漠中的城市》的报告，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和嘴巴。接着，越来越多的古代文书从新疆地区源源不断地通过克什米尔涌向欧洲，为斯坦因抵挡飞语流言，使他能够集中精力钻研学问。所以，斯坦因对中亚古代文书充满感激之情，往往，在祈祷时他会以这种句式开头：“仁慈、智慧、广阔无边的古代文书啊，您赐给我食物、力量和荣誉……”

福赛斯因为《关于埋藏在戈壁沙漠中的城市》成名，课题组重要成员杜笛却销声匿迹。阿古柏死后，无人关心他运送的那批“特殊货物”为什么在到达喀什前要被一名叫元浩的军官接收，也没有人过问

在阿古柏行宫做过人质的五蕴命运如何——当然，斯坦因除外。他对那枚玉币念念不忘。而且，这成为他到克什米尔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1895年的偶发事件将杜笛、五蕴再次隆重推出。事件主人公是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杜笛以向导身份首次现身沙漠，他对1874——1895年间的经历讳莫如深。实际上，大家也懒得探究——当然，斯坦因除外。倘若杜笛不把驼唇文《法句经》卖给杜特雷依，练就一身奔跑功夫的五蕴便不会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追到青藏高原。他想要回《法句经》。赶上探险队时，他们正同土著发生冲突。杜特雷依和大多数队员被抛进滚滚江水。助手装死，躲过劫难，然后乔装打扮，辗转回国。因为他很低调，几乎贴着地面前进，所以，五蕴没有发现目标。否则，他将从青海、拉卜楞寺、兰州、西安、郑州、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到法国，最终与助手及《法句经》同时到达阿杜尼在巴黎的家中。

斯坦因十分关注杜笛、五蕴的亮相。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死里逃生的探险家斯文·海定带来权威消息，他讲杜笛如何识别野骆驼的踪迹走出沙漠，这种高超的生存本领使他成功逃脱阿古柏追杀，因为他将“特殊货物”交给了元浩，元浩带着“特殊货物”要到脚印绿洲建立约特干王国，那个愚蠢的家伙迷了路，转来转去竟然撞进西征军的营地，他只好宣布自己弃暗投明。他的“特殊货物”——该解密了，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来复枪——换来甘肃制造局生产的鸟枪，及一面黄丝绸红边旗子，自告奋勇到脚印绿洲垦荒。脚印绿洲使斯坦因想起裸奔，他想阻止斯文·海定的叙述。可是，叙述中不时闪现有关玄奘的信息：元浩打算在脚印绿洲实施屠杀，关键时刻，鸟枪发出只比鞭炮声响稍大的腔调。民众以为，这是戈特策划的行为艺术，很配合地，以最痛苦的姿态倒地。士兵、有出家愿望的王圆箒解释为玄奘显灵，因为紧接着就发生了席卷整个南疆地区的黑风暴。斯文·海定拿出一枚驼唇文玉币，它就是那场大风从尼雅古城三米深的沙土里吹出来。

这不是五蕴那枚据说会呼吸的驼唇文玉币吗？

是啊，五蕴送给我的。五蕴是个好孩子。他因为杜笛收了杜特雷依的钱而追到青藏高原，要还给他钱，可是，杜特雷依被抛进了江水里，他常常为此忏悔。

斯文·赫定转赠玉币给斯坦因。在克什米尔停留的几天，他还谈到脚印绿洲原居民集体逃亡、元浩筹划在脚印绿洲设立秘密枪支制造局、王圆箴四处化缘要在脚印绿洲修庙、羊贩子寒浞偷到一面神奇的黄丝绸红边旗子后短短十多年就成了和田商人的领军人物，垄断着和田玉开采、加工、专卖……这些，斯坦因都不感兴趣。他最着迷的还是玉币。

玉币使大夏在克什米尔亮相。他说嗅到了浓烈的和田玉气息。他在第一时间求见斯坦因。多年来，大夏作为玉雕传人，一直把古老而神秘的“蝌蚪文”作为纹饰使用，如果说这种早已失传的文字还有丝丝生命，那么，大夏就是世间仅存的根系，他那祖传的，有大象、孔雀图案的玉璧就是证据——大夏说他失散多年的弟弟带着一块玉璧，图案正好是斯坦因玉璧的另一半，真奇怪！

斯坦因推测，“蝌蚪文”最早作为文字铸在硬币边缘，以显示当时王者的权威。后来，这种传统才转向在玉器或其他器皿上雕刻。但是，从文字转变到纹饰，是一个奇怪过程。根据欧洲汉学家说法，中国文字从纹饰发展而来，“文”是“纹”演变的结果，“文章”实际上就是“纹章”，本来是指器物上雕刻的花纹。大夏的祖先最早也许懂“蝌蚪文”，只是到后来，随着这种文字被废弃，他的子孙后代继承并发展“蝌蚪文”，形成独特的“蝌蚪纹”，而文字本身的内涵全部丧失。大夏很轻松地就能辨别出各种不同类型“蝌蚪纹”的象征意义，却不知道“蝌蚪纹”组合起来还有原始内涵。在“蝌蚪文”正式命名之前，大夏称之为“驼唇纹”，这是所有别称里最为独特的一种。斯坦因希望霍恩雷能够研究这种文字，可是，这位文字专家近年来痴迷地解读一种类似古梵文、来自新疆的神秘文书，根本腾不出时间。

斯坦因只好根据艾伦建议，从有限薪水中拿出很大一部分，送大夏到法国，协助语言学家阿杜尼进行研究，让“驼唇纹”复活。阿杜尼

万分感激，说他得到了神奇的文字“活化石”。他和大夏经过几年潜心研究，终于破解“蝌蚪文”或“驼唇纹”，并且定名为佉卢文。

好消息比赛似的跑向斯坦因——邮差同时送来了英国驻北京公使通过加尔各答转寄来在新疆探险的护照。他立刻涌起幸福的狂涛巨浪。但他表面依然平静，使邮差根本无法察觉情绪变化。他反复欣赏漂亮的中国书法字体，然后，才打开缄口信，阅读护照译文：

总理衙门发此照予英国学者斯坦因。

兹据 H.B.M.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奏报，称斯坦因博士拟携带仆从若干自印度前往新疆之和田一带，请发护照云云。因备此照，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盖印发出。仰沿途各地方官吏随时验核斯坦因博士之护照，并据约予以保护，不得稍有留难。本护照事毕交回，遗失无效。

与护照一同寄来的，还有中文名片。斯坦因确信这一切都是现实后，才纵情地沉浸在喜悦的海洋中。为争取这个机会，他写过无数报告，费尽心血，与政府官僚间耗去大量时间，没有任何结果。他曾打算放弃努力。几周来，他都处于极端绝望之中，决定与多年的恋人艾伦结婚，过具有东方情调的恬静生活。可是，新疆突然向他敞开了大门！

如果说维也纳大学印度语言学和古代史教授布勒先生把他从英国推向印度及克什米尔地区，那么，同样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霍恩雷就进一步把他推向了新疆——那是向往已久的神秘地区。狂喜浪潮袭过，痛楚的爱情岛屿显现：艾伦正等着他的决定。如果走上中亚探险之旅，婚事又得推迟，如何给她说？

正在犹豫，艾伦敲门进来。他急忙收起护照。

“我看见邮差了，”艾伦忧心忡忡，“现在，我又看见了你的表情。”

“……亲爱的，我很抱歉——”

“离你作出决定的时间还有三天！”艾伦意外地任性。一阵凝重的沉默之后，她仰起头，“我请你慎重考虑，为了我，也为了你。”

“唉……”

“我爱你，你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支持。”艾伦走过来，轻轻抚着斯坦因的肩膀，“多年来，虽然我并不喜欢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但是，为了与你朝夕相伴，我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老古董。从德国杜宾根大学毕业后，又跟随你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研究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凭着你的天赋和学识，完全可以在维也那大学谋到一个稳定职业，我们像东方人那样，过夫唱妇随的愉快生活……”

斯坦因握住她的手，眼眶潮湿了，“亲爱的艾伦，我……”

艾伦叹息一声，继续说：“可是，当霍恩雷教授邀请你出任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主任兼东方语言学校校长时，你义无反顾，并且不惜放弃匈牙利国籍。我知道，你做梦都想在克什米尔从事考古旅行活动，因为那里是唐朝大和尚活动过的地区，你是那么地迷恋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啊！”

“你知道，经历了一段噩梦般的生活后，我在玄奘法师和唐朝大将高仙芝的指引下，重新回到了正确的人生航道上！从很小时候起，我就特别向往马可·波罗的游历生活，看了《大唐西域记》，梦想已经变成坚定信念。我要沿着玄奘回国的路线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行中亚沙漠。”斯坦因说着，激情飞扬。艾伦突然想起他裸奔时的情景。

她泪流满面，跪在地上：“父亲就是在那次访问新疆过程中被恶毒的寻宝人刺杀，母亲悲伤过度，也随他而去。我不想再回到历史中，不能再失去你！你不是喜欢探索吗？有《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就够了，我们一起学习中文、回鹘文、龟兹文，还有其他民族的文字。亲爱的，人的生命有限，让各民族的文字带着我们漫游吧！”

“你真孩子气。”斯坦因笑着说，“我从事的梵文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进行。例如，霍恩雷教授近年来投入极大精力研究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梵文文献’，他坚持认为那些神秘文字是古代梵文的变体。可是，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

“你有什么理由？”

斯坦因拿出护照，“我只有前往新疆，请寻宝人带我到出土文书的地方考察，才能拿出证据来判定真伪。”

艾伦泪珠挂在睫毛上，脸色变得煞白，“你真的决定要去新疆？”

“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那么，婚事呢？”艾伦泪如泉涌，“难道我追随你来到印度，就是为了给你同学、朋友的孩子当家庭教师？”

“再等我两年，好吗？就两年！从新疆探险回来后，我们就结婚！”

“不！”艾伦流着泪，摇摇头，“我知道你的性格，也许，到新疆后，你会永远在喀什马继业的‘中国花园’住下去，而我，不可能在父亲遇难的地区心安理得地生活！”

“唉……”

“我们原来约定的时间还没到。三天后，倘若你仍然决定去新疆探险，那么，就在屋后山顶古老的烽火台上放堆火，”艾伦苦笑一下，“每当你有重大事情，都通过大火来宣告。”

斯坦因转过头，望着窗外依然披着银装的雪山，心里泛起阵阵涟漪。

多年来，每开辟出一片新的学术领域，他都邀请艾伦到郊外或山上放火，以示庆祝。他原打算把克什米尔的第一堆火献给同艾伦的新婚之夜，可是，被叙事诗《克什米尔王记》抢先了——当初，他来印度任职，得力于布勒教授向著名东方学家霍恩雷的推荐。其时，布勒正在整理《克什米尔王记》。那是唯一现存的有编年史性质的梵文作品。由于大家对印度历史的兴趣，在他之前有很多人试图在克什米尔地区找到《克什米尔王记》梵文原著，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虽然他们都有零星发现，但都未能如愿。现存的本子经过多次传抄，矛盾之处随处可见，布勒期望能找到一本没有笔误的手稿，然后搞出较好的全译本向欧洲推广。1875年，他曾经到克什米尔地区进行过一次考察，经过多方查询，已经找了原稿的真正保存者。遗憾的是，他只让布勒看一眼，就匆匆把手稿收藏起来。布勒推荐斯坦因到印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斯坦因不负众望，圆满地完

成了《克什米尔王记》原本搜集、整理，并且撰写完导言、表格、注释和附录，交付印刷厂。

那天晚上，斯坦因和艾伦爬上后山，燃放了烽火。

完成《克什米尔王记》的编辑工作，意味着他的人生告一段落。接下来，他将在亲朋好友的催促声中同艾伦结婚。朋友们积极筹划着在山顶边举行浪漫的婚礼晚会，要求共同为他们点燃爱情的猎猎烽火。

这个节骨眼上，护照却飘然降临。

难道，克什米尔的第二堆烽火要由自己单独点燃？

斯坦因在痛苦的煎熬中挨过两天两夜。他掏出玉璧和玉币。还是让它们来拿主意吧！

在铺有台布的桌面上抛起，如果图案都是狮子、孔雀，那么，就把新疆探险的机会让给别人，自己留下来结婚。否则，不顾一切，冲向中亚。他闭上眼，玉璧抛起，落下。睁开眼，是狮子和孔雀！斯坦因的心怦怦直跳。他听见玉币发出粗糙的呼吸。他抓起呼吸，抛向空中。呼吸落到桌面上，还是狮子和孔雀。

突然，门被推开，霍恩雷健步走过来，“祝贺你，朋友！”看见玉璧，他习惯性地拿出放大镜，从正背两面看了又看，问：“这是哪里出土的？”

“祖传圣物，传说来源于中亚。但是，时间相隔太久了，没有文字资料。”

“没关系，我相信你能找到可靠资料，关键是，要冲破自我约束。长期以来，欧洲人以为我们的根只是深深地扎在古希腊和基督教，把自己的文化遗产局限于狭隘的圈子里，变成一个孤岛，与其他文明割裂开来，而无视来自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遥远东方的一次次冲击。同样地，古希腊和基督教也应该对欧洲之外的文明发生过影响。这不是我们的凭空捏造，而是有实物证据。”

“这个谜团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徘徊了二十年。我觉得，所有答案都隐藏在玉璧两面的图案和文字——尤其是蝌蚪样的古怪文字——也就是阿杜尼称作的‘佉卢文’中！”

霍恩雷激动地说：“很好，咬住它！坚持不懈地啃下去，就有可能发现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说不定，中亚沙漠里那些业已消逝的文明因你而复活！”

“为了破译它，我除了学习匈牙利母语，还学习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在德国杜宾根大学读书期间，主修印度、波斯和中亚研究，大学毕业后，又研究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希望能够找到与佉卢文有关的蛛丝马迹。但是，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显然这种文字已经死亡很长时间了。如果说有收获，那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偶然发现了这枚刻着同样古怪文字的钱币。人们无法释读这种文字，叫法不统一，很混乱，有些学者甚至怀疑它是一枚错币。”

“错币？怎么可能是错币？”

“因为这种钱币截至目前只有两枚。还有人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钱币，而是贵族孩童游戏的用具，只用于娱乐，不能流通，所以很稀少。”

“那是一些无知学者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如果是错币，那么，玉璧又怎么解释呢？难道玉璧也是玩具？”霍恩雷生气了。

斯坦因低声说：“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毫无疑问，玉璧来自东方。这种玉材我见过。从中亚到中国，流传着很多关于玉的神话，据古典文献典籍记载，著名的昆仑山就蕴藏着大量极为名贵的璞玉。”

斯坦因惊讶地望着他。这位著名的东方学家怎么会对虚无缥缈的传说感兴趣？

霍恩雷看穿他的心思，微笑说：“年轻人，作为一名优秀考古学家，首先要相信接触到的材料全部真实可信，然后慢慢深入，去伪存真。否则，就有可能丧失一些极其珍贵的材料。例如，那枚在大英博物馆静静地躺了半个多世纪的‘错币’，多少人都接触过，但都像扔垃圾一样随手放过，就连我这样的人都没福分亲眼目睹，这不是很可笑吗？如果几十年前有人给我看这件宝贝，那么，我的学术道路也许会改变。现在，要由你揭开它的谜底了。”

斯坦因认真说：“我希望自己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

“我很欣赏你的蓬勃朝气和学术品格。很多人的冒险只是为了游戏般的享受，并没有明确目标，他们在中亚沙漠里出生入死，似乎仅仅为了满足贵妇人的无聊谈资，没有任何学术建树。蹉跎岁月！”霍恩雷叹息道，“不过，学术研究也是漫长的探险，或者说是严峻的战役。耗费全部生命而一无所获是常有的事。你瞄准中亚，这很好，不过，有可能，你会像那些长年累月奔波在沙漠里的骆驼客一样，只是经历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对穷苦人而言，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可是，对你来说则意味着牺牲。你这样考虑过吗？”

“没有。我像一个走夜路的人，举着火把，望着前边，从来没有考虑后面会是什么样子。”

“太好了！”霍恩雷兴奋地说，“时间已经把我推到了暮年。要是再年轻十岁，我也会有你这样的雄心壮志：冲破重重阻挠，前往中亚大沙漠，把史书中记载的文明地区踏个遍！可惜，岁月剥夺了我野外作业的权利。”

“我感到非常庆幸。”

“有件事得提醒你，就是国籍问题。我向来主张学术无国界，但是，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们没有必要为此作出牺牲。你前往克什米尔地区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东印度公司。”

斯坦因立刻明白了霍恩雷的忧虑。印度是英国殖民地，英国顺其自然地把在地理、文化上有密切关系的中亚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俄国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中亚这块肥肉。清朝政府在新疆用兵暂时挫败了俄国扩展意图，并不能遏制英国和俄国明争暗斗。所以，考察的最大阻碍不是清朝政府，而是英国或者俄国。

他小心谨慎地说：“先生，我已正式脱离匈牙利，一有空闲，就申请加入英国国籍，那样更有利于我进行学术考察。”

“哦，很好，——服兵役期间，你在测量学校学习过地形测量和地图绘制？”

“是的。不管理想会不会实现，我都开始做各方面的积极准备。”

霍恩雷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好！你对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一定要充满信心。俄国人使用各种伎俩，想独霸新疆，1882年就建立驻喀什领事馆，为什么？不就是看中新疆大沙漠及周边的潜在考古价值？我们绝不能落后。虽然英国还没在喀什地区设立与俄国分庭抗礼的领事馆，但这只是暂时现象。英国王室已经改变只重视中国东南沿海的习惯，把目光投向新疆边陲。”

“英国驻喀什政治代表马继业对中亚兴趣很浓，他跟随荣赫鹏游历过中国西北后就留在了喀什，据说，他在新疆南部的影响很大。”

“我与这个年轻人的父亲马格里有很深交情。马格里在镇压太平天国暴乱中赢得了清王朝的信任，聘任他主办金陵机器局，结识很多政要。尤其对我们有意义的是，这些政要的影响力通过左宗棠元帅带到新疆。阿古柏让我们失望了，但是，又一扇大门正在打开。新疆建省后，原来的伯克制被废除，权力集中到朝廷。而在新疆替清朝皇帝执掌权杖的人大多数是马格里的朋友，你知道，中国人看重友情超过一切。此次进入新疆，马继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取得成功。”

斯坦因深深地鞠躬：“真诚地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你最后决定了吗？”霍恩雷忽然想起什么。

斯坦因愣住了。

霍恩雷爽朗地大笑起来，“艾伦专程到加尔各答找过我，要求派遣别人。”

“您答应她了？”

“我对她说：你只需要一个爱人，而英国需要优秀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哦……”

“这次谈话，算是我给你的祝福！”霍恩雷再次拥抱他，“记住，义无反顾！”

斯坦因郑重地点点头。

“赠送你一架照相机。”霍恩雷动情地说，“我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只好让你带着我的希望到大沙漠中去看看。”

斯坦因推辞说：“所有装备我都配齐了。”

“拿上吧，以防万一，或者，就当他是我的眼睛。你能够深入新疆沙漠地区极不容易，一定要对考古现场进行拍照。新疆地区不断有新型的文字被发现，希望你此次前去有更多更大收获。”霍恩雷沉思一会儿，接着说：“孩子，你虽然有很多考察经验，但是，你到底年轻，独自深入陌生地区，千万要管理好那些中亚雇工。记住，金钱是最好的桥梁。”

斯坦因没想到恩师会说出这样赤裸裸的话，有些尴尬。

霍恩雷看出表情的变化，说：“请原谅我的直截了当。我宁愿与你同行，可是，那只能是幻想，我会严重影响考察队的行程。那么，我就祈祷唐朝的取经僧玄奘保佑。你前往喀什的道路与他当年归国的路线一致。”

“我已经造访过玄奘曾经到达的印度佛教圣地和遗址。”

“很好。你到喀什后，请马继业亲自带你去出土神秘文书的遗址拍照，最好再进行一次细致入微的考察。也许，那里有一个古国都城。”

斯坦因犹豫了，“……先生，我觉得，在我取得第一手资料之前，请别继续发表任何有关神秘文书的文章，好吗？”

“为什么？”

“恕我直言，那些用未知文字书写或木板印刷的‘古书’不大可靠。”

“你又来了！”霍恩雷慈祥地笑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神秘文书——当然，也包括目前我深入研究的这种‘古书’——被从新疆和田卖到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的欧洲收藏家手中。如果说一个人的鉴赏能力有限，那么，这么多的大收藏家难道都是傻瓜？他们拥有的古代文书版本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博物馆，你不能低估他们的眼力。当然，我也在认真听取斥责这些文书为赝品的声音，可是，证据呢？我看到过一篇文章，不但说古梵文《法句经》是赝品，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大唐西域记》也是假托玄奘之名的伪作！据我所知，这类所谓的‘学者’根本就没有见过任何一样古文书，他们的文章全部来源于别人的资料。”

“先生，我承认这当中有不少混教授名头的掇客，但是，我真不愿意看到像您一样严谨的专家学者过多地在神秘‘古书’上投入精力，那样，风险太大了！”

“是的！确实有风险！如果在二十年前，我们大多数人还认为新疆沙漠是文化的真空，但是，现在，这种论点不是早就被大量发现的文物推翻了吗？古写本专家、语言学家之所以对这些古代文书神魂颠倒，就是它们能够提供原始语言和文字的知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文书领域有过赝品，而在大量产生古代文书的新疆沙漠地区，又有谁如此准确地掌握国际学术动向？”

斯坦因沉默了。每每与恩师谈起神秘“古书”，霍恩雷都固执己见，从不肯让步。这大概与恩师的年龄有关。斯坦因也形成了一种顽强的性格：重视实地考察。在这之前，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想像或臆测的成分。他虽然不敢肯定来自和田地区的各种神秘文书就是赝品，但也不敢贸然认定就是真品。要作出判断，必须从考古角度对新疆地区进行考察，并对现场开展系统研究。

此次前往新疆，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寻找考古学证据。证据，上帝的神谕！

霍恩雷觉得斯坦因的想法有些保守，这似乎与他年龄和阅历不相符。他对斯坦因的吃苦耐劳、敏锐精细非常赞赏，但总担心这位年轻探险家、学者在关键时刻过于严谨，甚至缩手缩脚，那样就功亏一篑。所以，他才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特意来提醒。可是，从争论情况来看，他的初衷没有如愿，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因为，这次探险行动是他动用英国各方面关系全力促成，是他学术乃至生命中最大的攻略，如果斯坦因由于谨小慎微而与一些重要遗址、古书失之交臂，如果斯坦因为了一些小事同雇工在沙漠深处发生争执，与达格利什一样遭到不测，后果不堪设想！他不但无法向政界朋友解释，更糟糕的，那些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宿敌们会趁机兴风作浪，群起而攻之！

霍恩雷望一眼斯坦因，心情复杂地说：“为你的探险之旅真诚祈祷！我在加尔各答等待你回来，那时，将打开珍藏半生的红酒为你庆

功。要知道，那是维多利亚女王 1837 年继位时我作为学生礼宾队一员得到的礼物，后来，她亲自授给我最高荣誉时，也没有舍得喝。”

斯坦因深深鞠躬：“先生，如果说我此前做了些考察和研究方面的事情，只不过为修筑通往中亚的桥梁做些基础工作，那不算什么。”

晚上，他独自上到后山，果断地点燃了烽火。

艾伦回英国了。她留给斯坦因的最后短信说：“你的裸奔对欧洲唯一贡献是，让阿杜尼认为吸引我注意力的秘密隐藏在你祖传的玉璧中。他很爱我，他为此钻研二十五年，破译了佉卢文。他说现在很失落，无事可做，想策划几次大型裸奔行为艺术。我说，还是让我的爱情来填满您剩余的时光吧。”

3、雪峰会

马继业从喀什派遣驼工五蕴送来厚厚一沓文件资料，内容主要是他对斯坦因采购物品的建议名单及其提供的服务保障。五蕴被中亚沙漠铸造得壮实如牛。他翻戴着皮帽，穿着厚实锃亮的光板皮大衣，往人跟前一站，如同半截土塔。考察队要有几位这般结实的驼工，穿越冰川雪峰，出入沙漠腹地，根本用不着顾虑什么。

五蕴能说流利的突厥语，更让他惊喜。

斯坦因将玉币还给他：“愿它保佑你！”

考察前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药品、防腐剂、特制铁桶、增厚皮大衣、凝固燃料等物品都在斯坦因的亲自安排中装箱，打包。他的精细使五蕴大感意外。

“老爷，你更像一个驼主。”五蕴由衷地说，“新疆的老爷们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

斯坦因笑着说：“对严酷的沙漠来说，没有什么老爷。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经过半个多月忙碌，一切齐备。剩下几天，就等考察队的另外两个人前来会合，他们是印度大地测量署总监派来协助绘制地图的拉姆和雇用的杂役兼厨师萨迪克。

斯坦因从容不迫地与学者朋友们道别。

考察队人全部到齐。十六匹马驮着帐篷、日用品和其他器材，整装待发。

第二天清晨，斯坦因早早起来，对着镜子仔细打量。这个有着古老匈奴民族血统的男子汉深眼窝，高鼻梁，浓眉毛，宽额头。目光坚定、深邃、开阔，使人不由得要与寂寥的沙漠及无垠的草原产生联系。当年，匈奴祖先被中国汉朝强大的兵力驱逐出水草丰美的敦煌草原，经过两千多年的征战、迁移、磨练，血肉与骨骼中因为注入欧洲平原的脉气而变得更加坚实。如今，就要单枪匹马，率领一支并不显眼的考察队，探险遥远“故乡”。他离开屋子，像威严将军，最后检视一遍队伍，庄重宣布：“出发！”

印度与中国之间横亘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山和冰川，在古代，因为战争、传教、移民、商业等原因，人们开辟出很多通道。从斯利那加到新疆最西边的重镇喀什，最短的距离就是经过吉尔吉特和罕萨。罕萨是一处被喜马拉雅山包围的地方，风景如画，恬静如诗。人们为了谋生经常长途跋涉打劫商客，现在，由于英国驻军，他们就不再冒险，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这两处地方可以作为旅行中继站，补充食物和其他用品，然后，沿罕萨河谷经明铁盖山口进入中国新疆。

这是斯坦因对着地图、走访商队反复研究后定下的比较理想的行动路线。临出发时，他接到印度政府通知，考察队可以使用新近建成、用以供应西北边境驻军的吉尔吉特运输公路。

斯坦因当然非常乐意这份馈赠，这意味着节省不少时间和物资。

五蕴每年都要在克什米尔和喀什之间往返几次，但第一次参加这种非商业旅行队伍，感到很新奇。每天早晨准时出发，傍晚到达一个哨站，士兵早已搭好帐篷，并且很快就端上颇为丰盛的美食。而以往，这些工作都是他们自己来完成。他不明白，既然斯坦因能够让这么多人为自己服务，为什么还要到遥远的沙漠游历。

“老爷，你真的没有进过沙漠？”

“只是从图片资料和文字描述中见过。”斯坦因说，“以前，也许我梦到过它的边缘。”

“沙漠大得没有边！那里没有草，没有水，没有动物，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

“别看现在的河谷较宽，到处有翠绿青嫩的小草，再往前，就是陡峭的雪山和冰桥，像您这样尊贵的大老爷看一眼都会吓得发抖，那时，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

“放心吧，我能行。”斯坦因笑着说，“我的身上流淌着匈奴人的血液，比最凶猛的海盗还要强悍。”

五蕴憨憨地笑起来。队伍行进几天，离开简易运输公路，在越来越窄的河谷中沿着“之”字形道路蜿蜒前进，上到冰雪覆盖的山脊，接着下山，再上山。山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陡，大雪和风暴不时袭击，吹得人马东倒西歪。风雪袭击后，所有道路成为白茫茫一片。

前面的路断掉了。急流沿岸，雪桥都塌陷下去，人马无法跨过。掉头重新找路，很费劲，但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在窄小的雪堤上行走。

“能过去吗？”斯坦因问。

五蕴说：“牲口没有问题，两个人从旁边扶着可以过去。只是你们——”

“别考虑那么多，前进！”

五蕴喊来民工，吆喝着，牵上第一匹马上到雪堤。负重的马喘着粗气，站不稳，滑进急流，驮子也掉落水中。大家在忙乱中拣起。民工再也不愿尝试，沮丧地要求原路返回。

斯坦因说：“回头？如果遇到更难走的路呢？”之后，他朝旁边的拉姆喊：“勘测员！拿好仪器，我们走在前边！”

五蕴叫民工抱来一些石头垫到路上，修筑临时马道。队伍终于艰难通过。

经过近十天摸爬滚打，抵达吉尔吉特政治代表总部。这是西北边疆最远的英属印度前哨站。他们稍做休整，用山地马更换受伤马匹。

接下来，就要前往罕萨。前边的路大都在山脊间穿行。悬崖边的木栈道把各大山脊相联结，人马在云雾中行走。湍急的河流在山谷间喘息，似乎远离尘世。栈道依照山势修建，有的地方弯度非常大，外边又不设栏杆，而马匹必须尽量走在外缘才能勉强通过，一脚踩空，就会掉下万丈深渊。有些路段简直是陡峭梯子，如同天路。更糟糕的是，栈道年久失修，破损不堪，走在上面，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会像雪桥一样塌陷。

当年，玄奘大师也许从这条险象环生的路上经过。

斯坦因尽量将恐惧掩盖起来，以便消除民工畏怯。离开栈道，队伍又在碎石头遍地的荒野上艰难行走。半天后，小村庄和窄小的田地陆续呈现在眼前。这意味着罕萨到了。首府巴勒提特是一处建在广阔梯田和果园之间峭壁上的石头城堡，森严可怖，威风凛凛，似乎还沉醉在当年罕萨人杀人越货的动荡历史中。

斯坦因进入城堡，上到高大雄伟的主墙，俯瞰下面田地中的马球场和挂在山谷对面的冰川。这是群山围裹中的一块恬静之地，风景秀丽，闲淡宜人。土地对这里的人们来说最为珍贵，可是，为了娱乐，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最好的良田中间开辟出马球场地，只有具备强盗秉赋的人才会有这种魄力，也才把享受生活作为最高追求。

罕萨人客厅里摆着时尚的欧式家具，与来自新疆的地毯、丝绸、花布相得益彰。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品的功能仅仅是给生活增添一些乐趣，与政治、文明、笑声、欢乐毫不相干。斯坦因还发现，由于英国军队改变了罕萨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开始抛弃自己的母语，日常用语中夹杂着好几种外来语成分。

罕萨方面已经安排好考察队下一阶段的行程。

无论条件多么优越，道路的面貌还是不能改变。队伍出发不久，再次置身于让人胆战心惊的栈道和漫无边际的碎石荒野。如果不是为了考察，只有囚犯才走这样的路。五蕴却总是保持着乐观天性，他的肺活量早就适应高山反应，所以，只要得空，就敞开嗓门，唱悠扬的

民歌。其他雇工触景生情，也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不同语言、不同腔调的歌声断断续续地交相辉映，蜿蜒前进。

经过几个居民点，接近威严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这座著名的冰雪高原被马可·波罗形象地称为“世界屋脊”，不但是巨大的地理接合处，也是几大语族的交汇点：基利山口附近就是阿姆河、印度河与叶尔羌河流域分水岭的汇合处。这些流域现在分别属于伊朗、印度和中国管辖。多年来，俄国人立足喀什，虎视眈眈，向南凝望帕米尔高原，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可以插手的地方。英国攻占罕萨、在喀什派驻政治代表，就是为了抵制俄国势力的扩展。斯坦因考虑，将来考察获得的各种资料如果不能通过帕米尔运到印度，就必须借助俄国在中亚的铁路。好在俄国与英国新近签订了一项旅游合作协议，运输问题迎刃而解。现在，斯坦因最担心的是，大夏能不能如期到达帕米尔与他会合。

大夏计划通过铁路先到中亚，然后转向帕米尔高原迎接斯坦因。他们约定碰面的地方在玄奘当年遭到土匪抢劫的峰顶，时间是七月上旬。斯坦因虽然欣赏大夏的聪明、勇敢、沉稳和机智，但是，他们毕竟分属不同民族。何况，大夏只是民间工艺的传承人，并非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绅士，他没有理由信守诺言。

通过最危险地段时，斯坦因觉得随时都会丧身谷底，当时，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帕米尔高原之巅的会面将落空。而大夏怎么想呢？不得而知。斯坦因不做任何假想或推测，这是他的习惯。一切留给事实印证吧。

考察队进入基利山口前，全部换上行走稳健的牦牛。这段最为关键的高山翻越只有凭借它们才能完成。在空旷的山谷两边，是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相比之下，牦牛如同紧贴地面的黑色石头。虽然行动缓慢，但它们沉着冷静的神情中却显示出某种宗教般的自信，给人以鼓舞。事实证明，牦牛确实是高原精灵，不管下雪、刮风还是险路，它们都岿然不动，从容而过。斯坦因感激地抚摸这些温顺的生灵，心里有股股暖流淌过。

队伍到达峰顶。四周全是白雪皑皑、起伏连绵的群峰。山脉之间有无数条河流一如既往地潜流、汇集，聚合成大河，沿着山脉伸张的方向流向各处。流到哪里，就把文明的种子撒到那里，并且滋养出鲜艳夺目的芬芳果实，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熠熠生辉。可是，在它们的源头，却这般单纯，荒凉，寂寞。想到与大夏会面，斯坦因傻了：这么多山峰，大夏身在何处？即便他在对面雪山上，要过来，恐怕也得两三天。当初，他以为“帕米尔最高处”是一道大山岗样的地方，谁料到，有这么多冷峻的尖笋般雪峰。大夏应该知道帕米尔地貌特征，却主动提出在这里会合，那不是天大的谎言吗？看来，自己被欺骗了。斯坦因庆幸做事谨慎，从来没有向考察队中任何一个人说过此事。

失望之余，他问五蕴：“听说唐朝的大法师玄奘在帕米尔峰顶遭到了抢劫？”

“是啊，就在这里。”

“具体说，在哪里？”

“这些山峰每年都变化，但变来变去还是雪峰。你要问大法师被抢劫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来了，也找不见！”五蕴说，“你在担心吗，老爷？罕萨人已经改种粮食，不再杀人放火。”

斯坦因笑笑，心里说：我已经被大夏抢劫——他劫掠了我的信任。

他转过头，向北方眺望，荒凉的帕米尔山脉向远处延伸扩展，消失在云雾缭绕中。那里属于俄国的领地，而考察队即将在附近的塔什库尔干安营扎寨。

阴冷风雪袭击中，队伍缓慢下山。不知走多久，当太阳再次照临山地，前面忽然出现一队威风凛凛的骑兵，如同古画中的情景。

经过询问，首领是印度政府派驻塔什库尔干的政治代表，他自称是拉合尔东方学院的学生，经喀什的马继业推荐，到这里任职。首领并不知道斯坦因的考察队要来，他说：“看来，那个和田人没有撒谎。”

“和田人？谁？”

“没有问他的名字。十天前，他开始在山顶徘徊，却不通过，又是一个人，我怀疑他是逃犯，就抓起来审问，他说在等考察队，可是，马继业先生在信中并没有提及你们。”

“快带我去见他！”

斯坦因非常激动：还有什么比下层人身上的真诚可贵？

果然，被拘禁的“疑犯”就是大夏！他像神使一样，如期降落到帕米尔高原！

斯坦因泪花打转，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朋友！你没有失约。可是，是什么使你相信我一定能到达帕米尔？道路糟糕透顶，比我想像得坏一百倍！”

“先生，您能克服天下所有困难。”

“好多次我都差点掉进大峡谷底下。有一次，经过栈道，我踩空了，感觉往下直坠，后来，身后猛地被一股神奇力量拉住，原来，五蕴为防意外发生，他总跟在我的后面保护，并且悄悄用绳索把我与他联结在一起。要是没有他，呵呵，失约的就是我了！”

“美中不足的是，我没能尽到地主之谊。”

“地主之谊？”

“您要带领考察队前往我的家乡，作为主人，我应该前来迎接您。不幸的是，我被当成逃犯关押起来。”

斯坦因愣一下，说：“哦，原来你选择在帕米尔会面，出于这个目的啊。”

“我的家乡有一句流传久远的谚语：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礼数也不能少。”

“大夏，以后，我们不光是朋友，还是老师和学生，我要拜你为师，学习佉卢文的有关知识，你可要悉心传道授业啊。”

因为心情经历高原天气般复杂变化，斯坦因非常高兴。他破例允许大家晚上尽情喝酒。

第二天，天气晴朗，雪峰在蔚蓝色的天空映衬中显得分外美丽。机会难得，他让拉姆抓紧时间进行测量。他和大夏由塔什库尔干首领

陪同，骑着牦牛拜访距离营地不远的阿姆河与叶尔羌河流分水岭。阿姆河从远古时代起，就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伊朗文化；同样，叶尔羌河也在新疆昆仑山与大沙漠之间培育出一颗颗文化明珠。两条河流离开源头后就再没有汇合过，但是，它们催生的条条文化长河在历史岁月的激荡流淌中，由于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不时发生规模宏大的壮丽交融，彼此影响，然后分开，使中亚乃至整个欧洲、亚洲的文化都被波及。

斯坦因花半天时间，登上对面的另外一座山峰，给这座神圣的分水岭拍比较全面的照片。诞生两条巨大河流的雪山和冰川也雄伟壮丽，历历在目，似乎伸手就可触及。可是，它们以这种沉默的姿态送走了多少动荡不安的时光啊！

大夏举起一块玉佩，在半空对着太阳观看。

“看见什么了？”

“里面好像是青绿的草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真奇怪。”

斯坦因忽然想起自己身上的玉璧，小心翼翼取出。因为温度反差极大，玉璧表面立刻洒上一层细细的雾气，紧接着，雾气像幻觉一样消散，天光、阳光、雪光凝聚在玉璧上，温润可人，晶莹剔透。大象图案及其背部的山和月模糊成云雾状雪山，而另一面狮子和它背上展翅开屏的孔雀却变成混沌冰川。斯坦因惊叫起来：“大夏！你看，玉璧竟然像镜面一样反映出了冰川！”

“先生，那是玉质固有的神性，以前，因为机缘不好，被外在的浊气长年累月地侵入，蒙蔽了。现在，它又显现了原来的神采。”

“哦，是吗？这一圈你曾经称为‘驼唇纹’的文字有什么意义吗？”

“灵玉神光。”大夏说，“另外，您发现了没有，这些字母和图案是自然生成，人工雕刻不可能渗透到玉璧里面去。”

斯坦因翻来覆去，审视良久，说：“你能确证，这不是高超的人工技术所致？”

“只有神工才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

“如果说雪山和冰川是神工，那么，这一圈佉卢文是怎么回事？”

“那是神灵的声音。佉卢文本来就是天神创造的。”

斯坦因微微一笑，说：“哦，真神奇！”

他们回到山谷中的驻地。

晚上，塔什库尔干首领举行小型宴会，同时，转给斯坦因一份来自吉尔吉特的急电。

“再往前继续走半天，就是塔什库尔干古城堡，那就是清朝军队驻守的领地了。”年轻的首领悄声说，“可是，北京爆发了义和团，中国人发疯似的仇视西方。您如果要稳妥行事，现在还可以带领考察队返回克什米尔。”

斯坦因沉思良久，问：“喀什方面有电报发来吗？”

“没有。”

“那就不用担心。北京远在千里之外的东海边，即便火山爆发，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西部边陲城市。”斯坦因将电报纸放到油灯上，烧成灰烬，“严密封锁消息，不要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任何人，明白吗？包括测量员拉姆。”

“先生，我明白，不过，您一定要小心。我在学校里时听过您演讲，祝一切顺利！”

“谢谢。”

第二天早晨，考察队出发，沿着杂草丛生的宽阔山谷前进。雪山和冰川始终伴随着他们，凡是有冰雪融水的地方或者倾斜下降的山坡地，都长满了艳丽夺目的各种鲜花和清新悦目的野草。空气中弥漫着丰富却又单纯的香气，使人感到身心愉快。有些地方成为优良的夏季牧场，几匹马悠然自得地吃草，听见队伍声响，抬起头、咀嚼、观望、思考，然后又低下头，陶醉在草丛中。

忽然，队伍前方的半空中，奇迹般地冒出一座闪闪发光的雪山——那就是神往已久的慕士塔格峰。马继业不止一次在信件中谈到过这座亚洲著名的雪峰，斯文·赫定几次试图登上峰顶，都没成功。

慕士塔格峰是中亚的天然旗帜，看见它，就等于接近了新疆。斯坦因精神倍增。再往前走不远，便看见矗立在山崖上的塔什库尔干城

堡。虽说是城堡，实际上除了高大城墙，再没有任何标志性建筑，似乎中国人修筑此城只是为了阻挡外族，并没有打算建成边贸集镇。而在历史上，这里是中国最西边的大商业中心，中国商人带来柔软、轻薄、艳丽的丝绸，从罗马人手里换取大量黄金。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了这座城市的地理环境。不过，那时的情景早就被频繁发生的地震毁坏了无数次。

中国守军检视护照及行李的过程很简单，他们甚至没过问左轮手枪和弹药的用途。例行公事结束，士兵开始张罗酒宴。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进了神秘新疆的“关城”。如果带领的是一支偷袭部队，会轻而易举地占领这个要塞。为慎重起见，斯坦因还是同五蕴、大夏一起，想方设法吸引清朝士兵的注意力，以便拉姆不露声色地对城址及周边进行测量、绘图。

虽然山岭和雾气影响视野的扩张，但是，斯坦因仿佛看见从这座城堡出发、分别通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古代城市喀什与和田的两条大路。

存在心底的许多谜团，一定要在这个地区解开！

4、在“中国花园”相撞

通往喀什的路上，斯坦因不断问自己，当年，是否有过两次随同福赛斯访问团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行为：如果说那是一场梦，欧洲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沸沸扬扬的记忆？如果说果真有过那段经历，这些雪山、冰川、山路、碎石、树木、矮草及麦田为何如此陌生？

他被这些问题苦恼着，居然对十颗激烈竞争的太阳没有知觉。而中国敏感、及时发现，并将这种罕见的天象解释为兵灾前兆，因为“八国联军”在瓦德西元帅统领下向北京步步逼近，兆象即将应验。从喀什到敦煌，都能清楚听见十颗太阳裸奔时、较量时、相撞时产生的剧烈声响。月牙泉、三危山也有感觉，莫高窟部分壁画被震掉，露出一座古代秘密书库。由于发布消息者是从新疆返回敦煌不久的王圆箎，所以，无人留意。阳关、玉门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就是古代所谓的西域，人们以为，又一次旷日持久的裸奔艺术将以喀什为中心，

在新疆南部地区进行。策划人阿古柏及其助跑者留给西域的深刻印象是膨胀、掠夺、血腥、暴力与色情，与喀什从容不迫的情调格格不入。1877年之后，喀什恢复平静，来自世界各地的蜜蜂可以重新在雪莲花、红柳花、苹果花、沙枣花、葡萄花之间飞舞，各取所需酿蜜。会聚喀什的各级官吏（彼德罗夫斯基和马继业除外）、传教士、情报贩子、骆驼客、艺术家、寻宝人、盗墓贼、屠夫、逃犯等形形色色的人群同望慕士塔格峰，同吸浓烈的沙枣花香，同样，耳朵被无数蜜蜂的嗡嗡声塞满，鼻腔里始终徘徊着牛羊肉腥膻味。

在喀什，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所以，有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喀什大街小巷任意传播：裸奔艺术家斯坦因正在逼近喀什，他将引发新一轮规模远远超过阿古柏时代的屠杀。喀什能够接受十颗太阳裸奔或其他现代艺术，但是，永远拒绝与之俱来的血腥屠杀和无耻掠夺。人们惴惴不安。接着，东方传来剧烈撞击声——同当年阿古柏与西征军的正碰、斜碰完全相同，甚至更猛烈。撞击声结束于名妓赛金花冲向瓦德西的裸奔。不久，又有撞击声诞生。新的撞击声始于瓦德西与赛金花在北京紫禁城的激情裸奔。裸奔把世界目光从血腥中解脱。进入暮年的欧洲贵妇人临终前获知，瓦德西就是创作阿古柏、斯坦因、戈特、“八国联军”等裸奔作品的行为艺术家；同时，她们不得不将另一个谜团带进天国——当年，瓦德西还在娘胎里，怎么就能创作艺术作品？

不过，瓦德西与赛金花的裸奔路线只限于北京故宫，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沿长城、烽火台冲向喀什，而斯坦因也打出“考古探险”旗子。大概是鲜艳夺目的野花和浓郁的枣花香使斯坦因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不搞裸奔就好。喀什恢复平静。

其实，这是马继业绞尽脑汁避谣的结果。

十年前，斯坦因心中的无名英雄马继业以游历官身份到达喀什，努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造能够永久居住的房屋。他看中城外曾为元朝察合汗王别墅的荒废遗址。“别墅”面临喀什河，背后是郁郁葱葱的果园，这种色彩一直飞向雪山，最高到达慕士塔格峰。即便以中国

风水理论来要求，也是难得福地。只是因为很多“闹鬼”传闻，已经废弃——人们常常说半夜听见“别墅”里有位中年人用极古老的歌调弹唱，先后有数百名少女听到歌声后被迷惑，进入古宅，从此消失。马继业不怕鬼，他经过在清廷任职的父亲朋友帮忙，轻而易举得到这块地方。他雇用中国工匠修筑堪与长城媲美的院落护墙，建起具有东方风格的高大房屋。内部装修和摆设由新婚妻子凯瑟琳带领欧洲工匠完成。

还在建设阶段，彼德罗夫斯基就以戏谑口吻称之为“中国花园”。马继业非常清楚其中包含的侮辱性内涵。那个老狐狸嘲笑他是混血儿，也向所有人暗示：马继业虽然修建房屋，但只不过是一座“中国花园”，根本不能与名正言顺的俄国领事馆分庭抗礼。马继业十分厌恶这个名称。可是，名称不胫而走，小商贩、屠夫都这么叫，他只好接受。喀什官方举办的宴会中，他偶然与彼德罗夫斯基相逢，索性大大方方地表示欣赏这个名称，使那个趾高气扬的家伙有一拳打空的失落感。近几年，因为收集古代文书，两人明争暗斗，发展到在无法避免的聚会中互不理睬。后来，他们有意避开对方，尽量不在公开场合照面。

中文秘书贾船送来彼德罗夫斯基写给斯坦因的请柬。消息真灵通，客人还没到，请柬就送来了，而且，也没有注明请谁转交。这个老狐狸怎么知道斯坦因今天下午到达喀什？看来，俄国人的情报工作还是很发达，不可小瞧。马继业想了想，让贾船起草一个请柬，邀请彼德罗夫斯基携夫人到“中国花园”参加为迎接斯坦因而特意举办的晚宴。

“你亲自送去，当面向他表达我的诚意。”

“老爷……”贾船犹豫不决。

“你去吧。他与我父亲是同时代的人，理应尊重。你一定要邀请到。如果他推辞，你就说，这虽非正式聚会，但喀什的政要和名流都出席。”

下午，斯坦因带领考察队在预定时间到达。马继业携夫人及工作人员在“中国花园”外面的林阴路上热烈欢迎。他还按照中国风俗，放了几串鞭炮。

斯坦因与马继业一见如故，旅途的劳顿立刻消失。他迫不及待想了解有关古代文书的情况，可是，马继业不温不火、慢条斯理地东拉西扯。斯坦因感到莫名其妙，正郁闷，忽然听到距离不远的喀什城响起了炮声。

“怎么回事？”

“喀什道台动身了，来参加迎接你的晚宴，很多上层人士都将陆续到达。”

“有必要搞这些无聊的应酬吗？”

“尊敬的学者，这些交往对考察活动来说很重要。从现在开始，十天内，你别想干正事，全部时间要用于同各界人士的周旋上。”马继业见斯坦因满脸茫然，进一步解释道：“这是你考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觉得接触几个中国苦力就理解了个国家，根本不是那回事。只有结识中国官员，你才能认识他们的文化和礼仪的奥妙。”

“明白了。”

客人陆续到来，马继业用汉语把斯坦因和拉姆、萨迪克介绍给大家。宴会即将开始，彼德罗夫斯基携夫人乘坐四轮马车来了。他用突厥语向斯坦因问好。

大家落座，斯坦因看不见五蕴、大夏等人。

马继业悄声解释：“中国官员特别在意等级制度，如果安排这些下人出席宴会，就等于严重冒犯他们。”

斯坦因坐在喀什道台右边，如坐针毡。马继业却谈笑风生，应付自如，时而用汉语，时而用突厥语，偶尔也夹杂一些英语、波斯语，使那些木偶一样呆板的清朝官员脸上有了些许朝气。彼德罗夫斯基坐在道台左边，寡言少语，但别人说话都很在乎他的表情变化。

礼节性敬酒结束，彼德罗夫斯基突然转向斯坦因，旁若无人地大声发问：“先生，你来到中国，是以哪国人的身份？”

大家住声，面面相觑。前面已经介绍斯坦因是英国人，他的护照、中文名片上也这样注明，还有什么疑问吗？

斯坦因愣片刻，回答得模棱两可：“我出生在匈牙利。”

彼德罗夫斯基的眼珠在裸奔，“可是，你已经申请放弃了匈牙利国籍，如果我掌握的情况没错，目前，你还没有加入英国国籍，对吗？”

“哦，是这样。”斯坦因很快冷静下来，彬彬有礼地说，“我是学者，此次来新疆只为考察古代文化遗址，不属于政治性外交活动，国籍并不重要。我之所以持有英国护照，那是因为在印度克什米尔工作，再说，考察活动受英国政府派遣。倘若在彼得堡从事研究，那么，我现在拿的很可能是俄国护照。”

彼德罗夫斯基盯着他看几眼，仰起头，肆无忌惮地大笑：“虽然没有俄国护照，我们还是要对你的安全负责！新疆不是天然的裸奔表演舞台！也并不像外界人士认为的那样太平！”

马继业站起来，说：“确实如此，彼德罗夫斯基先生为新疆的安定团结付出了艰辛努力，借此机会，我向您表示敬意！接下来，我将推出今晚最隆重的节目《胡旋舞》，献给远方来的客人，好不好？”

彼德罗夫斯基说：“很好，欢迎！”

众人热烈鼓掌。六个婀娜多姿的美丽女子身穿轻薄透明的服装，伴随着快乐活泼的音乐节奏走到宴会厅中央，眉目传情，舒展肢体，令斯坦因耳目一新。

之后，是具有浓郁江南风味的《采莲舞》。

舞蹈结束，马继业举起酒杯：“在座的各位大都来自江南，所以，特意准备了这个风格不同于边疆的歌舞，希望大家喜欢。”

彼德罗夫斯基说：“我也很喜欢这个舞蹈，因为，它的中国风味太浓了，就像你纯正的中国话一样地道，哈哈！”

“先生，我的中国话是童年时代由我的中国母亲教的，当然很正统。”

“希望你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首先，从申请放弃英国国籍开始，或者，把你那‘克什米尔公使负责中国事务特别助理’的光荣头衔充实充实，以免给中国朋友造成迷惑，让他们误以为是一种正式官职，哈哈！”

马继业不动声色，“谢谢指导！我不但会说中国话，还会说英语、德语、法语、梵语、波斯语，另外，与您一样，也能说流利的俄语和突厥语——这是我们唯一的相同之处。如果说，突厥语目前没达到运用自如的水平，我很惭愧。但是，我年轻，有足够时间学习。”

“我可以明言：你永远也达不到我的程度，如同无法企及慕士塔格峰！”

喀什道台满脸严肃，轻轻咳嗽一声。

旁边的官员站起来，说：“各位，为迎接英国教育大臣斯坦因先生，我们特意准备了小小的节目，能不能赏光观看啊？”

大家表示欢迎。

演唱结束，彼德罗夫斯基起身告辞，其他中国官员也陆续告退。

接下来几天，斯坦因按照马继业授意，回访喀什重要行政官员，送上轻重不同的礼物，并接受各级官员流水般的宴请。喀什道台收到精致的左轮手枪后，表现出极大热忱，破例同他一起骑马在主要街道上散步、说笑。此后，中国官员都争先恐后地宴请斯坦因。

喀什远离大海，完全遗忘了阿古柏时代的阴影，也丝毫未受瓦德西裸奔风格影响。

斯坦因专程拜会彼德罗夫斯基，谦卑诚恳，再三表示自己只是想揭开新疆古代历史文化神秘面纱的学者，并不是传闻中所谓的“间谍”、“裸奔艺术家”。彼德罗夫斯基对中亚古代文化了解颇多，同斯坦因有不少话题。谈到兴头，他拿出从新疆南部地区搜集到的古代文书炫耀。斯坦因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些用神秘文字书写的文书与霍恩雷奉为珍宝的“古书”非常相像。由此可见，这种“文书”流传范围极广。

这过程中，斯坦因还意外发现一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也住在“中国花园”，他每天都摇着铜铃，用乞讨来的钱在货箱改制的祭坛上做弥撒。

“可别小瞧牢兰，他精通多种语言，知道不少事情，”马继业说，“他年轻时恪守信仰，秉性浪漫，几乎游遍中国古代地理概念中的西域。到达和田那年，得知西域最后一位游脚僧乐尊进入几乎完全封闭的钟

楼修行，很感动，皈依佛教。但是，新疆的佛教寺院早已毁坏，或被沙漠掩埋，他只好四处游历。后来，他受邀住在俄国大使馆。再后来，彼德罗夫斯基发现他只会召集三教九流通宵达旦地谈天说地，并无利用价值，便默许使馆人员将他驱逐。我邀请他到‘中国花园’生活。他没有坏心，对任何人都热情。凯瑟琳依靠他的奇闻轶事排遣身在异乡的孤独感。”

“在喀什，欧洲人多吗？”

“除了牢兰，还有两对瑞典传教士夫妇。我打算过一阵邀请他们吃饭。”

“五蕴和大夏呢？怎么见不着？他们是我要雇用的，可别遣散。”

“他们没有权利住在‘中国花园’。只要需要，我会打发人到骆驼客居住地找到。”

“.....那好吧。现在，我想同你谈谈那些神秘的古代文书。”

马继业使个眼色，转过身，望一眼不远处修剪树枝的园艺师，提高嗓门：“明天，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到雪山下的草滩上野餐。”

第二天，艳阳高照。临时组织的“野营队”朝慕士塔格峰方向走两个小时，雪山似乎还在更远处。马继业选择一处开阔而平坦的小溪边，铺地毯，撑起太阳伞。凯瑟琳指挥两个仆人井井有条地呈上各种中西合璧的菜肴。

之后，他们到远处草滩上采摘野花。

马继业重新倒上两杯地地道道的法国红葡萄酒，对斯坦因说：“亲爱的学者朋友，现在，请允许我正式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敬意！”

“谢谢你。看得出，你在喀什很不自由。”

“有什么办法呢？彼德罗夫斯基对中国官员恐吓、威胁、利诱、收买，目的就是要把新疆西部绿洲地区从中国领土中瓜分出去，使俄国能够控制通往印度后门的塔什库尔干等战略性山口，而英国则全力抵制这种企图。我被派来实施这个使命，却没有正当名分。”马继业苦笑一下，望着远处的雪山，说：“那天晚上，老狐狸不是在奚落‘克什

米尔公使负责中国事务特别助理’的头衔吗，是啊，真好笑，如果多年以后这个名称作为历史试题出现在试卷上，我想，恐怕没有一个考生能答得上。”

“英国对中国西部越来越重视了。”

“有那帮腐朽的家伙当道，所谓的‘重视’只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不过，只要我在喀什，彼德罗夫斯基就不能为所欲为。考察队开始组建时，他就知道你要来新疆，立刻像野猫一样调动所有神经，警觉地注视着。你一定要慎之又慎，避免他见缝插针，制造麻烦。”

“我只担心北京义和团暴乱影响到这里。”

“不，最大麻烦是俄国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会随时随地掀起暴乱。”

“我一定小心谨慎。”斯坦因向四周望望，说，“你托人带给霍恩雷先生的那些神秘‘古书’来自何处？是你亲自带领人去挖掘得到的吗？”

“怎么，有问题吗？”

“我怀疑是赝品。”

“绝对不可能！那帮家伙成天无所事事，赌博、抽大烟、玩女人，怎么会想到制造赝品——而且，还是假文书？你高估了这些有色人种的智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识字。至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对古代文书纯粹没有兴趣。赝品由谁来制造？”

斯坦因沉思一阵，问：“那些‘古书’是你从集市上购买到的，还是实地挖掘所得？”

“确实是挖掘到的。”

“你去现场了吗？”

“……”

“在什么地方出土的？”

“……尊敬的学者朋友，我肩负的使命你应该清楚，怎么可能像低贱的寻宝人那样进到沙漠挖掘？如果我动一下铁锹，敏感的彼德罗夫斯基就会以为我要为秘密军事建筑奠基。说实话，我本身对古代文书

兴趣也不大，之所以收集，是受人之托。你清楚，搜集文书必须在不影响我正常使命的前提下进行。”马继业掩饰着乏味表情。

斯坦因不理睬他的敷衍，执着地问：“你从来没有到过第一现场？”

“中文秘书贾船代替我去了，他知道具体地方。”

“那好，让他带我去现场勘察。”

马继业如释重负，“可以啊！”

“从明天开始，繁杂的社交活动应该告一段落，我要潜心做两件事：第一，准备考察前的物资供应；第二，希望能与当地学者交流，系统补充中国正史、古代取经僧和早期欧洲旅游家们游历的有关知识。”

“你专心致志钻研古代知识吧。在物资供应方面，我早就安排好了，不但雇用好新疆南部最优秀的沙洲商驼——知道吗，斯文·赫定第一次进入大沙漠能够死里逃生，就得益于他们的忠诚——而且，我还给沿途的地方长官写信，请他们对考察队予以关照。”

“谢谢你！进到沙漠里去，最重要的是水。我对中亚骆驼客携带的皮囊没有信心，所以，出发前从加尔各答定做了两个铁皮水箱，现在看来，两个还不够，得增加四个。”

“没问题。”

“希望你同意我和五蕴、大夏保持正常联系。还有沙洲商驼的驼主，也能及早见面。你知道，在沙漠里，全得依靠他们，朋友的嘱咐和祈祷根本不起作用。”

“随你吧。”

“另外，请找到弹唱歌手、盲艺人‘2651900’。”斯坦因低下头，急促地说，“当年，他在喀什街头唱有关玄奘的史诗，我听了一段，人群就被阿古柏的马队冲散。”

马继业望着他认真的模样，笑了，“你确信有个叫‘2651900’的盲艺人吗？”

“他亲口告诉我的。”

“呵呵，你太书生气了！”马继业站起来，准备迎接捧着各色鲜花的凯瑟琳，“中国西部，凡是杰出的歌手都号称能唱 2651900 句史诗，所以，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们，就好比我说‘山’，你知道是指阿尔卑斯山，还是喜马拉雅山？别当真，朋友，在喀什，人们传说‘中国花园’的原址经常‘闹鬼’，他们的名字也叫‘2651900’，呵呵，我住进来近十年了，从来没听见他们弹唱——啊，凯瑟琳，难道你去了天界，不然，怎么会采到这么美丽的花？”

凯瑟琳欢快地走到两人跟前，“伟大的勇士，看看这些花，蓝得像宝石，白得像雪花，红的像玫瑰，黄的像哈达，紫的像...像...你说说看，像什么，亲爱的？”

马继业轻轻地吻一下她，“亲爱的，像你美丽的心情！”

凯瑟琳甜甜地望着斯坦因，露出东方女性那样羞涩的神情，“我要感谢您！”

“我？可是，除了享受你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并没做什么啊？”

“要不是您的光临，马继业不会到这么远的地方野营，虽然他常常凝望比这更远更高的慕士塔格雪山，好像眼睛上长着翅膀，呵呵！”

斯坦因和马继业对望一眼，放声大笑起来。

五蕴、大夏就成为“中国花园”的常客，但他们很不习惯院落中窗明几净的整洁环境，于是，就鼓动斯坦因连续不断到附近的佛教遗址观光，以便无拘无束地说笑。

九月初，沙洲商驼在驼主昆仑的率领下聚集到喀什。

斯坦因对马继业充满感激。那一时刻，他忽然觉得无端怀疑古代“文书”过于草率，这里的人们诚恳，纯朴，怎么可能做出制造赝品的事来。看来，自己多虑了。

大夏与沙洲商驼中的弟弟八荒久别重逢，喜气洋洋。八荒看到斯坦因的玉璧，说：“我有块玉璧，一面是素的，另一面也是大象和日月！”

“‘驼唇纹’呢？像不像？”

“好像一样.....又不太像，不过不要紧，蒋师爷回来后就给你看。”

斯坦因记得马继业提到过这个人，问：“他干什么去了？”

“……嘿嘿，都说他崇拜英雄夸父而不是他父亲夸父，他喜欢裸奔，每过几年都要从和田跑到敦煌，就这样把当官给耽误了。”八荒笑得像个孩子，“不过，上次他跟随潘大人来到新疆后，就再没有裸奔过。这次，他是送同乡阴无忌的尸体回湖南老家，不是裸奔。”

斯坦因觉得“裸奔”这个词很刺耳，皱皱眉头，转换话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玉不离身，你怎么借给别人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蒋孝琬身体太瘦，走那么远的路，需要神玉的保护。哦，他是秀才，知道很多古代的事情，他要来，讲给你听。”八荒说。

“他会讲突厥语？”

“是我教的。”

“他是新疆人吗？”

“不，湖南湘阴人。”

“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内地人也能讲突厥语。”斯坦因想，这个蒋孝琬懂得中国历史，又会讲突厥语，做自己的中文秘书最合适不过，只可惜，这个人现在“云深不知处”。斯坦因不喜欢马继业推荐的贾船，他身上那股吸食大烟而时刻萦绕的臭味尚可忍受，但眼神中透露出对白种人的蔑视却让他非常恼火。白种人向来就有强烈优越感，而这些东方有色人种却视欧洲人为不知文明的“蛮子。”为了弄清古代文书的准确出土地点，他不得不强忍内心厌恶，接近他。可是，这个卑鄙小人虚于应付，每次答案都在变化，令斯坦因无所适从，他被迫请马继业出面询问，还是没有结果。

“不要与中国的下人一般见识，”马继业说，“他没有受过考古专业训练，不可能把出土地点记得那么清楚。”

“难道连大概地名都记不住？这就奇怪了。”

马继业说：“亲爱的朋友，与这些人打交道要有足够耐心。何必着急，他把你带到地方就行了。不过，我得提醒你，斯文·赫定在给

我的信中说，他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址，这意义非同小可，现在，你紧紧跟在这个探路先锋的后面，而其他探险家却没有这个幸运。”

“哦？他都到过哪些地方？”

“好几处重要遗址。斯文·赫定对所到之处都绘制了地图，并且赠送我一份，我特意留着。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些‘处女地图’的引导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古代文化遗址的考察上，而不是被寻宝人牵着鼻子走。”

“谢谢你的提醒和礼物！我当然会很好地把握这件事。”

五蕴忧心忡忡地带着和田寻宝协会会长杜笛来见斯坦因。

杜笛说：“老朋友，你们不是要寻宝吗？请雇用寻宝协会的驼队。沙洲商驼只会运输，对在沙漠里如何找到古代佛寺却一窍不通，而且，骆驼客从来不动手挖掘古墓。”

“我们已经预订了沙洲商驼，不能临时改变。”

“洋大人！看在五蕴花两个月时间陪你从克什米尔走到喀什的分上，就雇用我们吧，工钱比沙洲商驼少得多。”

斯坦因为难了，“要不，从你们中间挑选一部分人，跟考察队进沙漠，好不好？”

“没有那个行规。”

“那就非常遗憾了。五蕴值得信赖，只要可能，我会帮助他，何况，您是他父亲。”

“如果您雇用沙洲商驼的驼队，五蕴就不能跟你进沙漠。”

“为什么？”

“他不能跟沙洲商驼的人搅和在一起，这也是行规。”

斯坦因望着五蕴，问：“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去吗？”

五蕴尴尬地低下头，没有说话。

“这不是由他能决定的事，”杜笛傲慢地说，“即便我同意了，寻宝协会也不答应！”

5、玄奘脚印

蜜蜂裸奔花朵酿成蜜，
骆驼裸奔沙漠成了仙，
丝绸裸奔欧洲使人狂，
夸父裸奔大地喝干水，
乐僊裸奔信仰无牵挂，
张骞裸奔西海胳膊长，
戈特裸奔戈壁风暴起，
寻宝人狂叫：裸奔！裸奔！
大沙丘狂叫：裸奔！裸奔！
蒸汽机狂叫：裸奔！裸奔！
来复枪狂叫：裸奔！裸奔！
罗布泊狂叫：裸奔！裸奔！
胡杨树狂叫：裸奔！裸奔！
木乃伊狂叫：裸奔！裸奔！

这是大夏在喀什翻译出的原来书写在羊皮纸的佉卢文《十四行诗》。斯坦因很失望。诗中不但没有丝毫关于脚印绿洲的信息，而且，还反复提到他忌讳的词——裸奔。这两个字像火车在铁轨上疾驰时碰撞出的刺耳音符，不断敲击耳膜，皮肤，心脏，肝胆。骆驼沿着大商道向和田稳步前进。骆驼在古典轨道——丝绸之路南道上没有踩出任何声响。它们连屁都不放一个，撒尿也憋到晚上。看见骆驼放射出一道道冒着骚气的水柱，听见瀑布般的水柱冲击沙滩，斯坦因觉得被火车推着在钢轨上裸奔。夜宿沙漠，万籁俱寂。他点亮酒精灯，分别给艾伦、霍恩雷、布勒、父亲、兄长、嫂子等人写信，告诉他们，他现在正像将军那样率领考察队行进在丝绸之路南道上。这条古代商路向东穿过一系列绿洲城市，在楼兰与丝绸之路北道汇合，然后继续前进，到达中国西部桥头堡敦煌。

行进中，不管多晚宿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艾伦写信，然后通过邮差寄往英国。虽然艾伦从未回信，但他一如既往，从不间断。他不相信艾伦真的会嫁给阿杜尼。

《十四行诗》没有提到玄奘。根据搜集到的信息，很多古代文书从脚印绿洲发现——那个地方得名是因为保存着玄奘当年取经时留下的脚印。

出发不久，斯坦因就问出土古代文书的地方。

贾船故作神秘，说：“别着急，到了我会告诉你。”

三天后，到一个岔路口，他说：“就在前边。”

“你能够确定吗？”

“应该没错。”贾船含含糊糊地说。

驼主昆仑反对：“那条路要翻越很多巨大的沙丘，最后还得回到大商路上来。”

“沙漠里有什么建筑？”斯坦因问。

“好像有一座古庙。”

“那就试着走走吧，在进入真正的沙漠前，我得积累点经验。”

驼工为难地望着昆仑。

昆仑说：“听他的。”

离开大道，拐向荒芜的沙丘。驼队呈“之”字形跋涉到沙脊顶部，远处赫然耸立更大更陡的沙山，似乎在展示某种实力。好在骆驼自信而从容，没有丝毫畏惧表情，缓步向前。它们下到谷底，又向对面高耸的沙山迈进——沙州商驼中的骆驼不像其他驼队那样用绳索连接起来，而是自然排列成队。最初，斯坦因怀疑骆驼会带着行李物品跑进沙漠，使考察队陷入困境。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多余。

翻过几座大沙丘，四周全是连绵起伏的荒丘，凝固的狂涛像巨浪一般，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分辨方位。这样的死寂地方，谁会想到制造假文书？干脆，辞掉贾船算了，这个无赖总找机会诱惑骆驼客赌博。斯坦因打算宣布自己的决定，忽然，前面平缓的沙地出现一排破旧屋舍。他指指前方，问：“是不是哪里？”

贾船虚情假意地眯眼睛看半会儿，说：“大概是吧。”

到跟前，他马上反悔，“错了，这里不是古庙。”

驼工走过来，“你来过古庙吗？”

“当然来过，而且还不止一次。”

“它在哪里？”

贾船很肯定：“还在前边。”

“大白天的，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地方就是古庙！”驼工狠狠地瞪他一眼。

斯坦因睁大眼睛，望着沙堆间残破不堪的荒废居民区，“这里？古庙？在哪里？”

驼工说：“很多年前就被沙子埋到地下了，只有名字流传着。”

斯坦因愤怒地揪住贾船：“可鄙的小人！你到底来过这里没有？”

“来过，忘了。”

“我要把你的手脚捆绑住，留在这里，好好去想吧！”

贾船涎着脸，说：“别这样，大人，你怎么跟我一般见识？”

“你为啥要欺骗我，让驼队走冤枉路？”

“我……”

“为什么？”斯坦因声色俱厉。

“大人，如果你不来，我就没有这份苦差使，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要跟上这帮骆驼客出入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图个啥？升官？发财？都没有意义！”

“你可以选择不来，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想，你没有见过沙漠，思量着要让大沙丘把你吓回去。谁知道，你不怕……”

“你交给马大人的那批古代文书，究竟从哪里发现的？”

“过去几年了，谁还记得？你到寻宝协会问问，谁记得去年到过的地方？”

“发现那么多文书，难道你没有一点记忆？”

“……哦，对了，好像在皮山绿洲。让我想想，经过一个村庄，穿过一片死去的胡杨林，再向沙漠深处走两天，就到了。但是，谁都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

“在皮山有没有与你同去的人？”斯坦因大声问。

“有，只是不清楚现在能不能找到。”

斯坦因怒视着眼前这个丑恶的家伙，恨得心里直痒痒，真想让骆驼客拿上皮鞭抽。忽然，他想起了霍恩雷的嘱托，便镇定一下，努力换上生硬的笑容，温和地说，“只要你带我去那个地方，我赏你一个马蹄银。”

“真的吗？没问题，我肯定带你到那里。”

离开古庙遗址，队伍重新回到大路。穿过一片漫长的灰色碎石荒野，就到达叶尔羌。这里生活着很多印度人，而且还有专门开辟出的移民区，居住着历史悠久的克什米尔人、吉尔吉特人、罕萨人和其他边境地区的人。他们早就得知考察队要来，提前半天在城外等待。因为“白人老爷”到来意味着巨大商机降临——他们以放高利贷为生。

斯坦因被安排到夏宫住宿。晚上，叶尔羌知县周易派人送来两只烤全羊和几筐新鲜瓜果。第二天，斯坦因受邀赴宴。周易通过临时请来的英语翻译礼节性地询问一些情况，然后，大家慢吞吞品尝层出不穷的菜肴。斯坦因询问有关古代文书在本地的发现情况。

“那帮刁民变成职业盗墓贼，他们主要目标不是文书，而是金银玛瑙和玉器。”周易不屑地说，“他们还编造谎言，说母羊能变成骆驼，拉的粪便是玉器和珍珠。”

“前几年，南疆发现了一批古代文书，异常轰动，您听说过吗？”

“略有耳闻，据说是贾船发现，他因此在马大人那里谋到师爷位置。”

斯坦因觉得揪住了什么，“你知道吗，从什么地方挖出的？”

“据卑职了解，到大沙漠里寻宝的亡命徒从来不说实话，这似乎是他们的规矩。怎么，难道大人对中国古代文书有兴趣？”周易警惕地问。

“哦，不，我只是好奇，随便问问。”

会见结束后斯坦因给周易全家照相，作为感谢。

回到夏宫，几位印度人反客为主，正在院子的凉棚下品尝瓜果。看见斯坦因，他们热情地围过来：“老爷，我们一直在恭候着您！”

“什么事？你们兑换现金的利率太高，我已经派大夏回喀什去兑换。”

“是贷钱的事情。”说着，他们指了指躺在芦苇凉席上睡觉的贾船，“师爷昨晚代表您给驼队贷了很多钱。”

“笑话，我根本不需要贷钱。”

强悍的印度人拎起贾船，扔到斯坦因面前，“蠢货，你来向他说吧！”

贾船揉揉眼睛，打个哈欠，“大人，我想，考察队肯定要在叶尔羌购置食物，而你没有足够现金，我就做主贷了钱。”

“钱呢？”

“嘿嘿，不好意思，昨晚全输掉了。”

斯坦因瞪着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大人，别生气，你不是说带你到发现古代文书的地方，就赏我一个马蹄银吗？就算是提前预付，好不好？我对天发誓，一定把你带到！如果食言，就五雷轰顶，烂心而死！”

斯坦因懊恼地对印度人说：“这次的账，我认了。但是，下不为例。以后，谁再敢给驼队人贷钱，我立刻报告马继业大人，让他不再保护你们！”

印度人连声答应，拿上钱，喜气洋洋地走了。

考察队启程。两天后，大夏从后面赶上，带来中国银元和一小包金卢布。

经过叶城，进入皮山绿洲。斯坦因软硬兼施，迫使贾船说出发现未知文字书写的文书及印刷品的确切地点。那种文书进入印度的时间是 1895 年，最初在克什么米尔的古物摊上被学者发现，随后几年，这种文书源源不断地涌向需要它们的收藏家手里。数量最多的一批通

过马继业运到印度，进而轰动欧洲学术界。只要寻找到可靠证据，不管证明那些文书是真还是伪造，都有重要价值。这才是他对此事一直比较关注的根本原因。

贾船过足烟瘾，一改往日无精打采的样子，呈现出猎犬般的机警，目光变得敏锐起来，看见散布残砖断瓦的地方就兴奋地跑过去，然后对照四周的荒滩、矮树林等景象来帮助他恢复记忆，并且嘴里反复念叨：“黑湖墓地……黑湖……”

斯坦因耐心地望着这个演员投入地做戏，并不急着打断。贾船最后还是否定了这个地方。看来，这个智商低下的大烟鬼脑子确实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

队伍意外经过一个半年前才形成的小村庄。村民建造了露天纸厂，用桑树皮造浆制纸。斯坦因拿起新生产的纸张仔细揣摩，并且与随身带着的样品对比。新旧差别很大。也许，桑皮纸经过近千年时光的浸泡才能形成这种成色。假如中亚沙漠里存在一个秘密造假基地，那么，数量巨大的“古代纸”从何而来？难道，他们发现了古代造纸厂和储备仓库？即便如此，那些未知文字呢？至少，应该有一位有识之士做技术指导，而这个人或许被迫从他原来居住的地区来到这里，充当沙漠隐士。他的后代不愿让自己的民族历史消逝，便书写在了“古代纸”上……真要以此为线索，找回这些神秘文字的家乡，很可能就在帕米尔、昆仑山之间某个与世隔绝的村落中，它们仍然使用着古老文字，保持着一千多年前的生活状态，迄今为止，尚不为外界所知……

想到这里，斯坦因买了一张桑皮纸，注明生产地、得到时间及见证人。然后，小心翼翼地夹在霍恩雷的硬皮精装本书中。

晚上，他奖赏贾船更多大烟，鼓励寻找古书出土地。贾船拍着胸膛保证：“我觉得眼皮在跳，还梦见喜鹊叫，肯定有好事！两三天内就能找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叫‘黑湖墓地’吗？”

“记不清了，好像是。名字我想不起，但是，到了那里我绝对认出来！”

队伍在沙丘和荒野中跋涉两天，前面的地貌逐渐平坦起来。斯坦因有些着急，快要走出沙漠了，怎么还不见“黑湖墓地”？贾船不吭声，似乎很有信心。绕过低矮的沙丘，看见一座庞大的木头房子，里面有数千只野鸽子。

“就在这里，挖吧！”

“你是说，出土地在木房子里？”

“当然，要是裸露在沙地里，字迹早就脱光了。”

斯坦因走到昆仑跟前：“就地扎营，命令你的人马上挖掘。”

“不！”昆仑坚定地说，“大人，你难道不晓得，骆驼客从来不干粗活！”

“那我雇用你们干什么？”

“驼队只负责运输。”

斯坦因气恼地说：“如果没有挖掘，运输什么？难道我脑子被骆驼踢了，出高价雇你们在沙漠里瞎转悠？或者，让我亲自挖掘？”

“你干任何事情都与驼队无关，我们只按照规矩运输。”

两人争吵越来越激烈。大夏拉斯坦因走到远处，悄声说：“大人，您被贾船欺骗了。这里已经到和田边境，叫‘鸽神’，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公共圣所，信徒们每天早晨和晚上前来供养。你即便招到民工，他们也不敢乱挖，否则，就会招来很大麻烦。”

斯坦因猛然醒悟，咬牙切齿地走到贾船跟前，挥舞着皮鞭说：“恶棍，竟然欺骗我！你知道这里是信徒的圣所，不能冒犯，才让我挖，是不是？”

贾船猛地跳起来：“大人！圣书不都放在圣所里吗？”

“你……”

“平常人家谁敢放圣书？反正我把你带到地方了，挖不挖，你决定吧！”

斯坦因羞愤交加，语塞了。

昆仑走到贾船跟前，“你所说的‘黑湖墓地’是不是以前叫‘脚印’的那个绿洲？”

“对！对！就是那里！”

“脚印绿洲在和田约特干枯树林中。”

大夏问：“驼主！脚印绿洲为什么改名叫‘黑湖墓地’？”

“以前，那里有玄奘法师在石头上留下的脚印，村里人每年四月初八都要举行盛大的敬神仪式。”昆仑低声说，“十几年前，阿古柏听说他们珍藏着一本玄奘法师亲自书写的《大唐西域记》，就想抢来同洋人换枪支弹药，可是，村里人死活不愿交出来，阿古柏就命令将全村人残杀，血流汇聚成黑湖，就把那个地方叫‘黑湖墓地’。”

“绿洲上的人全部被杀了吗？”大夏问。

“善爱、采诗和娇娇三个少女被男人们藏进树洞，躲过了劫难。”昆仑说，“现在，她们跟着我们的驼队一起生活。”

斯坦因问：“真的有那么一本《大唐西域记》？”

“是啊，三个少女害怕书给驼队带来不祥，献给了当时的莎车县令潘镇大人。”

斯坦因眼前一亮：潘镇现已升任为和田直隶州知州，马继业郑重其事地详细介绍过他，并且写信请关照。他本来就有拜访潘镇的计划，没想到他竟然有原版《大唐西域记》！

“我们先到和田休整，之后，去约特干脚印绿洲。”

斯坦因兴奋地写信给艾伦，告诉这个惊人的好消息。睡觉前，他听见东边传来沉闷的钟声，来自教堂还是佛寺？接着两天，队伍在钟声的伴奏下抵达和田。潘镇没能像钟声一样到百里外迎接，却十分重视考察队，他委托一位重要官员与和田商人首领寒浞率队在城外等候。由于路面浮尘被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往来不断的驴、马、牛践踏扬起，他们的脸上、衣服上都笼罩上土色，但这不影响谈笑风生。考察队刚到，他们就叫喊着，欢快地围上来，用汉语、突厥语和其他语言互相问候。钟声越来越响亮。

精明强干的寒浞在富商区自家宅院里为考察队选择好营地。大家直接穿过迷宫样的住宅区和灌木林，到一片开阔花园。众人安营扎寨时，斯坦因听见旁边花园的林荫里传来读书声，便像乞丐那样翻过栅

栏，径直闯进大厅。一位肥胖的老先生津津有味地读书，到精彩处，眯上眼睛，摇头晃脑，脸上因为陶醉而露出蜜样的笑容。斯坦因走到跟前，瞥一眼，就认出他读的是费尔多西《列王记》的突厥文译本，便用波斯语背诵：

我呼唤亲儿有谁上前应声？

有谁能了解我此刻的心情？

多么令人痛惜，你青春闪光的生命，

告别了园林华殿在地下的土掩尘封。

你勇冠三军率兵千里寻父，

寻父不成，等待你的竟是一座坟墓。

老学者惊喜地抬起头，打量着勇士“鲁士塔姆”。接着，他站起身，热烈地拥抱这位还在朗诵的“不速之客”，“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但你必须成为我的尊贵客人！”

“哈哈！”

这是进入新疆以来，斯坦因第一次放声大笑。

胖学者摆上一桌瓜果。他对斯坦因整段整段的背诵佩服得五体投地，兴致勃勃地探讨《列王记》。聊几句，斯坦因拿出霍恩雷的著作，指着图片问他，见过这种文字和古书没有。

胖学者辨别半天，摇摇头，说只听说过这里发现了古代文书，但没有在意。

“能不能找到几本让我看看？”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搭理那些下贱的寻宝人。”胖学者脸上露出鄙夷神色，“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顺手牵羊，拿走玉件、古书、刺绣或其他东西。不过，你想要看他们的古书，很容易，等着瞧吧，过几天，必定有人来向你兜售古物。”

“他们怎么知道我来到了和田？”

胖学者笑着说：“有关考察队的消息早就传遍和田城，寻宝人那野骆驼一样高度发达的商业嗅觉已经敏捷地捕捉到银子和卢布的味道。”

6、紊乱的钟声

沙洲商驼驻扎在郊外。看不见骆驼撒尿，听不见水柱冲击，斯坦因还是失眠。罪魁祸首是那既非教堂也非佛寺、而是类似钟楼建筑中不断报时报平安的铜钟鸣响。钟楼耸立在寒泐的院子里，钟声张牙舞爪，笼罩整座和田城及周边地区。当拉姆因为不能适应沙漠干燥环境躺在床上哼哼，当斯坦因坐着骡拉轿车前往县衙拜访潘镇，当温文尔雅、举止得体、不苟言笑的潘镇在会谈间隙思考什么重大问题时，钟声都未经衙役通报，径直闯入，这种与蒸汽机汽笛、盲艺人弹唱完全不同的音乐勾引起斯坦因好奇心。

第一轮钟声响起时，潘镇表示，已经接到马继业来信，对考察队活动有初步了解。为了让斯坦因听清楚，他提高音量压住钟声：“马大人说，你要前往沙漠深处寻找古代城市遗址，卑职竭力提供各种帮助。不过，作为朋友，我必须要告诉你真实情况：和田自古以来盛产美玉，富商雇用大量民工淘金挖玉。可是，近十年来，有些人嗜赌如命，倾家荡产，无法生存，便聚集在一起，进到沙漠深处寻宝，还组织什么协会，可笑至极！这是更大、更危险的赌博，每年都有不少人在沙漠里失踪。”

“不过，他们也确实找到了不少古代遗物。”斯坦因小心翼翼地说。

潘镇笑了，“这并不奇怪！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穿越大沙漠，两千多年，商队来来往往，其中不少遭遇风暴或劫杀而葬身沙海。众所周知，沙丘下面藏着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可是，谁能从广袤无边的死地捞出来？那些亡命徒争先恐后，深入沙漠，屡禁不止。现在，寻宝已经成为同挖玉、采金一样的新型时尚行业。我曾经以征收重税的办法限制他们冒险，没用！那就随他们吧，心为物役，不珍惜生命，有什么办法？”

“大人，考察队此行任务与他们截然不同：我们计划测量一下和田河两条支流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源头，之后，进入大沙漠探访古代城市遗址，寻找充分文物证据，印证唐朝取经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描述。”

“哦？你也知道《大唐西域记》？”

“我读过这本书的朱利安译本，并且随身携带。”斯坦因从行囊中取出，递过去。潘镇看不懂文字，却被柔软而光滑的摩洛哥兽皮封面吸引，啧啧称赞，脸上流露出孩童般的好奇与喜悦。从接触喀什道台开始，斯坦因经常在含而不露的官员身上看到这一共同点：只要碰到感兴趣的东西，他们都表现出孩子似的天真无邪，与僵硬官服极不协调。

钟声暂停。没有钟声的空气真安静。斯坦因松口气。忽然，屏风背后传来几声轻微敲击。潘镇回头望一眼，咳嗽两声。敲击声还在响，潘镇再次咳嗽。斯坦因感到莫名其妙。敲击声固执地响。潘镇起身，说句“失陪”，走到屏风后面，窃窃私语一阵，出来。

“大人，内子雪莲听说有西文本《大唐西域记》，想一睹风采，可否？”他谦恭地问。

“如不见外，请尊夫人出来。听说她喜欢打靶，我特意准备了薄礼。”

话音刚落，雪莲就从屏风后面转出。她风姿绰约，像壁画中的神女，笑盈盈地问：“大人，送我什么贵重礼物？拿出来看看。”

“我从印度加尔各答购买了最好的枪支弹药。在营地，明天让人给您送来。”

“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打发人去‘裸奔’，好不好？”众人愣住。雪莲发觉失言，伸了伸舌头。新一轮钟声给大家解围。

雪莲羞涩地笑笑，“我是说，派人跑到营地，拿书来……”

潘镇板起脸，拉拉她：“把我珍藏的那本《大唐西域记》拿出来，请大人欣赏。”然后转向斯坦因，尴尬地笑笑，“内子年轻无知，不懂礼仪，大人勿怪！”

斯坦因欠欠身：“不会的——大人，您藏有《大唐西域记》古本？”

“何止古本，还是善本呢！”

“大概在什么时代？”

“与玄奘同时代。当初，《大唐西域记》完成后，玄奘让人复制了三本手抄本，并且，亲笔签名。我珍藏的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很奇怪，玄奘在书上的签名只有一半。”

雪莲用托盘端出黄布包裹的《大唐西域记》，轻轻放在书案上，打开。散发着古旧气息的线装书绽放。斯坦因不懂汉文，翻几页，便习惯性地琢磨纸张、款式，并且拿出霍恩雷的著作，与书中附录图片对照。

“怎么，你怀疑《大唐西域记》的时代？”潘镇面露不悦，斯坦因谨慎解释，“不，我觉得霍恩雷书附图片中的‘古书’是赝品，据说它们被发掘于皮山与和田一带。大人可曾听说此事？”

潘镇呵呵一笑，“本官公务繁忙，没有工夫理会那些乡野陋民的荒谬言辞，而且，希望你也不要被他们的胡言乱语误导。”

“感谢您的善意。”斯坦因忽然发现装订《大唐西域记》的丝绳似曾相识，“我曾经耗费十年时间，在克什米尔地区搜集《克什米尔王记》原本和手抄本。我敢保证，连结《克什米尔王记》书页的丝绳与您这本珍品完全相同，而且，装订方式也如出一辙！”

潘镇轻描淡写地说：“大唐时代，世界各国交流频繁，没必要感到奇怪。”

钟声不失时机地迎合：说得好！说得好！要在丝绸之路畅通的时代，东到敦煌、长安，西到罗马、波斯，凡是骆驼能到的地方，都能听见我的声音。演讲结束，斯坦因被邀请到后堂用餐。大厅坐满服装不同的人，显然，是潘镇请来的陪客。宴会开始，各级官员轮流敬酒。斯坦因望着他们一丝不苟的状态，忽然想起传说中的裸奔秀才夸父。

下午，潘镇、雪莲请他一同打靶。

靶场在县衙后开阔、四面长着大树的花园。参加人员是潘镇的两位夫人和几个孩子，他们全部围坐在葡萄架下的几张大木桌周围。桌上摆满油炸食品、水果、瓜子和来自印度的糖品。轮到哪位夫人打靶，就走到射击地，盘腿坐下，端起长枪，侧身瞄准五十米外的木靶，打完五发子弹，回到桌前吃东西。

贾船几天前就介绍过潘镇的家庭结构：正房夫人生四个孩子，最宠爱的是潘其禄；雪莲是小妾，生了文乘、武乘两个孩子。雪莲和正房夫人像姐妹，和谐相处，亲密无间。

雪莲已经换好一身简洁明快的艳丽衣服，神采奕奕，酷似斯坦因在喀什周围古寺庙残存壁画中看到的人物。她微笑着，走到斯坦因跟前，从手腕上取下玉镯，“大人，我想看看，你让子弹从它的中间穿过。”

斯坦因接过带着她香气和体温的玉镯，见上面雕刻着形似古希腊爱神手持弓箭的图案，惊奇地问：“这是什么时候的玉器？”

潘镇呵呵一笑，替她回答：“汉朝的，就是说，有两千年历史。”

雪莲让仆人用红线细绳将玉镯系住，挂在树枝上。从她站立的角度穿过玉镯望去，正好是一只鲜艳的苹果。

“请吧，大人！”

斯坦因拿起枪，稍一瞄准，打出一发子弹，苹果成了两半，而玉镯纹丝不动。大家鼓掌。斯坦因希望钟声向和田人民播报，可是，它哑巴了。雪莲让仆人换上一枚古代钱币。斯坦因再次从中孔打过。众人愣片刻，喝彩，叫好。钟声呢？睡着了？

潘镇十分惊讶，“没想到你枪法如此之准！”

“我曾经接受过一年军事训练，那期间，每天都打靶。”

雪莲笑着说：“武乘也能打中钱孔。”

斯坦因问：“他几岁了？”

“九岁。”

武乘欢快得像匹小马，跑进靶场，果然打中。钟声响了。斯坦因鼓掌，然后转身，问雪莲：“能否见识一下夫人的枪法？”

“我只打一发子弹，中了，鼓鼓掌，不中，大人可别见笑啊！”

她拿过一枚古币，让斯坦因看看，交给仆人。仆人走到果树前，扬臂朝半空扔出。雪莲单臂持枪，随着古币在空中的翻转，调整枪口，扣动扳机。仆人捡来古币。孔眼中有子弹的擦痕。斯坦因朝雪莲竖起大拇指，“真神了！”

“我从小就打枪。”雪莲说，脸上露出些许美丽的忧郁，“父亲是骆驼客，长年累月在外面奔波，我没事，只好打枪解闷。”

钟声紊乱。斯坦因机敏地发觉有一丝不快从潘镇脸上滑过，立刻明白，他不愿意别人提起骆驼客。雪莲父亲昆仑掌管着一支大型驼队。他在和田才听说他们的父女关系。

“潘大人，您不试一试？”

潘镇勉强笑笑，说：“公务繁忙，我没闲心弄那玩意。”

“我带着世界上最新颖的照相机，给您全家照张相，如何？”

“很好，谢谢！”

斯坦因让众家眷围着潘镇坐在一起，拍照。雪莲要过照相机，看一阵，说：“大人，我有一件古老玉枕，换你这个照相机，好不好？”

“这——”斯坦因犹豫片刻，尴尬地说：“这次带领考察队出来，有很多拍摄任务。如果没有照相机，工作将无法进行。这样吧，我将恩师那本有红皮封面的著作送给你们。”

潘镇面露喜色：“您真懂得中国文人的心思：爱书如命！”

“我很理解您，大人！”斯坦因不失时机提出派遣民工问题，潘镇爽快地答应。后来，斯坦因沉浸在喜悦里，钟声知趣地绕过耳朵，到其他地方裸奔。晚宴中，他招架不住众人劝酒，喝得大醉，被轿夫抬回营地。钟声烦躁地叫喊：醒！醒！醒！

斯坦因头疼欲裂，各种观念赛跑。他没睡着，是醉了。清醒后，也记不得钟声是第多少次呼唤。第二天，要么是第三天，富于钻研精神的斯坦因就搞清楚铜钟、阿古柏、寒浞、和田及旗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证实，寒浞的确拥有一件相当于地方长官任命书的黄丝绸旗子。清军赶走阿古柏，南疆官衙机构一片空白，凭借旗子，寒浞完全有机会升任水利官、税收官，虽然它是偷来的。清廷不追究旗子来历，却对他偷羊的历史不能忽略。寒浞裸奔，试图甩掉历史包袱，朝廷却明察秋毫。所以，多年来，旗子从未像寒浞期待的那样飘扬在某个城头或绿洲，却在树洞、老鹰窝、棺材板、羊圈、茅厕、房梁、粮仓、玉料仓库等地东躲西藏，直到新疆建省那年，才在和田富人区最高建筑

钟楼上找到安乐窝——就是那年，寒浞入仕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顶替他考试的蒋孝琬忘乎所以地背完了《论语》及所有注解本。那次考试只是象征性过场，蒋孝琬却当成才艺表演。虽然优秀，但是，露馅了。如果不是湖南湘阴人身份，他很可能被腰斩。寒浞虽然恨得牙根炎发作，还是付清昂贵的顶考费。顶考事件彻底葬送蒋孝琬从名誉师爷到师爷、到知县身份置换的前程，却为寒浞赢得好名声，大家都公认他诚实，讲信用。所以，不久以后，寒浞奇迹般地暴富，天经地义。尽管很多同行推测他发财的方式有贩羊、贩人、贩烟、抢劫，另外，还有“发现阿古柏秘密金库”和“与贾船等人联手贩官”两种观点。这不是纯学术问题，所以，没有定论。但寒浞作为和田地区首富的事实不容置疑。寒浞从阿古柏遗物拍卖会中以低廉价格买到曾经名为“福王”、“裸奔”的铜钟，经过巫师占卜，取名“佚书”，捐赠和田。此举深得民心。蒋孝琬申请当撞钟义工，希望让钟声引导失踪的父亲走出沙漠，回到人间（这是一个著名巫师的金点子）。寒浞拒绝了，因为蒋孝琬身材瘦弱。和田首任知州不答应，因为蒋孝琬没有威信。和田寻宝人不答应，因为蒋孝琬代表官府到处张贴《关于绝对禁止冒险进入沙漠寻找古代宝库的告示》，还征收“寻宝税”。很多人都想做引人注目的撞钟明星，并且展开角逐。有人出示祖传汉代玉骆驼（它的原型曾经被张骞骑着到达地中海沿岸国家），打算竞聘撞钟职资格；有人愿意贡献未婚妻初夜权；有人愿意解读善爱、娇娇和采诗喜欢裸奔的文化心理，等等。撞钟权导致混乱，影响社会稳定。还是足智多谋的寒浞想出好办法：所有撞钟志愿者蒙面抓阄，中阄者登上只留一个小窗口与外界联系的钟楼，从撞响第一声开始，到最后一声结束，终身履行义务。竞聘者迅速淘汰，最后，只剩下十四个蒙面选手。

终于，幸运者出现了！游脚僧乐傅打开纸蛋，里面有黑色的佉卢文字母——它的形状昭示着钟声产生、传播、消失的路线。于是，乐傅在人们爱戴目光的注视下进入钟楼，门口被和田玉石砌封，只留下一个窗口，接受供养。在人们的焦虑、担忧和期待中，铜钟震耳欲聋地响了。这是铜钟诞生以来的第一声。不管是神的旨意还是旗子的开

穹，它响了！胖学者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十八万字专题研究论著，阐述丝绸之路与佉卢文字的对应关系；巫师说，当年由于为斯坦因弹唱而被阿古柏害死的盲艺人灵魂附钟，控制声音，等“福王”、“裸奔”结束后才释放；驼主昆仑说，钟声很像古典英雄夸父脚步，一旦跑起来，就没有开始和结束；知州说钟声像和田城的眼睛，能洞察一切，并且及时提醒小偷遏止欲望，让贪夫终止非分之想；等等。牢兰的学术观点颇有新意。他说，“佚书”与敦煌鸣沙山里的地钟是夫妻，通过声音相聚。牢兰说撞地钟的人是行为艺术家杨大桶。牢兰说很多人以为杨大桶在练克敌制胜的武功，想拜师，想偷窥，想摹仿，都半途而废。许多和田人问：杨大桶是阿猫还是阿狗？杨大桶是金桶、银桶、铁桶还是饭桶？呵呵，他怎么能同“佚书”相提并论？

“佚书”对这些言论不置可否，它尽量体现服务意识，功能、节奏根据人们需要变化，一天响十次，十天响一次，都正常。大家把铜钟当成神灵、州长助理、仆人、儿子、老子、郎中、产婆、烽火、邮差等等。铜钟不居功自傲，它感恩：如果阿古柏统治再持续三年，铜钟将在烈火中重新熔化成汁液，然后被铸造成子弹和弹壳，完全违背佛像、香炉、钱币和金骆驼的属性。所以，感谢斯坦因当年的悬崖勒马，感谢高贵的、神圣的、可爱的、无与伦比的，如果机遇好就等同于一块土地、半段河流、无数民众与牲口的旗子。它使各种偶像脱离曾经拥有的文化符号还原成物质的铜，并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没有旗子，铜永远是生锈的铜，而不是号令一切的钟；没有旗子，铜钟还在勾起人们对“裸奔”、“福王”时代的痛苦回忆。“佚书”心甘情愿让旗子以躺、搂、系、拴、缠、套或骑的姿态在脖子上安家落户。

钟声裸奔于角落与角落之间，所有生活、交易、偷盗、凶杀、隐私都留下它的脚印。换句话说，铜钟眼里，所有存在都是赤裸裸、赤裸裸。钟声有颜色，是秋天胡杨树那样浓烈、壮观的金黄。钟声有形状，像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沙丘。钟声有重量，相当于古往今来进来野骆驼、家骆驼所有脚印的总和。钟声有味道，与和田玉、冰雪融

水相同。钟声雅俗共赏，不分贵贱。钟声无所不知，无所不说。它允许和田及来往和田的各类人群按照其文化背景与方言自由解读——

婴儿：吃——！吃——！吃——！

小偷：跑——！跑——！跑——！

商贩：赚——！赚——！赚——！

元浩：枪——！枪——！枪——！

贾船：骗——！骗——！骗——！

知州：防——！防——！防——！

妓女：上——！上——！上——！

.....

斯坦因精通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梵语、突厥语，对钟声却无能为力。钟声无意掩盖“神秘文书”的真相，也不为贾船、杜笛、卡特、下级官吏、寻宝人、情报贩子及活着或死了的元浩等嫌疑对象设置障碍。钟声一直在坦诚倾诉，斯坦因却听不懂。钟声用于阆语说，双性恋阿古柏害得元浩很惨，后遗症使那个貌似荣耀的将军多年以后都不能席地而坐，他更喜欢站立、行走和奔跑。钟声用佉卢语说，元浩之所以冒死冒领来自印度的“特殊货物”并进而策划谋杀，是因为痛恨斯坦因的裸奔——那个无聊家伙通过行为艺术讽刺他是阿古柏的男宠。钟声用龟兹语说，元浩从裸奔开始，把仇恨传染到斯坦因、戈特、夸父、狼、羊、骆驼、石头、声音、光及其他与艺术有关的物质、非物质。他将这些仇恨的对象统一命名为“斯坦因”。钟声用回鹘语说，目前，元浩与原脚印绿洲居民埋伏在沙漠中的某个秘密地方，伺机刺杀“斯坦因”。总之，钟声通过多种语言——只要在人类发音器官诞生过，不管活着还是死亡——以雪山的肃穆和庄严，神圣地倾诉。

很遗憾，斯坦因无法破译。解钟还须铸钟人，他求助寒浞。

寒浞喝着酒，探讨问题，“寻宝人经常带着古物回来，其中有不少文书。”

“我是说贾船发现的最大一批。”

“贾船？没听说过。古代文书只能由寻宝人找到，其他人连沙漠边缘都不敢去，怎么会找到古物？”寒浞的话里似乎搀杂着裸奔的喘息。

“哦，那么，寻宝人中，谁的古书最多？”

“让我想想，对了，好像有人说瓦尔特在约特干发现过一个古代书库。”

“什么时候？”

寒浞奇怪地望着他，“大概几年前吧。”

“瓦尔特在哪里？能不能见到他？”

“这些人跟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听说他寻宝去了，要找到，恐怕得一个月时间。”

“那么久？你可以带我去他家吗？”

“你怎么能到他的狗窝去？那里很脏，很乱，这些人经常到沙漠里盗墓挖庙，跟魔鬼打交道，病毒乱飞，没有谁愿意到寻宝人家里去。何况，瓦尔特外出，只有老婆孩子在家。”

“那么，他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斯坦因紧紧逼问。

“输光钱，躲赌债去了。债主每天都去他家，扬言要把孩子卖掉。老婆哭天喊地，跪下求饶，唉，可怜得很。”寒浞像救世主那样叹息，忧郁，“现在，世风变了，赌博客跑到沙漠里寻宝，种田人被商人雇去挖玉，而很有名望的雕玉人大夏、八荒却当骆驼客！变了，一切都变了。我不清楚，是什么搅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

看来，问题的症结在瓦尔特。贾船是不是他的同伙？他之所以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目的是让瓦尔特有足够时间躲藏，因为马继业从他手里得到那些文书！斯坦因想立刻叫来贾船审问，但是，这个烟鬼现在肯定在贫民区什么破旧房屋昏暗的灯光下，呼吸混浊空气，与那些赌徒为些小钱争得面红耳赤……赌吧，抽吧，让他这次彻底垮掉！反正已经通过寒浞向和田做借贷生意的人打过招呼，他的所作所为与考察队无关。

马继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卑鄙的恶棍当中文秘书？难道，中国读书人除了做官，剩下的，连个像样的师爷都挑选不出？

不明身份的人陆续找到营地，带来有装饰标志的陶器碎片、古代建筑的木雕部件、做工考究的小金猴、念珠、钱币、小印章以及真伪难辨的玉制品。斯坦因欲擒故纵，以低廉价格收购。但他们对钱币、装饰品、小雕像等闭口不谈，看来都已经熔化成金坨了。兜售古物的人越来越多，花园热闹得像市场。胖学者邻居紧张监视来人的同时，也疑惑地打量斯坦因——他不明白这个会大段背诵《列王记》、知识渊博的“洋大人”为什么热衷于同下层人打交道。莫非，钟声真能抹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斯坦因初步断定和田发现过大批用未知文字书写的古书，但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个神秘的出土地。为了长久利益，他们严密封锁消息，却制造一些假象迷惑其他寻宝人。

傍晚，瓦尔特意外出现在营地。他带来由残存的十页桦树皮组成的“古书”，要价很低。斯坦因一眼就认出这种“古书”的文字与他在克什米尔见过的神秘古代文书极其相似。

“我还在喀什时就听说你发现了一座古代书库。”他不露声色，望着这位精明的中年人，“可是，这种文书是假的！”

“老爷，你真会说笑话！这是我亲自从沙漠里捡到的，怎么可能有假？”瓦尔特爽朗地笑几声，“我虽然专程从很远的沙漠里赶来，但并非一定要卖给你。”

“那么，你为什么要拿来？”

“你是洋人啊，想让你看看，是不是你们国家的文字，上面写着什么，如果内容不好，就烧了，再不能放到家里，要死羊、死骆驼呢。”

“你不像寻宝人，”斯坦因话头一转，“我觉得，你更像商人。”

瓦尔特转过头，眼泪汪汪，“老爷，丢人的很，我说实话吧，这是杜笛给我的。他借了我钱，还不起，送了这本古书，说很值钱，超过我借给他钱数目的十倍。谁知道，我被那个毛驴子骗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可以弥补你的损失，”斯坦因诚恳地说，“只是，你得告诉我，在和田的寻宝人中，谁手里还有这种文书。”

瓦尔特眯着眼睛想一阵，摇摇头。

“杜笛同哪位寻宝人来往最密切？”

“以前他跟着拉孜在一起，后来，拉孜杀了洋人，跑到北边去了，他就自己干。你要是早来半月，准能在赌场中找到。”

斯坦因一愣，说：“你在撒谎——我在喀什见过杜笛！”

“……大概是我记错时间了。”

“你刚才说，拉孜杀了洋人？”

“哦，天啊，我失口了！”

“没关系，我不是来进行刑事调查，不过，你要说实情，否则，我会向潘大人举报，让你把监牢坐穿。被杀的洋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老爷，没准哪天拉孜会像恶魔那样回来……”瓦尔特犹豫一阵，沮丧地说，“算我倒霉，祸从口出，我告诉你吧：被拉孜刺杀的洋人名字叫戈特。”

这不正是艾伦的父亲吗？

“慢慢说，别紧张。”

“以前，拉孜垄断着沙漠寻宝行业，他还猎杀野骆驼，抢劫驼队，贩卖人口，总之，没有什么恶事他不敢做。”瓦尔特显得很胆怯，“当年，戈特是阿古柏的尊贵客人，他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闲着没事，到处搜寻古物，结果，冒犯了拉孜那只野猫。特别是他从约特干森林的大树洞里搜到许多古代佛像后，拉孜就尾随他到‘脚印’村，杀了他。阿古柏却咬定凶手是‘脚印’村民，一夜之间全杀了他们。”

斯坦因沉默良久，盯着他，“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

“戈特雇用我父亲拉骆驼，他后来讲的。”

“你父亲在哪里？”

“已经去世了，”瓦尔特犹豫半回，说，“不过，父亲带回来了他收集到的十一页桦皮书。”

斯坦因快速问：“从哪里收集到的？”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我想带领考察队到那里去看看。”

瓦尔特盯住斯坦因的眼睛，笑了，“你？进沙漠？”

“对！”斯坦因微微仰起下巴。

瓦尔特提问：“你知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突厥语名字的意义吗？”

“知道，‘进去出不来’。”斯坦因是个合格学生。

“回答准确，‘进去出不来’！”瓦尔特肆无忌惮地尖笑起来，“考察队不但要‘进去’，还要‘出来’对吗？就这样，像那会儿的裸奔，进去，出来，再进，再出，出出进进，进进出出，不管最后大汗淋漓还是渴死道中，都要出来，对吗？哈哈！”

“那么，你把十一页桦皮书拿来我看看。”斯坦因平静地说，

“我没有权利处置戈特的东西。”

“我看看可以吗？”斯坦因给他一些钱，“如果真是戈特的遗物，我可以购买，回国后，将转交给他的女儿。”

瓦尔特沉思默想一阵，最后，下了决心：“你要答应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发誓！”

“老爷，你知道，出卖死人的遗物要遭报应，”瓦尔特近乎哀求，“再说，我家里有一窝孩子等着吃饭，所以……”

“你要多少钱？”

“少一个马蹄银，就不谈这桩昧良心的交易。”

近年来，因为欧洲人大量收购，古代文书价格上涨不断。看来，瓦尔特是个狡猾而老练的寻宝人，他对行情非常了解。

“十一页桦皮书肯定是出土文物吗？”

“要是真有假，你可以退还给我。”瓦尔特拍拍胸部，“另外，我把这些年搜集到的所有古物都倒腾出来，任你挑选，好不好？”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哈哈！既然不相信我，还谈什么？我的房子、土地、老婆、娃娃都在和田，他们会飞了？”瓦尔特放声大笑，“我们在寒涩的钟楼下谈生意，难道，谎言能胜过钟声？”

“好吧，你尽快把桦皮书拿来。”

7、十一页桦皮书

第一页：杜笛说

昆仑山生活着很多野骆驼，它们吃雪山上的奇花异草，拉下的粪便是珍珠玛瑙、黄金美玉。拉黄金的骆驼叫金骆驼，拉美玉的骆驼叫玉骆驼。这两种骆驼最珍贵，谁得到其中一匹，便能建立王国。神说，谁掌管散发智慧光芒的文字，谁就能得到野骆驼。那时，能创造文字的人共有三位：最大者叫梵，创造的文字向右书写；第二位叫驼唇仙人，创造的文字向左书写；年少的叫仓颉，创造的文字向下书写。梵住在印度，驼唇仙人住在昆仑山，仓颉住在中华。昆仑山北部是碧涛翻滚的美丽草原，人们崇尚知识，请来梵和驼唇仙人，创造了驼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六十四种文字。第一个学会文字的人得到金骆驼、玉骆驼奖赏。他们建立王国，幸福生活。尼雅河边，有片水草丰美、安静祥和的佛地，国王和王妃及三个漂亮女儿住在这里。他们掌管一匹玉骆驼和由五百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国王最溺爱小女儿，想把她嫁给最勇敢的战士。小女儿却想嫁给另一王国的首领。于是，暗算、残杀、战争接连发生。驼唇大仙大发雷霆，用沙尘暴把国王、三个女儿、玉骆驼全部埋掉，并且淹没尼雅河及其养育的王国、村庄，此后，佛地变成沙漠。其他王国也先后发生灾难，大草原变成大沙漠，六十四个王国减少到三十六个。三十六个国王让昆仑神驼拉下无数奇珍异宝，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神驼拉的财宝越来越多，国王担心珍宝被人偷走，把神驼用结实的铁链拴到千年老树上，派亲信昼夜把守。财宝堆积如山。国王不断扩大财宝地，把百姓驱逐城外，赶离田园。接着，把士兵和家人也赶走，他亲自拿着弓箭日夜守护。驼唇大仙大发雷霆，再次掀起风暴，把国王、神驼、财宝全部埋葬。后来，人们经

常在沙漠中捡到被风吹出来的珍珠玛瑙和金银玉器；后来，人们就千方百计地寻找被风暴淹没的城市，都想占有那些财宝。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沙漠中发疯，或得怪病。后来，英国人戈特从瓦尔特手里买到一卷天书，据说，那些文字中隐藏着神驼和财宝的秘密。在他提议下，莎车知县潘镇主持召开新疆南部地区师爷联席会议，解读天书秘密。蒋孝琬揭开天书神秘面纱前夕，戈特尸体从“脚印”村被发现。天书失踪。

第二页：蒋孝琬说

很久以前，有个叫仓颉的青年，双瞳四目，长相奇特，被黄帝破例提拔成分管牲口与食物的师爷。牲口和食物数量每年都在变化，仓颉记不住，万分郁闷，打算辞职。黄帝说你写个辞呈，说明原因，刻在石头上告白天下，我不想背黑锅。仓颉犯难，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着，嘴里不停地念叨：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妻子两耳被唠叨磨出疙瘩，痛痒难忍。神灵托梦给他说左耳敷上梵创造的文字，右耳敷上驼唇仙人创造的文字，疙瘩就萎缩。妻子拿着五彩缤纷的丝绸前往西部。到昆仑山下，看见草原上的人们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被迷住，忘了赶路。疙瘩奇痒难忍，扰得妻子心烦，用针挑开，拽出两条虫子，放进葫芦。天亮，葫芦长得比帐篷还大。她打破葫芦，出来金骆驼和玉骆驼。妻子说你们把丝绸驮回去，还给仓颉——他把所有精力献给了造字事业，对女人漠不关心，这种男人创造的字没有温度，所以，我要改嫁草原。仓颉得知消息，羞愧恼怒，灵感爆发，创造无数诽谤女人的文字，而且，永远不让文字进入女人身体，只让男人使用。黄帝把金骆驼、玉骆驼充公，奖赏仓颉美女。合婚的那天晚上，神担心人们只顾学习文字，忽略耕种，降一夜谷子雨，警示。魔鬼想到人们以后要变成与文字一样僵硬的木偶，伤心难过，跑到野外哭泣。男人也模仿。魔鬼感觉到很奇怪：你们现在是明星啊，有锄头、牛车、官服、鞭子、良田和美宅，还有什么不满足？男人说太郁闷了，我们变成跟牲畜一样的奴隶，整天、整月、整年咀嚼文字，稍有懈怠，头发就悬挂在房梁上，锥子在大腿上裸奔。当年，您附入王身“传说”的快

感不再重现，神圣的篝火晚会中，您“传说”的声音进入所有倾听者耳朵、心灵和激情的快乐时光一去不复返。魔鬼说用斧头砍破文字，砍破牢笼，逃离束缚。男人说此等要事得慎重考虑。以后，男人躲到牲口圈和粮仓里哭泣，眼泪形成洪水，冲毁田园和房屋，女人被迫钻进葫芦漂流。以后，男人暗暗哭泣，眼泪流进心里。以后，英雄蒋孝琬出世，砍破文字枷锁，沿玄奘足迹漂流到新疆，把文字变成骆驼，编入沙洲商驼。一次偶发事件终止他：潘镇命令由蒋孝琬、周易、饕餮等著名师爷组成主席团，召开新疆南部地区师爷联席会议，集中力量破译戈特天书。作为秘书长，蒋孝琬知道，学术性并非大会主旋律，重要的是给戈特一个结论，让他带着这个结论尽早离开新疆，那么，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德罗夫斯基就不会纠缠潘镇等大小地方官，潘镇等大小地方官也不用再担心丢掉官帽。所有师爷紧紧团结在秘书长周围。新疆南部地区民间学者列席会议。大家各抒己见，使天书笼罩越来越多的迷雾。蒋孝琬决定依靠自己的智慧。凡是文字都能驯服成任意驱使的骆驼。最后期限到了，秘书长必须宣布谜底。他打算创造谜底。作出这个决定时外面刮起大风，还夹杂着魔鬼哭泣声。他到院中看风沙中有无谷子。拉孜同戈特打斗，拉孜挥舞着尖利的钢刀，戈特把天书当盾牌。盾牌被砍成两半。钢刀逼近戈特鼻梁，钢刀问：我只是让瓦尔特带你去找戈特，为什么要背信弃义？天书委屈地说：瓦尔特讨厌进沙漠冒险，他让戈特在衙门找一份工作，把我作为交换条件。钢刀说：瓦尔特那个野毛驴说了不算，现在你跟我回去。天书说：我已经在新疆南部地区家喻户晓，有可能还在欧洲赢得大名，戈特肯定不会同意。钢刀火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拿回去。除非戈特给我一笔赎金。他得名，我得利，这样公平。天书烦恼说：是你们搅乱我在沙漠里的美梦，强烈抗议，请送我回家。忽然，拉孜瞥见人影，他当机立断，迅速让钢刀在空中划出一道闪电，戈特头颅分裂。秘书长急忙缩回头，爬进屋子。第二天，他准时到会场，告知大家，谜底成功破解，戈特一到，就宣布。等到中午，等到下午，等到晚上。潘镇却让他宣读戈特被歹徒刺杀的消息。所有师爷都统一口径，写成文

书，送达喀什俄国领事馆，亲手交给彼德罗夫斯基，同时，悬赏缉拿凶手。

第三页：拉孜说

和田河上有座桥，用驼唇大仙在约特干亲手栽植、生长了五千年的大树做成，它是和田绿洲的门户与象征。通过这座桥的商客、行人、骆驼和马匹都要交税。守护桥的税吏是肥差，可是，因为河流改道，商队越来越少，难以完成指标。税吏仍然营私舞弊，侵吞四年税收，并把六匹骆驼据为己有。后来，出了一位杰出青年蒋孝琬，他看国力日渐衰微，要求以志愿者身份维护大桥，确保道路畅通无阻。商旅行客得知蒋孝琬上任，纷纷选择这条道路，于是，大桥恢复往昔繁荣，税收超额完成。按惯例，每年都要用一匹雪山神驼祭桥。蒋孝琬不忍心猎杀神驼，请八荒家族玉工雕刻一件神驼模型，用于祭祀。第十年，举行祭桥仪式前夜，蒋孝琬梦见玉驼说，她是天神情人，如果取消祭桥活动，就嫁给他做妻。蒋孝琬说自己有妻子和奴仆，何况，国王和其他重要行政长官明天要出席，仪式不能取消。早晨，蒋孝琬见玉驼变成楚楚动人的美丽女子，就同她做了夫妻。他们逃亡到尼雅国。生活三十年，听说国王日理万机，直接领导每个村落，接受每个臣民申诉，还把工作室搬到和田河大桥，亲自管理税收。他们非常感动，回到家乡。那时，约特干田园荒废，只剩下国王。国王签署命令，让漂泊半生的蒋孝琬和妻子在故乡安度晚年。接着，国王说城市虽废，桥将永在。你们作为志愿者世代在这里守望吧。说完，国王变成金驼，慢悠悠走向昆仑山。后来，成群的野骆驼年复一年地经过大桥进入沙漠。这个历史事件之后多年，有支驼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桥上。昆仑、善爱和八荒抚摸着残破不堪的桥身热泪盈眶。昆仑从树洞里摸出一卷文书，说这是我在梦中签署的命令，允许你们作为合法夫妻开始新的生活。善爱说我服从。八荒说那是一千多年前的文书，文字早就死了，命令已经失效。善爱说文字怎么会死亡。八荒说文字把人的精气神消耗完后就死了。善爱说你凭什么说文字死了？八荒说文字没人用当然就死了。善爱说野骆驼没人用不是照常在沙漠里活着吗。昆

仑沉默很长时间，终于开口说话：你们不要那么大声地争论，不然，大桥会坍塌。善爱说河床干涸着，桥塌就塌了。昆仑说这不是大桥问题，也不是文字、爱情和责任问题，是时空问题。善爱说没那么复杂，我在沙漠里寻找野骆驼踪迹，到泉眼旁边，软弱无力，敲不开冰面，我昏，我倒。醒来，发觉自己裸露得像沙漠，八荒正仔细欣赏。他说刚刚按摩完我的角角落落，等着汇报。我说你怎么单独享受啊，真自私。他说非为偷乐，只为救命。岂有此理。空口无凭，也没有人看见。当时有文字记录多好。现在好了。驼主从树洞里摸到一卷文书，实际是婚书。八荒不能逃婚。现在，我要找到能解读婚书的人。据说潘镇下令组织首届新疆南部地区师爷联席会议，专门破译古代文书。彼德罗夫斯基非常赞赏这种创意，授予潘镇“优秀策划大师”称号，他要求每年在喀什举行一次年会，不交会务费，食宿全免，还赠送精美时尚礼物。对突出贡献者奖励瑞士表，背后镌刻获奖者名字、官位及财产。八荒、善爱通过蒋孝琬引荐，拜见潘大人。潘镇听说与古代文书有关，很烦恼，发牢骚：现代人很浮躁：拉骆驼的去找宝，做老爷的进沙漠，当娘子的开磨房，都是不务正业！为什么人们现在对古代文书产生浓厚兴趣？而且还引发血案？戈特文书案还没告破，又拿来什么文书烦我，若不看蒋师爷面子，一定打你们四十大板。善爱说：采诗背着我们把《大唐西域记》偷偷送给你，你不是奖赏她一处水磨坊吗？潘镇说非也，水磨坊主人拉孜要到库车拓展业务，以低廉价格转让给采诗了。

第四页：采诗说

有个王妃，耳朵里长了个疙瘩，她从中挑出一条虫，放进葫芦。后来，葫芦破了，跑出一只五色狗，取名盘古。北方戎人抢亲，逼近国都。国王说：谁把戎人首领头取来，就把公主嫁给他。盘古听了后，离开王宫，裸奔，打退敌兵，叼回戎人头。国王说我怎能把女儿嫁给畜类。公主说作为一国之君不能失信于民，你既然承诺，就得兑现。她跟随盘古，离开王宫，到大山深处的石洞里生活。后来，公主耳朵里也长出疙瘩，她从中挑出一条虫，放进葫芦。后来，葫芦破了，跑

出一只九尾豹，取名蒋孝琬。那天，国王派来的士兵包围大山，盘古说谁能退敌兵，我就把公主嫁给他。蒋孝琬出洞，退敌兵，叼回士兵头。盘古却说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畜类。公主说作为一国之君不能失信于民，既然你承诺，就得兑现。她与蒋孝琬离开王宫，越过青藏高原，到昆仑山，每天吃玉树琼枝结的文字。他们修成神仙。公主思念家乡，每天都讲述盘古故事。蒋孝琬忍无可忍，说故事违背纲常，难见文字，进入耳朵，伤及五脏六腑。他威胁道，你再讲，我宁可消失。公主讲给水磨坊主拉孜。拉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对故事烂熟于心，还是假装倾听。公主很感动，常常到水磨坊，在讲述的同时欣赏拉孜专注倾听的神情。后来，拉孜为了报恩，把水磨坊赠送给公主。公主邀请善爱、娇娇共同经营，遭到拒绝。

第五页：娇娇说

有位苦行僧在克什米尔地区吃斋修炼，祈愿见到雪山女神。神谕指引下，他经历种种考验，翻越昆仑山，来到新疆沙漠。神谕说：女神的寺庙在沙漠绿洲上，绿洲旁边有一汪浩渺湖泊，朝圣者洗浴后就脱离苦海。苦行僧毫不犹豫，沿和田河到沙漠深处寻找。每到一处荒废寺庙和干涸湖泊，他都用梵文书写《法句经》，然后大声诵读，让所有生灵沐浴甘露般法雨。女神被感动，通过彩虹，接引他到绿洲。那里有所玉殿。女神说你将成为金身，再也离不开绿洲，而且，每天要念十三遍《法句经》，以抵御沙漠覆盖，能做到吗？苦行僧毫不迟疑，到湖中洗浴。他并未变成金身。第二天，念诵《法句经》，他看一行行闪着金光的梵文字母离开桦树皮，飞出玉殿，飞向空中，变成花朵五彩缤纷，洒向绿洲、湖泊以及沙漠。多年后，其他绿洲、古城、河流都被沙漠掩盖，唯独苦行僧与女神护佑的绿洲、湖泊依然存在。苦行僧从葫芦状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沿河道向中心寻找玉殿。直到不久前，戈特等不明身份的西洋人还来寻找。他们都没找到。拉孜宣称他从民间搜到祖传秘方：长期吃野驼肉，会生出灵敏异常的鼻子，会准确无误走向玉殿和其他被埋没的古代城市。拉孜开始猎杀野骆驼。他很幸运，碰到一群沿沙漠驼道前往阿尔金山躲避酷暑的野骆驼。他

埋设木刺，捉拿到一匹金驼，正要刺杀，戈特从天而降，开枪打飞尖刀。带着严重脚伤的金驼离开古道，进入陌生地带，最终倒在楼兰古城三间房附近的沙丘下。玉驼带着幼驼寻找丈夫，走到水磨房。那天，八荒和善爱从牧场来看望采诗。八荒对采诗处境幸灾乐祸，但他表示，只要采诗愿意，可以娶她为妻。采诗发誓说就是嫁给野骆驼也不嫁他。这时，善爱听见野骆驼在远处的沙丘上吼叫，那是她非常熟悉的玉驼声音。雇工瓦尔特说这不是发情变奏，是复仇信号。有个乞丐神秘出现，像从古墓爬出的魔鬼，两眼放射阴森森死光，他阴森森地说本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阴无忌，你们不认识了？采诗怒气冲冲，质问：你还算男人吗？收贾船的钱，为什么不给他师爷位置？阴无忌说：别怪我，要怪就怪那些忘恩负义的高官大员。他们通过我谋取官位，发达了，想从档案中消除那段历史，就到处追杀我。采诗说：别以为逃到这里就没事了，很多人等着扒你皮，抽你筋。阴无忌哈哈大笑：我把当年交易的所有契约按目前官阶大小分类，翻译成突厥文、英文、俄文，装订成文书，保存在沙漠古城里。甘肃敦煌南边的祁连山也藏有手抄本，由帮助我逃离追捕的亲密战友王圆箎道士看护，谁敢动我一根毫毛，那些文书就会公布于世。哈哈，现在，我成了大家的保护对象！新疆、甘肃两地州、县师爷都由我安排。采诗鄙夷地说你这叫花子样还敢吹牛。阴无忌说别笑话我，你要为前途考虑。寒浞绝对不会娶你。我有钱有权有位有情有意，你跟了我，才能得到幸福。采诗望着阴无忌，剧烈恶心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她昏死过去。

第六页：昆仑说

神仙在人间栽培很多胡杨树，并且颁布多种文字的《森林法》：“活树严禁砍伐，违者罚马一匹。哪怕只砍了树枝杈，也要罚母牛一头。”同时命令，如果人间不能正确执法，就将破坏树木的人押送天廷，由神仙亲自审理、判决。有支商队，购买九十九驮昆仑玉，长途跋涉，进玉门关，抵达敦煌，在一棵巨大的、已经枯死的胡杨树下烤火取暖。半夜，跟随商队旅行的僧人拿出《法句经》诵读，还逐字逐句讲解。经文像甘泉流淌，滋润商人、骆驼、昆仑玉及周围一切生命

与非生命。昆仑玉被点化，变作各种玲珑别致的法器，飞到空中，组合成雄伟壮观的琼楼玉殿。大家被经文的智慧迷住，没有看见这些瑞象，也没发觉火苗上蹿，点燃树枝。枯树上栖息着五百只蜜蜂，由于迷恋《法句经》，它们全被烈火炙烤而死；也由于《法句经》的恩泽与功德，五百只蜜蜂摆脱畜道，进入人道，转世成五百高僧。他们从各个佛教流行地区汇聚敦煌，要把携带的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写经敬奉琼楼玉殿。可是，找不到楼梯，他们就在三危山巅打坐，念诵经文。诸种文字如同鲜艳夺目的花瓣，飞离写经，飘向琼楼玉殿。

商人被诉讼违犯《森林法》，要罚款，或者押往天廷受审。商人反复申诉，那棵胡杨树已经枯死。执法人员不予理睬。忽然，天空出现一座琼楼玉殿，周围祥云飘浮，彩虹飞舞。众人争先恐后攀登仙境，引发战争。后来，乌孙人、月氏人、匈奴人陆续卷入残酷厮杀。五百高僧不忍看生灵涂炭，共同念经，让琼楼玉殿还原成精巧玉器，飞向需要它的人们。文字也闪着金光，像花瓣飘落，并且发出美妙音乐。花瓣与音乐堆积成山，光辉灿烂。各族人驱马挥刀，抢劫珍奇圣物。文字金光消失，变成五色沙，汇聚隆起，人称鸣沙山。月氏王常常听到从沙山里传出悦耳诵经声。当时，匈奴王子冒顿当人质，得知这个秘密，偷到月氏王玉枕，骑着一匹发情野骆驼逃回，杀死父亲，率领精兵强将，打败月氏部族，用各种残酷刑罚拷打月氏王，逼他说出挖掘财宝的方法。月氏王被折磨致死。那天，每个敦煌人都看见一匹银白色大象缓缓向西天走去、一只金色狮子缓缓向南山走去、一只翡翠色孔雀缓缓向天空盘飞而去。冒顿说月氏王灵魂从天灵盖飞走，那么，我就把他的天灵盖当做酒器。他说到做到。月氏王天灵盖给冒顿充当酒器几十年，直到他南征北战统一匈奴各部落，直到他把汉高祖刘邦打得屁滚尿流，直到他送给刘邦妻子吕后一件玉枕、一封涉嫌性骚扰的情书。吕后将玉枕退回，同时捎来一封香气四溢的书信。冒顿反复品味满卷骚气，得意洋洋。野骆驼被感染，提前发情，踢碎他天灵盖。部落人用月氏王天灵盖作为替代品。庄严仪式进行时，众目睽睽之下，

酒器变成精致玉璧，正面是狮子背上落着展翅开屏的孔雀，背面是载负着三危山和月亮的大象。大家不知所措，冒顿儿子稽粥抢过玉璧，挂在胸前，说：狮象乃兽中之王，孔雀为鸟中之王，得此祥物者为单于！不从者，杀！三心二意者，杀！战斗萎缩者，杀！于是，玉璧成为历代匈奴王的神圣标志。后来，汉朝皇帝击破匈奴部族，单于王在敦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做出重要决定：匈奴从此分成两支，主力在神圣玉璧的指引下，沿着当年大月氏人败退的路线一直向西寻求发展；另一支由王后率领，携带玉枕，向东隐藏到鲜卑族中去，寻求生存。于是，单于带领十万骑兵向西而去，到达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后来推翻东罗马帝国，以匈牙利大平原为大本营，进攻西罗马帝国。出征前，首领阿提拉召集部众，高举玉璧，大声宣布：多年来，匈奴人一直以马背为家，以弓箭为手臂，以杀人为目标。我们即将同高卢人与罗马人组成的联军进行最后一战，胜，则解甲归田；败，就马放南山。总之，以前的战争生活状态要改变。现在，我亲自挥矛击碎这块曾经神圣的玉佩，以免各部族为争夺它而互相残杀。他举起长矛，拼力一击。长矛与玉璧撞击出狮吼象鸣，震耳欲聋。接着，一只翠绿色孔雀翩翩盘旋上升，越来越大，遮盖住太阳，大地淹没在黑暗中。孔雀在空中停留片刻，飞向东方。太阳光线再次降临，玉璧神秘消失。后来，阿提拉队伍惨败，他想自己撞碎头盖骨。罗马教皇李奥一世知道他遭遇精神危机，约谈：再强大的武力都会衰竭，再薄弱的花朵都会开放。希望从此以后通过文化拯救自我。阿提拉说：我早就厌倦了战争。之所以持续这么多年，是因为喜欢那块玉璧。要拥有它，就必须不停地厮杀。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鸣镝、没有欢呼、没有安慰、没有空气、没有色彩，什么都没有。我被世界和阳光抛弃。李奥一世说：难道你还牵挂着玉璧吗？阿提拉说：不，我现在最想得到中国敦煌生长的一种芦苇，做成芦笛，把它当成父亲，兄弟，朋友，或者情人，只有那样，才能摆脱困境。李奥一世说：你正在摆脱烦恼。也许，不久你会发现玉璧还在你胸前，与血腥、

王权没有任何关系。它仅仅是纯粹，是坚定，是品格。会谈后，阿提拉隐姓埋名，回到匈牙利大平原，与众多匈奴人一起融入欧洲大地。

第七页：大夏说

天界住着两位美丽女神，姐姐叫女娲，妹妹叫西王母。她们职责是管理神圣文字。有一年，各路神仙会集敦煌月牙泉喝酒、唱歌。女娲和西王母喝醉，文字被仓颉偷到人间。天帝震怒，发配下凡，命她们管理人间纷乱繁杂的事务。两位女神约定，谁先找到最大的玉山，雕琢出高达一万一千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开着四百四十个门的九重城，谁就为王。她们要求，城西边有珠玉树、璇树、不死树；东边有沙棠琅王树；南边有赤色玉树；北面有碧树和瑶树。另外，还要有不死水从城外流过，不死风从城上吹过。女娲向东，找到黄土高原；西王母向西，找到帕米尔高原。女娲与大英雄伏羲一见钟情，跟随他建功、立业、造人、补天。西王母找到一座高耸入云的昆仑玉山，精心雕刻成九重城。女娲造的人渴望长生不老，风尘仆仆，来玉城喝不死水，吸不死风，还渴望吃到沸腾的玉膏成仙。后来，周穆王乘坐八匹马拉的车子驰往昆仑，西王母离开玉城，在敦煌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草原设宴款待。周穆王毕恭毕敬，手执白圭和玄璧，献上彩色丝带；西王母赠他一只精美羊脂玉枕、一只碧绿玉笛和无数夜光杯。双方对歌对答，情意绵绵，诱发天界神雨，三月不止。周穆王拿起玉笛，吹奏凄凉伤感的乐曲，将雨止住。西王母乘着云雾回到昆仑山。周穆王惆怅彷徨，下令将美事刻写在玉枕上，纪念相会。生活在昆仑山中的九位玉工应聘接活。此举招来非议——人们把玉工看成是通灵的神人，他们知道怎样从冰雪覆盖的大山里寻找玉料，也懂得如何把美玉加工成各种式样的器件——可是，九玉工为人间帝王歌功颂德，为其他人不齿。所以，完成任务后，九玉工被拒之关外。九玉工被迫改行游牧，自称月氏，占有玉枕，将羊脂玉璧作为王权象征，推举雕刻技艺优秀者为王。月氏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迅速发展。后来，在与匈奴人争夺战中失利，玉枕被匈奴王冒顿抢去。月氏王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分部落人为两部，同时，切割白璧，部分人带有狮背上展翅开屏孔雀图

案的半壁进入祁连山；另一部分带有大象及其背部山和月图案的半壁向西游牧。大象部落西迁到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征服大夏王国。为取悦大夏人，大象部落受神指引，创造驼唇文，并且，在神圣玉璧边缘刻驼唇文字。部落迅速扩张，先后征服喀布尔河流域、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以至恒河中游地区，建立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贵霜王朝。后来，王朝衰落，大象部落人向东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在于阗同沿着祁连山向西而来的孔雀部落相逢，两半玉璧重新合二为一，传承在大夏、八荒家族。不久前，因为新疆动乱，玉璧再次分开，哥哥大夏携带孔雀图案向西到克什米尔地区，弟弟八荒带着大象图案向东去敦煌。

第八页：戈特说

虽然，我被拉孜刺杀，与沙漠古城一样失去性命；但与目前或以后的人们一起凝望历史上数次移民大潮时，我，仍然有话语权！不知从克什米尔向新疆沙漠绿洲的移民潮始于何时，唯一可以肯定，每次移民都会在新疆地区留下痕迹。例如文字。例如我从瓦尔特手里购买的这部古桦树皮书。新疆地区没有红桦树，它来自印度。用桦树皮作为书写材料的时代很久远，陌生文字也很古老，它为难生者，对死者则公开所有信息。现在，我有资格分享。原版文书产生时代比手抄本早几百年。当时，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每天请一位僧人到王宫讲解佛经，每人讲的都不同。于是，他召集天下高僧大德展开讨论，并将辩论结果修订成书。为确保经书纯洁，他舍弃佉卢文而使用印度婆罗米文。人们纷纷传抄。一批手抄本随着移民大潮到新疆。如果拉孜不以暴力形式中断新疆南部地区师爷联席会议，也许，文书秘密在我活着时就会揭晓。可是，关键时刻，我被钢刀砍断头颅，使命就此终结，再无人知道我之来龙去脉。而神秘文书被拉孜携往库车。他原以为文书价值连城，可是，愿意收购的古董商出的最高价只相当于半匹骆驼。他大失所望，污蔑、咒骂、诽谤，他甚至用皮鞭抽打从我脚上抢去的皮鞋，发泄愤懑。骆驼、沙漠中的土房子、铜锅、冰块、羊毛绳沐浴一切。他只好把神秘文书寄放古董摊，等待买主。他受雇当地寻宝人进入沙漠剥取古寺庙佛像上的金箔。英国少校鲍尔到库车没有找到拉

孜，因为他隐藏在假名中。鲍尔购买神秘文书后立即返回印度。经过国际梵学界权威人士霍恩雷、布勒等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鉴定，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用印度婆罗米字母写的梵文经书，时间大约在公元 5 世纪。后来，这份文书被称为“鲍尔文书”而非“戈特文书”。我不争名夺利，因为，有类似遭遇的人多如繁星，总数大概多于沙子。在欧洲，只有少数人谈论过我的死亡，“鲍尔文书”却引起极大轰动。鲍尔因为文书获得别墅和稳定养老金，而我则失去生命，中断裸奔历史。文书使喀什古物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特别是英国代表马继业和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介入，把古物交易变成炒作，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辞职下海的狱吏）改行，加入到寻宝行列。沙洲商驼业务格外繁忙。

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收集到佉卢文《法句经》残卷，在俄国驻喀什领事馆展示时使彼得罗夫斯基眼冒绿光。彼得罗夫斯基命令新疆南部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在最短时间内搜集到《法句经》残卷，否则，会有外交上的麻烦。不久，一部全新的佉卢文《法句经》送到喀什道台手里。道台为避免英俄之间产生纠纷，将《法句经》一分为二，多部分敬献彼得罗夫斯基，少部分赠给马继业。后来，它们分居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俄国圣彼得堡等地。喀什道台得到一枚精致瑞士表。他十分喜欢，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都拿出来把玩。于是，越来越多的古代文书卖给马继业，同时，也巧妙地到达彼得罗夫斯基手里。新的发现物使身在印度的梵文专家霍恩雷迸发出更热烈的研究激情与火焰，他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中。但是很快，他断言这些没有程式可寻的文书是伪造品。俄国专家置之不理，继续研究，并扬言有重大发现公布于世。霍恩雷自我反思，调整思路，终于有了可喜进展，将论文成果《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第一部分先于俄国专家发表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上，震惊世界。大家期待第二部分，因为，霍恩雷预告说将要在下期公布所有惊人研究成果。我祝愿他收获多多。顺便，我还要以非物质形态对沙漠中与古城同眠、曾经支持我四处裸奔的躯体说：感谢为我做的一切，现在，你享有足够自由，安息吧！以后，我

们要分道扬镳。感谢玉驼每年定期带着逐渐成年的幼驼祭祀我日渐木乃伊化的物质形态。感谢马继业为捉拿拉孜而做的所有努力！

第九页：马继业说

站在中国最西部城市的土地上，我必须牢牢记着印度英国人的一条戒律：终生不得娶外族女子。当年，父亲忘记了，他同中国女子在南京结婚并生下我。中英混血儿成为中外人士歧视目光的交会点。我只有把华语、波斯语、突厥语、梵语等古奥难懂的语言作为外壳，盾牌，堡垒，据守其中。英国探险家荣赫鹏抛弃偏见，赏识我的外壳，让我作为翻译陪同他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大地上裸奔，最后抵达喀什。他还让我以游历官身份长期驻留。虽然没有彼得罗夫斯基那样的领事馆和领事名义，但是，想一想，英国在中国共设八个总领事馆，广袤西北地区仅有我一个政治代表，有人说，我的地位超过驻京英国公使朱尔典，呵呵。新疆南部地区各级官员对我都毕恭毕敬。只有彼得罗夫斯基像饥饿的野猫，成天嘶叫，不顾一切地排挤我。他白费心机。他气急败坏。他傲慢无理。我们之间甚至不存在表面化交往。杜特雷依探险队在青藏高原失踪的消息在欧洲引起轰动。国际舆论迫使彼得罗夫斯基正式邀请我商谈营救之事。会谈地点选择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寓所。他到达喀什时间不长，试图登上慕士塔格冰峰，还计划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促成营救队成立，自任队长，将与著名驼主昆仑一起率领商驼寻找杜特雷依。死里逃生的八荒突然来到喀什。他公布了失踪事件真相：进入高原后，当地人不愿意与外国人有任何接触，他们陷入困境。杜特雷依强行闯入民宅，抢到食物。数百土著人轻而易举将探险队击垮。杜特雷依让助手携带《法句经》拼死逃出包围，他自己在战斗中被捉住，脱光衣服，扔进水流湍急的江水。其他人都难逃这种命运。最后，轮到八荒，土著首领看见他挂在胸前的玉璧，双手捧起，虔诚地审视半会儿，说：我用一串玛瑙、一串绿松石换它，可以吗？八荒摇摇头。首领说你不怕死吗。八荒说怕死，但是，如果要失去玉璧，我宁可死。土著首领放了他，并且赠送食物和马匹。斯文·赫定对杜特雷依的遭遇深表遗憾，对八荒的沉着冷静深

表赞赏，他提出雇用他率领驼队参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活动。昆仑严词拒绝：让刚刚脱离危险的人再次置身于危险之中不人道。但他表示自己愿意陪斯文·赫定同去。雪莲专程前来劝阻。昆仑意志坚如磐石。出发那天，所有喀什人都前来送行，百姓还按照中国风俗习惯，向探险队人员身上撒纸钱。没人相信他们能回来。事实证明，从沙漠里逃生回来的只有昆仑和斯文·赫定，其他驼工、骆驼不幸遇难。斯文·赫定却对大漠着迷，再次组织探险队，深入沙漠，寻找深埋地下的古代文明城市。沙洲商驼再次承担运输任务。队伍即将出发，一匹发情的野骆驼闯进牧场，咬伤公驼，挟持所有母驼到昆仑山。野骆驼轮流与母驼交配，嚎叫。八荒带领众人找到时，野骆驼刚刚终止最后一次交配，瘫软在地。八荒愤怒至极，取下火枪，要打碎它的头颅。一匹年老体弱的野骆驼旋风般冲过来，横在前面。八荒犹豫一下，再次端起枪。善爱赶来，抱住枪杆：别开枪！这是金玉神驼。说着，她跑向卧在地上的野骆驼。众人齐声喊：危险！危险！善爱置若罔闻，跑到野骆驼跟前，抱住它的头。

第十页：玉驼说

幼驼已经长成金玉神驼，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要前往楼兰三间房，与早已死去的金驼会合。一同去的还有拉孜。我有能力诱惑他走到那里。金玉神驼、家驼，以及那些有经验的骆驼客都知道这是最后诀别。野骆驼生涯中，必须以这种仪式与群体告别。金玉神驼噙着眼泪，痛苦地咬紧牙齿。以后，再也见不着孩子了，肝肠寸断。我嚎叫半天，直到嗓子发不出声音才起身，向沙漠深处走去。送别我的除了金玉神驼，还有沙洲商驼成员。家驼集体哭泣。骆驼客在昆仑和八荒带领下，唱起悲伤的歌。善爱似乎挣扎着要追赶，被昆仑拉住。我听见她哭。在哭声、歌声和家驼吼声中，我越走越远。我走向拉孜土房子。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他，牢记他的活动路线。我还考证出他从本身元浩分裂出来的具体地点在“中国花园”前身、破旧“别墅”中；具体时间为杜笛带领驼队运送枪支弹药到达喀什城外的某个日落时分。当时，元浩分裂出拉孜，让他在曾经闹鬼的破旧院子里款待驼队人员，太阳出来

后，他们将在阿古柏亲自率领的欢迎队伍簇拥下进城；元浩真身带着枪枝弹药跑了。我不关心阿古柏发现真相后如何摧残拉孜和杜笛，我只对一件事感兴趣：现在，拉孜生命，我的生命，还有恩怨历史，都将结束。首先，我沿着当年拉孜逃窜路线前进。

这个过程中，我受到沙漠狼围攻。我踢死头狼，成功瓦解攻势。到达库车，直奔土房子。土房子已被沙漠掩埋。看来，拉孜迁往别处了。遍找其他几条路线，都没影子。于是，我静卧沙丘，闭目凝神，用灵敏鼻翼搜寻着拉孜气息，连续三月。忽然，我捕捉到一丝古玉浊气。那是曾经出现在采诗水磨坊里的味道，怎么在遥远的库车？会不会与拉孜有关？或者，是玉的气息掩盖了他的肮脏？仔细分辨，我觉得浊气应该来源于拉孜。成败在此一举，要么找到他，要么精疲力竭，死去。循序渐进，终于，在碱水泉边看到拉孜。因为连续奔波，我枯瘦如柴，体毛翻卷，丑陋不堪。他没有认出我。这里距离楼兰三间房很近，拉孜为什么误入此地？他眼里放出光芒，对着我祈祷：神啊，我的脚伤了，请让野骆驼带我走出沙漠！我有很多宝藏，我购买一片大牧场，给您建庙。我暗暗发笑。原来，他被自己埋设的木刺扎伤脚心。他见我沒有动，又念叨一串神的名字。神在哪里？神会让我给这个恶棍带路吗？哦，不，感谢神的是我，而不是他！感谢那块浸透浊气的古玉。我向楼兰古城走去。拉孜趑趄着，沿袭我的脚印。我走得不紧不慢，这样，可以让那个无赖跟上，而且，也使他有足够时间体验被木刺扎伤的痛苦。最好想起因刺伤而死去的所有骆驼。我要让他饱受折磨，然后丧命。自古以来，野骆驼痛恨刺客。以前，有个与拉孜一样丑陋的刺客，叫傅介子。他以搞谋杀成名，受聘带领一帮暴徒来到楼兰。我的野骆驼祖先在罗布泊附近饮水时嗅到冰冷铁腥味，还看见隐藏在人皮下面的杀气。祖先急躁、嚎叫。楼兰王安归一边责怪它们生物钟紊乱，一边组织乐队，迎接傅介子。

嚎叫声掩过奏乐。傅介子说奉皇帝命令要赏赐安归金币。安归大喜，与傅介子喝酒。他醉了。傅介子将他扶到屏风后面，断首，然后诏告楼兰国民：安归犯了死罪，天子派我来杀他，现在，汉朝部队已

经赶到，要改立安归弟弟尉屠焉为新国王！傅介子派快马送安归头颅到长安，悬挂在未央宫北门示众。祖先见证这一幕惨剧，从那时开始，它们也被傅介子阴谋捕杀，它们的五脏六腑常常被烹调，进入宴席。后来，傅介子送祖先到王宫让妇人观赏。傅介子在表演虐待祖先节目时被咬断脖子——这是我最喜欢的情节，几天后，我将要在傅介子当年刺杀安归的楼兰古地惩罚另外一个凶手。罗布泊早已干涸，也没有成群的野骆驼助阵；但是，惩处行动必须付诸实施。三间房遥遥在目。显然，拉孜也看见了，并且误认是仍在呼吸的村镇。他兴奋得忘掉伤痛，怪叫着，朝前裸奔。他的脚步慢下来。经验告诉他，这是死城。他愤怒地转过身，望着我。我毫不畏惧，漠然冷对。他从我的目光中读到什么，脸色骤然突变。他惊慌失措，狼狈逃窜，边跑边回头，希望我被远远甩在后面。可是，我近在咫尺，让他听清有条不紊的呼吸。我要让他产生置身九层城的错觉。他被逼到三座巨大沙丘间。最大沙丘是金驼坟墓，其他两座沙丘则是红柳根造就。金驼骨架隐约暴露沙丘外。拉孜无路可逃，除非从我的胯间钻过。他从腰间拔出刀子，朝我挥舞。我步步紧逼。他手与刀不和谐地颤抖。我吼叫一声，猛地咬住他手腕，奋力一甩，就把那只罪恶的手连同刀子甩向虚空。拉孜用另一只手拔出刀子，刺进我的脖子。血流如注，把他喷染成红人。红人又向我眼睛刺来。左眼漆黑一团。他又刺向右眼。我拼足力气，向他喷出一股黑水。他手忙脚乱地擦脸。凶光在弯刀上跃闪。我最后望一眼埋葬金驼的沙丘，脑海迅速滑过我们共同生活的情景，然后，准确无误地咬住拉孜脖子，在空中画个句号，然后，狠狠甩到地上。我把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向他。我们一起倒在沙丘旁。他被挤压成肉饼。我瘫软无力。血还在汨汨流淌，就像一条大河。涛声支离破碎，逐渐远去。另外一种声音却越来越近，虽然微弱，但很清晰——那是金驼倒毙前的弹唱！它在等待我接着传唱。哦，现在，不管剩下多少气力，我都作为合格的神圣盲艺人，用最后的鲜血弹唱，虽然唱不到 2651900 句——几场大风后，金驼沙丘旁边会隆起一座玉驼沙丘——但是，有

一天，金玉神驼肯定寻找到这里。肯定会有的，我相信。别了，我的孩子！

第十一页：金玉神驼说

我的历史很悠久，但是，现在，我只想陈述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我想回到野骆驼群体。很遗憾，上次，与头驼较量中，最后关头，我主动放弃。头驼疑惑不解。我望了一眼母亲，然后，以失败者的姿态跑出驼群。我之所以选择沙洲商驼基地，是善爱祈祷让我阻止驼队进沙漠。这件事易如反掌。我做到了。之后，她们祈祷让我永远留在驼队中。这不可能，又不忍伤害善爱。两难选择。昆仑和八荒企图在我鼻孔间穿皮绳，每次，我都巧妙地躲开。雪莲来了。昆仑暂时放弃猎捕行动。雪莲在帐篷外同昆仑谈判。她说：从前，我以女儿的身份多次劝说结束骆驼客生涯，您都无动于衷。现在，父亲，我明确告诉您，以后，没有谁敢雇用沙洲商驼。至于骆驼客和孩子，都会得到妥善安置，您得跟我去享清福。昆仑说：孩子，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生活方式？雪莲说：只要您一天不终止流浪，我就一天不得安心。每次送别驼队，我提心吊胆，真怕见不着您。上次，您带着瑞典人进入沙漠，我夜夜做噩梦，梦见母亲几次在耳边说你回不来了。你知道吗，我哭醒了多少次。如果善爱同我的愿望相反，我不会同意她代替母亲的位置。只要能阻止你，我能够接受一切。父亲，如果以前是为了生存，那么，现在，究竟要寻找什么？昆仑说：孩子，你不懂的，我经营商驼的最大梦想就是让八荒的玉雕事业继续传承下去。现在，洋人愿意出高出平常数倍的价钱雇用驼队，机会难得。雪莲说：我让潘镇列个项目，以官方名义投资八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行吗？昆仑说：别傻了，孩子。官方从来都养军队、官员、衙役、城池这些可利用资源，哪有投资非物质文化的道理？没有那个规矩，不要为难潘镇。雪莲说：父亲，我只有您一个亲人，我怕您死去，再没人给我讲母亲的故事。昆仑非常生气：你知道吗，进大沙漠必须要经验丰富、品格高尚的驼队，这一点，西洋人根本不懂，他们以为把几匹骆驼连在一起就是驼队，那样十分危险，十有八九全军覆没。雪莲说：既然我不能使您回

心转意，那就顺其自然吧。最近，我迷上了《大唐西域记》，我不理解男人们为什么常常要出远门，置身于陌生而危险的地方，没有人能讲出让我信服的道理，只好求之于古书，答案也许就在《大唐西域记》中。雪莲说完，伤心地离开牧场。那天晚上，我梦见母亲血肉模糊地向我走来，还听见哀婉欲绝的弹唱。那是荒原对生命的召唤。我知道母亲遇难了。我还知道在三间房。我必须到现场祭拜。我很容易在沙漠中找到通往三间房的最短路线。我乘着夜色走上古老驼道，意外地成为斯文·赫定的向导。杜笛驼队迷路多日，被我重新引上正道，最终到达三间房。他们为母亲举行了颇为隆重的葬礼。我把拉孜尸体推到远处。有个雇工从他身上取下古玉，悄悄藏到身上。不久，被人举报，遭到抽二十皮鞭的惩罚。雇工挖掘墓坑时出土据说能够证明这是楼兰古城的文书。只可惜我不会说话，否则，就亲口告诉他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引到新形成的罗布泊湖畔。斯文·赫定从那里返回喀什。不久，整个欧洲奉他为发现楼兰古城的大英雄。很奇怪，谁都知道楼兰在那里啊，从来没有改变过位置，怎么叫发现呢，真奇怪。人类究竟在忙些啥啊，为什么很多国家都要组织探险队来沙漠？

8、你是我的岸

“大人，没想到你这么容易被瓦尔特欺骗！”贾船痛心疾首，惋惜不已，“购买前，为啥不商量一下？回到喀什，我怎么向马大人交代？”

斯坦因不相信自己会上当，“还没有证据表明我被欺骗了。”

“桦树皮的确是两千多年前的古物，但是，文字肯定是夸父书写，我认识他的字体，以性命担保！”贾船早就不耐烦了。要不是斯坦因用鸦片诱惑，他才不愿意花两天时间逐字逐句“破疑”这种痴人说梦的“文书”。

“你怎么解释他文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

“我说过，夸父学问很深，发疯状态下写出一些历史与现实混杂的文本，很正常。”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贾船叹息道：“这个人的才学很高，可是，每次科考都落第，为啥？他太怪异！彻头彻尾的怪异！本来，汉字都规规矩矩，他却叫嚣着让文字裸奔，怪不怪？文字怎么裸奔？结果，每次答卷都一塌糊涂，连续落第十三次！左宗棠组织湘军时，他被招去做文案。后来，随着部队到大西北。他比潘镇资格还老，如果会来事，现在，至少谋个知州。可惜，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太任性，凡事都由着性子干，怎么行呢？他做了很多怪行，大家纷纷请示左帅，要求送还湘阴老家。左帅说：‘我湘军南征北战，旨在保家卫国，尔等应该考虑粮草、练兵等大事，岂能因为夸父的反常举止乱了心绪？’以后，大家都听之任之，不再理睬他。左帅真是神人啊，连这样鲜廉寡耻的人都能容忍。”

“夸父为什么发疯？”

“他观看过一场激烈厮杀，吓出病了。以后，就不断阻止左帅派兵出嘉峪关，还狂妄地宣称，要只身前往喀什，说服阿古柏。”贾船吸食一阵大烟，过足瘾，继续说：“西征军出关后，夸父离开队伍，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前往喀什。”

“见到阿古柏了吗？”

“说法很多，但是，大家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谁在乎一个疯子的行为？”贾船伸个懒腰，“就连儿子蒋孝琬也不认他。”

“现在，能不能找到夸父？”

“已失踪多年，可能死掉了。”

“你听说过夸父与戈特交往的事吗？”

“传言很多，真假难辨，谁有心思往那里花。”

斯坦因转过头，忧郁地望着果园。自己真被瓦尔特欺骗了？

第二天，邮差送来大堆信件，其中有两封是霍恩雷从加尔各答寄来。第一封以长者的口吻不厌其烦地交代他与所有人保持友好关系；第二封信问他对神秘文书调查的进展情况，并郑重其事地提醒，如果困难较大，就放弃，不能影响主要考察任务，“因为，中亚寻宝人本身就是一群魔鬼，不但没有可信的话语，而且，低劣素质决定，他们不可能像专业考古学家那样提供详细的现场纪录。”

没有艾伦的回信。别人信中也未提到她与阿杜尼结婚。

“必须把戈特遇刺案调查清楚。”斯坦因暗想。他再次拜访潘大人，请他派人协助捉拿瓦尔特。潘镇愉快答应。很快，衙役传来消息：瓦尔特进沙漠寻宝去了，半月后回来。

斯坦因考虑再三，决定等待半月。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到昆仑山进行测量。出发前，他让八荒负责准备进沙漠需要的面粉和饲料。

拉姆从沙洲商驼中抽调部分人畜，向南山进发。公元五世纪，中国僧人法显沿着和田河进入昆仑山与喜马拉雅山的交汇地带，到达喀什米尔最东部的城镇拉达克。近代，先后有几支旅行队从拉达克出发，从相反方向到玉龙喀什河，并顺流而下，抵达和田。不过，他们的旅行只是出于好奇，地理学方面空白点依然存在着。

小型驼队由大夏率领，头天就到达沙洲商驼大本营——和田牧场。留守的老驼工、娇娇、善爱，以及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在很远的地方迎候。斯坦因看见娇娇，眼前一亮，她纯洁的眼神、健美的身材，还有甜甜的微笑，简直是艾伦的翻版！

娇娇笑盈盈，并不回避他的目光。几个骆驼客呼喊着重跑过去，抱起她，猛烈转圈。娇娇身体不由自主，眼睛却努力挣扎，不断观望斯坦因，如同溺水者奋力游向岸边。

斯坦因被迎进帐篷。每个人忙忙碌碌，似乎都在尽主人职责。晚上，大家不分老幼，席地而坐，围成一圈。火堆在中间充满活力地燃烧，噼啪作响。

大夏切割好烤羊肉，献在斯坦因桌前，然后依次分给老驼工、女人、孩子和壮年骆驼客。昆仑端起酒碗，带领大家唱一首低沉浑厚的古歌，随后，就是热情洋溢的敬酒仪式。离开喀什以来，斯坦因梦游般接触各种人，经历各种事。骆驼客爽朗地对他笑，用听不懂的方言说话，给他饭吃，拉他喝酒，从来没人提起当年裸奔未遂的往事，也不问他从哪里来，要干什么，好像大家早就是知根知底的朋友。他们不发问，也不听他诉说。这与彼德罗夫斯基布置在南疆地区“眼线”

的盘问、阻挠完全不同，斯坦因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在和田牧场，他感到轻松愉快，把自己变成洪流中的小船，随波逐流。

娇娇首先向尊重的客人唱歌，敬酒。斯坦因听不清歌词，但昂扬婉转的旋律与韵味使他很感动，心发软、发酸，眼泪似乎要迸涌。歌声结束，娇娇把酒碗高举过头。斯坦因起身，向前，迎接，但是，望着宽大的酒碗，他犯难了。大家盯着。他们第一次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他。斯坦因觉得自己像伤痕累累的骆驼，跑不出这片沙漠，只好哆哆嗦嗦地接过酒碗。酒碗简直是微型湖泊，湖水还在向边缘流溢……他的眼睛漫无目标地在酒面上裸奔。前一阵子，骆驼客讲过很多娇娇、采诗和善爱裸奔的故事。斯坦因不敢面对这个热情的美丽女子。娇娇胸部浑圆如沙丘。大地乳房，弧线如此漂亮。骆驼在乳房上跋涉。沙丘剧烈抖动。骆驼陷进沙丘，拔不出来。狮子座的男人都有韧性，斯坦因坚持不懈，越过沙丘，却又与娇娇温情脉脉的目光相遇、相撞，纠缠。他心惊肉跳，挣脱目光。又被什么力量拉回，他沉浸在她的眼睛里。那是一对美丽纯洁的小鹿啊，两只小鹿把斯坦因当成春天的草原，她们在悠闲地吃草。斯坦因有些微醉。他突然想说话，脑海里却单纯如蓝色天空，没有一朵记忆的云彩。两只小鹿在欢快地吃草。他感觉到了她们粉嫩嘴唇的温润。既然有话不能说，那就喝吧。他真的想喝这碗酒。他模仿那些浑身散发着羊膻味的骆驼客，大口大口，喝完酒，递过酒碗。两只小鹿变成四只，摇曳，弹唱，文书，错乱。肚腹中，燃烧的火老虎在咆哮。老虎猛烈挣扎，要冲出来，裸奔。小鹿带着春天的馨香气息凑近。还有甜甜的、飘荡的微笑。斯坦因软化成一摊稀泥。娇娇把软泥重新拢起，捏造成抽象的人形陶器。酒在陶器汹涌澎湃。娇娇紧紧拥抱，把斯坦因送回座位，细致妥帖，像呵护婴儿。斯坦因进入沉睡状态。歌声、笑声、酒气、温柔、馨香，荡漾着远去，寂灭。不知过多久，馨香、温柔、酒气、笑声，又荡漾着涌来了。斯坦因想睁开眼，可是，眼皮很沉重，怎么也抬不起来。有两只骆驼多好，一个从上面拉，拉开眼皮。骆驼多让人心疼啊，斯坦因想对着它们喊大哥。嗓子眼干涸，发不出声音。干燥的黑戈壁，可怕的

漆黑。风吓得屏住呼吸。哦，原来是狼来了，熊也来了。狼从西边渡流沙而来，熊从北边踏着草原而来。骆驼默无声息地在戈壁滩上稳步前进。斯坦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突然，狼咬住他的头，熊也咬。争夺使戈壁滩变成战场。狼和熊的牙齿在头脑中刺激，穿梭，撕扯，钻探。骆驼默无声息地稳步前进。狼和熊竞赛似的膨胀，占满戈壁滩的全部空间。一群怪兽嚎叫着跑来。骆驼默无声息地稳步前进。多种图景在戈壁滩上杂乱组合，他找不到自己，只有剧烈头痛。疼痛应该离我而去。欢迎小鹿到我的牧场吃草。最美丽的小鹿。我要在戈壁滩创造有土墙的围栏，里面养着美丽小鹿，每天，我从远处挑水给她喝，割来鲜嫩的草给她吃……

“你醒了吗？”看见斯坦因睁开眼睛，娇娇俯过身，“都说你身体强悍，意志超人，都敢在帕米尔高原裸奔，才喝这点酒，怎么就醉得像面条？”

“……你把我还原成了牧民！”斯坦因挣扎着坐起来。他嗅到雨后嫩草撒娇的气息，或者，是风吹芦苇曼舞的气息。多次梦见的敦煌草原应该充盈着这种气息。火苗在空中裸奔。人影躲躲闪闪。娇娇最柔软、最奇妙、最丰满的两座雪山紧贴他胸膛。娇娇渴望的眼神令他心旌摇荡。很想上岸边，但是，不能喜欢娇娇，就像艾伦不能喜欢阿杜尼。

忽然，外面有人喊：“快去看！有狼！有狼！”

骆驼客都拿起木棒，朝骆驼群处跑。斯坦因一激灵，猛地站起，跑出去。驼群像波浪那样动荡，聚拢。有狼在袭击。火把照亮半边夜空，可是，看不见狼的影子。突然，善爱欣喜若狂，高声叫起来：“不是狼，是金玉神驼！神驼回来了！”

大夏转身回去，飞快地拿起枪，“这次，必须打死野骆驼！”

“为什么？”

“咬伤驼群，洋大人不能进山，驼队不就失去了信用？”

昆仑借着火光，观看半回，说：“奇怪，是家驼在围攻一匹野骆驼！”

斯坦因听说俄国中将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在新疆考察时发现过野骆驼，并且打死一只幼驼，做成标本，带回国，在欧洲展览，引起强烈反响。没想到，自己在这里与被称为“沙漠精灵”的野骆驼不期而遇，非常激动，想过去看个究竟。

昆仑拦住：“危险！那个家伙撒起野来，能把人脑袋咬碎！”

大夏装好子弹，问：“驼主，开不开枪？”

“它没有伤家驼，天亮再说。”

拉姆拿着枪跑来。他以为遭遇强盗偷袭，由于紧张，浑身颤抖。斯坦因解释一下，让他回帐篷继续休息。测量工作主要依赖他。

家驼将野骆驼围在中间，但不敢上前较量，相持着，挨到太阳出来。这是一匹美丽的青年野骆驼。它昂首挺胸，凝视远方，金黄色的鬃毛在朝霞中闪闪发光，如同梦幻一般，与斯坦因见过的标本照片有天壤之别。

“现在不是野骆驼的发情期，怎么会跑到家驼群中？”斯坦因问。

昆仑说：“我想，大概是被驱逐出来的。”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善爱曾经骑过它，染上了人的味道，野骆驼群体必然排斥；第二，你看见没，它的头上戴着一块玉，这也可能导致被群体驱逐。”

“那怎么办？打不打？”

“如果不伤家驼，就赶它走吧，毕竟，是条命啊！”

善爱提着水桶，拿着毛刷，穿过驼群，走向镇定自若的野骆驼。人与驼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高兴地厮磨。善爱从它的头开始仔细洗刷起来。

“野骆驼会不会发疯？”娇娇很担心。

昆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愿神灵保佑她——哦，不，应该向驼唇大仙祈祷，他才有资格给野骆驼下命令。”

骆驼客将“无法收场”的家驼牵到别处，装载好物品，在人喊马嘶中启程。斯坦因看见有个年轻骆驼客嬉笑着，在娇娇胸前乱抓。娇娇

并不躲闪，只是无声地笑。你不可能是我的岸，斯坦因想着，狠狠地瞪一眼骆驼客。

队伍行走半天，到了伸向雪山、冰川和由它们切割而成、袒露着巨大岩石的狭窄峡谷。每年夏季洪水暴发时，从昆仑山上冲刷下的石头中有各种品质的和田玉。远古时代，人们偶然从河里捡到这种神奇的灵物后就再也没有中断过对它们的热爱与追求。随着需求量的激增，人们不满足于从河床中搜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雪山，开采洞穴，寻找美玉。路途上，随处可见历代人们挖掘后留下的碎石和洞穴遗址，像大山的伤痕。

在艰难路段，大家步行。

斯坦因走到大夏跟前，说：“在和田期间，我听到很多人赞美你们高超的手艺，许多富商也愿意出优厚的条件，可是，你为什么要选择当骆驼客？寒浞说，他的朋友在几年时间里就发大财了，这是很不错的生意啊。”

“大人，我非常喜欢和田玉及曾经从事的行业，因为，玉象征着人的美德和理想，而我们能够使这一切更加完美、和谐。”大夏望着坑坑洼洼的山体，忧郁了，“可是，当发现人们对玉的美好追求变成贪得无厌的角逐时，我很失落，而且，开始厌恶这种手艺，我宁可当一个普通的自由人。我不愿做那些庸俗之辈的帮凶，伤害雪山，伤害生灵。我和哥哥已经决定，永远告别雕刻。即便他们搬来金山，也无法改变。”

“听说你们的工艺已经传承一千多年，如果就此丢失，非常遗憾。”

“世界上缺两个雕刻艺人，不算什么。这样，至少，昆仑神山上的窟窿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大人，在汉语中，昆仑的发音与‘窟窿’相通，就是说这座山有很多人人为的窟窿。”

“哦，是吗？有意思。”

斯坦因觉得，大夏与他的弟弟一样，品格中有某种异常坚忍的东西，所以，在阿古柏时期遭到迫害时他们宁可丧失家园，也不愿委曲

求全。这种品质也存在于可恨的贾船身上，只不过，到他那里变了味道。

队伍到达昆仑山北脚下的法显村。当年，有个骆驼客因为守候法显返回而居住在这里。法显归国时却选择了海路。但是，骆驼客全然不知，守望到死，后代继续坚守。他们以在短暂的夏季给出入沙漠的商队放牧骆驼为生。由于对山神敬畏，从来不向上攀登。当斯坦因换上马匹，带领队伍沿着巨大的台阶走向山峰时，他们跪在地上默默祈求神灵宽恕。

谷地被弥漫在群峰间的浓雾重重裹住，看不清延伸方向。到山口，云雾被大风吹开，赫然出现玉龙喀什河的情影。它像含羞少女，不声不响，从一道蜿蜒的峡谷中恬静地流淌而出，美不可言。接着，大家一鼓作气，登上山脊。这是考察队能够到达的最高地点，大家被壮观景色震慑住了。东面屹立着昆仑山的高洁主峰，它被一座座冰川分割开的山脊环绕着，庄严肃穆，俨然如同神圣的殿堂。玉龙喀什河就发源于那里。旁边，被河水劈开的悬崖绝壁威风凛凛，清晰可见。河流摆脱高山深谷的束缚，向北奔流，接纳喀拉喀什河，形成壮阔的和田河，曾经滋养了著名的和田文明，并且穿过荒凉而炎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投身塔里木河，最后抵达罗布泊，与楼兰文明息息相通。

这简直就是一部意味深长的文化史诗啊。

大夏和另外几个雇工面朝昆仑主峰跪拜，祈祷。拉姆开始测量工作。由于抵达时已经下午，工作进行一半，天黑了。斯坦因决定就地宿营，明天完成剩下的工作后下山。雇工忧心忡忡，说晚上山神睡觉去了，魔鬼就会出来，把他们的灵魂拉去喂野兽。斯坦因及时进行物质奖励：晚餐时每人可以得到一块罐装牛肉。

吃过饭，天已黑透。拉姆因为旅途劳累，加之高地反应，萎靡不振，早早钻进睡袋。民工也悄无声息，不像以往那样，唱半夜歌才睡觉。山脊营地显得异常安静。如果来场大风，考察队帐篷就裹着熟睡的人们飞到山谷底部或悬崖绝壁上只有鸟才能到达的地方。

斯坦因穿上厚皮衣，到外面检查。月亮从沙海中浮出，天空皎洁，感觉不到天气要变化的迹象，他长出一口气。月亮越升越高，它的下面，就是隐藏着无数历史秘密的大沙漠。斯坦因仿佛看见许多古老城镇的亮光穿过岁月与沙漠的尘封，顽强地闪现着、温暖着，似乎表明那里不是没有人烟的荒凉之地，而且，他还听见一个接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在召唤：来吧，远方客人，我会一如既往地敞开胸膛……这是斯坦因见过的最美夜景，回想半年来的跋山涉水、苦心孤诣以及未知神秘文书的扑朔迷离，与眼前的坦诚静谧形成鲜明对照，他不由得潸然泪下。难道错了吗？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学术界崭露头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年来形成的穷追不舍的探索精神。可是，现在，他根本没有把握能够搞清楚未知文书的真伪。而霍恩雷在来信中暗示，许多竞争对手叫嚣着即将发表“石破天惊”的学术文章，如果调查没有进展，就耽误了恩师对研究结果的及时公布。

何去何从？昆仑神山啊，请告诉我该怎么办？驰骋在中亚高原上的祖先啊，请指引我前进的正确方向！斯坦因心里暗暗祈祷几句，回到帐篷，铺开纸，写信。娇娇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笑话，难道自己会喜欢上这个没有尊严的女子？她只不过表面像艾伦罢了。墨水结冰，他用固体酒精加热，首先给恩师写信说明目前的实际情况，然后给马继业及远在英国、匈牙利等地的朋友和亲属一一写信。他打算，回和田稍作休整，便进入大沙漠。也许，这些信就是永诀。今天晚上，在昆仑玉月和沙漠神光的共同照射中，托去真诚而神圣的祝福！

写完信，已到深夜，斯坦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又走到外面。他拿着玉璧，反复观看，心潮难平。站在昆仑山上，虽然雾气弥漫，但是，他似乎看见苍茫而辽阔的中亚高原在向他招手。芦管的音乐再次从地腹传出，升腾到天空，悠扬漫卷着，猎猎作响。这次，没有穷追不舍的骷髅群，也没有伤痕累累的裸奔骆驼。

……

考察队结束测量工作，返回和田，与沙洲商驼会合。

贾船没有催促衙役搜捕瓦尔特，他输光了斯坦因预付的工资。“大人，不是我们没尽力，瓦尔特像魔鬼一样消失了。这个毛驴子，大概担心你割掉他的耳朵和那玩意。”

十二月是进入沙漠的最佳时机，没有多余时间耗费。斯坦因决定按照斯文·赫定所绘地图的指引，前往沙漠深处的第一个古代遗址：约特干。潘镇表示，三十名受官府派遣、签过生死状的强壮民工带着“坎土曼”，几天前就在县衙整装待命。而且，根据他的要求，其中有工艺娴熟的制皮匠、裁缝、理发师和学过突厥文字的农村青年，有三个人曾经跟随斯文·赫定去过约特干。这让斯坦因兴奋不已，连声道谢。

出发那天，斯坦因让贾船在和田等待，工钱照发。“你不能丢下我，大人！”贾船可怜兮兮地说，“那帮二流子诱惑我赌博，输光了钱，队伍一走，他们就会要我命。”

斯坦因厌恶地说：“那么，我提前给你工钱，可以吗？”

“不，不，老爷，求您无论如何带我回喀什，交给马继业。”

“可是，我们要进沙漠。”斯坦因严肃地说，“我不希望你成为考察队的累赘。”

贾船冷笑道：“嘿嘿，骗谁啊，老爷，谁都知道，你要去约特干森林，是不是找到了新的向导，就想把我甩掉？告诉你，只有我知道通向‘黑湖墓地’的路！”

“哼！我不打算寻找脚印绿洲了。”

“为什么？”

“新疆南部地区有很多以脚印命名的地方，我没那么多时间挨个求证。”斯坦因鄙夷地望着他，“何况，‘黑湖墓地’早就被风沙掩埋了。”

“可是，发现古代书库的地方只有我知道。”

“大家对你失去了信任。”斯坦因说，“我要自己到沙漠里寻找古代城市遗址。”

“如果你真想进沙漠，为什么要带女人？”

斯坦因回头问大夏：“怎么回事？”

“别听他瞎说，善爱和娇娇要跟驼队一起走，我劝回去了。”

贾船说：“反正我不管！马大人专门派我来伺候洋老爷，如果有什么意外，谁承担得起责任？我这把身子骨，可受不起大刑。”

“好吧，尊敬的贾大人，我还真担心你不跟我们走呢！”斯坦因冷冷地说，“如果你病了或想偷懒，考察队可不管。”

浩浩荡荡的考察队引来众多民众围观，他们同情地望着这支即将深入沙漠的队伍，流露出深深遗憾。有些女人甚至不断地擦眼泪。年轻妇女则神色张皇地捂住孩子的脸，免得“魂”被这些前往无人区裸奔的人带走而导致生病、做噩梦。

斯坦因期望从对约特干的考察中找到和田古城——就是玄奘当年经过时的于阗——遗址。和田县城在唐朝后不知经历多次大迁移才到目前位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于阗是丝绸之路南道巨大而辉煌的佛教城市，人们富有，寺院众多，装饰华丽。这种大都市虽然受到沙漠威胁，但不可能突然销声匿迹。即便迁移，也不会离开和田河太远。

9、水磨坊女主人

采诗整理完账务，上到小阁楼，拆掉木梯，反锁门。雇工已经烧好热水，浴桶被升腾的热气笼罩着，恍恍惚惚。采诗脱光衣服，像条洁白的鱼，滑进热水。河水从楼底哗哗流淌，她在楼上洗澡，感觉很好。现在是春季，河水刚刚解冻，水声羞涩得像少女，咿咿呀呀。不过，很快，昆仑山的冰雪消融量会随太阳热力的增加而增加，河水将涨满河床，水磨的旋转也就更加稳定，堆积如山的粮食会在短时期内加工完。她同雇工、水磨一起旋转，直到深冬河水结冰。

突然，几声驼铃从沙漠深处飘进阁楼。天都黑了，谁还来水磨坊？驼铃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清晰。似乎骆驼很多。这个季节，没有人会驮来太多的麦子或玉米加工，水量不够。大概是路过的驼队吧。想着，采诗把头淹进热水。耳边一阵轰鸣，驼铃声依然钻进来。她只好把头再次伸出水面。

驼队到水磨坊跟前。杂乱叫喊中，有八荒的声音。他大声嚷嚷，要雇工马上叫采诗下来。雇工用各种稚嫩的谎言阻挡，显得脆弱不堪。

八荒朝楼上喊：“采诗，没听见我的声音吗？再假装，我就爬上楼，跟你商谈！”

采诗心底的火苗直蹿，出浴桶，裹住身子，走到窗边，冲下面喊：“八荒！你算男人吗？如果想磨面，明天再来；如果想干扰我洗澡，你是白费心思！”

“真不走运，我竟然与光着身子的女人在用嘴说话，弟兄们，你们相信吗？”

众驼工哄笑：“只有死胡杨树才相信。”

“你们无耻！沙洲商驼的男人们都无耻！”采诗斥责。

“我有重要事情，给你一袋烟的工夫穿衣裳，到时候再不见人影，我就上楼。”

采诗恼怒地骂一声：“无赖！”

驼工在水磨坊边的空地上搭起帐篷，生火、吃肉、喝酒。

采诗不等头发晾干，就放下搭板，跑下楼，走进帐篷里，冲八荒喊：“野狼一样的男人！就是皇帝来了，也不能在水磨坊旁边搭帐篷！”

“少费话，快叫雇工开始干活！”

“晚上水已经结了冰，石磨怎么转？”

“那就让雇工下去推着转！如果愿意，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干。哈哈，我相信，那样磨出的面一定很香。”八荒咧着嘴笑。

“没有这个规矩，我看你是成心来捣乱！”

八荒忽地跳起，抓起她双手，堵住嘴，“可敬的水磨坊主，请别再说捣乱之类的话！你要认为我跟几天前在寒浞家里一样，那就错了！我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磨面！因为驼队要护送斯坦因考察队进沙漠，时间很长，得准备足够多的面粉和玉米黍，你懂吗？我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正，这六驮子粮食必须在一个月内加工出来。”

“六驮子？不可能！”

“对你这样的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

采诗觉得手腕钻心般地疼，她奋力挣脱，忍住泪水，“好吧！八荒，自那天晚上第一次与你喝酒，你就想着法子为难我，告诉你，我不怕！不就六驮子粮食吗，我保证一个月加工完。不过，价钱是正常情况下的两倍，先付一半定金！”

“没有什么定金！先加工，然后到官府支取。如果是现金结算，我为什么要把这等好事给你呢？那样会助长你的幻想，以为我在讨好你。”

“你真无耻！”

“可敬的水磨坊主，请别再这样对待一个善良的人！我只不过是执行公务。”八荒转过身，“账房先生，官府文书呢？给她看。”

账房取出文书，递给采诗。确实是和田知州潘镇签发的文书。看来，沙洲商驼执行的任务有官方参与。是什么重大事情，竟然让知州大人亲自签署命令以保证粮食供应？

八荒冷笑一声，“本来，文书通过衙役交给你，同时，还有四个士兵手执皮鞭前来监工，他们一个月的吃喝拉撒都由水磨坊来承担。但是，我出于善良愿望，亲自充当监工。我向潘大人担保，如果到了期限，完不成加工任务，和你一同被处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八荒盯着她眼睛，表情古怪，“这样好玩。我喜欢冒险，你竟然不了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真奇怪，像你这么聪明、美丽的女人为啥不认真看看我这种优秀男人的内心世界？”

“算了。别说了。”采诗转过身，出了帐篷。

八荒冲着她的背影大声喊：“我们只要你负担酒，把所有珍藏的酒全都拿出来！”

采诗没回头，但八荒知道她把全身的细胞都变成眼睛瞪他。

采诗召集所有雇工到一起，说：“从今晚起，所有人员都轮流推磨，昼夜不停。工钱比往常涨一倍，干完活就发放。烧酒呢，留够你们喝，剩下的，全给野骆驼客。就这样，愿意的就干，不愿意的走人。”

“我们愿意留下。”

几个雇工出来卸粮食驮子。水磨坊下面传来沉闷而生硬的砸冰声。不久，水磨就在雇工颤栗的号子声中吃力地转动起来。采诗亲自抱着酒囊到八荒帐篷。由于生气，她的脸色通红，头发也散落下来，乱乱地垂到胸前。

八荒说：“哦，可敬的水磨坊主，这是我第一次见你干活，真要刮目相看了。怎么样？来陪我喝碗酒，共同祝贺你的转变！”

采诗轻蔑地望着他，说：“我从来没想到同骚臭骆驼客喝酒，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我太清楚了，像你这样的聪明女人，只会买知州和商人的账！”八荒微笑着，“只有裸奔的时候，你才在乎所有人——包括蜜蜂、蚂蚁和蚊子的眼睛！”

“哼！”

“不过，聪明人也有糊涂时候，你怎么会把那么好的古玉送给拉孜？”

“我愿意！我喜欢！这样回答，可以吗，臭骆驼客？”

说完，采诗走了。八荒数完她上楼的脚步声，走到帐篷外，见小阁楼上的油灯亮了，畅开嗓门，唱支野曲。雇工们被歌声勾引，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驱走刺骨寒冷。小阁楼上的灯熄灭了。八荒回帐篷，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第二天中午，雪莲和善爱乘驼轿来到水磨坊。那时，采诗还没下楼，雇工说大概昨晚喝酒醉了。善爱上到阁楼，叫醒她。

采诗沉思一会儿，说：“雪莲贵为知州夫人，到我这荒郊野外的水磨坊来，礼数不周，怎么吃罪得起？你就说我病了，不便见人。至于活计，我们昼夜赶，不会耽误。”

善爱说：“你同雪莲见面没关系，她是偷着出来的，只当等闲人家妇女对待就行。我劝过八荒，让他别难为你，还是不放心，就来了。这次怨不得他，是印度来的洋人通过官府雇用沙洲商驼。事情很急，确实没办法。外出的几支小驼队都被召回待命。”

“唉，谁让我开水磨坊呢。当初，只想着能经常听到水声，没想到，有这么多麻烦事。”

“你收拾一下，化化妆。我去叫醒八荒。”

采诗起床，洗漱完毕，下楼，到帐篷里，八荒、善爱和雪莲正围火盆喝茶。大家见过礼，雪莲盯着采诗，上上下下打量半回，由衷赞叹：“真美啊，难怪寒浞那么执着地保护你。”

采诗微笑着，不说话。

“你很会化妆，希望以后常到府上去，教教我。”

“怎敢！怎敢！”

八荒烦躁地说：“女人在一起，难道非得说没用的话吗？”

“呵呵，有用的话，留给你们这些大男人去说吧。”她推推八荒，“唱几支野曲吧，驼队一进沙漠，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

八荒喝干几碗酒，连续唱了很多歌。开始，他似乎唱给别人听，后来，就闭上眼睛，只管自己唱，清凉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快乐的单身汉流泪，不知如何是好。善爱担心他睁开眼睛时难堪，悄悄离开帐篷。

第二天，雪莲乘驼轿回城。

太阳热力超常发挥，不像初冬天气。晚上，冰雪融水陡增，河流暴涨，采诗焦急地喊叫着雇工疏导，砸冰，还是无济于事。大块大块的冰堆积，眼看着要冲毁水磨坊。八荒和骆驼客进城在小酒馆里喝酒。采诗派人叫他们来帮忙。

八荒不慌不忙，“这个季节的水，能有多大？”

后来，善爱穿着皮袄前来，“你们快去吧，迟一刻，水磨坊就保不住了！”

“水磨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她定期把粮食加工完！”

“八荒，你是不是男人？难道见死不救？”善爱急得眼泪涌出，“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你要我怎么才肯去？”

八荒愣片刻，醉意蒙眬地朝其他人喊：“兄弟们，走，到水磨坊看看去！”

骆驼客跌跌撞撞，到水磨坊，天微微发亮。浪潮已经过去，水磨坊被夷为平地，雇工垂头丧气地坐在河床边木然发呆。

采诗脸色煞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善爱将皮袄披到她身上，“进帐篷里暖和暖和。”

八荒酒意醒了，自言自语，“真奇怪，怎么会发大水？”

采诗像头发疯的野兽，跑过来，揪住八荒衣服使劲摇晃，一边大声哭，“都是你，野男人，无赖，非要逼着加工！要不是拦起堤坝聚水，再大的水也不会冲毁水磨坊！”

八荒愣半晌，轻轻抱起她，扛到肩头，走进帐篷，放下，“可敬的水磨坊主，脚印绿洲人被杀完，你在沙漠里遇到绝境，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没想到，为了一个破水磨坊，竟然哭得像个孩子，哈哈，我真想不通！”

“你赔我的水磨坊！你赔！”

“好，我赔你！”八荒说，“我请人再建个水磨坊。”

“真的？”采诗擦干眼泪，疑惑地望着他，“你说话要算数！”

“尽管放心——你也别那样看着我，你的目光里包含顾虑太多，就像沙漠里的尘雾。你在想，工钱谁出、我提些什么要求之类问题，对不对？”

采诗机械地点点头。

八荒搂过善爱，说：“她是我的女人，让她作证，我重新建造一座水磨坊，工钱、料钱全部由我承担。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甚至不要你陪我喝酒。”

“如果你能说到做到，我愿意陪你喝醉！”

“你以为，我真的稀罕你陪着喝酒？错了！你很会化妆，也很精明，但是，你永远也不懂真正的男人，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八荒转向善爱，柔声说，“可爱的，你同她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

善爱恬然一笑，说：“雇工在水磨坊冲垮前，把所有粮食都搬到了安全地方。剩下的麦子运到别处，大概有半月就可以加工完。你不用担心。”

“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些事情。”八荒打个哈欠，说，“半月时间能不能建造起一座更加漂亮的水磨坊？我想应该没问题。木楼好建。”

当天下午，工匠们就从各处赶来，昼夜不停地施工。半月后，精心设计的水磨坊在原址拔地而起。八荒得意地对采诗说：“以后，不管有多大的洪水，都不会冲垮。”

采诗精神重新焕发出光彩，兴致勃勃地上到阁楼，这边敲敲，那边摸摸，欢天喜地。阁楼四壁和顶部都以木结构为骨架，由红柳条编成，上面盖上五色斑斓的毛毡，然后用宽毛带子扎紧，这样可以抵挡黑夜寒冷。温暖季节来临时，取下毛毡，露出鲜艳夺目的毛线帘子，图案虽然粗犷，但令人赏心悦目。帘子束起，河边的树林、远处沙丘与河床过渡地带的灌木丛，以及更远处波浪凝固住的沙漠，都一目了然。采诗快乐地想像，当夏天沙漠里的热风吹动彩色帘子，拍打着红柳条墙面，发出轻柔声音，多么美丽！

“阁楼漂亮吗？你满意吧？”八荒问。

采诗陶醉地再次欣赏一遍，说：“非常满意！这简直是天堂啊，我疑心自己在梦中！我想，工钱全部由我来出比较合适。”

“我说过送给你的。”

“看不出，你这人还真细心。我怎么报答你？”采诗说着，眼睛热辣辣地望着他。

“你报答不了。”

“那我该怎么办？我亲手做几道菜给你吃，总赏光吧？”

善爱推推他：“八荒，我替你答应了。”

晚上，采诗唱着小调，轻盈地蹀来蹀去，忙碌不停。吃饭前，她悄悄到附近隐密地方挖出两罐烧酒，抱进阁楼，说：“今晚，全是好酒，喝多少都行！”

“我不能自己在阁楼里喝酒，让弟兄们都进来吧。”

“不行！”采诗坚定地说，“别说这里地方窄小，就是宽敞，也不能让他们闹腾！”

“那我情愿到楼下与他们一起。”

“随你便吧。”

善爱急忙说：“你们两人怎么回事，大事小事都争吵，刚才还好好的，几句话不对就翻脸，究竟为啥？八荒，你是肚里能行船、胸前可跑马的男人啊，不能迁就一下？”

“她把弟兄们不当人看。”

“她怕脏。女人的天性都喜欢干净。”

“骆驼客哪里脏了？”

“好，好，我们不说这个。”善爱盛满酒，“来，为水磨坊的落成，喝一碗！”

提到水磨坊，采诗脸色立刻缓和，她端起酒，冲八荒说：“你真的白建一座水磨坊给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给你一些钱。”

“干脆，送我一块昆仑山那样大的玉料吧。”

“我没有那本事，但也不白沾你光。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将来还。”采诗神采奕奕，再次端上酒，“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思援建水磨坊，这碗酒，我都敬你！”

她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抿抿嘴，笑笑，将碗口朝地。

八荒睁大眼睛看一阵，问：“你没事吧？”

“今晚高兴，喝多少都不会醉。”

“好大的口气！我陪你们两个，看谁先醉。”

八荒将不快抛到九霄云外，喝一阵，唱一阵，兴致勃勃。采诗脸色在酒的作用下红得可爱，神韵倍增。她连喝三碗，觉得头有些晕，便说：“我们毕竟是女流之辈，碰着喝，肯定拼不过，这样吧，我们玩游戏。”

“怎么都行，随你便——哦，不能随便，不能在沙漠里裸奔！”

“便宜了你！”采诗从木盒子里翻腾出几十个刻有佉卢文字母的小木块。

八荒眼睛一亮，“这是古物吧，你从哪里买来的？”

“瓦尔特给的。这些小木块上，一面有蝌蚪，一面是空的。我在碗底下放五个木块，猜几个空面几个蝌蚪。我和善爱摇，你来猜，猜准了，我们喝酒，猜不准，你喝，好不好？”

“行，输了可要喝酒。”八荒皱皱眉，说，“只是，我请你别再蝌蚪蝌蚪地叫，那是地地道道的驼唇纹！或者，叫佉卢文也行。”

“才不呢！我就喜欢水里的蝌蚪，就讨厌驼唇、驴皮，怎么啦？”采诗将木块放在碗里摇几下，扣住，问：“几个蝌蚪，几个空面？”

“三个空面两个蝌蚪。”八荒说。

“想好了！猜错几个，喝几碗酒！”

“让我再想想。对了，应该是两个空面，三个蝌蚪。”

采诗揭开碗，三个空面两个蝌蚪。

“少猜一个蝌蚪和一个空面，总共喝两碗酒。”

八荒拿起木块，疑惑地说：“原来，我以为驼唇纹只在玉器上，怎么还刻在木块上？”

采诗端起酒，说：“不要岔开话题，喝酒！”

八荒喝干两碗，说：“我不信猜不准，再来！”

善爱说：“吃吃菜，再喝酒吧！”

“不饿，先猜，先猜！”接下来，他又喝几碗酒，醉意开始泛滥，“不猜了！光我输，肯定有鬼。换个玩法。”

“怎么玩，你说吧。”

“每人编一个故事，故事中要有这种小木块。谁的故事最好，就点名让其他人喝酒。”

采诗连声反对，“你们是编故事的能手，我们比不过。”

“那就唱歌。指到哪里，唱到那里，谁唱不下去了就喝酒。”

采诗犹豫着望善爱。

善爱说：“我看这样吧，最简单的，剪刀，锤子，布，一物降一物，输了就喝。”

八荒说：“那样多没劲，没几碗就喝醉了。”

采诗说：“你酒量那么大，还怕喝醉吗？”

八荒说：“好吧，谁先来？”

采诗说：“我俩先猜。”猜几拳，采诗都输了，喝两碗酒。善爱想替她喝，采诗不让。她还要同八荒猜，输了端起酒碗就喝，善爱拦不住。

“采诗，你怎么啦？”

“我有了新水磨坊，高兴！来，八荒，再猜！”

采诗又输了。

八荒说：“你不喝酒也行，让我亲一下，算过关。”

善爱吃惊地望一眼他，然后对采诗说：“他说醉话，别理！”

采诗却笑了笑，说：“你真的想亲我？”

“是的，真想。”

“你亲什么地方都可以，亲一下，喝一碗酒，好不好？”

“说话算数？”

“算数。”

“这可是你自愿的！”八荒还是半信半疑。

“是自愿的，没错。”

“过来，到我怀里来。”

采诗像蛇一样扭动身子，游过来，仰起脸，问：“你想亲哪里？”

“左脸蛋。”

“好，来吧！”

八荒抱起采诗，在她脸蛋上亲吻一下。他感觉到软玉般的温润气息，嘴唇舍不得离开，打算做长久停留，采诗却睁开眼睛，躲开，“喝酒！”

善爱递过酒碗，八荒一饮而尽。

“你还想亲哪里？”

“嘴唇。”

“来吧。”

善爱默默地在旁边倒酒，递酒。八荒已经醉得言语不清。采诗妩媚地笑着，问：“哥哥，你还想亲什么地方？”

“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女人！”八荒摇晃着身子。

采诗仿佛被蜂蜇了似的僵住表情，接着，伤心地哭起来，“你不是好男人，你总是想着法子欺负我！”

八荒将她揽在怀里，问：“你拿个铜镜照照，看自己算不算好女人！”

“从小到大，我都按传统道德和现代梦想做好女人。”

“那些远远不够，”八荒转过脸，朝善爱说，“你告诉她，好女人是什么样子。”

善爱微微一笑，站起身，“我看你们都醉了。我出去拿些解酒的水果。”

八荒看她出去，听脚步声到楼下，关闭上阁楼门，放下毛线帘子和毛毡，立刻，外面的喧嚣小很多。采诗醉眼朦胧，歪着身子，自言自语，不时地笑出声来。八荒将她抱起，轻轻放到柔软暖和的床上。采诗没有反抗，她伸开双手，搂住八荒脖子……

早晨，采诗被剧烈的呼噜声吵醒。她揉揉眼睛，猛地坐起，见八荒赤身裸体躺在地板上，再看自己，也一丝不挂！八荒，这个恶棍！他怎么会睡在这里？她急忙穿上衣衫，打开楼门，刚想喊雇工上来，又忍住，关上楼门，并且背靠着门板，望着酣睡的八荒发呆。昨夜情景星星点点浮出脑海，却模糊成一团，聚不成完整影像……这个野男人！采诗越想越气，拿起一个木棍，狠狠地朝八荒腿上打去。

八荒猛然惊醒，问：“怎么啦？有盗贼？”

“你本来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盗贼！”

八荒打个长长哈欠，“哦，别冤枉我，夜晚可是你勾引我裸奔，善爱作证。”

“呸！无耻的野男人！”采诗羞愤交加，哭起来。

“不要小声哭，声音再大点，让下面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八荒笑着说着，“你还可以把床单拿给他们看。我很奇怪，你都有过男人了，怎么还——”

“闭嘴，恶棍！”

“原来拉孜是旋鸡啊，嘿嘿。”

采诗抱着头趴在床上伤心地哭着。

善爱不告而辞，到和田城去了。

几天后，斯坦因率领考察队抵达水磨房。他迫不及待地拿出桦树皮文书，问采诗，为什么上面有她的名字。

“是夸父老爷的字。小时候，父亲聘请他教我写字。”采诗说，“我的名字也是他取的。”

“你最后一次见夸父是什么时候？”

“阿古柏屠杀脚印绿洲后。那天，夸父带我和善爱、娇娇到约特干死胡杨林的树洞里玩游戏，回来后，看见村里到处是死人和血河，就发疯了，叫嚷着要找阿古柏报仇。”采诗茫然失神，“据说村里人被杀了，连羊都没剩一只……”

“你见过英国人戈特吗？”

“他到我家做过客，给过我很多洋糖。”

“戈特是拉孜刺杀的吗？”

“……我在接收水磨房前并不知道。”采诗忽然大哭起来，“我不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村里人杀光……”

斯坦因给她服用一片镇静剂。然后，八荒扶采诗回房间歇息。

第二天早晨，考察队启程。

八荒穿上衣服，伸个懒腰，说：“走了，进沙漠了！”

“你不能走！”采诗猛地坐起来。

“怎么？难道你想让我当雇工？”

“……反正，你不能就这么走掉。”

“我是骆驼客，怎么能不走呢？”八荒推开窗户，刺目的阳光立刻灌满阁楼，“你看，驼队都准备好了，就等我上路呢！”

“你走吧，死得远远的，我再不要见你……”

10、冰泉浴

澄蓝空阔的天宇下，沙漠时而聚拢，时而扩散，犹如波涛起伏。茫茫沙海中，驼队蜿蜒成长长一列，在舒缓平静的沙丘上逶迤前进。

五天后的傍晚，队伍搭建帐篷时，民工惊慌失措地叫喊起来：“野骆驼！”大家都停下活，往远处看，一匹野骆驼沿着沙丘脊梁疾驰而来。驼背上还有驼轿。

八荒烦躁地说：“肯定是善爱和娇娇！”

野骆驼到距离大本营五十米外的地方停下，卧倒，从驼轿两边下来的果然是善爱和娇娇。

八荒几步跨过去，拽起娇娇，说：“我连夜送你回水磨坊去。”

“轻点，好不好？抓疼我了！”

“谁让你来的？不是跟你说了吗？驼队进沙漠不能带女人！”

娇娇眼睛里充满泪水，但还是笑着。善爱拉她走到昆仑跟前，说：“谁也别想赶我们走，除非，你能把野骆驼赶走。”

昆仑低声说：“你怎么不听我的话？要是我们都出了事，孩子怎么办？”

“雪莲呢？她是官太太，就不能照顾一下弟弟？”

“唉！”昆仑叹息罢，见八荒在一边生闷气，走过去，“现在只好带上她们了。”

斯坦因坚决反对：“不行！考察队不能随便增加人，特别是女人！”

“为什么？怕我们变成塔里木虎，吃了你？”

“驼队按照人数购买食物，没有多余。”这是最合理的借口。总不能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避嫌吧？新疆南部地区的人们都在口耳相传，斯坦因带了一帮亡命之徒要进入沙漠深处搞名为“考察探险”的裸奔行为艺术，如果再加入两位曾经从脚印绿洲裸奔到敦煌的妙龄女子，队伍将更加引人注目。而斯坦因并不希望人们注意考察队的行踪。再说，和田牧场那天晚上，娇娇穿着内衣照顾他睡觉，如果她要强行嫁给他……

他重复一遍：“我们没有多余粮食。”

善爱笑了，“如果仅仅是食物问题，那好办，前面还有村庄，我们自己购买，好不好？”

斯坦因转向昆仑，“尊敬的驼主，请立即送你们的女人回去。因为，进入沙漠，随时都有葬身荒野的危险，连累女人，不人道。”

昆仑说：“大人，带上她们是有些麻烦，可是，善爱救过那匹野骆驼的命，野骆驼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对善爱很恭顺。这个季节，沙漠里经常有可怕的沙尘暴，野骆驼提前两个小时就能预知，可以使驼队转移到避风处，躲过劫难。”

斯坦因拧着眉头，问大夏：“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万一迷路，野骆驼可以沿着固定驼道带领我们走出沙海。另外，它还能对付野狼，能找到百里之外的水源。”

“告诉她们，不要乱跑，特别是看见海市蜃楼时，别好奇地寻找。”
贾船在远处怪笑几声。

.....

队伍沿河床深入沙漠，在松软的流沙中行进四天，生命迹象迅速衰退，红柳、蓬草之类沙生植物越来越稀少，活着的胡杨树则彻底消失。四周全是连绵起伏的巨大沙丘。斯坦因第一次置身于大沙漠，兴奋不已。他不由自主地把赤裸光滑的沙山与娇娇联系起来。望着骆驼从容扭动的屁股，他联想到娇娇。娇娇无处不在，苗条身子虽然裹在皮袄里，但斯坦因一眼就能看透。娇娇的身材、眼睛、微笑和气息妨碍他集中精力思考《十一页桦皮书》。他的思路游到寒淀那口大钟及拴在上面的旗子，刚打算探究他发财的秘密和对钟虔诚的缘由，娇娇闪烁着笑意的眼睛就钻进来说我黑夜中与你共处同一个帐篷，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他的思路伸展到有关元浩分裂成两个、三个或更多身子的传说，关于夸父与戈特碰撞合而为一的种种谣言，沙漠里发现有很多财宝和佚书的神秘古城等等，娇娇都会飘然而至。虽然她微笑着，但是，眼睛却不住地大喊：我要和你一起裸奔！因为太阳、月亮和星星。我要和你一起裸奔！因为草原、沙漠和胡杨林。总之，凡是进入

眼睛、感觉的元素，都能成为裸奔理由。可是，实际上，娇娇被羊皮袄包裹，被大夏、八荒包裹，被骆驼客包裹。斯坦因在三环以外。娇娇不看他一眼。

斯坦因正在烦恼，去过约特干的青年民工说这样走下去永远到达不了。

“既然知道路线错了，你们为什么一直沉默不语？”斯坦因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

民工望望昆仑，“我们以为驼队以前去过。”

“不，他们只负责运输。”

民工商量一会儿，研究出新路线。队伍在茫茫沙海中跋涉两天，穿过连绵不断、隆起很高的沙丘，进入枯寂的、布满巨大死树的低矮地区。再走半天，自南向北耸立着一片小建筑群遗址。民工确定这就是斯文·赫定到过的约特干。贾船则坚持说这里是被风沙淹没的脚印绿洲，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黑湖墓地”。斯坦因打开据说出自这里的羊皮书——佉卢文《十四行诗》。沙丘确实像在湖水里游动时被突然定格的“蝌蚪”。这是黑风暴的作品。难道，脚印绿洲就掩埋在这些“蝌蚪文”下面？

他问贾船，出土神秘文书的地方在哪里？

“已经被风沙掩埋了。”

“这是你出生的脚印绿洲吗？”斯坦因转向善爱。

“记不清了。”

望一阵沉默的沙地，斯坦因拿出斯文·赫定写给马继业的信，一边在建筑物遗址中搜寻，一边激动地阅读关于这个古代遗址的描述：“……眼前景象将我带到一个梦幻世界：所有屋子都被埋在沙子中，只有柱子和木墙仍然肃穆地挺立在沙山中，枯死的杏树园、胡杨树甬道、沙盖的渠道……古代人生活场景历历在目，好像这里昨天才荒废，我甚至能听见古人劳动的号子声和悠扬歌声……一所建筑物里，有许多彩绘女人壁画，她们都披着轻盈衣服，黑头发卷成黑结盘在头顶，眉毛细长，前额点有吉祥痣，这些造型和肖像显然受古希腊、印度、

波斯和犍陀罗影响，深处六千公里内陆，却能感受遥远海洋的气息，可见，这里的经济文化交流直接面对世界，而一个古老王国能够这样从容不迫地接纳异域文化，该有多么开阔的胸襟！另外一座较高墙上，几尊泥灰做的释迦牟尼和其他佛像，有的立着，有的坐在莲叶上，都穿阔大衣服，头上有一轮光圈。佛像美观大方，千年沧桑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内心的平和，当年，有多少信徒在这里思索宇宙与人生的奥秘啊！而这一切，都被无情的风沙——准确地说，被时间毁灭了。佛像见证了历史变迁的奥秘，他们是超脱者，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静观世界变化……”

没错，斯文·赫定的文字就是对约特干的准确描述。

斯坦因大致转一圈，根据以往在印度、波斯的实地考察经验判断：虽然斯文·赫定作为欧洲第一人到达这座规模较大的古城遗址，不过，看得出，他只进行过简单挖掘，更多破坏痕迹是他之前的寻宝人所为，粗陋的装备决定他们也不可能有深入持久的挖掘。所以，约特干古城实际上还是沙漠里的一枚禁果，别人只是看见了它的枝干、树叶和艳丽色彩，甚至嗅到了那诱人的香味，但是，采摘果实的只有他。

感谢上帝！感谢玉璧！感谢斯文·赫定！

他吩咐民工在较宽敞的寺院中搭建帐篷，次日就开始挖掘。

晚上，斯坦因请昆仑到帐篷里。“尊敬的驼主，”他谦逊地说，“我从喀什的马继业那里得知，您率领的沙洲商驼曾经受雇于西征军，从肃州粮运总局运粮食到敦煌采用局，储存在距离敦煌不远的悬泉置，然后转运到哈密督催粮运总局，为左宗棠将军的进军做出巨大贡献。当时，有很多商队尾随西征军做生意，但最受重用的还是沙洲商驼。后来，西征军的出征任务完成，肃州粮运总局和敦煌采用局撤销，您就护送着潘大人来到新疆。”

“是这样的，怎么啦？”

“马继业和我，还有潘大人，都非常敬重您。”斯坦因说，“我还知道很多关于您的私事。”

“听谁说的？”

“雪莲。”

“呵呵，她怎么说？”昆仑脸上充满慈祥。

“雪莲说她在甘肃华亭出生，母亲名叫盘姑，非常漂亮，只可惜得了什么怪病，奄奄一息。中医说她要嫁给身体强壮的男人就能恢复健康，不过，那男人会死掉。你毫不迟疑，娶盘姑为妻。盘姑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很多当初不敢试婚的人都后悔莫及。后来，盘姑生下雪莲，她却难产死了。你提着马刀找到中医，质问：你不是说能救活盘姑吗？中医说：你是真正的男人。盘姑最多能活一个月，你却让她活了一年，还生个可爱的孩子。你问：你为什么要骗我？中医说：你觉得同盘姑这一年多的生活值吗？你说：当然值，但我不想让她死。中医说：如果没有你，盘姑将会在极端恐惧和失落中死去，但是，有了这段生活，她走得很安详。年轻人，一年有四季，十年八年还是这样重复。你没白活，盘姑也没白活。”

昆仑莫名其妙，静静地瞅着他，“……你究竟要干什么？”

“您这样的人最高尚，也最值得信任，”斯坦因谦恭地说，“据我了解，在您常年奔波的生涯中，经常与各种弹唱艺人同行——其中，包括死于阿古柏屠杀的那些古歌传承者。我希望了解有关他们的详细情况。”

昆仑目光冷峻，望着他：“阿古柏利用卑鄙手段，将那些可敬的弹唱艺人全部谋杀，企图割裂中国西部的历史、民族精神，他的阴谋不会得逞！虽然，目前还没有新的弹唱艺人面世，但是，我相信，2651900种传唱正在某座雪山下、草原上或山谷间孕育着。你还年轻，完全有机会见到他们。”昆仑长长叹息一声，“谁也不会讲盲艺人的故事，因为，只有他们的弹唱才最真实，最纯粹。”

“……那么，驼主先生，能不能解读一下‘2651900’？我觉得这个名字——或者说数字——很怪，仿佛具有某种咒语的功能。”

昆仑蒙了，“解读？‘解读’是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斯坦因尴尬地笑笑，“我是说，请您给我解释一下与弹唱艺人有关的‘2651900’。”

昆仑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谁也不去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沙洲商驼存在多少年，没有人知道有过多少骆驼、走过多少路、留下多少脚印一样。不过，既然你问了，我就给你我的回答——记住，仅仅是我的答案：通常情况下，如果有人问弹唱艺人‘你总共唱了多少歌’，他会毫不犹豫地，说‘2651900’，什么意思？自己去想吧。他可能说是第二十六代传人，已经弹唱 51900 次；也可能说，1900 个最优秀的弹唱艺人中，他排名第二百六十五位；还可以理解为总共有 2651900 个人听过他的弹唱，总之，随便别人怎么想。”

“……您是怎么想的呢？”

“我从来不想。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那只是一个说法、名称，如同变幻无常的云。”

两人都沉默了。过一会儿，斯坦因又问：“据说，你的驼队救了善爱、采诗和娇娇三位脚印绿洲的仅存者。我想知道，当初，阿古柏在约特干实施大屠杀，可是，她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月牙泉边？三位妙龄女子逃难，如何能穿越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从来不愿提起那件事，”昆仑低头沉思一会儿，说：“因为它像传奇，说出来，别人以为我在撒谎。”

“没关系，我信任你。”

“……新疆建省那年，驼队护送潘镇从甘肃华亭到新疆莎车上任。经过敦煌，我们到莫高窟上香，祈求大佛保佑，”昆仑严肃起来，“进行仪式时，我亲眼看见采诗、善爱和娇娇从有树林的绿色壁画中走下来。三个女子说脚印绿洲的人被杀光了，天黑后，她们很害怕，隐约看见远处有光亮，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古树洞，就走进去。亮光总是在前边，她们在黑暗中跑了三天三夜，才看见洞口。”

“难道亮光是香头？”斯坦因狐疑地问。

“我很难相信那是事实，从约特干到敦煌，驼队至少得走三个月！而且，脚印绿洲的屠杀应该在三年前，但她们坚持认为是三天前发生

的。”昆仑说，“当时在场的除了八荒，还有潘镇聘任的师爷蒋孝琬。我们三人听到的、看到的完全一致。”

“之后，驼队就把她们带到了和田？”

“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这样做。路上，善爱在敦煌与罗布荒原之间的雅丹失踪，七天后，她竟然奇迹般地回来了。”

“你们带三个女子到过脚印绿洲吗？”斯坦因问。

昆仑摇摇头：“找不到了。”

突然，帐篷外面有人喊叫：骆驼跑了。斯坦因急忙出去。原来，野骆驼身上的木轿刚被卸下，就激动得到处奔跑、撒欢，之后，吼叫一声，跑向沙丘，瞬间消失灰色的尘雾中。

善爱焦急地追过去，喊：“回来！神驼！”

昆仑拉住她，“野骆驼找碱水喝去了，过几天就来了。”

斯坦因看着野骆驼跑远的方向思索一阵，回过头，问：“尊敬的驼主，地图上标示在东边有一条叫克里雅的河流，你算算，距离这里大概有几天路程？”

“不到三天。”

“太好了，您派人带领驼队到那里休整，让骆驼吃河边茂盛的芦苇，恢复体力，那样，不但能节省出很多饮用水和食物，而且，还让挖掘有了充足时间。”

“可以，我带驼队去吧。”昆仑说，“什么时候返回？”

“两周以后吧。”

昆仑带领驼队向东走了。

斯坦因工作到深夜，打算到外面巡视一圈就休息。出帐篷，突然看见一个黑影向远处跑，他大声喊：“谁？站住！不然就开枪了！”

黑影趴倒在地。斯坦因走过去，认出是贾船，“你偷偷摸摸想干什么？”

“……大人，我没干什么坏事。”

斯坦因威胁道：“如果不说实话，我就告你偷东西。”

“我只想找些烟土，”贾船冻得瑟瑟发抖，哀求道，“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

“不行！”

“.....我用文书换，可以吗？”

斯坦因一怔，叫他到帐篷里，问：“文书在哪里？拿出来瞧瞧。”

贾船从怀中掏出一卷桦皮书，字迹与《十一页桦皮书》完全相同。

“这不是夸父写的吗？”斯坦因奇怪地问，“你从哪里得到这本书的？”

“大人，我的烟瘾犯了.....”

斯坦因厌恶地让他过足烟瘾，“如果撒谎，我就把你扔到沙漠里去！”

“是娇娇给我的。”

“她？她从哪里得到的文书？”斯坦因很吃惊。

“她记不清了，”贾船说，“但她坚信这里面隐藏着脚印绿洲的信息，求我破译，帮助她找到回家的路。”

斯坦因沉吟一下，说：“你给我翻译出来。”

驼队出玉门关，沿疏勒河谷地前行。不几天，就进入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接着，戈壁滩上隆起雄伟壮观、规模宏大的雅丹地貌。置身其中，犹如在魔幻迷宫中梦游，起风时，飞砂走石，怪声凄厉，天地笼罩在昏暗尘雾与竦然声响交织的情景中。大风往往持续半天或者整夜。驼队停止前进，在城堡般高大的雅丹背风处躲避。

骆驼卧倒，骆驼客们就地坐着，想心事，打瞌睡，与周边戈壁、雅丹和谐地融在一起。

突然，善爱站起来，向雅丹背后走去。

八荒以为她疯了，大声喝问：“你干什么去？”

善爱说：“小解。”

“不能离开人堆，就地尿吧。给你们说过，这里最容易走迷路，不信，你就去吧，雅丹里的魔鬼会把你拉去，给他提一辈子尿壶。”

善爱将信将疑，望一眼四周森然可怖的雅丹，还是坚持到雅丹背后解手。

八荒拗不过，说：“那好吧，不过，不要走远。而且，所有女子都手拉着手，连成排，要看得见她。尿完了，就原地等着，我们去接。”

过一阵，两个骆驼客去看。雅丹背后没有人影，也没有小解的痕迹。只有雪莲、采诗、娇娇站在那里。

他们焦急地问：“善爱呢？”

采诗说：“我眼睛都不敢眨，盯着她看。还听见她小解的声音。你们来了，我才发觉影子不见了。真奇怪。她离我那么近，怎么就突然消失了？”

“糟了！她肯定走得太远，迷路了。”

雪莲急了：“快去，把她找回来！”

“没用的，几百里的人头疙瘩，没法子。再说，水有限，用完了，大家全都得渴死。”

潘大人忧心忡忡，望着黑沉沉的远处，问：“我们会迷路吗？”

“不会。我们能找到路，但是，很难找到迷路的人。”

采诗眼睛湿了，说：“我想找她去。”

“算了吧。在沙漠里走丢人，死人，都很正常。”八荒说，“你别哭，要不，眼泪冻成冰，然后，眼珠也会冻成冰。看看，你这么漂亮的眼睛，冻成冰，多可惜啊。”

采诗瞪他一眼。

“别那样看我，眼珠子跑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采诗愤怒地用家乡话说了一连串话，诅咒他。

第二天，太阳升到天空，戈壁滩里的热浪袭人，呼吸一阵，嘴唇干裂，嘴里总有清不完的细沙和淡淡的苦咸味。太阳落下去后，戈壁滩骤然变冷，寒气袭人。

蒋孝琬、潘镇和其他少女慢慢习惯了大风、暴晒、骤冷、碱水，白天在驼背上东倒西歪地睡觉，晚上裹上羊皮袄，依偎着骆驼睡觉。大家被辽阔深远的戈壁滩震撼，连着多日，都是这种单调乏味的天空、沙漠、戈壁，以及闪电般奔跑而过的野毛驴。缓慢移动的雪山姿影和无边无际的戈壁，让人无法分辨方位，似乎总在原地徘徊。经过废弃

的土房子或旧城堡，骆驼客捡来柴草，烧一堆火，烤羊肉、喝酒。昆仑端起酒，先唱一首祈祷旅途平安的古歌，然后，大家就说笑话，讲故事，不时爆发哄笑，驱散戈壁沙漠中的阵阵寒意。

晚上，骆驼客喝酒。半夜，有个人影从黑暗的沙漠中走来，到火堆旁，站住。八荒感到奇怪，端起酒，走过去，正要仔细打量，人影突然夺过酒碗，仰起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这不是失踪的善爱吗？八荒激动地大喊：“善爱！善爱回来了！”

骆驼客们跑过来，拉拉扯扯，贪婪地看，证实她确实是活人，疯狂地欢叫。昆仑拍拍她的肩膀，捧起脸，定定地看一阵，问：“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善爱蠕动干裂的嘴唇，吃力地笑笑，声音如同游丝：“野骆驼，火，歌，笑声……”

昆仑从腰里取下一个玉貔貅，给她戴在脖子上，说：“送给你，这是龙王的九太子，戴在身上能避邪。”

善爱感激地望他一眼……失踪那天，她看见一匹美丽异常的金黄色幼驼。幼驼温和地望着她，走过来，那眼神似乎是要说什么话。她就不由自主地上前，幼驼转过身，走了。她跟在后面，到一个巨大雅丹跟前。那里，有匹大骆驼卧在地上，蹄边一摊鲜血浸湿了沙滩。大骆驼看见她，似乎很愤怒，喷出一口腥臭的草沫，同时，挣扎着要站起来。她没有退缩，盯着大骆驼的眼睛，慢慢靠近，发现它四个蹄子上都扎着木刺。大骆驼眼睛中的敌意消失了，她小心翼翼拔掉木刺。大骆驼和幼驼都感激地望着她。这时候，善爱猛然想起驼队，怎么也找不到。她跟着两匹骆驼后面在沙漠中走，直到有一天晚上听见熟悉的歌声。

大家以为她讲梦话，都没在意。

昆仑大声宣布：“善爱失踪七天，能够平安回来，值得庆贺。我送兄弟们两只烤全羊和三皮囊酒，大家尽管喝，一醉方休！”

众人嗷嗷叫着，重新喝起来。

八荒边喝酒，边望着采诗。过一阵，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轻轻抱起她，然后走到骆驼客中间，说：“这个女子我要娶。”

雪莲跑过来，说：“你不能这样对待她！”

八荒冲她吼道：“你给我闭嘴！今天晚上，我就要把采诗变成我的女人。这是什么地方？古城！古城的王走了，我来了，我就是王，我娶的女人就是王后！”

雪莲走到昆仑跟前，“父亲，你要阻止他的野蛮行为！”

昆仑说：“这是男人同女人之间的事情，你别管了。”

采诗从八荒身边挣脱不开，眼泪流出来：“你要干什么？”

“要你喝酒，唱歌。”

“我不喜欢。”

“不要那么肯定，你会喜欢的。我们从来不强迫女人喝酒，要让你自己端起酒碗。”八荒盯着她的眼睛，醉醺醺地说，“女人不唱歌，就像山林里没有河流，所以，你要学会唱歌。去吧，我见不得女子哭，找个僻静地方去哭吧。”

他松开手。采诗哭着跑开了。八荒朝她的背影喊道：“爱哭的、以裸奔出名的女子，告诉你，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你。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讨厌你！”

骆驼客喝酒到高潮，大家手拉手，围着火堆唱歌，跳舞，直到一个个累倒，睡着。

凌晨，蒋孝琬听见不远处有群狼嗥叫，还隐约看见绿莹莹的眼睛。他恐惧到极点，想喊，可是，大多骆驼客东倒西歪，此起彼伏地打着呼噜。只有八荒还在喝闷酒。

他满不在乎：“狼怕火，不会过来的。”

“可是，火堆早就熄灭了。”

“你这人，命就那么贵吗？让狼吃就吃了，人不也在吃羊肉吗？”

蒋孝琬噎住，说不出话来。

他想听夸父的故事。

“我最痛恨嘲笑他的人。”八荒喝几口酒，动情地说，“夸父跟我一样，失去了宝贵家园。这是最痛苦的事情。我们延续了多少辈子的庄园让阿古柏给抢走了，那些雕玉工跑的跑、杀的杀、七零八落。一个好端端的庄园就这样像梦消失。我能体会到夸父内心深处的痛楚，他肯定遭受过类似的打击，疯了，所以，谁也不知道真实情况。”

“你见过他吗？”

“当然，我第一个发现。那年，我去悬泉饮骆驼——悬泉你知道吗？就在悬泉置城堡后边的三危山里，三危山你知道吗？就是唐僧取经时降伏妖怪的地方。你是读书人，应该知道唐僧吧？”

“知道。”

“那就好，唐僧是个大英雄。他回来时在我们庄园住过，先人给他送了一件精美的玉枕。那是我们庄园的传家宝，传了多少代啊。算了，这些事情不给外人说——哦，刚才我说到哪里了？你想知道什么？”

“你说那年到悬泉饮骆驼。”

“我看见两个赤身裸体的人在结冰的悬泉里洗澡。一个是夸父，另一个是漂亮女子于阗。那么冷的天啊。于阗拼命搓夸父后背，力气太大，搓出一个红色斧头样伤痕。我喊他们，别冻坏了。夸父愣愣神，死死地盯住于阗，问：你是谁？于阗说：我在歌坊里给你跳过舞。我看见你总想从后背上取下什么东西来，我要帮你，因为你够不到啊。可是，你的后背上没有鸟枪，没有包袱，什么都没有。我看你太痛苦了，我担心被这个动作累死，跟你到这里，才明白你是要抓取那把斧头。夸父问：拿到了吗？于阗说：拿到了，给你。夸父似乎接过，仔细把玩。他猛地举起双手，往下劈。于阗惊叫一声，夸父的手停在半空中。接着，缓缓降落在于阗洁白如玉的胸部上。饱满的奶子兴奋地在手掌中撒娇。长发喜悦，激动，在冷风中飘扬。手掌沿着于阗身体的曲线游动，轻盈快乐。他把于阗当成一把千年古琴弹奏。但我觉得更像在雕琢玉器，精工细做，一丝不苟。于阗呢喃着，像乳燕。他们全然不觉寒冷。他们抱在一起，厮磨、扭转、热烈、疯狂、嚎叫。

时间胶着了。他们像交配完的野骆驼那样瘫成软泥，融进泉水里。这怎么行，会出人命的。我跑过去。其他观望的骆驼客也醒悟，我们捞出两个白玉样纯洁的男女，裹两层羊皮袄。夸父想跟着去哈密。昆仑严词拒绝。我们把他送到敦煌采用局。官员说谁敢得罪左帅幕僚，让他协办粮草吧。不管他有什么古怪行为，只要活着就行。你知道，那天还发生了啥奇事吗？”

“什么？”

“悬泉的水滚烫滚烫，大冬天的冒着热气。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怪事，就是夏天，泉水也很冰凉，在里面呆久了，会得病。可是，他们的激情把一泉冰水给烧热了。”

“夸父后来去了哪里？”

“有人说他在戈壁滩里漫游，有人他说在寺院里抄经，有人说他跟着部队去了和田，还有人说他在士兵的混战中被腰斩。这么大的西北，谁晓得他在哪里。”

八荒静静地凝望深沉夜空，眸子里飘然而出别样的虔诚和神圣。蒋孝琬忽然想哭，说：“我错了，夸父是我父亲。听说他去了和田，我想找到他。”

八荒猛地回过头，冷漠地说：“胡说！”

“他真是我父亲！”

“再这样，把你扔到戈壁滩里，喂狼！”

“我叫蒋孝琬，是他唯一的儿子。”

“那有什么关系？名字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吗？你就叫夸父又能怎么样？他是他，你是你，完全不同！说我是他的儿子，还差不多。”

“为什么？”

“我们有梦想，而你没有。你像大多数读书人那样，处心积虑，用死去的文字建筑状元桥，最终通向权力、名位、利禄，也可以说通向屠刀，能为所欲为地腰斩别人。”八荒越说越激动，眼里却流溢出雪山般的冷静。

“你错了，我从小就畏惧科举考试。”

“不要辩解，没用的，状元桥渗透在你们的骨头里！”八荒轻蔑地说。

蒋孝琬说：“朋友，你记住，我来新疆目的很单纯：就是要找到父亲，或者，他的坟墓。”

11、我想和你一起飞

深夜，娇娇来到斯坦因帐篷。她穿着壁画中那般鲜艳、美丽的衣服，化了淡妆。

斯坦因激动地站起来，他本来想说“我约请你七次，为什么现在才肯赏光？”话到嘴边，却变成“哦，美丽的沙漠女人，你跟雪山清泉一样透明，像星星一样散发着诱人的光芒，整个考察队喜欢你，特别是拉姆，多次称赞你！”他感到很吃惊，这种情话从来没向艾伦说过，为什么面对这个东方女子脱口而出，还那么自然？难道，沙漠之夜加深了孤独感？

娇娇抿嘴一笑，妩媚地望着他。

斯坦因伸个懒腰，掩饰尴尬，然后冲咖啡，“贾船破解的文书，是夸父亲自给你的吗？”

“别谈什么文书，好不好？我忘了！忘了！忘了！”

“当年，你跟随沙洲驼队离开敦煌时，夸父在不在队伍中？”

娇娇奇怪地望他一眼，摇摇头，“没有，不过，他的儿子蒋孝琬跟着驼队。”

“蒋孝琬？他到新疆来干什么？”

“不知道——哦，对了，有一次，蒋孝琬喝醉，说在老家湘阴读书时，每天早晨都要经过一个花园去状元桥。后花园里有一张粉面桃花般的脸，他每次看见，都在想像中裸奔。嘻嘻嘻！”娇娇笑得让灯影惶恐地颤栗，“他记不起有多少个日子，都经历着几乎相同的感情变化。他总是提醒自己，下次一定问她的名字，问她读什么书，问她为啥站在那里张望。可是，看见那双期待的眼睛，他又瘫痪。恢复知觉时，已经到状元桥。他在失望、彷徨、后悔、懊恼、愤怒、忧郁的交织中如同大黄蜂在蜘蛛网上扑腾。直到有一天，花园里的粉面桃花不

见了，他站在那里痴痴等候，来了个挑夫，说：‘花痴，别看了，女孩早嫁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蒋孝琬来新疆，究竟是寻找父亲，还是寻找那女孩？”

“他始终不知道那女孩名字，怎么找？”娇娇倒碗酒，“不管别人闲事，说说你吧——都说你要裸奔，什么时候开始啊？”

斯坦因浑身一震。显然，这是彼德罗夫斯基造谣。那个老狐狸！

“以前，我曾经误入歧途，而现在，我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探险家！”他诚恳地说，“我只想从消失的古代城市中找到文明碎片，并且把它们连缀起来，恢复历史的尊严！”

“尊严？”娇娇仰起脸，盯着他，笑了。

斯坦因躲开她的目光，“听任古代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裸露荒野，无异于犯罪。”

“我只知道，沙丘从来不穿外衣。”

“你错了，”斯坦因忽然提高嗓门，“我不但为沙漠遗址感到可悲，也为你感到难过！”

娇娇停止搅动咖啡，惊愕地问：“我？我怎么啦？”

“……女性因为约束、自律才有尊严，有尊严才美丽，可是，你对骆驼客野蛮的侵入没有丝毫反应，这让我感到奇怪！难道，你们还处于群婚群居的蒙昧时代？”斯坦因越说越生气，似乎要把她送上断头台。娇娇感到莫名其妙，听明白他的话后，小声笑起来。

“你别笑，听我说！”

娇娇还在无声地笑着。

“夸父确实是蒋孝琬父亲？”斯坦因缓和一下，问。

“谁晓得，大家都这么说，可是，蒋孝琬从来不肯承认。”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娇娇努力回忆一阵，笑了，“大概夸父喜欢裸奔吧！”

说完，她赤裸裸地望着斯坦因，仿佛观赏什么好奇节目。这个女子有一双善于裸奔的眼睛，以前，斯坦因总在逃避它们追逐，怕被变成崩溃的堤坝、爆发的火山。也许，娇娇第一次见面就窥探到他的内

心秘密，便肆无忌惮地裸奔、追逐、挑逗、勾引。斯坦因被激怒了，难道狮子座的男人会变成女人的猎物？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匈奴王的血脉！

他斗志昂扬，迎接挑战。

娇娇坦然自若，恬静地微笑，眼睛却肆意裸奔，如同两匹野马，纵横驰骋、追逐。这是一双神秘而深邃的眼睛，让人看不穿、钻不透，甚至畏惧。那是骆驼对沙漠的畏惧。八荒曾经对着茫茫沙海滔滔不绝地讲很多闻所未闻的有趣传说和故事，他还说有很多古代城镇和佛教寺院沉没在平静的沙漠中。娇娇的眼睛就是沙漠，平静表面下埋藏着多少座曾经繁华的城市？斯坦因确信娇娇的沙漠里掩埋着城市，尽管只看见平静表面。他不想考察娇娇，扭过头，说八荒仅仅依靠鼻子就能识别出五千年前的古玉，非同一般。真是奇人。八荒还说很多冒险者投身沙漠腹地，寻找当年人们来不及带走的奇珍异宝，有些人一夜间成为富豪，更多的人却葬身沙海。冒险，暴富，失踪。一年一年，这样的故事周而复始。

斯坦因机智地躲避娇娇期盼的目光。为了分散注意力，请求她讲述有关沙漠的故事。娇娇说我们就在沙漠的故事中跋涉，不新鲜，还是讲裸奔吧，大夏、八荒家族裸奔的故事。每年三月三，也就是京城里举行大考时，在沙漠湖泊、昆仑瑶池、高原海子和鸣沙山月牙泉，都有男女老少从各处裸奔而来，快乐地洗澡。八荒家族非常看重三月三的洗浴。洗浴实际上是洗心。就像纯白美玉经历千年还要退出杂质，形成玉皮和包浆。包浆只能证明玉更纯更洁。八荒的父母那时很年轻，他们像古时候的人们那样洗浴，像时间和空间那样洗玉。他们把身体洗成璞。他们互相欣赏，互相雕琢。他们像两件精美的玉器在和风中摇荡，轻快滑翔，欲擒故纵地撞击，清脆悦耳的音乐。风越来越大，音乐越来越激烈。人们感染激情，围成一圈，唱歌、赞颂。大夏和八荒的生命就在那个光明洁净的湖面上拉开序幕。父亲和母亲确信他们是两件精致的玉器。第二年，父母自豪地向在瑶池洗浴的人们展示作品，并且宣布大夏、八荒将成为新一代雕玉世家的传人。人们激烈地

欢呼。欢呼声使湖水汹涌、澎湃、暴溢，淹没荒原。塔里木虎、野骆驼、野马、狼被水浪追逐，四处逃窜。波浪追逐脚印。荒原被踢踏出无数断断续续、闪烁其辞的芦笛。四面八方的温柔波浪。围困中的脚印犹豫徘徊。两座清洁明亮的妩媚湖要淹没他，斯坦因无路可逃，只有堵截。淹没不成就缠绕，堵截未果便泄洪，最传统的攻守游戏，四只眼睛无所顾忌地玩耍。

斯坦因——严格地说，半个裸奔艺术家属性的斯坦因——心醉神迷，他渴望回到梦幻般的裸奔时代。他还想把娇娇当成芦笛吹奏，当成古老的三弦琴弹唱，证实狮子座男人功能正常，匈奴骑士风采依旧，胜过野蛮而粗犷的骆驼客。来吧！在中亚沙漠里决斗！他朝前倾身，已经感受到娇娇温柔甜润的气息。娇娇轻轻闭上眼睛，脸上涌出动人心魄的红云彩，并且伴以阵阵仙乐，鸾凤和鸣。我要离开驼队，找到一块与世隔绝的小绿洲，与娇娇、羊群、树林、白云、河流等自由元素共同生活，没有蒸汽机，没有裸奔，也没有各种困惑与疑问……忽然，苍凉的芦笛响了，骷髅群来了，半个探险家属性的斯坦因有气无力地提醒自己，不能啊，这不是我要的生活。他想逃离游戏。绝对不能进入朴素的民间生存模式。探险家斯坦因拼命挣扎，试图逃离游戏；裸奔艺术家斯坦因却想沉湎于湖泊中，随着波浪起伏。物质斯坦因不知何去何从，剧烈纠缠，身体豁然裂变。裸奔艺术家斯坦因变成暴涨的湖水，变成咆哮的野兽，变成四处奔波的鱼。探险家斯坦因惊慌失措、压抑、掩饰，干涸湖泊，捕捞鱼群。快乐分解成无数活泼小鱼，小鱼从身体各处飞射出去。大鱼小鱼逃窜。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他慌乱地想捕捉小鱼，徒劳无益，而且，娇娇明亮的眼睛监视着，只能听任小鱼逃窜。驼油灯幸灾乐祸，滋滋叫嚣。他满脸通红，局促不安，眼睛只盯着小方桌上一个黑色污点，不敢抬头，也不敢大声出气。他想把那个黑色污点想像成传奇故事。可是，他被粘住，想像不开。汗水凝成几条冰凉的虫子，爬啊爬。感谢解围！擦汗时，他瞥见娇娇脸色煞白，满脸惊愕。难道她看见了鱼影？

斯坦因觉得自己变成窟窿，梦魇，枯树——那正是儿时困扰着的、被遗弃的感觉。他希望八荒、贾船、大夏或一匹狼闯进帐篷，冲破尴尬。

娇娇埋下头，轻微啜泣，“你，为什么……”

“我受英国政府派遣，进入沙漠考察，不能做那样的事情！”

“……对男人来说，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吗？”

斯坦因忘情地说：“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是基于对古代文化的热爱，可是，我——还有很多研究东方文化的可敬学者，都被中亚盲流蒙骗，如果不调查清楚，将会给欧洲学术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肩负重任，怎么能与你结婚、生孩子呢？”

“即便有了孩子，我也不会连累你，有很多骆驼客当爸爸……”

“哦，是吗？那我宁可不要！”

娇娇苦笑，沉默。过许久，她仰起头，说：“你就像这没有尽头的沙漠，虽然博大、辽阔，可是，仔细想想，你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木，没有河流，没有绿洲，一穷二白！”

斯坦因低头不语。娇娇太美了，她的温柔、微笑、宽容，都让人心动……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甚至，包括对艾伦。如果是画家，愿意聘请她做终生模特儿，可是，选择了探险、考古，这项事业决定必须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寂寞、孤独、痛苦，要不停地在荒无人烟的地区行走、思考。当年，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也经常受到女色诱惑，他都以超人的毅力抵制。自己仰慕玄奘，追随他的行踪，稍有松懈，就可能功亏一篑！

他终于鼓足勇气，重新坐起，“很抱歉，我不能——但是，永远感激你……探究各种事情是我的工作，或者说，是我的职业，希望你能告诉我夸父的真相……”

娇娇失神地望着灯影，眼泪滴到桌面上，很快结成冰珠。

“好吧，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她冷静地输出有关夸父和蒋孝琬的裸奔信息。

信息很零乱，斯坦因只好扮演成寻宝人、采果者或拓荒者，或者直接充当导演，重新编排那一场场历史剧：夸父发疯了，大概因为胎记，那是把斧头——这些非学术问题，斯坦因坚决剔除——他的儿子蒋孝琬从小就立志拒绝科考，拒绝捐官，也拒绝跟玄奘到西天取经。不过，他喜欢体验辨机，为玄奘执笔。撰写《大唐西域记》同在戈壁滩养小鹿意义相同。敦煌、阳关、塔克拉玛干、鄯善、于阗、和田、雪山、叶尔羌河，一连串名词。这些名词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从娇娇嘴里出来却很亲切。文字同语言之间存在严重隔阂。河西走廊之所以流传很多夸父的滑稽故事，就因为语言。文字是冷武器，语言是热兵器。很多人不懂冷武器，夸父只能使用热兵器。士兵的冷兵器是大刀长矛，热兵器是鸟枪土炮，还有少量“来复枪”。冷热兵器混合的部队开出嘉峪关前夜，无人知道夸父以幕僚身份与左宗棠有过激烈对话。夸父要阻止西征军行动，他坚决反对士兵背着红薯袋深入沙漠杀人，或者被杀。他陈述很多理由。夸父陶醉在对理由的陈述中，并且把情感、肢体、头发、服装、色彩等元素都变成语言，变成热兵器，还是势单力薄。士兵雄赳赳、气昂昂，出关了。夸父跟在后面继续陈述。士兵们很烦，说你要是出家，天天念经，就能成为一个优秀和尚。士兵们肆无忌惮地大笑。夸父不为所动，他太专注于陈述内容和形式，竟然忽略了陈述的对象。陈述结束，他发现自己跟着沙洲商驼来到悬泉置。据说后来去了敦煌县城。蒋孝琬走访无数人，所有关于夸父的重述都在敦煌采用局终止。所有重述都互相矛盾。因为重述对象是系列行为而不是完整事件。蒋孝琬感到奇怪的是，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没有向他提问：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蒋孝琬早就确定标准答案：父亲是英雄，父亲离开家时背着一把斧头，他要学盘古。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戈壁上看着了天，找到了地。他要做英雄，开天辟地。斧头，这个冷兵器真冷漠，真狡猾。他抓不到。再次抓。周而复始。这些单调的动作把他塑造成怪人，投入老湘军以及无数在戈壁滩上行走者的印象里。夸父应该清楚他背的是一个斧头状胎记啊……

“据说夸父在脚印绿洲开过私塾？”斯坦因问。

“我和采诗、善爱都当过他的学生。”娇娇说，“当时，看不出他发疯。”

“据我了解，夸父怪诞任性，狂放不羁，怎么会到脚印绿洲开私塾？”

娇娇坦然自若说：“是这样，夸父偶然误入沙漠围裹着的脚印绿洲，喜欢上了一个女人，本来，女人也喜欢她，事情很简单，只要他们在玄奘脚印上站一下，就可以结成神圣夫妻。可是，阿古柏统治以后，夫妻同房、外出放羊砍伐树木，等等，一切行为都要经过 2651900 道审批手续，谁要擅自行事，就是妖魔。夸父在审批过程中，为排遣寂寞，开了私塾。”

“我知道，在沙漠里，结婚、离婚、再结婚可以在同一天进行。”斯坦因觉得好笑，“不过，我对‘2651900’这个数字很感兴趣，真的有那么多种程序吗？”

“大人，你能数清沙漠里有多少沙子吗？……你约我来，就问这些没用的话？”

“白天我要监视民工挖掘，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谈话。”

“我不是沙子，也不是数字，是女人！”娇娇生气了，“肯定有很多人看见我来到你帐篷。如果骆驼客整个晚上听到的只是有关文书的话题，那么，明天，我将遭到他们耻笑。”

“他们应该清楚，我是学者、探险家，约你仅仅为了弄清夸父书写的文书。”

“即便弄清，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很尊重你，所以，愿意告诉你实际情况。”斯坦因诚恳地说，“来新疆之前，我本来要与相恋多年的未婚妻艾伦结婚。由于难得的考察活动，不得不拖延婚期，你知道，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多么痛苦！可是，我毫无办法，作为对她的精神补偿，我希望调查清楚艾伦父亲戈特先生在和田地区遇刺的真相。”

“贾船到处造谣，说你是洋太监。唉，本来，我是想帮你的……”

“这些谣言丝毫影响不到我。我最想知道的，还是有关文书的秘密。”

“……戈特雇用拉孜为向导，找到了脚印绿洲。他与夸父一见如故，答应帮助办理结婚审批手续。他拿到阿古柏亲自签名的文件，到脚印绿洲，召集全村人，准备宣读，却找不见夸父。大家耐心等待，天黑，阿古柏士兵突然冲来，向人群开枪。扫射后，他们又用大刀疯狂地砍……戈特本来站在玄奘法师脚印上，他跳下去，试图阻止大屠杀……”

“就是说，戈特实际上死于阿古柏谋杀？”

“谁说戈特死了？那天，夸父带着我们到约特干森林里玩游戏。天快黑，他还没从树洞里找到我们，就回脚印绿洲喊人帮忙，看见了屠杀场面。当时，疯狂的士兵正要杀戈特。夸父急了，怪叫着冲过去。他穿着古代将士的铠甲，所以，士兵们吓蒙了，呆呆地望着夸父背起奄奄一息的戈特向约特干森林走去。”

“那么，他还活着？”斯坦因拉住她的手，“快说，他在哪里？”

“从那以后，夸父和戈特两人奇怪地融合在一起：夸父虽然还是原来模样，但是，他行为举止、语气神态同戈特完全相同。巫师说，戈特与夸父的灵魂非常相像，可以共用一个躯体。”娇娇温顺地让她的手躺在斯坦因手中。

斯坦因根本不相信所谓灵魂附体的说法，但还是耐心地问：“谁能证明你所说属实？”

“有个阿古柏士兵参加大屠杀后发疯了，晚上不敢出门，白天走路总是东张西望，动辄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叫‘脚印踩我来了！’看得出，他一直生活在恐怖中，而且，他也给别人带来恐怖，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娇娇平静地说，“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屠杀过我亲人的士兵，觉得这样生存太可怜，就主动安慰他，讲故事。后来，他的病好了。他说是我的微笑使他从黑暗的恐惧中走出来。再后来，他知道我是脚印绿洲的幸存者。”

“士兵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但他是真正的男人。他经过痛苦思考，觉得必须让世人了解真相，就解密。”娇娇难过地低下头，“离开时，送了这本沾着血的桦皮书。”

“现在，还能找到他吗？”

娇娇摇摇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好像消失了。”

“听说，夸父事前知道阿古柏要实施屠杀，才带着你和采诗、善爱离开脚印绿洲。”

“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说法很多，从和田到敦煌，凡是有绿洲的地方，都有关于三个仙女裸奔的传说，呵呵，大概是的吧。”娇娇疲惫地说，“谁也说不清——我也是。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在很深的树洞里迷路了，只听得前面不断传来三弦琴声和弹唱，就寻找过去，没想到，三天后，我们从敦煌莫高窟的一个洞子里出来……可是，我们的脑海里都有过脚印绿洲人民被屠杀的场面，跟壁画一样鲜灵鲜活，你说，奇怪不？”

“夸父看中的脚印绿洲女人叫什么名字？”斯坦因笑了笑，问。

“于阗。她是守护圣书的人。”

斯坦因迅速记下。“作为脚印绿洲的土著居民，你知道，为什么村子叫那个名字？”

“脚印是甜水湖的名字。”娇娇脸上渗出罕见的圣洁、庄严。

“又胡说开了！”斯坦因生气地将笔扔到桌上，“你们都把我当成白痴，是不是？开始说是玄奘留在沙漠里的脚印，后来，有人说脚印留在岩石上，现在，你又说是甜水湖！甜水湖不会与脚印发生联系，只能与鱼——我是说——鱼，湖中的鱼！我虽然不像你们对沙漠很熟悉，但是，也晓得脚印不可能留在水上。”

“沙漠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不管对大风、河流、骆驼、胡杨树、芦苇、野鸭，还是玄奘、脚印、绿洲上生活的人们，永远陌生！”娇娇脸上涌现常见的那种天真，“我的大英雄，别轻易否定别人的话，沙漠虽然变化莫测，但是，它是真的！脚印虽然留不住，它也

是真的，不然，谁能证明玄奘法师来自中原，从印度取到佛经后再次返回？”

“……”斯坦因语塞了。

娇娇笑笑，给他递过咖啡，“不过，也难怪，你毕竟不属于沙漠啊。当年，玄奘法师出玉门关，进入沙漠，一路向西。虽然经过的王国、看到的沙丘都不相同，但他还是不能确定是否在前进。祁连雪山神女脚印被法师的虔诚感动，爱慕他，说：法师，我化作甜水泉帮你引路；同时，也化作脚印帮你记住距离。这样，就到了约特干。这是女神能向西的最远距离。她说要在这里等待法师。二十年后，玄奘法师回来，脚印女神却犹豫了。因为，甜水泉周围已经长了很多芦苇和马莲，野骆驼、野鸭还常常翻越过沙丘来喝水，如果她走了，它们就会渴死。聪明善良的女神想了个主意，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留在约特干，另一半护送法师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敦煌，却精疲力竭，再也回不到雪山，就永远留在鸣沙山。所以，绿洲上的人们都说，甜水泉和月牙泉是玄奘法师留在沙漠里的两个脚印，它们相通。”

斯坦因疑惑地望着她，“昆仑说，月牙泉虽然在几个很大的沙丘中间，但从来没有被掩埋过，而约特干已经面目全非，甜水泉也——”

“甜水泉也不会被掩埋，”娇娇语气坚定，“它漂游沙丘之间，如同在我们心里！”

12、欢喜

约特干古城尘土飞扬，“坎土曼”与瓦砾的撞击声不断交响，打破古城宁静。

斯坦因借鉴斯文·赫定的经验，用重金鼓励的方法调动雇工积极性：“谁首先找到古代文书，奖励一瓶西药！”在西药和金钱的诱惑下，挖掘几天，民工彻底克服初期的恐惧心理，很卖力地干活。各种巧妙的、糅合印度与中亚风格的佛像、雕塑、木板画陆续出土。木板画全都源于佛教神话传说，还有印度民间象头神像。他们清理出一座寺庙，发现佛教壁画和灰泥粉刷的浮雕。壁画因为干燥沙子保护，虽然埋没多

年，依然色彩鲜艳，富丽堂皇，而且，画功精美，手法娴熟，艺术造诣很高。

斯坦因抑制住激动心情，每找到一件古物，都仔细拍照，并详细注明出处。到后来，几乎每过一刻钟都有惊喜发现，必须废寝忘食地工作才能完成任务。为节省时间，三餐地点都改在工地。后来，干脆将早餐与午餐合并，晚上整理资料到深夜。

大夏担忧他的身体健康，不断提醒：“大人，在您翻越冰雪覆盖、崎岖难行的帕米尔高原时，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那里有高尚的神灵护佑。可是现在，我感到了某种恐惧，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不要太忧虑，玄奘法师始终与我们在一起！”

“我是说，你这样没命地工作……”

“有什么办法呢，马大人配备的优秀秘书除了抽烟、睡觉，就是撒谎、赌博，所有事情只能由我来做。可惜，你不懂中文，不然，我一刻也不愿收留他。”

“要不，我开始学习中文吧？”

“太难了，而且，也没有时间。昆仑驼主、八荒都提到过一个叫蒋孝琬的人，我隐约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中文秘书：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吃苦敬业，懂突厥语，又有长期在官府任职的经历，这似乎是上天专门为我在中亚考察打造的得力助手！”斯坦因苦笑一下，“只可惜，他就像驴子幻想中的红萝卜，生长在未知的土地里。唉，你帮我管理好民工，他们才最值得担心，这可是没有生命、没有法律的荒漠地带啊。”

“您多虑了，民工就是走到十八层地狱，心里还坐着个阎王爷。”

夜里，斯坦因标识完白天发现的古物资料，拿过一件新鲜如初的木板画，打算随便看看就歇息。画面是身着中国式甲冑的勇士雕像，双脚踩在恶魔扭曲的身上。恶魔浓密的头发挽成螺旋状。斯坦因在印度拉合尔博物馆许多希腊—印度类型雕塑上都看见过这种类型，表明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化在这里曾经有过密切交融。他想马上写信，给霍恩雷报告这个惊人的发现。刚开头，一阵眩晕，便伏案休息。困意

袭来，他沉沉地进入梦乡……几声清脆的驼铃声飘来，接着，看见驼队在波涛般起伏的沙海中行进，到达丹丹乌里克。国王率领全城百姓迎接，众多服装华丽的美丽少女载歌载舞。突然，四周传来凄凉的芦管声，接着，人们惊慌失措，四散逃奔，一边叫喊：匈奴骑兵抢象牙佛来了！国王镇定自若，对斯坦因说：你别担心，我国朝野人士都信奉佛教，从善如流，人善天不欺，匈奴虽有精兵数十万，但做的是不义之事，连沙漠里的大老鼠都不会冷眼旁观！话音刚落，一只金银两色的老鼠带领鼠群冲向匈奴兵，咬断马鞍、衣服、弓箭上的带子。士兵落荒而逃，老鼠穷追不舍。斯坦因也夹杂在士兵中逃跑。但是，眼皮沉重得抬不起。突然，后面的老鼠似乎站立，变成贾船，阴笑着，张牙舞爪，扑过来。斯坦因在细软的沙地里挣扎，忽然，沙地陷落，他随着瀑布样的沙漠坠进无底深渊，空中传来贾船阴森森的笑声……

斯坦因猛地惊醒，木板画被撞开，冷风吹得驼油灯闪烁不定。帐篷外，人声杂乱，金属器皿叮当作响。斯坦因听见有人走近，迅速拿起枪，一手拿起木板画，吹熄灯，匍匐前进，隐蔽到门口，屏息静听。外面只有贾船怪异而尖利的刺耳叫喊，令人毛骨悚然。除此而外，听不到劫匪的恐吓声、枪声及马鸣声。

“大人，贾船发疯了，他追着杀民工呢！”

是大夏的声音。斯坦因警觉地走到外面，仍然一手拿枪，一手拿木板画，像古代罗马的角斗士。黑暗中亮着十多个火把。赤身裸体的贾船被捆绑起来，像牲口那样拴到死树干上，嘴里不停地尖叫：“魔鬼！我看见魔鬼伸着血红的舌头到帐篷里来了，2651900个魔鬼，他们手里沾满鲜血、毒血、坏血，卡特，你走开，走开！”

斯坦因过去，借着火把，看见贾船身上被刀划开很多口子，而且——怎么回事？他的生殖器哪里去了？是不是他对娇娇或善爱心怀歹意，遭到惩罚？

“卡特是谁？”

火把后面战战兢兢走出一个瘦小的男子。

“他为什么喊你的名字？”

“不知道，我们正在睡觉，他就叫喊着冲进帐篷要杀人，多亏我惊醒得早，不然，十几个人就会没命了。我想，魔鬼附上了他的身体。”

猛地，斯坦因发现贾船身旁不远处有一块大木板，拿起看，立刻认出是根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记“鼠头神”传说的内容绘制。虽然在黑夜中，但在火光的照耀下，画面仍然鲜艳夺目，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失去灿烂光辉。显然，这是民工私藏。

“这是谁挖出来的？”他厉声喝问。

一片寂静。只有火把在剧烈燃烧。

“要不说，我陪你们站到天亮，再到天黑！”

人群轻微地骚动起来，接着，有人大声说：“卡特，说了吧，不然大家都得冻死。”

斯坦因命令民工把贾船抬到营房看护，其他人回去休息。斯坦因带卡特回到帐篷，恶狠狠地说：“从实招来，不然，我马上派人送你到潘大人那里，让你把监牢的地坐穿。”

“老爷，我招，我招。”卡特哭丧着脸，“都是贾船那个官油子，他威胁、哄骗我们，让把挖出的好东西送给他。”

“怎么威胁你？”

“他说和潘大人是老乡，如果不听话，有办法让我们拿不到工钱。”

“他怎么哄骗你？”

“……老爷，我这是第一次送古物……”

“回答我的话：他怎么哄你骗你？”

“……他答应我，送了好东西就让睡女人。”

“女人？”

“他说，娇娇和善爱是官府供养的妓女，只要我表现好，就可以……老爷，我没钱娶女人……昨天，挖出了这块木板画，跟新的一样，就藏了起来，夜里送给贾船，谁知道，他一见鲜红的木板画，脸色大变，发疯了……”

“别人给他送古物没有？”

“不知道。反正，我是第一次。要说谎，就割了我的舌头。”

“那他的胯下……是怎么回事？”

“……老爷，我们也是今晚才晓得，他原来是太监，哈哈哈……”

斯坦因喊来大夏，让他安排人看守卡特。大夏安排好，向娇娇和善爱帐篷走去。

“你干什么去？”

“她们受了惊吓，不敢睡觉，让我陪着说话。”

斯坦因狐疑地回到帐篷，睡意全消，坐到天亮。因整日测量而疲惫不堪的拉姆竟然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一切。斯坦因把民工召集起来，严肃地宣布纪律，再次规定重奖重罚的措施。午餐后，他觉得头昏眼花，便回帐篷休息。刚睡着，大夏兴冲冲地闯进帐篷，惊醒他。

“干吗那样慌慌张张？”斯坦因不快地说。从来没人敢擅自进到自己的帐篷，即便是最亲近的人——包括勤勤恳恳的拉姆。

“大人，一卷突厥文书！”

“哦？快拿来看！”

这份手稿文书为许多张椭圆形古老纸片叠在一起，打上孔，然后用丝线串起来，可以翻阅，每页上面有十四行精美突厥写体文字。丝线与他看见过的《克什米尔王记》、《大唐西域记》装订用线一模一样。不过，这件文书看样子在空气中暴露时间很久，却没遭到风雨和沙尘的侵袭，会不会是赝品？

“古书怎么不像新挖出来的？”斯坦因疑惑地问。

“大人，这是我刚刚从树洞里掏出来的。”

“树洞？在哪里？立即带我去看！”

大夏领他到善爱帐篷外，指着旁边一棵大树，说：“在这上面！”

胡杨树很粗，树干被流沙埋去很多，依然显得雄伟高大。尤其是坚如骨骼的白色树丛杈和躯干，虽然枯死多年，但依然顽强地挺立空中，昭示着当年繁荣茂盛的风采。

斯坦因眯着眼睛看一阵，问：“是谁首先发现文书在上面的树洞里？”

“是我，大人！”善爱说。

“你怎么知道上面有文书？这棵树很高，可别说你好奇地爬上去玩耍时无意间看到的。”

“老爷，自从在这棵树下扎下帐篷后，第一天晚上梦见空中有尊玉佛；第二天晚上梦见大树变成巨大的象牙，有人在上面雕刻佛像；从第三天晚上开始，每个夜里都听见上面有很多说唱声和乐器响动，好像在演戏。昨天晚上，我果然梦见壁画中那样的美丽舞台，帷幕刚拉开，就被贾船的尖叫声惊醒。”

“你有同样的梦吗，娇娇？”

娇娇摇摇头。

大夏见斯坦因满脸疑惑，进一步解释：“今天早晨善爱讲了她的梦，我觉得是神灵在昭示什么，很好奇，就上到树顶，在枝杈间有一个树洞，正好遮挡住阳光和风沙，我伸手试探，触摸到了文书。大人，事情在您看来有些离奇，但确实是真的。另外，还有个原因使我想爬上树看看究竟。”

“快说说，是什么？”

“这座故城还有一个突厥语名字——丹丹乌里克，翻译成汉语，就是‘象牙房子’，您应该知道的。”

斯坦因恍然大悟：“……‘丹丹乌里克’……‘象牙房子’……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他爬上树，拍几张照片，然后回帐篷，全神贯注，研究半天，证明这是《弥勒会见记》的突厥文译本。斯坦因只在加尔各答霍恩雷藏品中见过梵文本《弥勒会见记》，内容与这本书完全相同。在以前研究中，他读到过关于公元八世纪中叶圣月大师依据印度原本译成突厥文的记载。而古代和田地区的人们信奉弥勒佛，僧人们经常演出这个戏剧，《弥勒会见记》译本在情理之中，可是，关于文书的来源，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他取出从和田人手里得到的“古书”，对照着看。“古书”的纸质显得似乎更古旧，而文字完全不同于突厥文、佉卢文、波斯文、梵文，当然，也根本不像汉文，就是说，完全陌生，找不出与其他文字有任

何联系的蛛丝马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在互相影响中发展变化，怎么可能有独立形成的文字？再拿过突厥文《弥勒会见记》，一眼就可以看到，它的装帧、成色、文字都从容不迫，自然而然。它作为古代僧人排演宗教戏剧的脚本使用，文书共分二十八幕。第一幕为序幕，宣讲佛教教义，第二到二十六幕为正文，主要描写未来佛弥勒不平凡的一生。而且，每幕前的演出场景都用红墨标写，说明人物神情和动作。造假者会对利润并不很高的“伪品”如此精心、细致地下功夫？不大可能。斯坦因用手指蘸上水，向红墨、黑墨字迹拭拭，没有掉色；而以同样的方法在“古书”上轻轻一摸，劣质的黑色就粘到手上。可是，霍恩雷收藏的神秘古书却与突厥文《弥勒会见记》一样，都不掉色。这又是怎么回事？

斯坦因脑里一片混乱，理不出头绪。走到外面，大夏还同民工谈论刚刚的发现，喊过来，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文书吗？”

大夏摇摇头。他会说突厥语，但不懂突厥文字。

“这是古代突厥文的宗教戏剧的演出脚本，也许，在某个偏僻的寺庙里，如今还在上演那个著名的戏剧——《弥勒会见记》。我相信，这部书是古代留传下来的，不过，它怎么会藏在树洞里？我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这很好解释。以前，人们为了争夺水源和绿洲，经常发生战争，或许，这本书是一名虔诚的僧人在城市遭到毁灭前把文书藏到树洞里，通常情况下，敌人不会爬上树搜寻财宝。”

“这种描述在学术上无法立足。”

“先生，您来自欧洲，我来自亚洲，但是，不管在任何地方，把我俩扔进猴群，是不是很容易区别开来？我不知道，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当然要真实可信。”

“如果我不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兴趣而抱任何商业目的，何必要到大沙漠里出生入死？在和田，富商给我的工钱远远超过潘大人的年

俸。”大夏似乎受极大侮辱，义愤填膺，“或者，现在我就离开考察队。我虽然是下等人，但从不愿意被怀疑。”

“我相信你，只是怀疑那两个任性的女人。”

大夏说：“善爱也值得信赖！她不可能虚构神圣的梦境。在和田，有个传说，约特干以前是片荒漠，玄奘回国时带着稀世珍宝象牙佛，轰动绿洲上各大寺院，所到之处，纷纷祈求供养。经过和田时，国王专门按照神谕在这里建造了一所美丽宽敞的房子供养象牙佛，信徒们从四处涌来，修渠植树，建造寺庙，后来，形成这座城市，并蔓延到整个约特干。”

“难道这里不是玄奘当年经过的和田古城？”斯坦因问。

“不敢断定。我只知道那个传说。”

“这个鼠头神木板画呢？根据玄奘记载，应该在王城才对啊。”

“木板画没有长腿，但是，很多僧人却能四处走动，可以带走它们——大人，你凭什么确定当年这样的画仅仅只有一块呢？”

斯坦因愣片刻，拍拍头，“嗨！瞧我这脑子，近几天没睡好，蒙了！”

《弥勒会见记》带来了好运，接下来几天，婆罗谜抄本、梵文佛教经典、胡杨木片汉语文书和其他木板画陆续被发掘出来。其中一幅木板画内容正是玄奘记录的《蚕丝公主》。

贾船服用镇静剂，睡两天，醒来后，恢复正常。他全然不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斯坦因怕他看见木板画再次犯病，就让大夏打包捆扎；同时，担心他与民工勾结捣鬼，便增加到各处工地散步视察的次数，而且没有规律，让他们无机可乘。

圣诞节来临，斯坦因让民工休息一天，还让厨师准备颇为丰盛的饭菜，表示祝贺。他给自己放假，上到巨大的沙丘上，打量几乎被挖遍的丹丹乌里克，内心充满强烈的喜悦和莫名的忧伤。这个未知的古代曾经繁华城市虽然进驻了一批特殊客人，但在夕阳的温柔照耀中仍然处在沉睡状态，似乎还要继续沉寂下去，永远不会苏醒。他忽然想到一个比喻：丹丹乌里克是历史大树上结下的苹果，色彩艳丽，味美

质优，但是，如今，瓢肉已经被虫子从内部蚀空，只留下外壳，而它浑然不觉……这个比喻很恰当，却令人不舒服。那些被挖掘后裸露在空气中的大坑就像古城猛地睁开的眼睛，天真无邪。斯坦因仿佛洗澡时有人突然闯入，浑身不自在，也不敢与古城对望，便想绕过沙丘回营地。

刚转身，见有个人影晃一晃，倏地消失在沙丘间的红柳包后面。

是谁？难道在把挖掘到的什么宝贝埋在那里，以便日后来取回？想着，斯坦因怒气冲冲地跑下沙丘，大踏步走到红柳包跟前。卡特蜷缩着身子趴在地上。

“刁民，怎么又是你！这次，想私藏什么东西？”

“老爷，我真的啥都没做！”卡特说。

“那你鬼鬼祟祟躲在这里干吗？”

“嘿嘿，大人，这次我没干坏事，别大喊大叫，你快回去吧！”卡特似乎不怀好意。

“你到底藏在这里看什么？”

“我想看好戏。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我走。”

“好吧，我倒要看看有什么怪事。”

翻过一个矮沙丘，前边是片枯死的果树林和几处破房屋。卡特敏捷得像只野猫，蹑手蹑脚，弯腰从低矮的果树枝杈间穿过，到土房子跟前，从敞开的窗户处往里面看。忽然，房间里传出男女交欢的声音，他进不得，退不得，怔住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夸张，到后来，似乎变成野兽的嚎叫——是大夏和娇娇！

无耻！斯坦因在心里狠狠地骂一句，转身快快走了。

圣诞晚会在清理出来的古代广场上举行。民工们忘情地狂欢，仿佛这节日属于他们。真正的主人斯坦因闷闷不乐，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拉姆也因为思念亲人而心事重重。

大夏却坦然自若，与大家喝酒，说笑。斯坦因心里一阵阵地发凉。看来这是个高明的骗子，树洞里掏到突厥文书纯粹是鬼话，是精心策划的一个计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卡特走到大夏跟前，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大夏望一眼斯坦因，转身向旁边的娇娇说几句悄悄话，然后，他们朝这边放肆地大笑。斯坦因被激怒了。他猛地喝干一杯烧酒，气冲冲地走到大夏跟前，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骗子！流氓！无赖！”

人们停止舞蹈和歌唱。所有人都被电击一样，笑容凝固，僵在他们脸上。

大夏不明白斯坦因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暴躁，“大人，你在对我说话吗？”

“还能对谁说？在这里，没有人比你更无耻、卑鄙！”

他疑心有人在捣什么鬼，继续保持平静，“……大人，今天是西方的节日，我们都想让你高兴点，可是，你为什么要发火？”

“别假装成正人君子模样，卑鄙的人儿！我花那么大代价送你到法国学习，是想把你塑造成一个上等人，可是，我错了，错了！你那些下等人的劣根性非常顽固，就算十头牛来拉，也无济于事！你本质上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下等人！”

空气被凝住了。大夏眼睛睁得老大，目光里射出铜箭般亮光，像发动攻击前的雄狮那样沉重地呼吸。斯坦因似乎听见他喉咙里的粗壮拉扯声。

“先生，你知道吗？你在侮辱我！”大夏声音颤抖，一句一顿，“请当着众人面说清楚，是什么事情使你如此毫无理智地侮辱我！”

“……我羞于提起！或者，对你来说，再无耻的事情都可以原谅。”

斯坦因说完，转身要走。

大夏提高嗓门，吼道：“你敢再向前走半步，我将和你同归于尽！把事情说清楚！”

“好吧，我觉得事情太肮脏，但为了帮助你恢复可耻记忆，我提醒一下，时间：傍晚；地点：沙丘后面的果树园；事件——你自己应该清楚吧？”

大夏一怔，哑然失笑，他痛苦地扭过头，涩涩地笑几声，重新抬起头，平静地说：“我真傻，是该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先生，坐下来谈谈，可以吗？”

“你还有什么话，说吧！”

“先生，你骂我‘骗子、流氓、无赖’，是指傍晚我和娇娇在果园里的事情？”

“这还用问吗？像你这么放纵自己的男人，根本不懂得为谁责任，所以，我才不信你拿来的文书是真的！”

“够了！洋人先生，够了！”大夏厉声打断，“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什么意思？娇娇是女人，我是男人，我们两情相悦，就这么简单，与你何干？与文书何干？先生，你武断，疑心重重。当初，在克什米尔，我明明告诉你那些‘驼唇纹’的内涵和意义，你根本不信，非要我向法国人学到那些字母的发音，而且把名称改为‘佉卢文’才肯相信，为什么？在我们家族，继承玉器雕刻的传人首先要在神圣的仪式中掌握各种‘驼唇纹’的象征意义，就因为我们的工作以心灵默默地说话，所以，语言逐渐丧失，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文字难道自己不会说话吗？”

“我没有兴趣与下等人探讨高深的学术问题。”

“在你眼里，所有没读过书的人都是骗子，是傻瓜，是你们随意驱遣的奴隶。你沉醉于裸奔艺术时不是这样，在克什米尔也不是这样。我以为你会永远像裸奔状态那样坦诚，可是，这次到中国，你变了，你处处回避裸奔及相关的词语，还不如采诗、善爱和娇娇。你变得疑神疑鬼，颐指气使，根本不相信下等人有尊严，你不相信别人会不计任何报酬为你做事，你不相信真诚、善良、宽容！当我奇迹般地得到《弥勒会见记》时，多么兴奋啊，可是，你泼给我的是冰冷和怀疑，根本没有想着去享受发现带来的乐趣。现在，你又无端诽谤我们，就更可笑了。此前，我以为你那些表现是西方读书人的习惯，勉强接受，可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深深地刺激了我的信念，我不会再认为你所谓的研究、考察有什么意义。”

“你竟然反咬一口！无耻！难道你的荒诞行为高尚吗？”斯坦因怒吼道。

“我觉得很奇怪。你根本不懂得尊重生命，当年，为什么会热衷于裸奔？几月前，驼队从皮山到和田，穿越河流，有匹骆驼陷入水坑里，你不听劝阻，竟然开枪打碎了它的头颅。现在想来，你的血液本来就同冰水一样凉。”

“在那样深而陡的水坑里，骆驼根本没有办法求生。我虽然不是职业骆驼客，但也知道骆驼寿长命短，如果不开枪，它将在折磨中慢慢死去，我要尽早结束它的痛苦！”

“别为你的残忍辩解！”大夏搂过娇娇，“我和她怎么就无耻了？真是不可思议。你只对死去的东西感兴趣，你无视美好的生命，百般挑剔鲜活的一切，却对岁月遗忘、沙丘淹没的荒凉古城兴趣很浓。唉，算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离开前，希望你向我道歉。”

民工蠢蠢欲动，“逼着我们挖寺庙，不遭金刚报应才怪呢，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对，不干了！结算工钱，送我们回和田！就是坐大牢也不愿给你卖力！”

大夏挥挥手，大声说：“你们别瞎凑热闹，我离开，是自己的决定。”

斯坦因刚要说话，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他。是拉姆。他走到前边，说：“各位，今天是西方传统圣诞节，首先，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其次，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其他的话，等会儿由斯坦因先生来说。在这之前，我要按照家乡习惯，做弥撒！”

拉姆向人群撒下几枚俄国卢布金币。民工们惊喜地呼叫着争抢起来。拉姆同斯坦因进了帐篷。过许久，斯坦因独自出来，走到大夏跟前，手搭胸前，低下头，“尊敬的朋友，我之所以气恼，以为文书是你们合伙编造的。”

“我用生命担保那是真实可信的！”

“那么，我收回刚才所有的话，并恳求你留下。”然后，他转向大家，“同时，如果我有冒犯大家的地方，请多多原谅！”

大夏沉默不语。娇娇推推他，“男人打架动刀都是常事，干吗耍小孩子脾气？好了，别小肚鸡肠了。大家唱歌吧，唱歌！”

13、禁果无数

斯坦因把古城翻了个遍，收获很大。昆仑、八荒率领沙洲商驼返回，他决定继续向东探索玄奘当年经过的古代城市。善爱所期盼的“神驼”没有出现，她固执地要独自留在古城守望，被昆仑强行带走。

根据民工提供的信息，和田寻宝协会成员活动范围只限于克里雅河以西的沙漠古址，而东面的广大区域却几乎是探险者的“处女地”，大多地方斯文·赫定也没到过。在大风和沙浪中艰辛跋涉时，斯坦因信心倍增，无所畏惧。他为圣诞节的那次冲动懊恼不已。只要突厥语《弥勒会见记》是古代古物，其他事情与自己何干？现在想来，他的愤怒来源于对神秘“文书”的种种疑惑，并发生不恰当转移——肯定与娇娇无关，谁能弄清楚娇娇为多少骆驼客充当妻子——霍恩雷神秘“文书”野蛮地占去了太多宝贵时间而没有任何结果，这种情况在他多年来的学术研究领域从未出现，所以，感到羞耻、烦躁、无奈。如果再有新的神秘“文书”像强盗那样抢劫他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危机四伏的沙漠之旅将是一场荒唐游戏。另外，马继业最近的一封信中说，彼德罗夫斯基通过各种渠道向南疆地区施加压力，要他们采取断然措施终止考察队的行动，“……朋友，我也在积极斡旋、运筹，希望顶住老狐狸的蛮横干涉。但是，你知道，他的地位在新疆根深蒂固，轻轻吹口气，胡杨树就吓得直掉叶子……如果有一天你的考察被迫中断，我只能表示深深遗憾，并为大英帝国感到耻辱，除此而外，毫无办法，请体谅我的处境……”

斯坦因只读几眼，就将信放到旁边。

驼队翻越无数巨大沙丘，经过三天紧张赶路，终于看见荒沙中间出现一片青黑色地带：克里雅两岸的高大树木。骆驼嗅到河水清香，

跑过去。河已封冻，驼队踏着冰面过去。斯坦因让大家休整一天，养足精神，为穿越沙漠做准备。

晚上，他忙着整理野外笔记，给英国官方写简报，甚至还就他的发现给皇家亚洲学会的杂志写了一个提要，之后，给艾伦、霍恩雷、布勒等人写信，再看会儿书，才睡觉。

野鸽子的咕咕叫声惊醒他。天已大亮，但没有人声。

斯坦因视察营地，见大夏帐篷扎在远处河边的芦苇丛中，似乎他有意与大家保持距离。队伍出发以来，大夏从未主动找他说话。再不能让这种现状持续。他踏着衰草走过去。帐篷门帘垂下，门上挂着一只皮靴。这是大夏的抗议形式吗？斯坦因喊一声。大夏在里答应，让他进去。帐篷里光线不好，斯坦因坐到毛毡上，才看清大夏旁边躺着娇娇。

“……哦，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他很尴尬，心里也很恼火，但竭力显得平静。

娇娇猛地翻过身，爬起，露出半截雪白的胸部，说：“大人，昨夜我梦见‘神驼’回来了！从天空跑来，带着太阳的金色光辉，呀，跟梦幻一样，太漂亮了！”

斯坦因随便应承，机械地把目光从她刺目的白胸前移开，朝大夏说：“午餐时，到我的帐篷里，好吗？我请你们。”

“不用了，我不喜欢西洋人食物。”

娇娇连声说：“去吧！去吧！我还没吃过洋餐呢！”

“就这么定了，”斯坦因站起身，“开饭前，我让厨师来叫你们。”

到外面，他听见两人在帐篷里放肆地说昨晚民工围着帐篷偷听的事，娇娇不断提到卡特，然后大笑。斯坦因叹息一声，走到清泠泠冰面上，看野鸟在河床上勤快地啄冰。娇娇的笑声时高时低、断断续续传来。娇娇的突厥语发音不很准确，特别说到人名时甚至有些滑稽。例如，她每次提到“卡特”，都感觉到像才学走路的孩子那样稚嫩。“卡特”在突厥语中是“文书”、“文件”的意思，大夏等人说起时，则自然而然，光润圆滑——对了，卡特怎么会用“文书”命名？中国农村习惯

上给人取名都含有贬义，因为那样才不引起魔鬼的注意而安全成长，卡特怎么是个例外？这会不会是别人送给他的绰号，是否与近年来兴起的寻宝热有关？想着，他走到一个砸冰打水的民工跟前，不经意地问：“卡特呢？还没起床吗？”

“那个讨厌的馋鬼，昨晚守在大夏的帐篷外听了一夜，冻病了，躺在床上哼哼呢。”

“他以前好像不叫这个名字吧？”

“谁知道呢，寻宝人都这么喊他，大家就跟着叫。”

斯坦因心里一亮：寻宝人？卡特的职业是放羊，与寻宝人不应该有什么生意上的交道，但从“寻宝人都这么喊他”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熟。也许，他可以解开神秘“古书”之谜！这次不能急躁，一定要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回到帐篷，他让人问清卡特的病症，送些西药。

大夏被娇娇和善爱拥着提前赴宴。斯坦因只好收起正在研读的布勒著作《印度古文字学》。善爱好奇地打量斯坦因的帐篷布置，连连发出赞叹声：“了不得！一个大男人把帐篷里收拾得这样整洁，布置得这么好，如果不从外面走来，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在沙漠里。大人，您出门这么久，怎么不带上太太？”

“我没有太太。”

“啊？怎么可能，您不像没钱的光棍啊。”

“这是我的选择。好啦，请坐下吧，夫人——我这样称呼，可以吗？”

善爱却固执地继续问：“男人怎么可能没有女人呢？谁照顾你啊？”

斯坦因苦笑着说：“尊敬的夫人，您能不能让我尽地主之谊，招待你们？”

善爱沉醉在她的问题里，望四周看看，突然弯腰大笑起来，身子剧烈颤抖着。大夏劝不住，让娇娇拉她到外面，恢复平静。

“善爱为什么发笑？”斯坦因给大夏倒杯酒，问。

“她不理解你的单身状态。”

“这有什么，在西方，终身不娶很正常。”

“不是娶不娶的问题，她笑你身边没女人。因为她见过的男人都愿意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女人身上，而你，从来不正视她们，更别说交谈了。”

斯坦因举起杯，笑笑，“我很抱歉！抱歉！不过，很感谢她们的友谊。今天请你来，想请你尽释前嫌，忘掉不快，跨过克里雅河后，一切都重新开始！考察队确实需要你帮助。”

“你在说什么？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最近之所以少来找你，主要是我迷上了娇娇。成天跟在大人后面有啥意思？你只沉浸在书里和思考中。”

“恕我直言，我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娇娇会不会在你同其他骆驼客之间引发冲突？”

“哦？你怎么会这样想？是娇娇自己愿意的，谁也干涉不得。”

“那就好，那就好。”

第二天，沙洲商驼在愉快祥和的气氛中启程。

卡特病未康复，斯坦因让两个民工用担架抬着他走，并承担额外的工钱。

驼队沿着结冰的克里雅河行进四天，到达一个村落。村里正举行每隔七天一次的流动“巴扎”，热闹非凡。考察队使赶集的人们增加了新的话题。村长率领居民燃放鞭炮，热烈欢迎。他们已经为考察队准备好宽敞明亮的房屋。接着，克里雅知县亲自率领“慰问队”带着肉食、礼物、柴草、饲料风尘仆仆地到达营地。斯坦因感到很意外，为了节省时间，只是写信问候，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重视。

知县对考古学很有兴趣，与斯坦因谈得极其投机。看来，他专程前来探视不全是马继业的推荐信起作用，也有他个人的好奇心作祟。斯坦因说要对玄奘记载的尼雅绿洲周边古城进行考察，他爽快地表示全力支持。

事实表明，目前，这些地方官还未被彼德罗夫斯基左右。

知县走后，“巴扎”也结束了。

贾船因为生病，随“慰问队”到克里雅休息，考察队返回时接他。斯坦因决定正式进入沙漠前与精神转好的卡特交流一次。他让厨师准备新疆风味的晚餐，然后拿出未知文字的“古书”，佯装认真地读。卡特提心吊胆地来到温暖如春的风子里，斯坦因示意他坐下，自己继续读书，不时地拍手叫好。卡特心里七上八下。饭菜上来，斯坦因朝他招招手，说你先吃，我出去一会儿。卡特听得他的脚步声走远，走到木箱搭成的书桌前，迅速瞟几眼，吃一惊，拿起来翻来覆去看，忍不住大笑起来。

斯坦因走进来，问：“笑什么？难道你能看懂这本书？”

“您真的看不出这是假书吗？老爷！”卡特的表情很滑稽。

“这明明是《玄奘传》，你怎么能说是——假书？”

“老爷，我敢肯定这是假书。”

“为什么？如果乱说，我就把你送到克里雅知县那里去审问。”

“老爷，我在和田河滩里放羊，没事干，瓦尔特拿来一本羊皮书和几捆纸，让我有时间就抄，他说给钱。开始，我照猫画虎，照着书上的文字写，后来，发现出了错也看不出来，就自己想着乱画，省力省时。您拿的这本书就是我乱写的，没错！”卡特得意地指着一处暗红色印痕，说：“这是我的血，那天，手指划破了。”

斯坦因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问：“结束这次考察后，你还会重操旧业，是吗？”

“我已经不干了。”

“这活不是很轻松吗？”

“没错。可是，瓦尔特那个毛驴子总拖着不给我钱，所以，就不干了。我把羊皮书和剩下的纸都还给他了。”

“你最初拿到的羊皮书跟这本‘古书’上的文字像吗？”

“当然像了，不然，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瓦尔特的羊皮书从哪里得到的？”斯坦因问。

“那还用问，来自沙漠里啊。”

现在可以肯定，瓦尔特是伪造古书的主要人员，如果真有那么一本正版“羊皮书”，文字依然陌生。它又来自何处呢？

斯坦因不露声色，笑笑，“来，吃饭吧。”

卡特受宠若惊，“老爷，我生病时你给那么多照顾，还没感谢，怎么能吃你的饭？”

“没关系，只要帮忙找到你曾经见过的那本羊皮书，我赏你很多钱，能买几群羊。”

“唉！瓦尔特把羊皮书拿去，当晚就在赌博中顶了债，我亲眼看见的。老爷，你拿的书精致漂亮，远远超过破旧的古书，怎么对它们着迷？我怀疑你招惹了什么野鬼，这样吧，我帮你找一位巫士来，禳解禳解，就好了。”

“不用，快吃吧，饭菜凉了。”

“我……我……不，老爷，我虽然是贱民，但也知道‘无功不受禄’的道理！”

“哦？是吗？那你能告诉有关弹唱艺人的故事吗？例如，阿古柏、元浩为什么要将他们赶尽杀绝，他们为什么要使用一个共同的奇怪名字‘2651900’——据说，当年，你偷了弹唱艺人的玉制三弦琴，跑到敦煌，卖了；而且，给元浩当过穿越沙漠的向导。”

“……老爷，您调查得这么清楚？”卡特惊愕地望着斯坦因，沉思一会儿，说：“没想到，这个时代，大家都忙着寻宝、挣钱、跑官，还会有人问起乞丐样的弹唱艺人！老爷，您对我真好，就说实话吧。不过，以前的事情像梦、像云，我分不清哪些发生过，哪些仅仅想过，您就当故事听，好不好？”

“我相信你，讲吧。”

“以前，我是个孤儿，到现在，也没打听清楚，爹娘到底是干什么的，为啥要遗弃我。有个弹唱艺人收留我，供吃喝，还打算教我技艺。老爷，您知道吗？要学弹唱，必须弄瞎自己的双眼，那样，才能神情专注。我犹豫了。就在那时，阿古柏占领喀什，策划名为‘2651900’的大型弹唱比赛，并且搞排行榜，进入前十名的将得到重奖，头名冠

军，则拥有世界上最大、最重的奖杯‘福王’——实际上，反扣过来，它就是铜钟。义父与其他盲眼艺人一样，都以为这只是一次单纯的艺术活动。他们集中到喀什城外古庄园——就是现在的‘中国花园’，才知道比赛规则：参赛者可以沿袭传统乐调，也可以利用时尚方式，但必须弹唱阿古柏的丰功伟绩。艺人们觉得受了侮辱，严词拒绝，遭到杀害。可是，很多行外人为了迅速成名、获奖甚至瞎胡闹，都号称是能够弹唱‘2651900’句史诗的歌手，他们通过潜规则和其他运作，将真正的歌者陷害、排挤。”

“我听说了，有‘2651900’名歌手弹唱阿古柏东征的故事，欧洲报纸有报道。”

“那次弹唱活动纯粹是闹剧，我敢保证，没有一位真正的艺人！”卡特激动地站起来，“后来，阿古柏、元浩又想举行第二次弹唱大赛，配合你的裸奔艺术。义父说：弹唱只是一种表达，歌词不能实现的表达，让三弦琴去诉说吧！于是，很多真正的艺人积极准备，参加大赛。伪艺人害怕了，他们下毒、暗杀、诽谤、搞恐怖活动。义父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我害怕了、劝阻。他不听，我就偷了他的古玉三弦琴。通常情况下，艺人离开三弦琴就没法演唱，可是，义父却依然能唱！我想，大概是人、琴感应，便抱着三弦琴往东跑去。”

斯坦因若有所思，“……哦，让我想想，当年，我在喀什街头碰见一位盲艺人，怀里没有任何乐器，但他在津津有味地弹唱——关于玄奘取经的故事！”

“那绝对是义父！”卡特肯定地说，“只有他才能唱传统完整的《玄奘传》和《辩机传》。”

“什么？《玄奘传》？《辩机传》？”

“对啊，怎么啦？”

“……只可惜，当时我只听到了很少的一部分。现在，你的义父在哪里？”

“死了。”

“你怎么知道？”斯坦因盯住他的眼睛，问。

“那年，我抱着三弦琴一直往东走。没有风，我也没动，可是，琴还在不断地响，那是我最熟悉的、义父弹奏的古老音乐。后来，到敦煌莫高窟的一个洞子里，音乐消失，琴身像云那样飘进壁画中。老爷，您别以为我发疯了、瞎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想抓住琴身，可是，一切都是空的，比风轻，比音乐空。三弦琴是义父的灵魂，琴声停止、琴身飘走时，我就知道他死了。后来，我流落到哈密，又被迫跟随元浩到脚印绿洲的约特干，看见几百人——不管男女老少，他们的神情都很像义父——伴随沙尘暴与枪声倒下。我彻底崩溃，那个曾经想弄瞎双眼、成为弹唱艺人的青年，那个抱着三弦琴走破双脚的徒弟已经消失。现在，坐在您面前的，只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行尸走肉……”卡特陷入深深的忧伤中。

“别难过，卡特！——你有义父确实死亡的证据吗？”

“义父因为弹唱《玄奘传》、《辩机传》，使你改变裸奔计划，激怒阿古柏，下令腰斩，暴尸城外庄园……我经常梦见义父，好像他转世成了骆驼。”

斯坦因斟上酒，安慰他，“好了，关于‘2651900’的调查就到这里，我想，已经有了准确答案。来，我们用餐吧！”

“我还是不能安心白吃这么好的饭。”卡特固执地说。猛地，他似乎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两块写有文字的木牍，“老爷，我发誓，这不是我在丹丹乌里克偷的，是昨天从‘巴扎’上闲逛时碰到的，想着你喜欢，就买来了。”

斯坦因接过，竟然是佉卢文！这是他自从进入新疆以来看见的第一件佉卢文实物。此前，他只在古代钱币、玉佩和碑铭上看到过。“小商主呢？他会不会到别的村子赶集？”

“老爷，如果你真要见，我把他找来。”

“立即叫他到帐篷里来。”

卡特随手抓起烤面包和牛肉，出去。

斯坦因大喜过望，走到大夏帐篷里，拿出木牍给他看。大夏迅速辨认出这是佉卢文字母。显然，它们曾用于大量的文书印刷——他忽

然想起采诗水磨房中的很多佉卢文本牒，原来打算要来送给斯坦因，谁知出发时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半夜，卡特同小商主一起回来。他已经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流动“巴扎”。卡特找到他，软磨硬泡，保证斯坦因能购买一部分古物，才折回。斯坦因让他们吃饱喝足，才进入话题。小商主说木牒是他在沙漠里找死胡杨树时从一个古城遗址处捡到的。

“当时找到的木牒多不多？”

“很多，因为不太重，我就装了半袋子，拿回家，好让孩子当玩具。”

“就是说，你家里还有不少这样的木牒？”

“送的送，卖的卖，全倒腾光了。”小商主说。

“你愿意带我们去那里吗？”

他不情愿，“老爷，我还得赶着回去放羊。”

“你随身带的这些货物，我全部购买，好不好？”

“我……那就跑一趟吧。”

很快，驼队就带着巨大希望行进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之间。半月前这里下过一场罕见暴雪，黄、灰、白三种色调以粗犷豪放的大写意风格调配布置呈现，在大漠中显得壮观美丽。驼队爬到高大雄伟的沙丘顶部，斯坦因顶着犀利寒风，放眼四方，纵观天地。丘陵从各处滚滚而来，像激情澎湃的海浪。如果惊天动地的浪涛声代替亘古沉寂，那么，同真正的大海没有两样。但是，除了驼队自身的声音，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保持着造物主完成作品刚刚离开或已经离开几万年的处女地状态。事实上，沙丘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一层层惊世骇俗的秘密，就像森林中每年因为季节变化而形成的落叶层，而它们与大树年轮协调一致。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探险家就从这其间跋涉过，比他们更早的，还有古代传教士、士兵、移民、冒险家……

一连串的问号冲向斯坦因的内心：是什么吸引着第一位携带佉卢文、梵文或其他语文经典的文明使者穿越雪山和沙漠到达这里？他们在这些文化交汇地区怎样培育自己的花朵与种子？第一位勇士如何

开启了创造文明的历史？经过几千年的繁荣历史，当最后一位难民被迫离开这片神奇土地时出于何种原因？他是谁？

进入沙漠地带以来，民工们最大的恐惧就是碰见魔鬼。可是，现在，斯坦因却期望魔鬼真的出现，告诉他此地曾经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剧。

短暂凝望后，驼队继续前进。大雪覆盖着低矮荒地和沙丘，如果再降一场雪，整个沙漠被裹起来，所有神秘古城都一如既往地沉睡，小商主纵使有通天本领，也无法找到它们。最可怕的是在迷宫样沙漠中转悠数日又回到驻足过的地方。小商主似乎很有信心，说三天后就能到达那个未知古城，真正找到时却用了四天。不过，总算听到了古城的微弱呼吸——斯坦因异常兴奋地看见河床和在河流末端用土坝围成的小湖。湖水表面虽然结了厚冰层，但呈显出翡翠样的半透明绿色，表明水很深。八荒命人砸开几处冰面，让骆驼痛痛快快地喝。

然后，他们沿着曾经流淌过溪水的小路，进入一片低矮、早已枯死的树丛，接着，是一座用厚芦苇圈成的篱笆墙，外面是死去的苹果树、杨树和依然茂盛生长着的红柳。这种结构在农村中仍然沿用着。穿过几处古代农舍遗址，看见精巧牢固巨大建筑物的断壁残垣——它们的规模超过丹丹乌里克。小商主说那几枚木牍就从此地捡到。

“从克里雅河到这里，我们走了四天。当初，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老爷，那年春天，我在尼雅河边看见一头闪闪发光的梅花鹿，想捉住献给新上任的知县大人。梅花鹿顺着河慢慢走，好像生病了，似乎很容易就能逮住。可是，我尾随它走了一天一夜，还是赶不上，到冰湖那里，我亲眼看着梅花鹿沿着彩虹样的桥走到天上去了。我很害怕，看见刚才经过的地方有树，以为是村庄，就跑过去，最后，找到这里。”

“除了木牍，还捡拾到其他东西吗？”

“……还捡到几尊小金佛，拿回去不久，卖给了外地淘宝人。”

斯坦因决定在遗址中心扎营。他同昆仑商量，将骆驼客拉到冰湖处放牧，每隔三天往营地驮来冰块，以保证供给民工们的生活用水，

然后，叫上大夏，让小商主带路，前往捡到木牍的地方。路上，他意外地亲自捡到十几枚佉卢文木牍——也许是当年小商主匆忙中掉落的，也有可能是上千年就在那里，被风沙淹没、吹出，反复多次。

到达一个大房子跟前，小商主站住，“就在这儿。”

几只野鸽子从窗户里飞出来。门楣以下深深埋在沙地里，他们从窗户爬进去。里面全部是沙子，而房屋顶部的栋梁雕刻精美，配以生动而艳丽的彩绘。斯坦因来不及细细考究，在小商主的指引下，不大工夫，就刨出近百枚佉卢文木牍。

天色逐渐暗下来，他们不得不回去。大夏兴趣昂然地将木牍摆来摆去，最后调整成几行诗的格式。“我把这些字母组成了诗歌！”大夏带着孩童般的天真烂漫神情，喊来娇娇、善爱，然后从上到下，朗朗读出来：

这里，王之圣地，
有无数禁果，
葡萄、苹果、石榴和开心果，
它们是神的文字，
传达智慧的美味和神的意志，
偷食禁果者，
罚与老婆分居三月！

到达古城遗址第一天，就有如此丰厚收获，这是考察探险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美事。

既然轻而易举出土如此多的木牍，肯定存在由它们印刷而成的佉卢文书。晚上，斯坦因过于兴奋，难以入眠，在猜测与想像中辗转反侧，血液如同燃烧的酒精，变得滚烫滚烫。这时，他理解了大夏和娇娇，也同情起卡特来。

梦里，娇娇的脚步声在帐篷周围徘徊，时而近，时而远。他像风一样飘到外面。月光如银，沙丘如海。脚步声踩着海浪远去。他拼命地追寻。他把自己变成裸奔的公驼。

14、无贼城

第二天，“金玉神驼”突然出现在古城。

斯坦因觉得这是好兆头，命民工分成几组，开始挖掘。睡懒觉的野鸽子不时从建筑物中被惊飞出来，它们好奇地在上空盘旋，然后划出漂亮弧线，消失。

大房子被清理过程中出土佉卢文木牍，不久，又陆续发现佉卢文木简。它们大多呈楔形，每两个紧捆在一起，外部有凹形槽，执盾和雷电雅典娜形象的封泥印完好无损。木牍、木简用于书写的传统来源于中国内地，而封泥印的方式及图像则来自欧洲大陆，这是两种主要文化体系在此交会的实物证据。这些佉卢文木简应该是别处寄来或者待寄的信件，是什么意外原因使当时的人没来得及打开或寄出？斯坦因拍完照片，说：“大夏，还是由你来私拆古人的神秘信件吧！”

大夏说：“虽然时过境迁，但我还是有做贼的感觉。”

“这是一座野鸽子称王的城市，没有贼，拆吧，看看里面有什么重要情报。”

大夏打开“信件”，轻声读：“现在精绝正需要水，大量人口逃离土地，必须加以限制！”

“精绝？”斯坦因欣喜地叫起来，“尼雅王国的都城正是精绝，难道，这里确实是王城？”

接着，大夏又解读几个木简：“不久以前，有人看见了复活的玉骆驼，它娶了金骆驼，还生了小骆驼。它们在沙漠里漫游。”“玉骆驼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金黄色的大蹄印。”“河渠无水多日，致使耕地得不到灌溉，国王将亲自干涉水的分配。”“又有一批人逃亡，他们被士兵抓回，全部处死。”“三个裸奔的少女给绿洲带来希望和吉祥，她们是雪山仙子。”

裸奔？是一项体育运动，还是宗教仪式？

读到一件书样的木简时，大夏反复念诵：“愿世间时刻丰衣足食\愿经管圣雨的释天\增多雨水，树木长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愿彼在诸神佛法庇佑下长生！”

“难道这是真的？”他惊讶地说，“阿古柏侵占新疆以前，每年四月八浴佛节，我都要和八荒跟上父亲到民丰绿洲观看盛大游行。整个城镇的人都倾巢出动，大家群情激越，把一桶桶水泼向檀雕佛像，祈求风调雨顺！当时，在高僧引导下，人们都唱这种祈祷歌！”

“这么说，民丰人还在延续着‘精绝’城的生命？”

斯坦因调来其他挖掘地的民工，参加对大房子周边清理工作。第二天下午，房址及周边花园、建筑全部呈现在阳光和空气中。出土古物以佉卢文最多，还夹杂着汉文、藏文、梵文本简。围墙边发现一只狗遗骸，脖子上还拴着驼毛绳，绳子另一端与柱子联结。突发事件迫使主人匆匆离开，连爱犬绳子都来不及解开，它活活饿死。或者，主人并未打算远离，临时外出后再也没回来，而狗在忠诚的守望中死去。紧挨着大房子的一处精致建筑也被清理干净。这是凉快的阅读室。考究木桌上，放着一本手抄本佉卢文书。书页打开着——和田胖学者那样专注的读者似乎被什么重要事件从书旁强行拉走，而他打算解决完问题就回来。这本书写在刮洗干净的羊皮上，字迹工整，书法优美，干燥的沙土覆盖其上，使它与空气隔绝，所以，历经千年而完好如新。

大夏小心翼翼拿起手稿，津津有味地读半天，“先生，都是供人娱乐打诨的故事。书中多次提到女巫师裸奔。”

斯坦因立刻想到木简上关于玉骆驼、金骆驼的书写。

“告诉我，当年的读者中断的那篇文章讲什么？”

“这是一个有趣的、关于精绝的传说故事，叫《无贼城》。说最初，这个城市里所有货物都以同一价格出售，而且善恶之间没有区别。一位老师和学生经过这里，学生不顾老师警告，留在城市里生活。城里只有一个贼，他翻越富人房顶时摔坏一只脚。贼起诉富人，富人责备木匠，木匠责备泥瓦匠，泥瓦匠责备草席织工，草席织工责备放鸽子的人，放鸽子的人责备巫术鼓师，巫术鼓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国王命令绞死巫术鼓师。可是，巫术鼓师个子太高，而绞刑架太低，必须换一个人来代替他上绞刑架。大家发现学生的身材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就在他将要被绞死时，老师出现并发表辩护演讲，救下学生。他

指出站在那里的贼的身材正符合绞刑架。国王下令绞死他。贼要求马上绞死他，并说死后会成为天国国王。国王决定自己上绞刑架，他被绞死了，贼被当众释放，而且当上了无贼城国王。”

“这个幸运的贼叫什么名字？”

“呵呵，先生！与你一样，都叫斯坦因。”

斯坦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讶地抚摸着佉卢文书。

他让民工把帐篷移到大屋旁边平坦的空地上，以便密切注视其他挖掘点。

大夏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看了一遍，将佉卢文书中的故事全部装进脑海，到大本营向昆仑、善爱、娇娇等人讲述，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两周过去，更多遗址被发掘出来，其中最典型的是官署和寺庙。从官署院落宽大的果园、居室、大厅、厨房、冰窖等布局与规模看，主人至少是仅次于国王的王侯——也可能是尼雅古国国王。大厅一角突起的灰质平台上，有成捆的汉文、藏文本简，还有少量佉卢文本简。由此推测，尼雅王国当年不止通用一种语言，应该同时使用汉文、佉卢文、藏文等多种语言，这种状况表明王国居民成分也较复杂。玄奘经过此城时，佛教正盛行，而在更早的历史中一次次被外域文明的浪潮漫过，都像民工修补院墙那样，在旧墙体上抹上新的灰泥。这虽然是简单劳动，却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斯坦因和大夏对这些数量很大的木简束手无策。从现场痕迹考察，当时的官员离开时对文件进行过整理和归档，打算返回时处理遗留的公文。这种迹象与出土佉卢文本简的大房子包含着相同的信息：尼雅人将最珍贵的东西带走，似乎等着躲过突如其来的灾害后就回来。谁知，一去不复返。斯坦因想，在那种情况下，没人会想到把垃圾也卷走，而垃圾中必然有很多能反映他们真实生活情景的东西。可是，在这茫茫沙海中，要找到当年的垃圾堆，谈何容易。下午，他抱着侥幸心理到较远地方散步，期望发现古代尼雅人的垃圾场。仔细分辨古城遗址后，他把注意力放到一个隆起的沙堆上——即不像沙丘，也不像

被掩埋的建筑物，周围也没有杏树、果树的残枝剩干。他拄着从官署大厅里出土的古老拐杖，走过去。到跟前，看见一块晒得发白的木牍，字迹经过烈日暴晒，已经模糊不清。

他弯腰捡起，正要仔细打量，忽然，距离较远的挖掘点上传来激烈骚动声，接着，有人高声大喊：“老爷！出人命了！”

斯坦因循声跑去，只见一个民工狂叫着持刀追杀卡特，众人都惊恐地躲闪，不敢上前劝止。卡特绕着墙址、树干、沙堆逃跑，最后逼进大房子跟前，再没退路，抓起一根木棍与持刀者拼命。他快步走到跟前，抡起拐杖朝两人中间一阵乱打，才使他们分开。

“怎么回事？难道又有人中邪了吗？”

持刀者盯着卡特，眼里喷着怒火，似乎随时扑过去。卡特爆发了难得的勇气，像鲁斯塔姆一样勇敢地迎接着对方攻击。他质问：“可恶的野毛驴！你为啥凭白无故污蔑我？”

“就你长得那包子样，扔给狗都不吃，还想睡女人，呸！”持刀者怒气冲冲，“告你的密吧，我不怕，反正，金币是我发现的，属于我！”

斯坦因一愣，问：“什么金币？快拿出来！难道忘了规矩？”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这里是我祖先的领地，我得到金币理所当然。”持刀者气急败坏，“卡特在嫉妒我，因为，他没有能力同娇娇裸奔。”

站在人群中的拉姆冷冷地盯着两个表演者，一言不发。谁也没注意到他暗暗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那是他在部队服役期间担任警卫的光荣象征。突然，拉姆嚎叫一声，握住短刀向民工猛扑过去。斯坦因急忙让大夏抱住。几个骆驼客上来，夺掉短刀，拉他回帐篷。然后，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解除民工武装，并搜出四枚金币。斯坦因凭着深厚的钱币知识，很快就辨认出是公元四到六世纪的罗马金币，它们是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茨、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金币。佉卢文钱币就是贵霜王朝的统治者摹仿罗马金币创造。

斯坦因研究一会儿，正要问清金币的准确出土地点，却发现那个民工正试图用驼毛绳勒死自己。他命人制止住，并捆绑起来，拴到曾经拴狗的那个柱子上。其他人继续干活。

那个民工精神失常，一会儿喊说魔鬼找来了，一会儿又说不能活了，要自杀。斯坦因没工夫理会，匆匆到拉姆帐篷里。半年来，这个有顽强拼搏精神的测量员沉默寡言，兢兢业业，很少与人交流。没想到，荒凉沙漠地区的过度寂寞使他发生精神问题。现在，拉姆脸色苍白地躺着，在无知无欲的甜美梦乡中尽情享受心灵的宁静。

走出帐篷，见娇娇正在饶有兴趣地看着壁画残片，便走过去，冷冷地问：“私藏金币的民工是不是为了你？你是不是用每天晚上或白天的睡觉权诱惑他们犯罪？”

娇娇从壁画中回过神，茫然地摇摇头。

“你和卡特钻进胡杨树洞，我看见了。你让民工们没有心思挖掘！”

娇娇羞涩地笑了，“大人，你看不上我，让善爱陪你，好不好？”

“善爱？陪我干什么？”

“男人离开女人，进沙漠太久，会出事……”

斯坦因愤怒地盯着她，觉得受到极大侮辱，“无耻！下贱！”他转身快速离开。娇娇手里拿着壁画残片，噙着泪水，呆呆地站在原地。

必须用悬赏的办法加快民工挖掘速度。同时，在对“白木牍”的试探性考察中，发现那里确实是古代垃圾堆。他立刻组织民工翻检。半小时后，三十片写字的木简出土，有趣的是，其中两片一面写汉文，另一面写佉卢文。这是两种文字书写同样内容。大夏通过佉卢文猜测，汉文意义应该为：“裸奔人数达到 2651900。”接着，出土整整两捆光滑的羊皮佉卢文佛教经典。佛教禁止杀生，可是，是什么让信徒冲破戒律在动物皮革上书写？

正当他指挥民工奋力挖掘时，善爱从远处跑来，说：“大人，快躲藏到房子里，沙尘暴！两小时后沙尘暴要来了！”

斯坦因抬头望望晴朗的天空，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

善爱肯定地说：“‘神驼’把头伸进两腿之间的沙地里，发出奇怪的吼叫声，这是强大沙暴来临的信号，‘神驼’不会撒谎！”

“好吧，那就休息吧。”他叫人将出土古物全部转移到大房子，并且将帐篷加固。刚忙完，西边传来万马奔腾般的巨大吼声。各种怪异的声音交织，仿佛无数野兽在互相撕咬，呼啸，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地面颤抖起来，大房子顶部的沙尘像黄色小瀑布，断断续续地流泻。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土腥味。光线逐渐变得暗弱，仿佛魔鬼用巨大的黑布对天地实施包裹。斯坦因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恐怖的天气，绑紧毛毡门帘，静静等待灾难般的风暴来临。不久，巨大的吼声降临古城上空。帐篷里变得比夜晚还黑暗，风像鞭子，一阵猛似一阵地抽打着树干、墙面、帐篷以及裸露着的一切突出物。特制的羊毛帐篷虽然封闭良好，大量沙子还是被大风强行灌进来。

他担心民工们利用这种天气前来抢宝，拿起枪，守候。大风整整刮一夜，第二天上午才停止。烈风使拉姆精神恢复正常，他来看望斯坦因，见没事，默默回去。

空气中的尘埃还没散去，太阳无奈地在黄色雾幔背后喘息。

斯坦因的羊毛帐篷被风刀割破多处，大房里积聚厚厚一层沙子，几乎将安放整齐的木箱掩埋。古代垃圾堆再也找不到了——沙尘暴风完全改变周围环境，原来的沙丘不复存在，新的沙堆在墙壁外隆起。古城址又恢复到考察队抵达时的状态，看不出丝毫挖掘痕迹。现在，必须离开这座昔日的王城。即便大家齐心协力，有信心将填回的沙土清理出去，时间、给养也不允许这样做。还有几处重要遗址等着他们去勘察。他找到昆仑驼主，要求按照传统方式将骆驼用皮绳串起来，以防驮贵重的文书走失。

“系上缰绳，骆驼就不会走路了，”昆仑笑着说，“放心吧，它们从来不乱跑。”

斯坦因忧心忡忡，“万一要走失了呢？”

“不会的。”昆仑很自信。

斯坦因只好宣布明天启程，继续向东。

突然，善爱大哭着跑来，说娇娇不见了！

“昨天晚上，我亲眼看着她进了你帐篷！”昆仑因为愤怒眼睛变得异常明亮，他似乎在极力克制情绪，但胸部还是轰然起伏着。

“.....昨天晚上，她好像说过要去洗澡。”善爱努力回忆着。

“洗澡？这么冷的夜晚，这么干裂的河床，洗什么澡？”昆仑虽然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坚强有力，仿佛能把岩石撞出洞来。

善爱低下头，难过地流泪。

“洗澡.....河床.....”昆仑喃喃自语着，目光停在与田野一起荒废的古河道上，若有所悟地说，“那傻女子要么沿着河道向南去昆仑山，那就太不幸了。我祈祷她顺河床而下，向北进了沙漠。我觉得她应该走的是这个方向。她一定沿着尼雅河河床寻找水源去了。大夏，留够你们够吃的食物和水，剩余的全部集中到两匹骆驼上。”

大夏说：“我跟你去。”

“我自己去，多个人就多份消耗。”昆仑沉静地望望他，“你一定要带好考察队。”

骆驼客个个表情严肃，装载货物。

收拾整齐，昆仑走到斯坦因跟前，说：“大人，对不起，按道理，我们行业有个规矩，只找宝，不找人。就是亲兄弟走丢了都不能找，因为沙漠里魔鬼太多，根本分不清谁是人，谁是鬼。骆驼客眼睛里只能有财宝，看见魔鬼，或听见他们哭喊说笑，都不能理睬，不然，就被迷惑住，永远出不了沙漠。”他顿一顿，叹口气，“可是，我必须把娇娇找回来。”

斯坦因对八荒说：“你陪老驼主去吧，我们在这里等待。”

昆仑和八荒牵上两匹骆驼，顺着干河床走，不大工夫，就与沙漠、骆驼颜色融为一体，进入茫茫尘埃中。他们发现野骆驼吃过白草的痕迹。昆仑仔细观察，确定野骆驼是沿着干河床进了沙漠。于是，两人循着踪迹前进。三天后，干河床完全与大沙漠融合在一起，大风把野骆驼的踪迹吹得干干净净，四周是高高低低、连绵起伏的沙丘。

“现在，只能让骆驼带我们走向有泉水的地方。”昆仑说，“我们挨个找。至于会不会错过，就要求驼唇仙人保佑了，再就是你的鼻子。”

“我的鼻子？”八荒若有所思。

昆仑盯着他的眼睛，“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远离绿洲的沙漠腹地，空气很纯粹。八荒家族玉雕传人都有异常敏锐的鼻子，能够嗅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地方玉的气息。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泉水都来自昆仑山，而从昆仑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带着玉的香味。在干燥的沙漠中，骆驼能找嗅到远处的水味，你应该可以嗅到玉的馨香。”

“我明白了，”八荒说，“那是一种心灵的感觉。”

几天后，找到两处泉眼，都结了冰。周围有很小的一片干芦苇，没有人和其他动物到过的痕迹。虽然是碱水泉，苦涩难咽，他们还是补充了一些冰块。

早晨，阳光照射到帐篷上，睡梦中的八荒捕捉到一丝微弱气息。他猛地惊醒，穿好衣服，走到帐篷外面。沙丘柔美的脊梁上，霞光万道。八荒闭上眼睛，敞开双臂，让纯洁透明的阳光尽情地进入身体各个角落。接着，他似乎听见远处浪涛拍岸的强大声音，一浪一浪的冲击波送来阵阵熟悉而又缥缈的玉香味。如此强烈的气息，只有非常大的极品纯玉才可能产生。难道在这浩瀚的沙漠中埋藏着玉器？

昆仑煮好奶茶，喊他过去。

八荒建议一直往东北方向走。昆仑说：“我觉得水源在西北方向。但是，我更相信你。”

两人匆匆吃过早饭就出发。遇到巨大沙丘时他们也不躲开，直接艰难地翻越过去。八荒觉得离玉器越来越近，气息也越来越浓；同时，一团疑惑从脑海里升起：心灵感觉明确告诉他，前面确实有一件巨大的羊脂玉器，按常理，它应该安放在一个固定地方，可是，为什么气息在移动？如果说是一件庞大的玉佩，只有巨人才能够佩戴。

两人像充满激情的野马，跨越沙山，涉过碱滩，不知疲倦地向前，向前。终于，黄昏时分，爬上最后一座沙山。八荒扔掉行装，跑在最前面。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谜底即将揭开：要么是神话般的奇迹出现

在眼前，要么，被虚无缥缈的感觉欺骗。到沙山顶部，八荒闭着眼睛喘一阵气，心里默默祈祷：愿驼唇大仙保佑！然后，他猛地睁开双眼。几座沙山围成的峡谷底部，玻璃般镶嵌着的冰面上，一匹金黄色的野骆驼正在用嘴拱冰面上的幼驼。发现沙山上的人影，它们都回过头，像两尊雕塑，凝望良久。

八荒惊讶地发现，强烈的玉香气息来自两匹野骆驼。显然，幼驼在吃冰时滑倒。经过长时间努力，它们已经精疲力竭。

昆仑喘着粗气爬到沙山顶部，忽然，他指着峡谷，大声说：“看！有人影！”

八荒从野骆驼刺目的光芒中移开视线，才看见冰面边缘的干芦苇丛中，有个人影匍匐前进，向两匹野骆驼爬去。要干什么？难道想趁机猎驼？这两匹野骆驼毛色纯正，香味浓郁，一定是在昆仑雪山出生的神驼，千万不能伤害！

八荒大声喊，远处的人影无动于衷，继续向前爬。他急了，抱住头，沿着沙山坡面翻滚到底部，不顾疼痛，挣扎着站起来，趑趄趑趄，跑过去。人影似乎越来越有劲，速度也越来越快，不大工夫，就到了幼驼跟前。

“不能伤害神驼！那是雪山的使者！”八荒绝望地喊着，拼命跑到跟前——这个衣服破烂的人是娇娇！她面容憔悴，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

昆仑吃力地用藏刀在冰面上凿着小窝。娇娇抚摸一阵幼驼头颅，然后从胸口处取出玉貔貅，拴到它的脖子上，之后，她蠕动干裂的双唇，用梦幻般声音说：“戴上它，以后就不会有灾难了……”

母驼和幼驼望着她，眼睛奇亮，似乎能看见洁白的雪山姿影。它们的额头上有白色的驼唇纹，那是传说中神圣的雪山神驼的标志。

“玉驼！那是两匹神圣的玉驼！”八荒默默祈祷。

昆仑背来一羊皮袋沙子，撒到幼驼身下冰面上。幼驼试着踩到一个冰窝，努力几次，终于站起来，在母驼保护下，小心翼翼走出冰面，

走向沉落的太阳。它们上到沙山的脊梁上，回过头，伫望一阵，就默默地消失在沙山后面。

“两匹神圣的玉驼！”八荒喃喃说，“愿它们吉祥如意！”

娇娇痴痴地望一阵野骆驼消失的地方，说：“也许，她们是‘金玉神驼’的妻子和孩子！”

他们到避风处，迅速扎好帐篷，生起火。八荒将碱水冰与淡水冰溶化在一起，让娇娇喝了。之后，在温暖的帐篷里，她进入了沉沉梦乡。昆仑割来一段芦苇，做成芦管，吹奏着古老的乐曲。

第三天早晨，娇娇才醒过来。她迷惑不解地望半会儿，猛地拉住昆仑的手，问：“是你吗？昆仑驼主？”

“是我！”昆仑微笑着。

“这是在梦中，还是亡灵相见？”

“我们都好好地活着。”

娇娇眼里涌出泪水，想说话，嗓子却发不出声音。

昆仑说：“你身体太虚弱了，要多休息。我已经煮好了小米稀饭，等会儿就吃，让肚子暖和两天，再喝羊肉汤。”

吃过饭，娇娇立刻精神了，脸上有了淡薄的红润。八荒很高兴，说休养两天就回到大本营。娇娇却现出慌乱的神情，说：“不，我不想到沙漠外面去……”

八荒和昆仑都吃一惊。

“你是在担心野骆驼吗？它们没事，已经走了。”八荒说。

“……到哪里去了？”

“有可能在那沙山背后，也可能到了几百里以外。野骆驼是沙漠里的船，能漂到任何一个地方。”八荒说，“你离开驼队，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这等于走向死亡。”

“死亡？”娇娇淡淡一笑，说，“我们不是每天都走向死亡吗？”

八荒突然有些恼火：“你这个大傻瓜，根本就不知道沙漠的威力。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明天都必须返回，粮食和草料不多了。”

“我要一个人留在沙漠里，我要同野骆驼在沙漠中无忧无虑地生活！”娇娇气息微弱，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斯坦因……我不愿再煎熬……”

八荒说：“斯坦因同浪迹天涯的骆驼客一样，怎么能有家呢？”

“谁让他有家了？我只是让他有个女人。”娇娇哀伤欲绝。

“……他把心思全用在沙漠佚书上，根本不需要女人。”

“那好，你们回去吧，再别跟着我！”说完，娇娇转身向沙山跑去。昆仑地盯着她的背影。娇娇跑步的姿态真漂亮，简直是舞蹈。

八荒大声喝问：“你要干什么去？”

娇娇不回头，也不说话。八荒跨几大步，追上她，伸手揽过，然后一甩，扛到肩膀上。

“老驼主，我们现在就回大本营！”

娇娇挣扎一会儿，筋疲力尽，趴在八荒肩头，睡着了。

15.女神呼唤谁

考察队即将拔营，小商主找到斯坦因。

“老爷，按照寻宝人规矩，您应该将古物平分给每一个人。”

“什么？寻宝人？笑话，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考察。”

“不管名称是什么，实质都一样。您当老爷，更应该懂得公平原则。”

斯坦因懒得同他费口舌，让大夏解释。后来，小商主气愤地威胁要离开，不愿带考察队去其他几处古城遗址。斯坦因塞给一笔钱，并且答应向克里雅知县推荐他当管理农村水利的小官员，他才高兴起来。

考察队穿越沙漠，继续向东。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走过，但是，他们没有足够时间绕尼雅绿洲走很多冤枉路。接近居民点的古代遗址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作为牧羊人的羊圈，没有考古价值，不冒险怎么能找到比较完整的古城遗址？而且，斯坦因知道，一直东进就会被安迪尔河挡住，并不存在很大危险。

路上，卡特不失时机地表白说，上次发疯的民工捡到金币后由于紧张，连着几个晚上做噩梦，甚至梦见卡特告密后斯坦因用皮鞭抽他。

于是，就怀疑卡特真的告了密，吃饭时要他保证没有向“洋老爷”透露什么。卡特觉得莫名其妙，就糊里糊涂答应下来。没想到，疑心重重的民工还要卡特发誓，结果惹怒了他，引发那次械斗。

“老爷，我真的没看见他捡到金币，真的！”

“我相信。不过，我得提醒你，再别干半夜三更到人家帐篷外面偷听的傻事了，不然，病了可就麻烦了，”斯坦因怜悯地望着他。

“嘿嘿，我可以穿得厚点。昆仑年纪大了，但身体还像小伙子，嘿嘿，他和善爱——”

“这些骆驼客为什么不像农村人那样建立固定居住地，娶妻生子？”

“他们习惯了像骆驼一样四处奔波，不喜欢被束缚。”卡特笑着说，“他们有一首歌唱道：‘裸奔！裸奔！无牵无挂地裸奔！奔向心灵，奔向自由！’”

斯坦因厌恶地摆摆手，“算了。”远处，娇娇一如既往地同骆驼客说笑，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裸奔”。这个奇怪的女子！

两天后，队伍来到一条冰封河流。斯坦因怀疑是沙漠幻景，但走到跟前，冰河确实存在着。小商主也感到很吃惊。骆驼饮足水，寻找到一片看起来形成不久的绿洲。绿洲上有土坯房子，主人是一位慷慨大方的老人，他拿出所有食品，热情招待考察队。

两年前，这条河改道后到达此地，原来的灌溉系统已经全部废弃，大量居民开始开垦新的土地。老人自信而乐观地勾画着未来家园的新气象。小商主说，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都像出了故障的钟摆，忽东忽西、没有规律地来回摆动，使沿岸居民不得不跟着搬家。考察队经过很多沙漠中的低矮干涸地区，那里大概就是某条河流改道以前的末端。这里最大的威胁是河流而不是战争。河流给他们希望，又会毫不留情把希望卷走。

沙漠河流反复无常的变化似乎帮助斯坦因揭开许多古代城市消失的秘密。

第二天，邮差奇迹般地带来满满一皮袋信件和报纸。

“你怎么知道队伍经过这里，并且准确无误地会合？”斯坦因惊奇地问。

老邮差爽朗地笑笑，“河流是大家的共同家园，没有人不朝这条路走来。我找了几条河，最后才从安迪尔河来迎接你们。”

信件和报纸是三个月前从印度、英国等地发出的。斯坦因迅速翻检一阵，还是没有艾伦的回信。已经退休回到英国的霍恩雷写信说，英国女王得知他即将破解发现于中亚的神秘文书，虽然身体不太健康，但还是特别召见，使他备受鼓舞，“……女王对东方古代文化和历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她那么天真地询问匈奴人怎样产生，如何发展起来，又为什么要不断向西迁移……她甚至还问，为什么古代各个国家的人都喜欢到中亚大沙漠去，那里是不是真的出产长生不老药……”

布勒寄来的信件和三月前《泰晤士周刊》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斯文·赫定在大沙漠中找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遗址，整个欧洲都在为他的英雄之举雀跃欢呼。虽然，斯坦因探险客观上得到斯文·赫定极大帮助，但是，看到他以楼兰三间房和汪洋大海那样宽阔的罗布泊为背景拍摄的留影时，心里还是泛起阵阵酸意。他向东方凝望良久，脑海里一亮：斯文·赫定的主要目标是发现地理、古城地址，但很少进行深度挖掘考察，虽然他发现了楼兰古城，但从新闻报道看，还是保持以往风格——就是说，他拿去的只是楼兰那棵参天大树的枝叶，神奇鲜艳的果实依然悬挂着。现在，只有自己是距离楼兰古城最近的欧洲探险家，而且，在一条新形成的沙漠河流边得到这些重要信息，难道不是高贵的沙漠女神在召唤吗？

很奇怪，马继业在喀什送别凯旋而归的斯文·赫定，应该很早就知道这个至关重要的消息，为什么在来信中只字未提？突然，斯坦因想起《十一页桦皮书》。夸父难道有预知未来的奇异本领，在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之前多年就知道会有这件事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拿出精心包裹的桦皮书，字迹虽然很漂亮、规整，只可惜，他不懂华文。

“下次来中亚，一定要学习汉语！”想着，他朝昆仑帐篷走去。

门口挂着一只靴子。斯坦因犹豫再三，转向八荒帐篷——门上也挂着靴子。他决定让卡特叫醒他们。可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特的门口也挂着靴子！驼队中原来只有善爱和娇娇两个女人，怎么多出一位？而且，卡特的大帐篷里住着七个民工，难道他们……？

斯坦因大声吼道：“卡特，你出来！”

过许久，卡特裹着皮袄出来。斯坦因指指靴子，“怎么回事？”

“……大人，与我无关，真的。自从元浩强迫我当向导，看了那场大屠杀后，我一看见女人的光身子，就忍不住了……”

“呸！谁问这个？帐篷里有几个女人？”

“两个。”

“她们是什么人？什么时候跟上驼队的？”

“……”

“你要不说，我马上开除你！”斯坦因咆哮如雷。

“……她们是跟着‘巴扎’走的女人，从克里雅河边的那个村子开始，就与驼队在一起。”

“我怎么没发现？”

“老爷，女人穿上羊皮袄，戴上羊皮帽，与男人没啥两样。再说，你从来不正眼看人。”

斯坦因非常气恼，恨不能冲进去用鞭子抽他们，但想到霍恩雷新来的信中还提醒他要冷静，便强按下怒火，“快去，叫昆仑驼主到我帐篷里来。”

不大工夫，昆仑来了，“不是说明天走吗，难道要改变计划？”

“驼主先生，你去过罗布泊吗？”斯坦因问。

“没有。”

“与贵商驼合作以来，我感觉到你们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驼队——”

“你到底有什么事？”

斯坦因拿出报纸，“这是瑞典国王奥斯卡支持的一个探险家，名叫斯文·赫定，他去年发现了罗布泊岸边的楼兰古城，我想前往那里考察。”

昆仑皱起眉头，“不行！商驼出发前说五个月后回去，现在，已经超出了期限。留守牧场的孩子和老驼工会以为我们出了什么意外。”

“我写信给和田的潘大人。”

“商驼与他无关。你别说了，这件事太荒唐，没有商量余地。”

斯坦因耐着性子说：“你不用担心路途费用。考察队可以根据需要在沿途的县府支取银子，然后由政府还清。你对工价的任何要求，我都答应。”

“你要以为我们只在乎银子，那你就彻底错了。”昆仑说完，往外走。

善爱掀开帘子进来，“答应他吧，人家来趟不容易。”

“我不能拿骆驼命和人命换取他的高兴。经过五个月消耗，骆驼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调养。别说罗布泊，就是若羌也到不了！”昆仑转向斯坦因，认真说：“沙尘暴天数越来越多，如果我答应你，那就比小偷、强盗、骗子还丑恶，整个驼队将全部覆没。你知道，队伍中除了男人，还有女人。有女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绝不能让家园毁坏。”

斯坦因冷冷说：“家？这帮野女人和野男人有什么资格谈家？只有淫乱！”

善爱睁大眼睛瞅着他，半天才回过神来，“大人，我高看你了。”

说完，他们出去。斯坦因努力想着万全之策。迫不得已，就绕路到民丰县城，让知县协助重组驼队，一定要去楼兰！想着，去找拉姆商量，他也激烈反对。“先生，如果沙洲商驼都畏惧前途的话，再没有驼队能完成这个任务。”一向沉着冷静的拉姆忽然变得充满激情，“另外，我要提醒您，别动辄侮辱那些诚实善良的人。特别是女人，我很感激她们。你可能不清楚，修理测量仪器需要长而坚韧的头发丝，在风沙中工作，仪器常常出故障，如果没有娇娇、善爱和其他女人，测量很难继续。让我感动的是，能够有机会捐献出自己的头发丝给她们带来那么大的欢乐。先生，虽然不懂佛教，但我相信，她们有佛教精神。”

“……难道，我真的要面对古城张开的双臂时，只是匆匆一瞥就离开？”

“根据我的计算，深藏在沙漠中的楼兰距离任何一个绿洲都比较远，很难到达。你不能拿整个驼队的生命和几十箱古代文物去冒险。我不同意那样做。上次，在尼雅古城，我非常庆幸你听从善爱的话，不然，肆虐的狂风将毁坏一切，那样，考察队几月来的辛苦就化为乌有。”拉姆目光炯炯，语气坚定，“你和我的生命对大英帝国来说并不重要，但是，这次考察行动和考察所得意义却非同凡响。”

“唉！……”斯坦因长叹一声。

只能如此了。如果时间和人力允许，他真想对整个沙漠进行地毯式的筛选。

确实，前往楼兰是一场更为严峻的探险。他恋恋不舍地遥望东北部的茫茫沙海，心里暗暗发誓：“此次一别，绝非永诀！”

经过克里雅，得知贾船已经和一位当地的寡妇愉快地生活着，他不打算回喀什。

贾船对这个半路捡到的婚姻非常满意，为此戒掉大烟，气色开始好转。晚饭时，透露一个秘密：“当初，献给马继业和彼德罗夫斯基提供的神秘文书事实上是瓦尔特带领他挖出来的，因为是晚上，我没有记住地方。”

“你为什么要谎称独自挖掘的？”

“谁不想邀功请赏啊。”

斯坦因苦恼地望着远处的连绵沙丘，没说话。

队伍回到和田。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求潘镇协助调查未知文字“古书”。真相基本清楚，造假者就是瓦尔特。他说明情况后，潘镇即刻派人根据卡特提供的线索，谨慎行动，到策勒绿洲一个废弃驿站逮捕了他。虽然找到了用于印刷神秘文字文书的雕版和没来得及卖出的手抄本赝品，铁证如山，但瓦尔特一口咬定自己是这些伪造品的代理人，真正的造假者拉孜等人已经逃往库车、阿克苏，还有一个死了。他痛

惜自己太老实，留下做了替罪羊。斯坦因不厌其烦盘问，瓦尔特百般抵赖，刀枪不入。

正当他为此郁闷时，水磨坊主采诗随同寒浞送来一包佉卢文木牍作为礼物。木牍与尼雅发现的相同。大夏将佉卢文字母摆弄一会儿，读了出来：女神呼唤谁。

“这些木牍从哪里发现的？”

“不知道，是瓦尔特送我的。”

“你与他很熟悉吗？”

“他好像养着很多人，需要大量面粉，常到水磨坊来。”

“他倒底干什么，你知道吗？”

“水磨坊来的人很多，谁问那么多。”采诗冥想一会儿，“不过，有一次，他喝醉酒，得意洋洋地向我夸耀，说他们把洋人哄得团团转。”

“他说了没有，怎么哄骗的？”

采诗说：“……好像说他有意找些放羊人和不识字的民工，让抄来很多古书，放到火上熏烤，然后，埋到沙漠里，过几年，挖出来就跟古书一样了。”

寒浞在旁边不断叹息。

斯坦因犹豫不决。霍恩雷视为珍宝的神秘古书，自己花费极大精力进行的半古物、半法庭调查就这么简单地画上句号？霍恩雷在他的《报告》中叙述、注释了大概四十五件木板印刷品，那篇学术文章已经传遍欧洲，并且被许多考古学家引用，他们如何向世人解释？而更多的手抄本被收藏家高价买去后，用细软摩洛哥皮革包装，放在名贵的书柜或大英博物馆显赫位置接受观众顶礼膜拜，他们将如何收场？……赝品不会凭空制造，它们的母版一定真实可信。既然赝品使霍恩雷那样的文字学大家都被蒙蔽并写出大量文章，就证明其中包含着可信的科学内容，它们正是“原版文书”的状态！那种神秘文字与他已经掌握的数量巨大的佉卢文、梵文、藏文、中亚婆罗谜文、汉文、突厥文等文书字体迥然不同，如果顺藤摸瓜，能得到“原版文书”，其价值也很大。于是，他亲自到瓦尔特的关押地。

“老爷，桦树皮书确实是夸父书写，被我偷来的！”瓦尔特说。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斯坦因披露出瓦尔特伪造假书过程，答应只要他交出未知文字的“真版”文书，就向潘镇说情，赦免罪行。瓦尔特低着头，沉默不语。

“如果你再不说真话，我就把你交给让潘大人，他会打断你的脊梁。”

“大人，你不用威胁。”瓦尔特轻蔑地说，“坐牢、皮肉之痛不算什么，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与烦恼不是这个。”

“那还有什么？”

“算了，我说出来你也不相信。没有人认为那件事情发生过，他们都说我是疯子。”

“哦？什么事情，与‘原版文书’有关吗？说出来听听。”

“.....那些年，我跟上拉孜到处寻宝，迷路了。大白天的，我被两个鬼诱到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外面，看到几卷桦树皮文书和几块红色的木板画，可恨的拉孜非要我带回水磨坊。没办法，就装进皮袋，放到马背上。大人，我在最后面。你知道，马在沙漠不会有声音，可是，皮袋里叮当叮当地响着，好像玉石同什么金属撞击到一起。绝对不是马铃声。我忍不住好奇，就回头看，老爷，你猜我看见什么了？口袋虽然还扎得紧紧的，但是，一连串的奇怪文字闪闪发光，不断掉进沙地，就像鲜艳的花朵落到湖面上。我敢保证，那些文字似乎被什么人拆成一个个零件，向外扔出去。”瓦尔特沉想一阵，迷茫地抬起头，“更奇怪的是，一个男鬼和一个女鬼，就是曾经给我们带路的两个鬼，跟在后面，说说笑笑，从地上捡起金光闪烁的字母，放到五彩花篮里。到水磨坊，一切消失。我从梦魇中解脱，给拉孜说，他却让人抽我一顿皮鞭。”

斯坦因问：“桦树皮文书和木板画在什么地方？”

“拉孜让我拿到水磨坊边树林一棵死去的树洞里面。那棵树很粗，树洞里能钻进骆驼，我们捡到没用的古物就储藏在里面。过几年，大家都忘掉了。后来，我发现古钱币、印章和其他古物都不能卖大钱，

印度的白人先生们非常珍视古书，即便一些小纸片也很值钱，我想起了树洞里的几卷桦树皮文书，就去找。可是，树洞里什么也没有，我以为老鼠拉到深处，就举着火把，往里走。老爷，我没骗你，树洞真的很深，我走了两天两夜，发现前面有亮光和人说话的声音，接着，出现一座高大明亮的房屋。很多鬼专心致志地从五彩花篮中取发光的字母，往桦树皮上对拼，拼好后就装订成文书，堆放在一个漂亮的玉制书桌上。那时，我已经不知道害怕了，闯进去，质问领头人元浩，为什么要偷我的文书？他不理睬我，好像我是空气。我拿了一本桦树皮文书往外走，他们还是不管。我怀疑自己死了，就走一边，一边朝他们喊：我拿着书走了！走很长时间，却始终出不了房屋。我很着急，想放火，烧一烧，看会怎么样。可是，老爷，当我点着火时，房屋不见了，只有木板画立着。画中的人和建筑与前面见到的一模一样。”

“你大概做梦了吧？”斯坦因狐疑地望着他。

“我发誓，老爷，千真万确，我看见了。而且，手里还拿着桦树皮文书。”

“哦，这本书现在在哪里？”

“我舍不得把唯一的值钱文书卖掉，就抄了一本卖给白人先生，很赚钱，又轻松，谁还到沙漠里去寻宝啊。”

“这么说，桦树皮文书还在你手里？”

“没啊，接下来的事更神奇。老爷，我没骗你。我怕人把宝贝书偷去，就随身携带着。有一天，我喝醉了，走错路，不知不觉翻越几座大沙丘，清醒时，已经远离村落，辨认不出方向。忽然，从巨大的死树洞里走出一男一女两个囚犯，长相与我碰着的两个鬼完全相同，也与木板画中的人像不差分毫。他们走到我跟前，直接从我怀里夺走桦树皮文书，说：这是我创造的文字和文书，三千年后才传世。他们转身离去，跟风一样，快得很，眨眼就不见了。我追到枯树林里，每棵大树都有巨大的树洞，不知道两个囚犯钻进哪个了。那一次，我吓得掉了魂，得了重病，在家养半年，才好。”

“木板画呢？还在不在？”

“很奇怪，木板还在树洞里，画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逃难的人卷了财物走了，只剩下院墙和房子。好在我有桦树皮文书抄本，就雇人抄写。后来嫌这样太慢，让雕刻印刷，快多了，而且卖的价钱很高。”瓦尔特有些得意。

“你一定发大财了？”

瓦尔特苦笑着，“挣了不少钱，可是，全输掉了。老爷，这一切不是做梦，真的，我没说半句谎话，否则，就让我下辈子转世成毛驴。”

斯坦因陷入新的困惑。瓦尔特的陈述虽然有些离奇，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考察队被允许在中国停留的期限已到，马继业连续两次来电报催促，他不可能继续调查下去了，只能委托潘镇找出“原版文书”。潘镇痛快答应。考察队离开和田时，他亲自带领由官员、商人头领寒泥、当地学者组成的欢送队伍在城外饯行。当看见二十多匹载着大木箱的骆驼站在路边时，这位一向沉静内敛的知州脸上露出惊讶神色。

“这些箱子里都是你从古城遗址里挖掘到的古代文书？”

“是的，收获之所以如此丰厚，得力于您的支持和玄奘法师的保佑。”

“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遥远的西方？”

“……潘大人，是这样，我此行未想到有这么多种文字的文书，所以，未带高水平的秘书，所以，要带到欧洲去继续深入研究。”斯坦因脸上流出汗来。

“哦，原来如此。”潘镇沉默一会儿，说：“你这次深入沙漠地区时间长达一年，而且队伍庞大，新疆督抚已经关注此事。不过，有这些文书证明，我也好说了。”

斯坦因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谢谢大人！回到喀什后，我整理出资料，将有代表性的文书照片寄一套给您，以应付有关方面的询问。”他发现潘镇的眼睛一直在箱子上扫来扫去，情不自禁，流露出羡慕的神色。斯坦因清楚，潘镇的好奇心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索要珍贵的文书标本，所以，他极力把话题引向河流在沙漠中的改道及和田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后，他说非常喜欢这片昆仑山下的绿洲地区，

不久的将来，一定再次造访，并且带给他们欧洲最先进的照相机。潘镇高兴地表示欢迎。

16、错过爱

回到喀什，斯坦因在马继业的“中国花园”正式宣布考察队解散——他觉得，只要将一支不用缰绳连接的大型驼队从沙漠中带回来，就是莫大胜利，更别说这些骆驼都满载而归。如果将这些经历讲给欧洲专家、学者和官僚听，他们肯定以为是天方夜谭！

沙洲商驼返回昆仑牧场，拉姆沿着来时的路线翻越帕米尔高原返回，而斯坦因则要经过俄国和伦敦回印度。彼德罗夫斯基宴请斯坦因，听他介绍隐藏在沙漠深处的古城遗址及出土文物，似乎受到强烈震撼，立刻，真诚地表现出对学术的崇敬，全力帮助他办理过境手续，保证探险所得的十二箱文物安全抵达大英博物馆。

他与喀什大员们一一道别。最后，是与马继业的长久话别。斯坦因详细询问了斯文·赫定对楼兰古城的考察情况，并且得到那里的精确经纬度，更加坚定了再次前来考察的信心。

佛教徒牢兰仍然坚持每天做弥撒。斯坦因非常佩服他的语言才能，“如果我再次进入大沙漠，你愿意跟上驼队游历吗？”

“我非常喜欢在风沙掩埋的古代寺庙中朝拜。”

“那好，就这样说定了，你在‘中国花园’耐心等待，我一定要重返中亚！”

斯坦因从喀什出发，在俄国城市奥什坐火车。去年，大夏就是逆着这条路线从欧洲前往克什米尔迎接他。两周后，斯坦因带着十几个箱子和八百多张摄影底片，像得胜回来的将军，抵达伦敦，要向政府官员和东方学家显示自己征服高山大漠的勇气与领导才能。政界人士热忱欢迎，同时，一封任命书也从克什米尔飞来：他被委派到新的边境省当教育监察员。虽然是闲职，但很适合他的兴趣及奋斗方向。如再次进入中国新疆考察，将不再受到时间限制，可以大干一场。所以，虽然身在各种应酬之中，心思早就飞向遥远而荒凉的沙漠地区。一有闲暇，他就起草切合实际的探险计划。

返回克什米尔前，斯坦因前往维也纳大学拜访布勒教授。他要向恩师汇报考察成果，同时，聘请他组织学者整理、研究大量来自中亚的古代文书。

在布勒寓所，他意外地看见了艾伦。原来，艾伦离开克什米尔后，就受聘于维也纳大学，并与独身多年的布勒结婚——她不是说要嫁给阿杜尼吗？

“这是我的新婚妻子。”身在书斋的布勒根本不知道斯坦因与艾伦相恋多年，也没发觉他此时此刻的表情变化，拉着他俩的手，兴奋地说，“我为研究东方学，辜负了很多女子的爱情，现在，即将进入暮年，爱情留下了最后一班车，我要好好珍惜艾伦。”

“我祝福你们，”斯坦因平静地笑笑，“很遗憾，我没能参加上您幸福的婚礼。因为艾伦是我多年的同学，而您是我的恩师！”

“哦？艾伦，你怎么从未说过？”布勒精神焕发，爽朗地说，“哈哈，斯坦因，我要是你，从上小学就开始追求这位好女孩了！”

“……哦，但愿如此。”

“没想到，在我进入暮年时得到两样珍贵的馈赠：其一是命运把艾伦送给我；其二是你进入中亚考察，发掘到丰富的古代文书，这是送给我乃至欧洲东方学界的最好礼物！”

“中亚博大精深，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我将再次申请前往考察。”斯坦因说。

“好！”布勒竖起大拇指，“当年，我在印度时多次凝望东方，都没能进入那个地区，而你很幸运，实现了愿望！希望你走得更远，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文化遗址！”

艾伦静静地坐在旁边，得体地微笑，不多说话。

斯坦因离开时，布勒让她送出门。

“尊敬的夫人，我将一如既往把考察、探险过程中的见闻、思考与您交流，不管在克什米尔还是中亚沙漠。”斯坦因主动与她握手。

“谢谢，我感到非常荣幸。”艾伦语气冷淡。

“我学会汉语后，要亲自向你解读一件文书，”斯坦因盯着她的眼睛，“它与你父亲在新疆南部的许多活动有关。”

“如果您觉得有意义，我愿意耐心等待。”艾伦微微一笑。

“你知道阿杜尼的行踪吗？我要将一些佉卢文书复制品赠送他。”

“……他走了。像日本浪人那样，”艾伦转过头，黯然神伤，“他要去敦煌。”

“敦煌？为什么？法国没有组织由他率领的考察队啊？！”

“他要逆着当年大月氏西迁的路线，返回佉卢文的故乡——敦煌。”艾伦苦笑一下，“他为了获得我的爱情，研究佉卢文，之后，又疯狂地迷恋上了佉卢文。他说，佉卢文是一种裸奔的文字，自由、浪漫、真诚。”

斯坦因很难相信艾伦说的事实，“在喀什，我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也许，这正是他渴望达到的效果。阿杜尼很低调，出发前，他变卖全部家产，捐献给慈善机构。他不需要任何同伴和资助，像乞丐那样，独自走了；或者说，像虔诚的朝拜者？呵呵，我找不出恰当的比喻，反正，他无牵无挂地朝着敦煌，走了。”

斯坦因告辞。虽然大街上人流潮涌，但是，他恍惚觉得置身苍茫荒凉的中亚高原，芦管的音乐从各处传出，悠扬地漫卷着，猎猎作响。娇娇跟随驼队回了和田牧场，还是站在喀什街头向帕米尔高原张望？或者，她正在新疆沙漠某个树洞里、林荫下、沙滩上、草丛里、古屋中与大夏、八荒或者其他什么人“裸奔”？就像无数条源自昆仑雪山的河流一样，在沙漠中将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坦因想起了她的眼神、神情、微笑，还有始终恬淡的语气……她简单如同沙漠，可是，为什么那么难以理解？

他忽然想见到娇娇，在她湖水般明净的眼睛里游泳。如果艾伦有这种清澈，她会毫不犹豫跟上他，前往新疆探险——要么，随同阿杜尼去寻访大月氏的历史脚印。可惜，她太理智。她宁可嫁给进入暮年的学者布勒，也不愿意冒险做自己想做的事……

娇娇，娇娇，娇娇……斯坦因清楚地听见自己在心底这样呼唤。这不是童年经常出现的那种梦幻。声音真实可触，飘荡在空旷的草原上，在芦苇丛里逗留一会儿，匆匆飞向马莲花。芦苇与马莲花相伴而生。马莲花在芦苇的倾诉中抽出嫩绿叶子，绽开馨蓝花朵。娇娇曾经在沙漠里的一个咸水湖泊边撷取到马莲花，编制花环，放到书桌上。娇娇说要用马莲花装饰沙漠、道路、长城、烽火台，要把大地变成蓝天的倒影。马莲花散发着淡淡清香，仔细感受，才能捕捉到。在香味诱惑下，斯坦因离开书桌，走出帐篷，走向娇娇用微笑和眼睛描述过的湖泊。湖泊外围是沙丘，中围是马莲花，里围是芦苇。斯坦因走到芦苇丛中，猛然发现湖面上划过一绺长发和两座山峰，还有……那个迷人的小岛不是娇娇吗？她像鱼，像云，像羊羔，像文字，像女神。斯坦因呼吸失调，心律失调，眼睛在漂流的小岛上裸奔。小岛漂移到湖边，生长出两条洁白的、莲藕般的玉腿。娇娇与沙丘一起裸露。娇娇模仿传说中的大月氏女孩，用马莲花装饰脸庞、乳房、腰肢。他很忠实，一丝不苟地观赏。玉腿、细腰、乳房和长发齐舞。天外飞来几只野鸭，它们忘了饮水，也充当观众。沙丘、芦苇、马莲花围拢过来。斯坦因失去屏障和掩体，胆战心惊。好在演员临时休息——娇娇以花为被，以沙滩为床，舒展地躺着，就像一枚佉卢文字母。当时，斯坦因是再次发现娇娇身体妙不可言。娇娇是艺术品、玉器还是身体？他想，我要是植物学家，就培育出一种耐干旱、耐酸碱、耐风沙、耐寒冷、耐孤独的果实，能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快乐生长。我还要使这种果实像佉卢文，四季开花，四节结果。风吹起时，果实在枝头裸舞，风清月明，果实披着绿叶裸睡，像娇娇那样。娇娇变化的姿态就一个个佉卢文字母，她要在沙漠里书写什么？

思考使斯坦因忘记时间。当他听见大夏、八荒等人从远处传来的呼喊声时，天已黑透。他以摇曳的火把为航标，漂流半夜，返回营地。卡特以为他受到魔鬼诱惑而迷路，打羊皮鼓驱邪。斯坦因隐瞒了“迷路”真相。而且，为了排斥脑海中连续袭来的裸舞，他不断增加劳动强度……现在，与新疆沙漠有千里之遥，为什么突然想起那个沙漠圣

湖？是艾伦嫁给别人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还是真的喜欢上了娇娇？难道自己要与众多骆驼客共有一个情人？上次，离开喀什时，娇娇的小腹已经隆起……

无论如何，不能与娇娇有瓜葛。我迷恋的只是沙漠以及隐藏其中的文字、城市和历史，而不是女人！假期结束，斯坦因返回印度。

提交第二次探险申请之前，得向霍恩雷教授说明情况。在残酷事实面前，霍恩雷被迫撤消关于解读未知文字文书的报告。

斯坦因说：“先生，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假文书的原版文本找出来，因为它太独特了，造假者正是看中这一点才钻了空子。现在，欧洲各国都往中亚派遣考察队，这意味着造假者市场越来越大，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肯定丧心病狂，不顾一切，以原版文本为母版，制造出更多的陌生‘文字文书’，欺骗欧洲的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因为激烈竞争，学者互相保密，各自为政，这就使全部赝品很难在短期内被发现。”

“你的担忧不无道理，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些造假书者在文书出土地生活啊。如果仅仅伪造手抄本，对研究来说影响不算太大，可恨的是，他们为遮盖原版书的神秘面目，有意搀杂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霍恩雷把羞辱、懊恼、愤怒深深隐藏到内心，尽量保持陈述的冷静，“我年轻时就和布勒先生致力于中亚、印度文字和文化的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像勇往直前的罗马斗士，并肩作战，攻克很多难题，而揭穿假文书骗局的‘笔战’也从未停止过，可是，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依靠假文书，写假文章，并且堂而皇之地享受学者、收藏家和社会的尊敬……”

“真正的学者耻笑他们，不屑一顾。”

“为维护学术尊严，我一向都很严谨，再说，多年来接触不少真假古代文书，自认为有较好的辨别能力，没想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边疆地区竟然也有跟某些‘学者’、‘专家’一样‘高明’的骗子。如果说，欧洲学者学术造假是为了谋取荣誉和地位，可是，新疆造假者都是些什

么人？他们仅仅为了卖钱吗？会不会是政府行为？”霍恩雷觉得不可思议。

“造假团伙成员之一瓦尔特已经被缉拿归案，目前关押在和田直隶州。这个文盲只是兜售环节的负责人。真正的幕后做俑者至今还是个谜。”斯坦因见恩师脸上有失望的神情，便说：“我已经调查到几条线索，下次去新疆，争取搞个水落石出。”

霍恩雷眼睛一亮，“哦？说说看，这些蒙骗我的都是些什么人！”

“马继业先生提供的线索是，戈特并没有被暗杀，他只不过同左宗棠的幕僚夸父一样，在沙漠巨大孤独与荒凉的刺激中神经失常，作为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变异的状态中，仍然痴迷于文字。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使用，于是，就有了这些怪异的文书——就是书写者本人也未必能够重读。这跟小孩游戏时信手涂画的线条本质上相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文书’流传到寻宝人手里——或者，那些精明的窃贼利用欧洲寻购古代文书的心理，抓住商机，哄骗他们不断书写。”

霍恩雷盯着斯坦因，“马继业为什么不派人去捣毁那个造假基地？”

“先生，塔克拉玛干沙漠比我们想像的更大，它变化莫测，一场风暴过后，有些小绿洲就只剩下名字，即便有部分村民侥幸逃脱，寻找到新的聚居地后，他们为了避邪，往往抛弃原来的名字，所以，很难找到。”斯坦因沉思一阵，拿出《十一页桦皮书》，“这里面隐藏着很多信息，真假难辨，我不敢轻易相信。唉，每条线索就像沙漠里的一条小道，沿着它走下去，有可能找到绿洲、河流，也有可能永远迷失。我建议你也别在这本书上花太多时间。”

“.....”

“马继业调查结果有很多可疑之处。相比之下，我觉得情报贩子提供的信息更有价值。我从新疆有名的情报贩子处了解到，阿古柏被清军消灭的那年，脚印绿洲的人们进行规模宏大的裸奔——那是一种古典的娱神仪式，他们祈求神灵保佑西征军。”

霍恩雷用手势打断他，“他们信仰什么神灵？”

“很复杂，最重要的有玄奘、弥勒和驼唇大仙。”斯坦因沉思一阵，接着说，“那次全民性裸奔仪式上，冒充西征军的将领元浩——也可能是背叛阿古柏后投靠清朝——不愿遵从当地风俗，与士兵一起裸奔，相反，以伤风败俗为罪名，对裸奔人群实施屠杀。也有人说，他奉阿古柏之命，带着大量黄金、粮食和弹药到脚印绿洲，打算建立退守基地，遭到绿洲人民强烈反抗，于是，大开杀戒。蹊跷的是，沙尘暴突然降临。而士兵使用的子弹只有响声，射不出去。后来证实，子弹里填充的不是火药，而是沙子。沙尘暴过后，脚印绿洲被沙丘掩埋，幸存的人们把元浩当成能预知未来的神，他们现在就隐居在沙漠中的某个神秘绿洲。”

“他们全民造假？”

“寻宝人在沙漠里碰见过，说他们像骆驼那样走路，背上驮着文书。”斯坦因很苦恼，“有个情报贩子提供的信息比较可信：脚印绿洲人制造各种古怪的假文书，然后从中间商手里换取枪支、弹药。这符合元浩的性格，不知何故，他对枪支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

“中间商又是谁呢？”

“那是一个巨大网络，它与克什米尔、印度、中亚、俄国、欧洲都有联系。”

霍恩雷目瞪口呆，“就是说，有很多假文书随着羊毛、马匹、饰品、干货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市场？”

“我推测，很多欧洲东方学家手里都有‘假文书’，他们视为珍宝，秘不示人，只供自己撰写骗取荣誉和金钱的论文！”斯坦因越说越气愤，竟然忘了恩师也曾经写过对“神秘文书”的解读文章，尴尬地低下头，“不过，您是受害者，与他们明知故犯不一样。”

“看来，你还得继承我和布勒先生的衣钵，与学术造假——不，与文书造假做斗争，你遇到的对手虽然没有某些欧洲学者那样无耻，但也不能低估。我谨慎大半辈子，没想到，老了却蒙受耻辱，这次受骗，就算是给你敲一次响亮的警钟吧！”霍恩雷转向窗外，把目光撒向隐

藏着房屋、街道和人群的浓雾里，沉默半天，意味深长地说：“汉朝的张骞带领一帮人到欧洲来，开通了丝绸之路；大月氏人来欧洲东边，建立贵霜王朝，成为佛教传播的最主要中介；紧接着，匈奴人的铁骑又踏遍了欧洲平原……当我们的军队在东海边长驱直入时，西边沙漠里的一批又一批假文书却像利箭那样，射入欧洲人的心脏……”

斯坦因不忍心再看着恩师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便拿出考察所得的古代文书给他看。霍恩雷翻阅着，立刻从羞辱中解脱出来，恢复原来研究学术的那种天真神情。到底是宝刀未老的大学者啊，心中只有对学术的崇高追求。

霍恩雷完全沉醉其中，后来，竟欢快地拍手，“这下可好，我的晚年有事可做了。现在，朝野人士还没有认识到你此次探险的巨大价值，不过，没关系，继续努力吧，历史将证明，是你把对新疆伊斯兰之前的文化研究纳入到世界东方学研究领域，而不是那些闭门造车、足不出户的学术‘蚕蛹’。我曾答应，要与你喝女王钦赐的红酒。现在，你才有资格喝它。”

“不，先生，我……”

霍恩雷坦诚地说：“学术就这么严酷，孩子，不要内疚！我老了，所剩时光不多，没有工夫向那些无聊的学术掮客做什么解释，我要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对你所获文书的研究中，到哪算哪，顺其自然。进入天国后，我再向女王去致歉。你的道路还很长很长，这瓶酒，你拿上吧，算是我对你的祝贺与期望。”

“我恨不得马上就返回新疆沙漠，前往楼兰和上次考察队来不及挖掘的地区。可是，政府在这些事情上总是拖拖延延，贻误时机，我真担心，下次去时，别人抢了先……”

“你的考察得力于骆驼，你注意到它们的状态了没？”霍恩雷望着他。

斯坦因蒙了，恩师怎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很简单：眼望前方，脚踏实地，在沉默中稳步前进，永不停息。要取得巨大成功，就必须像这些吃苦耐劳的步行者学习。”霍恩雷遥

望东方，感慨地说，“记住，你肩负着两样重任：发现古代西域文明，同时，从源头上杜绝‘假文书’进入欧洲。”

17、玉璧

雪山、天空和牧场被沙暴扬起的尘雾蒙蔽，已经持续七天。驼工躲进帐篷睡觉，骆驼横七竖八地卧在才冒出青芽的草地上，无精打采，反刍。

蒋孝琬骑着毛驴沿着河岸走来，谁也没发觉。看守牧场的藏獒闻到一阵奇怪的混合气息，忽地竖起耳朵，敏锐地向下游望。那是一头走得很吃力的灰白色老驴，上面蜷缩着瘦小的人影。藏獒立刻从装束、气质和神情判断出来者不是骆驼客。但这个身影三年前经常在牧场上出现，那就不用报告骆驼客了，随便他进哪个帐篷。

琐碎的驴蹄声和喷嚏声突然停止。蒋孝琬猛然发现趴在地上的藏獒。小狗已经长得这么大，如同强壮的豹子，威严凶猛，还认识自己吗？他觉得驴在颤抖。藏獒看穿他心思，闭上眼，头一歪，睡觉。驴却定定地站着，不迈步。蒋孝琬很着急。帐篷毛毡门帘忽然被掀开，八荒睡意朦胧地出来。他心不在焉地瞥一眼人和驴，就到旁边去撒尿。等他再次转过身，蒋孝琬才喊了一声。

八荒惊讶地说：“真是你吗，蒋师爷？大家都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怎么会呢，我舍不得这里的雪山、草地、沙漠、河流和你们啊。”

骆驼客都跑出来，拉着蒋孝琬上上下下打量，然后，一起到昆仑宽敞的大帐篷。

“你这人身体瘦小，真看不出，还很有耐性呢，”昆仑竖起大拇指，“像个男人！”

蒋孝琬腼腆地笑着，朝他拱拱手。

“这么远的路，你真的回到家，然后又返回？你娘舍得让你离开？”

“在我到达湘阴之前，母亲就去世了。”蒋孝琬低下头，“我很难受，没能尽孝。当初，我为了躲避科考，赌气离家出走，母亲很伤心，临到辞世也没等到我回去，是邻居帮助料理后事。我真后悔啊。母亲一辈子很苦，可是，我意识到这点太迟了。”

娇娇安慰他：“男人就要闯荡天下，窝在家里有什么出息。”

“我也这样想，但对母亲来说，太残忍了。她一辈子什么也没得到。所以，她在去世前两年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专门立在那里，等着给我看。”

善爱惊奇地问：“哦？还有活着时就给自己写《墓志铭》的？写什么？”

“母亲让石碑替她说话：‘此生，我被三个男人抛弃：早年，父亲抛弃了我；青年，丈夫抛弃了我；中年，儿子抛弃了我。’事实就是如此。我知道，外公抛弃她，是迫不得已，父亲抛弃，是因为随军征战，至今生死不明。而我呢，完全是厌恶科考，任性。”蒋孝琬说着，难过地流下眼泪，“母亲要强，没有什么错。我很伤感，想在母亲墓旁搭个帐篷，终生为她守孝。但看到玉璧，想起八荒和沙洲商驼，于是，又回到新疆。”他取出玉璧，双手捧到八荒跟前，“谢谢你，在回家的路上和返回的时候，我经历很多屈辱和危险，都是它帮助我渡过难关。”

八荒接过，递给大夏说：“哥哥，你不是认识这种文字吗，是什么意思？”

“与斯坦因的那件玉佩上自然生成的文字一模一样，意思为‘灵玉神光’。”说着，他解下自己佩戴的玉璧，两者合二为一。大家都发出轻微的嘘嘘声。

“没有什么惊奇的，它们本来就是一块玉璧。八荒，我有个想法，你愿意不？”

八荒心领神会，点点头。

“昆仑驼主，有天、地、您和其他兄弟共同作证：我和弟弟情愿将两块玉璧合并，赠送给蒋师爷。他有勇气拒绝科举考试，说明有主见；他选择出走的地方是新疆，说明他热爱这块地方；他不远千里来还玉璧，说明他守信用；他护送被刺杀的老乡阴无忌灵柩回湖南，说明他重情义。这样的人值得信赖，所以，神圣的‘灵玉神光’应该归他。”大夏慷慨激昂。

蒋孝琬吃惊地摆摆手：“不敢！我不敢——也不能接受！”

昆仑沉默半晌，慢慢起身，一手拉八荒，一手拉大夏，走到帐篷外面，神情异常严肃，“在蒋孝琬接受之前，你们应该慎重考虑。玉璧本身有价，但它源远流长的传承历史价值无法估量。我从首次得知八荒身份那天起，就有个打算，沙洲商驼一定要驮着你们朝前走。上次跟着斯坦因进沙漠，挣了一大笔钱，现在，卖掉骆驼，就能凑够很多银子，我愿意无偿捐出，支持你们恢复玉雕工艺，好吗？”

大夏说：“我们没有沙洲商驼可以生活，但是，其他骆驼客呢？”

“让雪莲帮忙，给他们谋些管理水利的活，轻轻松松养老。”

“善爱、娇娇和其他女人呢？”

“她们自己选择吧，可以跟上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嫁给和田商人，或者农民。”

“驼主，难道你愿意看着沙洲商驼像尼雅古城那样消失？”八荒很难过。

“在西北大地穿行的驼队很多，少了沙洲商驼没什么，而你们的玉雕工艺不同。”

大夏、八荒互相望一眼，齐声说：“驼主，玉雕工艺已经在被摹仿中庸俗化，死了。我们才不愿意与黑心的商人们同流合污。沙洲商驼不能解散！坚决不能！这是大家的精神圣所！那些老驼工完全有能力在农村建造漂亮的房子，娶年轻女人，还可以在院子周围种上果树和大梨花，但是，他们宁愿与更年老的骆驼一起守望牧场。难道这里有黄金美玉吗？不！只有远去的和归来的驼队！”

“可是，你都学会了一千多年前的佉卢文啊……”昆仑对大夏说。

“这有什么意义？我当初只是为了感谢斯坦因的信任，才愿意学习。佉卢文早就死亡了，现在，世界上虽然有几个人认识，但从来不用它来传递博爱、善良、真诚和关怀，那能叫语言吗？说给谁听？谁愿意听？驼主，蒋师爷是驼队中唯一有知识的人，会思考，会写字，‘灵玉神光’通过他，能够照耀更多的人。”

“那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八荒，你决定了吗？”

“是的，驼主。”

昆仑将两人拉到一起，走向帐篷。大家安静下来。

“大夏、八荒兄弟俩是比美玉更纯更好的男人！他们把玉璧送给蒋孝琬，我把沙洲商驼作为会走路的玉璧送给他们。从今年起，他们就是新驼主！我以后再不出远门了。人都要老的，我不承认也不行啊。”昆仑说完，见大家还在发呆，就大声问：“谁不同意，就说说理由。”

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们同意！”

蒋孝琬说：“昨天晚上，在和田的朋友为我接风洗尘，一位在叶尔羌县当师爷的老乡说，德国探险队正向新疆走来。我一定竭尽全力，让他们雇用沙洲商驼。”

众人习惯性地一起朝昆仑望去。昆仑指指八荒。

八荒说：“上次送斯坦因时，喀什的马大人已经答应，如果有洋人来，就用我们的驼队。不过，这个消息很重要，哥哥得亲自跑一趟，如果定下，我就带领驼队过去。”

“好吧，我明天动身。”

晚上，大家围着火堆吃烤羊肉，喝酒，唱歌跳舞。到深夜，八荒带一个俏丽的女人走到蒋孝琬跟前，“今晚，她陪你睡觉。”

蒋孝琬慌忙摇手，“不可！不可！我已经在老家娶了房夫人，她已经给我生了个儿子，小名叫石发，呵呵，石头发展下去就成了玉；官名叫蒋泽民，因为新疆雨少，期望多些降水。”

“这都是真的吗？为什么不把老婆孩子带来？”

“我娶她，就是为了守住家乡的宅院。”

大家望着他，疑惑不解。

第二天，蒋孝琬刚回到和田州衙，就被潘镇叫到书房，“这封突厥文信件是斯坦因寄来的，你看看说什么。”

蒋孝琬迅速浏览一遍，说：“大人，斯坦因说了三件事：第一，他已经从孟加拉调到旁遮普出任教育部监察员，目前正积极申请第二次中亚之行，如果被批准，将首先拜访您，并带来已经购买好的瑞士

手表和精美照相机；第二，他希望将上次提到的未知文字文书的原版调查清楚；第三，他寄来的药包请您转交给一名叫卡特的民工。”

听到最后一件事，潘镇有些不悦。

蒋孝琬急忙解释：“大人，他在信中对您的学问和严谨作风大加赞赏，再三表示歉意，说因为小事而麻烦您，但觉得只有通过您安排，才能绕过众官吏的盘剥，到达卡特手里。”

“谁知道卡特住在哪里！你派专人找去吧。事情虽小，是受人之托嘛。一切完成后，给他写回信，告知一下。哦，对了，前些日子寒浞送我一本据说是胜光法师从古印度翻译成突厥文的《玄奘传》，也顺便寄过去。”

“好的，我尽快做。”

“忙完这些，就尽快教雪莲读完《大唐西域记》吧。”潘镇威严地注视着他，“以后，没事就别往沙洲商驼那里跑了。虽然昆仑是雪莲父亲，但是，驼队与本官毫无关系，这一点，必须泾渭分明。”

“是，大人！”蒋孝琬站在地上，犹犹豫豫。

潘镇问：“你还有什么事？”

“大人，喀什马大人的中文秘书贾船已经告老辞职，那里正好有个空缺，您与马大人交情深厚，能否劳动大驾，推荐一下？我虽然不会说英文，通过突厥语可以与马大人交流。”

潘镇沉吟一会儿，问：“洋人只会造枪，不懂真学问。给洋人做事，只有工资，没有前途。你是怎么考虑的？难道真愿意给洋人当秘书，做些零零碎碎的事情？”

“马继业是您的朋友，现在大概因为找不到合适助手而烦恼，我想，能为你们的友谊出一份力，是非常愉快的事情。”蒋孝琬解释。

“哦，如果那样，我就劝你别去了。你确实有真学问，但在这个混乱时代，你不适合做师爷，也不适合当官，否则，早就同周易平起平坐，最起码，也会像饕餮一样——哦，他最近要到甘肃当官，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

潘镇站起来，踱几步，慢条斯理说，“中国读书人都喜欢当官，在我看来，官途是没有尽头的幽深峡谷。从幼年起，我就随在甘肃做官的父亲通读四书五经，后来，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父亲突然病故，我送回老家安葬后，家贫如洗。迫不得已，为谋生计，我受雇于甘肃各衙门，饱尝艰辛。曾几次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后来，因为挚友举荐，才走上仕途，可以说，夜夜辛苦，步步艰难，以处理文案、起草文件立身建功，一步步到现在位置，有多少人羡慕！可是，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鄙人猜不到。”

“我最想当个纯粹的读书人，不为稻粱谋，也不为功名利禄，只为自己享受。可是，我已经成为宦海里的一只船，身不由己啊。”

回到书房，蒋孝琬有些沮丧。他曾经梦想做名副其实的师爷，可是，竞争对手联合起来诽谤他，就对仕途彻底绝望。这次，他从八荒的讲述中得知，斯坦因对自己非常感兴趣，他不用英文而用突厥语给潘镇写信，大概试探他是否从内地回来。蒋孝琬对所谓的“做学问”兴趣也不大。历史发展就像滚滚洪流，谁能说得清、道得明？他之所以希望到“中国花园”工作，并非仅仅看上高出平常几倍的工资，还有那种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斯坦因对昆仑、八荒等骆驼客都能以礼相待，容忍他们的一切行为。现在，他虽然远在帕米尔高原的另一边，还给卡特寄来治病的西药，这与冷冰冰的中国官员有云泥之别。

百无聊赖中，他拿起突厥文《玄奘传》，随手翻。这是写在桑树皮纸上的手抄本，以光滑的羊皮做封面，大多内文纸张粘贴在一起，需要轻轻剥离才能分开。看得出，它被重新发现后，在更换主人过程中没有被认真阅读。蒋孝琬第一次见到传统文献资料之外有关玄奘的记载，好奇地读完。书本后面有很多与正文无关的内容，似乎抄录者完成对全书抄写后，舍不得浪费多余的纸，就做了补记。随便扫几眼，忽然看见“辩机”的名字。他怀疑看眼花了，仔细看，确定是汉语“辩机”对应的突厥语音译名。蒋孝琬知道，辩机在帮助玄奘整理完成《大唐西域记》那年被唐太宗李世民处以腰斩，此后，正史中很少有关他

的记载。这本书为什么专门在书后的“补记”中提到那个才华横溢而又为情所感的青年僧人？

“补记”写完辩机后，似乎意识到某种危险，改用另外一种与突厥文非常相像的字体，竖起一道冷峻的墙壁。蒋孝琬将文书复制一份，然后寄给斯坦因。在信中，他特别注明“湖南湘阴寓新疆大清秀才蒋孝琬代书”字样。几月后，斯坦因给潘镇来信，问《玄奘传》的出土地和书后面的准确文字，同时，再次问未知文字文书的调查进展情况。

潘镇让蒋孝琬找寒浞询问。

寒浞苦思冥想很长时间，怎么也记不起书的来源。最后，他说：“你回信就说是从和田附近沙漠里树洞中捡到的，反正斯坦因远在印度，不会来亲自看。你也好向潘大人交差。”

蒋孝琬问：“难道你真记不得谁送给你的？”

“做生意的人，管理一大堆事务，打交道的人又多，真记不清了。”

“那我只好如实汇报给潘大人，并写信向斯坦因说明事情经过。”

蒋孝琬让他在调查笔录上签名，然后出门。

寒浞望着他的背影，恶狠狠说：“死脑筋的犟毛驴，一点不机灵，难怪连师爷都当不上！”

蒋孝琬提审几次瓦尔特，没有新的线索，就拿上未知文字文书样本和《玄奘传》，骑上老驴，到和田城郊外的村子里找到卡特。一见面，卡特就跪到地上连连磕头。

“怎么回事啊，你？”

“蒋师爷，你拿来的药非常好！简直是神仙配的，我全好了。”

“别感谢我，是斯坦因大人寄给你的。”

“简直是神药啊，神药！”

“以前，你得什么病？”

“……嘿嘿，都是元浩害的。那时，我有病，领不住女人，现在，能行了！老婆肚子像可爱的沙丘那样每天都在隆起，嘿嘿，我太高兴了，要宰只羊，感谢你们！”

“不用了，你看看，这种书你见过吗？”蒋孝琬拿出《玄奘传》，递过去。

卡特翻来覆去看半会儿，摇摇头。蒋孝琬又拿出未知文字文书：“那么，这个呢？”

“师爷，那是伪造的假书，斯坦因早就知道了。瓦尔特那头毛驴子已经抓起来了，就关在大牢里，你可以去问他。”卡特尴尬地笑着。

“如果你能帮忙找到那些假书的正版书，不但斯坦因大人重金感谢你，而且，他的挚友潘大人也会奖赏你，我可以推荐让你做‘伯克’。”

“这很困难，不过，我慢慢想吧。慢慢想，才能想起来。”

“好吧，你仔细想几天，我先到水磨坊去一趟，回来找你。”

到水磨坊，意外地碰见八荒。他说沙洲商驼由大夏率领，被德国人格伦威德尔探险队雇用，进沙漠去了。八荒送走驼队，回到和田，一直没见到采诗，不甘心，就留下来。“采诗给我生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她在有意躲我，这次等不来，我就把水磨坊放火烧了。”

“不要急躁，河水很大，应该是最忙的时间啊！”

“雇工说她藏到树林里一个大树洞里了，可是，我去看，里面什么都没有。”

蒋孝琬再详细问一遍斯坦因考察队的情况，就走了。

八荒爬上水磨坊木阁楼，越窗而入，坐在里面喝酒。

晚上，采诗乘坐华丽的四轮马车来，听到此事，跑上楼梯，打开门，愤怒地冲八荒吼道：“如果你下次敢翻窗户，我就告官府，让你坐牢！”

“不要那么歹毒，这是我修的水磨坊，怎么，忘恩负义啊？”

“你说吧，要多少钱，我还给你！”

“好大的口气！我不要钱，要你！你是我的女人，还有孩子，我的孩子呢？”

“你凭啥说是你的孩子？”采诗问。

“怎么？不承认？上次，在水磨开始运转的那个夜里，我让你疯狂得像匹发情的母骆驼，哈哈哈，你是那么的疯狂啊！对了，本驼主

一直纳闷：在我之外，你有过两个男人，他们怎么把你完好无损地留给我？怎么回事？在沙漠里游荡时，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

“无耻！你这个人酒进了肚子，就不讲一点脸面。”

“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孩子？为什么要躲着我？难道八荒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会讨要修建水磨坊的钱吗？我没有随驼队外出，专门留下来要告诉你：我要娶你当老婆。”

“娶我？好啊，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八荒漫不经心。

“从此以后，你要与沙洲商驼一刀两断，再不能进沙漠，继续干你雕玉的老本行。或者，我们共同守着这个水磨坊，安安静静过日子。”采诗拿过一张纸，说：“为了防止反悔，你要写保证书，还得画押才算数。”

八荒哈哈大笑，“采诗，妖精！你想把我当成猪，关起来养膘吗？”

“那好吧，骆驼大人，你以后再别来找我！”采诗生气了。

“孩子呢？我要看看孩子长得啥模样。”

采诗扭过头，“他现在正同奶娘在树洞里乘凉。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让你找到他，因为，孩子讨厌你身上那种腥臊的骆驼味。”

窗外传来高昂的马叫声。八荒看一眼有彩色华盖的四轮马车，怒视采诗，“听说，寒浞送了你一驾马车，果真是的？”

“是又怎么样？人家比你有钱，有地位，有礼貌！”

“我要把那破车子砸了，把水磨坊烧了！”

“哈哈……”

“你为什么发笑？”

“好男不跟女斗，你在我面前逞什么能？有本事，你跟寒浞一样有钱有势啊！你是男人，可以像骆驼一样到处走，而我呢，是女人，需要安定的女人！”

八荒盯着她，默默凝望，眼里跃闪的火苗慢慢熄灭。接着，他一碗接一碗地喝酒，剩下两碗，说：“今天，我从心底里永远要离开你，再不来水磨坊。喝碗酒，告别！”

八荒端起酒碗，怪怪地笑几声，仰头喝干，站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下楼，敞开粗糙的嗓门，唱着说着，向远处走去。采诗坐在窗边，痴痴看着他跌跌撞撞的身影在河边树林消失，脑里一片空白。忽然，身影又回来了。怎么回事？采诗急忙擦掉眼泪，照照镜子，补些粉。八荒上了阁楼，喘会儿气，推开门。

“忘了给你样东西。”他拿出一卷手写体文书，“这些书页纸片是我跟斯坦因在古城里捡到的。上面写到玄奘，记得你很喜欢听他的故事，我就一直留着。”

“你怎么知道讲的是玄奘故事？”

“我哥哥认识佉卢文，他请人翻译成突厥文了。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到王城。正好有十几位高僧把自己对佛教的高深理论写出来，挂在城门口，说谁要能辩过他们，他们就自杀。玄奘跟他们挨个在王宫中辩论，赢了，高僧们羞愧得要去死，玄奘说：杀自己也算杀生，违背佛教戒律，还是把精力用在振兴佛教事业上去吧。斯坦因说，有些梵文纸片上也记录着当时玄奘和他们辩论的激烈情况。给你，自己慢慢看吧。”

“听说古代文书很值钱……”

八荒咧开嘴，笑笑，转身出了门。采诗翻开“文书”，显然，这是八荒将很多散页纸片收集到一起，然后精心装订成册。毕竟是雕玉世家的传人，手艺活干得确实漂亮！

过几天，寒浞骑着马来到水磨坊。

“听说八荒满天下找你，是不是同意传授手艺了？”

“怎么可能呢，他本身就是一块坚硬无比的石头，不知道谁能雕得动。”

“就是你啊，小甜猫！”寒浞拉起她的手，轻轻抚摸，“女人是河水，再硬的石头都能磨光。如果说动八荒、大夏兄弟，我让他们一年挣的钱可以建十座水磨坊！”

“我没那本事，你自己去说吧。”

“他们兄弟根本不谈这事，怎么商量？小甜猫，我是商人，我给你做好看的衣服，买华丽的马车，目的很明确，可是，这么久了，你总是应付我，交给你的事情也不用心去办。”说着，他把采诗拉到怀里，“今天，在你的阁楼里，我想知道，小甜猫是怎么叫的！”

采诗惊恐地挣扎着，脸上一阵痉挛，昏死过去。寒浞吓了一跳，急忙扶她到床上，许久，才醒过来。“你别怕，别怕！我好好跟你说话，再不动你！”

“我求你了，寒浞……”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吓死人！”寒浞擦干脸上的冷汗，说，“算了，我可不愿闹出人命官司，晦气！”

“……寒浞，真的很抱歉，我……”

“你也是女人啊，不是石头，怎么就那么怕男人？”

“呜……”

18.哟，你这该杀的

卡特将老婆绑到苹果树上，拿着皮鞭，怒气冲冲地要抽，并且高声大气地骂：“哟，你这该杀的！”邻居将他拉开，纷纷劝说。可是，卡特像疯了一般，捶胸顿足，甚至要把头往树上撞。这时候，蒋孝琬骑着毛驴来了。

“卡特，怎么回事？”

“都是她，干扰了我！”由于生气、激动、着急，卡特的脸都变了形，“我感激八荒，感激斯坦因大人，师爷您吩咐的事，我当成圣旨来办。为了唤醒回忆，我买一群羊，到以前常去的沙滩放牧，唱那种野歌，家都不回，在羊圈里睡觉。过了三天，快要想起来，可是，我的老婆，她说没有面了，要我到水磨坊磨面，哟，你这该杀的！让我回忆起来的事情又跑光！哟，这该杀的！大老爷，我没法活了！”

蒋孝琬说：“怎么可能忘得干干净净？说吧，说多少算多少。”

“师爷，不行啊，我得从头开始，重新回忆才能记起来。”他转向老婆，“该杀的，下次别再来打搅我！”

蒋孝琬让人解开绳子，放了女人，然后，悄悄塞给卡特一把钱，“斯坦因大人明年还要来新疆，如果你能回忆起来，他会给你更多的药，把你记忆力不好的病也能治好。”

卡特翻眼想一会儿，惊喜地说：“师爷，你给洋大人写信，让他先寄来一些西药，治好我的病，不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蒋孝琬被噎住，懊恼地瞪着眼，恨不能学着他的腔调骂：“哟，你这该杀的！”

如果从瓦尔特、卡特的嘴里掏不出准确情报，那么，别人的话就更不可靠。

回到和田，蒋孝琬打算再次盘问瓦尔特，碰见寻宝协会首领杜笛，便请他到酒馆吃饭。

“据说，你带领驼队跟随瑞典的斯文·赫定先生进入大沙漠，找到了古代的楼兰？我想听你讲讲沿途情况。”

“不堪回想！几次被大风吹得迷了路，差点死掉，呵呵，”杜笛的头发、胡须都已花白，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说着，他竖起大拇指，“赫定是大英雄！他非常喜欢沙漠的惊险，不怕死，比野骆驼还勇敢，我跟沙漠打交道一辈子，从没见到他那样坚定的人。”

“你们如何找到楼兰的？”

“想不起来了。每天都在流动的沙丘上走路，谁还能记清？我找宝多年，都在和田与尼雅之间的沙漠里搜寻，从没走过那么远。不过，师爷，我愿意跟着英雄到任何地方去——进沙漠像大将出征，威风着呢！我请赫定大人给喀什英国的马大人和俄国老爷都说了，再来洋人，就雇我的驼队，可是，生意还是让沙洲商驼抢走了。虽然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可是，沙洲商驼有后台啊，哦，您给官府当师爷，能不能说句话，给我点生意？我老了，五蕴还得活人啊，其他一起闯荡的弟兄们也得吃饭啊。”

“我正受命办理案件，如果你协助侦破，我一定让老爷向喀什的马大人推荐寻宝协会的驼队。我知道，因为官府支持洋人大规模地寻宝，抢了你们生意，所以，要转型啊。”

“正是这个道理！”杜笛再次打量对面细声细气的矮个子，没想到他看起来瘦弱，分析事情却很高明，他一拍胸部，说：“什么案件？说吧，我一定效力！”

蒋孝琬拿出《玄奘传》。杜笛鹰样的目光扫过书本，惊讶地说：“这么快就有人造假了？不会是瓦尔特干的，他被关押着。那还有谁？难道是寒浞？师爷，两年前，我给寒浞送了一本古书，指望他给和田大人说好话，可是，生意还是让人抢走了。”

“你从哪里得到的那本古书？”

“不瞒您说，五年前，我从库车附近沙漠里捡到的。原打算留在家里等着涨价，可是，古书放在家里总出事，我害怕了，才送寒浞老爷的。他煞气大，能压住邪。”

蒋孝琬机警地问：“你撒谎吧，书还能出什么事？”

“谁骗人就是你那头灰白色的毛驴子！老爷，我把古书带回家，随手搁到房梁上。夜里，我梦见有个汉族僧人拿着很大的墨玉磨来磨去，像磨刀，发出很大响声。全家人都听见了。狗也叫得很凶。连着七个晚上，都是刺耳的磨玉声。我以前见过的奇事多了，古书发光、发声，碰见鬼影，都是常事，不管它，磨就磨去吧。最后一夜，僧人把玉石磨成玉斧，能把金银铜铁削成细末，然后与木头、雪水、黄土和成泥，搓成汉字，放在火上烧，不断地烧。就在这时，一群凶鬼恶煞将玉斧夺过，绑住僧人，到了古城的一个中心街道，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对了，好像看热闹的人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子，她们穿的衣服比寺庙壁画中的还鲜艳。她们都在叫喊：‘哟，你这该杀的！’僧人被脱光衣服，五花大绑，捆在巨大铁砧上。到那时，我还以为是在演戏，不知道要杀人，因为，凶鬼恶煞抡起斧头像玩耍，在僧人腰上和背上砍。每砍一斧，人群里就发出一阵欢呼声，后来，僧人身体断成两截，血光喷射，一只‘迦楼罗’从火红的光影中腾飞而起，向西飞去……可是，凶鬼恶煞还在砍，砍，砍，那么凶狠……”

“‘迦楼罗’是什么？”

“就是金翅鸟啊，它是鸟王！”杜笛不满地望他一眼，似乎对打断讲述很不满，“我被吓醒了，天一亮，就把古书扔进闲置的冰窖中。奇事又发生了，天刚黑，冰窖中就发出血样的红光。邻居以为我家着火了，都提着水桶跑来……半夜，又有一阵阵男人的痛苦呻吟声传来，塞住耳朵眼，还听得见。从那时起，我就打定主意，改行，不干了，当骆驼客。可是，寻宝协会是我张罗起来的，我得为他们找个饭碗啊。”

“这些奇异的怪事你给别人讲过吗？”

“从来不敢说，怕惹火烧身。您是读书人，又在官府干事，我才斗胆讲的。”

《玄奘传》的来龙去脉大概清楚。剩下的，就是斯坦因本人或者专家能认出附记中的文字与内容。他又递过未知文字文书，问：“这种文字的古书，你见过吗？”

杜笛辨认一会儿，摇摇头。

“瓦尔特给过你古书吗？”

“他不是正经人，我怎么可能打交道？”

“能不能带我到你家的冰窖中看看？”蒋孝琬问。

“那院房子我廉价卖给卡特了。他搬进去之前，我把古书取出，送给了寒浞老爷。”

“卡特？”

“那是个半男人！不过，他搬进去后没发生什么坏事，只是喜欢打老婆了。”

……

蒋孝琬想起：卡特的口头禅“哟，你这该杀的”会不会与冰窖有关？他将调查情况详细写出，让潘镇阅读后，寄给斯坦因。

半年后，收到回信。布勒考证出《玄奘传》书后附记文字是古代龟兹地区曾经使用的吐火罗文。斯坦因把布勒的英译文翻译成突厥文：

《玄奘传》所记，法师在病榻上时，曾“梦见有千尊金像从东方来，下入翻经院，香花满空”，此事与我看到的《辩机传》所载完全一致。我崇拜弥勒，这位来自净土世界的人！我崇拜玄奘，这位备受

尊敬的人！我崇拜辩机，这位真诚、高贵的智者！我崇拜进入精神圣殿的人，我虔诚地祈祷能够毁灭此身，以使将来一定在你们之间再生！

怎么又出来个《辩机传》？难道历史上果真有过此书？蒋孝琬来不及想许多，匆匆翻译成汉文，校对两遍，送呈潘镇。潘镇看几眼，随手搁到一边，说：“我正想告知，本官即将调任迪化府，那里文化虽不及南疆，但毕竟是省府。如果你情愿，可随同前往，有本官荫庇，可以踏踏实实、全心全意、做些真正学问，利己利人。”

蒋孝琬迟疑一下，“非常感谢大人抬举，我已经习惯了南疆气候，而且，身体不大好，刚从家乡回来，经不起长途跋涉之苦，所以，要辜负您的美意了！”

“如果你志在仕途，那么，我也成全你，我向新任和田知州周易举荐你当幕僚。”

“不用了，莎车直隶州的刘知州邀请我去做事。”

“哦，那就随你便吧。你教雪莲读《大唐西域记》时间不短了，最大疑问是什么？”

“玄奘本人签字——他只签了一半。”

“很好！这也是经常困惑我的问题，希望你能考证出来。”潘镇赞赏地望他一眼，“以后，斯坦因的来信还是由你翻译后，转寄给我。这样，我们可以经常保持联系。”

“非常乐意效力！”

潘镇再次拿过蒋孝琬的翻译稿，看几眼，“《辩机传》？你听说过这本书吗？”

“我从湖南返回新疆，途经敦煌，听说莫高窟发现了古代书库，就去看。主管寺庙的王道士外出化缘，我住两天，碰见一位名叫杨大桶的抄经人和一位游脚僧。杨大桶是个哑巴，除了抄经，就用左手刨沙子玩，据说刨了很长时间，把莫高窟的流沙都刨完，他的左手、左臂也被磨光了。真是个虔诚的怪人。游脚僧很健谈，闲聊中，他说当年有几位高昌僧人跟随玄奘到长安协助译经，其中，有位高僧与年轻的辩机交情甚好，后来，辩机因罪被处以腰斩，高僧怕被牵连，逃回

西域，写了《辩机传》。但不知何故，很少刊行于世。游脚僧听说莫高窟发现了古代书库，就想看看有无此书。”

“哦？你将此事可曾写信告知斯坦因？”潘镇神情严肃。

“发现书库之事，未经证实，不敢妄加传播！”

“很可能是虚张声势的假书。古代文书流传到今天，都七零八落，怎么可能有整库出土？可笑至极！”潘镇大笑几声，接着说，“斯坦因喜欢钻研学问，像个读书人模样，希望你到莎车后，继续调查未知文字文书，对他有个交代，不要让人家笑话中国读书人无能、不识货。他不明白中国的现实情况，官府干涉太多，反而会使刁民畏罪毁坏文书。”

“卑职恳请将瓦尔特转交莎车直隶州看押，我竭尽全力，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我吩咐下去，让人去办。你也尽快做好各项交接手续吧。”

蒋孝琬即刻写信告知斯坦因新的地址及潘镇升职事，然后，连夜提审瓦尔特。

“只要你交出假文书的原版，我保证放你出去。斯坦因大人之所以再三想看看原版，是要研究，并非复制谋利！”

“骗鬼去吧，没有人嫌钱烫手！”

“人家由英国女王直接支持，根本不缺钱。”

“师爷，您别费心了，杀了我也不敢说。就算我说了，有什么用？真版书早转移了。”

“谁转移的？在什么地方？”

“在和田，在大沙漠，你能找到吗？哈哈……”

蒋孝琬威胁说：“哼！潘大人要调任遥远的北疆地区，我也将去莎车直隶州，以后，恐怕你要老死在监牢中了。”

“我不怕！到时候，就有人救我出去，只不过多花些钱。嘿嘿，师爷，烦你转告潘大人，他是难得的清官，我坐牢，一点也不冤枉！”

“你别做梦！”蒋孝琬恶狠狠地说，“潘大人已经决定把你转交莎车。刘知州可是风风火火的武将出身，他不会像潘大人那样斯文，到时候，让你每天过大堂过小堂！”

“真的？师爷，我们向来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作对？”

“我只要你交出假文书的原版。”

“师爷！江湖上有规矩，鸡走鸡道，猫走猫道。你吃官饭，我打野食，各不相扰，为什么非要苦苦逼迫？原版拿出了，洋人还会买我们的古书？”

蒋孝琬灵机一动，“你们？——你是指哪些人？”

“告诉你也找不到地方！”瓦尔特狡诈地说，“是元浩和脚印绿洲幸存者。谁都知道，他们在几个巨大沙丘之间的某个秘密绿洲，可是，很难找到。”

“那么，谁将假文书运输出来？”

瓦尔特已经彻底厌倦了牢房生活，“我说出真实情况，你会放我出去吗？”

“是的。”

“.....需要假文书的人把枪支弹药放到沙漠边缘的树洞里，七天后，元浩就送来文书，把枪支弹药拿走。”瓦尔特把手放在胸部前，“如果说谎，就让心里钻进虫子，咬死我。”

蒋孝琬厉声喝问：“约特干死树林很多，元浩怎么知道枪支弹药在哪个树洞里？”

“元浩的鼻子很灵敏，几百里以外都能嗅到火药味。”

蒋孝琬望着眼前这个形容猥琐的家伙，无法判定真假。第二天，他专程到卡特家。

“师爷，以前，我把经历过的大小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自从吃了斯坦因老爷的药，那种病是好了，可是，记性却差极了。”卡特愁眉苦脸，“唉！我连羊都数不清，结果，你看，现在连一只羊都没有了！”

“你这房屋是从杜笛手里买来的吗？”

“是啊，他说闹鬼。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反正价钱便宜。”

“院子里有冰窖吗？”

“你要干什么？”卡特警惕地说，“冰窖是古代人修建的，被沙子埋掉很长时间了。后来，和田河改道经过这里，人们又搬回来，清理院落时发现的，但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能下去看看吗？”

“冰窖里面没有这种文书，什么都没有！”

蒋孝琬见他神色慌张，便坚持要看冰窖。卡特无奈，只好找来梯子。蒋孝琬举着火把，走到下面，除了森森凉意，没有任何东西。

“刚才，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出来后，蒋孝琬问。

“邻居们都说，晚上听见冰窖里有女人喊：‘哟，你这该杀的！’我就把窖口堵紧，他们的羊丢了、牛被偷、娃娃病了，都怪我。”

“你听到过吗？”

“我只在约特干死树林中放羊时听到过，以为野女人在骂我，还嘴。后来，就不管了。”

“那片树林虽然我没去过，但常听人说。那里很远，你怎么可能跑那么远放羊？”

“师爷，新改道的河流已经到那里，并且形成一片片小绿洲，目前，还没有人去垦荒，鲜草旺盛地长着，再远也值得去啊。”卡特说，“我打算搬家过去。”

“你带我去看看，好吗？”

“让阴无忌那个毛驴子放火烧掉了。”

“我不是愚蠢的毛驴子！你知道他死了，才这样说，对不对？”蒋孝琬生气地说，“你肯定知道假书的事情！”

“师爷，骗你就等于骗斯坦因大人，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我是参与造过假书，但是，后来就不干了。火的确确是阴无忌点着的，他多次扬言说，要把约特干大树林全烧掉。没想到，他真的烧掉了，大家都恨他，因为那些死树够周围村里人烧很长时间呢。”

“阴无忌为什么要放火？”

“他跟瓦尔特合伙做羊皮生意，被骗了，就点火。第二天，他让人毒死了。”

“他是被人杀死的！”

“师爷，他先被毒死，然后才挨的刀子！”

“你怎么知道？”

卡特滔滔不绝，诉说起来，“有一种毒草不开花，但散发着香气，羊往往抵制不住嘴馋，立时三刻就毒死。阴无忌如果是被杀死，怎么会跟羊的表情一模一样，还大睁两眼？阿古柏当年就用这种草制毒药，毒死了许多弹唱艺人。”

阴无忌曾经是西征军的一个低级军官，临阵脱逃，怕被追究，在新疆地区以寻宝为生。蒋孝琬曾经在换算钱币方面帮过他。新疆地区同时使用银钱、铜钱、普尔、腾格。“普尔”和“腾格”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货币单位，只有名称在使用，而代表它们的硬币却不存在，所以，要进行复杂的换算：方孔铜钱在喀什相当于两个“普尔”，二十五个“普尔”合一“腾格”。在民间交易中人们习惯使用“普尔”和“腾格”，谈妥价钱，再兑换成法定的中国硬币或俄国金卢布。阴无忌被复杂的换算搞得头昏脑涨，常常找湖南老乡帮忙。但还是吃了一次大亏：当时，一个和田“腾格”等于两个喀什“腾格”，交易时按照喀什“腾格”，付款时却按和田“腾格”，阴无忌过很久才发觉钱被骗去一半。卡特所说的被骗，是不是指这件事？不过，阴无忌来自内地，怎么会跟别人合伙做羊皮生意？

难道，阴无忌是真正的造假者？要么，原版文书曾经掌握在他手里？为了不暴露真版书的神秘面目，才加入大量伪造成分，没想到瓦尔特却以为买到版权，就大量复制，导致两人发生激烈冲突，并最终酿成血案？由此看来，确实存在着原版文书，不然，造假者之间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磨擦，而斯坦因也没必要在千里之外还来信刨根问底。

阴无忌已经无法查对，现在，最大的疑点有两个：瓦尔特和约特干死树林。

19、信徒的弥撒

八荒率领沙洲商驼护送潘镇全家离开和田、前往迪化的那天，瓦尔特逃跑了。

当时，寒浞代表和田人民给潘镇赠送“万民伞”。激情澎湃的人潮把即将远行的商驼与簇拥新任知州周易的欢迎队伍分割成两部分，也把依依不舍、哭成泪人的雪莲与昆仑隔开。此前，雪莲多次请父亲同行，都被拒绝。今天，即将分离，昆仑伤心欲绝，说不出话来，只是挥手示意，让驼队出发。其他男人、女人也都向驼队挥手。许多手在空中挥舞，驼队却徘徊不前。这时，五蕴突然出现在高大的城墙上，也挥起手来。

在那神圣的时刻，瓦尔特申请打开枷锁，被获准自由地挥舞双手。蒋孝琬想，有两个士兵看守，他不会跑掉。还是双重保险好。他打算把瓦尔特的辫子抓在手里。忽然，人潮中掀起一个浪头，把邮差送到他与瓦尔特之间。蒋孝琬努力绕过羊皮邮包。邮包傲慢、霸道，不让路。他只好与邮包捉迷藏。和田牧场的几个孩子也参加到游戏中。瓦尔特挥舞的双手随着波浪远去了。他想逃跑？还是想躲进钟楼？蒋孝琬拼命推开邮包，向前冲。感谢圣恩，终于看见了瓦尔特。他挤过去，伸出手，刚触及到黑袍子，又一个浪头打来。杜笛把他们冲开。杜笛说五蕴那小子被魔鬼迷惑住头脑，已经正式提出脱离寻宝协会，他要做牢兰的忠实信徒。蒋师爷，求你想想办法。蒋孝琬不理睬，执着地寻找瓦尔特。人们齐呼青天大老爷。无数晃动的头拒绝承认与瓦尔特有关系。这时，新任知州周易的就职仪式开始。瓦尔特这老滑头会不会跑掉？蒋孝琬产生这个念头时，猛地发现一匹骆驼、狮子、大象或一只孔雀向天空飞去。这不会是瓦尔特化装后的形象吧。他正疑虑，形象飞回来了。那时，娇娇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蒋孝琬，而人们关注的热点是潘镇和周易进行的交接仪式，可是，蒋孝琬却望着天空。娇娇正疑惑，一枚玉币划过蒋孝琬黑色头顶，落在她左胸并准确无误将乳头套进玉币内孔。虽然薄丝绸汗衫的局部被乳头当做红盖头，但其顶出、突起、勾勒的曲线和形状证明那不是一粒葡萄或宝珠，而是娇

娇记忆的源头。很多人、很多事都在这里留下了手印和牙印。但同玉币亲密接触却是第一次。就连铜钟都感到奇怪，它竟然为此改变腔调，像铜喇叭那样幸灾乐祸地叫道：“好玩——！好玩——！”

人们喜气洋洋，陶醉于没完没了的祈祷，没听到铜钟变成铜喇叭后的首次练嗓。娇娇听见了，但没太留意。她以为铜钟因为过分激动，感冒了。她想知道这是谁的恶做剧。蒋孝琬吗？他从来不正视葡萄，他怕酸；八荒吗？他才不捣乱搞怪；那么，是卡特？卖肉人？皮匠？剃头匠？羊贩子？都不像。站在城墙上的五蕴值得怀疑，因为他停留在空中的抛出动作似乎等待调查。娇娇想用左手取下玉币，乳头犯犟，不松开。右手拉着蒋孝琬，没有工夫来帮忙。蒋孝琬挣脱不开，回过头，惊呆了——玉币怎么会戴在那个位置？他的考证还未开始，铜喇叭长长地吼叫一声。接着，无数钱币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以蓝天为背景，开始裸奔。钱币裸奔曲线与骆驼翻越沙丘的路线完全相同：斗志昂扬，奋勇而上，精疲力竭，然后滑落。裸奔终点在娇娇和蒋孝琬周围人群的头上、脸上、肩上、孩子屁股上、妇女胸衣里等等。铜喇叭义正辞严地说，钱币怕羞，必须穿上一种名叫钱包的衣裳。士兵开始模仿铜喇叭嚎叫，追逐，哄抢。潘镇错误地以为是寒浞特意为他举行的送别仪式；而新任知州周易以为这是和田地区迎接高官的独特宗教风俗。

混杂在送别队伍里的穷苦人经历短暂痴呆，猛然醒悟，狂叫着，兜起衣襟，随着五蕴手臂的一次次扬起，一窝蜂似的拥来拥去。城墙下面，人群越聚越多，呼啸声越来越激烈，终于发生哄抢。铜喇叭撕破嗓门喊口号：“继往开来！继往开来！”看见人群乱成一锅粥，又将口号替换为：“注意秩序！注意秩序！”

钱币飞完，商驼远去，周易回城。最后只剩下五蕴在挥手。新的钱币还没孵化出来，或者羽翼未丰，不能飞翔。人们期待着，鸦雀无声，屏住呼吸，都保持临跑状态。后来，期待再次哄抢的人们“精神疲劳”，也可能是注意力被奇怪的铜喇叭声转移，总之，他们对墙头

上的挥手动作表示绝望，转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把铜钟变成了铜喇叭？能吹响这种巨大喇叭的人，该有多深功力？

第一备选答案：五蕴指挥；

第二备选答案：寒浞创新；

第三备选答案：周易命令；

第四备选答案：铜钟失常；

人们竞猜热情暴涨，抢答越来越激烈，完全忽略了墙头上的五蕴。蒋孝琬和娇娇没有参与哄抢、期待、绝望、竞猜、抢答，他们自始至终关注着这次偶发事件。娇娇左手坚持不懈地与乳头谈判，右手拉着蒋孝琬。娇娇问你经常与斯坦因通信，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还来不来沙漠寻找古代文书？蒋孝琬说他打算要来。铜喇叭应和：是这样。娇娇说以后有了斯坦因的消息就让骆驼客带给我。铜喇叭应和：没问题。娇娇说我用金玉骆驼的毛给斯坦因织了几双袜子，走路不磨脚，冬天不怕冷。铜喇叭应和：完全正确。娇娇说斯坦因是个幼稚的大男孩，他相信真正的文字有情感，会裸奔，从古代裸奔到现代还要裸奔到未来。我也相信。尽管很多人造谣中伤，诬陷文字躺在纸上、羊皮上、木板上、石头上、墙壁上死了，我还相信斯坦因能与文字一起裸奔。铜喇叭应和：没错没错。娇娇说裸奔艺术家斯坦因是我童年时代的偶像，我崇拜斯坦因，所以裸奔，与采诗、善爱因为逃命而裸奔的性质完全不同。铜喇叭应和：非常感动。娇娇还想诉说更多的话，采诗和善爱过来劝说她松开手，蒋师爷要跟上驼队去莎车上任。娇娇说蒋师爷是我与斯坦因的最后一丝联系，他不能离开和田，我要让他把我所有的话语变成文字，再让文字裸奔到玄奘法师取经的地方告诉斯坦因，女人是水，我是女人，也是水，我有滋养他的责任，不然，他会变成沙漠。铜喇叭不吭声了。蒋孝琬走了。玉币还醒目地戴在红葡萄上。它吸引了人群的目光。

这里还有一枚驼唇文玉币！

不知道是铜喇叭还是某位性急的年轻人首先喊叫，反正，每个人都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关于四个备选答案的竞猜和抢答立即中

断。接下来几秒钟，如果不是和田城外震耳欲聋的崩溃声及时传来，娇娇、采诗和善爱肯定被发疯的人群和失控的铜喇叭拆卸成零件。

混乱的声音和动作瞬间凝固成零乱雕塑。

空中仍然交响着两个声部——高音是连续不断的崩溃声，低音是杜笛绝望而无奈的哭喊“还给我五蕴抛撒的金币”及蒋孝琬气急败坏的呐喊：瓦尔特跑了，快捉拿他归案！

之后，第三个强大的声部像洪水般淹没过来，那是人群的惊叫声、奔跑声、踩踏声、咒骂声、喘息声混合而成——和田河改道了！寒碛的土地全被冲毁了！我们投资的辛苦钱全被洪水冲走了！不能让寒碛跑掉！

人群像受惊的老鼠般乱窜。不是裸奔，是乱奔。每个老鼠都是一个完整空间。无数老鼠挖空了集体空间。杜笛企图阻拦奔跑的人群，他失败了：衣服、帽子、鞋子、胡须、头发都弃他而去。杜笛追逐，抓取，狂奔。铜喇叭及时报道：杜笛裸奔了！

杜笛急忙刹车——凭什么说我裸奔？那是蒋孝琬！

没错，蒋孝琬确实在裸奔。不过，他不是兴奋到极点，而是绝望到极点。五蕴作为站台举行第一弥撒仪式的那段古城墙为证，当年，蒋孝琬的师爷职务被人偷梁换柱时他默默无语；当年，南疆官衙间传闻蒋孝琬与叛贼元浩有某种联系时他依然在为沙州商驼算账；当年，蒋孝琬顶考事件曝光后将被腰斩时他还在背诵《大唐西域记》；当年，蒋孝琬倾其所有护送阴无忌灵柩返乡遭到众人非议时，他还是像沙漠一样平静。

这次，他怎么啦？瓦尔特跑就跑了，怎么能成为裸奔的理由？

娇娇大声疾呼，蒋师爷，你身材太瘦弱了，不适合裸奔！

蒋孝琬还在狂跑，抓取，呐喊。他看见自己变成铜喇叭、知州或抓捕瓦尔特的命令，充满希望。娇娇想脱下衣服裹住蒋孝琬会遭人讥笑的下身，可是，驼唇文玉币紧紧咬在不属于钮扣的位置，解不开。善爱问昆仑怎么办？这样跑下去会累死的！昆仑说我正在想办法使他从沉醉中清醒过来。杜笛跑过来哭诉，五蕴还年轻，怎么能出家当洋

和尚呢？请你说服五蕴回心转意。昆仑说五蕴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为什么非要遵从你的意愿呢？没有信仰的人群，与骆驼、树林、沙漠有什么两样？现在，我惊喜地发现，终于从生物群中又走出了一位播种信仰的智者，谁也阻挡不了他朝梦想跑去。杜笛绝望地叫喊：五蕴把我积聚多年的家产顷刻间送给别人！这算什么梦想？难道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穷光蛋？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五蕴要不回家，我就告牢兰去！

善爱闭起眼睛，说杜笛大叔您别裸奔好不好？您别学死胡杨树好不好？我晕我狂我倒我狂晕我晕倒我晕狂我倒晕我晕晕晕晕晕晕！

铜喇叭沉睡许久，终于被吵醒，长长叹息：“晕——！”

蒋孝琬忽然站住了。谁？刚才谁在喊？

昆仑、善爱、大夏和杜笛面面相觑。没有人喊啊！？

蒋孝琬说我明明听见很多人在欢呼，祝贺我升任为和田知州！这是梦，还是真的？

娇娇捡回了蒋孝琬的所有衣服、佩件。每穿一件，在他眼前晃晃，“这是你的圆顶黑帽，认识吗？”“这是你的白布汗衫，认识吗？”“这是你的土布裤子，认识吗？”“这是你的棉布鞋，认识吗？”“这是大夏、八荒送给你的和田玉璧，认识吗？”

蒋孝琬不断点头。城墙误以为是一种男女配合进行的新式游戏。蒋孝琬在游戏中明白了这样的现实：潘镇升迁了，和田衙门属于他的那间木屋也更换了主人。在莎车直隶州知州，他只有一碗饭，没有师爷身份。而他进入“中国花园”的桥梁也被冲垮了。

“瓦尔特裸奔——不，瓦尔特逃跑了，毛驴子！”蒋孝琬喃喃自语。

善爱怜悯地望着他，“不怪你。那会儿，不知为什么，铜钟变成了铜喇叭，很多人都裸奔，裸奔的人白花花一片，谁也分辨不出哪个是逃犯！”

昆仑说：“别担心，我向刘知州说情。”

“唉！命该如此，就随遇而安吧，”蒋孝琬苦笑一下，“现在，很多升迁无望的师爷挤破脑袋，都想受聘于‘中国花园’，挣高额聘金，同

时，照像还能出现在斯坦因的著作中，扬名海内外。唉，斯坦因对神秘文书的真假十分感兴趣，上次，我无缘与他相见，指望找到原版文书立功。现在，我放走了造假要犯瓦尔特，希望肯定落空。”

忽然，铜喇叭又粗犷地练嗓子——怎么，还夹杂着马铃声伴奏？

八匹快马风驰电掣地跑到跟前。

“知州大人请蒋师爷叙话！”

很快，蒋孝琬就不由自主地坐到马轿上、不由自主地进了州衙、不由自主地行大礼。他面对的是周易。他们曾作为第一批进入南疆的师爷，春风得意。但是，与周易、饕餮等人以师爷为起点步步高升不同，蒋孝琬永远停留在了“师爷助理”的身份中——包括潘镇重用他的那个阶段。“师爷助理”像传说中的法衣，套在身上，再也脱不下来。蒋孝琬始终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周易肯定清楚，但是，他不会泄露天机。他口若悬河倾泻的那些话，全都不疼不痒，例如，他称赞蒋孝琬侠肝义胆、才识过人、刚直不阿、诚实守信、机敏智勇等等，他似乎要把天上的星星全部变成褒奖挂在蒋孝琬胸前。蒋孝琬不受宠若惊，也不礼貌拒绝。蒋孝琬很冷静。他觉得奇怪，瓦尔特逃脱案为什么这么快就侦破了？放走了“中国花园”的要犯，一定会被腰斩。蒋孝琬甚至看见了一具被断裂成两部分的尸体裸露荒野，狼、野狗、苍蝇、蛆虫以他为纽带结成利益共同体，各取所需。没有哪个有情有义的受益者会远赴湖南湘阴，专程向妻子、儿子说：“非常感谢，你的丈夫、父亲不但让我品尝到了新鲜血肉，还额外地享受到了文化、忠诚和梦想！哈哈，那是我祖先们十分熟悉并且津津乐道的高级营养品！”最糟糕的结局是，刀斧手在夜色的掩护下把他剁成肉泥，然后埋进某棵树苗旁边的土坑里。那样，他就与真假文书彻底断绝联系。

周易还在叙说，关键词也是蒋孝琬曾经关心的——聘书、马继业、签名、“中国花园”、高工资、高待遇。这些词在脑海中裸奔，一个也抓不住。周易是合格猎人，他捕捉到裸奔的关键词，然后摆在一张烫金皮纸上，递过来，让蒋孝琬验明正身。关键词没有裸奔。关键词规规矩矩，站成三排。关键词接受检阅。

铜喇叭不失时机地振臂高呼：“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看来这是真的。蒋孝琬忽然想起曾经与他玩过游戏的邮包，那时，聘书也许迫不及待地向主人请安。看来，聘书确实没有认错人。最起码，目前，聘书重量等于和田知州周易及其友谊，他为能够在任上第一时间处理关涉外交的事务感到万分自豪，并主动回忆当年在哈密被编号分配给西征军将领做师爷的情景，还恭维说蒋孝琬因为记忆力超群成为众将领竞争的政治明星；聘书等于通缉令，瓦尔特在潜逃过程中得知消息畏罪自杀，很多盗羊贼、通奸犯和散布谣言者也畏罪自首；聘书等于信任，寒浞收购的良田美地和玉器加工厂全部被冲毁，投资人聚集富人区，在胖学者朗诵诗歌的背景音乐中要求寒浞撤股，寒浞与以旗子为领带的铜喇叭轮流演讲，最后，展示蒋孝琬题词才渡过难关；聘书等于爱情，和田时髦少女组成求婚团，跑到蒋孝琬寓所外喊话：“资生！资生！我爱你，就像黄铜爱黄金！”聘书等于酷刑或真诚，杜笛投案自首，说出了原版文书的秘密（其中包括很多最新考证成果）。蒋孝琬眼睛立即发亮、发光，像两枚裸奔的金币。杜笛痛苦地联想到五蕴抛撒的动作，思维混乱，语无伦次，“我曾在瓦尔特那里见到过羊皮书的模本，不过，模本与原本之间差别很大，就像黄铜与黄金的区别。所以，我坚信，瓦尔特没有得到真正的羊皮书——就是你和斯坦因所要寻找的神秘文书的原版。以前，它安安静静地躺在约特干死树林的树洞里。没错，它在树洞里睡觉，距离那片树林不远，就是脚印绿洲。”

蒋孝琬紧紧盯着杜笛的眼睛。杜笛并不躲闪。

“你能肯定把羊皮书放到了树洞里？”

“怎么不敢，我记忆力一向很好，就是在变化无常的大沙漠里，我都能找到走过的路。几年前，我把瑞典的赫定大人带到了罗布泊岸边和楼兰古城。”杜笛绝望地说，“可是，脚印绿洲被黑风暴掩埋了，约特干树林被烧了，原版文书大概也被烧了。可恨的阴无忌，不知他跟树有什么仇恨！以前听人说他要放火烧树，谁知道，很多枯树都被

烧成黑桩桩！羊皮书肯定被大火烧掉了。即便躲过火灾，也会被野骆驼一样的新和田河冲走！”

蒋孝琬冷冷地望着他，“据说约特干有很多死去的胡杨树，难道都被烧了？”

“人死不能复活，书被烧掉，也一样。求您给马大人说说情，让五蕴回家吧。”杜笛从怀里掏出一个玉佩，“这是我给赫定大人当向导时，在楼兰三间房捡到的，寒碜出多少钱都不卖，现在，送给你。我在尼雅古城还捡到过一本驼唇文古书，据说上面写着古代的各种刑法，如果五蕴不回心转意，你们可以使用那些办法处置。”

“哦？驼唇文古书在哪里？现在就给我！”蒋孝琬眼睛再次闪光。

“古书放在家里，半夜总有人的惨叫声和各种刑具声，我担心出事，就埋到和田河附近的沙地里了，我挖到后给您送去。”

蒋孝琬笑了，“你说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杜笛一愣，“八年前？十年前？或者五年前？哦，看我这记性！”

“那么，埋在什么地方呢？”

“约特干森林。”杜笛十分肯定。

“你刚才还说在和田河附近的沙地里，转眼之间又发生变化，让我如何信任你？”蒋孝琬苦笑一下，“看来，我帮不了你的忙。”

杜笛抓住他，“师爷，只要你让五蕴改变信仰，我就带你找到元浩！”

“算了吧，元浩早就死了。”

“他活着！带领脚印绿洲遗民每天都在制造假文书，通过我来换取枪支弹药。”杜笛诚恳地说，“这次是真的，如果有半句假话，就让野骆驼咬死我！”

蒋孝琬沉想一阵，忽然问：“五蕴是不是也参与你们的活动？”

“……他原来不知道，最近，不知他怎么发现了。”杜笛叹口气，“你知道，干那种营生得坚守秘密才行。”

蒋孝琬明白了，五蕴得知自己多年为之奔波的真相后，在失落中彻底改变了信仰，如同河流改道！而杜笛最不能接受的现实是，五蕴在改变信仰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父亲的信任。

“要是真能找到元浩，我保证让五蕴继续当你的孝顺儿子。”蒋孝琬低声说，“那个神秘的造假基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确实在约特干枯树林！”

“你不说被阴无忌放火烧了吗？”

“是的，大火烧过之后，人们把那里叫‘黑湖墓地’，都不敢去，怕碰见鬼。”杜笛不像在撒谎，“元浩和脚印绿州的人都赤身裸体，像骆驼一样爬着走路，好像在寻找玄奘的脚印。他们吃甜水泉里的鱼，长年累月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寻找颜料和古代纸张，然后抄写经文。”

“有原版文书做母本吗？”

“大概有吧，他们从来不给外人看。”

“抄什么经文？”

杜笛摇摇头，“我们都不认识。大概是驱邪、禳灾的吧。”

蒋孝琬盯着聘书，沉默良久，“脚印绿州的人们一直崇拜玄奘，为什么突然改变信仰，听任元浩的摆布？谁都知道，元浩对枪支弹药有种病态式的爱好。”

“.....我说出了，你能保证让五蕴离开牢兰吗？”

“能！”

“很简单，元浩曾经用枪声诱发了黑风暴，将玄奘留在大地上的——一只巨大脚印淹没；人们期盼他再次用枪声呼唤来强大风暴，将那些高耸入云的沙丘移走。”杜笛忧郁地叹息一声，“实际上，被掩埋的脚印是周围长着芦苇和马兰花的甜水泉。”

几天后，蒋孝琬让杜笛做向导，率领三十名士兵直奔约特干。

在杜笛肯定地认为是“元浩造假基地”的沙丘间，改道后的和田河冲刷出一道巨大的峡谷，被风沙掩埋的古代城市和坟墓一层一层地裸露出来，成千上万穿着古代服装、头戴面具的寻宝人无声地挖掘。蒋孝琬忽然想起潘镇离开那天——也就是聘书躺在红包中抵达周易眼

前、娇娇紧紧拉住他不放、五蕴站在城墙上做弥撒、和田河改道的那天，人们也这样鞠躬尽瘁地寻找裸奔的钱币。横七竖八躺卧着的沙丘也静静地观望着，倾听着。元浩和脚印绿洲遗民在其中的某个沙丘后面，还是迁移到了别处？

蒋孝琬无奈地望着沙丘，犹豫彷徨。马继业之所以聘请他当中文秘书，就是想帮助斯坦因解开真假文书的谜团，现在看来，这个谜团永远掩埋在了连绵不断的沙丘下，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烫金聘书能在他手里呆多久？

铜喇叭响了，送来粒粒脆响，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仿佛来自远古的旧石器时代。那时候，先民茹毛饮血，在漫长岁月中通过石头与石头的撞击和无数次的筛选，发现品质超群的玉石，用它祭天、祭地，在对这种特殊物质的追逐中，人们脱离野蛮，建构礼仪，造就了大夏、八荒兄弟那样杰出的玉工和各种玉器。其中，有一枚驼唇文玉币，从石头、玉石、雕刻、追逐和历史沉浮中脱颖而出，代表五蕴进行最后一次裸奔，在娇娇的乳头上落脚后，再也不愿离开。玉币不甘寂寞，呼朋引类，召唤来玉佛、玉观音、玉镯、玉链、玉佩、玉笛、玉莲，把娇娇装饰成玉树，琳琅满目。于是，乳头隐藏在玉件和玉声中了。据说，现在，要从开满花朵的“玉树”上找到乳房、乳头比在众多沙丘间寻找绿洲还困难。难道有寻找元浩困难吗？有寻找原版文书困难吗？沙丘为什么像文字那样不断地排列组合？对了，原版文书会不会是沙丘？元浩是不是仿照沙丘不断变化的形态制造假文书？

铜喇叭又响了，它究竟想说什么？抱怨当年接受寒浞请求把旗子系到它的脖子上再不解开？抱怨周易进驻和田衙门后题写的匾牌“蒸汽机”太大太显眼太欧洲化？抱怨他题写的胡杨木匾又给声音的传递增加了一道障碍？或者，抱怨他从来没有关注过是谁让物质的铜发出非物质的、幽灵般的号令？

难道，铜喇叭也渴望受聘于“中国花园”？

20、肉机器

刘知州拿着信，望着窗外，发呆。

马继业口气虽然委婉，但是，冷冰冰的文字严如秋霜，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刘知州在为蒋孝琬的命运担心。蒋孝琬不同于贾船，他是一个合格的师爷，也能发展为合格的知县、知州。可是，当初，抓阉时他没有抓到蒋孝琬的名字。后来，蒋孝琬追随潘镇多年，始终没有升迁，这违反常规。众人迷惑不解。

前不久，刘知州接到蒋孝琬来信——他不愿离开南疆，希望在莎车找到一份处理文案的差使。刘知州盛情相邀。可是，当蒋孝琬来到莎车的那天，马继业的信也同时到达。

看来留不住他了，“你要当上洋师爷了，很高兴吧？”

“谢谢大人抬举！”蒋孝琬喜形于色。

刘知州面无表情，语调缓慢，“你向来小心谨慎，办事敏捷，难怪马大人点名要你去‘中国花园’协助办事。我年长你许多，又是老乡，有责任说几句不识时务的话：你只管处理文案，别介入马继业和彼德罗夫斯基之间的斗争，明白吗？”

“谢谢大人指点，卑职明白！”

“我曾打算在卸任前力保你谋个一官半职，因为你毕竟是中国人，既然是中国人，还是在中国的官府做事有奔头。贾船不是前车之鉴吗？进入‘中国花园’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结果怎样？因为假文书案牵连，流落到乡野教书！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别跟着那些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赶时髦。”刘知州闭着眼睛沉思一阵，见蒋孝琬没反应，叹口气，“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给洋人做事，可是，你却很乐意跟他们打交道。匹夫不可夺志，就随你吧。不过，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情不能做。那里要有什么为难，就想办法辞职，回我这儿来吧！”

“谢谢大人照顾！”蒋孝琬感激地说。

“都说当年左大人幕府中的夸父是令尊大人，是吗？”

蒋孝琬不明白他为什么提这件事，“确实是家父，已失踪多年。”

“夸父前些年不是在和田地区流浪吗？”

“可能是重名，”蒋孝琬平静地说，“家父的手迹我很熟悉。”

“这些年你不寻找父亲，也不思谋做官，却是为何？”刘知州声音很严厉。

“多年来，我一直四处打听家父消息，但杳无音信。”

“你根本没有用心！当年，你读书读成书呆子，到新疆来，往来官场多年，不但未开窍，反而越来越呆，竟然为了什么破旧古书纠缠个没完！你觉得值吗？哼！”刘知州突然发火了，“你别以为我是武将出身，只会打仗，不懂历史！我知道，欧洲有个著名英雄，叫奥得修斯，他为了寻找出征的父亲，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历尽千辛万苦。你本来可以与他一样，以寻找西征的父亲为目标，在西部著名的戈壁沙漠塑造自己；但是，很可惜，你却热衷于寻宝！这样下去，与碌碌无为的肉机器有何不同？”

蒋孝琬噎住了，“……肉机器？”

“对！肉机器！很多同僚得知你要来莎车，纷纷发来电报，对我冷嘲热讽，说我邀请你，是要成立‘莎车寻宝协会’，准备在约特干大规模地寻找财宝，同和田寻宝协会较量！我刘某清廉一世，岂是趋利小人？”刘知州气得浑身颤抖。

蒋孝琬很吃惊，“我在调查文书案，与财宝有什么关系？”

“谣言猛于虎！”刘知州气愤地说，“刁民到处散布流言，说新改道的和田河在约特干冲出了阿古柏的秘密金库；更有甚者，说古代于阗国的宝库也被冲开。谁都晓得，当时的于阗国非常富有，如果上级官衙获悉，过问此事，本官拿什么上贡？”

“……难怪有很多人在约特干寻宝！”蒋孝琬看知州情绪平静了，说，“大人，根据杜笛提供的线索，造假头子极有可能是元浩。如果抓到他，关于财宝的谎言就不攻自破。”

刘知州冷笑一声，“算了吧！元浩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怎么可能想到制造假文书？而且，元浩早应该被脚印绿洲的人剁成肉酱了！”

“……都说他还活着！”

“难道还有谁比我掌握的内部情报更准确？”刘知州斜着眼瞪视他，“现在，时过境迁，解密也无妨！当年，我们派遣元浩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和田，只不过是给阿古柏发出的一个错误信号！根据计划，当脚印绿洲的人民发现元浩想搞屠杀，肯定会在愤怒中绞杀他们。可是，节外生枝，发生了严重的黑风暴。即便脚印绿洲人民饶恕他，黑风暴呢？整体移动的沙丘呢？我知道，你的消息都来源于那些贱民——杜笛、瓦尔特之类草民的话就像白云苍狗，变化多端，你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何时是尽头？”

蒋孝琬语无伦次，“我、我……”

“至于说元浩扬言要刺杀斯坦因，那是寻宝人的鬼把戏。因为他们知道，欧洲人会依靠先进技术抢走应该属于他们的财宝。”

“……这帮可耻的无赖！流氓！肉机器！”

“唉，世事真荒唐。当年，你书写禁止百姓进入沙漠寻宝的告示，骑着毛驴，到处张贴。时过境迁，现在，你却带领士兵保护寻宝人往沙漠里跑，可笑又可气！——不要急着辩解，你想说，士兵是周易派的，对不对？可是，除了我和你之外，谁相信？”知州盯蒋孝琬，迫使他低下头，“当然，你无官可撤、无钱可罚、无地可收，嘿嘿，想一想，谁也拿你没办法，虽然你那‘中国花园’‘中文秘书’的帽子没多少分量。”

蒋孝琬面红耳赤，不敢出大气。

“我老了，不愿同你多计较，另外，还有些事情，我也不想带进棺材，都告诉你吧！”知州剧烈咳嗽一阵，喝口茶，说：“令尊的失败，不在于竞争对手排挤，而是他怪异行为。作为兵法，西夏部队中确曾编有女兵，紧要时刻，赤手空拳，以裸奔姿态与宋朝军队抗衡，往往能够取胜，为什么？中原士兵出自王土教化之地，知耻懂辱，见裸妇便退让。西征军出关破敌，乃正义之师，所向披靡！夸父却违背纲常，以裸奔来克敌，岂不是儿戏、怪行？好在国家社会将他的古怪异举称为‘行为艺术’，与庄严的军事行动严格区分，幸甚！幸甚！”

蒋孝琬汗流浹背，脑海中一片空白。

“不过，令尊倒是很正直。以后，你还是多到沙漠中的村子里打听，他要没死，极有可能流落到新疆或甘肃。读书人好面子，挣不到功名，没颜面，宁可在外当难民，也不返回家乡。往往，他们的亲属满怀希望，兴冲冲地投奔而来，看到实情，便不相认，扭头而去。这种人流落到新疆的不少。人世间的冷暖不光在官场，民间更烈啊！”刘知州停顿一会儿，继续说，“我对读书人——包括你父亲，怀有很深偏见，总以为他们崇尚空谈，不务实事。但是，从你对瓦尔特案件的认真调查来看，你很有耐心！再想想，你不远千里，护送阴无忌灵柩回乡，经历多重困难，非平常人所能为。我相信你能找到父亲。如果他活着，在暮年可以得到一丝温暖；如果早已仙游，就到他墓前烧个纸，让灵魂安息，可否？”

“谢谢大人指点，卑职一定努力！”

“我原想把你留在身边，提拔重用，以便百年之后指望你把尸骨送回故里，”刘知州叹口气，“现在看来，希望落空了。”蒋孝琬想说什么，刘知州摆摆手。

几天后，蒋孝琬启程前往喀什。

“中国花园”已经准备好宽敞洁净的房屋。设计、布置完全按照中国江南风格，不管书房还是套间、卧室，透过宽大明亮的玻璃窗户，都能看到远处巍然屹立的慕士塔格雪山。显然，马继业把来宾当成贵重客人。

“尊敬的蒋师爷，”小型酒会上，马继业简单客套几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已经接到斯坦因的电报，英国政府支持他来新疆、敦煌开展为期两年的探险。他需要一位优秀的中文秘书，经过多方面调查、挑选，我觉得先生能够胜任此职，决定聘请，月俸五十两纹银，是新疆各州府师爷的两倍，您意下如何？”

“鄙人虽然对中国文化、历史颇为熟悉，但不通英文，恐怕不能胜任。”

“你精通突厥语，能够与斯坦因交流就可以了。他最需要你在文书管理和中文考古、鉴赏方面的帮助。如果你没意见，我即刻命人向刘知州复命，同时，电告斯坦因。”

蒋孝琬原以为“中国花园”要长期聘用他，没想到马继业暗示聘期只有两年。斯坦因考察结束后，委身何处？仍然到刘知州或潘大人幕府？可是，他极其厌恶师爷们为争夺职位而撕破脸皮、互相倾轧的风气。

“哦，我知道，刘知州爱惜人才，此次要你来，也费过一番周折，将来你还回他那里。另外，老朋友潘大人最近要调往阿克苏任道台，他很欣赏你，斯坦因考察结束后，我可以推荐你去道台府当师爷。当然，这里也需要正直、敬业、博学的中文秘书，但是，你清楚，我们用人要考察工作业绩，而不是连带关系。”

蒋孝琬赶紧说：“谢谢大人信任，卑职愿效犬马之劳！”

“聘期从今天开始，你休息一下，明天，就将有关楼兰、吐鲁番及敦煌文化的文献资料翻译成突厥文，供斯坦因参考。若有必要，在他到达喀什之前你可通过电报保持密切联系。哦，对了，你想办法尽快让沙洲商驼来喀什候命。”

“好的。我今晚就开始工作。”

两人干杯。之后，他们把目光投向窗外巍然耸立的雪峰。

1906年6月9日傍晚，连续张扬几日的沙尘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夜幕徐徐拉开，斯坦因和测量员拉姆等探险队员带着满身灰尘进入喀什，直到走上通往“中国花园”的林荫大道，也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斯坦因第一次新疆南部考察引起很大轰动，他在论文和《古代和田》、《沙埋和田废墟记》两部著作中公布大量古代珍贵文物的同时，也揭露中亚“神秘文书”的真相。那些欧洲书斋里的专家、学者坐不住了，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组织学术研讨会，不遗余力地反驳斯坦因的“神秘文书赝品论”，认为他与当年搞裸奔为主题的行为艺术一样，都是为了标新立异、哗宠取众。而且，他们以霍恩雷教授发表在权威

杂志《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上的论文《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为学术依据，攻击斯坦因：“如果说学识浅薄的我们把你所称的‘中亚垃圾’错误地当成珍贵文物，那么，德高望重的霍恩雷教授也会被蒙蔽吗？亲爱的考古学家，请允许我提醒一下，当您是光着屁股搞所谓的行为艺术的‘蛊惑仔’时，霍恩雷教授已经是驰名中外的东方学专家了……”

在铺天盖地的批评声、反驳声和辱骂声中，斯坦因无力回天。但他不甘心认输，便拿出所有薪水、奖金和课题经费，收购各种不同类型的中亚文书贗品及相关学者论文，想着有朝一日将它们全部陈列在“中亚贗品文书博物馆”。可是，太难了！他的收购除了刺激文书贗品以更疯狂的速度涌入，也给了众多“敌对者”以口实——他们开始质疑斯坦因考察探险的真实性：斯坦因真的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沙漠了吗？佉卢文已经死亡上千年，为什么斯坦因公布的佉卢文《十四行诗》中有“蒸汽机”、“来复枪”之类现代名词？究竟谁在造假？

斯坦因精疲力竭，极端厌恶喧嚣。他非常思念安静的沙漠，无数次在想像这样的浪漫图画：平静安详的沙漠中，有一眼甜水泉。沙漠要有海浪那样滚涌的沙丘，甜水泉周围长满芦苇和马莲花。他牵着娇娇的手，踏着柔软的沙浪，从任何一个方位走向甜水泉。他们不说话，也没有其他声音。太阳在天空默默地裸奔。野鸭、野骆驼、塔里木虎或者狼来喝水，他们吹响芦笛，表示欢迎。当太阳回家，狼回家，野鸭回家，野骆驼回家，塔里木虎回家，他牵着娇娇的手，也要回家。他们不说一句话，但心照不宣，知道回家的路伸向何处……

最困难时期，斯坦因在幻想中维持内心平静，不知不觉，制作出一顶极具西域特色的遮沙玉璧面纱——它的原型来自尼雅废弃寺庙壁画。那些色彩艳丽的古代礼佛图中，许多贵妇人都戴着这种既起到很好装饰作用、又能够抵挡风沙的奇特“大帽子”。玉璧面纱冠顶仿佛一块雪白玉璧，娇娇戴上，发髻穿过璧孔，装进发囊，与璧缘相联结的绿色薄纱通过胸部、腰部、臀部、腿部，最后抵达脚部。面纱长可等身，轻盈飘扬，延伸为裙纱。裙摆像波浪亲吻大地。裙纱中的娇娇是湖中游泳的美人鱼。

这件作品让斯坦因摆脱纷扰，他请到一位克什米尔名师，用中国丝线在裙裾般的绿色薄纱面绣上白色马莲花，而将飘落各处的花瓣设计成佉卢文词“女神”拆散的字母。各路专家、学者攻击愈演愈烈。在他们呼吁下，各国政府陆续成立探险队，要亲自到新疆沙漠看个清楚。斯坦因在欧洲喧嚣与骚动的伴奏中又制作出黄色玉璧面纱，纱面绣上蓝色马莲花，撒开的花瓣为佉卢文词“湖泊”拆散的各个字母。欧洲各国开始行动了，先是德国政府派遣格伦威德尔教授前往吐鲁番考察，接着，俄国不顾与日本发生战事的困难，筹措经费，组织由印度学家奥登堡率领的探险队前往库车挖掘。霍恩雷拿着斯坦因的探险计划顶着扑面而来的批评声不遗余力，四处奔波。斯坦因忧心如焚，在希望、失望、愤怒、期望、焦虑等情绪的煎熬中再次制作出一顶红色玉璧面纱，纱面绣上紫色马莲花，散落花瓣为佉卢文词“骆驼”拆开的各个字母。这时候，一个消息狠狠地撞击到斯坦因的心灵深处：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与俄国联合组织探险队，制订考察路线的主要部分都有楼兰、吐鲁番和敦煌，而这与斯坦因近年来积极争取进行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相重合。

这个消息犹如晴空霹雳。为避免国际间激烈竞争，斯坦因对关于探险计划的详细内容严格保密。虽然霍恩雷教授全力支持他，但在欧洲鱼龙混杂的形势下，英国官僚们什么时候通过报告，他没有一点把握。而其他国家学者意识到楼兰、吐鲁番和敦煌在古代世界历史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性，可能很快就付诸实施，将那些古代遗址刨个遍，那么，剩给他的不再是色彩诱人、味道鲜美的禁果，而是被群狼撕食干净的骨架——或许，连这些都看不到！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就等于要了他的命！所以，斯坦因连续几次发电报、写长信给马继业，要他设法阻止其他考察队：“……谁愿意掀开覆盖中亚神秘被子的一角，让欧洲的探险家、学者们轻而易举地窃取宝藏？如果政府还犹犹豫豫，任凭那些缺乏见识的政客陈述荒唐的反对意见，那么，我就成了那个可怜的傻瓜……”“原来我曾指望跟随荣赫鹏的队伍进入西藏，然后直接从青藏高原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可是，将军到达拉萨后就撤退了，

他本人也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攻击……”“再次进入大沙漠是我的强烈愿望，目前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冲刺。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朋友，既然你不能阻止其他探险家的进程，那么，就推荐一位称职的中文秘书吧，另外，保证随时随地能够联系上沙洲商驼，只要政府通过计划，就让他们在喀什待命……”“现在看来，从源头上遏制造假的想法完全错误，阻止那些垃圾进入欧洲的唯一办法是搜寻大量的真正古代文书，否则，再过几年，很多缺乏道德与良知的学者将共同砌成人类历史上最耻辱的‘伪书长城’，那时，真正有价值的文书依然被遗弃，微弱的一丝差别只不过是从一个沙漠转移到了另一个沙漠……”

很幸运，斯坦因的探险计划获得批准。他以最快速度踏上奔向中亚沙漠的行程……回想为进入中亚进行的种种冲刺，再看看面貌一新的“中国花园”，斯坦因恍如梦中。

很快，几个熟悉的中国汉字让他清醒——中国花园。这是蒋孝琬题写的门匾！显然，马继业也非常尊重他未曾见面的湖南师爷。他不知道，潘镇、刘知州、和田知州周易的电报问候两天前就到了。一个小男孩在“中国花园”的大院子里快乐地跑来跑去。凯瑟琳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儿子，并且不时地提醒，“埃里克，别跑得那么快！”当孩子跑到门口时，她看见了风尘仆仆的队伍，惊喜地喊道：“他们来了！斯坦因带领考察队的人来了！”

马继业、蒋孝琬、牢兰、五蕴等人就从各自的房间出来，向门口快速走去。

斯坦因紧紧握住马继业的手，使劲摇晃，在欧洲特殊的背景下重来新疆，非常难得；马继业不敢迎接斯坦因的目光——由于他轻信贾船，导致假文书像黑风暴一样席卷欧洲，给霍恩雷、布勒等著名学者带来了巨大灾难。

同上次一样，“中国花园”为考察队举行盛大接风洗尘宴会。斯坦因迫不及待地问起阿杜尼。马继业肯定地说他没有进入新疆，除非偷渡。

从第二天开始，马继业带着斯坦因挨个走访喀什各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俄国领事馆新主人是刚刚替代彼德罗夫斯基的科洛克洛夫，他温和谦逊，举止文雅，与马继业保持着正常外交关系，对斯坦因也礼貌周全。

斯坦因突击读完蒋孝琬翻译的突厥文资料，对他的工作效率非常满意，“真是相见恨晚！如果上次的师爷是您而不是贾船，那么，考察成果会增加一倍。我想，这次前往楼兰途中，继续考察约特干、尼雅古城等遗址——尤其是约特干，据寒浞说新形成的支流在今年夏天已经穿过沙丘间的谷地，到达那里，并且把松软的古代农田冲刷成规模不小的雅丹群！”斯坦因越说越兴奋，“和田知州周易真是好人，为迎接考察队，特意修筑了从皮山绿洲到和田城的大道。他还表示，将继承潘大人的优良传统，派遣考察队需要的民工！”

蒋孝琬皱皱眉头，直言不讳地说：“大人，这次考察队有牢兰法师和他的徒弟五蕴，以及沙洲商驼的八荒、大夏等驼工，人员超过任何一支欧洲探险队，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如果再携带大量懒散的民工进行长途跋涉，会给您增加沉重负担！”

斯坦因望着他，“可是，没有民工，就没有办法挖掘。不挖掘，何谈考察？”

“我有更好的办法来组织民工：通过喀什方面和潘大人、刘大人等给所经过地区的州府官员发电报，所需民工就地派遣，考察结束后就解散，令其自行回家，这样，就节省一大笔开销。而考察队的行动就更加灵活了。”蒋孝琬说。

“这样当然更好，可是，你能保证落实吗？”

“在您到来之前我已经与马大人做好协调工作。而且，从新疆到甘肃，如果资金方面发生困难，可就近到官衙预支。”

“太好了！”斯坦因感激地望他一眼，“在从克什米尔出发的时候——甚至在翻越帕米尔冰雪山谷的过程中，我都思考着一个问题：此次考察，所经之处大多为荒凉的无人地区，非但电报无法发送，就连

信差也难以联系，而一支欧洲探险队失去与外界的联系而贸然进入大沙漠，非常危险。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电报、信差的不足？”

蒋孝琬略一思考，果断地说：“沙漠里有很多古城遗址，那里的烽火台残址犹存，而且，不少地方的干芦苇还能燃烧。队伍到达一个地方，首先点燃烽火，信差在很远地方就能看见。烽火会告诉他们考察队方位及动向。”

斯坦因高兴地大笑起来：“蒋师爷，你简直是玄奘法师专门派来帮助我的！”

“大人，我一直把玄奘当成自己的导师，他十三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而我十三岁开始读《大唐西域记》；他十八岁为躲避战乱经过长安南下成都，而我在十八岁时为躲避科举考试离家北上，所走路线，正是法师唐武德六年离开成都，顺长江东行访学、返回长安的路线，接着，我又从长安出发，经武威、敦煌到了新疆南部，”蒋孝琬因为激动眼睛变得异常明亮，“我现在的心情，好似迎接法师从印度归来，心情十分愉悦！”

斯坦因抓住他的手，“说实话，在与你书信来往的过程中，我一直担心见面后失望。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失望，你比我想像得更优秀！”

“原来，我以为仅仅受聘于‘中国花园’做文案整理工作，得知要随同您穿越沙漠，我很犹豫，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但是，您的计划打消了我的所有顾虑，”蒋孝琬感叹道，“或许，这是我平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卑职愿意赴汤蹈火！”

“谢谢，谢谢！多年来，我都把玄奘看成保护神！在他睿智魅力的指引下，这些年，我几乎考察遍他当年在印度期间到过的地区，并且怀着朝圣心情拜谒《大唐西域记》提到的一些圣迹。尤其是这次探险计划，没有法师给我勇气和毅力，我根本无法翻越比帕米尔雪原更险峻、更艰难的政务纠缠，而那些是无知官僚们有意设置的层峦叠嶂。”斯坦因像个孩童，拍拍手，欢快地说：“好了，关于玄奘的话题，我

们有两年时间探讨，现在，我想立刻就飞到约特干，请你安排好各种事务，让考察队尽快出发。”

蒋孝琬笑笑，“一切就绪，只等您下命令。”

“你非常优秀，”斯坦因赞赏道，“凭着你的聪明才智，一定成为卓越学者。你的突厥语很流利，如果能学会英语或克什米尔语，那么，我们交流起来更方便！”

“……这，我还没想过。”蒋孝琬尴尬地转过头。

几天后，沙洲商驼出发。经过疾行，抵达和田。

迎接他们的仍然是以周易为首的众多官员、百姓、商人、寻宝人、牲口和尘土。当然，还有改变了腔调的铜喇叭“佚书”。

考察队还住在寒浞花园。

同上次一样，邻居胖学者正在神采奕奕地朗诵——不过，这次他用新学会的佉卢文朗诵《十四行诗》，每念到结尾的“裸奔！裸奔！”他就激动地拍拍手，铜喇叭也恰如其分地唱和：“裸奔！裸奔！”在它换气间隙，斯坦因巧妙地增加了一个新的声部：“可敬！可敬！”

胖学者惊愕地回过神、哈哈大笑、笨拙地站起身、热情洋溢地拥抱，这一连串动作、表情、味道几乎是六年前的重演。喀什、莎车、和田、尼雅等斯坦因到过的地方，时光似乎都停滞不前。胖学者感激地拿出斯坦因著作《古代和田》和《沙埋和田废墟记》，指着前面的彩图说，我不应该坐在这里朗诵《列王记》，应该是“佚书”，它响了这么多年，没有一天不响，虔诚得就像教徒，我自愧不如。斯坦因说，好吧，我下一部著作把它用在封面上。

斯坦因亲自摄影。选择拍摄角度时他发觉钟楼很陌生，因为众多的牌匾都换成新面孔，“奋威将军”、“威震沙漠”、“精气神”、“响震四海，扬名八荒”之类内容依然如故，只是，字迹、作者发生变化——蒋孝琬题写的牌匾“敦煌佚书”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寒浞非常欣赏斯坦因全神贯注的工作态度。他喋喋不休，说当年用整块的和田玉料砌成了跟胡杨树一样高的底座，然后，在上面建造了坚固耐用的钟楼。他最大的愿望是大夏、八荒兄弟联手用传统工艺

装饰，可是，他们宁愿做骆驼客也不挣高额装修费。不过，蒋师爷书写的匾牌很提神，呵呵，很提神，能弥补所有遗憾。

突然，空中或大地，剧烈轰鸣，像沙山快速移动。大家摇摇晃晃，站不稳。视角快速转变。多种景象重叠，撕扯。果树靠齐，分开，隆重推出玉佩玲珑的娇娇。六年不见，还是那么光彩夺目。鸣响来自她，还是“佚书”？

斯坦因努力挣脱娇娇的轻盈脚步声和笑意，转过头，问：“谁在上面敲钟？”

“修行者乐傅。”寒浞说。

斯坦因仰起头，疑惑地望着上面，“这么高，又没台阶，乐傅怎么上去？”

“哈哈，不会像壁画中那样，不敲自鸣！”寒浞神秘地一笑，“乐傅确实在钟楼里修行，多少年了，他只让钟发出响声，自己一言不发，否则，修行就失败了。”

斯坦因更加疑惑，“那么，他什么时候离开钟楼？”

“你看见那个小窗了吗？当供养人通过它送进去的食物连着三天没动，当钟声连续三天没响，就要拆开门，将他火化。出了舍利子，就证明他修行成功。”

娇娇呢？难道刚才是幻觉？果树们全心全意地给果实喂奶，没有回答。

晚上，斯坦因与拉姆、蒋孝琬出席和田知州周易的接风晚宴。回来后，他把蒋孝琬单独请到帐篷里，“寒浞为什么要把钟楼搞得那么神秘？”

“也许，他不甘心旗子遭受冷落吧。”蒋孝琬冷笑道，“他原来的志向是当知州。”

斯坦因想了想，又问：“那么，你题写‘敦煌佚书’匾牌，有什么意义？”

“说来也很偶然。前年，我收到马继业先生寄来的聘书后，寒浞非要让我给钟楼留下墨宝，作为纪念。因为铜钟的现在名字叫‘佚书’，所以，就写上了。”

“名字是‘佚书’？为什么？”斯坦因莫名其妙。

蒋孝琬说：“因为洋人炒作，这些年的时尚是‘佚书’。”

“那么，和田远在西陲，为何要与敦煌联系在一起？”

“多年以来，我首次被邀题字，脑海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写什么。突然，巨大的轰鸣声传来，那是鸣沙山地钟的响声——沙子下面有一口洪亮的神钟——于是，我就想起来了敦煌。”蒋孝琬自嘲地笑笑，“再说，父亲失踪的地方也在敦煌。他在月牙泉旁给我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可是，家书丢了。寒浞拍到铜钟的拥有权后，我曾想当撞钟人，希望借助它的声音寻找父亲，呵呵，寒浞没有答应。而现在，我没有力气撞钟了！百感交集，就题写了‘敦煌佚书’。再没有其他什么深意，寒浞愿挂，就挂去吧，说不定，哪天就又取下来当柴烧。”

21、原版文书

蓝天之下，雪山耸立，和田河清洁明快，穿过温柔恬静的牧场，舒缓惬意，向大漠流去。骆驼似乎预感到即将开始一次长途远征，都埋头于草丛，尽情嚼食鲜嫩的野花与芳草，积蓄能量。昆仑坐在帐篷前，打量着这一峰峰可爱的骆驼，心里充满甜蜜和幸福感。经过几个月休养，骆驼玛瑙般的眼睛和金黄身体都闪现着美丽光彩。

有个粉红色花朵在河的下游随风摇曳。花朵出现四个花瓣。那是一个俏丽的女性轮廓。今天来的女人怎么形单影只？以前，都是三三两两，并且乘坐着有华盖的马车，可是，这个花朵——这个女人怎么自己来了？

身影晃动着，近了。

采诗两眼无神，走到昆仑跟前，哀怜地望一阵，身子一软，瘫在地上，悲痛欲绝地哭起来，“老驼主，你可得救救我……”

“别哭，采诗，你怎么啦？”昆仑扶起她，倒碗水，递过去，“慢慢说，不要急，到底发生了啥事情？”

“……呜呜，我全完了，血本无归，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遭这报应，呜呜……”

“难道有土匪抢了你的水磨坊？”

“土匪抢倒好了，还能留些东西，可是，这次是血本无归啊，老驼主，我没法活下去了！”采诗擦一把眼泪，“老天好像专门跟人作对。我在河下游增建一座新水磨坊，又在新形成的和田河上修了一座，没想到，大水全从新河道里流走了，冲垮了水磨坊，旧河道上的两座水磨坊都转不成了……多年积蓄全搭上，向寒浞借贷的钱，光利息都够买三匹骆驼，水磨坊被冲垮后，他每天都派人催账，晚上也不离开我的小阁楼，说担心我上吊、跳楼……老驼主，和田河怎么一夜之间就改道了呢？原来只防火，没想到，老天总有办法杀人，呜呜……”

“别胡说八道！”昆仑猛地站起来，打断她的话，“和田河是神圣雪山、冰峰孕育出的一匹水骆驼，离开高原和草地，在沙漠中造就绿洲、生命，所以，一切变化都是神的旨意！就好比人离开了母体，以后怎么走，完全掌握在个人手中，所以，谁也别想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衡量别人。你有时候太任性了，出入沙漠的骆驼客向来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既然你愿意同八荒生孩子，为什么不承认，而且，还不让他见面？嫌弃他，就别往一起凑啊！”

“我……实际上……”

昆仑似乎很生气，“上次商队决定，让我与善爱生的普鲁，大夏与娇娇生的且末、东泉，还有其他驼工的孩子都跟随潘镇到迪化去，在雪莲办的私塾读书。当时我想，把你和八荒的孩子也一起送去，可是，磨破了嘴皮子，你就是不答应！”

“我只想八荒拴到身边……”

昆仑向远处望一阵雪山，回过头，“算了！别解释，我不跟你计较。这样吧，过两天，八荒和大夏带领商队就从喀什到了和田，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先从斯坦因预付的工钱里拿出一部分，还寒浞债。至于水磨坊要不要重建，你找八荒谈吧，我怎么都行。”

采诗来不及擦掉眼上挂的泪花，停住哭，惊喜地问：“真的吗？谢谢您，老驼主，您真是大活佛！我同意把孩子带到雪莲那里去，上次，都怪我糊涂，担心以后见不着他。”

“再别提以前的事情。”昆仑说，“八荒的性格像玉石，光润、透明，但是坚硬无比。他两天后就到达和田，就看你游说的本事了。这次你要说不动，以后，恐怕没有人会帮你。”

“驼主，您也要进沙漠，而且，不打算回来？”

“我要跟驼队到敦煌悬泉置看看。人老了，就想念年轻时走过的路，想得心都发疼。”昆仑长叹一声，“至于能不能回来，我说了不算，天定。”

三天后，沙洲商驼来到和田城。

八荒与驼工很快扎好营地，然后叫大家去喝酒。刚走上大街，迎面走来一位伙计，说：“大哥，有个漂亮的女人已经订好饭菜，等着你喝酒呢！”

“谁？女人？哪个女人？”八荒奇怪问。

“嘿嘿，我不认识，只知道她要请你喝酒。”

“男人可不能拒绝女人的酒啊。”八荒高兴地大笑几声，然后对驼工说：“你们自己找地方喝花酒，把钱花光，干干净净进沙漠！”

八荒穿过繁华大街，到一个热闹的酒馆，上二楼，进包厢，脸上笑僵住了。

铜喇叭拉长音调问咋回事，咋回事。

“你过来！”八荒愤怒地抓住伙计衣领，“是这个女人请我来吗？”

“对，对，大哥，我以为你们很熟悉呢……”

采诗站起来，“不关他的事，你要有胆量的男人，就坐下来，喝酒！”

“你？喝酒？别啰嗦了，有什么事快说，我才不跟你喝酒呢，”八荒冷冷一笑，“或者，你认错人了，把我当成寒碜了？我没有那么胖，也没那么贪婪吧？”

“你像个好男人那样，高尚点，好不好？我有重要事情给你说。”

“是不是水磨坊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你的耳朵这样长啊……”采诗低下头。

“不，是你那些雇工的腿长，跑到叶尔羌迎接我！他们非要跟上驼队寻宝去。哦，对了，他们说到你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寒浞收回华丽的四轮马车。”

采诗抬起头，望着他，“……你不是想见孩子吗，这次我把他带来了。”

八荒一愣，站起来，“别提了，我已经对你不感兴趣，也不再相信你，何况，那未曾见面的孩子是寒浞的种，还是哪个雇工的种，很难说！”

采诗眼里涌满泪水，“八荒，以前，要是你这样说，我会大骂你太无耻，因为你明明心里清楚孩子是你的。可是，现在，我累了，没有力气同你吵架。好歹我们交往多少年了，我又遭到巨大不幸，你正经经听我说几句话，好不好？”

“也好，就听你说说吧。”八荒拉过凳子，坐下，倒碗酒，自己喝了，“我这耳朵真贱，几天不听女人的谎话就痒痒了。”

采诗关上包厢门，坐在他旁边，“八荒，即便你没有良心，但你还算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吧？孩子确实是你的。”

“真滑稽！我的孩子？可是，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阿泰，今年七岁了。”

“你凭什么说是我的孩子？”八荒又喝干一碗酒，“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女人那张巧嘴。采诗，我知道你现在一贫如洗，就算女人天生是说谎的动物，你也不能拿孩子做诱饵来欺骗人吧？好吧，不管阿泰是不是我的种，我抚养他，好不好？”

“阿泰真的是你亲生骨肉！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采诗伤心地流着眼泪。

“嘿嘿，把自己说得好像才熟的葡萄。你有那么鲜嫩吗？就我知道的，你有过两个男人，对不对？哦，错了，我把瓦尔特怎么没算，

是三个！”八荒怪怪地笑着，“我真羡慕斯坦因，娇娇对他全心全意，自从上次考察队解散后，她没有让任何男人碰过。你们都是脚印绿洲的女人，差别为什么那么大？”

“……瓦尔特是你们经常取笑的那种‘旋鸡’，不是真男人。”

八荒哼一声，“你是不是听说他自杀了，才这样讲？”

“真的，他喝醉酒，亲口给我说，他长年累月寻宝，精神高度紧张，害怕在沙漠里被魔鬼迷惑住；后来，制造假文书，又经常担心被人识破真相，结果，他就做不成男人了，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当时，他脱裤子要让看，我吓得晕过去了……”

“就算瓦尔特不行，其他几个男人呢？他们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那么一次，一次！懂吗？而在当时，我还想着正式娶你做女人呢。在我的生涯中，就那一次想成个家，仅有的一次。可是，你的眼睛却紧紧盯住寒淀的四轮马车不放，不给我机会，也不给你自己机会。”八荒忽然有些伤感。

采诗喝完满满一碗酒，说：“我全告诉你吧，反正，在你面前我早就没了尊严。我对天发誓，在你之前，或者之后，从来没有男人得到过我。”

“怎么可能？你又不是神的禁果。”八荒瞪着她。

“……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如此。我十三岁时，梦里清楚地看见一个落第秀才用刀把自己的男根割断了，裆里全是红色。而在那一天，我正好……所以，以后我没法接受男人，只要看见他们光着身子，眼前就变成一片红色世界，然后晕过去。与拉孜、寒淀在一起时，我常常讲洪水故事打发时间。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渴望你抱我，亲我，抚摸我。就那次，在小阁楼上，我第一次尝到了神的禁果，也感觉到了做女人的快乐。”

“哦，难怪那天晚上——以后呢？是不是就放荡不羁了？”

“没有。”采诗喝碗酒，把头深深埋在胸前，哭着说，“有时候，我非常想你，但又知道你在沙漠里的哪个沙丘下面行走。我真希望把血

影忘掉，把你忘掉，把一切都忘掉，做个简单的女人。可是，我做不到，我对所有男人来说都是一枚禁果，只有你例外。”

“哈哈……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奇怪的女人，真有趣。”

“不是有趣，是灾难！我多么想和娇娇、善爱一样啊。”

“你是说，现在只能嫁给我，是吗？”

“……”

“听说你借了寒浞很多钱，他追得很急，是不是？商驼可以替你还那个账。”八荒冷静地说，“但是，我绝对不会帮助你建造水磨坊，理由你很清楚。”

采诗茫然问：“阿泰以后怎么办？”

“在从敦煌回来之前我不想见他，我需要时间磨光心中的郁垒。你把他暂时送到牧场，以后有机会，带给雪莲。”

“那我呢？”采诗绝望地想拉住他。

“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就是扔到大沙漠中心，都有办法生活。”八荒起身，喊来伙计，结账，正要出门，忽然想起什么，又转过身，掏出一块玉，“这是蒋师爷送给我的，如果没记错，应该就是你送给拉孜的那块。它很值钱，就目前和田的行情，可以换三座很好的水磨坊。”说完，出门，大踏步下了楼。

两天后的早晨，和田知州周易率领大小官员、商界代表、地方名流隆重送行。三十名民工扛着“坎土曼”在城门口等待。

考察队分成两部分：八荒带领一部分跟随斯坦因、蒋孝琬前往约特干；另外一部分由大夏率领，随同拉姆向南进入昆仑山测量。两支队伍半月后在克里雅会合。

斯坦因队伍离开和田城不久，便沿着新形成的河流方向翻越沙丘，进入沙漠。跋涉两天，当驼队绕过许多沙垄，登上一座巨大的沙山，斯坦因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沙丘间曾经连接成片的枯树林只剩下光秃秃、紧贴地面的黑木桩，荒废千年的田野被河流冲刷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深沟，而那些分割开的不规则高地上，尘土飞扬，驴叫牛哞，一片混乱。

“蒋师爷，怎么回事？难道德国人和法国人没有经过喀什，直接到了约特干？天啊，这么多民工，少说也有两千人，简直就是一场暴乱！”斯坦因失声喊起来。

“……奇怪，没听说过有探险队来呀，上次来，也没有这么多人。”蒋孝琬瞅一阵，说，“大概是附近地区的农民在开垦荒地，因为，河流前年夏天才流到约特干。”

“仅仅两年时间，怎么可能冲刷出这么多深沟？”

“大人，让队伍先到平坦处安营扎寨，我马上去打听详情。”

蒋孝琬跑下沙丘，不大工夫，就走到正在土坑里挖掘的人群边——所有人的脸都被画成凶恶的夜叉模样。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幻景？他掐掐自己的大腿，有感觉。于是，他向一位脸上涂着红颜料的老人施完礼，问：“老伯，请问你们这是为谁干活？”

老人瞪着眼睛狠狠地望他一下，转过头。蒋孝琬莫名其妙，正想问别人，忽然，几个强壮的花脸男人举起“坎土曼”向他围过来。蒋孝琬慌忙逃离。上到一个隆起的土堆上，朝远处看，每个土坑边都有巨大土堆。这不像开垦土地，可是，谁组织了这么多人的挖掘大军？偌大的工地上怎么没有人声？他们为啥要把脸画成唱戏的模样？

正在张望，从远处跑来一位穿着古代铠甲的男人，拉他翻过两座不大的沙丘，才悄悄说：“蒋师爷，我是卡特啊！”

“你怎么是这副打扮？”

“嘿嘿，我阳气弱，挖出古代的鱼鳞铠甲后就穿上了，避邪！”

“工地上的人怎么都是哑巴？谁雇用你们挖掘？”

“小声点，师爷，几场洪水冲开约特干，人们才发现另外还有几处以前被掩埋的城市。看得出，当年的国王、贵人、百姓、牲口连同房屋、财宝都被一场大洪水淹掉了。这么大的城市，会死多少人啊，有多少冤死鬼，现在，要挖人家的财宝，谁愿意啊？”卡特咧开嘴得意地笑笑，接着说：“不过，再多的鬼白天拿人没有办法，只要我们染脏脸，不说话，鬼看不清模样、记不住声音，就拿谁都没办法。有

些二杆子逞能，大喊大叫，结果，发了疯，跳进深沟，连尸体都找不着。”

“斯坦因大人带着考察队来了。你跟我去见见他，好吗？”

“……师爷，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挖宝啊！”

“放心吧，他只要看上你挖出的古物，就会掏钱买。”

两人到商驼营地处，听得八荒和采诗在激烈地吵架，斯坦因远远看着，并不说话。

“你们在挖什么？”斯坦因认出了卡特。

“老爷，开始，大家都寻找和田玉，您知道，这种珍贵的石头只有在和田河上游的两条支流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岸边才能找到。可是，今年夏天爆发了一场大洪水，冲下来比骆驼还大的玉石啊，谁不眼馋……”

“那么大的石头能冲到这里吗？”

“老爷，大家沿着河床往下游找，不知不觉就到了约特干，玉石没找到，可是，遍地都是金叶、银饰、玛瑙念珠、木头雕像，嘿嘿，想不到的东西都有，所以，上百个村子的人连庄稼都不管了，全拥到这里挖宝，特别是近两个月，听说您要来，挖宝人就更多了……”

“和田知州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吗？他怎么只字不提？”

“嘿嘿，他巴不得全新疆的人都来挖宝，他只要在凉棚里躺着收税就是了。”

蒋孝琬咳嗽两声，瞪他一眼，然后用突厥语对斯坦因说：“让他晚上再来吧。”

“好的，告诉他，把挖到的古物——特别是文书，全部带来。”

卡特离开后，蒋孝琬重新坐下，“大人，我们被和田知州周易欺骗了。”

“为什么？他表现得那么热情、真诚……”

“您看到那些表面现象，实际上是他表演给潘大人、马大人或者他们自己看的，所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在中国官场，没有真诚和友谊可言，只有算计、陷害与不择手段的进取。例如，这场约特干的

浩劫，和田知州能不知道？您想想看，如果每月的挖宝税收抵得上十年的农业税，他何乐而不为呢？”

“周易虽然对玄奘及中国文化显得很有兴趣，但谈到具体问题就含含糊糊，躲躲闪闪，不像潘大人那样头脑清楚，有条有理……”

“他怎么能跟潘大人相提并论？”蒋孝琬激愤地说，“潘大人有真才实学，他之所以为官，那是中国读书人进入主流社会的唯一途径，不得不走；周易则不同，他最大的学问就是能背几段《三字经》。”

“蒋师爷言过其实了吧？中国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没有学问，怎么能被选中？”

“对啊，不过，近几十年来清朝又实行‘捐官’制度，您可曾有耳闻？”

“哦？说来听听。”

“科举制度最初也确实能够选拔人才，可是，到明清以后，八股取士，特别是近年来，秀才、拔贡都能够通过缴纳一定数量银子‘捐’到。有了这个台阶，可以进一步‘捐’进士和官职。周易的秀才身份和最初官职都是‘捐’来的，之后，就步步高升。在这个过程中，学问、官职大小只取决于银子的数量，所以，他对银子和官场的认识要比学问深刻得多。您是欧洲学者，根本没法理解中国知识阶层。”

斯坦因沉思一阵，问：“‘捐’个知州需要多少银子，我帮助你！”

“谢大人，我并无此想！”

“为什么？中国人都热衷于当官啊。”

“不，大人，在‘捐官’、‘捐秀才’的人群中，分为三类：第一，有满腹才学，但不会投机取巧、应付科举考试者，迫不得已才‘捐’，声震中外的左宗棠大人属此类；第二，胸无点墨，不学无术，视官场为商场而‘捐官’者，和田知州周易为此类代表；第三，饱读诗书，在考取秀才后再无心或无力‘捐官’，试图身处浊世而依然独立，厕身官场而又保持清高者，不计其数的师爷当属此类。”蒋孝琬笑眯眯地说着，如数家珍。

“可是，我觉得，你与大多数师爷不同。”

“龙生九种，个个不同。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奘。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法师取经回到京师长安，数十万人夹道欢迎，人群拥挤，甚至进不了城，是何等荣耀！他将佛经佛像放在长安弘福寺，然后到东都洛阳向太宗汇报。太宗希望他把西域见闻写出来，又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只答应前一条，对后一条断然拒绝。这种选择需要很大勇气和智慧。太宗勉强不得，安排他在弘福寺建立译场，组织了一套严密的翻译班子，当年五月就开译《大菩萨藏经》。后来，他还把《老子》和《文乘起信论》翻译为梵文。在世时，他只为翻译，死后也不愿意被葬在宫、寺附近，临终前嘱咐徒弟将他的法体寻个山中，清净处理。”

斯坦因感叹说：“在世界文明历史中，我最崇拜两个人：西方的亚历山大和东方的玄奘法师，他们就像两盏明灯，指引着我向无限的未来探索。玄奘穿过大沙漠和无人区，翻越雪山冰峰，到印度遍学诸经，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能做到这一点，真是神人啊！所以，《大唐西域记》是我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离开过。”

“大人，您知道《大唐西域记》执笔者是谁吗？”蒋孝琬问。

斯坦因肯定地说：“当然是玄奘，这还有什么疑问？”

“事实情况是，玄奘讲述，由他的得意弟子辩机撰写。法师继承了大翻译师鸠摩罗什的优良传统，将所有参与翻译佛教的僧众都一一具名，《大唐西域记》也一样，刊行于世时，也特别注明‘玄奘述’、‘辩机撰’。”

“哦，难怪你上次寄给我的《玄奘传》后面的附记中提到了辩机。法师选中的人，一定非同寻常！可是，我拿的这个译本上为什么没有辩机名字？”

“辩机撰完《大唐西域记》不久，便因事被太宗下令腰斩于闹市，所以，后世刊行者大多都擅自篡改了法师最初认定的原版文书，将辩机名字删去。正史也不敢立传。潘大人珍藏着当年辩机根据原版书复制本，上面有玄奘法师的亲笔签名——只可惜，当时，似乎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情，使法师中断签名。”

斯坦因正要细问，忽然，采诗喘着气跑进来。娇娇跟在后面。

“大人，请允许我跟驼队进沙漠，好吗？我偷偷读过《大唐西域记》，如果女人能考秀才、当官，我早就当官了，最差也能当师爷。现在，不能当官，也不能当师爷，开水磨坊也不成，当个女骆驼客，总可以吧？”采诗火急火燎地说。

“驼队的事，由大夏决定。”

“他为你运输啊。如果说没有先例，那么，善爱、娇娇等女人不也在驼队中吗？”

这时，八荒铁青着脸走进来，冲采诗说：“善爱能让野骆驼乖乖听话，保证找到水源地，你有什么本事？”

“我在草滩里放牧骆驼，还不行吗？”

“你向来讨厌沙漠和骆驼的！”

“以前，确实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喜欢了！骆驼喝碱水，变得麻木不仁；沙漠的冷酷无情，能把人心肠变成戈壁滩上的黑石头，我要让沙漠把自己变得跟你一样，那时候，我就不痛苦了，也不会有眼泪了……”采诗哭起来。

“只要你答应不进沙漠，我出钱，给你再建一座水磨坊，好不好？”

“不行，我要进沙漠。”采诗固执地说。

八荒气得浑身发抖，“好！我同意你跟着驼队，路上要吃不了苦，就喂狼去！”

他拉着采诗出去。娇娇站在门口不动。

斯坦因打开木箱锁，取出一件带翼的天使挂饰，走到她跟前，“非常感谢你请蒋师爷给我寄去暖和舒适的驼毛袜。对旅行者来说，太需要它们了。按照中国传统，来而不往非礼也，我送你一样小金饰品，希望你永远快乐！”

娇娇接过，兴奋地挂在胸前。玉币、玉佛、玉观音碰撞出悦耳的响声。

“你戴这么多玉佩进沙漠，不觉得累赘吗？”斯坦因心里掠过一丝古怪的风。这六年来，应该有很多男人围绕着娇娇演绎故事。

“五蕴坏！他出家前把驼唇文玉璧套在了我的奶头上，再也取不下来，”娇娇平静地笑着，“男人们斗大的文字不识一个，把奶头却记得很牢，都像逗猫一样逗它，烦啊，我就戴了些玉佩遮掩遮掩。”

斯坦因忽然有些难过，“娇娇，你这么漂亮、温柔，为什么不嫁个有固定居所、有土地、有羊群的男人？进沙漠闯荡是男人们干的事，你何必自讨苦吃呢？”

娇娇低下头，继续笑着，“男人嫌弃我是裸奔过的女人，我也看不上他们。再说，我有自己中意的男人，他就走在前边，无论我怎么喊、怎么跑，都追不上他。但是，能看见他的背影我就心满意足。再说，这种事最终结果永远都一样：夸父追着太阳跑，别人追着夸父跑。”

“你是在说昆仑吗？”

“不，是你！”娇娇抬起头，火辣辣地望着他，“你是我的大英雄夸父，虽然我不知道你追逐什么，但是，我喜欢你奔跑的那种陶醉姿态。”

斯坦因忽然心里发软，他想把这个温静如水的女子揽进怀里。以前，他曾经打算与艾伦相伴终生，阴差阳错，他们却分开了；进入沙漠后，他根本没想过要留意这马莲花般随处可见的女子，可是，娇娇像一条河，悄悄流进了他的内心深处。难道，一片爱情的绿洲正在形成？——要不要把“女神”玉璧面纱送给她？犹豫什么，把“湖泊”赠给善爱、“骆驼”赠给采诗，可以掩饰他的真正意图。或者，胜利到达楼兰后，男人们喝红酒，而把这些礼物再赠送给她们……与其那样，还不如等进了玉门关，到达此次探险最东端的终点敦煌，在洛克齐曾经描述过的壁画圣地敦煌莫高窟举行赠送仪式更加有意义。可是，现在风沙正大，她们最需要玉璧面纱！斯坦因还在犹豫，忽然，帐篷外面传来熙熙攘攘的人声。

他快步出去，见很多花脸人正争着往前挤，“你们想干什么？”

“洋老爷，我们挖到了金叶、玛瑙和桦树皮文书，价格不高……”

他见卡特站在人群中，便问：“你叫他们来的吗？”

“这帮恶棍，我拿着古物悄悄走，谁也没看见啊，可是，到了营地，才发觉后面跟着很多人。蒋师爷，你一定要斯坦因大人先购买我的古物。”

斯坦因说：“让来人排好队，现在就开始挑选有价值的古物！”

“大人，你还没有吃饭，而且，连续两天翻越沙丘……”蒋孝琬过来劝阻。

“没关系，翻阅文书不费什么力气。哦，对了，让采诗留下帮忙，其他人看好物资。”

很快，队伍就排成一条长龙。后面，接近工地的人担心闹出声音让魔鬼听见，就蜿蜒到营地周围的沙丘上。夜里，他们点燃火把，唱歌，彻夜不息。

斯坦因看到几页桦树皮文书残片，正面是梵文，背面为佉卢文和婆罗谜文。梵文记述玄奘回国前，戒日王为他在曲女城举行有各地沙门、婆罗门和外道参加的无遮大会情况，说玄奘提出他在《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中的观点，大乘僧一致推崇，十八天内没有人能提出疑问，法师自此而有“文乘天”、“解脱天”的荣誉称号。

卡特穿在身上的鱼鳞铠甲引起斯坦因注意。

“你能保证铠甲是古物？”他问。

“是的，洋老爷，您治好了我的病，说啥也不能欺骗大恩人。”

“从这些鳞片看，当时用的鱼应该比毛驴还大，在新疆沙漠里，会有那么大的鱼吗？”

“罗布泊的鱼还有比骆驼大的呢，阿不旦人祖祖辈辈就吃那种鱼。”

“为啥只在约特干发现了鱼鳞铠甲，而上次我带考察队挖掘那些地方，怎么都没有？而且，在地下掩埋一千多年，它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老爷，约特干和阿不旦地下相通着，所以，罗布泊的大鱼能变成鹿跑过来！”

斯坦因生气了，“卡特！别拿这些谎话来戏弄我，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信任，快带上你的鱼鳞铠甲离开帐篷，别耽误我的时间。”

“老爷，您怎么总觉得别人都是骗子？”卡特很委屈，眼里噙满泪水，“以前，人们从约特干凤凰落过的神树树洞里钻进去，从阿不旦的树洞里出来，到罗布泊捞上鱼，再回来，用不了一天时间。可是，这里的树洞太多，很难找到凤凰落过的那棵树。那年，瓦尔特得罪拉孜，逃到约特干，偷我的羊烤着吃，我气坏了，就要追着打，他躲藏进一个树洞，我在外面拿着木棒等。太阳快要落下时，他才出来，满脸恐慌，好像被魔鬼缠住了。瓦尔特让我用力掐他耳朵，然后怪笑着说：我活着！我遇到的奇事是真的！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进了树洞后，听见深处有鸟鸣叫和波涛拍岸的声音，觉得奇怪，就一直往里走，路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明亮，后来，他就出了树洞，看见一眼望不到边的罗布泊和阿不旦渔村。当时，人们正在这棵树下举行什么仪式，身穿官服、白头发白胡须的夸父左手拿着一本羊皮书，右手翻开一页，抓一把，向站在渔船上的人们撒去，于是，空中出现了无数花瓣样的五彩珍宝。当时，瓦尔特就站在高处，清楚地看见夸父左手确实拿的是羊皮书，怎么凭空就抓出珍珠玛瑙？他想这书一定是个聚宝盆，在夸父在祭坛上做其他仪式时，他拿起羊皮书回到树洞，往回跑。洋老爷，那本神奇的羊皮书我亲眼见了。当时，天已经黑透，瓦尔特说我还你羊钱，他从书里抓一把，向空中一扔，果然出现闪闪发光的宝藏，可是，我打着火把总也找不着。第二天，还是找不到。这些珍宝看得见，摸不着。瓦尔特想回到阿不旦问问夸父，可是，再也找不到那个树洞了，他就聘请人仿照这本书造假文书，专门卖给洋人……”

蒋孝琬冷冷地说：“卡特，我找过几次，你都说想不起来，今天怎么说得这么流利？”

“师爷，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卡特哭丧着脸说，“如果我说假话，就出门让驴踢死。”

斯坦因摇摇手，示意他出去，然后问蒋孝琬：“你怎么看？”

“大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原版文书与罗布泊和阿不旦有关系。”蒋孝琬压低声音，“瓦尔特在您到达莎车之前两年逃跑、自杀，您不觉得蹊跷吗？”

“你的意思是……”

“根据我多方面的调查，可以证明，确实有原版文书存在，被真正的造假头子元浩掌控着。瓦尔特只不过是销售方的代表之一，在他的后面，有一大群人参与。你可能想不到，他们也许是新疆南部地区的师爷及小官员。”

“你有可靠证据吗？”

“当年，贾船以做卖官、卖秀才的生意发家，后来案发，逃到新疆，他知道这里师爷和小官员的底细，最初，他把假文书的销售对象只圈定这些人。后来，瓦尔特自己雇用人抄写，甚至乱画，没想到市场效果更好。这使元浩、贾船非常恼怒。原来，我以为是他们刺杀了拉孜，后才来明白，凶手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一大群人，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杀掉贾船、瓦尔特，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

“你是说，师爷和小官员——？”

“有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外面工地上挖掘的农民。再查下去，没有结果，也没有意义。在喀什‘中国花园’的一次谈话中，您曾经问我，为什么舍弃安逸的环境而心甘情愿跟考察队到沙漠里游荡，现在，您明白了吗？我不愿在污水沟里与那些可怜虫沆瀣一气，我宁可在骆驼铃铛的敲击声中遥听玄奘留下的足音！”蒋孝琬伤感地说。

“让我们共同祈祷玄奘法师保佑考察队无往不胜！”

连续工作三天，没有收购到什么有价值的文书。

斯坦因叫上蒋孝琬，到大水冲出的沟壑处考察。虽然那里已经被上千寻宝人挖得面目全非，但是，当年被洪水漫过的文化层还很清晰。在这种战争掠夺式的集团挖掘中，考察工作无法开展。斯坦因拍些照片后，就地解散民工。

考察队经过尼雅古城，向楼兰进发。

也许，德国、俄国或其他国家的探险队也快马加鞭，朝同一个方向冲刺。

22、背靠雪山，奔向楼兰

昆仑跟随拉姆测量队离开雪山，抵达克里雅。大夏在河边选择好营地，昼夜燃放干芦苇，向沙漠深处的考察队发出信号。

贾船提着一篮葡萄到营地，正与昆仑说话，无意间看见牢兰，很意外：“怎么，你竟然把昆仑的整个驼队变成了佛教信徒？”

牢兰微笑一下，“准确地说，还包括沙漠里所有已经干枯的果树。”

“嘿嘿，你还是那么不可思议。告诉你，在我私塾里上学的学生总数超过一百人。”

“只有放羊人才在乎数目的多少。”

贾船又冲五蕴说：“你别跟着洋和尚受罪，跟上我，最起码不挨冻，还有好吃好喝。”

“只有羊才在乎食物的好坏。”

“我知道你不喜欢钱，把杜笛苦苦积攒多年的底财全做了‘弥撒’！割别人身上的肉，用钱做‘弥撒’，谁不会？有本事像我一样，用文字做‘弥撒’啊！”

“用文字？‘弥撒’？”

“对，我教学生不收任何费用。”

一个驴驮戏班从小路上走来，到跟前，班主问：“听戏，还是看舞蹈？”

拉姆示意他们走开。驼工见戏班中有个穿水红衣服的俏丽少女，都围上去，问长问短。

昆仑呵呵笑着说：“就算我来请大家，把舞蹈当‘弥撒’，好不好？”

牢兰冲他竖大拇指。驼工们高兴得大喊大叫起来。很快，人们围成一圈，少女在手鼓的伴奏中欢快地跳舞。刚才她还局促不安，沉默羞涩，进入热烈的舞蹈后，就判若两人。她回旋扭腰，顾盼飞眉，显得十分妩媚。

舞蹈结束了，五蕴还盯着她发呆。少女擦擦汗，碰到他的目光，嫣然一笑，走过来。“六年前，你站在和田城墙上向人群撒钱时，我

十三岁。”她从衣领里拽出红线绳拴着的铜钱，“这是当年落到我身上的。”

“你叫什么名字？”五蕴很感动。

“百戏。”

这时，班主任走过来，说：“大家还想看，就再给些钱。”

大夏说：“我们还有一支大队伍，明后天到。戏班留下，在我们进沙漠前，热闹热闹！”

第二天，考察队来时，邮差也到了。斯坦因接到重要消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已经率队抵达喀什，他将沿着塔克拉玛干北缘向楼兰、敦煌进发。虽然形势逼人，斯坦因还是决定尽快启程，绕道尼雅古城，向且末推进。

八荒说：“休整一下吧，以后的路越来越荒凉了。”

“有很多人跟我赛跑。”斯坦因诚恳地说，“朋友，请帮帮我，好吗？”

“有个名叫百戏的女子，小时候被人贩子拐来，五蕴希望解救她。”八荒犹豫一下，说。

“怎么解救？”

“她愿意跟随驼队一起走。”八荒看见百戏躲在果树后面紧张地向这边望。

“只要商驼带够生活必需品，保证我随时可以向楼兰、敦煌进发，其他任何事情都悉听尊便，”斯坦因说，“我同意带上卡特是个例外，因为他不要工钱，只为报恩。”

两天后，由考察队、商驼、民工和数十头毛驴组成的庞大队伍从克里雅出发。经过急行军，斯坦因和蒋孝琬、大夏就穿过死胡杨林和果树林，站在淹没在沙地里的高大建筑物前。南边，雄伟壮观的昆仑雪山一如既往，冷静地注视着空旷的尼雅古城。

上次考察过的大房子被后来的寻宝人挖掘过。外面还发现一具尸骨，旁边的一个木筒似乎直到他临死前还攥在手里。

“卡特，他会不会是被同伙打死的？”斯坦因问。

“这是大烟鬼，跑到这里来寻宝，带的水和食物用完，饿死了。”

木简是关于土地交易的佉卢文契约，买主为善爱，卖主为昆仑，日期为安归王十七年四月八日，地价是一峰两岁骆驼。听到“善爱”和“昆仑”的名字，大家都很惊奇。

蒋孝琬选中一处并不显眼房址，建议挖掘。

“这里应该是官衙，”他说，“能反映当时政治军事情况的文件应该在此处。”

斯坦因说：“死果树林似乎是当年的大富豪拥有，清理一些房子，研究那时候的乡民生活，结合官方文书，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古代尼雅文化状况了。”

两处遗址同时挖掘。第二天傍晚，蒋孝琬建议的遗址处清理出一间古代“档案室”：室外，两匹骆驼的骨架完好无损。它们被主人拴在树上后再没解开。从骨架形态看，骆驼在平静中慢慢死去。室内，最有价值的是近四十件木简文书，它们被整齐地搁放在墙边，似乎正在等待来人打开。斯坦因发现很熟悉的木简泥封印记，不过，图像内容更加丰富，有大象、孔雀、老鼠、狮子、天使以及手持莲花或镜子的女性胸像。拍完照，斯坦因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捆木简。文书用汉文写成，蒋孝琬很快就确定内容多是法律、官司及用水方案等等。而在很多已经阅读过的书信文简上，都有汉文篆体印章“鄯善郡守之印”。

“这里应该属于精绝王国的领地，怎么又出了个鄯善郡？难道，在楼兰和精绝之间还有一个鄯善国？”斯坦因不解地问。

蒋孝琬说：“大人，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派傅介子带领一帮人杀了末代楼兰王安归，汉昭帝诏立在长安当人质的尉屠焉为新王，并改楼兰国名为鄯善，授予国印。尉屠焉因为长期居住长安，孤身一人回去当国王，恐难服众，就建议汉朝派将领在原属楼兰的伊循城屯田积谷，作为依靠。于是，汉朝派了一名司马，带兵四十人护送尉屠焉回西域。尉屠焉继位后，于公元前七十七年将国都从罗布泊北岸的楼兰故都迁到了伊循城。”

斯坦因恍然大悟，“这么说来，楼兰与精绝、尼雅在文化上都密切联系。难怪，在‘善爱’和‘昆仑’的土地契约上有安归王的名号。”

木简文书即将搬完时，发现底部有一卷佉卢文羊皮书。

大夏读了很长时间，说：“这是一位僧人把《法句经》翻译成佉卢文，然后，由‘且末夫人’作为贵重礼品送给名叫斯基泰的重要官员阅读。”

蒋孝琬说：“斯基泰把与职务无关的文书带到府衙看，看来，他信仰佛教。”

牢兰虔诚地对《法句经》顶礼膜拜，他也期望能够发现佉卢文或其他文字的《圣经》。他和五蕴虔诚地坐在尘土飞扬的工地边，耐心地等待奇迹降临。每看到一张残简、有文字的皮革、木雕残件，牢兰都要认真审视。

死果树林遗址清理出十三间房子。其中一间储藏室里有很多楔形佉卢文本简。从墙上留下的明显标志物推测，主人当年匆匆离开时打算还要回来——直到现在，很多沙漠深处的人们仍然听从河流改道的摆布，频繁搬家，疲于奔命，并且将极大精力投入到整修渠道上。

善爱、娇娇、采诗和百戏到距离遗址不远的胡杨林中放牧骆驼。那里虽然没有河流，但是，有充足地下水，使这些参天大树保持着旺盛生命。工地上，挖掘在紧张进行着。夜幕一拉下，民工、驼工们就自由了。遍地倾倒的巨大古树为昼夜不熄的火堆提供了充足燃料，火光照亮沙漠的夜空，大家围着旺火唱歌、跳舞、喝酒。斯坦因和蒋孝琬却在帐篷里为木简编号、抄写题记或考证时代。他们对照《大唐西域记》中所记古城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再次证明玄奘记载的科学性与准确。

考察结束，斯坦因给民工发完工资，遣回克里雅。队伍向东行进七天，就是且末。潘镇的信件早就到达，知县已经为考察队准备好一切物资，四十多名身强力壮的民工和三十头精神抖擞的毛驴随时准备出发。尤其让斯坦因倍感兴奋的是，知县特别找来精壮猎人迦楼罗带路。他曾经给斯文·赫定当过向导，来自罗布荒原中的居民点辛格尔。

斯坦因立即让蒋孝琬写信给潘镇，报告考察情况，再次表示谢意。他打算到楼兰过意义特殊的圣诞节。从现在开始，考察队就离雪山越

来越远，不断地向沙漠深处挺进，而迎接他们的，将是汹涌澎湃的沙海圣湖——罗布泊。

队伍出发，头驼却激动不安，总是追逐迦楼罗，喷射腥臊难闻的胃液。迦楼罗也惊讶地发现这是一匹野骆驼。当他得知这是善爱驯服的以后，恭敬地弯下腰，拉起她的手，贴到自己额头处，“你肯定是纯洁而高尚的雪山神女。”

野骆驼吼叫一声，挣脱疆绳，向迦楼罗猛扑过来。他本能地躲在货物堆后面，架起猎枪。善爱抱住野骆驼的后腿，大喊道：“迦楼罗，别伤害金玉神驼！别开枪！迦楼罗，你快走开！你肯定猎杀过野骆驼，手上有它们的血腥味！”

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惊险动作吓呆了：野骆驼常常能用后腿踢碎狼的脑袋，“金玉神驼”正处于狂怒状态，万一撒野，善爱必死无疑！

“金玉神驼”慢慢安静下来。它转过头，轻轻抽出后腿，低沉地吼叫一声，向雪山狂奔而去，一溜烟，转眼间踪影消失。

善爱要追，昆仑拦住，“本性难移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总是那么不顾一切！”

善爱眼含热泪，望着野骆驼消失的方向，喃喃说：“这次，它恐怕不回来了……”

斯坦因让迦楼罗用酒精洗手，然后换上沙洲商驼服装。

迦楼罗坚决反对：“大人，你是外来的客人，没有权力像对奴仆那样命令罗布荒原的主人。我们祖祖辈辈都猎杀野骆驼，那是神恩赐给罗布人的食物。以前，成群结队的野骆驼看见我，掉头就跑，可是，今天，被野骆驼追着跑，我受了极大侮辱。要不是善爱挡在中间，我就打碎它的脑袋！”

斯坦因耐心地解释：“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前面都是荒无人烟的流沙，很容易迷路，队伍指望跟着你到阿不旦呢。”

“放心吧，我闭着眼睛都能带你们走出沙漠。”

队伍出发，沿着野骆驼从昆仑山到罗布泊北部嘎顺戈壁的迁移路线跋涉。前面道路越来越荒凉。驼工开始还唱野曲，后来，就与其他

人一样，东倒西歪，打起瞌睡来。大地沉寂，满目荒凉，人和动物的尸骨随处可见，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描绘的情景没有两样。路边偶尔出现稀稀拉拉的盐生草、沙拐枣、骆驼刺等无叶植物才显现一些生命的气息。斯坦因向四周看，虽然都是低垂的阴云，但是，他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感觉，似乎玄奘随时随地会从四面八方朝他走来。

“蒋师爷！请你大声背诵《大唐西域记》中关于这段路程的描写！”

蒋孝琬应声，滔滔不绝地背诵。

斯坦因背诵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有关篇章，然后问：“蒋师爷，你身体那么单薄，沙漠中的劳苦能受得了吗？”

“大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蒋孝琬高声说，“我能把《大唐西域记》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完。没想到，大人也有此雅兴，难得！难得！”

两人高谈阔论，不知不觉，走很多路。天将黑，突降暴风骤雪，八荒喊着让驼工看住头驼，就地安营扎寨，燃起火堆。然后，叫昆仑到大帐篷里喝酒。

昆仑走到善爱旁边坐下，直言不讳，低声说：“善爱，现在，你已经不是十六岁的娃娃了，该懂事了。野骆驼再有灵性，也是畜生啊。当初，你救它们，我没啥说的，可是，你把玉貔貅戴在‘金玉神驼’头上，害了它啊，它再也回不到野骆驼群中去，而家驼永远不会接受它，你说，它是不是很孤单、很可怜？”

“那有什么关系，人不是也一样嘛！”

“‘金玉神驼’同雌家驼生的那些幼驼也一样，野骆驼不认，家驼也难容，四处流浪，是不是也很可怜？我现在活着，驼工们都不说啥，可是，以后呢？八荒、大夏当然会看我的面子，但是，处事得有个公道啊。再说，你往往不顾生命危险，谁知道哪一天你就跟上野骆驼进到沙漠深处。野骆驼可以吃碱草，喝盐水，能快跑，能摆脱狼群，你呢？你怎么办？遇到那种情况，不管哪个季节，你最多撑上个三四天，就没命了。”

“‘金玉神驼’只以日月和风沙为伴，太孤独了……”善爱抬起头，说，“我就这样了，活就活，死就死，反正，我的命运要和它系在一起。”

迦楼罗走进来。他向大家扫视一眼，坐到百戏旁边，“好冷啊，这么大的雪，我活四十年来，从没有碰到过。”

八荒首先向他唱歌敬酒，迦楼罗一边赞美大雪，一边大口喝酒。昆仑、大夏、五蕴、娇娇、吾色等人陆续跟着敬酒，迦楼罗盯着采诗，问：“神女，怎么不敬我酒？”

采诗阴着脸，淡淡说：“我只给好人敬酒！像你这种人，肯定杀了不少野骆驼，手和心都很脏！别说野骆驼，就连我看到了都觉得恶心！”

“哦？你都给谁敬过酒？”

“斯坦因、昆仑、蒋师爷、八荒和大夏！”采诗大声说。

迦楼罗笑起来，憨态可掬，“哈哈！好！我非常喜欢烈性女人和烈性野骆驼，你勾起了我的兴趣，今晚，你必须给我敬酒、敬‘爱’，还有白嫩的身体！而那该死的野骆驼，它逃跑了，我会找到它，让它死在我的火枪下，否则，我发誓，再也不做勇敢无畏的猎人！”

采诗扭过头，“哼！”

“伸过耳朵来，神女！你听着，我给你讲更神奇的故事！”迦楼罗端起一碗酒，走到她跟前，旁若无人地说，“二十多年前，阿不旦年轻漂亮的公主要招亲，很多人都参加竞争，偶然经过的两位客人戈特和夸父，也被公主的善良和舞蹈感动。我想在罗布泊里打一条比骆驼大的鱼讨她欢喜，戈特说要通过裸奔打动她，而夸父呢，只会写字，他说要给公主写长篇情书。公主说你只会写汉字，阿不旦人只说罗布语言，却没有罗布文字，看来，你必败无疑。夸父说那我就为爱情、为公主创造一种罗布文字。期限到了，戈特没敢露面，而我也只打上跟鹿一样大的鱼。我羞愧交加，就把自己男人的那家伙给割掉。夸父创造了罗布文字，并且用它写了一卷情书。举行盛大宣读仪式后，公主答应嫁给她。可是，仪式结束，情书却神秘失踪。阿不旦人不同意

他们的爱情，因为只有公主看见过罗布文字，别人无法确证。夸父说我把罗布文情书找回来。公主说你记忆力超常，我相信你能默写出来。夸父说创造是绝对的，唯一的，不能重复，只能找回来。情书没有长翅膀，不会飞得太远，肯定就在阿不旦和楼兰古城附近。于是，他就寻找去了……”

采诗冷笑道，“你讲夸父这么多，跟你有什么关系？”

“夸父离开后，我很懊悔：如果那根还在，我就可以娶公主了。晚上，我梦见一位女神从昆仑山下来，顺着河流飞到阿不旦，说只要我杀完野骆驼和家驼生下的杂种，她就实施法术，让我的根重新发芽。为了公主，为了爱情，我就改行当了专门射杀杂种骆驼的猎人。我几乎走遍沙漠，认识很多路，所以，才有资格给赫定大人当向导。带他到楼兰的那一天，我惊喜地发现男根确实发芽了。也就是那天，公主离开阿不旦，寻找夸父去了。前两年，我又给美国人亨廷栋当向导，几乎跑遍了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而我的根也完全长好了。这次，当完向导，就能娶公主，可是，你那野骆驼竟然把我的根又给吓蔫了。我永远也没有资格娶公主了，所以，你必须代替她！”

说完，他俯下身要拉采诗，被八荒狠狠推开，“无耻的谎言！”

迦楼罗瞪他一眼，吼道：“怎么，要让刮鱼鳞的刀子钻进肉里，对你说话吗？”

“不管是不是真男人，也不管你的故事有多传奇，在沙洲商驼中，必须遵守规矩。”

“什么破烂规矩？在罗布荒原上，规矩早就被风沙吹光了！”迦楼罗暴跳如雷。

八荒不温不火，说：“规矩有三条：首先，这里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带走，但必须是她们心甘情愿；其次，只要女人说有身孕，你就不能带走；最后一条，如果有一个男人出来，并且能够阻挡，那么，你也不能带走！”

“好啊，我碰上硬气的了。来吧！兄弟，拿起短刀来！”

“玉工从来不会用拿过雕刻刀的手碰凶器，我赤手空拳，照样打倒你。”

“不！”昆仑站起来，轻轻拉开八荒，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我来。”

“决斗不分年老或年幼，一切由刀子说了算！”

“我不用兵器，走，到雪地里去。”昆仑朝其他人说，“不要喊，也别打火把。”

鹅毛大雪在暴风的抽打中紧密地下着。迦楼罗瞪着血红的眼睛，举起尖利的短刀，朝昆仑心窝刺去。昆仑紧紧盯着他，双手叉腰，岿然不动。迦楼罗奋力向前猛冲，身体却似乎被强大的气流顶着，无法靠近。

“不算！”迦楼罗收起刀，说，“你在上风头，借天力呢。”

昆仑一言不发，同他交换位置。迦楼罗暗暗运足气力，再次冲击。刀尖刚到昆仑胸前，只听“当啷”一声，短刀掉在地上，他也跟着摔倒在地，痛苦地呻吟着。

“驼工，把他抬回帐篷。”

采诗追上昆仑，问：“老驼主，你用的什么功夫啊？”

“我只是在默念《法句经》。”

采诗愣半晌，看见八荒走过来，就笑着说：“老驼主神神叨叨，他明明会气功，还说念《法句经》就能把迦楼罗打败，可笑不可笑？”

八荒望着她，说：“在鸡的眼睛里，再美的珍珠也比不上一粒草籽。”

第二天早晨，荒原覆盖上厚厚一层雪，大地沉浸在茫茫白色中。斯坦因担心迦楼罗带错方向，命令队伍休息两天。他拿出罗盘，对着地图，反复确定行动路线。善爱走过来，说：“我看见一串野骆驼蹄印，朝北走了。我敢肯定，那是‘金玉神驼’留下的。”

“就算野骆驼走的是百年来不断重复的老驼道，可是，现在，不是它们迁徙的时间啊，万一把我们引向阿尔金山怎么办？岂不是离阿不旦越来越远？”斯坦因很忧虑。

善爱恳求说，“大人，请相信一次‘金玉神驼’吧！”

“罗布荒原以干旱著称，可是，刚刚到十二月，就降了这场罕见的大雪，似乎专门要阻挡我们前往楼兰，难道，野骆驼真是帮助考察队的？蒋师爷，你说，怎么办？”

蒋孝琬神情憔悴，“只要驼道的方向与罗盘指示一致，就跟着走吧。”

向导迦楼罗沉默不语。队伍启程，三天后，野骆驼蹄印把队伍引向一条干涸的古河道，不久，又汇入结冰的主河道，前方出现一座冰湖。阳光在冰面上刺目地跃闪着。下面，半僵硬的鱼透过冰层清晰地显露出来。几个女人立刻欢快地砸开冰眼捞鱼。

“这是什么地方，向导？”斯坦因问。

迦楼罗看看四周，又遥望远处的两座烽燧和巍巍山脉，说：“我以前到过这里。可是，美丽的冰湖只存在于传说中。如果我们走了一天的古河道是米兰河，那么，这座湖肯定就是米兰神湖。爷爷说过，谁能吃到里面的神鱼，跑起来就能追上野骆驼。”

“你的意思是说，这座湖不断在沙漠中游移？”斯坦因问。

“当然，要是固定的，还不好找吗。”

斯坦因观望一阵，“影响冰湖的是地下潜河。这里有古老的河道，地下水也比较丰富，是理想的农业开垦区。你说过，鄯善都城伊循城位于楼兰之南，会不会就在这里？”

蒋孝琬说：“史书记载，从敦煌沿疏勒河到伊循城，向北可通楼兰，向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可到且末、尼雅、和田、喀什等地。那两座烽燧虽然已经残塌，但从规模看，无疑是当年卫戍丝绸之路畅通的军事设施。我带人去放烟火，顺便看看，如果有城堡，就能找出能证明其身份的古代资料来。”

“好吧，让驼队在湖边驻扎营地。”

蒋孝琬与八荒、大夏骑着骆驼上到高地，走向烽燧。不一会儿，两柱火焰就在大风中猎猎升起。天黑时，他们回来。“大人！”蒋孝琬因为激动，忘了连日疲惫，欣喜地说，“两座烽燧不但保护交通，而

且，还戍守着土坯筑成的方形小城堡。另外，还有八座佛塔、三座佛寺和废弃的水利设施，远处，可能还有其他遗址，明天要不要看看？”

斯坦因十分高兴，“让大家晚上吃饱喝足，明天，试探性挖掘。”

第二天清晨，他叫上牢兰、蒋孝琬、八荒等人直奔烽燧。到台基，居高临下，干河道、冰湖及广袤的戈壁滩一览无余。接着，大家登上眺望台，屯田遗址尽收眼底。砾石已经覆盖了黄土表层，上面散布着残破的陶片、石磨盘、小饰件、铁器等遗物。沿着一条大的引水干渠，分布着十几个居住群落和一处炼铁炉遗址。

蒋孝琬激动说：“很明显，干渠从米兰河引来水，采用双向灌溉集中分水的方式，渠道布局严整，水头控制得法，比我家乡的灌溉法还有条理。”

“这是军屯的最大特点：整齐，有规模。如果说这里仅仅是军屯地或者维护丝绸之路交通安全，佛塔和佛寺又是怎么回事？”斯坦因很疑惑，“先挖挖看。”

他们到三座坍塌的佛寺跟前。蒋孝琬很快就从倾倒的木头房间找到汉文书写的“米兰西大寺”字样。大夏在佉卢文绸带祷文也看见了同样文字，是当时居住在米兰河畔的女庄园主请僧人所写，为她的情人祈福。他不由得念出声来：“……索励将军奉西域都护班勇之命，率兵到罗布泊屯田造房，我尊敬的父亲和诸位长者被派前往。愿以此三宝胜因，使他们得到佛法护佑，不染疾病，不被大水冲走，平安归来……”

斯坦因忽有所悟，“蒋师爷，昨晚你说，东汉时期班超的儿子班勇继任西域都护，派手下将领索励率酒泉、敦煌兵千人到罗布泊，而且，还召集鄯善、焉耆、龟兹等国士兵各一千人在孔雀河下游拦河筑坝，引水开荒。祷文是不是与此事有关？”

蒋孝琬正要说话，忽然，牢兰站在壁画前激动得惊叫起来：“找到了，我找到了！天使！有翼天使！两千年前就从地中海飞到罗布荒原的有翼天使！”

五蕴听见，敏捷地从断垣间跑过去，斯坦因也跟着钻过横在前面的木头，到环绕一座小塔的圆形廊道的墙壁前，果然看见壁画中有天使头像，整个构思和表现手法完全是希腊—罗马风格。壁画脱落很严重，大夏从地面捡到的残片上发现佉卢文题记，表明寺院废弃于公元三四世纪，而这一时期的壁画与尼雅遗址出土的完全相同。

“拉姆，现在就看你的了，将所有壁画全部完好无损地剥下来，我亲自带人装箱。”

他还要把精美的佛像头取下。开始，民工畏畏缩缩，后来经不住蒋孝琬威逼利诱，才用锅底染黑脸，在斯坦因指导下大干起来。清理地面时，显露出巨大的佛像底座和与之相称的印度式头像。随着挖掘深入，佛寺里又出土了梵文贝叶书，内容为《法句经》。这是斯坦因到新疆考察以来首次见到用这么昂贵材料抄写佛教经典。蒋孝琬一丝不苟地协助拉姆装箱、登记，累得形容憔悴，但精神面貌却很好，令斯坦因非常感动。

“蒋师爷，米兰西大寺规模应该很大吧，至少是座王城，而距离楼兰如此之近的地方，难道还有其他王国的政治中心吗？”斯坦因问。

蒋孝琬谦恭地说：“我觉得，八座佛塔和包括米兰西大寺在内的三座寺庙应该与王侯有紧密联系，另外，从屯田遗址和佛寺建筑风格以及题写内容考察，大概可以推断此处就是尉屠焉建立鄯善王国的都城伊循城遗址。而在这片处女地上为王城奠基的是史书中记载的汉朝司马和护送尉屠焉回西域的四十个士兵。”

“伊循！楼兰！看来，上帝要送厚礼给我了！”斯坦因喜不自禁，说，“有翼天使的绘画风格和寺庙建筑特点表明，这里曾经有基督教徒活动，而那时候，在西边的地中海岸边，始建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意大利古城米兰作为西罗马帝国的首府、西方基督教的中心地而繁荣。罗马人曾经对丝绸的崇拜超过黄金，米兰必然与楼兰古国及后来的鄯善有密切联系，特别是鄯善都城伊循名称变化是否与古城米兰有直接关系？”

“是啊，米兰河、米兰冰湖等等，似乎当地的人们也非常喜欢来自罗马的黄金。”

“很壮观的文化景象！西边是西方基督教的中心，而这里是佛教东传的主要接力站之一，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这里能够如此完美地结合。”

斯坦因说着，忽然发现百戏和采诗站在外面，就说：“这里的墙壁在挖掘过程中随时会倒塌，你们到其他地方去看吧。”

采诗说：“百戏刚从米兰河边的戍堡处找到一件古代文书，不知是什么文字。”

“哦？是吗？让我看看。”

斯坦因迅速走到空地上，接过纸质文书，立刻认出是古突厥文，同时，也夹杂着不少汉文注解类文字。他朝正在忙碌的蒋孝琬喊道：“师爷！你过来，汉朝的伊循城戍堡里怎么会出现与唐朝同期的文书？”

蒋孝琬披着一身尘土走过来，拿过文书看了看，说：“确实是唐朝时期来自肃州地区的突厥文书，而且，内容与玄奘有关。”

“怎么？古突厥文你也能认出来？”

“我已经学习、研究了十多年了。”蒋孝琬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自豪，“它虽然与现代突厥文有些区别，但解读起来并不算太难。”

“请仔细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寒风裹着沙尘一阵紧似一阵地扬过来。斯坦因、百戏和采诗围在蒋孝琬两边挡风。娇娇、善爱以为发现稀奇珍宝，都跑过来。

“大人，这本书系肃州名叫坎曼尔的突厥人抄自刚刚完成不久的《辩机传》，他本来要让东去长安的驼队顺路带给朝廷权贵房遗爱。可是，驼队在祁连山下被吐蕃军队所劫持，主将是虔诚的佛教徒、玄奘法师的崇拜者。当初，由于法师出国未经朝廷同意，主将作为唐朝白虎关守将，私自放行，并因此获罪，被迫叛唐，投奔吐蕃。从题记看，这位主将除了懂突厥文和汉文，还学会了吐蕃文。后来，他被吐

蕃派遣，在米兰河边担任戍堡主将，这本《辩机传》，他非常珍惜，打仗时都带在身边。在米兰河边，他反复阅读，并且添加很多题记。”

采诗说：“师爷，你先说说书中怎么写辩机的出轨事情……”

蒋孝琬望望她和另外几个女人，尴尬地说：“这件事很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还是先说说古突厥文书后面作者的题记和题诗吧。从笔迹看，传抄《辩机传》者和题诗者同为突厥诗人坎曼尔，之所以要把文书带给房遗爱，是想在心灵上惩罚他，因为，是他残害了辩机。坎曼尔为此动了一番心思，他有意在突厥文中间用汉文写了高阳、辩机的名字，就是要让他产生兴趣，并请突厥人翻译出来，念给他听。”

斯坦因问：“辩机就是玄奘的那个得意徒弟吗？他怎么会有出轨事情？”

“……大人，有机会，我单独给您讲吧。”

“那么，戍堡主将的题记和注释表明了怎样的立场？”

“堡主之所以对《辩机传》产生兴趣，本来是想了解玄奘在京师翻译佛教的情况，但是，看了辩机的悲惨遭遇后，他很愤慨，一边回忆在白虎关几乎射杀玄奘、擒获他又护送走出戈壁滩的往事，一边大骂房遗爱和唐太宗。……其他事情，等我查完唐史再说。”

“师爷！我真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你立即回帐篷休息。”

“我已经习惯了沙漠中的寒风，不累。”蒋孝琬说。

“必须休息！你是考察队的灵魂，这杆大旗一定要扛住啊。”

娇娇瞅着他，“回去吧，我做鱼，给你补补身子。”

几个女人推推搡搡，把蒋孝琬送回冰湖边的帐篷，再次问辩机“出轨”的事情。蒋孝琬不答应，态度很坚决。采诗说：“你讲了，我就把刻着吐蕃文的卜辞骨给你。”

“你先拿出来，我看看。”

采诗回帐篷，取来一块经过烧灼的羊肩胛。见上面有藏文字母，问：“你从哪里捡到的？”

“就在你们没看在眼里的那个小城堡遗址旁边的房间。”

“现在就带我去看看！”

“腿疼得很，走不动路了，你先讲讲，书上咋写辩机的？”采诗眼里闪着亮光，“以前，只听说过他和唐朝的高阳公主好上了。”

“这里冰天雪地，风又大，得抓紧时间干正事啊！想听那些无聊的故事，时间还多得很，急什么？”蒋孝琬认真说，“我高薪受雇于斯坦因大人，绝对不能玩忽职守。”

第二天，采诗带着蒋孝琬、斯坦因和十位民工到小城堡遗址。几间破损的房子里堆满各种垃圾。民工挖掘不久，便出土了兵器、漆皮甲片、织物、工具、唐代陶器等物品。到中午，大批吐蕃文本简被发现。清理结束，总计三百多件。下午，在对另一间房子的挖掘中，发现几卷坎曼尔的汉文诗稿及其突厥文诗抄。很明显，是那边戍堡主将送给与他一起驻守交通线的“战友”。这些迹象证明，米兰河边自从汉朝司马开垦以来，直到唐代还是军事重镇。

前去探路的迦楼罗回来了。这里距阿不旦仅仅一天路程。没有外国人到楼兰的消息。斯坦因稍微松一口气。看来，伯希和、德国人或俄国人还没有赶在他前面。可是，谁也难保他们明天不会出现在那里。

两处烽燧上昼夜燃烧的大火给荒原带来勃勃生机，但未能把信息传递给沙海里跋涉的邮差。近一月，斯坦因没有接到信件，几乎与世隔绝。虽然他还想继续挖掘下去，可是，理智告诉他，只有接近终点才算胜利。他决定尽快向阿不旦进发，补充生活必需品后就冲向楼兰遗址。面对六大箱从和田到米兰考察所得的古物，斯坦因非常兴奋，同时也犯愁：激烈的赛跑还在继续着，这些“战利品”无疑会成为驼队的沉重负担。蒋孝琬想出一个大胆的办法：从沙洲商驼中抽调一支小型驼队，将所有古物沿“丝绸之路”南道运送到喀什“中国花园”！

可是，派谁去呢？斯坦因考虑半天，最后，决定让八荒来完成这个任务。八荒爽快地答应。斯坦因又提出让八荒将骆驼用绳子串起来，以防不测。

“不相信骆驼客，怎么敢进沙漠？”八荒哈哈大笑，“大人，您以为，有了绳子就有了安全感吗？我觉得未必！”

斯坦因满脸通红。八荒转向采诗，“你呢，跟我返回，还是继续前进？”

“我真舍不得与你分开，”采诗含着泪水，“但是，我确实想到敦煌去。”

“那好吧，让我们互相祝福平安。”

第二天，八荒率领驼队朝昆仑山方向逶迤而去。

23、爱可不可以施舍

考察队到达罗布泊岸边的时间是：1906年12月14日。

阿不旦渔村长老带领男女老少，拿着咸鱼和干芦苇热情欢迎。斯坦因在感谢之余，请求他找到五只独木舟捆在一起，在塔里木河上制成牢固临时木桥，在对岸建造起仓库，储备重要物资、白银和硬币，让昆仑和五蕴看守。

晚上，长老高大而温暖的土坯房子中，举行淳朴的接风宴会。他友好地向斯坦因谈起曾经到过这里的俄国中将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不久前发现楼兰故城的斯文·赫定。考察队人员喝着罗布人酿造的芦苇酒，享受各种陆续呈现的鱼，气氛非常热烈。

蒋孝琬多日来废寝忘食地抄写题记、祷文和汉文书信，疲惫不堪。他应酬一阵，悄然离席，回到专门为他准备的芦棚中。正要睡觉，采诗、善爱推门进来。

蒋孝琬很不高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就进我的芦棚呢？”

“你是男人，有什么忌讳的？”采诗说，“我们想知道辩机的故事。”

“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对那种事情感兴趣？”蒋孝琬毫不掩饰鄙夷的神情。

采诗却满不在乎：“师爷，高阳能让才华横溢的僧人破戒，可见其魅力非同一般。我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她如何同辩机认识并产生感情的。”

蒋孝琬打个哈欠，说：“我很困，改天再说吧。”

“要不是为了听这些事，我就跟八荒到喀什去了！你要什么师爷派头啊？你要不讲，我今晚就住在这里。”说完，采诗盘腿坐到铺上，“善爱，把师爷的靴子挂到门口，斯坦因看见了，肯定不会来叫他。”

“千万别那样做，饶了我吧！”蒋孝琬拗不过，只好将突厥文《辩机传》拿出来，讲给她们听。到后半夜，故事结束，两人成泪人，而长老木棚子里的古朴歌声和行酒令时的热烈叫嚷则一浪高过一浪。采诗拉着善爱默默出门。到外面，却见娇娇靠在门边暗暗啜泣，便一起回到帐篷。娇娇眼睛通红，而且越哭越伤心。

采诗问：“怎么回事啊，你有完没完？”

“……我只是觉得迦楼罗可怜，他没有当过真正的男人。今天晚上，他一直低着头喝闷酒，后来，就不断地唱哀伤的歌，听了让人心碎。”娇娇伤感地说，“我们做女人的，看到那样的男人承受痛苦，心里能好受吗？”

善爱叹息一声，“是啊，迦楼罗确实可怜。”

娇娇抬起头，“谁要是能把 he 变成真正的男人，就是好女人！”

善爱想了想，说：“这样吧，那天我捡到‘开元通宝’、佉卢钱币和汉文与佉卢文双面钱币。现在，把这三枚古钱币放进梳妆盒里，吹熄灯，然后各自摸出一枚，谁摸到汉文与佉卢文双面钱币，就去找迦楼罗，好不好？反正商驼要在这里休整很长时间，我们没事干。”

娇娇说：“如果你抓到汉文与佉卢文双面钱币怎么办？你不嫌弃他是猎驼人吗？”

善爱迟疑一下，说：“那是两回事。”

采诗说：“还是摸到‘开元通宝’的人去当一回高阳公主吧。”

三人拉拉手，将钱币投进梳妆盒，摇晃一阵，吹熄灯，各人摸到一枚钱币。然后点亮灯，将钱币放在手心里。采诗手心里放的是“开元通宝”。

采诗低着头想想，“我去，决不食言。”说完，她拿出镜子，化化妆，出了门。

娇娇和善爱互相望一眼，没吭声。她们拉开被子，刚睡着，卡特醉醺醺地唱着歌走来，到帐篷外面喊道：“采诗，你在不在？”

娇娇说：“她找迦楼罗去了。”

卡特找到迦楼罗的芦棚，见门口挂着古代的木雕牡丹花，血直往脸上涌。那个木雕是他在尼雅古城捡到，随手送给采诗的。当时，他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看上我，就在帐篷门口挂上木雕牡丹花，没想到她竟然和罗布猎人……

第二天，娇娇、善爱找到采诗，“你和迦楼罗怎么样？”

采诗低下头，苦恼地说：“他醉得不省人事，后半夜才醒来，没说几句话，又睡了……”

“他说什么？”

“那个该杀的臭猎人，说我像一条鱼。”

“像鱼？什么意思？”两人很奇怪。

“你们在装傻？是不是？鱼有胸部吗？”

娇娇、善爱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你不是很会讲故事吸引男人吗，把高阳公主的事情讲给他。”善爱忍住笑，“你实在要不行，就让娇娇去吧。”

采诗思忖一会儿，说：“我敷衍男人才讲故事呢……不过，今晚再试试看。”

天黑前，她到迦楼罗的芦棚，问：“你听说大法师玄奘吗？”

“当然知道，他到过阿不旦。”

“我知道法师大徒弟辩机的故事，唐朝的公主都喜欢上了他。”

迦楼罗饶有兴趣地说：“我最喜欢听公主的故事。”

“唐太宗皇帝生了很多女儿，第十七个公主叫高阳，生得美貌多情，知书达礼，很受太宗钟爱。十五岁时，她嫁给房遗爱，祖母将珍藏多年的和田玉枕作为嫁妆。房遗爱虽然是当朝元老房玄龄的公子，但他讨厌学问，凭借浑身蛮力，横行霸道，后来，依靠父亲的威势受封为右卫将军。高阳公主结婚之日看到他的真面目，非常气愤，不与他同房，每天晚上抱着和田玉枕暗自落泪。她毕竟是太宗宠女，不能

不照顾父亲脸面，还得装出很高兴。偏偏公主是性情中人，装不像，就经常到郊区打猎来掩饰。一次，她打猎累了，到猎场附近的大云寺休息。年轻僧人辩机正潜心研究佛经，得知有贵人造访，便出来接待。辩机虽然衣着粗朴，但身材伟岸，公主被迷住，脸上渗露出玫瑰色红晕，眼睛闪烁着动人光泽，凝视着辩机。”采诗盯着迦楼罗的眼睛，“你看，你看，就这样！”

迦楼罗呆呆地望一阵，“别看了，快讲，后来怎么样？”

“……高阳吩咐随从将卧具搬到寺中铺设，准备丰盛酒饭，邀请辩机对酌。辩机二十出头，经不起年轻貌美的公主诱惑……此后，他们长期幽会。这是公主生命中第一次恋爱，炽烈如火。辩机冷静时悔恨不已，担心不能实现抱负。而公主的似水柔情又使他身心皆醉，无力自拔。正在遭受痛苦煎熬时，玄奘法师在长安弘福寺开设译场，辩机以渊博学识和优雅文采而被选中，而且，成为《大唐西域记》的唯一撰写人。公主提出两种方案，让他选择：一是两人逃离长安，到辩机生活了十五年的崆峒山隐居；二是暂时中断爱情，支持情人完成神圣使命。辩机决定去翻译佛经。公主痛苦不堪，泪水滴在和田玉枕上，显出十个佉卢文字来：‘为情而枕，上流；为欲而枕，下流。’但公主和辩机都不认识佉卢文。高阳泪水汪汪地说：‘协助法师翻译佛经，光荣而神圣，但是，你的使命总有完成之日。无论多长时，我都耐心等待，要和你再次相见。为了表明心迹，我把这件珍贵无比的和田玉枕送给你，想我时，就抱着它吧！’……”

说着，采诗低下头，嚎啕大哭起来。

“哭什么？”迦楼罗茫然问，“后来呢？她后来再遇到其他男人没？她难道非要死心眼等着辩机和尚？她为什么非要喜欢上出家人？”

“……后面的故事太悲惨，我不想讲。”采诗将红丝绸绣花枕头放到他的铺上，脸上渗露出玫瑰色红晕，眼睛闪烁着动人光泽，热情大胆地凝视着迦楼罗，“今晚，我陪着你喝酒，看谁先醉倒！”

迦楼罗盯她看良久，忽然大笑起来：“你的眼睛太像鱼目了，哈哈，太像了！”

采诗羞愧难当，忽地站起，冲他说：“变态！我是可怜你，同情你，没想到你这么变态！我相信，你那根就像沙漠里枯死的果树干，就是有十个罗布泊湖水的浇灌，也永远不会发芽，永远不会！变态！严重的变态！”她大哭着，冲出芦棚，跑向黑沉沉的夜空。

卡特从一棵大树上跳下，到芦棚门口抓过木雕牡丹花，然后，很快追上采诗，抱回帐篷。却发现善爱和娇娇坐在地毯上，目光冷得人。

“卡特，你不是男人！”两人几乎同时愤怒地喊道。

“我怎么啦？她要跑到荒原里喂狼去，我追了回来，难道错了吗？”

善爱说：“这次找迦楼罗，是采诗愿意的！你为什么要干扰？”

卡特睁大眼睛望她们一会儿，说：“好吧，等着瞧吧，我会把你们的事全部告诉八荒！哼！还有，迦楼罗是只飞不起来的菜鸟，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们别枉费心机！哼！”

第二天，大夏率领沙洲商驼，驮着粮食和冰块，连同五十个手持“坎土曼”的民工前往楼兰遗址——佛塔。采诗、善爱和娇娇想一同去，他严词拒绝。

斯坦因虽然拿着斯文·赫定亲手绘制、标明准确经纬度的地图，也不敢掉以轻心，每行进一会儿，就结合迦楼罗的意见矫正路线。拉姆的腿被冻成风湿病，疼痛难忍，但想到这片古代曾经繁华如今却荒凉不堪的地区连阿不旦人都很少到达，心里充满探险的乐趣，坚持摄影、测量。牢兰像匹老骆驼，坚定不移。蒋孝琬虽然豪情满怀，可是，瘦弱的身体几乎像行囊那样被不间断的大风吹走。他胆怯地俯下身体，双手紧紧抱着驼峰，看起来有些可笑，但斯坦因却很感动、内疚。在这样糟糕的天气中无法点燃干芦苇、野胡杨或晒得发白的红柳木作为路标——强劲的风使它们迅速烧完，灰烬也被刮飞。斯坦因只好命人堆起砾石，代替古代烽火台。为能够在顶着大风缓慢前进的同时有机会到雅丹后面短暂休息，他让队伍每天早晨四点动身，傍晚九点扎营。

驼队一直向北。两天后，沙丘消失，地面覆盖着坚硬的盐碱壳，人畜走在上面，踩出刺耳的破裂声。才半天，骆驼蹄子就被磨破，地

上留下长长的血迹。大夏脱下羊皮袄，用刀划成块，然后绑到骆驼蹄子上。其他驼工都跟着这么做。民工们木然地望着前面，眼里充满绝望的神情。他们知道返回同样面临危险，不得不硬着头皮前进。

广袤盐碱地是罗布泊反复盛水又反复干涸的湖底。晚上，斯坦因挑选一处比较潮湿的地方，挖几尺，出了水。苦涩不堪，骆驼也不喝。在较高的、曾经作过岛屿的坚硬地区，当年水波在风力作用下动荡侵蚀过的痕迹显而易见，沿着这一线，有旺盛生长过的芦苇、红柳和密密麻麻的蜗牛壳。在夏季较热年分，昆仑山冰雪消融量大增，导致各条深入沙漠的河流暴满，汇入塔里木河，形成凶猛的洪水，全部灌进罗布泊，湖水涨溢，于是，周围很大一片地区成为水乡泽国，而那些生命力极强的芦苇、红柳和野胡杨很快就被大水的浪涛催醒，激情生长，把荒原变成绿洲。干旱再次降临，势不可挡的太阳热力迅速蒸发湖水，罗布泊缩回到正常位置，甚至更低。迦楼罗说，阿不旦始终随着罗布泊的游动搬来搬去，现在大渔村是二十年前从“两天路程远的地方”迁移来。

蒋孝琬望着新旧交杂着的芦苇地，忽然想起杜笛讲过的约特干，接着，他又想起远在南方水乡的夫人。几年来，他很少想家。进入沙漠后，经常饮用带有咸味的泉水，特别是离开阿不旦后，一直在荒芜的大地上艰难行走，风餐露宿，喝冰水，不由自主回味家的温暖。虽然走在中国古书中都提到过的罗布泊“湖”底，他觉得口渴，而且，想要喝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那甘甜的泉水又在哪里呢？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

四天后，前方出现规模宏大的雅丹群。雅丹群之间，是大风长期侵蚀后形成的峡谷。地面比较平坦，而且铺满柔软的细沙，骆驼不再忍受盐碱地的折磨。迦楼罗将雅丹称为“人头疙瘩”。在雄伟巨大、貌似各种动物形象的雅丹顶部，还有干芦苇和泛着白光的红柳树在风中激烈摇晃。这表明，很久以前，罗布泊的波涛曾经在这里汹涌澎湃过，给它们以生命及梦想，接着，又毫不留情地带到别处。现在，只有怪异恐怖的声音随着风力的强弱，尖叫、怒吼、呻吟、喘息。走在

雅丹群中，迦楼罗最大的恐惧来自心灵，他总担心形似狮子、大象、孔雀、老虎、魔鬼的雅丹突然活动起来；而斯坦因最怕走不出这座深不可测的迷宫，他暗暗祈祷，罗盘仪可千万别出问题。

在这死寂“人头疙瘩”的注视中，大家虽然机械地迈步向北，但谁也不相信前面会有生命迹象。斯坦因不断驱赶绝望念头，而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也来帮助他。队伍意外地碰到一处布满石器、破碎陶片和矿渣的史前文化遗址。

大夏拿起一块显然经过加工的粗糙石头，说：“碧玉！这是碧玉！”

民工们一拥而上，要哄抢，蒋孝琬大声喝斥：“抢什么？有没有规矩？现在连走路都没有力气，抱上石头怎么走？不想活着出去吗？”

他们犹豫一会儿，纷纷将手中的“碧玉”扔到地上。斯坦因走过去，辨认出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这种形状他在瑞典考古学家的著作中看见过。

大夏肯定这些玉石来自昆仑山。

“我曾经读过一本雷慕沙的《和田简史》，他说玉石这种奇怪的矿物只有在和田河里能捡到，三四千年的古人们怎么会穿越干旱的沙漠，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斯坦因说。

“和田河流进塔里木河，最后能到罗布泊。”大夏自信地说，“不管是洪水冲来，还是古人捡来，眼前的事实是，这些都是碧玉！它们似乎要被加工成斧头。我们家族雕刻玉的工艺，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

蒋孝琬取出佩戴的玉璧，与碧玉比照。斯坦因观摩许久，惊讶地说：“蒋师爷，我第一次见玉璧时，是两部分，现在，怎么成了一个整体？”

“……大人，我从来不相信神灵之类事情，可是，奇迹就在我胸前发生了，”蒋孝琬露出一丝从未有过的困惑，“我没有办法解释，当然，我也不会怀疑有人偷梁换柱。”

大夏说：“师爷，如果你疑心太重，玉璧就会再次分开。”

“怎么会呢？”蒋孝琬尴尬地冲他笑笑，将玉璧装进去。

斯坦因又拿起一片有山字纹的彩陶碎片，说：“我在这方面积累的知识太少，如果史前文化学家在这里，根据这种图案，很快就能确定当时人们所处的时代。我推测，附近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古人生活遗址，只可惜，没有时间去寻找。还是留给史前文化学家吧，希望斯文·赫定的著作能够把他吸引到这里。”

24.楼兰，三间房和一只鸟

队伍走出雅丹群。前面是无边无际、坎坷不平的风蚀地表。骆驼在地垄、土沟间吃力地跋涉，人只能步行前进。休息间隙，斯坦因对众人说：第一个发现斯文·赫定所标识佛塔的人将得到五两银子的奖励。队伍行进的速度明显加快。

第二天中午，迦楼罗攀登上一座孤零零屹立在荒滩中的雅丹，向北方凝望半会儿，说：“大人，我看见远处有突起的台地，不知是‘人头疙瘩’，还是佛塔，好像还有骆驼在动。”

斯坦因大吃一惊，费很大力气爬上去，拿出望远镜看良久，黯然神伤，“确实是高大的佛塔——还有骆驼在走动。唉！我拼命往前赶，还是落在了后面。”

“大人，你得兑现银子！”迦楼罗说。

牢兰从下面喊：“向导，我给你银子。”

说着，他奋力朝上扔去一只银表，说：“这比你期待的更多，有了它，你可以区别白天和黑夜，也能更加准确地辨别方向，希望对你成为优秀的向导有帮助。”

继续前进。随着队伍推进，佛塔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晰地伫立在辽阔空旷天地之间，如同禅定的高僧姿影。斯坦因内心虽然极其失望，但是，佛塔又使他重新鼓足勇气。不管跑在前面的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俄国人，都要在挖掘方面超过他们。

晚上九点，驼队终于到达残破的八角形圆顶土坯佛塔脚下。

斯坦因站在高处，向四周观望，古运河河床从西北至东南斜贯全城，佛塔就坐落东北部。运河西南的中部，有三间木构土坯大型房址，

其他地方，到处是晒成白色的倒塌巨木、野胡杨和沙土掩埋的房屋。自从斯文·赫定离开后，再没有考察队和寻宝人光临过。六年前，斯文·赫定带领人匆匆忙忙挖掘过的几个大洞裸露着。

没有帐篷和骆驼的踪影！

斯坦因怔半晌，忽然挥舞双手，叫喊道：“在这场沙漠拉力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哈哈，胜利的金苹果要被我、斯坦因、许多欧洲‘赝品专家’的攻击对象、敦煌匈奴人的后裔带领一支驼队穿越时空返回故乡的伟大首领来摘取！”

迦楼罗奇怪地说：“我明明看见了隐隐约约的骆驼啊。”

“不去想它们是骆驼还是魔鬼，现在，站在佛塔下的是我，斯坦因！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少年时期因为一时冲动而想在塔克拉玛干进行裸奔的创意被命运女神及时叫停！”之后，他理智地刹住，没有喊出“英国万岁”。自从申请放弃匈牙利国籍以来，他忙于研究、考察、为申请进入中亚探险而奔波于众多官僚之间，根本没有时间办理加入英国国籍的手续。

他让卡特指挥民工开始挖掘。大夏自告奋勇，带领剩余民工到被巨大红柳沙包围绕着的三间房遗址挖掘。斯坦因又命迦楼罗率领由三十头毛驴组成的运输队伍沿原路返回阿不旦，驮冰块和生活必需品，以延长考察队驻留时间。同时，命人燃放大火，昼夜不熄，为迦楼罗的毛驴运输指示方向。

一切安排停当，他充满希望，准备从出土文物中解读楼兰王国的秘密。

楼兰是罗布泊附近一个半耕半牧的弱小国家，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中西交通枢纽。汉朝、匈奴及周边游牧民族和国家经常为争夺该地进行大规模战争，所以，楼兰理所当然是一块紧张的世界史的纪念碑。史书中记载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安归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四天后，一捆黄色丝绸从沙土里清理出来。斯坦因想亲自从中间抱起时，丝绸突然从中间断裂。这是当年丝绸交易的实物商品，上面写着出产地山东和数量、价值等。接着，大量佉卢文木简、汉文木简

和少数丝绸、纸质文书陆续出土，多是私人书信。几天后，又出土一件精致的檀香木盒子，插条与凹槽之间有保密的篆书封泥印：“高阳之印”。打开盒子，是字迹工整的丝绸信件。信中说，傅介子完成使命回归时，捕捉到一峰野骆驼，驮着安归的头颅，回到汉都长安，将安归头颅悬挂在未央宫外，把野骆驼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大家，欣赏野骆驼，同时将战争中缴获的一件和田玉枕按照约定奖赏傅介子。野骆驼挣脱绳索，发疯般地冲过来，傅介子慌忙用玉枕抵挡，狂怒的野骆驼不顾一切，咬住他脖子，腾空而起，跳出未央宫，向南郊跑去。汉朝铁骑围追堵截，开弓射杀，野骆驼浑身中箭，最后倒在一眼泉水边。傅介子死了。安归头颅也神秘消失。汉武帝受到惊吓，夜不成寐。后来，他听从云游高僧建议，在野骆驼倒毙处修建大云寺院，而将玉枕让尉屠焉带回西域，代替安归头颅在楼兰安葬。并且从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保证送灵队伍畅通无阻。

斯坦因略有所思，问：“师爷，你好像说过，偷去辩机玉枕的小偷也叫傅介子？这件书信肯定不是伪造，可是，这几件事情也太奇巧了！”

“我也感到奇怪，写这信的人怎么是高阳？汉朝史书所载中的贵族女性，没人叫这名字。用昂贵丝绸写信，非平常百姓能为，我推测，书写者大概是寓居长安的楼兰籍贵族女人，她不但精通汉文，而且，非常热爱她的祖地。”蒋孝琬猜测。

斯坦因接着问：“那么，玉枕怎么又回到了长安？”

“传说与王莽有关。在后来的历史中，玉枕若隐若现，直到唐太宗的父亲李渊梦见西王母送给他这件玉枕，并说他要得天下，高枕无忧。所以，唐朝之‘唐’取‘躺’之谐音。”

“哦，真有这么玄妙？对了，请你接着把辩机的事情讲完。”

蒋孝琬说：“玉枕引起御史官注意，小偷招架不住严刑逼供，道出失主辩机。当时，辩机以高才博识、译业丰富名噪一时，又帮助玄奘刚刚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声名日隆。御史官征求太宗同意后，以请教佛理为名，将辩机秘密拘捕，施加酷刑，百般侮辱。辩机被迫

招认。太宗十分震怒，下令处以腰斩。为杜绝玄奘法师求情，对外宣布将在长安西市场十字路口的老柳树下腰斩小偷。临刑前半天，张榜公布，宣告辩机罪行。当时，玄奘正在为辩机复制的《大唐西域记》签名，打算让返回西域的徒弟带给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如闻晴空霹雳，不顾出行礼仪，火速赶往刑场。可是，大街小巷都塞满人群，不断爆发的吼叫、揶揄、嘲笑和怒骂声潮淹没了法师和徒弟的苦苦哀求……”

斯坦因睁大眼睛，“那么，高阳公主呢？”

“她发疯了，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揪发捶胸，咬破衣服，怀抱玉枕，天天都念叨辩机的名字，日夜号哭。太宗驾崩后，她停止哭泣。不久，她以打猎为名，带着玉枕逃往民间。”

“以后呢，再有她的消息吗？”

“公主隐姓埋名，进入崆峒山。她与辩机的唯一孩子也在那里。朝廷得知消息后派人追杀，没找到。”蒋孝琬沉吟良久，接着说：“辩机十五岁从长安出家前，一直在那里随同父亲隐居。她找到辩机住过的草庵后，装聋作哑，与一只九色鹿相伴终生。非常蹊跷的是，我少年时就见过有玄奘法师签名的复制本《大唐西域记》；后来，我离家出走，到敦煌悬泉置古城堡见到了玉枕，它是昆仑夫人临死前留给女儿雪莲的。”

“你说的复制本《大唐西域记》，我在和田潘大人处见过；而神奇的玉枕则未听说。”

“如果有幸，在敦煌考察完返回新疆，能得一见。”

斯坦因望着从南边逶迤走来的毛驴运输队，叹息一声，“没想到，在古老的文化中国，男女之间的爱情竟然如此艰难。蒋师爷，我听了辩机、高阳以及《大唐西域记》的传奇故事，有五个字可以概括我的感想。”

“哦，什么？愿闻其详！”

“中国人不是崇尚玉的五德吗？我想说的，就是仁、义、智、勇、洁！”斯坦因慷慨激昂地说，“可是，他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生活差别怎么这样大？”

蒋孝琬吞吞吐吐，“这个...大人...说来话长...”

“不知为什么，即便在听到辩机的故事以前，我对中国有难以言传的心理，所以，我在申请这次考察时，最东边的目标是敦煌。最远不能超过当年玄奘法师偷渡的白虎关。”

毛驴运输队到了营地处。大夏跑过去，冲帮忙卸冰块의民工大声喝斥。斯坦因从来没有见过大夏这样发怒，就走了过去。到跟前，才发现穿着厚皮袄的三个“民工”是采诗、善爱和娇娇。大夏盛怒之下，不断地往火堆里添柴，似乎想把她们烤熟才解恨；而三个“民工”面无表情，继续干活。

“怎么回事？”斯坦因问。

“她们太嚣张了，跟风一样，想吹到哪里就是哪里！”

采诗说：“大人！我们干活不要工钱，只想看看古代壁画中女人的服饰和发型。”

“.....既然来了，就留下吧。这里风很大，不要到高处去，也不要走得太远，昨天晚上，几十匹狼在营地周围吼了半夜。”斯坦因说完，走过去，拍拍大夏的肩膀，“冰块和粮食足够了，让她们单独回去很危险。我们到三间房看看挖出什么来了。”

“有很多汉文本简。”

“哦？你怎么不早说，快喊来蒋师爷，马上去看。”

几人到三间房遗址。大夏在这里开始工作不久，便从沙土里挖出几枚佉卢文本简及大量汉文本简和少数丝绸、纸质文书，被整齐地摆放在地上。蒋孝琬迅速浏览一遍，发现很多是官方文件，内容包括春播命令、已经灌溉的土地分配情况、关于某条渠道流决口的情况汇报等等。他根据大多文书的格式、署名及落款，初步确定三间房是东汉班勇部将索励在孔雀河下游拦河筑坝、引水开荒时形成的行政管理

中心，后来发展为西域长史府治所。孔雀河流经楼兰故城，注入罗布泊，由于班勇、索励组织的开荒运动，导致楼兰故城因缺水而废弃。

另外，还有魏晋时期的官方文书。

“难道，当时汉朝与楼兰王共同管理这个国家？”斯坦因不解地说，“楼兰人迁往米兰河边后，这里作为中原在西域的一处重要管理机构还继续沿用着？”

“根据这些可靠的文字资料，基本上可以确定三间房就是东汉开始设立的西域长史府。史书记载，魏晋以后，丝绸之路楼兰道断断续续地维护了一二百年，到隋末才彻底中断。在此期间，前秦在公元376年攻灭前凉，西域长史机构从此消失，屯田也随着终止。”

“如果确实是西域长史府，应该有更多的文书遗存，我再调集来十名民工。”

“佛塔周围是楼兰故地，已经出土很多贵霜钱币和佉卢文本简，贵族宅院和墓葬也在挖掘中。我觉得，那边的考察不能停。至于三间房遗址，即便不依靠出土资料，我也可以从《史记》、《汉书》中找到相关记载。”蒋孝琬说。

斯坦因听从他的意见，在三间房清理两天后，全部民工撤往“楼兰故城”。采诗、善爱和娇娇晚上在帐篷里被大风吹得睡不安稳，见清理后的三间房基本完好，便搬到此处，三人各住一间。采诗整理中间的大房屋，一处墙缝里的沙土总是往外掉，她用芦苇棒向里面拨一会儿，掏出三个揉皱的纸团，展开铺平，是书信。

第一张纸写了寥寥两行字：“臣柏言焉耆王龙，□□月十五日”；第二张纸写着：“□□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太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第三张纸写道：“□□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相念□□见忘也诏家见遣□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

使□遂俱共发从北房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使苻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这是古代官员李柏的信件草稿。采诗打算送给斯坦因，转眼又想，这种作废的书信大概不会有什么价值，洋人却视为珍宝，如果再次挖掘，那么，三间房就住不成了，而帐篷实在太冷，况且随时会被风吹翻。于是，她将信件揉成团，放回原处，之后，又塞些破毡片到墙缝里。刚布置完毕，迦楼罗兴冲冲地跑来。

“采诗，洋大人拿着写有‘迦楼罗’字样的丝绸说，那也是我的名字，与楼兰一样，是梵语‘鸟王’的意思，哈哈……”

“快算了吧，就你那样子，还‘鸟王’呢。”采诗不屑地说。

“怎么能怪我呢？帐篷被风吹得像打鼓，谁都害怕。”

“你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当初，这是汉朝在西域的最大官府，再大的风也吹不动。”

“……今晚恐怕不行，斯坦因让我来叫你们过去，参加圣诞节晚会。”

善爱和娇娇出现在他后面，齐声说：“今晚，要把你绑来！”

迦楼罗回过头，难为情地笑笑，抽身跑了。

傍晚，降了一场暴雪，似乎给荒凉旷野中过节的斯坦因、拉姆和牢兰一个安静祥和的祝福。斯坦因特意换上只有在面见马继业和潘大人等清朝要员时才穿出的黑色西装，打上干净漂亮的领结，使众人眼前一亮，肃然起敬。

蒋孝琬感慨颇多。他和斯坦因朝夕相处三个月，通常用突厥语交流，也都穿着羊皮大袄，风雪、寒冷、工作和共同理想消除了种族差异。现在，当斯坦因和拉姆以鲜亮西装、牢兰身披崭新长袍出现在人群中，彼此之间的沟壑又异常鲜明地凸显出来。

斯坦因举起一瓶红葡萄酒，说：“它已经被珍藏近百年，是恩师霍恩雷先生所赠，我已经完成了他交给的使命，所以，酒可以喝了。同时，今年圣诞节在两千年前美丽城市楼兰故地度过，我感到非常快

乐，为了庆祝节日和考察双重丰厚收获，也感谢各位在这三个月来为考察队做出的重大贡献，请大家共同分享！”

大家报以热烈掌声，然后等着品尝洋酒。可是，斯坦因和拉姆翻遍所有地方，却找不到专门开启葡萄酒瓶塞的工具。

“卡特，我记得在且末时用完让你拿去看了，对不对？”

“是这样的，”卡特惶恐地说，“大人，其他人都要传着看，我一忙，就忘了要回来……”

大夏说：“算了，你那瓶酒颜色跟毒药似的，再说，也不够大家润嗓子，还是喝我们纯洁透明的烧酒吧。”于是，开始喝酒。斯坦因和拉姆各自唱了一首故乡民歌。牢兰连续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采诗、善爱和娇娇就跳起热烈的舞蹈。斯坦因被感染，想把玉璧面纱“女神”、“湖泊”和“骆驼”作为礼物赠送给她们。回到帐篷，翻腾半天，才记起三件玉璧面纱与其他贵重物品都留在了阿不旦临时仓库。他只好快快地回来。男人喝酒、唱歌，到后半夜，斯坦因和蒋孝琬去工作。男人们喝得更多，都醉得东倒西歪。

迦楼罗拉起采诗，叫嚷着要去长史府。出帐篷，两人相拥而行。迦楼罗觉得前面似乎有金黄的亮光，好像是采诗丰满的脸颊，洋溢着幸福光泽的美丽瞳孔，还有洁白如玉的容颜……猛地，脸颊消瘦得不成人形，秀丽的瞳孔里充满凶暴阴冷的光芒，如同鬼火闪烁……迦楼罗浑身打个冷颤，转身就跑，同时失魂落魄地大叫：“枪！我的枪！野骆驼！”

听见喊声，善爱最先跑出。她看着一团影子像幽灵消失在微明的雪野中。

迦楼罗拿着枪气冲冲过来，吼道：“野骆驼，有种的你出来！像魔鬼一样躲躲闪闪算什么？”说着，他朝空中开枪。火光和枪声使亘古荒原的夜空更显得沉寂、浓厚。

“只有拿上枪，面对‘金玉神驼’时，你才像个男人。”善爱抓住他的枪杆，对准自己的胸膛，“你要敢朝它开枪，我们就是仇人。我不会放过你！”

“为什么？野骆驼是你的伯克还是男人？”

“都是。”善爱含着泪水，大声说。

采诗和娇娇出来，拉她回三间房。

第二天，她们到民工清理出来的寺院中，看见色彩鲜艳、绚丽夺目的壁画，赞不绝口。采诗琢磨许久女供养人的发髻，很快，就在自己头上再现。善爱被淡彩壁画中样式大方别致、饰品琳琅满目的服装迷住，而娇娇则发现了很多妇女脸上贴的“花黄”。

“她们和我们一样，也贴‘花黄’啊！”她惊讶地说，“谁知道这是什么花？”

蒋孝琬站着抄录佉卢文供养人题记，头昏眼花，被她们一干扰，错了行，生气地说：“吵什么？难道想给自己身上长出翅膀来，当会飞的天使？我真不明白，大夏为什么要带你们到这荒凉的地方来！”

“哟，当上洋师爷就神气起来了？”采诗说，“在最好的裁缝店里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裳。我要是你，就描个样子，请裁缝做出来，带给在老家为你守活寡的小脚夫人。”

“……你胡说！”

“洋师爷，夫人为你受罪，你不心疼，我还同情呢，谁让我们都是女人？你挣那么多钱，也得给她花些！这样吧，衣裳样子我记住了，到敦煌就做，料钱和工钱你出，怎么样？”

“这都是两千年前女人的衣服，现在穿出来，岂不是妖怪？”

善爱和娇娇过来，说：“我们情愿做妖怪。”

采诗说：“你把女人当成禁果，可是，别的男人可不会把你夫人当成禁果的。”

“好好好，我不跟你们说了，”蒋孝琬抄完题记，逃跑似的到别处。

几个女人在后面朗声大笑。

……

邮差长途跋涉，送来一大皮袋信件。斯坦因彻夜阅读信函和报纸，逐一写回信。

风暴越来越大，挖掘更加困难。斯坦因非常清楚，楼兰的古代文物还有很多，而目前获得的汉文本简、纸质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梵文文书远远超出首次进入新疆以来的总和。继续挖下去，即使再驻留两个月，更有价值的文书史料也未必挖到，白白耗费时间和财力——政府做预算时非常苛刻，斯坦因不能不精打细算。再说，奔向楼兰的赛跑中他获胜了，但竞赛活动还在进行，下一个目标是敦煌。伯希和曾经公开宣称要前往敦煌考察，也许，他越过楼兰，直接去了那里。

采诗同蒋孝琬在壁画跟前的争吵使斯坦因开始抉择。米兰、楼兰的寺庙壁画虽然精彩，但比起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齐描述过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来，还是很逊色。当初，之所以把敦煌也列入第二次中亚考察计划，是受了他影响。举棋不定时，沉醉于测量的拉姆双目失明。

考察队只好返回阿不旦。离开古城遗址的前一天晚上，数百只荒原狼围在营地四周，嗥叫一夜，不知是告别还是抗议。

到阿不旦，斯坦因发给民工工资，让他们返回且末。有一位叫果都的民工年轻时从兰州跟随左宗棠西征军进新疆，他希望随同考察队回甘肃。斯坦因担心他是甘肃和新疆之间土匪的探子，经过反复谈话，排除怀疑，但还是安排卡特盯梢。

斯坦因还答应了迦楼罗同往敦煌的请求。

善爱坚决反对：“他知道‘金玉神驼’会暗暗跟着我的，才要去敦煌，想找机会杀死它。”

斯坦因说：“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注入罗布泊的河流中，只有从敦煌那边流来的疏勒河他没到过，因为，这条河很长时间没到达罗布泊了。但迦楼罗知道那条河，能够帮助一个人实现他的愿望，不是很幸福吗？”

善爱叹口气，“‘金玉神驼’要是跟壁画中的狮子一样，长出翅膀来该多好啊。”

出发前，牢兰又做出惊人决定：他要在阿不旦定居，向这里的渔民传播佛教的福音。斯坦因得到这个消息时，他已经在罗布人的帮助下建造好了芦棚佛堂。

斯坦因非常惊愕，“尊敬的牢兰，你没有开玩笑吧？”

牢兰一脸严肃，“先生，正如你远离家乡，前往艰险的沙埋古城考察一样，你在寻找古代文化的温暖气息，而我，要把佛祖的温暖和智慧播洒给百姓！当在米兰看到带翅膀的天使时我感到幸福；在楼兰故城的墓地里挖出金发女郎干尸时，我迷茫；后来，看到淳朴善良的迦楼罗那么热爱银子，我又很难过。你知道，在阿不旦，再奢华的物质品都不如一杆芦苇有用。我曾问迦楼罗迷恋虚幻物质的原因时，他说：‘大人，阿不旦人的生命决定于罗布泊、野胡杨、芦苇、鱼和大风，我们没有精神，不知道明天。可是，当暴徒闯入到我的渔村时，逼着非要拿出我们没有的银子，如果拿不出，就被活活烧死。’”接着，牢兰长长地叹息：“如果我离开这些没有被污染的心灵和荒芜健康的处女地，那就违背了佛祖的旨意。”

斯坦因知道不能阻止，无限惆怅，“西域这地方真神秘，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牢兰微笑着说，“阿不旦人送给我一本桦皮书，我没什么用，你拿去研究吧。”

斯坦因接过来看，字迹与《十一页桦皮书》完全相同。

25、葫芦漂过沙海

最初，夸父根本不相信石佛会闭上眼睛。

他疑心自己看死人面孔太多，产生幻觉。敌对双方士兵尸体横七竖八地错然杂陈，浓烈血腥气从伤口释放、扩散。鲜血虽然来自毫不相干的尸体，却亲密无间地交融成条条溪流，接着聚集成河流，在戈壁滩漫不经心地游移。黄昏的太阳投下片片碎影，落到死尸凝固僵硬的表情上，落到奇形怪状的面孔上，也落到痛苦而又绝望的眼睛上。所有尸体都睁着眼睛。夸父寻找战死的书童。即使用双手，也要在坚硬的戈壁滩里刨出一个坑，掩埋他。本来，书童没有义务参战，但是，他会打火枪，在战斗进入白热化时被编入战斗部队。夸父从朗诵中清醒过来时，书童已经卷入激战。他的愿望是教给书童文字和诗书。可是，书童发自内心地喜欢火枪。他被同意进行军事训练，理由是可以

兼职当夸父保镖。他成了著名的神枪手。现在，他却同许多相逢在战场的陌生人默无声息地躺在一起。

尸体堆积如山。空气冰冷透凉，光影还在河面上激动地跳跃。夸父艰难跋涉。八个士兵围追堵截。他们反复喊：“请师爷回营！”夸父充耳不闻。数次呐喊之后，士兵突然缩小包围圈，吆喝一声，把他举过头顶。他在铺满尸体的戈壁滩上移动。他能感觉到士兵踩着尸体走路。也许踩过了书童。他想挣扎，却动弹不得，绝望中，看到了巨大佛像。佛像从一座巨大的山上整体雕凿出来，然后为戈壁滩里来来往往的商队执勤。以前，夸父对佛像不感兴趣。那只是石匠在石头上雕刻出的一件作品。作品等于工钱。工钱等于欲望。夸父现在也有了欲望，他希望佛像能把他从士兵的武力控制中解脱。佛像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平和，凝重，静默。到底是石头啊。他想。石像眼睛会动吗？当然不会。谁说不会？石像眼皮慢慢聚拢，把面部平静安详收回之后，眼睛就紧紧闭上，只留下两条黑黝黝的睫毛线。夸父努力抬头，努力观望。石像眼睛确实淹没在极其痛苦的面部表情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

军营里，所有将士都肃然站立，静静地仰望着石佛。不久，每个士兵都接到军令，谁要谈论石佛闭眼，杀无赦，并且株连九族。

夸父疯了。第一次发病的地方在肃州军营。此后，只要看见战士、兵器、铠甲，听见鼓声、枪声、炮声，他就惊慌失措地呐喊：“发洪水了！快钻进葫芦里漂流啊！”

“军令”说：“这里是戈壁沙漠，干旱得要冒烟，哪里来的洪水？”

“葫芦给我托梦了，说石头开口就要发大水。我看见说话了。”

“说什么？”

夸父说：“神仙为了争夺昆仑山琼树上结的美玉，混战几千年，有个叫共工的人没有抢到美玉，气急败坏，用斧头把天柱砍断，天向西北倒塌，天河里的水流出来，就发洪水了。洪水最先淹没的是旃陀延城，城中国王名叫无量净，他通过聪明才智治理国家，很受人民崇敬。可是，洪水来了，他带着王后和臣民上到昆仑山逃难。王后非常

喜欢洪水汹涌澎湃的状态，她与国王背道而驰，暗暗祈祷洪水永远不要退去。无量净四处招聘能够治理洪水的英雄。招聘广告只能通过一张张嘴来发出。无量净想要有文字就好了。他产生这个念头的同时，一个洪水浪头打在王后肚子上，她怀孕了。她谎称有病。无量净让她安心养病，然后考察前来应聘的治水志愿者大禹。大禹说我有把握治理好洪水，我不要聘书、聘金和王位。无量净问你需要什么。大禹说把我的英雄事迹进行书写。我知道你们还没有文字，就用昆仑山最好的美玉雕刻出来吧。无量净同意。他想有文字多好。产生这个念头的同时，王后生产了。婴儿的头形、耳朵、脖子、眼睛、嘴唇都非常像骆驼，其他部分都是人形。王后抱到厕所，匆匆扔出就返回。婴儿即将落地，有个骆驼客恰好经过，他接住后送到雪山之巅，用阳光和美玉喂养。婴儿周身发出吉祥的七彩光明，惊动了雪山上修行的五个仙人，他们见婴儿相貌虽然怪异，但福相仍在，并且目光中流露着智慧和慈悲，便从雪山上采来各种药草与瓜果供养。婴儿头颅、耳朵、脖子和眼睛陆续转化成玉雕般的人形器官。正在这时，洪水退了，《大禹治水》的巨型玉雕也胜利竣工。无量净主持召开庆工仪式。当人们沉醉在喜悦和快乐中时，他想有文字该多好。产生这个念头的同时，婴儿嘴唇停止转化。他就是驼唇仙人。他很著名。见洪水毁坏的田园、城池、树木，以及被淹死的人类和动物尸体，惨不忍睹，他……他……”

刀斧手屏气以待，只要关键词“闭眼”从他嘴里蹦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死。“军令”愿望就要实现，积怨将转化成等量快感。

空荡荡的营帐中回旋着夸父的声音。

“他……他内心产生怜悯，开始种树。树环绕着昆仑山，一圈一圈，向外扩展。他说，以后再要发洪水，人类只要爬上树就会安全了。”

阿古柏很烦躁。他想这个疯子怎么就不说关键词呢。他把窃听、诱导和刺激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但是，夸父似乎有意在捉弄他，总是在叙述中巧妙地躲开关键词。

幕僚建议捏造事实，杀了他。“军令”说：我们要按照律令行事，不能滥杀无辜。冤杀就等于暗杀。我也算堂堂正正，怎么能干那样的

事？“军令”把那个幕僚用锋利的斧头拦腰斩断。其实这只是一次演习。“军令”最想完成的作品是以闹市为背景，在人们的簇拥中把夸父脱光，处以腰斩。“军令”让刀斧手将兵器保养到最佳状态，随时待命。

夸父反复讲“驼唇仙人”的故事。根据笔录，重复部分一字不差。偶尔被打断，他就从头开始，向后发展。所以，时间过去半年，他最远才讲到驼唇仙人种树。

“军令”忍耐不住，问：“就算种了很多树，就算人们来得及爬上大树，可是，洪水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们吃什么？”

夸父说：“树下的人，怎么能够想像到树上人看见的情景？”

“要是有人在洪水之前把大树砍倒了呢？”

“哈哈，让你猜准了！人们跟在后面，砍树。他们说住在驼唇仙人培植的树造成的木屋里，能长生不老。砍树人越来越多。大禹没收石斧，他们发明玉斧；大禹没收玉斧，他们发明铜斧；大禹没收铜斧，他们又发明铁斧。砍树力度越来越大，以致后来供不应求，大家提着斧头等待。驼唇仙人种下最后一棵树时，人们爆发争夺战。驼唇仙人情急之中写了六行诗歌，刻到玉石碑上，对战斗中的人们说，只要把这六行诗诵读六亿遍，以前砍掉的树木就会复活，每个复活的大树上都有一个王国，谁先爬到树顶，谁就是国王。人们跃跃欲试。可是，没人认识这种文字。驼唇仙人说我教你们吧。于是，他们开始学习文字。”

“那么多的斧头呢？”阿古柏问。

“全部让大禹拿去，冶炼成一个巨大葫芦。进入葫芦的人得会背那六行诗。”

“为什么要进到葫芦里去？”

“怕斧头啊！斧头能把人拦腰斩断，腰断了，人就死了，人死了，眼睛就……”

“快说，眼睛就怎么了？”

“就……”夸父努力回忆。

“就怎么了？”

“就不认识驼唇仙人写的六行诗了。”

“我恨不得把六行诗碎尸万段！！！”阿古柏吼道。

“错了，错了。”

“什么错了？”

“斧头可以把我碎尸万段。六行诗是无辜的。”

“你是文人，我是武人。你用文字，我用兵器，井水不犯河水，我为什么要用锋利无比的斧头把你碎尸万段？”“军令”恶声恶气。

夸父依然平静，“事情因果是这样的：你父亲不喜欢你那好战的性格。他把你送到敦煌三危山下游牧的月氏部落当人质。哈哈，那时候，月氏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月氏王太善良了，将你收为义子，并且把悬泉作为贵重礼品赏赐。你父亲率领人马进攻月氏部落，想借刀杀人。你最早发现这个阴谋，就抓住一匹发情的野骆驼，跑回部落，射杀亲生父亲，自立为王，接着，发动战争，掳掠月氏王，把他的头颅当成酒器。你把月氏部落赶到更远更西的草原，还不肯罢休，不断驱逐。月氏部落走投无路，躲进大禹的葫芦，躲进驼唇仙人的六行诗，躲进其他民族的血统中。后来，月氏出现了一个英雄，叫精绝。他念诵六亿遍六行诗，沙漠中长出一棵参天大树。人们为了纪念他，把这棵树称为精绝。精绝又教其他难民念诵，于是，大树越来越多，难民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就形成了王国，精绝当上第一任国王。他把驼唇仙人从雪山请来做国师。国师就是国王的师爷。驼唇仙人住在最大的精绝树上，尽职尽责，把防治瘟疫、治理国家的办法都用他发明的文字写下来，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对了，你怎么总是瞪着眼睛看着我的头颅，是不是想砍下来做饮器？”

“想。很想。太想了。”“军令”呆呆地说。

“哈哈……”

“你笑什么？”

夸父得意地说：“我就是驼唇仙人。要不是因为天下瘟疫流行，会常年住在昆仑雪山上，呼吸阳光，呼吸清气，呼吸时间，我才不愿

意当什么国师、师爷。不过，我要回雪山去了。你永远也没有机会把我的头颅作为饮器了，哈哈……”

“军令”盯着夸父，说不出话来。他终于明白，这个疯疯癫癫的酸腐秀才其实活得很清楚。他明察暗访，寻找合理合法的腰斩证据。可是，失望了。他眼巴巴看着夸父不遗余力地表演，眼巴巴看着他尾随西征军出了嘉峪关。他溜走了。很多人都觉得他溜走了。

夸父不这样认为。他恍惚看见自己和于阗在葫芦中随着汪洋洪水上漂流。于阗说你身上有六亿零一处伤口，惨不忍睹。但是，我还得救治你啊。夸父问为什么。于阗说我是女人啊，河流养育土地，女人救治男人。夸父说好深刻的道理，你从什么天书上看的？于阗说不是天书，是地书。地书在精绝国，精绝国的国门是一棵神树，首都是尼雅河，国界在沙漠结束的地方。夸父说让葫芦漂向地书吧，我想阅读。于阗说你读不懂的，那是驼唇仙人写在地上的文字。夸父说文字是什么样子？于阗写给他看。夸父笑了，他说你画的是蝌蚪啊，蝌蚪会变成青蛙，青蛙还会生出蝌蚪，蝌蚪不怕洪水，青蛙也不怕。于阗庄严地说这是神圣的驼唇文，你不能亵渎，不然瘟疫就会流行，河水会干涸，寺庙会坍塌，土地会荒废，人们不得不舍弃家园，走向远方。夸父说我从来不亵渎文字，可是这种蝌蚪样的文字我确实没见过，或者说是死文字。于阗说它们没有死，只是睡着了。驼唇仙人只要从雪山上下来，就会带来河流，带来吉祥，城市就会有驼队造访，寺庙里会有僧人念经，田野重新变得丰润，流浪四方的人们返回故乡，那时，文字就从睡眠中醒过来。夸父说我是驼唇仙人，愿意带河流去精绝。于阗说那就走吧。夸父问何时才能到啊。于阗说等你六亿零一处伤口长好的时候。

终于，六亿处伤口痊愈。最后的伤口无法治疗。那是夸父永远也无法看见的斧头状伤痕，但是他很清楚那个伤口的来历。小时候，父母就对他说你背着斧头来到人世间，就一定要像盘古那样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现在时代变了，你要与时俱进，不能用斧头，要用文字，用文字建筑通向官场的状元桥。他参加考试了。每次看到僵死

的试题他就想取下背后的斧头，却总够不着。他坚持不懈地努力，直到考试结束。后来，他成亲了。入洞房后他把裸体呈现给高阳，同时说我看见两座洁白的雪山，雪山上有两座粉红色的烽火台，烽火台遥遥相望，我想亲口传递它们的心愿。高阳抚摸着他的身体。她像睡眠状态的小鸟一样细语。夸父渴望在大树上给小鸟建造漂亮的鸟窝，让它下蛋，坐蛋，孵化。小鸟突然停止鸣叫。小鸟说你的后背上怎么坎坎坷不平？让我看看怎么啦？夸父猛然记起那把斧头，也想起僵死的试题，他央求小鸟帮他把斧头取下来。小鸟说多好的一把斧头啊，为什么要取下来？我还要加固它，让它时刻提醒你要紧跟左大帅，不断走向权力中心，名呀利呀田呀地呀什么都有了，用大车拉都拉不完。新婚之夜，小鸟栖在他的身上用绣花针刺激斧头。夸父想像那把斧头肯定散发着血淋淋的冷光。小鸟说这下我嫁给你就踏实了。然后，小鸟就变成一只鹰，啄啊啄，直到小鸟捂着脸伤感地扭动身躯。夸父觉得有一种感觉应该占据帅位，可是，疼痛和血影在脑海中激荡着。开始，夸父以为所有男人新婚之夜都是这个模式。经过调查研究，他发觉自己又是另类，便永远从心底向小鸟告别。

现在，于闾用嘴唇和脸庞轻轻地抚摸斧头。夸父感觉到她伤心欲绝的泪水在后背上流淌成一条河。夸父说你别伤心，斧头早就不疼了。于闾说我叫你一声哥哥行吗。夸父说很好啊妹妹，你叫吧。于闾说哥哥呀葫芦漂流就要结束，我念动驼唇文咒语，就能取下你背着的斧头，然后，你用这把斧头劈开葫芦，我们出去。夸父说好妹妹，我听见了。于闾开始念咒语。更像歌唱。那是夸父听过的最美的音乐。他陶醉了。他看见自己内心充满光明和祥瑞，两臂变成洁白的翅膀，翅膀拍打着平静的湖面，飞上蓝天。后背重负慢慢变成美丽羽毛，随风而去。他飞到天空，穿过彩虹，降落到昆仑山。于闾带着甜蜜的微笑姗姗走来，递过冰清玉洁的精致斧头。这就是背了多少年的斧头吗，夸父想把它扔到天外，却又忍不住好奇，目光一遍遍地扫描。夸父说妹妹呀，再好的斧头都是凶器，我要把它扔到厕所里。于闾不见了。好妹妹，你哪里？夸父呼唤，寻找。他烦躁了。他用尽平生力气，奋力一挥，

轰隆巨响之后，葫芦裂成两半，接着，黄色的沙土下沉，蓝色的天空上升，透明的阳光镶嵌在中间。夸父大声呼喊：好妹妹，你在哪里？

大地上传来于阗的声音：哥哥呀，为了取下你背上的斧头，我念了驼唇文咒语，违犯天规，我呼出的气变成春风和云雾，声音变成天空的雷霆，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星星，身体变成东、西、南、北四极和戈壁沙漠，血液变成尼雅河，筋脉变成道路，肌肉变成农田，皮肤变成绿洲上的草木，汗水变成雨露……夸父急了，问：这是什么地方？

于阗说：这是巨大的葫芦状的沙漠，你躲藏其中，再不会有人来迫害你。

夸父说：是我开天辟地，累死的应该是我啊！好妹妹，你恢复原形吧。

于阗说：我只能以我的体养你的体，不可能再回到以前。

夸父说：不！我们还是回到葫芦中去，我宁可沉浸在混沌黑暗中也要同你在一起。

于阗说：你真想再见到我，就抽取左肋上一块骨头，吹口气。

夸父迫不及待地那样做了。亭亭玉立的于阗站在他面前。夸父说我要娶你做妻子，他展开双臂想抱她，于阗羞涩地转身跑。夸父在后面追。于阗绕着昆仑山跑，夸父绕着昆仑山追；于阗绕着大树转圈，夸父也绕着大树转圈。他总是追不上。他灵机一动，回头跑去，正好抱住于阗。于阗说我怕羞啊。夸父从天空中撷取一片彩云，遮在她头上。于阗说就让精绝树见证我们的爱情。夸父说精绝树已经枯死了，还是让驼唇文字来见证吧。于阗说把神圣的爱情用神圣的文字写到神圣的桦树皮上。夸父说我不会驼唇文字啊。于阗说我教你。夸父学会了驼唇文字。他着迷了。他写了一张又一张。于阗装订成情书。夸父用完桦树皮，到其他地方寻找。于阗在原地继续装订情书。突然，远处传来惊天动地的战马嘶鸣声。接着，一张巨大的土幔从天边覆盖过来。于阗知道他们要抢桦树皮情书，急中生智，把情书包在红盖头里，

然后爬上精绝树，塞进树洞。第二次搬运时，战马扬起的狂风卷着沙尘顷刻之间淹没情书，淹没精绝树，也淹没了于阗……

夸父背着桦树皮，终于看见了从地平线上冒出的树冠。到跟前，却只有隆起的沙丘，而树冠到了更远处。他不断地追逐，树冠不断地移动。突然，天边飘起一片火红的绸布盖头，他高兴地跑过去，看见半截木刻绘画，画中人不是于阗吗？她怎么会被沙子埋没？夸父一边呼唤，一边疯狂地用双手刨沙土。

“你是哪里来的野毛驴，敢在我拉孜的领地上挖宝？”一帮人气势汹汹地走到夸父背后，挥舞着木棒，愤怒地大喊。

夸父双手流血，嗓子只能发出轻微的声音。他全神贯注地挖沙，吃力地呼唤。来人更加恼火，猛地拽过他，问：“难道你不晓得克里雅河两岸属于拉孜的寻宝范围吗？”

“怎么会是克里雅河？我不是在楼兰吗？”

“别装傻，楼兰在东边的沙漠里。你这只野毛驴叫什么名字？”

“我叫夸父，专程来找人……”

“疯子！沙漠底下有人吗？你骗野毛驴去吧！你的同伙呢？他们藏在什么地方？”

“就我和公主，再没别人。”

“公主？公主？”拉孜怪笑着转向其他人，“这个野毛驴竟然说他在找公主！哈哈！我是沙漠的国王，公主还没有给你生下呢，哈哈……”

夸父小心翼翼擦净木刻绘画上面的浮土，指着美艳的妇女说：“她就是公主，我们乘坐葫芦来的，刚刚在大树前拜完天地。”

拉孜说：“你想给我讲故事，是吗？”

“那是真事，有驼唇文字为证，你看！”夸父认真说着，拿过一片桦树皮。可是，上面什么都没有。他又拿过另一片。还是没有。他焦急地翻遍所有桦树皮，都没文字。

“奇怪，文字怎么不见了？”

拉孜点上一锅旱烟，说：“文字可以写出来，你写啊！”

夸父拿出笔墨，铺开桦树皮，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

“写啊，这里是自由无束、任意发挥的沙漠，又不是考场，发什么呆啊？”

夸父努力寻找记忆。脑海里走来一队文字，如同骆驼从遥远的地平线上走来。他让文字承载着相思走向公主。文字爽快地答应了。文字在热烈舞蹈。顷刻间，桦树皮写完。

拉孜看一阵，自言自语：“野毛驴，你是不是被魔鬼控制了身子？这是文字吗？”

夸父说：“你是睁眼瞎子，当然不认识这些文字。它们在讲述我和公主的爱情。公主来自东国，那里以种桑树和养蚕闻名于世。西域只有桑树，没有蚕，我就向公主求婚。公主答应了，并且把蚕种放到帽子里，躲过杨大桶的检查，来到西域。可这里全是沙漠，没有桑树啊，蚕种会饿死，会饿死！”

突然，有人看见木刻绘画中的于阗在流泪，他战战兢兢地告诉拉孜。拉孜伸手摸一下，果然是湿的。“野毛驴，你在耍什么戏法？”

“那是公主为蚕种担忧，她伤心，哭了。”

“我拉孜闯荡沙漠，什么样的妖魔鬼怪没见过！如果她真是神女，就从木板画中走下来，绕着你和桦树皮转三圈！”

话音刚落，公主凌波微步，从容不迫，走出画面，含情脉脉地走向夸父。两人四目相对，情意绵绵。公主绕着桦树皮走，夸父在后面追。第三圈即将结束，夸父猛地回转身子，紧紧拥抱盈盈而来的公主。沙海与天空之间响起美妙音乐，无数鲜花徐徐落下，淹没两人。慢慢地，他们的身体糅合在一起……两人消失很久，一切归于平静，大家才从梦魇中挣脱出来。他们呆若木鸡，互相观望。眼前，只有沙埋古城废址，木板画半截插在沙中，半截裸露在外面。绘画中的美丽女子微笑着看着他们。不远处的沙丘上，几卷桦树皮文书若隐若现。拉孜使劲掐了一把脸，说：“这次真的见鬼了。真的。世界上确实有鬼。”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对，快走！别让魔鬼附在身上。”

众人慌乱地说着，纷纷后退。

晚上，在古代烽火台旁边宿营后，蒋孝琬解读完桦皮书，逐字逐句翻译出来。

斯坦因问：“夸父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

“……大概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文字游戏吧。”

“恕我直言，有些人说夸父是你父亲。”斯坦因疑惑地望着他，“也有人说，夸父与戈特的灵魂混合了在一起。现在，我也分不清自己生活在现实中，还是传说里。”

蒋孝琬一言不发，打开包裹，取出几封信，认真地说：“大人，我出生前，父亲就出征西北，但是，他在失去联系前一直给母亲和我写信，您看，这是他的笔迹！父亲习惯于用颜体，可是，桦皮书却是魏碑体——另外，父亲从来不用桦树皮。”

“我曾经得到过一本夸父写的《十一页桦皮书》，上面提到了你的名字。”

“您知道的，我记忆力超强，学问扎实，曾想凭真才实学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蒋孝琬忧郁地说，“到新疆后，我才发现，虽然这里地广人稀，但是，一切与内地没有什么两样，我处处被排斥、诽谤、陷害，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他们假想中的潜在竞争对手。”

“我能理解一些。”

“非常感谢您聘任我当师爷，”蒋孝琬真挚地说，“这是我此生唯一被信任、唯一利用知识为别人服务的机会。”

考察队启程。经过米兰河，向东行进半天，到达一处叫五棵胡杨的绿洲。这里地形隐蔽，古代士兵修筑的土坯房保存完好，而且草木丰盛，还有甜水泉。斯坦因决定让五蕴在这里建立基地，看守楼兰挖掘到的大量文书、钱币、佛像、彩塑、浮雕、木刻和丝绸等物品，等候考察队返回。百戏坚持留下，理由是她“已经皈依了五蕴的信仰”。

队伍就沿着烽火台一线，向东方前进。

斯坦因越过亘古荒凉的地面，遥望敦煌，心潮澎湃。在匈奴祖先离开敦煌的沧桑岁月中，其他民族在敦煌添置了什么文化标志？那些能够触动遐思的芦笛声还在草原上飘荡吗？

随着一步步接近匈奴祖先牧马地，他越来越觉得周边环境有种奇怪的熟悉感，如同游子返回家乡。干芦苇在大风的猛烈抽打中尖叫，仿佛亲切问候，令他热泪盈眶。泪影中，祖先们几千年前冲破各种阻碍向西迁移时的情景不断闪现……匈奴人离开后，敦煌大地在漫长的岁月中继续经历战火洗礼与风云变幻，如今，迎接他的将是什么？古长城、芦苇丛、马莲花滩，还是洛克齐所称道的敦煌莫高窟？

忽然，斯坦因涌生一种奇异的忧伤感，孤独感，他恍惚看见无数雄强威猛的骑兵挥舞长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是欢迎还是对抗？难道，故乡把他当成了敌人？

26、“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不久前，很多人听见西边传来和田铜喇叭——“佚书”连续不断的呐喊声。

最先听到的是玉门关和阳关，它们从梦中惊醒，看见城墙残破，空无一人，便打个哈欠，重新入睡。接着，敦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清楚地听见来自昆仑山的呐喊。虽然质地很像古铜，但他们知道那是古代敦煌英雄悬泉的声音，这预示着今年敦煌有很多雨水。当年，敦煌遇到大旱，庄稼被干死，月牙泉快要干涸，于是，十八岁的青年男子悬泉决定到昆仑山寻找水源。他翻过九千九百九十九座山，走过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弯路，终于在昆仑山找到一位白胡子齐腰长的老人。老人说：寻找水源很不容易，你能吃得起苦吗？悬泉说：就是用我的血换来水也心甘情愿！老人微笑着从怀中拿出一个绿色瓶子，交给他，说：拿好这个，你回到敦煌以后，站在三危山最高处，把水倒出，戈壁滩里就都有了水，月牙泉再也不会干涸了。记住，站得越高，水越大。悬泉一边朝敦煌喊“来了！来了！”一边匆匆往回赶。饱受干旱之苦的男男女女老幼从鸣沙山上看到悬泉的影子，高兴地奔走相告：“来了！”

来了！”悬泉跑向三危山，刚爬到半山腰，瓶子跌入山涧。顿时，山腰里涌出一眼泉。悬泉忧心如焚，身体化为一系列火焰山，成了三危山余脉。人们把那个悬挂在山腰里的泉水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后，不管什么人、不管有多干旱，只要对着悬泉高喊两声：“来了！来了！”泉水就溢出，供人畜饮用、洗浴。东来西往的人们也经常到这里取水、歇脚，后来就形成驿站，筑起城堡。

“来了！来了！”声音还在传递。似乎，鸣沙山也在应和。高音清亮，低音浑厚，两个声部在莫高窟进行组合、排演。烽火台、古长城、铜箭头和裸露在戈壁滩里的尸骨终于警觉起来，想与烽火一起传递“来了！来了！”可是，他们的愿望最终被大风吹散。

道士王圆箓第一次听见震耳欲聋的“来了！来了！”时，正在抄经人杨大桶的陪同下接受信徒布施。他兴奋地抛开《功德簿》，扔下施主，跑到九层楼前，准备迎接朝廷的钦差大臣。很快，他失望了。因为叫喊来自鸣沙山、玉门关、楼兰、尼雅、约特干或者和田，而不是他期待中的东方紫禁城。

参加过西征军的老兵夸父也听到了呐喊。他立即向敦煌军事长官林太清报告，说阿古柏裸奔到了敦煌，请派兵到玉门关外拦截。林太清大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将夸父腰斩于城外戈壁滩，并且组织全城人观看。“喀嚓”声后，“来了！来了！”像鹰那样围绕横躺着的两段尸体盘旋。很快，新的消息诞生：夸父是一位战死新疆的著名英雄。左宗棠敬佩他的英勇刚烈，用表示自己抗战决心的棺木盛殓英雄遗体，抬进玉门关。一场大风之后，棺木和英雄遗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太清张贴文告辟谣。可是，每天正午时分，人们看见夸父的两段身体跑进军营，同时叫喊：“来了！来了！”

再后来，两段身体变成一男一女两个人。男人叫夸父，女人叫于阗。夸父和于阗在众人的注视中，跑向县衙，报告敦煌知县汪宗翰“来了！来了！”

汪宗翰问什么来了。两人说匈奴人抢青来了。汪宗翰哈哈大笑，然后从博物馆里拿出两支西征军用过的鸟枪，郑重其事交给夸父和于阗，郑重其事命令他们到悬泉置驻守。

他们领命而去。

悬泉置城堡四周坞墙高大，用很厚的土坯垒砌而成，内部坐落着依靠墙壁建成的土坯墙体平房、马厩和粮仓。西南角设有突出的坞体角楼，但从远处看，仿佛就是三危山的组成部分，很难与周围山峦区别开来。这座名叫悬泉置的方形小城堡位于安西和敦煌之间，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南边是三危山向外延伸的支脉火焰山，地势险要，东来西往的商旅行客，尽在视野之中。悬泉置从汉朝开始使用，一直延续到宋朝。以后，狐狼、野兔、盗贼、行商、牧羊人等等都做过它的主人，与官方相关的使用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昆仑为西征军运送粮草、军火时把这里作为储粮基地；第二次，就是刚刚到达的夸父和于阗。他们在角楼东南西北四面的瞭望口昼夜巡视，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就吹响笳，燃放烟火，报警。

“来了！来了！”

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为确保安全，两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然后布置任务：夸父观察阳关，于阗观察玉门关。阳光明媚，两人手持鸟枪，严密地注视各自方向。忽然，于阗发现了目标。不是狼在撵兔子，是一个人影在骆驼刺间艰难地穿行。人影在戈壁滩里吃力地游动，距离堡子已经很近。人影瘦弱，矮小，难怪没及时发现，让他进了玉门关。影子被晃动的骆驼刺淹没了。影子再次暴露于没有骆驼刺生长的碱滩上。很明显，冲悬泉置而来。他是谁？怎么一个人？而且，师爷打扮！难道，他想阅读藏经洞里的文书？或者，他是“来了！来了！”的师爷、探子、先锋？来吧，我先打碎你的鸟蛋，再打穿你的心脏，最后，打烂你的脑袋。她端起鸟枪——咦，怎么瞄准？怎么射击？

越来越近。人影走出碱滩，摇晃几下，站住。他抬起头，仰望悬泉置，似乎还在喘气。于阗觉得一枪可以打中他的心脏，但是，她恶

意地瞄准他的胯间，那里，有两只铃铛默默地切磋。什么男人，竟然裸走！只要一拍，他的铃铛就碎了，那些包裹着的欲望就破灭了。于阆灵巧的手指伸进扳机，慢慢地蹬紧腿，屏住呼吸。这一枪之后，怎么办？想不了那么远。先打走他再说。于阆一狠心，扣动扳机。枪响了？！枪真的响了！因为人影脚前升起一股烟尘，迅即被风吹散。裸影不为所动，前进。不怕死？于阆开了第二枪。人影胯下升起第二股烟尘，消失。裸影仍然趑趄着往前走。难道戈壁滩里的风大，他没听见？或者，根本就是聋子？于阆瞄准他的头顶。她有些心慌。人影停下来喘气。在这一刹那间，于阆扣动扳机。没有烟尘。子弹穿过人影的头顶，也许还擦着头发根。裸影浑然不觉，又迈开步子，到堡墙下。

于阆大声喝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裸影仰起脸，自豪地说：“我叫蒋孝琬。第一次来自湖南湘阴，这次受雇于欧洲著名裸奔艺术家裸奔，从喀什‘中国花园’逶迤裸奔而来！”

“你来敦煌有什么事？”

“第一次来，寻找父亲，没找到；这次来，不打算找了。”

“哦？说说你第一次的寻找历程。”

好吧，我说。我的寻找方式属于离家出走。我离开书房，离开湘阴，离开湖南，什么都没说，一直向着西北走来。偶尔停下来，望望四周，摇摇头，就继续投身于背井离乡、远走西域的行为过程。如果在1854年之前，我行走的姿态会引起乡邻注意，别人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因为吸食大烟而导致家破人亡，迫不得已才出走。他们会说：这样的人就让他走吧，走得越来越远越好，最好走到西域，永远别回来。大家对西域的概念很模糊，只听说那里有无穷无尽的沙漠，是朝廷发配命犯的地方。那种糟糕的地方也适合大烟鬼生活。当时，大烟鬼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与其让大烟把这些男人毁掉，还不如让战争把他们打造成勇士、壮士或烈士。这样想这样说的人很多，但这样做的人只有曾国藩，他组建了新军队：湘军。父亲在那种风潮中把毛笔换成鸟枪，由连续十三次落第的秀才转化成

职业军人。后来，湘阴人左宗棠对这个以记忆力超强闻名、后来因为鸟枪弹不虚发而著名的老乡产生浓厚兴趣，要到身边做事。父亲主要工作是给左宗棠提供他需要的史料。他不用查阅典籍，信手拈来，往往陶醉其中。左宗棠和其他随从都走了，他还在手舞足蹈地背诵。这样，不知不觉，把烟瘾戒了。真是奇事。往往，父亲背史料到夜深人静，灯光摇曳，军帐冷清，只见一个叫高阳的侍女捧茶站立，就问：你听得懂吗？

高阳说：虽然听不懂，可是，我看得懂你的神情。

父亲说：哦？说说看。

高阳说：你是统帅，把那些文字都当成了随意驱遣的士兵。你实际上也在打仗。现在是乱世，一切功名都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

于阗沉思一会儿，抚掌大笑：高见！高见！

三天后，父亲与高阳隆重成亲，并且把她安置到湘阴老家。我出生的第六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父亲临行前回家看望夫人、儿子，不知何故，最终没有来。他随着湘军去了大西北。此后再没有确切消息。随着年龄增长，我不满足于高阳有关父亲的描述，我要看从边远地区寄来的书信。高阳请人代写，配合我阅读“父亲手书”家信的游戏。高阳和书写者都很辛苦，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有关西域的情况，只好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寻找素材与灵感。这样过了十七年，高阳忽然接到一封湘阴老乡带来的信，说父亲在甘肃敦煌负责采集军粮，因为驼队被野骆驼劫持，未能按时完成任务，军法处死。高阳不敢相信。实际上她不愿意承认一个生命就这么结束。那天晚上，她梦见一匹金黄色的骆驼从西部沙漠中跑来，进了家门。她惊醒了。她听见书房里有父亲的读书声。书房自从建成后只有我在使用。她走进书房，点亮油灯。一只大黄蜂在书架前嗡嗡飞着。她的眼睛里立刻涌满泪水，轻声祈祷：真是你回来了吗？如果真是你，就落到你最喜欢的地方。大黄蜂飞过去，轻轻地落到书桌上。大黄蜂敛起翅膀，定定地望着她。这时，门响了，我走进来。大黄蜂不见了。第二天早晨，高阳醒来，看见大黄蜂在她的枕头上。连续一个月，大黄蜂每天晚上

都飞来，天亮后神秘消失。高阳向我隐瞒真相，说父亲一切都好，还升了官。我发觉母亲的神情有些异常。我推测应该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说父亲大人的信怎么还不来啊，按照惯例，一个月前就该收到了。高阳说大概明后天就来了吧，我也在纳闷呢。三天后，我见到了“父亲手书”的家信。晚上，大黄蜂又飞来了。高阳暗暗祷告：如果你真的死了，就早点投胎转世吧，我们孤儿寡母的，没有能力把你从千里之外运回来安葬。琬儿已经中了秀才，他就要参加会试，在他考取状元前，我不想告诉他有关你的死讯。关键时刻，你就别再打扰了，好不好？

大黄蜂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屋里屋外快乐飞舞。它在高阳的注视中爬到床边，摔到地上，接着在地板上爬啊爬啊，爬到墙跟，爬上墙，到窗户边，犹豫片刻，钻出窗户眼。高阳快步走到窗户边，已经看不见大黄蜂的身影。她跑出屋子，没找到。沉沉夜里，一团一团的漆黑凝重地涂抹各处。高阳叹口气，正要回屋，猛然看见我站在走廊中，她惊讶地说：琬儿，你不去读书，站在那里干什么？

我说：我想到敦煌探望父亲大人。现在仗打胜了，没有什么危险。

高阳说：多年来我是怎么教导你的？

我低下头，嗫嚅说：母亲……

高阳厉声说：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您教导我要记住三句话：一、这是男人的社会；二、是男人就一定要做官；三、要做官就必须会考试。

高阳问：那么，你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我说：……考试。

高阳说：以后再不要提去敦煌的事！心无杂念，全力准备进京赶考，能做到吗？

我说：……我努力吧。

高阳说：不是努力，是必须要做到！

我说：左宗棠也没有考上进士，他从幕僚做起，最后也成就了很大的事业啊。

高阳冷笑几声，说：不要说别人，看看你父亲吧，他比你的才学更高，而且给左宗棠做过幕僚，可是，现在呢？

我问：父亲大人怎么啦？

高阳转过脸，说：现在想见一面都很困难！幕僚，师爷，实际上就是高级奴才。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做你的奴才？你竟然赞美做奴才的人！难道你喜欢当奴才？

我惶恐地摇摇头。

高阳说：让别人心甘情愿给你当奴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科举考试，记住没有？

我眼里充满茫然，机械地点点头。

高阳说：好了，你回去安心读书吧。

我行个礼，转身走了。高阳望着我瘦弱的背影消失在走廊中，眼泪涌出来。会试时间越来越近。我本来打算参加完会试后从北京沿着长城一直到罗布泊，寻找父亲。北上前半个月，一个从西部回来的湘阴老兵改变了我的路线。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按照母亲命令前往状元桥，这是很多读书人必须做的功课。我起得很早，可是，还是有一个先我到达。接着，我看出这个人的装束举止不像秀才，他这么早来状元桥干什么？他看出我的疑惑，说：我叫阴无忌，像你这么大时也早早地来状元桥，打算考秀才、进士，可是，阴差阳错，打了一辈子仗。

我问：哦？打仗？你从哪里来？

阴无忌说：新疆。我们打胜了，刘锦棠让我带些人到南疆垦荒。我不想干，就辞职回家了。叶落归根，这把骨头没有扔到戈壁沙漠里，就带回湘阴老家吧。

我问：您知道一个叫夸父的人吗？

阴无忌说：知道啊，湘军中谁不晓得他？

我问：他现在怎么样？在哪里？

阴无忌说：哦，他被杀了。可惜啊。

我说：杀了？怎么可能？为什么？

阴无忌说：是啊，湘军中的人都这么想，但他确实被杀了。左大人带领西征军要到新疆打仗，首先解决军粮问题，因为夸父记忆力好，左帅就派他到敦煌集合内地购买来的粮食，然后转运到哈密。但是，他的驼队出了问题。驼队被野骆驼裹进了三危山。据当地人说这样的事情每年都发生。夸父太固执，非要带人去剿杀野骆驼。野骆驼行踪诡秘，不容易找到，夸父却在悬泉置找到了。当时，野骆驼正在悬泉旁边交配，忘乎所以，没有发现包围它们的士兵；而夸父也看得着了迷，不让士兵射杀。野骆驼交配完，跑了，跟旋风一样快，很快就没了踪影。他耽误了运送军粮。根据此前立下的军令状，非得掉脑袋。他在悬泉置城堡外的荒滩里被杀。

我沉默良久，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阴无忌说：七八年前，就是西征军进疆作战的时候。

我问：夸父的尸首呢？

阴无忌说：不知道。行军打仗多少年，死人是常事，谁能管那么多啊。哦，天亮了，我得回家去了。后生可畏，看你少年老成，一脸秀气，肯定能考中状元！

我回到家，到母亲的房子里请安。

“父亲大人已经死了。”我一字一句说完，就紧紧地盯着高阳的眼睛。母亲肯定隐瞒了实情，那么，这几年来是谁摹仿父亲大人的口气写信？

高阳并不回避，迎着我的目光，淡淡地说：这种野消息我听得太多了。不过，从你父亲离开湘阴那天，我随时随地准备接受这种消息，同所有湘军眷属一样。

我激动起来：据说他不是战死的。

高阳的声音也提高了：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他是否死了，怎么可能探讨他的死因呢？凡是有士兵回乡，总能带来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你让我听谁的？让我怎么听？在见到你父亲之前，一切消息都是假的，你应该最关心的是考试。考试！那是国试！知道吗？有多少人为考试熬干了心血？我打听到最近几年科举录取的比例至少是二十比一，算

上往届滞留的考生，录取比例高达八十比一！这哪里是考试啊，分明是一场激烈战争！比你父亲在沙漠里打仗更加残酷！我已经把家产、土地全部卖掉，一心一意，陪你上京城，考试！

我惊讶地望着母亲。我相信她说的是事实。母亲要亲自押解我去北京参加考试。那么，以后还会不会接到“父亲手书”的来信？这个写信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与母亲是什么关系？他隐藏在什么地方？当然，他肯定不是教书先生。先生的字迹我非常熟悉。

我平静一下，问：母亲大人，记得你说过，父亲的后背上有一个斧头状胎记，是吗？

高阳奇怪地望着我：对啊，你问这干什么？

我苦笑一声，说：随便问问，我对你和父亲大人知道得太少太少。你们好像都是没有历史的人，我更熟悉《大唐西域记》。

高阳说：我不是给你说过吗？我和你父亲都出身于大户人家，在反乱中家族人被杀光，家产被抢。这样的大户人家不少，并不奇怪。你需要什么样的历史？

我说：不知道。

高阳从我的回答和木然表情中隐约感觉到一些不祥。她没有勇气深究。她只想着让我考上状元，然后，把我送上仕途，而她独自从北京出发，沿着长城西行，寻找丈夫。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把自己和我都逼到科举这条独木桥上。近来，从新疆返乡的士兵越来越多，她担心关于父亲的真实消息会影响我的情绪，所以决定离开家乡，远走北京，专心致志地考试。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还有后年。直到考上。她有条不紊地做着各项准备。

这个早晨，我没有例行问安。高阳大概忐忑不安地推测我在状元桥上耽搁了。虽然这样想，她还是有些心慌。她走到我的房中。洁净的桌椅、摊开的书、整齐的茶具、素雅的书画等等，一切都是原来样子。甚至连我常用的那个如意抓挠都挂在墙上。她坐在凳子上，心神稍微安定一下。我的气息仍然弥漫在角角落落，她觉得我不可能走远。想到这里，她的眼睛习惯性地寻找我读过的书。摊开的书似乎有些熟

悉。她愣一下神，猛地抓过，果然是《大唐西域记》，与她见过的一模一样。她想：难道儿子已经知道了“父亲手书”的真相？

高阳无力地望着门外，早晨的明媚阳光令她眩晕。她预感到，儿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于阗打开大门，让裸影走进城堡。夸父从角楼上问：“来者是谁？”

“他叫蒋孝琬，说来敦煌寻找父亲——他父亲的名字与你完全相同。”

“哦？我去看看。”

两人下城。夸父仔细打量一会儿陌生人，摇了摇头：“他是和田寻宝人瓦尔特。”

于阗生气地说：“他进城前说叫蒋孝琬，进城后怎么会变成寻宝人？”她转头问陌生人：“你究竟是谁？来自何处？”

“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是寻宝人瓦尔特，来自和田。”陌生人忽然泪流满面，“我出生入死地寻宝、贩宝、贩羊、贩人，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可是，有个叫蒋孝琬的师爷助理，不思谋着当官，非要侦破什么神秘文书案，苦苦相逼，让我坐牢，让我的孩子挨饿，让我的老婆跟上别人跑掉，让我的果园成为邻居的财产。好不容易盼来和田大赦，他还不放过我，逼得我谎称自杀、以鬼的形式存在，且裸且奔，离开和田，潜逃到约特干。正打算找一件古代服装穿上，听说蒋孝琬带领士兵追来了，我继续裸奔到克里雅、尼雅、且末、阿不旦、楼兰。可是，他们穷追不舍，让我没有喘息机会，更没有工夫找到一身衣服。到达五棵胡杨，他们又来了！我生气了，一口气裸奔到敦煌，想彻底甩掉他们。可是，可恨的是，他们又追来了，而且，点燃沿途所有烽火台，把夜晚照亮，把白天照红，试图让我无处藏身。我很生气啊，贩人、贩烟、偷羊、杀人、放火都没有人追究，贩运一些破烂文书，就被追赶成这个样子，至于吗？都是蒋孝琬惹的祸，我恨他，我无处可逃，只好躲进他的名字里，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没想到，你们也恨蒋孝琬，差点把我当成他打成残废！”

夸父笑着面对于闾，“哈哈，听清了吗？他不是蒋孝琬，你对我撒谎了。”

于闾强忍着眼泪，说我要离开你。走出很远，她想，要是再不看悬泉置，就永远也见不着了。她拉了拉缰绳，骆驼转过身。于闾一眼望见悬泉置角楼、墙头站满了人，但辨认不出夸父。她泪流满面，挥挥手，大声喊道：“夸父！我叫人封藏经洞去了，有贼来了，你要好好地活着！”回应她的是悬泉置上空十八响枪声。接着，传来洪流般雄壮的歌声。那是男人们调集五脏六腑的元气，从喉咙中冲荡回旋而出时产生的震颤音。只有纯粹的震颤音，连续不断、低沉浑厚的震颤音形成澎湃起伏的一道道波浪，层层推进，在整个戈壁滩里蔓延。在歌声的浪潮中，于闾和驼队融进了地平线。

夸父问瓦尔特：“你认识刚才的那个女人吗？”

“听说过，她好像叫高阳。”瓦尔特脱口而出。

夸父愣了，“什么？高阳？她明明叫于闾！”

瓦尔特也显得很吃惊，“那么，你说说她的故事。”

“好吧。”

蒋孝琬离家出走后，高阳把怨气全部撒到家庭教师杨大桶身上。她怒气冲冲地找到了他。

“泄露真相的肯定是《大唐西域记》。”高阳的眼睛因为愤怒睁得很大，目光灼灼，逼得杨大桶低下头。她恨不能把眼前这个监生撕个粉碎。她从心底里都蔑视这个在国子监肄业的生徒。而且，连那个监生名分也许都是捐来的。这个时代，监生泛滥成灾，谁当回事啊，只有他才那么傻，花钱买顶挨骂的帽子。

“你别生气，”杨大桶说，“这事不能怪我。”

“那么，就怪我了？当初，我们约法三章，你要用左手摹仿夸父的笔迹，不能透露消息。可是，我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不是孤本啊，夫人！”

高阳从包裹里取出《大唐西域记》，说：“‘恩监’大人！你的这本书应该不是孤本吧？”

杨大桶吃惊地拿起书：“怎么会到他手里？”

“这要问你自己。”

“夫人，实话告诉你吧，这书我半年前让贼偷了。”杨大桶说。

“笑话，哪有贼偷书？——或者，你意思是，琬儿偷了你的书？那他真是神人了！不但知道《大唐西域记》，而且，还清楚它在你书房的什么地方！”

“夫人不要误解，我是说，让贼偷的。”

“贼为什么要偷书？为什么又偏偏到了琬儿手里？”

“我推测有一种可能：贼闯进书房，没有找到值钱东西，就顺手拿了这本《大唐西域记》，转卖给摊贩。琬儿闲逛时随便翻阅，发现有趣，就买上了。”

高阳冷冷说：“琬儿除了读书，只去状元桥，根本没有闲逛的恶习。而且，很明显，他得到《大唐西域记》，一直在偷偷地读，他决定要离家出走了，才故意展示给我看……”

说着，她拭眼泪。杨大桶很纳闷：“马上要进京考试了，他为何不辞而别？”

高阳猛地抬起头，眼里又似乎要喷射火苗，“还是让我来问你吧！”

“问我？”

“我当初找到你，因为你是外省人，而不是看中你的学问！对了，你是什么地方人？”

“安徽省当涂县。”

“你的名字呢？”

“杨大桶。”

“你多少年没有回过家乡了？”

“十二年了吧。”

“为什么不回去？”

“……”

“说啊，你可以说为了冒充父亲给琬儿写信，赚取高价酬劳；也可以说要寒窗苦读考进士金榜题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一

定不要说你花钱捐了个监生，没有脸面回家，也别担心人家不让你过状元桥！”高阳望着杨大桶忽黑忽青的脸，心底泛起别样的快感，她长出一口气，“我专程来还你书，顺便告诉你，你再没有冒充琬儿父亲的机会了。”

之后，她出门走进雨雾中。伞在手里，但她没有打开。杨大桶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道拐弯处。他知道这个守活寡的女人很刻薄，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从来都有板有眼。虽然她每次见面都冷若冰霜，但是，对书信内容表示很满意。没想到，今天无缘无故遭到她的奚落。她简直就是一头失去崽子的母狼。她为什么要把怨气全部发泄到自己身上？仅仅因为是外乡人？湘阴县的外地商贩也不少啊？那么，就因为自己是监生？——想到监生，杨大桶一阵愤怒，他根本不喜欢这个名分，甚至很厌恶。天下有无数贡生和监生招摇过市，谁都清楚他们大多数胸无点墨，都是花钱买名头，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捐纳官职。杨大桶最为痛苦的是自己竟然也要走这条路。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暗箱操作，捐监生的消息仍然以最快速度传播开。他本来觉得屈辱，又花钱买来了更多的屈辱……

天渐渐黑透。杨大桶连点灯的力气都没有，静静地坐着。黑暗把他融化，分解，一缕一缕，飘进虚空。书房，门，外面的巷道，都是虚空。一盏灯笼打破了虚空。杨大桶猛地一惊。灯笼从高阳傍晚消失的地方出现，越来越近。灯笼似乎在犹豫。悬浮片刻，继续前进。到门口，灯笼探进头，晃一圈，接着，有人问：“怎么没声音？一个人坐着干吗？”

杨大桶急忙站起来，“哦，原来是阴无忌啊，请坐！”

说着，他点亮油灯。阴无忌连续三年，连秀才都考不上，就花钱捐了个拔贡。捐官捐监的读书人很多，偏偏人们都把阴无忌叫“假拔贡”。后来，这个名号的意义不断丰满、扩充，讽刺挖苦别人弄虚作假统统称为“假拔贡”。阴无忌一怒之下，割掉器具，要到宫廷里当太监。但是，活动经费消耗完，他还在清宫的红墙外转圈，无奈之下，只好返乡。郁郁寡欢时，湘军在新疆打完仗，很多将领和士兵屯田驻

扎。为了稳住军心，在湖南、湖北分批招聘少女进疆，与将领及有功士兵匹配。少女们先到敦煌集合，然后由沙洲商驼运送到和田。从江南到悬泉城堡，租大轱辘车，必须有稳妥可靠的人护送。贾船从湘阴周边招聘到二十五名少女后，要送到和田。阴无忌爽快地答应了。完成任务后，他就靠卖官为生。

阴无忌打量杨大桶几眼，说：“脸色这么难看？又为考试犯难吗？你怎么就想不通啊，年年考，年年落选，花冤枉钱不说，还丢人显眼，遭人笑话。”

杨大桶叹息一声，说：“我习惯了。”

阴无忌凑过来，压低声音：“老弟，这次我要价不高，而且保证捐个好职位。只要你不嫌地方荒凉、偏远、野蛮，事情就能成。”

“什么职位？”

“州判。”

“到哪里去？”

“……你可别嫌僻远，那里可是古代有名的富庶之地啊！”

“只要能捐到州判，就是去地狱我也愿意！”

“没那么可怕，到甘肃凉州当官去。那地方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

“做什么事？”

“指分你到凉州老湘军步营办理文案。说穿了，就是在军营中当幕僚。营官也是安徽当涂人，叫潘镇。”阴无忌很真诚。

杨大桶低头沉思半晌，“最近两年，湖南人到大西北去的很多，据说大部分都当了官。我就纳闷，荒蛮之地，需要那么多官员吗？”

“你真是闭目塞听！左帅的西征军收复新疆，那些将领都当了大大小小的官。左大人有个部下，叫杨昌浚，写过一首《恭送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湖湘子弟满天山’，听一听，天山南北有多少湖湘子弟一夜之间当了官！不用考试，直接上任，大清其他什么地方还有此等好事？当年，你要是跟他们出关，现在，也开始发达了。可是，你一门心思考试，结果，现在，还教书。”

杨大桶苦笑一声，“我要不去考试，怎么会相识你呢？我又怎么会流落到湘阴？”

“不要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到底去不去？那边催得急，要不去，我找别人。”

“恕我直言，如果那是个好职位，而需要的捐银又不多，为什么你自己不去？”

“答案很简单：我早就看透了世事，而你还蒙在鼓里。”

“此话怎讲？”杨大桶机警地问。

“你跟我到湘阴来，无非就读了些书，可是，你知道我做了多少事吗？赚了多少钱吗？帮多少人捐到了官职吗？”阴无忌顿一下，神秘地说：“现在我是官中之官！要把捐过官的人列个名单来，吓死你！”

“说出几个听听。”

“行有行规，我不能说，也不会说。这不关你的事。”

“你知道蒋孝琬出走的消息吗？”

“知道。怎么啦？”

“他是不是也从你这里捐了个什么职位，去了大西北？”

“你瞎猜！高阳问我，乡邻问我，你也这样问我，好像我把那个书呆子卖了。其实，他出走的确与我无关。”阴无忌很委屈，“我估计，他害怕大考，才临时做出这种选择。”

“唉！大考，真是人人讨厌而又人人喜欢的法宝。”杨大桶长叹一声。

“话题扯远了，我没有时间跟你磨口舌。老弟，你别不识抬举，再东打听西打听的，我就生气了！要不是看你我当年同科考试的旧情，这个差使还轮不到你呢。好了，现在我要你马上决定：去还是不去？你一句话，我就走人，就当什么也没说过。”阴无忌站起来。

“多少银子？”

“四个马蹄银，二百两。一口价，你要不爽快，我就走人。”

“……多长时间才能上任？”

“半年。这是最快的速度了。不过，你想要游山玩水，明天就可以动身去甘肃，看看高原的美丽风光，作几首诗，发泄一下十来年的郁闷，呵呵。”

杨大桶盯着他看。阴无忌勇敢相迎：“我从来没有出过闪失。不然，事情不会越来越兴旺。左帅几次上书朝廷，要在新疆设省。到时候，这个职位最少得十个马蹄银。”

杨大桶猛地站起来，“天赶地催，就是赴汤蹈火，我也认了，成交！三天之内，我变卖财产，凑够银子给你。然后，选择个好日子，动身去凉州。”

阴无忌一拍掌，竖起大拇指：“干脆！好样的，老弟！我们相识以来，今天最像个大男人，有武将之风！”说完，他提上灯笼，径直走了。

先是蒋孝琬出走，之后是高阳劈头盖脸的羞辱，接着就是送来的州判。这一系列事情有没有因果关系？难道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管他呢，不想那么多了。就算是圈套，也钻进去看看吧。杨大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想那么多”，实际上他想的比“那么多”还多。从开始变卖财产到离开湘阴，到跋山涉水经历四个月最终抵达凉州军营，他每天都情不自禁寻思这个问题，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上当受骗，然后，他又牵强附会地拉扯出一些理由开脱。《大唐西域记》见证了他苦闷、彷徨、愤怒、耻辱、悔恨等复杂表情运动。这本与科举考试无关的书陪伴他很多年。实际上，他内心深处喜欢这种学问，可是，科举需要八股文。八股文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谁都看得很清楚，还是有无数人在这个圈套中把头发熬白，把生命耗尽。花钱捐监生、捐州判都是圈套，既然知道中了圈套，为什么还要继续前进？他也搞不清楚。真奇怪。湘阴距离凉州太远，感觉就像到了天边。越往西，受骗的感觉越强烈。后来，他坚信自己行走在圈套中，心情反而平静。反正已经受骗，焦虑也没用，还是仔细品味辽阔的西北风光吧。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置身于如此壮观而又如此单调的荒凉环境。天空纯净透明，大地连绵不断，一切似乎都呈现出静止状态。他从兰州租借到的骆驼也

默默地昂首行走，不急不慢，仿佛从几万年前来，还要走向无穷无尽的未来。这种乏味简单的旅行状态使杨大桶逐渐冷静下来，他忽然醒悟：监生、州判乃至飞黄腾达，都是那么地虚幻、渺小、荒诞，就像戈壁滩上的沙粒，或者秃山荒岭上的一种矮草，目前存在，大风吹过后，它们又到了哪里？

不知不觉，杨大桶完成对思考问题的转换。他甚至忘了来凉州的目的，所以，在交还骆驼过程中一个中年男人问他来凉州干什么时，他竟回答不上来。男人以为他听不懂方言，又重复几遍，杨大桶还是满脸茫然。男人急了，一字一句地把方言变成官话。杨大桶很感动，但又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就问他凉州有没有文庙。男人声音抬高，冲他吼道：“什么意思？凉州怎么会没有文庙？还是明朝建的呢！”

“哦，有文庙就好，我想去拜拜孔圣人。”

“那你自己去吧，我是赶牲口的粗人，带你进文庙，会让人笑话。”

骆驼漠然咀嚼，行囊卸完，被男人牵着，飘然而去。杨大桶走上大路，边走边张望。迎面走来两个道士，经过他身旁时，杨大桶听得瘦弱道士说话像湖北口音，便好奇地看一眼。两个道士同时站住，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接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道士施礼，说：“贫道法号盛道，在酒泉玄妙观修行。敢问客官从何而来？”

杨大桶还了礼，说：“江南。”

盛道微微点点头：“哦，我的祖上也是江南人。明朝初年跟随大将沐英从安徽到了洮州。”

“安徽？什么地方？”

“凤阳。”

“口音不像。倒是他的口音像湖北人。”

“王圆篆是湖北麻城人，来西北才二十多年，口音没咋变。而我从来没有回过老家。你风尘仆仆，是来就任的吧？”

“就任？你怎么知道？”

“呵呵，不用谁告诉我，全部写在你的脸上。客官如果有兴趣，我算一卦。算得准，赏我们师徒二人几个住店钱；算不准，各走各的路，怎么样？”

“好，说说看。”

盛道拉他到路边胡杨树下，看了他的面相、手相，摸了骨相，然后默默念叨一阵，说了八个字：“玄奘西行，大功告成。”

“什么意思？”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道你不明白吗？”

杨大桶想：反正已经倾家荡产了，还在乎多扔一些钱吗？

看两人走远，发半会儿呆，然后，喊来马车，“送我去军营！”

马车卷起一带土雾，顷刻间就到了军营。营官没听完他的诉说，就一阵乱棒打出来。杨大桶非常恼怒，发誓说不成状元就成佛，他跑到敦煌莫高窟，用曾经冒充夸父写家书的左手刨沙子，搬碎石，每年去一趟月牙泉，通过明镜般水面来审读自我。开始，他的面容模糊不清，一年后，有了鼻子。两年后，有了眉眼，三年后，有了嘴巴，四年后，有了耳朵，五年后，血色、表情、思想开始涌现……几十年后，当莫高窟一个石窟侧室的小门被他抠开时，才发觉左手的五个指头、手掌、半截胳膊都磨秃了，就像裸露空中的半截胡杨树干。

忽然，夸父被一阵野骆驼的吼叫声惊醒。没有于阗，也没有叙述者。什么都没有。夸父烦躁地对着天空大声喊叫：谁在给我讲述？我在为谁倾听？

无风无人，一切寂然。正是红柳和骆驼刺疯长的季节，大片大片的骆驼刺像绿色的海子，在平坦无垠的戈壁滩上漂浮。骆驼刺是云朵，戈壁滩是天空。一丛丛开满小花的红柳也冒充云团。两种云团被风翻卷，从坞墙下向远处连绵起伏，激烈动荡。天空很高，荒滩很宽，夸父越过朵朵云团，把目光飞速抛向天空与荒滩交接的地平线。地平线实际上像一道明亮而洁白的河流。只要天晴，总有那么白的河在天边融合。戈壁滩里只有风沙、石头、古城和寂寞，很少见到河，所以，夸父带着于阗到达悬泉置时，被戈壁滩的宽广震慑住。天下还有这么

壮阔的地方，真是神奇。于阗竟然惊得连着三天说不出话。夸父以为她中邪了，请来一个名叫盛道的云游法师禳解。于阗看盛道一丝不苟地表演仪式，觉得滑稽，就大笑起来。笑声宣布盛道作法成功。夸父问你为啥三天不说话。于阗说我想把戈壁滩捧起来，用眼泪浇灌它们。夸父说傻妹妹，你的眼泪有那么多吗，再说，眼泪是咸的。说到这里夸父停住了，他惊奇地望一眼于阗，说傻妹妹，让你还真给说准了，戈壁滩上的水都是咸的呢。第二天，于阗上到角楼，就看到了天边的河流，她想到河边去看波涛。夸父说那是幻河，看得见，到不了。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也看到过这条幻河。其实，戈壁沙漠里幻河很多，有很多迷路的人就在奔赴幻河的路途中渴死。于阗不相信，夸父带她朝幻河走半天，还是那么遥远，而且，有时虚无缥缈，变成无边无际的大海，似乎要像墙壁一样悬立起来。他们还是朝前走，终于走进水里洗浴——不过，据说那是三危山的悬泉。但是，他们坚信那是沙漠里的幻河。他和于阗曾经不断寻找幻河，不断洗浴，可是，现在，怎么只剩下了自己？

夸父仰天长啸：“于阗！你在哪里？”

“来了！来了！”

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天上，地下，传来于阗的回应声。

27、起风

敦煌县令汪宗翰接到潘镇书信后，特意选择鸣沙山脚苹果园为考察队营地。苹果园距城镇、农村较远，使喜欢清静的斯坦因免受打搅，同时，也照顾上层绅士情绪——他们忌讳与这些喜欢挖掘古墓的人群住在一起。

苹果园周围是戈壁滩，沙山里有月牙泉，骆驼吃草、饮水都很方便，而且，驼队翻过低矮的鸣沙山北段，很快就能到达千佛洞。

斯坦因很满意，驼队安顿好，他更换服装，带上礼品，与拉姆、蒋孝琬一起去拜见汪宗翰、林太清等重要官员。接着几天，他不断出入各种社交宴会。

蒋孝琬劳累过度，病在营帐中休养。

瓦尔特突然出现在帐篷里。

蒋孝琬大吃一惊：“你不是被新形成的和田河冲走了吗？真的是你吗，和田寻宝人？”

“当然是本人！前天，我望见烽火沿汉长城一线朝着敦煌蔓延时，我甚至分不清自己站在鸣沙山还是三危山，”瓦尔特得意地说，“不过，可以肯定，纵火者是沙洲商驼，并且推断出策划人是您——只有汉族人才喜欢造势，喜欢放火。我看着烽火烧进玉门关，把荒滩里堆积多年的干芦苇和刺蓬点燃，火借风势，一直烧到鸣沙山。”

“原来打算只在汉长城的烽火台上放几把火，谁想到，烧那么远。”蒋孝琬说。

“本人还知道，测量员拉姆被罗布荒原罕见大雪刺伤的眼睛也让大火给治好了。”

蒋孝琬突然转过话题，“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敦煌？而且，还敢主动来见我？”

瓦尔特神秘一笑，“蒋师爷，作为寻宝人——嘿嘿，您又让我多了个逃犯身份——居无定所，四处奔波，不管出现在罗马、克什米尔、和田、敦煌还是长安，都很正常。不过，这次我被你们一路赶到敦煌，哈哈，捡到一个比鸣沙山还大的‘馅饼’，想低价转卖给斯坦因。”

“别以为跑出新疆，就拿你没办法了！”蒋孝琬冷冷地笑几声，“现在，我们对你已经彻底丧失信心和兴趣，否则，可以马上让敦煌知县派兵，把你抓到悬泉置城堡去坐牢！”

瓦尔特大笑起来，“悬泉置我已经去过了，原来打算藏在那里，可是，鬼闹腾得很厉害，所以，我就到了莫高窟，没想到，下寺的住持是王圆箓！他告诉了我一个惊天秘密，只要我说出来，斯坦因大人准会感兴趣，而且，愿意出大价钱。”

“他参加敦煌知县汪宗翰的家庭宴会，晚上才回来。”

“我想先跟你谈谈，并且希望能够愉快合作。”

“哦？说出来听听。”蒋孝琬盯着他。

瓦尔特低声说：“我从王圆篆那里收购了整整一库古代文书，有佛画、度牒、文书、契约、经卷等，估计数目在五万件左右。文书以汉文为主，也有驼唇文、突厥文及其他很多陌生文字。你知道，这都是斯坦因梦寐以求的珍宝。你精通汉语文书，斯坦因全听你的，只要你帮忙谈好价钱，我就转让。给你的报酬，至少顶得上你半年的收入。”

蒋孝琬惊讶地望着他，像孩童一般地笑起来，“瓦尔特！以前在和田，你无耻地欺骗了斯坦因大人，现在，你招摇撞骗到敦煌，我们不追究你的过去，就应该知足了，你还想故伎重演？你真的以为我们是书呆子？会一次又一次地钻进圈套？这几个月，凡是经过有人居住的村镇，男女老少都拿着古代钱币、破纸片、铠甲、地毯、烂铜锅叫卖，因为，他们听说斯坦因专门雇用驼队收购这些物品，而且，就因为他是洋人，把价钱抬得很高，乾隆时期的铜钱价格竟然高出和田汉文—佉卢文双语贵霜钱币十倍！你是不是也听信谣传，居然忘记了逃犯身份，利欲熏心，想做什么大买卖？”

“我可以用性命担保，那些文书是真的！”瓦尔特非常认真、诚恳。

蒋孝琬厉声问：“那么，真正造假的人是谁？”

“元浩，还有脚印绿洲的人。”

“他们在哪里？”

“有时在约特干枯树林，有时候进罗布荒原，居无定所。”瓦尔特皱皱眉头，接着说：“他们出没比魔鬼神秘，行动比野骆驼迅速。”

“我始终不明白，元浩那样劣迹斑斑的恶魔，怎么会让脚印绿洲的人们对他言听计从？谁都晓得，脚印绿洲的人对玄奘非常虔敬，”蒋孝琬振振有词，“他们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因为一场未遂谋杀或黑风暴而改变信仰？”

瓦尔特说：“你不知道，脚印绿洲还有个名字：‘佚书’绿洲。当年，玄奘法师取经回来，渡和田河时，胡杨木桥断了——那是一座独木桥，经书全部掉进河里。驼唇大仙担心它们被冲到下游，就做法，掀起巨大沙丘，堵住河流。玄奘和前来帮忙的人们将经书捞起，放在沙山上晾晒干。后来，堰塞湖叫‘佚书’湖，土地叫‘佚书’绿洲。也有人说，

天书是佛在万物心灵中走过的脚印，所以，又叫成了脚印绿洲。不管名字怎么叫，那里生活的人们坚信，沙漠里还有很多佚书，它们保佑着所有生命和心灵。当年，元浩以朝廷分发粮食为诱饵，集中绿洲人民到一座有高大院墙的寺庙中进行屠杀时，黑风暴突然降临，淹没了爆竹似的枪声。风暴过后，脚印绿洲被沙山掩埋，所以，侥幸逃脱的人们坚信元浩是救世主。”

“据说，你也参加了那场屠杀。你为什么要离开元浩？”

“……没错，我也开了枪。可是，枪响后，子弹却没有如期飞去，你想，当时对准的是手无寸铁的人，要是没有黑风暴掩护，他们会跑来撕了所有士兵！所以，从那以后，我不再相信枪，再好的枪也不相信！但是，元浩执迷不悟，他把枪弹视为信仰。唉，一场莫名其妙的黑风暴把脚印绿洲人民对佚书的信仰同元浩对枪弹的信仰黏合在一起。他们做两件事：造假书，换枪弹。现在，脚印绿洲人个个都是神枪手。师爷，我发誓，这些都是真话。”

蒋孝琬板着脸，丝毫不放松警惕，“我向来不揭人之短，但是，涉及到假文书，我和斯坦因最为痛恨。我劝你还是回家过安稳日子吧，别再以骗人为生。就连寒浞那样精明强干、实力雄厚的商人都会失算，何况你呢？寒浞花重金购买的土地因为和田河改道，一夜之间变成荒滩；而在另一处的玉器加工厂却被新河流冲得一干二净。至于你嘛，我可以明告：以后，西洋人绝对不会收购假文书。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不会再上当受骗。”

“蒋师爷，”瓦尔特严肃地说，“七年前，敦煌确实偶然发现了古代书库……”

“是王道士发现的莫高窟藏经洞吧？”

“怎么？您已经知道了？”

“几年前，我从湖南老家回新疆，路过敦煌，听人们传得神乎其神，想亲自看个究竟。王道士推说夸父出五十银子的代价，在里边翻检文书。我去几次，都看见简陋的木门朝外锁着，根本没见着什么。

所以，我推测，关于藏经洞的传闻是王道士吸引香客的骗人把戏。”蒋孝琬幸灾乐祸地望着他，“我估计你已经上当了。”

“你以为我急着要发财？非也！夸父寻找罗布情书，把所有文书翻三遍，没找到，就疯了，不管春夏秋冬，每天午时三刻都脱光衣服，在大泉河里洗澡。”瓦尔特露出傲慢的神情，“王圆箎跟我当年出生入死，经历过那场可怕的沙尘暴风，所以，才肯将整库古代文书卖给我，别人，哼，连门都不让进！”

“这大概是王圆箎炒作的一部分。莫高窟距离城镇太远，很荒凉。除了四月初八节会，只有牧羊人和狐狼才肯光顾。”蒋孝琬说，“如果真有这么一库文书，官府岂能坐视不管？”

“大人以学者之腹度官员之心，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错矣！”

蒋孝琬猛地拍一下桌子，提高声音：“汪宗翰汪大人学识渊博，深谙历史文化，热衷学术，是货真价实的本朝秀才，非平常庸官可比，更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种蠢才！他与潘大人交情深厚，不可能对我们有所隐瞒。我陪同斯坦因同他交谈过两次，如果藏经洞真如你所说，他会不闻不问？而且，在我们谈到张芝、玄奘和洪辩时，他为什么只字不提文书之事？”

“实话告诉你吧，别说他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是甘肃省学政叶昌炽，也得到了关于书库的汇报，并且向甘肃藩台建议运往兰州，可是，六千两银子的搬用费都拿不出，更别说其他！官府只能任凭民间消化这批古书。”瓦尔特神秘地说，“不管我们是否合作，我劝您千万别在汪大人面前说到古代书库的事。”

“为什么？”蒋孝琬高深莫测地一笑，“也许，他十分愿意帮助斯坦因。潘大人从新疆发来的介绍信和电报都早已到达敦煌，汪大人竭诚帮忙，雇用的民工已经待命，后天，我们就要到汉长城和阳关进行考察！潘大人的恩威能波及敦煌，你恐怕没想到吧？”

瓦尔特压低声音，“虽然汪宗翰与潘镇交情很好，但是，这种事弄不好可能要丢官、遭贬，甚至掉脑袋。作为敦煌地方官，他不能看着西洋人把五万卷古书明目张胆地带走。另外，敦煌与新疆不同，有

很多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要知道这件交易，你休想带走一片纸！所以，这件生意要悄悄来做，神不知鬼不觉。”

“那么，你总共掏了多少银子？”

瓦尔特眼睛闪着亮光，像两只裸奔的老鼠，“这是商业秘密，我只和你谈转让价。如果你不愿意接收，那么，随后而来的伯希和肯定当仁不让，听说他会很多种语言。”

“你怎么知道伯希和要来？”蒋孝琬很惊讶。

“我多年闯荡江湖，如果闭目塞听，什么事都干不成。”瓦尔特胸有成竹地说。

“那么，你说说，转让金是多少？”

“区区六千两银子，不多吧？我知道，斯坦因有权从敦煌官府支取所需经费。”瓦尔特凑过身子，“至于事成之后给你的报酬，不会少于两千两银子。”

蒋孝琬连忙摆手，“我受聘于人，尽职尽责而已。如果真有那么多文书，我想，斯坦因会全部收购。能不能让我先到书库看看？”

忽然，帐篷外边人声鼎沸，混乱一片。瓦尔特跑出去，见一匹骆驼口吐白沫，追着驼工到处跑。昆仑、大夏喊着让人躲开，然后，让两个强壮男人用绳索套。

瓦尔特见蒋孝琬神色紧张，说：“没事，骆驼起‘风’了。”

“哪来的风？旗子都不动啊？”

“他们把骆驼发情叫起‘风’，你不是经常说‘风马牛不相及’吗，那个‘风’，与骆驼客说的一样，”瓦尔特得意地冲卡特说，“对不对？”

卡特大声说：“师爷懂的东西比你多，你有什么好张扬的？没有风，鸟能飞起来？没有风，花朵与花朵怎么见面？没有风，火怎么烧起来？当然，你从和田跑到敦煌，肯定不是风吹来的，是为了逃避赌债，对不对？哈哈……”

“哪里！人在江湖，沉浮沉浮，很正常，呵呵。”

大夏走过来，“可耻的羊贩子，你找师爷干什么？我和弟弟送的两块玉璧在他手里合二为一，价值更大，你是不是贼心不死，还想买？”

瓦尔特眼里也流露出罕见的真诚光芒，“那两块玉璧可以置办十支沙洲商驼，当初，我多次找你和八荒，花大价钱你都不肯出手，为什么白白送了人？”

“很简单，你是羊贩子，而我不是。”

瓦尔特看见站在果树后面的采诗，惊奇地招招手，“你怎么也当了骆驼客？”

采诗磨磨蹭蹭，过来，尴尬地说：“……我记着借你的钱呢，只是……”

“别提了！”瓦尔特爽朗地笑几声，“你的水磨房被冲毁，我知道，没关系，东边丢掉的财宝会从西边回来，我们都往前看吧。咦，昆仑驼主呢？”

“他同娇娇、善爱到莫高窟看壁画去了。”

瓦尔特朝众人拱拱手，说：“我在敦煌也有一帮朋友，诸位如需要帮忙，尽管开口！蒋师爷，洋大人回来后请转告我的问候，如果有事，您到白马塔旁边的客栈找我。”

晚上，斯坦因喝得半醉，汪宗翰担心他从马上摔下来，派人用轿子送回驻地。

蒋孝琬看帐篷灯亮了，才过去。

斯坦因似很兴奋，再三赞美沿汉长城烧进玉门关、蔓延到敦煌的大火。他举起一只精致的开瓶器，说：“我最不喜欢烧酒的味道，可是，为了得到官府帮助，我不得把它们灌进肚子里，只有红酒才是我的朋友。看！这是我的匈牙利老乡洛克齐二十多年前赠给敦煌官府的礼品，如今，红酒早已喝光，官员也更换不少，这把开瓶器还在，洛克齐用过，普尔热瓦尔斯基用过，现在，该我用了，把我那瓶珍贵的红葡萄酒打开，庆祝大风，庆祝大火，庆祝我们顺利到达本次考察目的地！”

蒋孝琬说：“大人，敦煌的考察才刚刚开始，考察胜利结束时再庆祝，怎么样？”

“不，就今晚，我还要给娇娇送件珍贵礼物——当然，还有善爱和采诗的。”

“礼物？给她们送礼物？什么？”蒋孝琬很吃惊。难道，斯坦因忍受不住长期旅行的孤独了？他裸奔的欲望又随着大火燃烧起来了？

“那种礼物，现在的人间没有谁能制造出来，只有壁画中才能看得到。”

蒋孝琬迅速汇报藏经洞的情况。

斯坦因吃一惊，酒意全醒，“今天，我从敦煌衙门拿到了马继业发来的电报，说八荒已经到达喀什‘中国花园’，但是，七匹骆驼和八个驼工在和田附近的沙漠陷进沙眼，丧了命。”

蒋孝琬怔半晌，才问，“那么多文书箱，也陷进去了？”

“文书完好无损，好在沙洲商驼的骆驼没有用绳子串起来，否则，全军覆没，”斯坦因神情沉重，“八个驼工本来可以逃脱，但是，为了抢救文书箱，才丧了命。唉，沙洲商驼确实是一支信誉良好的团队。”

蒋孝琬沉默一会儿，说：“这也提醒我们：文书箱不能太重。”

“八荒受到刺激，神经有些失常，马继业请瑞典传教士正给他精心治疗。我本来想告诉昆仑驼主这些不幸的事情，但是，你说到了藏经洞文书，如果确有其事，而且都是真正的古代文书，那么，暂时要对他们封锁消息，”斯坦因严肃起来，“因为，驼工也许会以为八荒驼队遭遇灾难，是要把文书运离中国，触犯了神灵。”

28、那琴，那门,那野骆驼

斯坦因决定以测量、摄影为名到莫高窟探听虚实，然后再去敦煌西南一带汉长城、阳关挖掘。天不亮，他带上蒋孝琬、卡特，翻越鸣沙山，前往莫高窟。

卡特说，当年，他抱着三弦琴去莫高窟，也是这个时间，也走这条路——而且，这之前，考察队从喀什到敦煌的路线，也完全重合，

如果能在洞窟的壁画中看到那把琴，就可以证明，在他的生涯中，确实有那么一段重要经历。

中午，他们到达莫高窟。远远地，斯坦因就看见蜂窝一样密密麻麻分布在垂直砾岩上的四层洞窟。由于坍塌和檐门损坏缘故，许多鲜艳夺目的壁画在上午饱满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富丽堂皇，熠熠生辉。他产生奇妙幻觉，仿佛那些说法的佛像、飞舞的金翅鸟、凌空而舞的天女，以及各种自动演奏的乐器、带翅膀的骏马、飞翔的花朵都离开悬崖绝壁，扑向他的视觉与心灵，令他目不暇接，心醉神迷。难道这就是洛克齐在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提到的莫高窟？是他描述得不够，还是与会专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回想几年来，自己带领一群随时会溃逃的民工在荒原里跋涉，出生入死，到达人迹罕至的古代遗址，迎着大风，艰难挖掘，虽然收获颇丰，但是，所得壁画都零零碎碎，从未有过如此完整、如此辉煌、如此大规模！

斯坦因激动地沿着高低不平的走廊到各个洞窟浏览。卡特紧紧跟随，蒋孝琬想陪同保护，但艰难的攀爬使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落在后面。

高处，偶尔闪现善爱和娇娇的身影。

三危山在五彩阳光里云蒸霞蔚，如同神话传说中的蓬莱仙岛，沉浮在海洋似的戈壁滩上。已经开始抽芽的杨树、柳树和槐树沿着大泉河两岸，勃勃生长，构成黛青色绿带，遮挡住河面与人影。被称为三清宫的院子里，只有几间土坯房子在发呆。

迦楼罗穿过河边树林，高声喊叫着，向这边走来，“蒋师爷，昆仑驼主说，大泉河里洗澡的老人是你父亲，请你过去看。”

“胡说！”蒋孝琬觉得迦楼罗的声音在空旷崖壁间显得异常刺耳，很恼怒，“父亲大人是秀才出身，而且，曾经贵为左大人幕僚，深谙礼数，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粗俗事？何况，他失踪多年，杳无音信，怎么可能突然出现？”

迦楼罗愣住了，“人们都说是你父亲，我还以为你很高兴呢……”

“少废话，走，看看去！”

大泉河边，果然，有一个老年男人站在河水里，拿着冰块在浑身擦拭。他全身裸露，旁若无人，下身也没有任何遮掩，那话儿笔直挺拔，随着身体运动欢快地跳跃。

昆仑看他走近，说：“蒋师爷，我从昨天观察到现在，他的确是你当年要找的父亲。我能认出来。这些年，不知道他流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为啥疯了——”

迦楼罗插话说：“老驼主，我说了，他在阿不旦创造了罗布情书，后来被人偷了，大概他是寻找情书到达这里的。”

昆仑和蔼地说：“先不去管这些，师爷，据说人不管疯到啥程度，总能辨别亲人的声音。现在，你到跟前喊喊，看有没有反应。”

“我看不像啊……”蒋孝琬犹犹豫豫，打量着。忽然，他眼睛一亮，“老驼主，据母亲生前说，父亲后背上有一个斧头状胎记；但是，你看，这个人的身上什么都没有！”

迦楼罗说：“他刚到阿不旦时身上是有斧头胎记，可是，他经常和公主跑到沙漠中的泉水中洗澡，后来就洗掉了。”

“笑话，胎记怎么能洗掉？简直说疯话！”蒋孝琬很愤怒。

昆仑拉住他的手，近乎恳求，“我感觉到你和他有血亲关系。就算迦楼罗说瞎话，就算我看眼花了，你就叫他一声父亲大人吧！”

“……老驼主，这种事非同寻常，在未搞清楚之前，我不能乱叫！”蒋孝琬固执地说。

“他比你年龄大许多，即便叫错了，能低你半截？”

“我实难叫出口……”

忽然，夸父仰天长笑一阵，拿起衣服，离开河床。

昆仑焦急地说：“夸父，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是沙洲驼队的昆仑啊！”

夸父转过身，眼睛一亮，拉住他：“我知道，知道！你快走，回敦煌去，告诉于阗公主，就说家乡发生了大屠杀，比芦苇还多的骑兵冲向敦煌，他们要杀人，杀雪山，杀飞天，杀乐器，杀文书，杀树林……”接着，是混乱不清、夹杂着多种语言的陈述。

“夸父，我带你到和田牧场养老。”昆仑难过地说，“你不能再流浪了！”

“不行啊，我要把洞子封起来，不让任何人知道，黑蜂要飞来了，大火要烧了，黑骆驼要疯了，三弦琴要响了，你们赶快逃难吧……”夸父絮叨着向远处走去。昆仑看着他的身影消失，转过头来，盯住蒋孝琬，眼里没有光芒，也没有愤怒。迦楼罗觉得他的眼睛像深远而荒凉的戈壁滩。昆仑无奈地望着夸父远去。

蒋孝琬看见斯坦因沿着悬崖绝壁间的走廊往下走，便过去。

“蒋师爷，这些洞窟和壁画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斯坦因尽量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我要改变计划，把队伍营地扎到这里，汉长城和阳关的考察推迟进行。”

“大人，民工是汪大人费很大工夫才召集来的，而洞窟壁画都裸露着，不需要挖掘，再说，它们存在了多少年，不在乎迟十天半月……”蒋孝琬怨恨地望一眼卡特，低声说，“你别再哄着大人寻找什么三弦琴，壁画中各种各样的琴都有！”

卡特固执地说：“可是，义父的那把琴只在一个洞子里的壁画中！”

“哪个洞子？”

“……我慢慢会想起来的。”

这时，果都同一名道士说说笑笑走过来。

“大人，师爷，”他愉快地说，“这是莫高窟下寺的道士，当年，我们跟左帅出关时，他才是个半大娃娃，现在，哈哈，都这么老了！”

“你是王道士吗？”斯坦因惊喜地问。

“我俗名怵怵，是王道长的徒弟。”道士行个礼，很谦恭，“师傅外出化缘，大人有什么事情，可吩咐贫道去做。”

蒋孝琬谦和地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江南人，对不对？”

“贫道祖籍湖北麻城，与王道长是同乡。”

“我祖籍湖南，”蒋孝琬出奇不意，问：“听说这里发现了藏经洞，情况是否属实？”

恍惚却坦然自若，“藏经洞是我们清除佛窟流沙时发现的，早就报告过官府。可是，大多是佛画经卷，契约文书，没有珍珠玛瑙、古玩玉器之类，所以，也很少有人过问。”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蒋孝琬急切地问。

恍惚爽快地说：“可以啊，只是，钥匙师傅带走了，进不去门。”

斯坦因掏出几个碎银子，“我虽然不是佛教徒、道教徒或居士，但是，既然到了贵地，就想对你们信奉的神表达一些心意。”

恍惚千恩万谢，“这样吧，藏经洞虽然进不去，但是，我可以让你们看看从藏经洞里拿出的经卷，品相很好。”

到三清宫，恍惚从木头老柜中取出一卷手抄本《驼马神》。蒋孝琬通过题记很快就认出是晚唐时期民俗书，详细纪录敦煌每年春天举行的驼马祈赛各项议程、参加人员、所需物品、举办地点等——毫无疑问，是唐朝的文书。

恍惚很吃惊，“唐朝？那么早？听人讲，驼马祈赛方法同阿克塞的赛马习俗差不多，我还以为是清朝时期的文书呢。”

斯坦因望望外面，问：“难道真的只有一把钥匙？”

“不，总共有三把钥匙，都由师傅管，他带一把在身上，其他两把，藏在不同地方。”恍惚嘿嘿一笑，接着说：“师傅老了，疑心重。那些书，常常白送香客，人家都不敢要。”

“那么，我们到藏经洞门外望一眼，可以吗？”

恍惚爽快答应，带他们到三清宫旁边的石窟。木栅栏打开，阳光与众人一起进去，照亮洞窟，墙壁上绘有巨幅鲜艳壁画，美轮美奂，异常精彩。尤其是南壁画面的三位贵妇人像，雍容华贵，光彩夺目。

蒋孝琬从旁边的汉文题记得知，该洞窟的开凿者、供养人是于阗三公主！

善爱和娇娇也被吸引进来。

斯坦因心有所动，说：“娇娇，壁画中的于阗公主是不是很像你？”

娇娇看一会儿，笑了，“真的很像。好像照着我画的——呀，左边的供养人很像善爱，还有右边，那不是采诗吗？恍惚，这些壁画大概是最近才绘上去的吧？”

“最近？告诉你们，上千年了！”恍惚说着，指着对面的北壁窄门，“文书就在这里面，是从石头里凿出的小房子。七年前的五月二十六，师傅带领我们清理佛窟，沙子刚运完，南窟壁上的壁画就掉落下来，露出砖砌的窄门。师傅以为发现了财宝，很高兴，拆掉砖，让我进去看，全是文书、经卷和佛画之类，大家空欢喜一场，打算封存起来，正好夸父来了。”

“你了解夸父吗？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斯坦因心不在焉，打量着窟壁上的绘画。

“不知道。敦煌有认识他的人，说他以前是左帅的高级师爷，后来犯罪了，到处流浪。”恍惚似乎对夸父的历史不感兴趣，只是出于礼貌，才详细叙说，“夸父到莫高窟，叫嚷着要找罗布情书。师父说：想进去，拿五十两银子来！他随手掏出了五十两银子，数都不数，给了师傅。夸父在洞子里翻半月。后来，他还来过两次，翻得越来越细心，但都没找到罗布情书。最后一次翻完，他发疯了——你们在河边没看见他洗澡吗？”

“哦，没留意。”斯坦因应承一句，转过头，寻找卡特——他茫然望着四周，正在发呆。

“老爷，这个洞子我以前来过，其他壁画当时都看见了，现在也没有变，可是，有三弦琴的壁画却不见了！”卡特指着北壁窄门，疑惑不解，“真是怪了，三弦琴后面怎么是空的？哦，你们听！琴声响了，那正是义父弹奏的，还有演唱——你们，听见了吗？”

斯坦因摇摇头。他搞不懂卡特在故弄玄虚，还是真的进入某种状态。

这时，昆仑从外面走进来。

斯坦因问：“驼主先生，记得你说过，当年在莫高窟祈福时看见善爱、娇娇和采诗从壁画里走了下来，能告诉我，是哪个洞子的壁画？”

昆仑肯定地说：“就是这个洞子。”

“哦？是不是南壁的这幅壁画？”

昆仑指着藏经洞口：“这幅壁画原来在这里，怎么移到南壁去了？”

“可是，尊敬的驼主先生，”斯坦因冷冷地说，“根据恍惚的说法，在 1900 年之前，这个洞窟被流沙堵塞，人进不去啊！”

昆仑认真说：“这个洞窟经常有瑞象出现，所以，大多人在这里烧香祈福。当年，我正在举行祈福仪式，忽然，洞窟外面传来一连串的滚地雷声，壁画被震出了一条裂缝，接着，悬崖上的沙子流泻下来，我们匆匆跑出去。不大工夫，洞子就被沙子堵塞了。”

“当时，这个洞窟壁画中有没有三弦琴？”

“让我想想，对了，三个供养人每人抱着一把三弦琴。可是，现在，她们的手里为什么只有马莲花？奇怪！”

斯坦因转过身，问善爱、娇娇：“你们能想起这个洞窟吗？”

“不记得了，”两人茫然摇摇头，“你总是把什么都要刨根问底，没意思。”

昆仑笑笑，转身走了。

斯坦因说：“你们再回忆一下。”

善爱透过细小的缝隙，往里瞧，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这种锁子，风都能吹掉。干脆撬掉铜锁，进去看看，然后换上更结实的新锁，好不好？”

恍惚看一眼斯坦因，又望望果都，为难地说：“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

果都殷勤地说：“洋大人最喜欢看书，如果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拔掉锁子也无妨，善爱不是说要换上新的吗？”

恍惚还在犹豫。

斯坦因沉思一下，用突厥语对蒋孝琬说：“你留在这里，等待王道士，同时，也要与瓦尔特密切联系，我带领民工考察完汉长城、阳关，立即回来！”

蒋孝琬点点头，拉果都到旁边，低声问：“听说文书被商人全部买断，是不是真的？”

“没听师傅说。不过，我知道，很多文书袋还在里面。”

“既然如此，你怕什么？打开门，让洋大人看看，他高兴了，还能少给你赏钱？”

“……那好吧，我来撬锁子。”说完，恍惚到三清宫去找工具。

娇娇躲闪、让路时，身上的玉件清脆悦耳地响起来。

斯坦因一愣，将音响串联起来，正是喀什街头弹唱艺人‘2651900’用低沉浑厚的音调演唱《玄奘传》和《辩机传》的旋律——据说，艺人演唱了三天三夜，而斯坦因只听到《玄奘传》后半部分与《辩机传》前半部分。刚才恍惚说，发现藏经洞的时是七年前——也就是1900年，那天是五月二十六……将这些数字组成起来，不正是弹唱艺人‘2651900’的名字吗？为什么会这样蹊跷？难道，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正疑惑，恍惚回来了。众人让开，他开始撬锁。

斯坦因一动不动，注视北壁窄门。耳边，弹唱艺人的音腔越来越雄厚，也越来越苍凉。除了古老的三弦琴，还夹杂着舞蹈、流水、鸟鸣、象吼、狮呼、风声、芦笛、兵器、马蹄、燃烧……忽然，大泉河边传来野骆驼的疯狂吼叫声，此起彼伏，似乎有无数峰庞大而狂野的骆驼正朝洞窟涌集。

蒋孝琬慌忙走到外面。几支野驼群在戈壁滩相遇，雄驼凶恶地嘶叫着冲出来，张着大嘴，向对方喷射胃里的液体和渣物。接着，四蹄乱踢，相互撕咬，混战到一起。

“别紧张，师爷。”恍惚跟着跑出来，说：“野骆驼每年从夏季到秋季不断采食花草，冬春时节，一个个膘肥体壮，驼峰丰满，就开始发情——嘿嘿，当地人叫起‘风’。”

蒋孝琬说：“我在昆仑牧场看见过起‘风’的野骆驼，它们疯狂凶猛，无所顾忌，看见什么咬什么，有个驼工被从半空抢到地上摔死。对了，大人的马还在树林里呢！”

斯坦因说：“安全第一，快，到三层的佛窟中去。”

几人很快攀登到洞窟高处。

戈壁滩里有上百峰野骆驼在游荡。平常，它们灵敏嗅觉只要捕捉到和其他动物气息，早早就逃逸、躲避，比幽灵还神秘。1887年，老猎手、中将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在罗布荒原都没能捕获到活的野骆驼。本来胆小羞涩的野骆驼一旦起“风”，就失去警惕，仿佛成了万物主宰，不可一世，竟然跑到大泉河边来喝水。

善爱站在崖壁下，静听一阵，忽然哭喊起来：“师爷，快救救‘金玉神驼’吧，我听见它的声音了，它会被咬死的！”

蒋孝琬气愤地喊道：“善爱，你疯了吗？野骆驼如果懂人言，我就去给它们说。”

“可是，只有你带着神圣玉璧啊！”

“快上来，万一野骆驼过了河，朝这边来，谁也救不了你。”

善爱绝望地喊道：“昆仑！大夏！你们在哪里啊？”之后，她向树林跑去。

娇娇急了，沿走廊跑下去。

蒋孝琬拦住她，说：“不要命了吗？你们这些女人，到处添乱！”

娇娇哭了，“我不能眼看着善爱走进野骆驼群。”

“等一等。”蒋孝琬取下玉璧，说，“既然不能劝止，你就戴上它吧。”

娇娇追上善爱，两人消失在河床里。不久，她们又出现在大泉河对岸。几峰野骆驼昂首挺胸，放纵地吼叫着，从四处飞快地冲过来。

果都低声念叨：“完了，她们肯定没命了。”

野骆驼到两个女人身前身后反复感受。突然，“金玉神驼”吼叫一声，风驰电掣，梦幻般地出现在戈壁滩里，瞬间便横在女人和其他野骆驼之间，狂躁地踢咬。野骆驼抵挡不住，向三危山跑去。散布河床

各处的野骆驼似乎接到统一行动命令，停止饮水、对咬，疾驰而去。很快，戈壁滩就像风卷残云之后的天空。

“金玉神驼”简直是神灵坐骑，强壮挺拔，毛色闪亮，光彩照人。善爱望着它，担忧、怨嗔、思念等复杂感情汇聚成两股清亮泪水，簌簌落下。“金玉神驼”却望着迅速远去的金黄色驼影，躁动不安。特别听到三危山下传来低沉雄厚的啼叫声后，撒开蹄子，猛追过去，很快就消失在沙丘与红柳包之间。

善爱声嘶力竭地喊道：“无情无义的家伙，它们会咬死你的！”

娇娇说：“‘金玉神驼’很健壮，不会有事。”

“‘金玉神驼’家不家，野不野，咬起仗来，连个帮忙的伙伴都没有，要不是我，它不会跑到敦煌来，呜呜，都是我害了它……”善爱伤心欲绝地哭泣，“我不能丢下它不管！”

娇娇拉住她，“要去，也得叫上昆仑、大夏啊。”

“‘金玉神驼’随时都会被野骆驼咬死。”

“……那好，我和你一起去吧。”

躲在佛窟里的人们眼巴巴看着她们朝三危山走去。

蒋孝琬气愤地大喊：“回来，你们这些疯得无所顾忌的女人！”

“你已经尽到了职责。”斯坦因漠然说，“她们有权利为自己行动负责。一定要保证家驼安全，如果让野骆驼卷走，那么，考察队就像陷入沼泽地，无法动弹。”

他们走到榆树林，几匹马还在坦然地吃草，毛驴却浑身抖个不停。

迦楼罗拿着猎枪过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野骆驼，毛色太美了！我一定要打上几峰，送给你。”

“我不需要，再说，打猎很危险。”

“你竟然推辞？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花一百多卢布从我手里买到两峰完整标本，其中一只是母驼，肚子里有即将出生的幼驼。”迦楼罗说。

“我清楚，直到现在，那三只标本仍然使俄国成为全世界博物馆中唯一拥有野骆驼标本的国家。”斯坦因冷静地说：“我和普尔热瓦尔斯基兴趣不同。”

迦楼罗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大人，我不会再打怀孕的母驼。那次，才学会打枪，没经验，是个意外。实际上，多年来，我也很难过。猎人最忌讳打死带身孕的猎物。”

“谢谢你的诚意，‘金翅鸟’！回国后，我一定寄来能让你飞翔的药。”

迦楼罗憨厚地笑笑，说：“不管你要不要野驼皮，我都要去打猎。机会难得，那些毛色闪烁着黄金光泽的家伙勾起了我的强烈兴趣。”说完，他向三危山走去。

斯坦因和蒋孝琬返回营地。大夏看见他们，说：“听到山背后野骆驼放纵的叫声，真担心伤害你们。这些蠢货起‘风’了，真恐怖。”

蒋孝琬告诉他善爱和娇娇的事情。

大夏沉着脸，说：“她们追不上野骆驼，自己会回来。”

“明天，考察队就出发，去汉长城！”蒋孝琬说。

采诗吃惊地说：“真的不管善爱、娇娇了？就算野骆驼不伤害，野狼呢？雪山豹子呢？大夏，你是不是害怕野骆驼？”

大夏想一下，说：“她们去三危山，肯定要经过悬泉置，昆仑驼主也去了那里。”

蒋孝琬说：“斯坦因大人的时间非常紧张，根本没有精力管她们。”

“你们都走吧！”采诗失声哭喊起来，“活生生的两个女人走进荒山野岭，你们眼睁睁看着她们去喂狼，却非要跟上洋人，挖死人墓，挖先人修的长城，算什么男人？我自己找她们去，要死，我们死到一起！”她朝沙山走去，留下一串串沙窝脚印。

大夏望着她趑趄的身影，愤怒地大喊：“你们这帮大脚板的疯女人，都喂狼去吧！”

斯坦因说：“要不，你带两个人去找娇娇和善爱。万一遇到危险，她们就没办法了。”

“我讨厌野骆驼，讨厌‘金玉神驼’。”大夏面带愠色，“很多敦煌朋友请喝酒，我一概推辞掉，为什么？是讨厌美酒的香味吗？不！因为现在是野骆驼的发情期，而敦煌周边的野骆驼最多，它们往往会闯入家驼群中，咬伤公驼，卷跑母驼，我找谁说理？到哪里购买这样好的骆驼？大人，驼队要向雇主负责，沙洲商驼规矩不能破，我要扣她们工钱。”

说着，他喊驼工晚上多加些饲料，准备启程。

斯坦因叫蒋孝琬走进果树下的帐篷。

“师爷，根据对玉门关汉长城烽燧遗址的试探性发掘，可以预测，汉文汉简及文书非常丰富，我非常希望你能随同考察队去鉴定，可是，主管藏经洞的王道士随时会回到莫高窟，我担心他把开启金苹果的钥匙给了别人。”

蒋孝琬思考一下，说：“您看，这样好不好——干脆，让果都发挥优势，作为考察队派遣的义工留在莫高窟，表面帮助恍惚清除佛窟的坍塌的砖瓦泥砂，实际上，详细了解王道士的经历、性格、喜好及社会关系，”蒋孝琬胸有成竹地说，“同时，监视那里的风吹草动，一旦王道士回来，立即在三危山燃起三柱烽火，迅速报告。”

“嗯，不错，你想得很周到。瓦尔特那边打算怎么办？”

“不管他是否与王道士达成购买协议，只要文书还在藏经洞，就好操作。”蒋孝琬眼里露出坚定的神情，“我们没有必要付给他中介费。”

斯坦因摇摇头，“瓦尔特不是文人，而是狡猾的寻宝人。对付他，必须考虑周全。他现在是被债务逼急的亡命徒，如果从中疯狂捣乱，对我们很不利。你教过我一句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建议你继续与他不冷不热地接触，尽量表现出对壁画的极大兴趣，因为那些东西谁都搬不走，可以迷惑瓦尔特、敦煌信徒、官府以及其他潜在的障碍。至于王道士，既然他愿意把整窟书‘转卖’给瓦尔特，就表明他需要大量资金；既然他急需银子，那问题不是很简单了吗？”

“还是大人精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另外，还得高度警惕，谨防瓦尔特与王道士联合设骗局，以假文书坑人。一座古代书窟竟然有四五万件文书，说给任何学者听，都会被认为是臆想、神话或者谎言。”斯坦因忧心忡忡地说，“通常情况下，只有亲自挖掘的古物我才相信。倘若考察队花重金购买一批假文书回去，那些一直反对进行中亚探险的政客们就轻而易举地摧毁我的事业，也没法向恩师、朋友和大英博物馆交代。最悲惨的后果是，我要想再次游历美丽而神秘的沙漠古城，只能像乞丐那样行走了。”

蒋孝琬站起来，“大人，卑职虽然见识浅陋，但觉得您研究学问的方法远远胜过我国闭门造车式的雕章琢句。士为知己者用，我将竭诚效劳，以报答您的信任。现在，我去通知大夏，让驼工、民工做好准备，后天就出发。”

斯坦因握着他的手，感激地说：“你最不适合沙漠旅行，可是，我从来没看见过你露出疲倦的神情，也没听见你有任何抱怨、牢骚，就像那些默默前行的骆驼，真让我钦佩。”

蒋孝琬彬彬有礼，坦然说：“尽职尽责而已。”

“恕我直言，如果你肯放下架子，掌握英语的基本知识，会更加优秀。”斯坦因真诚而迫切，“敦煌虽然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与罗布荒原东边的桥头堡，可是，我总觉得不安全，似乎随时随地都有意外发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现在，你是我唯一的依靠，有很多非常机密的事情得跟你商量，而突厥语就像四面透风的墙。”

“骆驼客对我们的谈话根本不感兴趣。”

斯坦因意味深长地说：“不，队伍中肯定隐藏着间谍，而且，不止一个。他们把我的行踪和谈话拿去卖钱。我不知道他们受雇于清朝政府还是俄国使馆，要么，是职业情报贩子？将这些问题搞得水落石出没有任何意义，何况，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好在我的旅行只是考察而非军事，否则，我的行动早就被干涉。”

“……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担心的？”

“藏经洞文书如果属实，那么，‘探险’就必须保密。”斯坦因口气变得严厉起来，“自从在‘中国花园’相识，我对你提出的唯一要求就

是学会英语或克什米尔语。这不仅关系到我此次考察的成功与否，也决定着你的前途！”

“大人，您多虑了。我只能保证尽心尽力地为您工作。”蒋孝琬淡然笑笑，然后告辞。

斯坦因呆呆地坐一阵，到外面巡视。大夏与一帮骆驼客唱歌。

他出了营地，向远处走去。忽然，前方树林里火光闪烁。谁在那里？是不是偷了东西？想着，他好奇地走过去。火光迅速向前移动。斯坦因分明看见有个人影举着火把。肯定是熟悉的骆驼客，不然，为什么要躲？他快步追过去。火把飘到一间废弃的土坯房子里。斯坦因刚走到跟前，忽然听见里面传来瓦尔特气急败坏的声音：“臭骆驼客睡得，臭洋人睡得，为什么就不让我睡？你以为我老了？才不呢，今晚，非要让你试试锁阳酒的威力！”接着，传来挣扎和撕扯的声音。斯坦因走进土坯房。

驼油灯影的扑闪中，瓦尔特压住娇娇，十个指头在她身上盲目裸奔。娇娇拼命抵挡。

“大胆淫贼！”斯坦因怒吼一声，揪住瓦尔特，“我早就知道你存心不良！”

瓦尔特慌忙站起来，“……大人，你怎么找到这里了？……我，嘿嘿，锁阳酒喝的太多，就有了‘风’，嘿嘿……‘风’与文书无关，嘿嘿，你出去吧，大人，求求您，就让我彻彻底底裸奔一次吧！”

“什么？裸奔？”

“说是裸奔，跟逃窜没什么两样——当年，我为了躲避阿古柏压榨，裸奔到哈密，谁知道，又被清军征去，并且让元浩带着到和田执行任务，我们一路裸奔，到达约特干，元浩又派遣我射杀脚印绿洲的头人。”瓦尔特哭丧着脸，越说越激动，“以前，我只射杀过野骆驼，没有杀过人，但是，短命的元浩非要我杀人，不然，我就会给他活剥了皮。没办法，只好执行命令，反正我只扣动扳机，子弹就裸奔，谁也拦不住。可是，后来，裸奔的只有声音，没有子弹。很奇怪。子弹没有如期裸奔到头人的脑袋里。我怕被元浩活剥皮，黑风暴来临时，逃到和

田。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多次进沙漠寻宝。几十年来，宝贝找到不少，可得逃避魔鬼和神灵的追捕。后来，又要逃避你和蒋孝琬的纠缠。和田铜钟变成铜喇叭那天，我以为能够永久性地逃避官府与民间的围追堵截，嘿嘿，却像野骆驼那样，被一路撵着，裸奔到敦煌。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娇娇，大人，你成全我吧，在和田，有多少人都情愿为娇娇去死呢。”

“少胡扯，快滚！不然，我掏出枪，打断你的狗腿！”

“别！别！你的子弹说话算数，想裸奔就裸奔，我走，我走！”瓦尔特一迭声地说着，出门跑了。娇娇坐在地上，低垂着头，发髻散乱。她用手捂着左胸。天使像和几件玉佩在墙角反射着幽幽的驼油灯光。

斯坦因将天使像捡起，冷冷说：“你不是找善爱去了吗，怎么跑到这里同瓦尔特鬼混？”

娇娇面无表情，呆呆地望着躺在地上的驼唇文玉币。

斯坦因惊讶地发现玉币内孔中带着血肉模糊的乳头，那是瓦尔特咬下来的。

他很恼火，问：“营地近在咫尺，你为啥不叫喊？”

“……”娇娇苦笑着，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最看不上你们这些贱女人！到敦煌这么圣洁地方，还是改变不了贱气，”斯坦因怒吼道，“你们大白天的跑到月牙泉洗澡，引得民众围观，几乎造成骚乱，真丢人！”

“……”

见她不做声，斯坦因火气更大，“我在克什米尔时，竟然糊涂透顶，给你——还有善爱和采诗亲手制作玉璧面纱，那是最珍贵的礼物，我希望能阻挡风沙，也能挡住野男人的贪婪目光，原打算，在敦煌赠送给你们。我多傻啊，以为你们会改变一些，可是，错了，你们还是那么无耻，你居然和瓦尔特这样的造假渣滓鬼混！我劝你，别再到处张扬说崇拜什么大英雄夸父，并且为了追逐我来到敦煌，我很清楚，你想勾引我，做你的美梦吧！给我舔脚丫子，都看不上！因为你、善爱、采诗都很贱，贱！无知的贱！野蛮的贱！”

娇娇抬起头，眼里带着泪花，哀怜地望着斯坦因，目光变得空空洞洞，“……我害怕野骆驼，害怕善爱遇到狼，我想回来找男人们帮忙，可是，瓦尔特把我哄到这里……”

斯坦因咆哮如雷，“你在说瞎话！我明明看见一个人举着火把进了土房子，可是，里面只有你们两人和一盏驼油灯。说吧，你同时和几个人鬼混？他们藏在哪儿？”

娇娇悲伤地垂下头。泪水掉在地上，打出沉重的声响，像和田的“佚书”被敲打，又像来自地心或历史深处的夯筑，要么，是自己的心跳？

斯坦因狠狠地瞪娇娇一眼，转身出去。

回到帐篷，他找出绿色的玉璧面纱，撕成碎片。

29、边关火急

天清气朗，春风和畅，高洁圆润的太阳在五彩霞光烘托中，冉冉升起。

鸣沙山犹如莫高窟壁画中的美丽菩萨，沉静肃穆，高雅华贵。她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信手地把明暗相间的姿影化为缕缕轻纱薄裙，在光滑的胴体上缠绕、飘舞。随着太阳光彩运动，冷色泽逐渐被洗滤干净，调以热情的瑰红与富丽的金黄，于是，鸣沙山作为三危山、祁连山面朝阳关、玉门关的两道神圣屏风，庄严而又秀丽地隆起在天地之间。

这已经是斯坦因第三次回首凝望。

与骆驼一样，他已经习惯长年累月地跋涉在沙丘与荒原之间，每次踏上征程，内心都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希冀。驼队出发时，鸣沙山还沉浸在夜色沐浴中，睡意蒙眬，驼工们紧张的忙碌声、吆喝声都没能惊醒她；队伍经过白马塔，走进朝气蓬勃的绿洲田野，东边天空燃起熊熊烈火般的霞光，三危山的冷峻身影和鸣沙山的柔美姿影被勾勒，强调，轮廓渐渐清晰。现在，天色大明，阳光将驼影拉长，投到前方，在灰色戈壁滩上形成移动的树林。

以往，大多时候，斯坦因都是一路向东，迎来朝阳，送走晚霞。此次考察，却背负阳光，在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注视中，与莫高窟距离越来越远。

但是，他非常清楚，考察队沿着西汉政府为保证丝绸之路畅通而建立的强大防御线走一趟后，还要翻越鸣沙山，走向莫高窟！

过去探险，他带领驼队，常常面对连绵不断的巨大沙山，在强烈风暴袭击和断水断粮的威胁中，都勇往直前，突破重重困难，征服它们。逶迤绵延在祁连雪水冲积平原上的鸣沙山孤独横亘，平缓无奇，虽然没有罗布荒原肆虐张狂的大风，也没有空旷浩瀚的寂寞，但是，能否成功翻越，他不敢作出判断。

鸣沙山是无数谜团与诱惑的混合体。斯坦因不由得想起已为人妇的艾伦。第一次进入新疆时，他恨不能把所有沙漠的美丽景色通过书信展现在她面前，以弥补对婚期一再拖延的愧疚。艾伦非但不回信，而且，在他幻想未来家庭生活的时候就嫁给别人。遭受打击后，不由自主，他经常想起远方的娇娇。第二次进入新疆，斯坦因试图在沙漠绝地的艰苦环境中，通过近乎疯狂的工作来排挤艾伦的笑颜、忧郁和绝望，要彻底忘掉她，同时，也防止娇娇的身影在内心扎根。但是，他做不到。艾伦的影子无时无刻地闯入，就像他在克什米尔时无法抵挡娇娇的笑容。很长一段时期，他与艾伦、娇娇就像三只互相追逐的兔子。自从那天晚上撞见土坯房子的一幕，他对娇娇的幻想彻底打消。即便艾伦已经嫁人，即便她从来不回一封信，但她出身高贵，知道守规矩。所以，在夜深人静或沙尘蔽日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帐篷里，写日记，写信——他坚持每天给艾伦写一封信。这已经成为牢固的习惯。通过这种执着方式向艾伦表达歉意还是怨恨？没有必要弄清。唯一的事实是，他有倾诉的愿望，让那些文字经过邮差、邮轮或邮车，辗转到达艾伦及其他亲人、朋友的手中，他就觉得自己在沙海中被一根长长的丝线牵着，永远不会失踪……

斯坦因面对沙山，默默祈祷：东方的神啊，请不要让假文书迷惑我的双眼！玄奘法师啊，请让藏经洞神话变成现实！

鸣沙山从视野中消失，驼队折向北，寻找从东面蜿蜒而来的古代长城。

三天后，他们到达疏勒河边星罗棋布的沼泽地带。沿着沙碛低洼地向东边行进一天，终于看见盼望已久的长城。由于干旱少雨，风沙较弱，大部分由红柳、芦苇与泥土层层叠叠建筑的城墙残损严重，却仍然延伸几十里，时断时续，显现着当初的英雄气概与顽强坚韧。

队伍在近水处扎下营地。斯坦因步行穿过长满白刺的草滩，与蒋孝琬先后登上较高的城墩。夕阳正向空旷大漠中沉落，飞矢般的火红霞光射到烽火台上，光芒四溅。斯坦因觉得这种情景曾经出现在梦中或想像里。公元前后，骑大马、持强弓的匈牙利祖先曾经与大汉王朝以长城为界，虎视眈眈地对峙。每当烽火照亮夜空的时候，长城以南的汉朝士兵卒便不能继续吹铜箫、唱民歌，而北面的匈奴骑兵也将小巧玲珑的芦笛插到腰间，鸣镝上马，冲锋陷阵。他们残酷地拼搏、厮杀，双方留下大量尸体、武器、乐器以及抚慰亡灵的凄凉呼唤，殷红黏稠的鲜血把戈壁滩泡成沼泽地。这种战争悲剧反复在长城两边上演，直到匈奴骑兵像旋风一样向西驰去、消失。之后，烽火台开始荒废。城墙上，披着月光徘徊巡逻的孤独士兵很少听到响彻四野的芦笛声……

“大人，您怎么啦？”蒋孝琬看见斯坦因忽然泪流满面，吃惊地问。

“我觉得，北面荒滩上到处都是古代匈奴骑兵的眼睛，这让我感到很亲切。”

“中国史书记载，匈奴人向西去后，就消失在历史的尘雾中。您穿越罗布荒原，沿着丝绸古道回来，又揭开了峥嵘岁月进程中的不平凡一角。”

“明天就开始挖掘。我要通过士兵的遗物寻找当时的生活情景。”斯坦因充满希望，“让大夏晚上在烽火台放起大火，告诉果都，我们所在的位置。”

夜里，大夏与驼工在熊熊燃烧的火光映照中喝酒、唱歌、说笑。十几名目光呆滞、面黄肌瘦的民工则蜷缩身体，围着火堆，窃窃私语。

蒋孝琬不得不把几天观察、了解的情况告诉斯坦因：这些人是流落到敦煌的大烟客，与新疆皮山、和田交界处神庙里的鸽子一样，依靠本地人施舍生活。汪宗翰费九牛二虎之力，答应挖掘结束后发给相当数量的鸦片，才迫使他们跟上驼队深入戈壁。因为敦煌土著居民沿袭着传统：不破坏战争遗址，更不会挖掘墓葬。所以，这些老弱病残的劳力还是相当珍贵。

斯坦因恩威并用，一边抬高工钱，一边警告任何企图逃跑的人将被官府严惩。

第二天，挖掘从烽火台旁边的小垃圾堆开始。拉姆的测量工作也拉开序幕。民工们懒懒散散，有气无力，对工作极端厌倦。当斯坦因和蒋孝琬认真检视出土的汉文本简时，他们也居功自恃，扔掉铁锹，躺在地上晒太阳。而在另一边，驼工们竞赛似的描述与女人调情的详细经过，并且爆发出阵阵浪笑。

斯坦因叫上卡特，穿过长城豁口，走到大沙丘后面，说：“我让你当工头，就得管理好民工，可是，你看他们，哪里是干活，简直是磨洋工！”

“外地沙子压不住本地的土，我恐怕管不了。”

斯坦因发火了，“他们是官府派来的，你没本事就拉倒，狡辩什么沙子与土的关系？大夏和驼工总是把这些可怜虫当成听众，诉说他们的无聊事情，影响挖掘进度。你应该履行工头职责，建议大夏带上驼工，回帐篷睡觉去！”

“……老爷，我这人没有啥能耐，得罪人的事别找我，行不行？再说……”

“还有什么为难的，都说出来！”

“……”

“卡特，我用西药把你变成男人，可是，有什么灵丹妙药才能把你塑造成男子汉呢？”

“你那药吃了才管用，不吃就恢复老样子。”卡特沮丧地说，“但我还是感谢你，所以，就跟着驼队给你帮忙。没想到，沙漠这么大，路

程这么远，壁画中的三弦琴也没找到，我担心灵魂要出窍，恐怕再也回不到和田，还担心老婆以为我死了，卖掉房子，跟别人跑掉。”

斯坦因笑了，“你放心，我不能让你空手回去，工钱照发。”

“真的？老爷？您真是仁慈的佛教徒啊。”

之后两天，卡特对民工异常殷勤，但挖掘速度没有多大变化。好在没有大风干扰，而且，埋藏面较浅，还是取得了意外收获——在烽火台下土坯房子里清理时，发现许多带有准确日期的木简。斯坦因凭借蒋孝琬特意为他编写的《汉学手册》就能够确定时间是公元 25—41 年。接着，考察队沿长城向西追寻，直到玉门关。除了挖掘烽火台下的垃圾堆和小营房，蒋孝琬依靠坚实的历史文化知识，确定两个区段的军事首脑驻地位置，发掘大量木简契约、书信、丝绸、麻绳等物品，完整无损，似乎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对它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当年，丝绸之路的生活情形逐渐清晰起来了。

斯坦因异常兴奋，让蒋孝琬、大夏带领队伍转向东南，穿越戈壁，到达南湖、阳关一带考察；他带上玉门关出土的粟特文木简书信和汉代中医药箱，骑马回到敦煌县城，面见汪宗翰，请他征调十几名健康状况良好的民工。汪宗翰对粟特文信件和古代药箱兴趣甚浓，举行盛大招待宴会，口若悬河地谈论西汉开拓边关的勇气和魄力，却只字不提增加民工的事情。

斯坦因被迫再次亮出护照，并用几乎生硬的口吻说起潘镇嘱托。

“大人，不管出于外交礼仪还是朋友情谊，我都尽力而为了。”汪宗翰慢条斯理，“现在，敦煌的局势比较微妙，民众与官府之间因为采购公粮价格问题严重对立，随时会引发暴动。目前状况下，强行派遣土著居民远离家园，不是明智之举。”

“我是纯粹学者，挖掘目的，在于寻求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并不干涉政治。”

“说起这方面的事情，我有必要提醒您注意。”汪宗翰虽然微笑，口气却很严厉。

“什么？难道喀什俄国领事馆的老毛病又犯了？并且，影响到这么远？”

“我已经接到省上转发来的电报，对你长期穿梭新疆、甘肃的行动比较关注。不过，我已经回电，如实汇报你的情况，给潘大人那里也写信解释了。”汪宗翰依然温文尔雅。

斯坦因的目光咄咄逼人，“那么，你要提醒我做什么？”

“从敦煌开始，向东各州府居民以汉族为主，他们信奉入土为安的习俗。为不引发事端，希望您对寺庙、古墓葬不要挖掘、毁坏。”

“我们仅仅考察长城一线，大人只管放心。”

汪宗翰思虑半天，说：“增加民工之事实在于力不从心，但潘大人的情面又不能拂逆。这样吧，我派四名衙役随你前往工地，协助管理刁民，必要时候，也可作为劳力使用。万一发生骚乱，他们还可以保护考察队人员的安全。”

斯坦因无可奈何，停留两天，带着衙役到南湖营地。

大夏问：“大人，采诗、娇娇和善爱有消息吗？”

“没听说。”

“野骆驼经常跑到南湖来喝水，我没办法脱身啊。这些可恶的女人！”

“我想，昆仑、迦楼罗跟她们在一起，不会出事。”

天气逐渐加热，大风裹着扬沙，频繁光顾；风清天明，沼泽地、水塘里的蚊虫又不失时机地轮番肆虐。斯坦因苦不堪言，大部分时间呆在帐篷里做书案记录及整理工作，蒋孝琬指挥民工，开展田野工作。

斯坦因感激地说：“蒋师爷，你不但教会我一些汉文知识，更重要的，通过你，我了解并感受到中国文化及其承载者的品格与魅力！”

“恪守职责，恪守职责。”

蒋孝琬送给衙役俄国香皂、棉布毛巾等礼品，又密谈两次。以后，四个衙役凶神恶煞一般监视民工干活，动辄用皮鞭抽打偷懒怠工者，工地上呈现出恐怖气氛。有个民工挖到几枚铜钱，试图私藏，被衙役看见，绑在枯树干上暴打一顿。

蒋孝琬辨认一阵铜钱，很吃惊，跑到斯坦因帐篷，“大人，这枚奇特的钱币把我们拉回到公元 7 年！以前，我只是在古代典籍中看见过它的模样。”

“那么早？比东汉的建立还提前十八年？”斯坦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贼臣王莽篡夺西汉政权以后使用的几种钱币之一：‘错刀’！”

“什么‘错刀’？请将这方面的情况说详细点。”

“王莽是位贪得无厌、有狼子野心的无耻小人，他篡夺西汉权位后，通过四次改革币制搜刮民财，短命王朝也因为经济混乱而灭亡。”

斯坦因揶揄说：“这个人拿着国家权力在玩货币游戏啊。”

“他第一次改币在公元 7 年，主要铸造‘大泉五十’、‘契刀’和‘错刀’三种高额虚值币；两年后，废刀钱，禁止五铢钱，发行‘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过了一年，又实行宝货制，共有金、银、铜、龟、贝五物和钱货、贝货、布货、龟宝、银货、黄金六名二十八品，半年后，又被迫废除，进行第四次改革。就是说，他在短短四年内进行了四次改革。传说，王莽打算要将和田玉作为货币流通，但他的疯狂措施还没得逞，就灭亡了。”

“这个过渡王朝如此短暂！也许，‘错刀’刚刚到达阳关，后面就火速传来废止的命令。由此可见，当时的丝绸之路经济流通渠道多么畅通、快捷！”斯坦因感叹说。

蒋孝琬还想让民工在阳关烽隧旁边挖掘。衙役说这里沙丘高大，病态十足的大烟鬼根本无法移动。于是，只有选择长城堡垒和士兵宿舍挖掘。

斯坦因每天晚饭后都骑马巡视，欣赏遥远而雄伟的雪山，或者久久凝望大风把云彩迅速从天空吹开的情景。时光在这片原始土地上仿佛亘古不变，永远停滞。士兵营房里扫出的垃圾仍然堆在门口，堡垒附近大堆芦苇捆还在等待着谁去修补长城，两千多年前士兵在长城内侧巡逻时走出的小径与烽火台一起，在戈壁滩上清晰地再现边关士兵

的生活场景。而那些茂密的芦苇丛中，似乎仍然埋伏着士兵，随时向长城发起进攻……

黄昏，卡特来报告：几个民工不堪苦役，买通衙役，偷偷密谋，打算今夜逃跑。

“买通？这些穷光蛋哪来钱行贿？”

“他们深夜到附近农庄偷羊，低价卖给贩子，挣了不少钱。”

“你密切监视，他们要离开，就来报告。”斯坦因气恼地说，“你不要声张，悄悄让蒋孝琬和大夏到我这里来。”

深夜，三个民工蹑手蹑脚地从帐篷里往白天挖过的坑里搬运几捆东西，然后挖土填埋。斯坦因、蒋孝琬和大夏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干活真卖力啊！”斯坦因冷笑着说。

民工惊得半天才回过神。他们扔掉工具，向荒野中奔逃，被大夏像撵兔子似的揪回来。

斯坦因厉声喝问：“我从来没有看见你们如此精神过！说，偷了考察队什么东西？”

“……老爷，是写有文字的木简。”

“木简？你们偷这些东西干什么？”

“嘿嘿，拿回家，冬天当柴烧。”

蒋孝琬气愤地抽他一个耳光：“我整天监视，还是被蒙蔽了！你们什么时候偷的？”

“师爷，猴子都有打盹的时候，何况你那两下子。”民工神采飞扬地说，“我们真要偷，从眼皮底下搬光，你都觉察不到。”

斯坦因说：“先把木简全部搬到我帐篷，明天再审问。”

民工嘟嘟囔囔，不情愿地搬运。

忽然，三危山升起三柱火焰。这正是蒋孝琬与果都约好的特急信号。

斯坦因很焦急，冲民工吼道：“如果你们不听使唤，非但拿不到工钱，还要坐牢。”

于是，民工们慢吞吞地开始往帐篷里搬运。木简堆起半人高，估计有几百件。最后，斯坦因举着火把，亲自跳下土坑，检查完毕，让大夏将三个民工捆绑起来，拴到树上。他把蒋孝琬叫到一边，指着火光方向，“深更半夜的，果都怎么知道我们会看见？”

“他大概忘了时间，再说，从莫高窟到三危山，距离也比较远。”

“怎么办？阳关的考察刚刚开始，难道要立即返回？”

“我把这些汉简迅速考证出来，然后前往莫高窟，与王道士接触，摸清底细。”蒋孝琬果断地说：“您继续带人在这里挖掘，佛诞节前赶回敦煌就可以了。王道士非常重视这个重大法会，一定要等结束后才再度外出化缘。”

“就这么办。倘若再有什么紧急情况，晚上九时整，你在鸣沙山上点燃三堆芦苇火，我就明白了。你离开后，我每天晚上让卡特观察。”

“唉，拉姆先生除了擅长测量，其他什么事都帮不上忙。”

“怎么敢指望他？”斯坦因苦笑一下，“他的眼睛好了，可是，脾气却越来越坏，都能当干柴烧了。我已请马继业与印度联系，必须派遣新的测量员。”

第二天清晨，蒋孝琬有条不紊地翻检汉简，同时编号、撰写目录。最先看到的是公元前 63、59、57 年的木简历书，他喜出望外，立刻让卡特送给斯坦因。接着，戍守长城将士的往来木简书信反映出当年边关的进展局势和气氛。有封书信，系三人共同签名，声称要见指挥官。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位负有重任的军事长官；另一封木简信发出通知，说负责管理这段长城的官员要前来主持一个大型僚属宴会，并发表贺词。根据木简内容透露部队移动报告、指挥部内人员更换及分遣队催粮的紧急信息，结合书法特征和出土的“错刀”币，蒋孝琬断定这些木简属于王莽篡位期间——公元 9 年到 25 年。那时，匈奴从北方大兵压境，中原因为政权更迭导致混乱，一场恶战迫在眉睫。蒋孝琬仿佛看见敦煌外部长城防线上，狼烟四起，兵器交响。长城外，匈奴士兵的芦笛声与铁骑叩击互相配合，如同潮水般地在戈壁滩里涌起，一浪推着一浪。长城内，烽火台上报警的牛角号不

断吹响，传令兵骑着快马急促地往来穿梭，昼夜不停。而畏惧战火的商旅、僧人、百姓纷纷坐着木轮车逃往别处……

边关火急！敦煌火急！

蒋孝琬头晕目眩，闭目凝神，伏案休息。斯坦因进来，见他疲惫不堪，就轻手轻脚回到帐篷，冲杯浓咖啡，端过来。蒋孝琬被惊醒，抬起头，但还粘在沉想中，不能从中自拔，梦魇似的望着披一身刺目阳光的斯坦因。

“蒋师爷，你怎么啦？”斯坦因吃惊地摸摸他的额头，说，“你脸色蜡黄，太劳累了！”

“……狼烟，芦笛，铁骑，火急……”

斯坦因急忙向他喷洒清醒剂。蒋孝琬一激灵，从木简书信营造的紧张氛围中挣脱出来，要站起来，却发觉下半身动不了。

“别动，休息休息。”斯坦因按下他，“你已经坐了一昼夜。我过来好几次，见你那么投入地抄写，不忍心打扰。今天，你必须暂时停下手头工作。”

蒋孝琬有气无力，疲惫地笑笑，“所剩木简不多了，再有半天，可以全部检完。”

“我也熬了通宵。”斯坦因坐到他旁边，“昨晚，我听见了如潮如涌的芦笛声，与多年来梦中出现的完全相同。很奇怪，那种音乐似乎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很久，开启我的记忆，伴随我的童年，然后是远离家乡，到外地求学、服役、工作、考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幻觉，没有什么神秘。”

斯坦因略带忧伤地说：“昨晚听得很清楚。当时，我不由自主走出帐篷，惨淡月光下，朦朦胧胧的远山，大海般平静的戈壁滩，拖着黑影划过地平线的长城，还有那闪闪发光的烽火台，都历历在目，正是梦境中反复出现过的……我是无神论者，可是，我确实听到了芦笛，看见了梦境，仿佛祖先遗落在敦煌的文化项链在历史时空中飘啊、飘啊，穿越两千多年，被我捞起，然后，像藏族人献哈达那样捧举着，

怀着朝拜情怀，找到敦煌这块圣地。真的，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长城融入无数先辈鲜血与恩怨，但是，我感觉到的是温馨，是激动。蒋师爷，在东方史书记载中，有没有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

“很多，不过，那都属于野史之类，不可靠。”

“昨晚我还听见老年士兵深沉的吼声。似乎要提醒另一处巡逻的士兵有险情要发生，可是，对方没反应，他就不停地吼，就像这样：吼——！吼——！吼——！你听到过没有？”

蒋孝琬摇摇头，“我觉得极有可能是风声。”

斯坦因肯定地说：“不，绝对是真实景象。我跑出帐篷，有个人举着火把，一边吼叫，一边向阳关烽墩裸奔。我追到烽墩跟前，他拼命伸出左臂膀，似乎要点燃烽火。他够不着，再说，烽墩上的芦苇早就成了坚硬的石头。我大声问：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他不理睬，一遍又一遍地点火。突然，我惊呆了：他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火把，燃烧的是他左臂……”

“在这荒凉的地方，而且，每天都接触纷乱复杂的文书、木简，会产生奇思异想的。”

斯坦因近乎愤怒地望着蒋孝琬——这个身份低下、身体瘦弱的矮小人物为什么如此倔强？他的目光冷酷尖锐，逼迫他扭过头。斯坦因缓和一下，说起了弹唱艺人“2651900”与藏经洞发现时间的数字巧合。

蒋孝琬疲惫不堪，不争辩，也不应承，伏在桌上，等斯坦因的讲述停止，才重新抬起头。

“大人，我无法考证您梦中的情景，也无法支持或反对您对弹唱艺人与藏经洞的联系，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这些被大烟鬼偷走的木简价值非常高。我已经做了详细誊抄和编记，剩余部分整理完后，送呈给你。我想，明天就去敦煌。”

“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感激之情。”斯坦因有些愧疚，“我去吩咐厨师给你补充些营养。”

蒋孝琬喝完咖啡，打开最后一捆木简。他被反复出现的“和田玉枕”吸引住，通读一遍，忽地站起来朝外跑，一边怪声怪气地喊：“大人！大人！”

斯坦因从帐篷里出来，“怎么啦？”

“这是传达王莽命令的文书，确切时间是公元 25 年，”蒋孝琬表现出少有的昂然激情，“文书说，当年，尉屠焉舍不得把玉枕给安归王陪葬，便私自带到鄯善，长期居住，并改换国号，把玉枕作为传承王位的信物。王莽听信宫中术士建议，要夺回玉枕，以保他的王位传之万代，还打算把和田玉作为货币流通。当边关将士紧张地执行命令时，匈奴大兵来犯，引发国内混乱，王莽政权在公元 25 年崩溃。哦，你看，这封三人共同签名的木件信是写给指挥官，只可惜，他的名字部分被损坏——好像被谁折走了。以前，我曾经看过野史记载，说有一名戍边大将奉命抢到玉枕，回到阳关，得知王莽已死，就携带玉枕，带领部下去了西域。”

斯坦因翻来覆去，揣度这些两千年前的书信，焦灼不安，“我们拷打民工，也许能找到那块丢失的重要残片！”于是，两人在帐篷前面的草地上临时设立公堂，让衙役把民工带来。

蒋孝琬严厉地说：“你们是不是没上缴完私藏的木简？早早招认，少受皮肉之苦。”

“师爷，我们被绑了一天一夜，饿得头昏眼花，先给些吃的再说话，行不？”

斯坦因命人端来食物，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光。

“现在说吧。”

“师爷，你真狠心，”一个民工冷笑着说，“你们为几捆破烂木简这么折磨人，比阎王爷还毒辣！别说没藏，就是藏了，也不说。我们是鬼门关站着的人，拉一把就是人，推一把就成了鬼。要打要杀，随你们便吧。”

蒋孝琬气愤地上前抽他一皮鞭。

“呸，臭师爷！我们是大烟鬼，但比你这连亲老子都不敢相认的畜类强十倍！”

斯坦因疑惑地望着蒋孝琬：“怎么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大人，别听他们胡扯。”

“你从家乡到敦煌来找父亲，以为他当了大官，后来，得知他疯了，就不再找，你现在发达了，更不认他了，对不对？”

“少胡说八道！我父亲后背上有一斧头状胎记，可是，那个疯子没有。”蒋孝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喊道，“我现在要你们从实招供，说出私藏的本筒。”

一直沉默的民工忽然开口了，说：“师爷，只要招认，就放开我们吗？”

“对。”

“我的腰里别着半截本筒，是前天晚上搬运时折下来的。”

“你为什么折断？”

“嘿嘿，挠痒痒，怪顺手的。我刚刚才想起来。”

蒋孝琬从他身上搜出来，突然盯着本筒残片怔怔发呆，脸色变得煞白。

斯坦因走过去，立刻认出三个熟悉的隶书字：“蒋孝琬”。

“你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大人，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折损残片，是本筒书信的抬头部分，很奇怪，那位失踪的指挥官怎么与我的名字完全相同？”

斯坦因笑笑，“你的名字在两千年就有人使用，说明很好啊。”

蒋孝琬尴尬地转过头，没说话。

衙役建议将民工释放，斯坦因同意了。

下午，蒋孝琬将整理好的材料交清，然后要动身去敦煌。

斯坦因说：“你骑上我的马去吧，走路快些。”

“谢谢大人美意，我害怕马，骑惯驴了，稳当。”说完，他敏捷地跳上驴背，狠狠抽一鞭。毛驴身子猛地收缩，夹起尾巴小跑起来。

斯坦因望着他憔悴的身影远去，忽然有些伤感。蒋孝琬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力，可是，为什么就不愿意学习英语或克什米尔语？百思不得其解，他折来半截芦苇，像驼工那样制作成古朴的芦笛，吹几次，竟然悠扬地响了起来。

30、飞翔的三危山

昆仑坐在悬泉置城堡的角楼上，充满爱意地抚摸着黑色鹅卵石，久久凝望紫气升腾的三危山，耳边萦绕着妻子盘姑病逝前对他反复交代过的话：祁连山有条支脉伸向戈壁滩，形成三危山，它与西边的鸣沙山遥遥相对。三危山有三青鸟，鸣沙山有瑶池，三青鸟能飞到昆仑山，瑶池的水与罗布泊相通。鸣沙山还掩盖着一个秘密洞口，它与新疆或者更远地方的大树相通，你的驼队从树洞进去，穿越荒滩，从鸣沙山出来，好不好？当时，昆仑抱着妻子，点点头。妻子缓口气，又说：三危山有种长相像牛的猛兽，叫做烟，头上有四只角，白身子，毛很长，披下来如同蓑衣，它最喜欢吃人。另外，还有一种长着三个头的鸱鸟，也吃人。你要照顾好雪莲，别让它们伤害着她……

盘姑就那样嘱托着断了气。她的眼睛没有闭上，嘴也微微张开，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昆仑当时来不及、也没有打算问她怎么会如此准确地描述出从未到过的敦煌地形，他只当那是在弥留状态下由于牵挂孩子而导致的零乱臆想。他遵从盘姑遗愿，在崆峒山用松木火化。三天三夜，灰烬中只剩下戈壁滩上常见的那种黑色鹅卵石。昆仑知道这是妻子化作石头，要陪伴自己，就让鹅卵石沿袭妻子的名字：盘姑。并且，经常带在身上。

雪莲要长在雪山上。盘姑生前酷爱玉器，所以，昆仑打定主意，沙洲商驼永远要以有雪山和产玉的地方为基地，这样可以兼顾盘姑和雪莲。

就在昆仑将商驼无偿送给大夏、八荒的那天，他打算将盘姑送到最高、最深的昆仑雪山，让她永久接受玉脉滋养。他离开牧场，独自走向南山，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雪峰，打算投向深谷。他最后一次爱抚，最后一次注视。突然，盘姑的黑色晕圈在雪光冰气中层层消退，

呈现出三座险峻的危峰形状，又像翘首以待的人影。昆仑一怔，想起妻子临终前念叨过的三危山、四角牛和三首鸟。难道她的在天之灵暗示什么？

他将盘姑带回，也才有了敦煌之行。

三危山中传来野骆驼的狂野吼叫。昆仑听出其中夹杂着“金玉神驼”高亢雄厚、坚定不移的挑战声。近日来，应战的回声越来越稀少，这表明，敦煌最大野驼群雄驼之间争夺交配权的残酷争斗即将结束，“金玉神驼”以其鲜黄光泽、优美体魄及凶猛勇敢的绝对优势胜出。这是它第一次争得交配权。神驼骄傲的嚎叫声距离城堡越来越近，难道它要选择悬泉淡水流出的葫芦形峡谷作为激情发泄场地？

早晨，昆仑被震耳欲聋的奔腾声惊醒。他迅即爬上角楼。空旷深远的戈壁滩里，“金玉神驼”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浑身闪亮，格外耀眼。它像将军那样沉着冷静，指挥上百只披着金黄色霞光的雌性野骆驼绕过城堡，向悬泉山沟跑去。“金玉神驼”至少抢夺了六支野骆驼群中的雌驼，它肯定经历了长时间的鏖战，挫败所有对手。

这个孤独专横的强盗！

野骆驼全部拥进峡谷后，“金玉神驼”转过身，站在狭窄沟口，踌躇满志，眺望远方，显示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英雄气概。悬泉水似洁白玉带从三危山腰间飘然而下，与火红山体背景相互映衬。悬瀑边，两列山峰如同大仙神腿，向戈壁滩蹬来，左腿被城堡一挡，收缩回去，与伸展开来的右腿正好形成“葫芦口”。现在，“金玉神驼”就充当漂亮的塞子。但它更像飞翔的雄鹰，两列山峰是强健的翅膀。“金玉神驼”仔细观察周围地形，还向城堡望了许久。昆仑觉得它认出了自己，但是，没有被归入危险元素。

太阳越升越高，三危山的色彩也随之变化，“金玉神驼”光芒四射，伟岸自信，以王者的从容大度走进悬泉峡谷。不久，与一峰美丽光亮的雌驼依偎着回到沟口，厮磨一阵，雌驼头朝外卧倒。“金玉神驼”兴奋地嚎叫几声，从后面爬上去。雌驼低声欢叫。两种声部试探，纠正，扭结，缠绕，振奋，渐渐趋向高昂，达到和谐。昆仑笑了。他摩

擦着鹅卵石，想起盘姑。当年，他带领商驼从新疆和田驮着玉材，进玉门关，运往北京。到武威，他选择古典时代的丝绸之路北道，打算在西安转为骡车运输。渡黄河，过华亭，他又看见盘姑守候在路边的大槐树下。他去和田时盘姑十三岁，返回来她已经十六岁。昆仑也从十六岁增加到十九岁。盘姑不说话，只在清澈的眼睛里涵养着亮光。昆仑以为她是忧郁的哑巴。他牢记着骆驼客的古训：赶驼人只能有爱，不能有家。驼队启程时，他避开大槐树。盘姑追上他，不由分说，拉他跑到路边的柳树林。盘姑热烈地望着他，胸部像沙丘起伏。昆仑说野骆驼能够沿着千百年走过的路来回践踏，而骆驼客从来不敢奢望再次见到自己的脚印。盘姑猛地揭起火红的绣花丝绸衣面，把火红的绣花胸衣展现给他。丰满的羊脂玉光在乳沟间汨汨流淌。昆仑说我的心灵自由，但是脚印不由自主。盘姑忽地翻起绣花胸衣，两座立体沙丘让天地颠倒。两座丰腴的驼峰让时空错乱，刺目的雪光使昆仑哑口无言。盘姑说我难道不比沙丘、驼峰、雪光更好吗？昆仑说你是我神圣的悬泉。然后，他就紧紧抱住她。它们像沙丘涌动，像大山飞翔，像乳燕呢喃，像狮子吼叫……离开柳树林，昆仑仿佛记得她说过：你真像一只野骆驼。十年后，他再次经过华亭，得知盘姑并未出嫁，而且每天都在大槐树下守望，风雨无阻。他还知道她病了。他娶了她。他不再走四方，他们每天都合奏，每次都和谐……

野雌驼双峰顶着“金玉神驼”的前胸，它秀长的脖颈成为雄驼的雪山草地。盘姑从来没见过野骆驼，为什么要反复提起？昆仑忽然觉得野雌驼似乎就是盘姑，她们曾经都是孤独的守望者，她们都在沉默中无怨无悔地守望，只为这短暂的狂欢盛宴。想着，昆仑内心涌动无限爱意，如同金色质感的阳光流泻到黄昏的沙海中……嚎叫停止。野雌驼机敏地从雄驼身下蹿出来，精神抖擞地跑回峡谷。“金玉神驼”疲惫不堪地卧着。忽然，它看见距离悬泉城堡最近的烽火台上有三个火红身影。身材、面容属于善爱、娇娇、采诗。“金玉神驼”欢欣鼓舞。与六匹野雄驼的狂野比武没能展示给她们，希望这半月纵情交欢能带去快乐。它振作精神，站起来，返回峡谷，瞅准交配目标，并肩膀走到

谷口。野性激情戏再次上演。善爱惊呆了，紧接着，她觉得自己从莫高悬崖绝壁间倒栽葱往下掉落，头颅与坚硬地面接触，结果肯定是脑浆迸裂。“金玉神驼”到底是野骆驼，不是父亲，不是兄弟，也不是长城。它与以前一样，随时都会抛弃她。她心底的大山崩裂，空空荡荡。她渴望头颅迸裂，所有记忆与期待都迸裂。她不想再看见“金玉神驼”，她抿起嘴巴，闭上眼睛，捏住鼻子，塞住耳朵。“金玉神驼”的气息却变成一缕风，掠过她全身每个角落，寻找入口。风在胸部柔和吹拂。风钻进细胞。风从一个细胞进入另一个细胞，畅通无阻，无数烽火台传递信息。一缕风变成一股风。一股风升级为强悍风。风把芽变成叶，把花变成果。风把沙漠吹奏为汹涌澎湃的沙丘。沙丘不断隆起，高飞，试图抚摸飘着白云的蓝天。野骆驼踏上沙丘脊梁，还是难以问鼎高远的天宇。昆仑骑上野骆驼。野骆驼两肩处长出翅膀。野骆驼带着昆仑飞翔。昆仑把蓝色天宇像纸一样卷起，然后，放在大沙漠和戈壁滩里，又像地毯一样打开。大地成为波涛凝固的海洋。昆仑把善爱放在凝固的波涛上，他把波涛激动成善爱少女记忆中的秋千。秋千在风中荡起，落下，又荡起，又落下。野骆驼把好奇的目光变成风，快乐地追随。有只无形大手狠狠一推，秋千断了，她从和田甩到敦煌。她倒栽葱往下掉落。她清楚地看见两只非同小可的脚板。大地像莲花般层层开放，善爱向花心降落。她的后脑看见“金玉神驼”从天际飞来。它超越掉落速度，站立起来，张开双蹄，接住善爱，抱住善爱，轻抚善爱。像昆仑像大夏又像神驼，更像风。风行身上，风穿过肉体。沙丘动荡不安，波涛激动不已。悬泉由一带清水变成盛大瀑布，砸地而成巨响。善爱欢天喜地，手舞足蹈。她不知如何是好。她想变成激烈燃烧的烽火，映红沙漠。芦苇、白刺、红柳、碱蓬、砾石、古城都变成戈壁大地乐器，大风之手拨弄，表达善爱，烘托善爱，使她的美妙乐章与野雌驼消失隔阂……

采诗第一次观察野骆驼交配。她张开嘴巴，擦亮眼睛，敲敲鼻子，提醒耳朵，然后目不暇接地观赏一幕又一幕表演。后来，天黑了。月牙和星星的光亮不能满足舞台需要。采诗把眼皮拉到脑后还是看不清。

“金玉神驼”灵机一动，说你站在烽火台上，难道不知道怎样获得光明？于是，采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点燃烽火的女性。火苗直蹿，超过三危山最高峰，照亮城堡、悬泉、山体和表演艺术家。采诗说善爱你看你看它的身体和意志都那么坚强，多神奇。没有习惯性的回应。善爱赤裸裸地躺在五彩缤纷的霞光中，冉冉飘升，随风飘向城堡，飘向望楼。昆仑张开双臂，无比虔诚，俨然在接受神的馈赠。他虔诚地进行交接仪式。他轻柔地抱起善爱，轻柔地放在温床上。然后，轻柔地跋山涉水，仿佛他是野骆驼，善爱是沙漠。野骆驼翻越沙丘，驾驭波涛，穿越雅丹，寻找旺盛的芦苇地和隐秘的咸水泉。找到了。采诗听见昆仑说我不老的雪山，我溶化，要以我的命滋润你的命。我要把你变成绿洲。我要把你变成无所不能的乐器。他们用亲密的肢体语言交流。他们演奏。采诗想，有了两个舞台，一个在望楼上，一个在峡谷口。野骆驼和昆仑都没喝酒。这种情景古代诗歌、正史、野史都没有记载过，怎么就发生了呢。善爱那么完美啊，她真善于表现。我在八荒的演奏中音色有这么和谐、悦耳吗？在遥远的水磨房小阁楼里，她只感觉到他掀起的风暴和轰然而来的潮水，她醉了。没有赏析到他的表情、喘息、嚎叫以及眼睛深处逐渐熄灭的烽火。当初怎么很傻呢，为何不仔细感受、欣赏、记忆，何必把自己变成荒废的古城。我是女人啊，我是绿洲。至少，也是生长芦苇的咸水泉。对，是仅供八荒那只野骆驼饮用的咸水泉。她曾经渴望改变水质，把咸水泉变成淡水泉，她想吸引迦楼罗。难关无法突破。因为迦楼罗是家驼。她不能寄托希望于卡特，因为他只喜欢听女人的快乐呻吟。他常常尾随大夏、娇娇和自己。她心里明白。她曾经问卡特：你更喜欢听谁的声音？卡特笑着说都好都好。采诗坚信自己优于娇娇，因为娇娇说话都细声细气，看见米兰壁画中的裸体舞女都脸红呢。这会儿她去了哪里？采诗猜测她大概因为害羞而躲藏起来。

.....烽火燃烧半月，然后熄灭。

那时，太阳刚刚升起，霞光四射。“金玉神驼”即将开始新一轮表演。采诗不知道这是尾声，只看见白天黑夜在持续。昆仑与善爱也在

持续。娇娇的羞涩跟着持续。忽然，一朵朵黑色影子从戈壁滩涌向峡谷。影子鬼鬼祟祟，采诗断定它们不是鹅卵石或蓬草。影子成了灰色。那是狼，狼群！采诗几乎惊叫起来。昆仑说过，野骆驼交配后，精疲力竭，瘫软如泥，狡猾的群狼无需花费力气就可以撕食。狼群出现意味着野性舞剧即将结束，难道要让毫无反抗能力的“金玉神驼”在群狼围攻中悲惨地丧命？昆仑、善爱丝毫没有察觉，而娇娇也不见影子。卡特、大夏、迦楼罗，你们在哪里？

狼群停止运动。两匹狼匍匐前进，对“金玉神驼”形成合围之势，距离很近时，它们埋伏在巨大的石头后面，只要嚎叫声变弱，它们就猛扑过去，咬住野驼脖子。其他狼紧随其后，迅速跟上，分食。如果那样，“金玉神驼”必死无疑，可怕的是，这个过程肯定会有大量殷红鲜血洒满沟口，洒满心灵。想着，采诗浑身颤栗。几只蚊虫不失时机地袭击她，一只落在脸上，两只落在乳房，还有几只伺机降落——奇怪，什么时候变成了裸体？她要遮盖身体，两手却动不了。她想喊，嗓子发不出声。“金玉神驼”的强劲吼叫正在向衰弱叹息转换。头狼准确地捕捉到这个信息，挺直身子，奋力一跳，跃到空中，利箭般朝神驼射去。即将咬到神驼脖子，突然，枪响了。头狼惨叫一声，掉下。后狼躲过“金玉神驼”喷射的胃渣，绕到它身后，咬住腿。第二枪又响了。后狼没有立刻毙命，它努力挣扎，试图咬断驼腿。戈壁滩上的群狼跳起来，呜呜叫着，逡巡徘徊。它们不愿舍弃期待已久的丰盛大餐，试探性往峡谷口靠近。第三声枪响，又有狼中弹。接着，迦楼罗出现在峡谷左边的山峰上。他端着枪，敏捷地在岩石间跳跃，飞快地跑到神驼跟前，近距离枪毙狼。枪声惊醒善爱。她赤身裸体，跑出城堡，向“金玉神驼”冲去。昆仑从土坯房子里找出一把大刀，跟在后面。“金玉神驼”看见两人披着一身阳光，像白色精灵，像丰美的雪山，像快速飘飞的云朵。它被这戈壁滩上动人心弦的风采迷住。它彻底忘掉迦楼罗在扳开狼嘴时带来的钻心疼痛。它陶醉于移动沙丘、咸水泉和茂密芦苇地。它终于明白，女人是沙漠，男人是野骆驼。

昆仑、迦楼罗终于将狼嘴扳开。善爱见“金玉神驼”的后腿被血浸红，想撕些布条为它包扎，却发现自己一丝不挂，求援于昆仑、迦楼罗，他们也赤条条的。她急忙抱住神驼脖子。

迦楼罗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惊喜地叫起来：“飞翔，飞翔！”

昆仑问：“什么飞翔？你喊什么？”

“老驼主，我隐蔽在岩石间，打算在神驼嚎叫最厉害的时候开枪。可是，我感觉到三危山像大鹏展翅飞翔，我同三危山一起，围绕城堡与悬泉峡谷飞翔，看到很多奇妙景象。”迦楼罗激动地说，“神终于开口说话，我要告别猎手生涯！这把猎枪，是俄国老爷普尔热瓦斯基送给我的，它害了我。现在，我要把它砸掉。”他走到一块大石头旁边，狠狠地将猎枪摔坏、砸碎。之后，回到“金玉神驼”身边。昆仑和善爱已经穿好衣服。采诗也在他们中间。

“哟，迦楼罗，看见自己了吗？”采诗盯着他的下身，失声说，“……你能飞了？”

“我现在同野骆驼一样，嘿嘿，前几天，我把你当马骑，跟飞翔一样，真美妙。”

“你瞎说！”采诗羞愤地说。

“我觉得你也很欢快啊？”迦楼罗一本正经，“我还看见娇娇……”

昆仑愣一下，问：“娇娇呢？她在哪里？”

“我们开始在一起，后来就不见了。”采诗回忆着，“可是，很奇怪，她的所有衣服都在烽火台上，好像要洗澡去，鞋子都没穿。”

迦楼罗说：“昨天，她离开悬泉峡谷，沿着悬泉小河往戈壁滩里去了。”

昆仑望着苍茫荒原，攥紧拳头，说：“快去找，她要被那群恶狼围住就糟糕了！”

于是，他们向戈壁滩里快步走去。善爱不断地呼唤。采诗喋喋不休地埋怨大夏无情无义，不管她们。她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让男人们碰娇娇的身子。

“要是那样，最难受的不是你，也不是大夏，而是卡特，他就指望你们的声音维持性命呢。”迦楼罗嘿嘿笑着，“采诗，找到娇娇后，我就带你回罗布泊，好不好？”

“做你的美梦吧。”

“当初，你不是每天晚上都到芦苇棚里来吗？给我讲故事，跳脱衣舞给我看，还……嘿嘿，你对我太好了，只可惜，那时候‘鸟’的翅膀不争气。”

采诗气得脸色通红，厉声说：“迦楼罗，你再这样，就烂舌头！那些事情只在阿不旦发生，可这里是敦煌绿洲！娇娇现在还不知是死是活，你倒嘻嘻哈哈的，很高兴吗？”

“没事，我的枪法很准，百米以外都能打个对眼穿，群狼被吓破胆，早跑光了。”

下午，他们到达残破的长城下。悬泉河在低洼处汇聚成片片沼泽。芦苇在风中欢快地扭着嫩腰。昆仑登上城墙，向四周看，只有烽火台在荒滩中孤独地静候。

“迦楼罗，你说娇娇沿着悬泉河向北走了，怎么不见影子？她是不是去了敦煌城？”

“请相信一个老猎手的眼睛和对方向的辨别能力。”

“她为什么要独自走向无边无际的荒滩？以前，从不这样啊。”

迦楼罗正要说话，采诗忽然惊叫起来：“看，烽火！肯定是娇娇在那里点燃的。”

西边长城旁一座高大的烽火台上，黑烟袅袅升起。他们急忙沿着两千年前巡逻士兵踏出的小径，向烽火台跑去。到跟前，大家都怔住了：烽火台高大坚固，曾经有过的台阶已经坍塌，现在更像孤立的半壁悬崖，娇娇不可能攀登上去。可是，烽火是谁点燃的？而且，风很大，烟柱却丝毫不受影响，如同在晴天丽日中悠闲自在地浮升。

鸣沙山传来巨大轰鸣声，其中，似乎还夹杂着和田铜喇叭的伴奏。

昆仑围着烽火台转几圈，然后喊：“娇娇，你在上面吗？”

一片沉寂。

善爱又喊几声。还是没有回音。她急哭了，“如果娇娇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大夏！”

迦楼罗向南望一阵，大声说：“野骆驼来了！”

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一匹骆驼像波浪般从远处涌来，在距离烽火台百米的地方停下，似乎围着什么打转，同时发出哀伤的悲鸣。

“是‘金玉神驼’。”善爱说。

昆仑沉着脸，一言不发，神情越来越严肃。他穿过红柳丛，走向“金玉神驼”。其他人不约而同地跟上。前面，神驼焦躁不安转圈的草滩上，血迹斑斑。白刺、骆驼草和砾石上也有染过血的迹象。显然，这是群狼撕食过猎物的现场。它们吃得很干净，连骨头渣都没剩下。

善爱哭着说：“千万不要是娇娇，她对谁都那么好……”

采诗惊得半天说不出完整话，突然，一股无名火冲上头脑，她带着哭腔，愤怒地喊叫：“说娇娇名字干什么？她与血迹有什么关系？群狼怎么会到这里？”

“金玉神驼”叉开前腿，伸出长长的脖子，下巴挨着地面，悲哀鸣叫，泪流不止。

昆仑在周围的草丛里仔细搜寻，发现了一束与头盖骨相连的长发。

他招手叫过采诗，问：“认识吗？”

采诗浑身一震，放声大哭起来：“就是娇娇，娇娇！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啊……”

善爱疯狂地跑过来，狠狠地掴她一个耳光，说：“你怎么说是娇娇？你疯了吗？娇娇一定去了敦煌！她到长城边来干什么？”

“呜呜呜……”采诗咽泪入心，“我也不希望她是娇娇，可是，那个发型是我从千佛洞壁画中学来的，娇娇很喜欢，一直都在小心维护……你看，发型一点都没乱，我知道娇娇的性格，她非常爱美，她直到咽气还保护着头发，呜呜……”

善爱噙着闪亮的泪水发会儿呆，昏厥过去。

采诗抽出丝巾，将长发和头盖骨小心翼翼地包好，“都怪大夏，谁让他老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女人们遇到危险了，他都置之不理，算什么男人？走，找他算账去！”

迦楼罗望着还在浮升的烽火，“奇怪，那是谁点着的呢？”

“肯定是娇娇的灵魂。”昆仑低声说，“她太善良了，不忍心看着我们为她焦急。”

采诗的哭声忽然高起来，但轰然而至的沙山鸣响或和田铜喇叭的冲击声更高，淹没了采诗、善爱和昆仑，淹没了戈壁滩、长城和天空。

31、树葬

看见三危山下升起的烽火，斯坦因连夜拔营，匆忙往回赶。彻夜燃烧的烽火为驼队导航。第二天下午，队伍到达营地。

上次离开时，苹果树才星星点点地抽芽，这次回来，粉红与雪白相间的花朵已经缀满枝头，生气勃勃，鲜艳夺目，似乎欢迎考察队的挖掘取得重大成果。接着，斯坦因惊讶地发现，“烽火”竟然是鸣沙山顶一个自焚男人——与那天夜里引他到土坯房子的奇怪影子完全相同：都是左臂着火。男人已经被烧死，但他的尸体仍然直立在沙山上，残缺不全的左臂笔直地指着天空。

敦煌百姓为他收尸，埋葬。他们还用胡杨木做了一个简易墓碑，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杨大桶，在莫高窟清除过流沙，后人要记住他的功德。”

斯坦因让大夏骑上快马，前往莫高窟。在鸣沙山脊，大夏远眺悬泉置城堡，见烽火台上浓烟滚滚，知道昆仑与三个女人在那里，就松口气，将萦绕多日的噩梦解散。

蒋孝琬得知考察队已经返回，很吃惊，“烽火大概是昆仑点燃的，我打算等‘四月八’节会结束后才发出信号呢！”

“早来几天没关系，南湖蚊子太多，别说人，就是骆驼也受不了。”大夏疲惫地说，“这样吧，你把斯坦因的马骑回去，我步行到悬泉置城堡看看娇娇她们。”

“我不敢骑马，再说，我听得三危山下的野骆驼昼夜嚎叫，还看见好几只野公驼在大泉河边转悠。前天，有个香客的马被咬成重伤。”蒋孝琬严肃地说，“如果野骆驼窜入考察队的驼群，就闯下大祸了，你怎么向斯坦因大人交代？”

大夏惆怅地遥望三危山，“很奇怪，这些日子我心灵深处有种恐怖的声音，让人发慌。唉，到底上了年龄。以前，我怕什么啊。”

蒋孝琬说：“我把玉佩还给你护身，好不好？”

“不要，没有那个道理。”

他们回到营地。大夏再次召集驼工，强调提防野骆驼入侵。

蒋孝琬走进斯坦因帐篷，“七天后就是‘四月八’节会，敦煌及周边地区的信徒们都涌集莫高窟，人很多，您不宜出现，免招麻烦。”

“那好，我就在这里按兵不动——你与王道士接触，效果如何？”

蒋孝琬面露难色，“他比我想像的要难对付得多，不过，我已经调查到很多重要情报。藏经洞发现与北京义和团闹腾在同时期。王道士本名王圆禄，祖籍湖北麻城，因为逃荒流落到陕西，为谋生，参加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到肃州巡防大营当兵勇。左宗棠誓师西征，他害怕战死，逃离军营，被抓回去，派遣给投降将领元浩当师爷。后来，又四处流浪，改名为王圆篆，出家为道士，道号法真。再后来，西征军获胜，新疆建省，他随同商队进入西域，最远到达和田，试图从飞黄腾达的旧相识处化缘修道观，没成功。况且新疆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他无法立足，便打算返回陕西，途径敦煌，见莫高窟无人问津，就长期居住，化缘修复，试图获得更多的善款。”

“就是说，他与官方毫无瓜葛？”

“对。”蒋孝琬肯定地说，“藏经洞发现后，他首先挑选几件品相较好的水月观音像去拜见湖北老乡汪宗翰，没有达到目的，又找到敦煌绅士王宗海等人。此后，他还专程拜诣肃州守备廷栋。据说，廷栋曾给朝廷上奏，但都没有回音。”

“那么，他与瓦尔特的交易是怎么回事？”

“瓦尔特只给他一个马蹄银定金，而王道士非常固执，在付清四块马蹄银之前，根本不让他进洞子。所以，大量文书仍然完好地被保存着。”

斯坦因很吃惊，“瓦尔特竟然想用四块马蹄银就购买五万件文书？而王道士居然答应了？你马上跟王道士谈，这桩交易我们来做，我可以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大人，这件事千万不能操之过急。队伍不能在苹果园驻扎太久，莫高窟‘四月八’节会结束后，香客和信徒全部撤光，就清静了。那时，将营地转移过去，您和拉姆先生漫不经心地开展测量工作，而我想尽办法，留住王道士，不让他外出化缘，然后伺机谈交易问题。”

“太好了，我已经看见命运之神在向我招手了。”斯坦因兴奋地站起来，说，“昨天夜里，我梦见一头大象、一只狮子和一只孔雀从金碧辉煌的藏经洞里出来，如同优美舞剧中的情景，还有铿锵悦耳、庄严肃穆的宏大音乐。戈壁滩似乎铺了红地毯，大象、狮子和孔雀气宇轩昂地走过，它们各自步入三危山的三个高峰。天空飘落各种文字形状的花瓣，色彩斑斓，美丽无比。孔雀飞上天空，大象走向西边的金黄色草原，而狮子却走进巍峨壮观的雪山。”

“吉兆！吉兆！”蒋孝琬天真地拍拍手（斯坦因觉得有些造作），“据敦煌民间传说，营地所在的果园是鸠摩罗什使用的苹果树干手杖繁衍下来，应该非常神奇。”

“哦？你说详细点。”

“当年，鸠摩罗什法师到达敦煌，随手在地上一插，手杖就活了，并且在一日之内完成发芽、开花、结果、成熟，后来，就蔓延成很大的果树园。”

“在敦煌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让我们相信奇迹，祈祷奇迹。”说着，斯坦因掏出玉璧，“以前，我这块老玉上有大象、孔雀、狮子以及日月山川的图案。第一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我亲眼看见它们变成雪山和冰川，我期待着在敦煌变成鸣沙山和莫高窟。可是，你看，玉璧似

乎衰老了，越来越像石头，而且，形状也变了。那天，在阳关遗址，有个大烟鬼竟然说它像人的天灵盖，我很生气。”

外面传来熙熙攘攘的嘈杂声，两人走出帐篷。

驼工拥着昆仑、善爱、采诗和迦楼罗从沙山上走来。

卡特大声呼唤：“大夏，快来看啊，娇娇出事了！”

大夏从果园里跑出，到昆仑跟前，“老驼主，怎么回事？”

昆仑轻轻叹息一声，没说话。采诗瞪着大夏，猛地过来，递给他红包裹，“你自己看吧。”然后，她号啕大哭。善爱也哭出声来。大夏双手颤抖，解开层层包裹，看见了熟悉的头发……

“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他疯狂地吼叫起来，“我要把他撕成碎片，磨成沙子！”

斯坦因要过去，蒋孝琬悄声说：“这是驼队内部事情，我们别搀和，也不能让官府知道。另外，我还有很多关于藏经洞的事要向您说。”

大夏揪住迦楼罗的衣领，吼道：“你说，是谁干的？”

“……是狼。”

“狼为什么只吃了娇娇？你们为什么自己回来了？”

“你还是掏出心来，自己问吧！”采诗停止哭，冲他大声说，“那些狼瞎了眼睛，为什么要害娇娇，为什么不吃了你？”

“我宁愿代替娇娇被狼吃掉，可是，你们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只有娇娇遇难了？”

“大夏，”昆仑说，“现在吵闹没有意义。娇娇是你的女人，她只剩下了头发和头盖骨，你说怎么办？是按照驼队规矩，还是她家乡的仪式来处理后事？”

大夏将红包裹紧紧抱在胸前，肝肠寸断，悲伤万分。他强忍住眼泪，说：“我要把娇娇的头盖骨用爱意和时间盘成一块上等好玉。”

“头发呢？”

“娇娇十分喜欢树洞，正好果树园里有一棵千年老树。采诗，把她的头发剪下来，放到树洞里。树梢通天，树根通地，树枝通八方，让娇娇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采诗犹豫半回，说：“烧了可惜，还是给你留个想头。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头疼！”

晚上，众人在领事搭起的大帐篷里点亮九十九盏驼油灯。之后，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挽歌。大夏低着头，坐在中间，双手捧着娇娇的头盖骨，眼泪连续不断地滴到上面，洗去缕缕血迹。接着，他把头盖骨贴到胸口上，唱起歌来。大夏低沉哀伤的歌声仍然执著地起起伏伏，如火如荼，如泣如诉。昆仑恍惚看见歌声变成明亮的雕刀，在洁白玉石上划来划去，就像阳光塑造雪山。他在心底默默念诵《法句经》。苹果花的清香弥漫整个帐篷。

三天三夜，谁也没动。大家嗓子已经沙哑，发不出声。大夏的歌声却像雪山孕育诞生的河流，由涓涓细流变成奔腾大河，越来越壮阔，最后汇聚成罗布泊，汪洋宏阔，汹涌澎湃，穿透光线、帐篷、夜空和在黑暗中酣睡的戈壁滩。每个人的身体与心灵都在歌声的波涛中摇晃、漂流，穿越时空，融入无限……

深夜，外面值班的驼工忽然大喊起来：“野骆驼来了，大家快来赶啊！”

大夏猛地站起来，愤怒地吼叫：“野骆驼，狼，都来吧，我要全杀了它们！”

说着，他不顾昆仑劝阻，提起木棒冲出去。夜空下，几个巨大黑色影子涌动，它们已经撞开临时驼圈门。驼工远远地喊叫，无人敢靠近。大夏怒不可遏，大踏步跑过去，抡起木棒，狠狠地砸向正在驱赶家驼的野骆驼。一声脆响，野骆驼的后腿断了。野骆驼吼叫着，猛地转过身，咬向大夏脖子。伤痕累累的家公驼奋力撞开。几匹野骆驼兽性大发，张开大嘴，吼叫着，凶神恶煞般地围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住公驼，撕咬、抡甩。顷刻之间，公驼毙命。大夏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的坐骑被分解成血淋淋几大块，怒火中烧，抡起木棒乱打。

昆仑从营帐中出来，见大夏发疯似的冲向驼群，焦灼地大喊：“回来！危险！”然后，喝斥惊呆的驼工：“你们傻站着干吗？点火把，烧野骆驼眼睛，快救大夏！”

众驼工从噩梦中清醒，抄起木棒，跟着昆仑一起冲过去。已经晚了。大夏被五只狂怒的野骆驼咬住，剧烈的疼痛和急速的旋转使他失去知觉。他本能地想保护心窝处的头盖骨，可是，力不从心。他似乎看见野驼口中的胳膊在愧疚地向身体告别。和田河改道，胳膊脱离主体。沙丘连绵起伏，波涛汹涌。他被巨大的浪涛掀起，抛向九霄云外，接着，又重重地落向地狱。无数闪亮的星星从心灵穿越眼睛，飞向夜空。星群在深邃的天幕上摇晃。嘴里忽然涌来咸水泉的味道。或者，是血？来不及分析研究。也没有力气辨别混杂声音。他知道身体被撕裂，瓜分，蹂躏。他没有气力感觉疼痛。眼睛也开始蒙眬。无数驼油灯照亮夜空，天幕布满猎猎燃烧的烽火台。忽然，一股腥臭的气浪使他窒息，脖子被野骆驼的大嘴咬住了。昆仑雪山的驼唇大仙啊，请赐给我最后的珍贵疼痛吧。有求无应。麻木，轻飘。呼吸阻塞，断绝。气息变成游风，一切进入亘古黑暗……

太阳从鸣沙山脊升起，洒下万道光芒。苹果园沉浸在花香与血腥混合成的奇特味道中。大夏断裂成数件的肢体和破碎衣片被收拢齐，放在古老的梨树洞里。三天前，采诗和大夏在悲伤的气氛中将娇娇头发放进树洞时，谁都没想到这是苹果园中唯一的梨树。“梨”就是“离”。采诗坚信是梨树导致大夏的悲惨结局，娇娇的灵魂才不会那么心狠。

“老驼主，娇娇头盖骨要不要放进树洞里？”驼工问。

斯坦因过来，含着热泪说：“留给我吧……”

他双手捧起，头盖骨完好无损地沐浴在鲜艳纯洁的阳光里。想起善良多情的娇娇，他禁不住热泪纵横。忽然，他发现头盖骨的形状发生了变化，很像古人祭天的玉璧。仔细看，正面隐约呈现三危山图案，背面是鸣沙山轮廓。

驼工们吹起低沉哀伤的芦笛，安慰大夏灵魂。家驼卧在梨树周围，流着泪水，印印悲鸣。采诗、善爱木然跪在地上，失魂落魄，如痴如傻。

拉姆用野花做了一个花环，走到梨树前，对昆仑说：“大夏和娇娇是雪山和绿洲共同孕育的神灵。他们给了我真诚、友谊和信仰。我

不懂中国习俗，但是，希望这些鲜花把他们的心灵紧紧联结在一起，直到永远！”

昆仑说：“你的祝愿很珍贵，谢谢。”

“驼主先生，这是我遇到最神圣的死亡，它让我重新理解生命。”拉姆真诚地说，“此前，很长时间，我被训练成会呼吸的测量仪器，整天把山川地貌、河流湖泊以及古城老堡用呆板的数据进行技术量化，曾经，我以为那些工作很重要。现在，我终于明白，最需要测量的是人类的心灵，而且，要用博爱、智慧和信仰去测量。这次任务结束，我将彻底改变生活方式。”

采诗忽然大哭起来：“都怪我，我不该意气用事，诅咒大夏！实际上，我内心也喜欢他，呜呜……我有很多话想对他说，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

善爱过来，要拉她回帐篷，却看见斯坦因走来。

“亲爱的善爱、采诗，”他难过地说，“我还在克什米尔时就亲手做了三件可以抵挡风沙和阳光的齐身面纱，打算在你们最高兴的时候赠送，可是，娇娇和大夏的突然遇难使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现在，我要将这件礼物送给你们。”

善爱和采诗漠然接过。

斯坦因动情地说：“为娇娇准备的这一件，已经被我撕碎了。我感到很悲痛、很后悔。现在，我忽然丧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多年来究竟追逐什么。”

采诗猛地抬起头，“大人，当年，我和善爱、娇娇在脚印绿洲看见天空飞过黑色的子弹，那是给阿古柏助跑的运动员，带着恶意，要伤害人，我们三个人裸奔，想拉住它们。可是，子弹不像大英雄夸父追逐的太阳，它们乱飞。在约特干，看见它们飞向敦煌；跑到敦煌，又看见子弹飞到和田去了。我们在月牙泉喝水，然后继续裸奔，追逐，不知不觉，与沙洲商驼轨迹重合。娇娇第一次见到你，就铁了心要跟着你——不要急着否定，她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努力。夸父追逐太阳，

你追逐文书，我们追逐子弹，可是，你出现后，娇娇开始追逐你，明知无望，还是追逐……呜呜……”

善爱也伤心地哭起来。

斯坦因走到昆仑跟前，递过一包银子，“驼主先生，对大夏和娇娇的遇难我感到很难过。为表达诚意，我想赔偿一定数量的抚恤金，希望接纳。”

昆仑推开他，坚定地说：“大夏以驼队为家。而驼队绝对不接受分外的钱。你来得正好，我有事情要与你商量，希望你同意。”

斯坦因诧异地望着他，“什么？”

“商驼创建以来，驮运过玉石、羊皮、粮食、大烟、枪支弹药以及佛像、壁画和文书，虽然经历无数艰难困苦，但从来都没发生过任何意外，更别说短短七天内连续两次遭遇如此惨祸。”昆仑慷慨激昂，悲伤不已，“别的驼队为赚钱不择手段，而我们为了创建一个不断流动的家园，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快乐、温暖与和谐。可是，现在，我们家里有两名成员——加上在和田附近沙眼丧命的八个驼工，共有十个的鲜活笑容永远无法再现，大家都极度悲伤，不愿跟随考察队前行。”

斯坦因惊讶地说：“你已经知道八荒驼队的事了？”

“骆驼客都是顺风耳、千里眼。”

“大夏和娇娇的遭遇我们都感到非常难过，可是，责任不在考察队——除非，你和那些大烟鬼一样，认为挖掘长城、墓葬、废城和古庙会冒犯神灵。”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们的感觉完全相同。”

“我把佛像、壁画和文书等古代文化艺术品从战争、灾害、风沙等等的毁坏中拯救出来，有什么错？”斯坦因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高，“大清王朝的臣民们宁愿把大量银子花到大烟上，却不肯维修、保护这些古迹，难道，也不允许我们来保护？”

“你是想把莫高窟壁画和佛像都搬到西洋去保护？”

“我们只是考察。如若不信，可以问问蒋师爷，刚才你说到的事情，也要与他商谈。”

“蒋师爷在哪里？”昆仑冷冷地问。

“他喜欢逛庙会，大夏出事前就去了莫高窟。”斯坦因犹豫一下，说：“前天，我收到邮差送来的两皮袋信件，其中有潘大人和您女儿雪莲的信件，他们邀请我。雪莲说，她非常想念你，也很想念敦煌。回喀什时，考察队一定要绕道阿克苏。”

“……”

斯坦因继续说：“马继业雇用八荒率领的那支驼队护送新招聘的测量员和其他重要物资，将在新疆哈密接应我们。我非常喜欢与沙洲商驼合作，至于你担心的敦煌壁画和佛像，我可以保证，在考察队离开时，它们完好无损。”

昆仑叹口气，“大人，实际上，我们对蒋孝琬也很失望。他竟然嫌弃得疯病的父亲。”

“蒋师爷是位严谨的知识分子，正如学术问题，所有观点都需要证据。他从小就没见过父亲，而那个叫夸父的人又与他掌握的唯一证据不相符，怎么可能贸然相认？如果你确实希望夸父得到蒋师爷的帮助，这个工作由我做，好吗？”

“夸父最渴望的，也许只是一声亲切呼唤。”

“那么，你可以找到夸父，我劝蒋师爷按照你希望的那样去做。”

昆仑摇摇头，“不用了，夸父已经离开敦煌。”

“马上派驼工去找。”

“敦煌是亚洲的巨大十字路口，向南通西藏，向北通蒙古，向西通新疆，向东通中原。这些还都是大概方向，谁知道夸父去了哪里？再说，强扭的瓜不甜。”昆仑苦涩地笑笑，“只要你答应不拆佛像，不剥壁画，我就继续跟随考察队。”

“非常感谢！队伍返回时要经过阿不旦，我请牢兰为大夏、娇娇做弥撒。”

夜里，大家围着梨树唱歌、吹芦笛，然后，点燃柴火。火借风势，熊熊燃烧起来。斯坦因将面纱碎片投进火里，唱了一首匈牙利挽歌。

很多人看见他流泪了，而且，觉得他的歌声与弹唱艺人的风格、音色极为相似。

天亮后，梨树与大夏尸骨、娇娇头发一起，全部化为灰烬。

卡特奇怪地说：“老驼主，据说，有功德的和田玉工火化时会出现美玉。大夏是著名的雕刻工艺传人，怎么啥东西都没烧出来？”

昆仑仰头望着高远蓝天，“大夏是好男人，临死前，他把所有玉性都给了娇娇头盖骨。”

下午，一场突然发生的剧烈沙尘暴吹翻营地所有帐篷。大风持续到庙会结束那天才停止。梨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灰烬被刮得干干净净，只有焚烧过的黑色痕迹还鲜明印在地面上，与苹果树枝叶、花朵间漏下的斑驳光点优美而伤感地交融。

斯坦因得知五峰野骆驼全部被打死，而遭受袭击的家驼仅仅损失一峰，很高兴。深夜，蒋孝琬骑着毛驴翻越沙山，悄悄来到营地，得知大夏惨死，大惊失色。

“他是多么机敏的人啊，怎么会被野骆驼咬住？”

“自从队伍考察长城以来，他一直郁郁寡欢，似乎预感到厄运要降临。”斯坦因闷闷不乐，显得很忧伤，“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几乎动摇对藏经洞文书的信心。”

蒋孝琬从惊愕中回过神，“王道士原来对我防备很严，刀枪不入，真的让人无所适从。但是，庙会前我终于发现了切入点：在他改造过的道教洞窟里，有大法师塑像和新绘的取经题材，看得出，他对玄奘非常崇拜。我同他谈话时尽量讲《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并且大段大段背诵原文，果然，他非常感兴趣。我趁热打铁，主动提出免费帮他默写一部胜光法师著述的《玄奘传》，他很感动，当然，也十分高兴。我白天黑夜地开始默写，吸引很多香客，他们把我当成抄经人，施舍些钱物。我全给了王道士。大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行动终于使他热情起来。现在，他对您由防备、担忧转变为好奇、期待。庙会已经结束，我来特意要告知你，迅速把营地转到莫高窟。”

“明天就拔营。”斯坦因果断地说，“你想见沙洲商驼的人吗？”

“我得在天亮前赶回去默写《玄奘传》，不然，王道士要生疑心。”

说完，蒋孝琬悄悄离开营地。第二天，沙洲商驼转移到莫高窟九层楼对面的榆树林。休整片刻，斯坦因换上礼服，在蒋孝琬的陪同下，前往藏经洞旁边由佛窟改修成的王道士住处。

虽然天气已经很热，但身材矮小的王道士还穿着黑色厚棉袄，满脸沧桑，目光呆滞，游移不定的眼神躲躲闪闪，忽明忽暗，令斯坦因无法捉摸。他想起制造假文书的瓦尔特、贾船、卡特等人。如果说他们的狡猾渗透在骨头里，那么，王道士的奸诈就溶在血液里。他再次提醒自己，要保持警惕，免得上当。

王道士躲开斯坦因的锐利目光，不自然地笑笑，“蒋师爷给我抄经的纸太好了——听他说，是你捐献给庙里的，太好了，功德无量。前几天，你们怎么不来啊，‘四月八’节会上人多，是莫高窟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如果您需要，我还可以捐献纸张和其他重要物品。”

“太好了，你让我干什么？祈福、求子、禳灾还是算命？”

“哦，不需要那些，我要考察壁画。听说你发现了有很多古书的藏经洞，顺便看看。”

王道士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惊恐，“藏经洞只有破旧文书、佛画和经卷之类，我把老腿都快跑断了，官老爷们还是不运走，让我担惊受怕。”他转向蒋孝琬，愉快地说：“今年庙会，多亏了师爷写《玄奘传》，吸引香客注意力，不然，他们都嚷嚷着进洞子看稀奇，顺手还要带走几本。这是庙里用的圣洁之物啊，带到俗人家里，就染脏了，佛爷怪罪。”

斯坦因拿出护照，谦恭递过去，“我是英国学者，受大英帝国与大清王朝共同派遣，专门考察古代文化遗址。您所遇到的官员大概并不了解详情，所以反应冷淡。我可以将实际情况向朝廷禀报，并建议拨银子支持你的修复工作。”

“那太好了，嘿嘿，我知道，他们都相信洋老爷的话。”

“首先，我想知道藏经洞发现的详细经过。”

王道士扳着指头说，“让我想想。闹义和团是七年前，也就是我到莫高窟的第三年。那时，这里只有西藏胖喇嘛和本地的易喇嘛。西藏喇嘛经常到蒙古、藏区云游，易喇嘛也大多时候外出化缘，所以，莫高窟被牧羊人当成羊圈，狼和野狐也常来，荒凉得很。”

“听说你曾经远游新疆，为什么又回到莫高窟？”

“我打算在新疆找一块好地方修建道观，可是，化来的一些钱让瓦尔特给骗光，没办法，才返回甘肃，住在莫高窟。”

“瓦尔特是怎么骗你的？”

“他要印刷一批佛经，然后卖给印度各大寺院，等赚够钱，就帮助我在昆仑山下修建道观。你知道吗？那是王母娘娘住的神山”王道士眼睛里闪烁着微弱的亮光，“瓦尔特让我投钱购买昂贵的专用纸张，获利后分红。我同意了。可是，他拿上钱就跑到约特干。我找遍所有树洞，也不见他的影子，后来，不知怎么就迷迷糊糊到了敦煌。传说新疆有树洞与莫高窟相通，看来是真的。我身无分文，而敦煌人至今还信仰宗教，依靠他们，我才能够恢复千佛洞的香火。我还要把所有破旧不堪的洞子修好，塑上新的神像。”

说到他的理想，王道士脸上犹豫不决的神情一扫而空，好像孩童憧憬未来，混浊的眼睛闪闪发光。斯坦因不由得想起长城内侧黄昏时的烽火台。

“你看见过瓦尔特印刷过的古书吗？”

“当初，为打消我的顾虑，他将一块很值钱的古玉做抵押。后来，我拿着古玉找到瓦尔特，人家说这是最普通的石头，专门哄外行。”

“你以前同瓦尔特很熟悉吗？”

“我们共同遭遇了约特干的黑风暴。没想到，他连我都骗，结果，遭到现世报，把生意做亏了，流落到敦煌。”王道士感慨良久，“瓦尔特说他知道阿古柏的秘密金库，谁相信啊。”

蒋孝琬不冷不热地说：“世界上有三样东西隐藏不住：贫穷、疾病和知识。法真道长，瓦尔特到处宣扬说藏经洞是他发现的。”

“哼！”王道士冷笑一声，“谁都知道，是我雇用的抄经人发现的。”

蒋孝琬惊奇地问：“抄经人？他是谁？”

王道士说：“他叫杨大桶，是个疯子。他本来想通过抄写经文消除罪孽。他的烟瘾很大，抄写一天，其中半天要抽烟，每次抽完都在有壁画的墙上磕烟锅。这边磕，鸣沙山那边的敦煌人都听得见。我说你别到神人头上磕，要磕就找壁画中的树木或空地上。他觉得墙壁里有空音，怀疑是古代僧院里的宝库，于是，剥掉壁画，露出砖砌石门的痕迹，拆掉砖，发现里面全是包裹、袋装的经卷、文书与佛画。他翻腾许久，没找到珍珠财宝。我说：这么多经卷，够你抄一辈子了。我本来让他在莫高窟打发余生，没想到，他吓疯了，叫喊着要在鸣沙山山顶建造一座普天之下都能看见的烽火台，这不是疯话吗？要在沙山上建造最大的烽火台，谈何容易？结果，白忙活七年，连台基都打不上。你们知道吗？前几天，他在鸣沙山自焚了。嘿嘿，我根本看不上他的做派，还是蒋师爷的字写得漂亮、秀丽。”

蒋孝琬微微一笑，说：“谢谢夸奖，再有三天，《玄奘传》就全部写完了。”

“你真聪明，肚子里装那么多东西，肯定能考上状元，”王道士遗憾地说，“不过抄经功德更大，如果你愿意，可以长期在莫高窟，比进到沙漠里寻找财宝要安全。”

斯坦因脸上流露出厌烦的神情。他不明白蒋孝琬为何不单刀直入，直接提出要进藏经洞。蒋孝琬发现后，机警地站起来，“斯坦因大人从明天开始就要考察各个佛窟的壁画，对您有搅扰之处，请多多包涵。”

“没事，没事……”

回到帐篷，斯坦因不满地说：“王道士并非官场人物，何必说那么多客套话？你要直奔主题，与他谈购买文书的事情。我想及时提醒你，可是，王道士似乎也懂突厥语，而你不能用英语同我交流。”

蒋孝琬不急不躁，“大人，经过前期艰苦努力，现在，我已经有六成把握。等达到八成时，我就回头谈正事。操之过急，则适得其反。”

“你有把握吗？”斯坦因仍然在生气。

“应该没问题。我只是觉得奇怪，瓦尔特最近怎么不露面了。”

“卡特说他到肃州筹钱去了。”

“哦，没有他捣乱，进展要顺利些。”蒋孝琬充满信心，“莫高窟有大概五百个洞窟，你与拉姆测量、摄影至少得一周。这段时间，就算撒网，你不要主动接触王道士，也只字不提文书，其他事情，由我来做。等他邀请你去做客或看他的杰作时，再收网。”

斯坦因故作神秘地说：“虽然你不肯学习英语，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你的才华，也尊重你的人品，尤其对你谨慎从事的风格，每次给马继业的信中都谈到，实际上，通过我，你的一举一动都进入他的视野。他已经考虑长期聘用你在‘中国花园’担任中文秘书。作为你的挚友，我将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谢谢大人，鄙人肝脑涂地，当效犬马之劳！”

32、藏经洞

幽怨哀伤的芦笛声，在榆树林、大泉河与戈壁滩之间交相呼应，彻夜不息。

这种乐器王圆箎并不陌生。戈壁沙漠，有泉水的地方就有芦苇，有芦苇的地方就有芦笛，有芦笛的地方就有战争。当年，在肃州兵营，士兵们很难通过方言进行对话，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折取半截芦管放在嘴边，每个人能够自由自在地倾诉辛酸与孤独。尤其是冬天寒夜或有月亮的晚上，悠长哀婉的芦笛声一浪压过一浪，层层渲染，惊天动地。王圆箎与大部分兵勇一样，手里拿着兵器，腰里别着芦笛。这两样东西都是士兵生命。以前，在祁连雪山养育的沙漠绿洲上，有很多游牧民族。他们赶着牲畜到达泉水和芦苇地，语言不通，就用芦笛唱和问答。音调齐谐，便亲如兄弟，开怀畅饮，然后才接受对方风俗、礼仪及语言；声腔不和，就视为陌路，并且将不和谐因素无限夸张、放大、扩展，绵延成残酷的战争。夸父支持这种观点，而更多幕僚认为民族、部落发生冲突的导火索是“争夺草地和水源”。论战中，夸父是少数，他没有服从多数。他甚至在西征军的誓师大会上通过行为艺术表达观念。王圆箎被感化，他以实际行动响应，脱离军营。为避免

被罩上“逃兵”罪名，他以解手为幌子，躲进古代士兵戍守长城的土坯营房中。他枕着干芦苇睡了三天三夜。一群狼虎视眈眈，要发起进攻。他慌忙点燃芦苇堆，接着，又点燃几座护卫长城的烽火台。群狼被大火吓跑，却吸引来士兵。他只好跟随西征军穿越莫贺延戈壁，步行到哈密。

多少年后，听说当初合奏过芦笛的战友都在新疆当大官，兴冲冲前往。果然，他们出行都有士兵前呼后拥。王圆箎倍感失落，怨恨夸父耽误自己前程。他在悔恨交加中返回甘肃，寄身荒凉的莫高窟，试图恢复其昔日繁华，让所有从芦笛开始建功立业的达官显贵们都来顶礼膜拜。发现藏经洞的喜悦把他抛到高空，又坠回深渊——各级官员、豪绅、信徒对古代文书并没有太多关注。他失望至极，将藏经洞重新用砖砌住。瓦尔特的到来再次点燃希望的烽火，而蒋孝琬和斯坦因的出场更让他觉得有一轮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敏锐地意识到，机遇即将到来。特别是斯坦因，虽然极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但对藏经洞的浓厚兴趣还是从言谈话语中暴露无遗。王圆箎心里暗暗高兴，表面却装得懵懵懂懂，拭目以待。

连绵起伏的芦笛声仿佛预告成功。蒋孝琬解释为骆驼客悼念逝去的同伴。那是书生之见。作为一名曾经在左宗棠统领下的老兵，王圆箎坚信芦笛属于战争，西征军在铺天盖地的芦笛声中取得胜利，战友们升官发财，娶妻生子，而自己却错失良机。没想到，上天赐予藏经洞文书，经过漫长的期盼、等待、求索，终于迎来了机遇。七年来，芦笛第一次在大泉河畔响起，这是难得的吉兆。恢复莫高窟荣耀的梦想这么快就要实现！

王圆箎在喜悦中度过三天三夜。斯坦因整天与助手们只在佛窟里爬上爬下，不像刚来时那样热切地询问藏经洞，难道他和许多清朝官员一样，对古代文书的兴趣转瞬即逝？正在犹豫，蒋孝琬拿着写完的《玄奘传》来了。

王圆箎千恩万谢，记到《功德簿》上，“蒋师爷，有此大功德，你一定能升官。”

“呵呵，我对官场已经没有什么热情，也不崇佛信道，只是钦佩你吃苦耐劳、坚定不移的精神；同时，我们有江南同乡之谊，略表微薄心意，寒酸！寒酸！”

“现在天气很热，是化缘的最好时，恍惚已经外出，可是，他吃不了苦，还得我亲自去奔波。”王圆箎脸上笼上忧心忡忡的神情，“千佛洞的荒凉和穷困你都看见了，别说吃的米面，就连烧的柴草都很缺，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和洋大人！我呆在这里，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到安西县去化缘。”

“化缘对你来说很重要吗？”蒋孝琬不经意地问。

“是啊，我打算修建一处玄奘取经的宫殿，可是，几年来总是停工，缺钱啊！除了化缘，我再没有别的办法。七年前，我发现藏经洞，满怀希望官老爷们赏些银子，谁料，求情下话，磨破嘴，跑断腿，连一个子儿都没见。唉，可惜了那幅《水月观音画》和漂亮文书。”

“原来你化缘是为玄奘修宫殿啊，”蒋孝琬故作惊讶地，“为什么不早说？”

“老乡，难道你有认识的大施主？”

“斯坦因大人就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啊。”

忽然，榆树林里的芦笛声高扬起来。王圆箎走到外面，望一阵，转回来，警惕地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洋老爷信奉中国大和尚。他们有自己的洋和尚，我在新疆见过。”

“斯坦因大人是个例外，”蒋孝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他走遍了玄奘当年在印度所到达的所有地方，然后，沿着法师回国的路线一步步走到敦煌，并且朝拜了很多宗教遗址。如果他不崇拜玄奘，怎么可能寻访他走过的路？我为你默写的《玄奘传》原本就是他发现的。”

“我还是不明白，洋老爷为什么会信仰中国和尚。”王圆箎顾虑重重，“他对破损的壁画竟然那么感兴趣。你能不能劝导他尽早离开？”

“你担心什么？”

“很多洞窟都残败不堪，风一吹都会坍塌。如果他掉下来，摔伤或丧命，官府追究起来，谁能承担得起责任？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人家可是洋老爷啊！”

蒋孝琬思虑一下，低声说：“我被喀什道台派遣做他的中文秘书，经常深入沙漠。冬天被冻伤双脚，夏天被蚊虫叮咬，九死一生，是人都不愿意吃那份苦。”

王圆箴说：“我看也是。围着清朝官员转，说不准哪天就发达了；可是，给洋人当师爷，人家一回国，你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

蒋孝琬叹息说：“事实如此，可是，这是官差，谁敢违抗？连敦煌的汪大人不都悉心照顾斯坦因吗？我倒有个办法，可以保你和我都不受牵连。”

“你有什么好主意？”

“藏经洞里的古代文书不是有五万件吗，就是不吃不喝，三年也看不完。如果你把斯坦因的兴趣吸引到文书上，他就不会去攀援悬崖绝壁了。”

王圆箴犹豫不决：“主意倒好，只是，我已经把洞口砌住了。再说，万一要让敦煌香客知道我把文书给洋人看，会打断我的腿……”

“你多虑了。”蒋孝琬俯过身，低声说，“现在，庙会刚完，你的徒弟不在，而骆驼客根本不管这事，让斯坦因进到洞子里去翻书打发时间，神不知，鬼不觉，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事我还得合计合计……”

“反正我为你考虑，你自己定夺，”蒋孝琬满不在乎，“不过，我们毕竟是老乡，不能不为你事事着想：斯坦因的钱很多，而且又那么崇拜玄奘，如果你放过这位大施主，可别怪我不帮忙。我曾经见过他给寺庙里捐钱，一出手就是两个马蹄银。”

“那么大方？……我明天请他参观我改造的佛窟和新修的凉廊，看他喜欢不喜欢。”

“你自己去邀请吧。至于人家什么态度，就要看你的运气了。”蒋孝琬叹息一声，“我还是希望你尽早把他吸引到藏经洞里去，这不，

我默写完了《玄奘传》，得跟上他抄写壁画题记去了，唉，说不上啥时候就从九层楼上摔下来了。”

夜里，王圆箓换上新棉袄，从木柜里取出一卷文书，沿着小路悄悄向考察队营地走去。幽幽芦笛声似乎从榆树林、胡杨林、佛窟、天空等处飞来，扭结成牢不可破的网络，罩住他，脚步越来越沉，步子也迈不出去。忽然，黑森森的林荫里传出一声骆驼哀鸣，王圆箓惊出一身冷汗，两腿发软，斜靠在柳树上大口大口喘气。只是把这卷文书借给洋人看，目的是让他捐资修建佛窟，为什么要心惊肉跳？想着，他擦把汗，径直走进帐篷。

斯坦因正洋洋洒洒地给艾伦写信，明显地对这个贸然闯入者表现出不快。

“洋老爷，蒋师爷说您到过很多寺庙，见多识广。”王圆箓低着头，急促地说，“我化缘修建了一处凉廊，还请画匠绘了些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图，想请您赏光，明天去看看。”

“哦，是关于玄奘的吗？”斯坦因脸色缓和一下，“我对法师非常崇敬。多年来，我一直在搜集有关他的传闻、史料和文书，只可惜，收效甚微。”

王圆箓惊喜地说：“真的？我雇用的画匠知道很多，明天我带你去看他们绘的壁画，那里面就有不少故事，到时候，我慢慢讲给你听。”

“好的，我一定去。”

第二天，阳光明媚，千佛洞在朝霞的映射中灿烂夺目，无比辉煌。当年，正是洛克齐在报告中运用“规模宏大的维也纳交响乐”、“美轮美奂的人神舞蹈”等句法描绘莫高窟，也才激发斯坦因前来考察的欲望。而置身其中，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些连续不断，绵延近两千年的壁画价值非常大，用任何词语修饰都不过分。而且，还有一窟珍贵的古代文书等待着他去挖掘。他信心百倍，昂首挺胸，大踏步向南窟走去。蒋孝琬在后面，加快步伐，才勉强跟上。

王圆箓已经将改造好的佛窟及新建凉廊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地面洒上水。看见宾客，他笑盈盈地迎上前，一厢情愿地介绍他的宏伟

目标：“里面的神像去年才塑上，门廊也是新修的。将来化到钱，还要在洞子里塑更多神像。”

斯坦因见那几尊丑陋的“神像”，心里隐隐作痛。这些崭新的木建筑虽然涂着金粉与油漆，但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风格，改造后的佛窟面目将不堪设想。最可怕的是，所有优美的古代壁画会被他当成废物扒掉，永劫不复。他不明白，以崇拜文化著称的中国为什么将价值连城的佛教艺术圣地交给一个无知的半文盲管理？

蒋孝琬见他表情急剧变化，插话说：“法真道长，斯坦因大人最喜欢关于玄奘的壁画，如果方便，请带我们去那里看看，怎么样？”

“好的，在凉廊里面。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王圆箓提心吊胆。

凉廊很宽敞，所有墙壁都被玄奘取经活动为内容的壁画装饰。这是王圆箓最得意的杰作，他发觉斯坦因饶有兴趣地仔细打量每幅壁画，就在旁边口若悬河地介绍相关内容。其中一幅壁画中，玄奘站在水流湍急的河边，旁边是驮着经卷的白龙马。显然，他们为渡过河流在犯愁，但是，一只正朝他们游来的乌龟帮助解决难题。斯坦因耐着性子听他津津有味地将故事讲完，才详细叙述自己在克什米尔的所见所闻以及如何翻过雪山、又如何沿着玄奘回国路线穿越大沙漠到了敦煌。

王圆箓听得目瞪口呆，“你花这么大力气，在他走过的路上重复，能找到什么？”

“当年，法师用二十匹马驮回宗教书籍和舍利子，”斯坦因表情变得沉重起来，“那是最珍贵的佛教文化经卷，后来，因为战争，它们的母本在佛教诞生地——印度全部丧失。我寻访大法师踪迹，就是想找到他当年取回的佛教经典或者翻译本、复制本。我查阅过史料，他经过了敦煌，并且在莫高窟驻留很长时间。你雇人绘上壁画，很有纪念意义。作为法师的忠实信徒，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将尽力而为。”

“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像您这样尊贵的洋老爷竟然崇拜玄奘，难得，难得！”

蒋孝琬不失时机地说：“多年来，大人寻访过很多法师到过的地方。法师当年也是五月中旬来到莫高窟，就住在藏经洞里翻译从印度

取来的佛经。据说，月牙泉是他饮白龙马的地方，虔诚的信徒常常能在鸣沙山上看见法师和白龙马的脚印。”

“……是哩，是哩。”王圆篆讪讪笑着，“师傅盛道看见过，我呢，常常听见鸣沙山里面有马叫声和士兵的厮杀声，有时侯，还能听到各种语言的念经声。”

“作为玄奘法师的忠诚信徒，我希望能够在他居住、工作的地方观瞻，不知藏经洞的门能不能重新打开？”斯坦因诚挚地握着他的手，“敦煌知县汪大人多次介绍，说你对宗教满腔热情，虔诚地尊奉玄奘法师；而我经历重重苦难，行走一万多英里路来到敦煌，也是他的启发。否则，我和你断无缘分在这里相见。”

王圆篆狐疑地问：“你也相信缘分？”

“不管信或不信，缘分都真实存在着。”斯坦因坚定不移地说，“不然，玄奘法师居住过的藏经洞为什么由你来发现？七年过去了，为什么所有官员都对整窟文书漠然置之？难道不是玄奘在冥冥中安排这一切？”

“……可是，敦煌信徒王宗海说藏经洞曾经是唐朝和尚洪辩的禅室，里面还有他的塑像和碑文，没有提到大法师啊……”王圆篆变得优柔寡断。

斯坦因步步进逼：“藏经洞最早专门为玄奘而开凿，法师离开后，其他信徒当然就使用了。到洪辩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

“大人得知你和他一样崇拜玄奘法师，才直接找你商量，”蒋孝琬声音中透露着威严，“他不愿意让官府介入宗教信仰方面的事。”

王圆篆苦思苦想一阵，天真地问：“洋老爷，你们究竟想看古代文书，还是只进到洞子里拍些照片就走？”

“我……”斯坦因望着蒋孝琬，不知如何回答。

蒋孝琬机警地说：“大人懂很多国家文字，他还想翻检一遍藏经洞文书，看看能不能找到玄奘法师从印度带来的文书。”

“全部看？那得多长时间？太危险了……”王圆篆紧张起来，“这样吧，晚上，我抱一捆文书到你们帐篷里，借给你们看，好不好？”

斯坦因没想到事情进展如此顺利，大喜过望，“好的，我们恭候。”

“不过，就一捆。如果想看其他文书，要把先前的书还回来。”

蒋孝琬爽快地说：“没问题，一切都听您的安排。”

“还有……”

“你放心，我们决不告诉任何人。”

说完，蒋孝琬意味深长地笑笑，与斯坦因回营地。

王圆箴盯着他们的背影，疑惑不解：如果说古代文书真的值钱，那么，官员们为何不屑一顾？如果说不值钱，洋人和师爷为什么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洋人有上好的纸和精致的兽皮封面书，为何还稀罕这些破旧的经卷？而且，连假文书也高价购买……这节骨眼上，瓦尔特为什么蒸发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大泉河边传来骆驼的鸣叫和熙熙攘攘的人声。王圆箴好奇地穿过榆树林。“金玉神驼”一瘸一拐地走来。它正在脱毛，浑身狼藉，非常难看。

善爱流着泪，对着骆驼自言自语：“你为什么没保护好娇娇？为什么……”

昆仑摸摸“金玉神驼”的右腿，“让狼给咬坏了。如果它再乱跑，遇上狼群，跑不快，肯定就没命了。”

迦楼罗说：“狼群算啥，明年野骆驼的发情期一到，它会被其他公驼咬死。”

“就没有办法治好它的腿吗？”善爱可怜巴巴地问。

“狼牙上有毒，咬到石头上都会渗进三分，别说骨头、肉体了。”昆仑冥想一阵，说：“解狼毒的草药倒有，对野骆驼恐怕无济于事。玉膏能退除进入血脉的狼毒，传说五千年前的黄帝被狼咬后，每天都喝和田玉熬成的药膏，不但退了毒，后来，他还长生不老。”

采诗说：“我有一块极品好玉，如果能治好‘金玉神驼’的腿伤，愿意奉献。”

她从胸前取出来，递过去。

昆仑接过，说：“玉确实很好，但是，太少了。”

王圆箎从未近距离看过野骆驼，他慢慢靠近，想仔细观赏它玛瑙般的美丽眼睛。忽然，“金玉神驼”鼻翼张大，吼叫一声，喷出一股浓黑的腥臭渣子，瀑布般泻满王圆箎全身。

迦楼罗说：“瘦道士，你那身体要被野骆驼踩上，筋骨立刻就全断了，还不躲远点？”

王圆箎慌忙跑向榆树林，回过头，喊道：“骆驼客，你们把那不通人性的畜生拴上，不然，咬伤了洋老爷，当心汪大人判坐大牢，看你们还有闲心吹芦笛！”

他见斯坦因和蒋孝琬在悬崖绝壁间的洞窟里抄写题记，心里不悦，便将大黑狗拴到藏经洞门口，然后回到住处，闭目养神。

晚上，斯坦因等很久，还听不到王圆箎胆怯而琐碎的脚步声，便让蒋孝琬带上一只“打火机”，以送礼品为名去探究竟。过一会儿，他沮丧地回来，愤愤地骂道：“这个狡猾的小人，不知道犯啥病，又变卦了。”

“他怎样说？”

“我没进到他的住处，他在洞子里说白天被野骆驼吓病了，要休息两天。原来在树林里的大黑狗也被拴到藏经洞门口，显然，这是针对我们的。”

“他这样再三推诿，是不是担心什么？”斯坦因思考半天，说：“我一直在怀疑藏经洞的真实性。王道士目前很需要资金支持，根据以往经验，从克什米尔到新疆，每到一处，藏有古文书的人络绎不绝地往我帐篷跑。可是，王道士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岂不是咄咄怪事？如果藏经洞果真保存着五万件文书，而且全是珍品，那么，他还等什么？七年来，这样的机会肯定不多，否则，那些虚无缥缈的‘古物’不会留到现在。”

“下午，我到骆驼客河边营地，迦楼罗说‘金玉神驼’喷了王圆箎一身脏东西，还差点咬伤。也许，他真的被惊吓致病了。”

斯坦因说：“前天，王道士借给我看的文书大概是诱饵，我推测，这种诱饵在藏经洞里还要多一些，而更多的，则全是赝品。往往，造

假者都是使用这种伎俩。可以肯定，他送来文书的目的是要检验我们眼力。下一次，也许他就开始送假文书了。”

“真要是那样，他应该把真假文书一起送来。”

“无论如何，王道士形迹可疑，”斯坦因一边说，一边记录，“极有可能，藏经洞与新疆乃至中亚都有密切关系，那些流传到欧洲学者和收藏家手里的假文书都与这里有关。当然，造假者不会是王道士，他没有足够的学识。但是，隐藏在他背后指使的人，肯定是寒浞那样精明的商人和胖学者那样知识渊博的专家。”

蒋孝琬灵机一动：“干脆，我让迦楼罗闯进藏经洞看个究竟。”

“万万不可，”斯坦因摇摇头，“我不能落个强盗的名声。明天，你去催催他履行答应的事情。哦，对了，赏些银子，让他感觉到我们出手大方。另外，让卡特秘密监视王道士，别让他逃跑了。看来，‘神秘文书’案要在敦煌告破。”

天亮后，蒋孝琬将斯坦因交给的资料整理完，看看太阳升起很高，才走到南窟区。王圆箓在加固他住处的大门。

“王道长，斯坦因大人发火了，”蒋孝琬面带愠怒，“他让我来问你，为什么失信？”

王圆箓满脸憔悴，眼睛密布血丝，嗫嚅说：“……我被吓病了，到现在心还乱跳，再说，昨夜梦见汪大人在审问我，动用了大刑，还让野骆驼咬我的头、脖子和胳膊……”

“算了吧，大人不记小人过，斯坦因看在同是玄奘信徒的分上，不怪罪你。”蒋孝琬鄙夷地说，“听说你病了，他差我送五两银子来，让你看病。过两天，考察队就要去榆林窟。”

“……这么快就走？”

“你得罪了大财神爷，”蒋孝琬气愤地说，“反复无常有什么意思？你以为自己跟诸葛亮一样聪明，是不是？现在好，斯坦因要把原来打算捐献莫高窟的银子给榆林窟。你不要怪老乡不帮忙，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王圆箎观察许久，最后下定决心：“今晚，我一定送去。你要保证，看完后，还回来。”

“那当然，有借有还，天经地义。”

说完，蒋孝琬转身就走。王圆箎总觉这位师爷的表现不真实。如果说他的言行举止是随着季节不断变化的芦苇丛，那么，其间一定埋伏着无数阴险狡诈的士兵。可是，这些士兵究竟要执行什么任务，看不清，想不明。他思忖一会儿，走到河滩里，折来半截芦苇，做成芦笛，呜呜吹奏。王圆箎恍惚觉得独自置身长城穿过的旷野，周围都是在狂风中剧烈摇晃的芦苇秆。只有芦笛在响。他扛着兵器，吹着芦笛，在烽火台之间巡逻。无数士兵在长城一线以同样的方式巡逻。风把所有芦苇秆吹响。士兵不服输，芦笛声像浪潮般响起。大风与士兵的竞赛持续着。月亮升起，高悬在长城上空。芦苇滩模模糊糊，漆黑一团。微风在一团一团的漆黑中穿梭。芦笛声在忽静忽动的微风中起伏。浪潮从戈壁滩上退去。巡逻士兵随之撤退。只剩下月亮、长城、烽火台、芦苇秆和吹着芦笛巡逻的王圆箎。他觉得奇怪，戍守长城的将士为何突然间像风一样撤走，并且，不通知自己。难道让我独自护卫断壁残垣、坍塌倒陷的万里长城？是谁下达了作战命令？他很恐惧，只能通过芦笛壮胆。他很混乱，也只能通过芦笛整理。他束手无策，只能吹奏芦笛。芦苇滩，长城外，杀机四伏，随时会有千军万马发动突然袭击。他诚惶诚恐，左顾右盼。忽然，空旷的天地之间传来悠扬婉转的女声咏叹调。王圆箎心安神定，回归腔调。女声略带忧伤，感人肺腑。时而遥远，如同月亮吟唱；时而近在身边，仿佛是长城、烽火台的叹息……

芦管裂了……

太阳沉落到莫高悬崖后面，树林里袭来阵阵凉意。昆仑在河滩里散步，他走过去，问：“老驼主，那天听蒋师爷说到一个词，‘文长武短’，是什么意思？”

昆仑说：“在中国，自古以来以来文人有个传统，他们不计代价，将自己悟到的知识、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所以，我们国家的

文化越来越发达，是谓‘文长’；而武术行业则有个弊端，每代名家好手往往将磨练一生的精华、绝招舍不得传给别人，常常带进棺材，得不到继承和发扬，是谓‘武短’。”

王圆篆点点头，“哦，原来这样，我明白了。”

夜里，他走到佛窟，手脚利索地将藏经洞的砌砖拆开一个缺口，钻进去，抽出一捆文书，匆匆忙忙，到考察队营地。斯坦因和蒋孝琬看见他，热情接待。王圆篆喘息一会儿，再次要求他们看完就归还，蒋孝琬连声答应。

王圆篆走后，两人立刻打开书捆。文书全部是汉文经卷，从纸质看很古老。

“这些书都毫无疑问，都是真品。”蒋孝琬信心倍增，“至于具体内容，我今晚通宵考证，明天早晨就能给你满意的答复。”

斯坦因感激地说：“你辛苦了，我等待着你的福音！”

九层楼上的铁铃在风中响着，有意无意地洒落到莫高窟静谧的夜空，清脆悦耳，似乎是连绵起伏的芦笛声浪中抛出的几朵浪花。神秘的榆树林中，两座相隔不远的帐篷里透露出丝丝亮光，直到天亮。当三危山投来第一缕鲜艳的阳光时，蒋孝琬迅速走到斯坦因帐篷门口，径直闯入：“大人，玄奘显灵了！”

“难道是原版《大唐西域记》？”

“比那更早！这是法师归国时在莫高窟亲自翻译的《金刚经》，经书非常完整，卷末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及具体时期，”蒋孝琬因为激动声音打颤，“请看，这是法师的亲笔题署‘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

“你真的能确定吗？”斯坦因摩挲着文书，“难道我的运气真有这么好？这么好？”

“我可以面对莫高窟所有的神灵保证。”

“有了这件文书，哪怕藏经洞剩余的全是赝品都不枉来此一趟。”斯坦因喜形于色，“我要按照西方习惯，和你干完百年红葡萄酒，以示庆贺。”

“美丽乐章刚刚开始，我想，更值得庆贺的巨大成功还在等待着
我们！”蒋孝琬声音沙哑，“《金刚经》能够确证玄奘法师曾经驻留莫
高窟并翻译佛经，现在，我要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知王圆箎，这
对我们获得更多文书很关键。”

“我相信你马到成功，去吧！”

蒋孝琬拿着《金刚经》迅速离开营地。不大工夫，又返回。喜悦
在他脸上闪闪发光。斯坦因又一次想起夕阳照射中的土黄色烽火台。
“大人，王圆箎已经完全信任您了。他粗通一些文字，能够辨认出玄
奘在《金刚经》卷后的几行题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法师的手迹，
激动得浑身颤抖，泪水盈盈，我乘机提出让您进藏经洞朝拜，他同意
了。”

“什么时候？”

“他说完全拆掉砖墙后就来请您过去。”

帐篷外面传来很重的脚步声。迦楼罗出现了。斯坦因不耐烦地说：
“我告诉过你几次，别来考察队营地。采诗愿不愿意跟你同住，由她
来决定，我没有权力命令。”

“大人，这次是更为严重的事情。”迦楼罗神色紧张，满脸沮丧，“昨
天晚上，善爱的‘金玉神驼’诱来二十多峰野母驼，咋赶都不走，跟家
驼混在一起，很危险。”

“驼队的事你找昆仑去说吧。”

迦楼罗焦急地说：“昆仑听善爱的话，要全部收留。谁都知道，
野骆驼恨我，随时都会喷我、咬我、踢我，而我已经发誓不再打猎，
把枪都砸掉了。”

蒋孝琬安慰他：“你先回去，下午我就找昆仑说，好不好？我保
证你安全。”

迦楼罗走后，斯坦因表示不想等待王圆箎邀请，要立即过去，免
得他改变主意。蒋孝琬说：“也好，对待这个敏感而疑心重的家伙，
不能让他有时间思考。”

两人到佛窟，发觉大黑狗已经牵走，藏经洞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尘。王圆箴把全部砖墙拆除，露出最后一层木门，锁子也被打开，斯坦因借着微弱的光线，从门缝往里看，密密麻麻，全部堆积着包裹整齐的文书。根据多年考古经验，他初步断定这座书库虽然开启七年，但仍然保持着原来状态，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认真翻检过。他恨不能立刻冲进去，像渴极了的骆驼那样大饮豪饮。可是，他看见蒋孝琬不露声色，便压抑住内心激动，做出沉着冷静的样子，问：“王道长，听说有人曾经在里面翻过几次，怎么看不出来啊？”

王圆箴想一阵，说：“你是在说裸奔秀才夸父吧？他非常尊重书，打开一包，看完，又捆好，再打另一包。所以，看不出有人翻检过。”

“夸父带走过文书没有？”

“他口口声声说要寻找罗布情书，没找到，就空手出了藏经洞。”

“哦，里面很窄小啊，你要不嫌挤，我们一起朝拜，好不好？”

王圆箴为难地说：“……藏经洞被开启七年来，封闭不严，尘土飞进去不少，稍微翻动一下，就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气管不好，进去一会儿，就憋得受不了……”

蒋孝琬拉他到旁边：“王道长，让斯坦因大人进去朝拜，我到外面看着点，以免不识时务的骆驼客来干扰，好不好？”

“也行。这件事只能我们三人知道，除此而外，再别告诉任何人。”

王圆箴说完，匆匆离开。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进了藏经洞，蒋孝琬点燃随身带来的驼油灯，递给他，然后出了佛窟，到对面的榆树林里休息。

正午时分，太阳热力增加，林子里寂然无声。河滩里的骆驼客大概正在睡觉，没有芦笛声传来。蒋孝琬困意涌上来，他担心自己睡着，不断地拽头发，掐大腿。

卡特从远处看见，觉得可笑，走过来，问：“师爷，你在干什么呢？”

蒋孝琬打个长长的哈欠，“天太热了，帐篷里呆不住，到这儿纳凉。斯坦因大人让你跟着拉姆测量，怎么到处乱跑？”

“他给野骆驼照相去了，我没事，就四处转转。这地方，太冷清，连鸟都不愿多叫两声。”

蒋孝琬听见树林里有人声，回头看，汪宗翰带着两个衙役走过来。没等他回过神，来人就到了跟前。卡特找个借口，跑掉。

汪宗翰问：“蒋师爷，斯坦因大人在何处啊？”

“……我也在找他。”蒋孝琬说，“请您到考察队营地用茶，我差人去找。”

“不了。听说这里发现了藏经洞，几年来公务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来观瞻，这次正好顺便看看。”汪宗翰回头冲衙役说，“到树林里搭好帐篷，准备茶水，我与斯坦因大人谈话。”

蒋孝琬不知所措，只好跟着他向佛窟走去，心里直怨恨卡特转移了注意力。可是，汪宗翰为什么轻装简从，忽然造访？是谁走漏了风声？

进了佛窟，汪宗翰见南壁的藏经洞里有摇曳灯光，并且有簌簌响声传出，感到纳闷。

“蒋师爷，你听，有多少老鼠在闹腾！我已经下令让王道士仔细看护，他却只忙着四处化缘，我看，再过几年，这些文书全就被老鼠咬成碎片。”

“……不，哦，是的……”

“怎么啦？你身体不舒服？”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似乎受凉了。”蒋孝琬擦把汗，“大人，请到营地去吧。”

斯坦因在藏经洞里全身贯注地快速翻检，对洞外情形浑然不知。汪宗翰捂着鼻子，凑到跟前，打量一阵，说：“里面好像有人影，是不是王道士在寻找宝藏？哈哈，这个财迷心窍的老道士。师爷，请你喊他出来。”

蒋孝琬知道再也躲避不开，便朝里边大声喊：“里边是谁在翻‘卡特’？汪大人来了！”

簌簌声停了。斯坦因意识到出了麻烦，因为蒋孝琬机智地传递信息，说到“文书”时有意用突厥语。他镇静一下，将驼油灯递出去，然后躬着身子出来。汪宗翰见他灰头灰脸，滑稽古怪，几乎笑出声音来，“哦，原来是斯坦因大人啊！想不到，你还有此雅兴，到满是灰尘的石头库里翻阅文书。呵呵，这里的条件恐怕赶不上贵国的大英博物馆吧！”

“我的志趣在壁画和题记上，听说这里发现了一座古代书库，就随便看看。”斯坦因说着，转向蒋孝琬，“很抱歉，蒋师爷，都怪我没告诉你，是不是让汪大人找了很久？”

“没事，没事。”汪宗翰谦和地说，“别怪我搅了您雅兴，因为事情紧急，所以匆匆赶来看望大人，万望海涵！我已让衙役准备好茶水，请到树林里去叙话吧。”

斯坦因火速回到帐篷收拾整齐，换上服装，来到“临时官衙”。蒋孝琬愧疚不已，不敢正视斯坦因，毕恭毕敬地协助衙役端水果、油炸食品之类东西。斯坦因冷静地思考如何应付即将发生的事情，万一潘镇电报不起作用，只好请马继业让英国驻京大使馆疏通。

三人各怀心思，虚与应付一阵，汪宗翰终于开口说话：“卑职接到兰州总督命令，要我通过外交礼节劝您别在古墓、寺庙等影响民众情绪的地区挖掘，因为，敦煌形势越来越复杂，暴乱一触即发，且不说我有义务保护您的安全，即便从与潘大人私交情谊来说，也理应尽好地主之谊，希望您谅解。”

斯坦因如释重负，“我反复向您表达过，此次考察的目的是寻访汉朝士兵与北方匈奴对峙的历史遗存情况，至于敦煌莫高窟壁画，我们只是进行有限的拍摄和测量，并无破坏行为。中国有句古话，叫‘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请汪大人放心，考察队绝对不会在古墓、寺庙周边挖掘，一切活动都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那我就放心了。”汪宗翰温文尔雅地一笑，“大人还需要卑职协助什么，尽管说。”

“摄影、测量结束后，我打算继续沿着长城向东，最远到达嘉峪关，雇用民工的事情还需要您帮忙。”斯坦因感动地说，“我在给潘大人的信中，再三赞扬过您的学识与美德。”

汪宗翰继续微笑：“此事我会尽快落实。另外，听说鸣沙山下发生野骆驼咬死人事件，刚才，我又在河滩边看到很多野骆驼，这影响到你和考察队人员的安危。卑职决定，明天派遣两名衙役来莫高窟，专门保护你们。”

“如果汪大人觉得有必要，我们只能表示感谢了。”

大家心不在焉地说会儿话。汪宗翰命人将送给考察队的粮食、油料、柴草等物品送到营地，然后告辞回城。斯坦因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长长出了口气。

蒋孝琬愧疚地说：“大人，汪知县来得太突然了……”

“没关系，他总担心考察队挖掘古墓和寺庙，实际上，我们在暗暗进行着一场惊世骇俗的‘挖掘’，不久的将来，全世界都会为这次活动热烈鼓掌。”斯坦因豪情万丈，“不过，我在洞子里翻检时，你要用英语或克什米尔语提醒就更好了。”

“……”蒋孝琬仿佛被蛇咬了，浑身一震。

王圆箴在另一处树林里探头探脑，他们走过去。显然，他也提心吊胆地经历了刚才惊险一幕，隐藏在黑袍子里的瘦弱身体还在瑟瑟发抖。

“师爷，汪大人来干什么？”他问。

蒋孝琬说：“他专程给考察队送些日用消费品，到藏经洞，看见斯坦因在灰尘飞扬的书窟里翻阅文书，很生气，问为啥不把文书搬到宽敞明亮的甬道里。我说，斯坦因大人觉得有必要时再搬。但是，汪大人非要派两名衙役帮忙，他们明天就来了。”

王圆箴惊得半天合不拢嘴：“那些大烟鬼会借机到里面翻腾，寻找财宝，如果那样，文书就全被撕坏了。”

蒋孝琬说：“你别紧张，要是你厌恶衙役，就让我来搬运，行不？”

“……非要搬出来看吗？”

“从藏经洞搬出来，不是还在佛窟中吗？”

斯坦因故意说：“如果王道长有顾虑，就别为难他了。”

“我是为他着想。”蒋孝琬似乎受了委屈，“万一衙役把实情报告汪大人，他就以为王道长在有意刁难你，那么，以后，他就有麻烦了……”

王圆箴忧心如焚，皱着眉头，想半天，“还是由我来从藏经洞往出搬。无论如何，你们不要让衙役到佛窟来，那些大烟鬼都是饿狼啊！”

斯坦因说：“好吧，他们来了，我让他们跟骆驼客一起喝酒去。”

王圆箴连连作揖，感激不尽。

蒋孝琬说：“王道长，为了减少麻烦，白天我和斯坦因大人在佛窟里翻看文书，晚上将剩余部分搬到帐篷里接着检视，这样，就可以缩短看书的期限，可以吗？”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种要求……”

“翻检文书结束后，全部归还你。另外，从佛窟到营地的距离比较远，由我来搬运。”

“……你们打算看多长时间？”

“最多半月吧。”

“那好，就按照你说的办。”王圆箴似乎灰心丧气，“唉，我化缘的时间被耽误了。”

斯坦因说：“我给你二十两银子，算是补偿费。”

第二天，两名衙役趾高气扬地来了。斯坦因赏给大烟和银钱，于是，他们的主要内容就分割成三块：抽大烟、睡觉、聊天，全然忘了职责。接下来五天，卡特等人协助拉姆测绘地图、摄影。斯坦因和蒋孝琬则全力以赴，紧张而忙碌地投身于翻检丰富多彩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与绢画。进入藏经洞浏览半天后，斯坦因一方面庆幸自己的运气，因为近乎文盲的王圆箴送去第一捆价值极大的文书时根本没用心，他们品尝到了意外的美味禁果；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绘画织物、还愿物 and 不同文字的写经混杂在一起，王圆箴毫无次序的盲目搬运可能会导致文书重复，或者，他要弄心计，专门挑选残破不全的碎片应付他们，而将大多数精品留给尾随而至的伯希和等探险家。事

实证明，他的担忧纯属多余。王圆箎每次搬运出来的书捆都能掀起强大的喜悦浪潮，使斯坦因如历梦境，奇异妙相如同莲花般绽放，令他心旌摇荡，目不暇接。如果说从青年时代开始的考古过程中常常获得一个又一个金苹果，那么，现在，他面对的不是一篮、一筐或者一堆，而是郁郁葱葱、无边无际的果树森林，巨大而璀璨的金苹果缀满枝头，耀眼芬芳，他真希望自己有千眼千手，尽情观赏，尽情裸奔，尽情采摘。可是，这些色彩艳丽的金苹果各不相同，他只能逐个感受它们的气息、形状、滋味以及承载的树枝、树干，甚至还可以延伸到茂密发达的根系与土壤……蒋孝琬虽然对佛教没有研究，但凭借坚实的汉学功底从每卷经书的简单题记判断出内容并不重复，斯坦因非常欣慰，这样可以节省出很多时间翻阅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等多种文字的写经与印刷品。

身在古代学术的辽阔海洋，斯坦因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占据的仅仅是一座小岛，面对字体不同、装帧各异的经卷和文书和用梵文书写并带有精美图案的祈祷文，斯坦因穿越时空，在公元三到十二世纪之间漫长岁月中裸奔。特别是，佛教像烽火那样一站接一站从印度传递到新疆各王国，再推进到敦煌时，所经过的地区都同时使用多种文字、多种语言，这表明，当年，从帕米尔高原周边到中亚及河西走廊的广袤大地上，多种民族用不同的声音、文字与形式在传播佛的智慧与慈爱。风沙吹老了岁月，摧残了绿洲和古树，但是，那些曾经引人注目的金苹果至今仍然放射着生机勃勃的智慧光芒。

少年时代的裸奔艺术，最终在敦煌藏经洞中得到了张扬。这是不是匈奴祖先的恩赐？

斯坦因始终没发现用未知文字书写的“神秘文书”。看来，真正的文书造假者将成为永远的谜团。不过，可以肯定，王圆箎与他们毫无关系。因为，这位尽心竭力的瘦道士搬出的文书中夹杂着为抄写佛经而储备的古代纸张。如果和田造假者得到这种昂贵纸张，那么，对欧洲乃至国际学术界都是极大的灾难和浩劫。王圆箎虽然用狡诈、怀疑、局促不安等表情与黑色棉袍一起保护自己，但本质诚实、宽厚和忍让。

在五天搬运过程中，由于噩梦、担忧或芦笛的骤然响起，他都要立即终止，蒋孝琬及时而有效地通过严厉交谈、施舍银钱得以继续。最初，蒋孝琬打算对挑选出来的汉文经书编写目录，随着大量文书出洞和搬运工作日渐繁重，他那瘦弱的身体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不过，这已经让斯坦因非常感动。他也没有足够时间仔细审读文书，很多情况下，凭借感觉，将认为有价值的文书、佛画等挑选到一边，然后精心打包——精美手稿已装满七大箱。

面对如此丰厚的收获，他非但没有满足，反而激发更进一步的欲望：想亲自参与搬运、初步挑拣后，重新包装！

蒋孝琬正想找王圆箴商谈，敦煌军事长官林太清突然带领人马威风凛凛地来到莫高窟。王圆箴以为案发，慌忙逃进三危山。斯坦因也很吃惊。好在林太清没有到营地来探视，请他到河边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相见。

斯坦因心有余悸，一边更换服装，一边问：“蒋师爷，我很纳闷，汪大人、林大人为什么不直接到我的帐篷里来做客？”

“清朝官员时时刻刻都要摆架子，现在，他们是主人，怎么会‘屈尊’？”蒋孝琬冷嘲热讽，“另外，他们大概忌讳考察队的挖掘、远游。”

斯坦因忽然笑了：“这样倒好，我们更加安全。”

两人前往河边帐篷。林太清爽朗地笑着迎接，询问考察队活动情况。寒暄一阵，就向斯坦因介绍自己二十多年前随同西征军深入新疆同阿古柏士兵作战，后来在皇后卫队中任职。1900年，北京义和团紧张时他因为表现出色而被提拔重用。他虽然没受过教育，对历史或埋在地下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很乐意听他们侃侃而谈新疆地方风俗。斯坦因从他的眉目间、神情中没发现敌意与杀机，放心了，坦然自若地说起自己当年服役时的军事训练情况。

“我原来以为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原来也会打枪啊！”林太清高兴地说，“现在，敦煌局势不稳定，我要严密监视，否则，我邀请你到长城下打靶，或者，到三危山去打猎。”

斯坦因诚挚地表示感谢。

林太清又说：“近来敦煌民众散布谣言，说你们要破坏佛窟，挖掘古墓，我想，大人知书达理，精通礼仪，又持合法护照，怎么会干盗墓贼的勾当？”

斯坦因脸上一阵燥热，说不出话来。

蒋孝琬急忙站起来，谨慎解释：“斯坦因先生只是进行地理测量和壁画摄影，并无挖掘、破坏行为，请大人明察。”

“我们确实没看到挖掘的痕迹，”林太清微笑着说，“但是，在目前的紧张情况下，谣言不但能惑众，而且，还像烽火，很快就传递到各处。莫高窟是敦煌及周边民众的圣地，我们建议斯坦因大人到长城一线勘察。至于所需苦力，我和汪大人已经召集，随时可以听候派遣！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斯坦因搞不清楚他意欲何为。林太清进一步解释，“这也是兰州方面的指令。”

“谢谢您的提醒，”斯坦因不悦地说，“蒋孝琬作为中文秘书，了解考察队详细的情况，请他随同您到敦煌县城，向汪大人及有关方面汇报，如何？”

“那样最好。”

下午，蒋孝琬就跟随林太清去敦煌城。

三天过去，还不见踪影。斯坦因守着十二个大箱，苦闷彷徨。要把这些珍贵文书从中亚腹地沙漠与戈壁的封锁中，从烽火台一样机敏的信徒眼皮底下带走，谈何容易。如果计划出了问题，只要任何一座烽火台升起烟柱，那么，民众的长城便响起号角、警报，他苦心经营的“特殊挖掘”彻底失败……愁虑中，斯坦因想起了大夏——那个大智大勇的古典英雄，他要是活着，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不是他的鼎力帮助，考察队不可能长年累月出入不毛之地，并且取得丰硕成果。可是，当沙洲商驼把队伍即将推向考察的顶峰和高潮时，他却殒命驼蹄……

夜色四合，人影稀少，斯坦因被巨大的孤独感摄住灵魂，他不由得潸然泪下。自从童年在外地上学开始，直到现在，他总是在荒凉寂

寥的无人地区漂泊、游荡，全身心地沉醉于早已逝去的古老历史文化中，而且，随着考古的深入，他不断地在历史长河中逆流而上。最初，他以为自己在寻求什么答案，可是，往往，某个问题的解决导致更多难题出现，而他的追溯，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如同赫利克里特所说，人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具有悲剧意义的是，他不但努力同时要踏进两条河，而且，还要在三条、四条或更多的河流中畅游，并且溅起有声有色的浪花。那些消失或仍在涌进的河流，就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各个民族的文化长河——中国神话关于悲剧英雄夸父的传说中，他在裸奔中怎么可能渴死道中呢？

难道，中华民族在神话时代就开始探讨文明产生的高深问题了？
难道，中国人苦苦追寻多年的“太阳”被他追赶上了？

站在亚洲的十字路口，斯坦因确实感觉到自己同时踩到多条河流上，可是，期盼已久的快活到哪里去了？谁来倾听他激情澎湃的心音？谁来欣赏他勇往直前的冲浪？而又有谁来分享此时此刻无限扩展的喜悦、欣慰、失落、孤独与欢乐？此时此刻，艾伦正在想什么呢？

现在，他踩着许多河流的浪尖。河流倒淌，汇聚归一。他回到远古洪荒，以上帝的孤独姿态伫立在苍茫宇宙中。他说要有光，光没出现。他说要有神，神没降临。他说要有声音，声音产生了。是古老的夯筑声还是劳作的号子？是原始部落围猎时的呐喊，还是戍守长城的老兵在寒冷秋夜中的呼唤？是娇娇无声的啜泣还是孤独灵魂的叹息？他很迷茫，他想看得清清楚楚。他渴望像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那样，挥动巨斧，开天辟地……

忽然，王圆箎像幽灵那样出现在帐篷里。

斯坦因吃一惊，从冥想中惊醒：“这几天，你躲藏到哪里去了？”

“……我到三危山砍了些柴火。”王圆箎说，“我看着师爷被林大人带走了。你没事吧？”

“蒋孝琬被我派遣到敦煌官府办事，怎么可能被带走？”

“为啥还不见他的音讯？”王圆箎满脸狐疑。

“他办完事情，很快就回来。”

“吓死我了。”王圆箴紧张的神情有所缓解，“我跟蒋孝琬约定，有危险就放一堆火，危险过去放两堆火，可是，我在三危山守候两个晚上，火星子都不见，差点冻死。夜里，我又在戈壁滩里学狼吼叫，还是没有反应。他没有告诉你这些暗号吧？”

“哦，他说了，我没在意。”

王圆箴看见包装整齐的木箱，露出一丝兴奋：“老爷，您是我见过最讲信用的人！把文书归整的这么好，还装在这么好的箱子里！”

“……哦，是的，等蒋师爷回来跟你交接。”

“不用等他，我请香客帮忙，抬回去。您如果还想翻拣，我从藏经洞挑些好的搬来。”

“谢谢你，我要休息几天。”斯坦因拿出一件旧皮衣，“这件衣服太瘦了，送给你穿吧。”

王圆箴走后，他看看表，才凌晨三点。

下午，蒋孝琬从敦煌城回到莫高窟，还带来了一大堆邮包。连续不断的劳累和奔波使他更加消瘦，疲惫浓重地笼罩在脸上，只有那双总是充满活力的眼睛依然闪亮。

斯坦因用力握着他的手，眼眶潮湿，哽咽着说不出话。

“大人，一点也不担心。”蒋孝琬急促地说，“敦煌官府和民众目前正为采买粮草的矛盾纠缠不休，他们都没精力顾及藏经洞文书事，这是考察队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那么，汪大人和林大人亲自来这里干什么？”

“朝廷以为拉姆的测量和摄影带有军事目的，现在，一切误解都烟消云散。”

“我想把藏经洞文书、手稿和佛画全部运往英国，可是，理智告诉我，困难重重。”斯坦因思虑良久，果断地说，“现在，需要解决两个难题：第一，迫使王圆箴同意我们将包装好的文书带走；第二，让考察队带着所有文书和手稿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大人，在这关键时刻，你为什么要退却？”蒋孝琬大感意外。

“种种迹象表明，是撤退的时候了。”斯坦因伤感地说，“这几天，我总觉得危机四伏，如同中国典故说的‘草木皆兵’，柳树、山头、沙丘、危崖等都似乎成了烽火台，随时传递险情。娇娇和大夏的遇难昭示着某种不祥，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此地不是克什米尔，也不是马继业影响力较大的新疆南部，而是清朝势力强大的敦煌边防地区。我从来不相信命运和预感之类，但是，在这佛教文化绵延近两千年的莫高窟，必须谨慎从事。汪、林二人的担忧不无道理，暴乱一旦发生，他们根本控制不住局势，那时，考察队就彻底陷入困境，动弹不得，法国探险家杜特雷斯的悲剧不能再次上演。”

蒋孝琬掩饰不住惋惜的神情，“大人，我国有句古话：‘慧眼识真经’，您是那样地热爱古代文化，而命运又赐予您这一窟宝贵文书，倘若错失良机，瓦尔特之类的商人很快就会介入，使这些文物像秋天的树叶，四处流散，最终毁坏。那时，就悔之晚矣！”

“非常感激你的赤诚和良苦用心，”斯坦因诚恳地说，“在刀光剑影闪现过两千年的敦煌，考察队不能有丝毫闪失，每一步都必须踩稳。我与沙洲商驼虽然是雇主与雇用的关系，但是，娇娇和大夏的意外事故让我很痛心，更别说从印度带来的考察队人员。当然，还有卡特、迦楼罗等无辜的民工和向导。”

蒋孝琬沉痛地低下头，沉默半天，难过地说：“大人，我理解你……”

第二天清晨，王圆箎刚从藏经洞里搬出一捆藏文佛经，斯坦因进了佛窟。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如饥似渴地盯着文书，却不断请教玄奘取经时偷渡疏勒河的传说。王圆箎很快就被激活，他一扫郁郁寡欢的神情，兴致勃勃地谈起当年玄奘冒险渡河的情形，仿佛他是亲历者。两人不知不觉出了洞窟，沐浴着明媚阳光，走向凉廊。斯坦因反复强调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以及为追寻法师行踪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也向王圆箎透露，在印度和欧洲还有更多的信徒都像他一样常年离家，四处寻访玄奘的遗踪，不计其数的崇拜者消耗毕生时间而一无所获。

“像我这样，能够在有生之年瞻仰大法师亲自翻译并签名佛经的信徒。绝无二例，”斯坦因感慨地说，“我六岁离家，在朝拜之路上整整跋涉四十年，才算找到文化真谛。”

王圆篆显得很震惊：“难道，西天竟然没有这样的佛经？”

“以前很多。可是，佛祖预知印度将经历无数战争，便安排了玄奘法师在唐代出生并且将重要佛典带回中土。”斯坦因说，“现在，清王朝国内战火不断，连皇家园林都被烧毁，以后怎样发展，难以预料。藏经洞佛经在这个非常时期被玄奘的忠诚信徒发现；而我作为法师的虔诚信仰者，也正好在七年之后寻访到莫高窟，难道这不是佛祖和玄奘的感召吗？”

“那就让他们都来这里朝拜，我一定好好接待。”

斯坦因苦笑一下：“谈何容易，且不说地理上的雪山、冰川、沙漠和风沙在阻隔，就是那些信徒，也分布到很多地方，怎么找见？你听过蒋师爷寻父事吗？”

“都说前一阵还在大泉河洗澡的夸父是他父亲，可是，他不承认。”

“蒋师爷学识渊博，忠诚厚道，怎么可能不认生身父亲？”斯坦因愤愤不平，“他十八岁离家，在甘肃、新疆苦苦寻访二十多年，都没结果。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父亲都这么困难，何况陌生的信徒，我和你同为大法师弟子，能够在千佛洞相遇，是很大缘分。你知道，玄奘法师为什么把这种福分赏赐给我俩？”

“……大概是看我们虔诚、耐寂寞、能吃苦吧？”

“不，法师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把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斯坦因看见蒋孝琬在树林里，喊他过来，“听听王道长讲玄奘法师，我到沙洲商驼营地看看。”

王圆篆等他走远，冲蒋孝琬说：“师爷，晚上没事再说闲话，现在，你让人把文书抬回来吧，洋老爷都打好包，装在木箱子里了，”

蒋孝琬面无表情，冷静地说：“斯坦因打算将这些文书带回印度，让更多的信徒朝拜。”

“什么？你不是说看完就还回来吗？”

“是这样说的，没错。”蒋孝琬板起脸，目光严厉，“可是没看完呀，这么多文书，你强迫洋大人看完，那不是要他的命吗？如果斯坦因出了差错，你和我的脑袋还能保住吗？”

“.....我是说，随便看看。”

“随便？作为玄奘大法师的信徒，能随便吗？”蒋孝琬像发威的藏獒那样咆哮起来，“我要随便，能一字不落地默写《大唐西域记》和《玄奘传》？斯坦因要随便，能够穿越雪山、雅丹、沙漠到千佛洞朝拜？王圆箎，你要有自知之明，你不是汪大人任命的官员，而是寄身于莫高窟的落魄老兵，有什么权力干涉大人的考察？”

王圆箎紧张起来，“师爷，求你小声点.....”

“再不识时务，我现在就去敦煌城向汪大人、林大人报告。”

“.....”

“你考虑清楚吧，我虽然尊重老乡情分，但是，洋人和官府都得罪不起啊！”蒋孝琬扭头向营地走去。王圆箎追几步，没跟上，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消失。

中午，斯坦因神采奕奕地回到帐篷，蒋孝琬立即过来。

“你与王道士商谈结果如何？”

“主动权已经掌握到我们手里了。最迟，晚上他就会找上门来。”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十个马蹄银。”

“最多出一半，给银子太多，反而会吓住他。”蒋孝琬低声说，“沙洲商驼那边说好了？”

斯坦因愉快地说：“马车目标太明显。好在昆仑有办法，新增加的二十多峰野骆驼经过特殊调教，现在就能驮运货物。哦，我把陪伴多年的玉璧送给他做药，治疗‘金玉神驼’的腿——和田玉真能当药用吗？”

“古代传说，修炼神仙时要喝玉膏——大夏曾说，你那块玉佩乃修行男人头盖骨盘成的玉，价值连城，远远超出商驼的运费，怎么能轻易送人？”

“昆仑说那是医治‘金玉神驼’腿伤的上好药。玉再好，也是物质；而我们目前要挖掘的是非物质。现在，一切都顺利发展着，最终能否成为完美的神话，就看你的谈判。”

“放心吧，大人。”蒋孝琬说把握十足，“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此次去敦煌城，已经打听出安西知县饕餮是我的旧相识，当年，和田知州潘大人主持召开新疆南部地区师爷联席会议，他曾作为副秘书长协助我工作。”

“你是说所有文书可以寄放在安西县衙？”

蒋孝琬得意地笑着，仿照斯坦因，做出“V”字型手势。

果然不出所料，晚饭刚结束，身着黑色棉袍的王圆箴就在帐篷外徘徊。斯坦因发现后，邀请他进来。王圆箴愁容满面，伤心地望着十二个大木箱，眼泪夺眶而出。

“你没有必要这么难过。”蒋孝琬等他情绪平静了，才慢条斯理地说，“玄奘在天之灵有知，也不忍心看着这些文书在冰冷的洞窟里承受寂寞。斯坦因大人只是按照法师的指引行事，让更多的信徒分享佛教文化的甘露，而像瓦尔特那样的商人，仅仅以赢利为目的。”

王圆箴猛地抬起头，“我没卖给他文书。”

“这件事情要是传到汪大人的耳朵里，你百口莫辩！考察队刚到敦煌，瓦尔特就到营地找我们商谈，说要把藏经洞里的所有文书转卖给我们。”

“……他？——骗子！”

斯坦因递过一杯咖啡，“王道长，我很赞赏你修复洞窟的精神和守护文书的赤诚。根据本人了解，你化缘收效甚微，很难在十年内实现梦想。所以，我要帮助你，捐资。”

王圆箴眼睛一亮，忘了接咖啡，“大人，你？……”

“与众多信徒不同，我不求升官、发财、生子、平安之类，只为表达对玄奘的崇敬。”

蒋孝琬端过四块马蹄银，“这些全部捐献给莫高窟。”

王圆箴显然受到惊吓，双手缩回：“就是购买，也用不着这么多银子啊……”

“与文书无关，只谈信仰！”

“大人，我从没见过如此虔诚的信徒。”王圆箴眼泪又迸流出来，“你捐这么多银子，还是许个愿吧，一定能实现。”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文书顺利运抵印度！”

王圆箴关切地说：“这不算啥。听说，你还没娶女人，就许愿让法师显灵，安排一个温柔贤惠的良家女子伺候你，好不好？”

斯坦因哈哈大笑起来，“那么，我就许这样的愿望：让我娶雪山、沙漠、戈壁、长城、烽火台、野骆驼为妻吧，哈哈……”

“……嘿嘿，大人说笑话了。”王圆箴擦干眼泪，手脚麻利地将马蹄银塞进棉袍中，“你们等等，我去去就来。”

他迅速回到住处，将马蹄银藏好，然后，进到旁边的佛窟，抱着藏文书捆到营地。“老爷，这些全送给你。”王圆箴喘着气，心神不安，“你们快走吧，万一让香客、官府知道了，你们走不脱，我也很难再在莫高窟立身。”

蒋孝琬说：“瓦尔特来了，你怎么应对？”

“我退还他的定金——就五两银子。”

“考察队明天就出发。带走文书的事情，谁也不能向外透露。”

第二天上午，沙洲商驼带着文书和手稿木箱前往悬泉置城堡。斯坦因带领部分人，乘坐五辆三匹马拉的大车带着测量仪器及粮草到敦煌城，向汪宗翰、林太清告别。

莫高窟恢复平静。王圆箴望着队伍远去，多日来阴沉的脸上渗出丝丝笑容。

休息几天，他正要外出化缘，瓦尔特突然出现。

“我筹备够了银子，要把藏经洞文书全部搬走。”

“多少？”王圆箴眼睛一亮。

“两个马蹄银。”

“汪知县已经转达省上命令，要我看管好藏经洞古物，贫道不敢私自买卖。”

“可是，我已经预付了定金啊。”

“定金算什么？我来千佛洞十年，许愿的施主不知有多少，可是，真正兑现的没几个人，他们对神撒谎，我为什么要信守承诺？”王圆箎竖起眼，“何况，你原来只说收购全部古物，并没有说要卖给外国人，要让信徒知道，还不打死我？”

瓦尔特冷嘲热讽，面露不屑，“快算了吧，你以为瓦尔特是傻瓜？你又不是衙门里当差的，官府怎么会给你安排任务？告诉我，官府给你封几品官？拨了多少银子？”

“这……”王圆箎羞愤交加，说不出话。

瓦尔特冷笑着，“官府若重视藏经洞，你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地到处化缘吗？我想，躺在炕上都有人来送吃送喝送钱呢。”

“反正官府让我看管的，你爱信不信，”王圆箎气恼地说，“别说是你，即便寒碜搬来比三危山还大三倍的金山银山，我都不敢出卖藏经洞古物。”

“我不相信斯坦因会空着双手走！”

王圆箎脸上笼罩上常见的那种忧愁表情，望着窗外，“他进洞子翻了几天，说文书全是假的。唉，真真假假，谁说得清楚呢。”

“我几经周折，从安西县高利贷者手里借到银子，现在归还，就亏大了！既然是假文书，你为什么早不吭声？斯坦因走了，还有谁愿意买这些破烂文书？臭道士，这次，我彻底栽到你的手里了！”瓦尔特越说越气愤，“我也不能让斯坦因白白得便宜，我要告官，揭发你勾结他贩卖藏经洞古物，谁也别想好过，大家来个玉石俱焚！”

33、请办理补票手续

两天前，安西知县饕餮在疏勒河故道旁扎下凉棚，搭设彩门，五烽上都插上鲜艳飘扬的旗帜，隆重庆祝“英国教育大臣斯坦因前来开展视察工作”。

看见彩旗，斯坦因早早就换上礼服、礼帽和皮鞋，在戈壁荒滩里步行。考察队人马卷起的尘土被大风迅速吹向天空，然后扩散开来。沙尘雾幔始终伴随着由马车、骆驼组成的庞大队伍，沿着长城，逶迤而来。走到彩门时，斯坦因已经汗流浹背，蓬头垢面。

鸣炮，敲鼓，奏乐，大小官员、士兵、名流及众多百姓夹道欢迎。

饕餮朗声大笑，拱手献词：“半月前，阿克苏道台潘大人就发来电报，告知本官，说您亲来辖地巡游，我感到非常荣幸！”

斯坦因急忙还礼：“知县大人之盛情令我很感动！”

“潘大人再三称赞先生学养深厚，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极深，尤其推崇唐代高僧玄奘，所以，下官尽地主之谊，在大法师当年出关渡河后经过的五烽设宴，为您接风洗尘！”

“哦，知县大人也崇拜玄奘？”斯坦因高兴地拉过蒋孝琬，“他是我的中文秘书蒋师爷，能流利地背完整部《大唐西域记》！”

饕餮微微转过头，不屑地说：“我知道，他叫蒋孝琬，几天前，我收到了他的信，还没来得及看，呵呵，请蒋师爷谅解。二十多年前，你领导我们南疆地区所有师爷兴致高昂地破解神秘古代文书，没想到，现在又被斯坦因大人选中，委以重任，恭喜，恭喜！”

蒋孝琬尴尬地笑笑，“当年那批师爷中，唯独我丢掉西瓜，捡了芝麻；而其他很多捡到西瓜的人中，您的最大、最甜，也最有名，是人杰地灵，与安西古称瓜州有关，还是得益于玄奘法师神力的保佑？”

“哈哈，兼而有之，兼而有之。”饕餮踌躇满志，摇头晃脑，“万佛峡虽说不及敦煌莫高窟，却保存着玄奘渡河取经的壁画。斯坦因大人若有雅兴，可以一游！”说完，他邀请大家到凉棚下依次入席。很快，厨师开始有条不紊地陆续上菜。

饕餮得意地说野鸽、野羊是他上午才射杀的，肉质很新鲜，令斯坦因大快朵颐——进入敦煌以来，他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现在，已经告别紧张状况，安全抵达安西，各种顾虑被大风吹散。况且，又在玄奘进入西域的第一站参加酒宴，他心情舒畅，逸兴遄飞，请蒋孝琬打开行李，取出百年红葡萄酒，亲自为饕餮和在座官员、乡绅、拉姆、蒋孝琬等人斟上，然后提议：

“为伟大的玄奘法师渡河成功干杯！”

众人举杯，正要唱和，饕餮忽然大声叫道：“且慢，玄奘虽然取经有功，但当初渡河属于偷越边境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应该为他胜利归国干杯！”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觥筹交错，人影恍惚，伴随着菜品的不断罗列，饕餮向斯坦因频频敬酒，同时，津津有味地谈起他打猎的各种经历。

午后，饕餮醉意朦胧，让士兵鸣锣开道，护送考察队回县衙。沙洲商驼驻扎在开阔而凉爽的果树园中。斯坦因、蒋孝琬办理十七个木箱的寄存手续，已经到后半夜。

两人坐在官衙内洁净的土坯房中，睡意全无。

“我觉得饕餮像不学无术的家伙，对宗教文化的热忱，还不及王道士。”斯坦因忧虑地说，“这些文书寄存到县衙，可靠吗？”

蒋孝琬说：“饕餮没有学问，只会钻营，他花钱捐了秀才名分，到边疆发展，削尖脑袋，几经周折，终于奋斗到这个职位，当然就要猖狂一把。不过，他深悉官场奥妙，奚落我，是要获得某种满足，但绝不会对您有所怠慢，大人不必为文书安全担忧。”

“我发觉，在中国还是要当官。既然饕餮能成天在外打猎、游玩，你为什么不利用职务之便，对古代文化进行考察、挖掘、整理呢？潘大人在新疆举足轻重，通过他，为你谋一个且末、若羌或其他地方的知县，好不好？”

蒋孝琬惨然一笑，“仕途早就对我关闭了大门。”

“为什么？”

“当年，就因为我能整部整篇地背诵经典文书，尤其能背完《大唐西域记》，没想到，得罪了很多官员。早知道这样，我就装傻。可是，一切都晚了。”

斯坦因叹息一声，“我能够保证马继业聘用你做中文秘书，协助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整理古代汉文文献。如果能争取到经费，你可以到法国工作。这次得到的藏经洞文书内容庞杂，涉及面极广，要分门别类，编目研究，仅仅依靠欧洲汉学家根本无法完成。所以，至少，你要学会英语。”

蒋孝琬急忙推辞，“谢大人美意，卑职年过半百，病体难以远涉欧洲。至于文书整理，早在莫高窟营地打包之初，我就将汉文文书、经卷和手稿挑选出来，在考察途中可以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研究、抄录。”

“那样会使你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影响。”

蒋孝琬感慨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您虽生在欧洲，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重视胜过国人。目前，我大清江山虽然辽阔万里，但充盈其间的只是区区名、利二字。此生不才，幸遇先生，能够有机会为世界文化捡漏补遗，若于人类有所贡献，则万幸；若无足轻重，于自己，也是性情、兴趣所钟，不枉来世间一趟！”

“我在英国的处境与你相似，”斯坦因沉思良久，说，“一帮无聊的政客要员总以为，我从事的考古学调查劳民伤财，与教育工作毫无关系。为争取进入中亚的机会，我得耗费很多时间、精力。只有进入无边无际的荒漠，我才感到自由、快乐。与你一样，我不怕荒凉、寂寞、风沙，也不怕陷入困境，就是不能忍受呆板的机制、冗长拖沓的工作节奏和假借学术之名进行愚蠢无知的攻击。这次敦煌之行，收获极丰。若能将全部文书、手稿安全运抵大英博物馆，照亮的不仅仅是英国或欧洲，而是整个世界。除非瞎子，其他人都应该感受到它的伟大魅力和智慧光芒！那些诽谤我的学术掮客再也不会像青蛙那样乱叫了。”

蒋孝琬充满信心，“我估计，敦煌暴乱不可避免，这段时间，我们将十七箱文书、手稿等物品存放安西县衙，由采诗、善爱和迦楼罗

负责看护。昆仑带领商驼护送考察队沿着长城东进，在嘉峪关、肃州、张掖及祁连山进行考察、测量。队伍折回时，如果敦煌形势不至于太糟糕，那么，我立即重返莫高窟，争取购买到全部古物，在安西会合后，沿着玄奘西行路线穿越大戈壁，直接前往哈密，如何？”

“你想得非常周到，就这么办。”

七天后，沙洲商驼启程，向万佛峡进发。

善爱、采诗和迦楼罗留守安西县衙。他们在安西知县组织的送别队伍中，目送驼队离开村庄，进入长满荒草的戈壁。

善爱忽然想起离开敦煌的那天早晨，她同采诗最后一次爬上鸣沙山时的情景：西望果树园营地旧址，团团蜃汽凝结成一头银白色大象，慢悠悠向阳关走去。向东望，一匹庞大的金黄色雄狮离开莫高窟，进入沙滩。向北望，苍凉而遥远的天际，娇娇灵魂点燃的烽烟仍然像旗杆竖立着。突然，大象与雄狮同时吼叫起来，烽烟沿着长城迅速向玉门关、嘉峪关传递，接着，潮水般的芦笛声从地平线上涌起，激荡、澎湃，响彻敦煌周边荒野与云霄。采诗看见烽烟变成绿色孔雀，飞上天空；善爱听见驼群在“金玉神驼”的率领下，一路哀叫，向三危山逶迤而去。当时，善爱以为是“金玉神驼”的伤口在疼。昆仑说那是在为失去大夏和娇娇而哭泣。他还说驼队返回安西时神驼就恢复正常了。

现在，驼队继续向西，骆驼们却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行走，难道它们这么快就忘了大夏和娇娇？善爱和采诗的眼泪迎着大风滑落下来。驼队消失了。送行的人陆续回去。红柳滩里只剩下石头、枯树根、砂砾和两个女人。

黄昏时分，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男人突然闯入红柳滩，然后，缩小包围圈。

领头男人大声喝问：“谁是裸奔明星采诗？”

采诗说我是，怎么啦？

男人蛮横地说：“你家掌柜的瓦尔特借了高利贷，连本带利十个马蹄银！现在，他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好找你了。”

善爱急了，“采诗是八荒的女人，跟瓦尔特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休想讹诈人！”

“哼，借条上写得清清楚楚，如果瓦尔特出了意外，由采诗归还。限期三天，乖乖送来十一个马蹄银，否则，把她卖给祁连山里的土匪抵债！”

说完，他们打马跑了。

善爱望着采诗，生气地说：“你平常伶牙俐齿，今天怎么哑巴了？难道要蒙受不白之冤？”

“确实，我欠他的账……当初，他常来水磨房磨面，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讲述大英雄夸父裸奔的故事，只有瓦尔特愿意充当听众。我需要讲述，需要听众。瓦尔特每次听完，都想在我身上签字。我害怕零距离接触男人，就推说下一次，这样，欠十一次。瓦尔特不干了，要么让我同意签字，要么赔偿他十一个马蹄银的误工费。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赔偿。我不想让他靠近。可是，才归还一个马蹄银，水磨房就被大水冲掉了。”采诗拧着衣角，痛苦不堪，“我喜欢河流，喜欢水磨，经营水磨房是我的游戏，没想到，这个游戏把我玩进去了。”

善爱发一阵呆，两人默默回到县衙。晚上，她们找到饕餮。

“没问题，这些事情我可以摆平！”饕餮啃着烤羊排，满嘴流油，“不过，得让著名艺术家采诗表演一次裸奔，围着县城跑三圈，据说这样可以避邪，能让我官运亨通。”

善爱气得浑身发抖，“你这是糟贱人！”

“别那样说，裸奔是高尚的前卫艺术，你怎么可以玷污？”饕餮停止咀嚼，神情严肃，“当年，你们三个妙龄少女从约特干裸奔到敦煌，一举成名，谁不知晓？嘿嘿，你们的裸奔真有魅力，夸父脱离西征军跑到新疆去观看；斯坦因专程从欧洲前来欣赏；嘿嘿，那时，我为了混口饭，给人跑腿，有想法，没办法。现在，嘿嘿，我要你在安西来个史无前例的专场表演，那十一个马蹄银就算出场费，怎么样？不算低吧？”

采诗冷冷地盯着他，“我出五十个马蹄银，让你裸奔，怎么样？”

饕餮翻着白眼，想说“要什么大腕派头，我见多了！”可是，骨头卡住喉咙。他只好想像着自己裸奔的情景。他还看见官服、官帽、官靴、轿子都在裸奔，全县人民、骡马、牛羊跟在后面助跑。真正主人饕餮的裸奔却无人问津。太可怕了，停！不能继续裸奔……当初，他承诺，欢迎斯坦因仪式上，特邀约特干三位女明星进行裸奔表演，还收取高额观赏费。可是，由于娇娇缺席，裸奔表演被迫取消。观赏费不退，裸奔表演推迟到送别斯坦因的仪式上举行。四乡八邻的人们继续购买观赏票，价格由最初的三两纹银涨到十两。后来，竟然有人出售善爱、采诗的《沙漠圣湖出浴图》，十两银子。

名人效应与商业关系如此亲密，饕餮大感意外。裸奔明星的两臂之外没有翅膀，后背没有长出丰满的乳房，肚脐眼中没有牢兰、五蕴做弥撒，元浩更没有在那里囤积枪支弹药——总之，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是，裸奔能让万人空巷。据说，她们裸奔时能释放出类似沙枣花、让人兴奋并进入飘飘欲仙状态的香味。和田胖学者曾发表论文说，如果善爱、采诗和娇娇在1840年前沿着大清疆域裸奔一周，就能阻止大烟泛滥，鸦片战争也可以避免。以前，饕餮认为都是无稽之谈。现在，他完全信服。他要不遗余力地促成三个女明星裸奔。并且，力争让她们作为名誉居民或专职演员长期裸奔，成为安西县新的经济增长点。饕餮信心百倍，他有把握。所以，他并不急着找善爱、采诗商量，只等斯坦因考察队返回安西。

“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男人”每天都到客栈讨债。

迦楼罗同采诗谈话屡次被打断，很烦。

“有种的冲我来！猎枪没有了，刀子照样可以杀人！”

男人齐声合唱：“只要你把鸟——连同两个鸟蛋割下来，债务就一笔勾销。”

迦楼罗拍拍胸部，“当真？”

“男人的话是《金刚经》，坚不可摧！”

迦楼罗拔出刀子，正要动手，忽然，敦煌鸣沙山轰轰烈烈地响了，和田“佚书”也直着嗓子喊叫起来——敦煌发生了暴乱，富商豪绅纷纷拥入安西，寻求庇护。

饕餮派兵在曾经迎接斯坦因的彩门设立关卡，高价销售门票。

于是，观赏票价暴涨，于是，平民百姓难以承受。于是，安西土著与外来人口开始械斗。于是，敦煌难民联合发表公报：我们并不是恶意哄抬票价，我们并不稀罕裸奔艺术，当初，三位大明星在敦煌与安西之间的悬泉置表演时只有野骆驼和群狼观看，群狼不满意娇娇的表演，把她撕成了碎片。

饕餮接到命令，火速派兵增援敦煌。暴乱被平息。官方通缉捉拿暴乱策划者、组织者瓦尔特。心有余悸的敦煌难民悬赏，谁能像群狼那样把瓦尔特捉拿并撕成碎片，就赠送十张观赏票。很快，“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男人”得到十张观赏票。他们拿到票后立即通知采诗：债务纯属瓦尔特欺诈，接着，他们集体否认与瓦尔特产生过债务关系。

瓦尔特死了。他的逃亡路线是：县衙（他打算篡夺知县位置）——玉门关（通往新疆，但很可能被官兵猜到）——阳关（也通往新疆，也可能被官兵猜到）——鸣沙山脚下的果树园（树洞可以躲藏，因怕野火烧身而作罢）——藏经洞（王圆箴得知他是通缉犯后归还五个马蹄银的保护费，并且敲响铁钟吓跑瓦尔特）——三危山（由于名字本身包含三重危险而转移）——悬泉置城堡（“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男人”早他一步到达）——长城烽火台（“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男人”扮演狼叫、狼嚎、狼跑、狼咬、狼撕、狼扯，完成了对娇娇遇难过程的再现）。人们相信，瓦尔特真的死了。虽然，经过他制作、传播的很多假文书还在欧洲学者与装帧精美的学术著作之间荣耀地裸奔；虽然，很多歪歪扭扭的字母进入欧洲各大学后爬上智慧头顶变成骄傲的博士帽；虽然，十一个以他为丈夫的不幸妇女在不同的乡村、城镇期盼着满载财宝的驼队出现，但是，瓦尔特任何一个细胞都不能去享受荣誉或承担义务。

王圆篆偷偷念一段经，超度他。至于瓦尔特能否听到，不得而知；至于瓦尔特在通往地狱的路上能否改变方向，不得而知。还有，瓦尔特如何在短期内完成从文物贩子到暴乱头子的角色置换，就同有关“来了，来了”的故事一样，也不得而知，看来，要永远成为谜团。

三个多月后，考察队回来。他们向东最远到达甘州。斯坦因不顾旅途劳累，当夜详细检查寄存在县衙的木箱，发现完好无损，非常高兴，奖励留守人员。

蒋孝琬得知敦煌骚乱与藏经洞、外国人无关，便同卡特一起，带领五峰家驼前往莫高窟。

饕餮盛情款待考察队人员，并且在大型宴会上让人朗读潘镇写给他的感谢信。他还兴致勃勃地宣布一个惊人决定：“我要在唐代玉门关旧址搭设彩门，隆重庆祝斯坦因先生东行‘取经’获得成功，同时，礼送考察队踏上归程！”

斯坦因虽然为安全躲过敦煌暴乱而暗自庆幸，但也不愿大肆张扬，急忙说：“我乃英国学者，只为进行单纯考古调查，请大人不要耗费精力，铺张浪费。”

“不要客气。当年，玄奘从白虎关偷渡出境，如今，大清王朝英明开放，崇尚文化，大人不辞劳苦，奔波在甘新之间的荒山野岭，让人感动。考察队两次经过安西，下官能够有机会为您效力，是全县人民无尚的光荣啊。”饕餮激情澎湃，泛滥成灾，受灾人员不得不热烈鼓掌。接着，各界人士依次敬酒，同时，根据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壁画改编的舞蹈开始上演。每场表演结束，演员们都微笑着敬酒。

斯坦因想起和田牧场，想起娇娇，想起波光云影徘徊的美丽湖泊。在热闹狂欢中，他忽然想哭。三个月前，离开安西东进，他把娇娇的头发粘在文书箱的开合处，回来检查，十七根头发完好无损，这表明，没有人动过它们。他将娇娇头发小心翼翼收藏。文书安全运到大英博物馆之后，再慢慢回味娇娇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可是，演员们优美的舞蹈、温柔的笑容撞开了心灵防线，他看见娇娇轻盈地走过来，他

看见娇娇把一张张脚印揭起，装订，然后微笑着说：在封面上签字吧，因为这些脚印是为你产生的……

新一轮敬酒结束后，又一场舞蹈开始。主角是善爱、采诗，她们戴着斯坦因亲手制作的面纱。佉卢文字母“骆驼”、“湖泊”裸奔，四处寻找“女神”。斯坦因的心脏狂野挣扎，即将裸奔。心房坚决反对。心脏说我要把心房当铜钟敲，直到头破血流。心房胆怯了，只好下命令让眼泪裸奔。斯坦因坚决反对：这是公众场合，不能、不能、坚决不能——裸奔！谁恰如其分地呈过一碗酒，斯坦因仰起头，喝干。眼泪回到起跑线，或者，滚落、滑落到飘拂过来的“骆驼”、“湖泊”佉卢文字母上。斯坦因希望“女神”也能舞动，飞扬，变幻。如果娇娇还活着，那么，他的考察探险将圆满结束，他将向中国古代的将军那样“解甲归田”，带着娇娇，在克什米尔清凉幽静的雪山下恬淡地打发时光，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可是，娇娇缺席了，永远地缺席了。她再也不可能像戈壁滩上成片生长的马莲花那样随处可见！

有人来敬酒。有人塞给斯坦因一件礼物，有人凑到他耳边说希望到其辖地巡察。斯坦因对礼物、巡察毫无兴趣，他夺过酒碗，一饮而尽。又有人敬酒，又一饮而尽。歌舞很热烈。什么乐器响起。天鼓？琵琶？箜篌？芦笛？胡笳？非也。是从铜钟时代的“福王”、“裸奔”演变为“敦煌佚书”的铜喇叭。不管是铜钟还是铜喇叭，不管它在和田还是敦煌，也不管撞响它的究竟是谁，更不管它与鸣沙山地钟、莫高窟九层楼之间呈现物质关系还是非物质关系，客观的、哲学的或宗教的事实是，它曾经为斯坦因的裸奔行为而铸造、它的声音现在清清楚楚地裸奔到了玄奘当年偷渡的大唐边关。裸奔的声音步履整齐，有条不紊，接受阳关、玉门关、莫高窟、长城、烽火台和斯坦因检阅。声音披戴着绿色面纱。面纱把裸奔变成裸走、裸飞、裸飘、裸唱、裸舞。这不是绣着白色马莲花的“女神”吗，怎么变成了红色？红色的倩影，红色的佉卢文字母，红色的光晕，这是娇娇的面纱。斯坦因情不自禁，迎接过去。面纱里没人，却有轻轻的哼唱声。佉卢文字母飞舞起来。佉卢文字母呈几何状分解，像星星，布满天空。各种玉佩围着面纱飞

舞，并且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玉佩、声音进入面纱，收缩，聚拢，柔和，大地上出现一朵洁白的、徐徐开放的莲花。在灿烂星光与悦耳音乐中，娇娇若隐若显地浮在面纱里。千真万确，她是娇娇！斯坦因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他跑向娇娇。把驼队、帐篷、文书、日记、著作、奖章、诽谤，像破旧的衣服那样通通扔掉——驼毛袜子要保留，它们让两只脚在最高的雪峰上都感觉到温暖。娇娇近在眼前，他却到达不了，仿佛脚下都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沙丘上横亘阳关、玉门关、楼兰、尼雅、约特干等无数关城。有人在烽火台上戍守。不管是匈奴兵，还是汉朝兵，都要逃离！士兵紧追不舍。

裸奔像风，像雨，像野马，像闪电！

裸奔！裸奔！

斯坦因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快感。少年时代的裸奔，是因为追逐；这次裸奔，则要逃离。在敦煌及周边的大地上，以裸奔的姿态，逃离！

斯坦因的裸奔既未能成功逃离——他清醒过来时，发现由士兵、百姓、山贼、小偷、猫狗、牲口组成的队伍（其中很多人没有购观赏票，因为裸奔范围超出规划）包围着；也未能追逐到面带微笑的娇娇，他只在娇娇遇难的烽火台下看见一朵蓝色马莲花。那时，太阳已经升到半空。斯坦因用脸庞亲亲马莲花，坦然自若，向人群之外走去。

这意味着裸奔结束。人群溃散，在戈壁滩里翻卷起彩色波澜。

士兵焦急地通过洋铁皮喇叭发出通告：“未来得及购买观赏票的观众，请立即到县衙办理补票手续，或者进行登记！请注意，请注意，逃票者将罚交十一匹野骆驼！”

34、“贼道”偷渡

斯坦因醉后的裸奔活动从清晨到中午。

那段黄金强档阶段，蒋孝琬在莫高窟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以捐款方式从王圆篆手中换得二百三十捆珍贵文书。当斯坦因穿着采诗临时用芦苇编制的草衣返回安西时，蒋孝琬也风尘仆仆地到达城门。斯坦因大喜过望，宴请考察队所有人员。

之后，骆驼客为穿越大戈壁前往哈密做准备。

深夜，昆仑到斯坦因帐篷里，“大人，你曾多次要求用皮绳把沙洲商驼的骆驼串联起来，虽然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冲着你那性情的裸奔，我答应了。”

“谢谢，太谢谢了！”斯坦因确定这不是误听，激动得拥抱他，“这次驮运的货物太珍贵了，可以说超过我的生命。把骆驼串起来我就放心了，否则，那些野心勃勃的家伙驮着我的‘财宝’跑进荒漠，就连上帝都没办法。”

饕餮对斯坦因充满感激之情，彩门在七天内搭好，他率领全城人举行隆重送行仪式，再次当众宣读潘镇的感谢信，赠送礼品，发表冗长讲话——两成内容表达对斯坦因巡察的由衷感激，八成内容强烈要求斯坦因再次来安西巡察。

中午，五座烽火台同时升起烟柱，考察队起程。

饕餮送斯坦因到彩门外，停住，笑呵呵说，“大人可知，您即将穿越大戈壁、大沙漠的道路有个不雅别名？”

“史料记载中称为大商道。”

“不，它最早的名字叫‘贼道’，现在民间仍然使用！”

“……愿听大人明示。”

“古代，杀人越货、抢劫偷窃或者十恶不赦的罪犯，从这里逃生，往往成功。因为他们只要进了大戈壁、大沙漠，等于自杀，所以，官府用不着再追究。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摆脱义务、责任、累赘、困扰、欲望、失落、郁闷、伤感、疾病、痛苦甚至死亡，纷纷进入大戈壁、大沙漠，企图走向自由自在，而越来越多的追逐者、追随者、追捕者、好奇者、模仿者紧跟其后，于是，大商道就形成了。”饕餮故作姿态，越说越得意，“瑞典旅行家斯文·赫定把大商道叫丝绸之路，说是汉朝的张骞开辟；我国学士反驳说大商道是古典英雄夸父所开辟，应该叫逐日之路。他们都说错了，只有‘贼道’最确切。”

斯坦因哈哈大笑，“哦，原来如此啊！我长见识了。”

队伍跨过疏勒河故道，沿着玄奘当年走过的道路出发。斯坦因看见卡特背着一个很大的行囊，想问问里面装着什么。可是，鸣沙山的

轰响震耳欲聋，并且塞满戈壁滩，卡特没听见。斯坦因抛出一个套马索，拉他过来。卡特从实招认，说全是官员贿赂他的银子。斯坦因问他们为什么要贿赂你。鸣沙山轰响一浪高过一浪，淹没了卡特激情飞扬的解释。善爱、采诗不断回头。走很远，还看见娇娇灵魂点燃的烽火台狼烟悬在半空。她们唱着忧伤的歌。斯坦因不知道该听解释、挽歌还是鸣沙山的轰响。他恍恍惚惚，疲惫不堪。在大戈壁中行进两天，就完全置身荒漠之中，随处可见骨堆、马粪，与一千多年前玄奘看见的情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好在昆仑当年为西征军运送粮食和军火，经常走这条路，比较熟悉。随着行程天数增加，敦煌鸣沙山的巨大轰响逐渐减弱，和田铜喇叭的喧嚣越来越强。这意味着队伍前进的方向朝西，与古代大英雄夸父、现代大秀才夸父曾经裸奔过的路线一致。

队伍经过艰苦跋涉，终于走出八百里流沙，到达哈密盆地。

八荒和新派来的测量员皮格已在营地等候多时。大家见面，非常高兴。

拉姆在河西走廊野外作业三个月，眼病复发，痛苦难忍。斯坦因打算让他停止工作，随同八荒运输文书木箱的驼队沿着大道直接奔赴喀什“中国花园”，并致电马继业，请他派人护送回克什米尔。马继业回电表示全力支持，并且告诉他，伯希和也到达了藏经洞，估计收获很大。斯坦因虽然心里隐隐作痛，但也无可奈何。

进行各项安排的同时，他和皮格、蒋孝琬出席哈密地方首领络绎不绝的宴请。

迎接沙洲商驼之初，八荒始终不见大夏、娇娇的影子，感到奇怪。众人不忍心浇灭他眼睛里跳跃的欢欣和热情，更不敢想像他听到噩耗的瞬间将怎样承受那种打击，都强颜欢笑，不断岔开话题。丰盛的晚餐也在郁郁寡欢的气氛中进行。

昆仑不断地喝闷酒。

“老驼主。”八荒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请您告诉我。”

采诗、善爱忽然放声大哭起来。

昆仑拿出“玉璧”，泪水盈眶，伤心地哽咽：“我们没有保护好大夏和娇娇……这是娇娇头盖骨，里面也浸透着大夏灵气，他们的灵魂仍然活在其中，它已经成了优质美玉……”

八荒如同受到雷击一般，睁大眼睛，痴痴地望着“玉璧”。

“大夏怎么会出事？娇娇难道会得罪人？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昆仑讲述了两入遇难的情形和经过。八荒伤心欲绝，长时间盯着篝火堆发呆。采诗和善爱坐在他旁边，流着眼泪，安慰他。

“大夏临走前，说了什么没有？”八荒哽咽着。

“……事情太突然，他没留下话。”

“娇娇呢？”

“我们寻找野骆驼群，到悬泉置城堡那天，她望着戈壁滩，莫名其妙地朗诵佉卢文诗，谁也听不懂。她解释说：‘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负我者乃忘恩负义之小人。我渴望追求文学、音乐以及天地间一切知识——天文学、诗歌创作、舞蹈和绘画，世界有赖于这些知识。’那是她最后说过的话。”

八荒哀伤地低下头，“这是我跟随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寺庙里捡到的佉卢文书简里的句子。我赠给她，本来想让她的心灵宁静，没想到……”

昆仑将“玉璧”放到八荒手里，“还是你收藏着吧……当初，斯坦因要去做想头，后来，他又悄悄给我，想做治疗野骆驼腿伤的药引，我没那样干。”

八荒双手捧过，久久凝望，泪水不断地掉落。

骆驼客唱三天三夜哀歌。第四天，八荒率领队伍启程前往喀什。斯坦因给迦楼罗发给工钱，让他南下回楼兰。迦楼罗离开找到采诗帐篷，再次提出要娶她为妻。

采诗说：“沙洲商驼失去大夏、娇娇，众人沉浸在悲痛中，你怎么可以寻欢作乐？再说，我以前都没嫁人，现在，更不可能。如果嫁，就永远嫁给这支驼队。”

“罗布泊虽然不断移动，但永远不会消失。”迦楼罗诚恳地说，“湖里有很多鱼，同你的故乡一样，我划上独木舟，每天都带上你打鱼，不好吗？”

采诗坚定地摇摇头。

“我知道，你想着娇娇。告诉你，人死不能复活，你等一万年也没有用。在阿不旦和三间房，你每天晚上都找我，那时，我不行。现在，我成了真正的男人，你却不理我了。”

“对不起。”采诗难过地低下头，“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娇娇会把我的热情和生命全部带走。如果说我以前是羊脂玉，那么，现在就是戈壁滩里的黑石头了。”

迦楼罗绝望地盯着她，“没办法，只要陷入轮回，就永远转个不停，再也无法摆脱。夸父追着太阳转，留下了树林；骆驼客追着沙丘转，留下了道路。如今，你还执迷不悟，追着驼队转，究竟要寻找什么？”

“我要说出寻找什么、追逐什么，你会笑话，更不理解，所以，没有必要刨根问底。”采诗泪水簌簌滑落，“亲爱的迦楼罗，我只能说，很抱歉。”

“不，自从与你相遇，我不但没得到爱情，还丢掉了猎枪、职业和信仰。这次分别，恐怕再也难以见面，所以，我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当骆驼客。”

采诗慢慢抬起头，“好吧，我告诉你。十五岁那年，我和善爱、娇娇举行神圣的洗浴，元浩带着驼队来了。他炫耀枪，炫耀子弹的声音、速度和杀伤力。我们不懂枪和子弹，说就算子弹飞得比鸟快，我们也要把它追回来。元浩大笑着朝东方打枪，我们裸奔，追逐子弹。夸父可以追逐太阳，我们为什么不能追逐子弹？夸父想告诉太阳他的愿望，我们也想告诉子弹别伤害着玄奘。在敦煌，遇到昆仑、八荒和沙洲商驼后，我们又觉得子弹掉过头来在追逐我们，所以，我们就躲啊躲啊……现在，不清楚在追逐，还是躲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摆脱这个轮回，”她的目光慢慢坚定起来，并且闪闪发光，“不过，我坚信，一定能摆脱。”

“那好，不逼你了。你要记住，我永远感激你。以后，你想看捕鱼了，就到阿不旦来。”迦楼罗低垂着头，“你什么时候想出嫁，都可以来罗布泊，那是你永远的家。”

第二天，大家送别迦楼罗。哈密绿洲已经笼罩上浓厚的枯黄，采诗望着他孤独的背影消失在荒原中，泪水像泉眼般涌出，哀伤的歌声发自内心，冲出喉咙，飞向远方。

昆仑率领驼队抄近路到吐鲁番考察。

斯坦因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考察，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可以完成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游旅行；其次，玄奘当年到达哈密后，崇信佛法的高昌国国王鞠文泰遣使往迎吐鲁番，并请他长住，讲经说法，玄奘坚决不允，绝食三日，以明心志；最后，丝绸之路北道在古代历史中与南道同样重要，必然有大量文化遗存，否则，俄国人和德国人不会那么执着地在库车、吐鲁番一带考察。

但是，斯坦因没有挖掘的欲望。这里不是潘镇“势力范围”，民工很难雇用。再说，几乎所有大寺院、庙宇都经过俄国人、德国人盗宝式挖掘，遍地狼藉。而大量壁画碎片、精美雕塑、彩绘木板画则随处可见，俯拾即是。斯坦因一边咒骂俄国人、德国人，一边轻而易举地得到几大箱珍贵的古代艺术品残件。

为节省时间，考察队以急行军方式运动。蒋孝琬很不适应。多日来，他一直废寝忘食地整理藏经洞和敦煌长城出土的汉文文书，成绩卓著。斯坦因非常满意，在饮食起居上给予他最高待遇，并且多次提到，这次考察结束，一定专程拜访潘镇，为他的升职进行最大努力。而蒋孝琬似乎集中在对古代文书的考释上。他虽然饱经风霜，但对连续不断的奔波毫无怨言，一如既往，乐观开朗。这令斯坦因很疑惑。在欧洲，聘用与蒋孝琬知识水平相当的专家来从事这些工作，费用高出几十倍甚至百倍。中国知识分子最终目的是要做官，可是，蒋孝琬

最终要追求什么？无论如何要帮助他捞到一官半职。否则，很多饕餮那样的小人随时会侮辱他。

考察队沿塔里木盆地东北角的商道行走八天，到达库尔勒山脚下的佛教遗址明屋——当地人用突厥语称其为“千身塑像”。德国人曾造访过这里，神殿留下多处刮削痕迹，上好的雕塑碎片扔在垃圾堆里，因为太大而不能搬走的塑像倒在地上，静静地承受风吹日晒。显而易见，这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所为，倒像一帮野蛮孩子闯祸后匆忙逃窜后的现场。格伦韦德尔是著名美术专家，他不应该做出这种强盗式的“挖掘”，那么，问题出在他年轻的助手身上？昆仑、善爱、采诗等骆驼客一改往日不从事体力活的习惯，虔诚地用双手挖出大坑，将佛像掩埋，以免遭到后来者进一步破坏。斯坦因和蒋孝琬站在满目疮痍的明屋遗址上，默默无语。勘察后发现，精美的木雕片、镀金的浮雕板及数以百计泥塑等装饰大殿的物品幸运地保存下来。看来，德国人在切割壁画的施工过程中使它们掉落。不过，粘在灰泥墙上的漂亮壁画板被德国人遗漏，仍在原处。斯坦因和卡特、皮格费很大力气将它们拆取，与佛像头、壁画等文物一起，装满十大箱。

这是“千身塑像”送给考察队的圣诞礼物。队伍移向焉耆河谷上游，寻找新的遗址。当地人说，两年前，在南面沙海中发现了“古代村镇”。他们希望考察队用先进的仪器探测藏有珍宝的房屋和仓库，以实现发财梦。

斯坦因认为那是沙漠中常见的蜃景，不敢冒险花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驼队穿越沙漠，到达库车。日本、德国、俄国和法国人在这里考察过几年，佛教寺院和壁画都被破坏得残缺不全，令人痛心。据说，伯希和去年进行最后一次清理，发现重要手稿。斯坦因不指望在这种语言天才工作过的地方有什么收获，决定在炎热夏季来临之前向南穿越沙漠，到达和田。1895年，沙洲商驼受雇于斯文·赫定，从南边深入到克里雅河消失处，然后继续向北，付出惨重代价，得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塔里木地区。现在，要以相反的方向进行穿越，在茫

茫沙海中找到克里雅河，就像大海捞针，难度极大。虽然有精确地图，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十二年，沙丘、河床等地理标志早已发生变化。

他向昆仑说出了计划，“你能不能确保找到克里雅河？”

昆仑沉默一会儿，不解地问：“大人，您原来不是说要经过阿克苏，前往喀什吗？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沙漠？”

“拜访潘大人的计划并未改变，但是，我将从和田专程前往。”斯坦因解释道，“我计划将所有物品集中包装的大本营设在和田，若前往喀什，又得绕回来。那样虽然比较安全，可是，很多宝贵时间就消耗在路途中。我相信您的智慧和野骆驼的超常能力。”

昆仑叹口气，“古代人把这条路称为‘贼道’，只有亡命徒才走它。既然你愿意用生命换取时间，商驼只有全力以赴。不过，你得在进入大沙漠的最后一站沙雅雇用十多个民工。”

“我不打算在中途挖掘，要民工干什么？”

“野骆驼长于奔跑，不擅驮运。进入沙漠，常常要翻越巨大的沙丘，而这些装满文书、泥塑和壁画等物品的木箱又特别沉重，如果没有人力帮忙，根本无法过去。另外，善爱和采诗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与孩子们相见，近在咫尺，却要掉头南进沙漠，我不知道如何给她们讲。唉，她们两人的肚子快要拖到地上，谁知道什么时候生产。”

斯坦因沉默良久，说：“……我知道，困难重重，但是，必须走‘贼道’。”

“唉！……”

“老驼主，那块珍贵的‘玉璧’呢？我知道，您没拿去治疗野骆驼腿伤，希望您还给我。”

“你怎么现在才想起了它？”

“我觉得很孤独。而大夏、娇娇是对我最忠诚的朋友。”

“哦，很遗憾，我已经给了八荒。他会非常珍惜的。”

……

斯坦因给马继业发电报，让八荒带着所有木箱到和田沙洲商驼牧场等候。骆驼客开始准备各种物品，皮格从沙雅顺利雇用到九个民工。

元月底，队伍在土著居民祈祷声中启程。

善爱、采诗没有哭，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芦笛吹奏《胡笳十八拍》。

驼队犹如渺小的船只，在一道道高耸的沙丘和一条条陡深的峡谷之间颠簸七天，完全进入不毛之地。沙丘陡然增高，变大，坡度几乎成直角，令人望而生畏。队伍总在死胡杨林、红柳和沙丘之间徘徊，连续几天，都难以分辨周围环境的变化。冰块消耗殆尽，每到一处古代河床都挖井，偶尔出来的水非常苦，野骆驼都不喝。死亡气息越来越浓。

沙雅民工寻宝梦彻底破灭，他们密谋逃回塔里木。皮格及时发现并警告：只有跟随队伍继续前进才有生路，否则，将必死无疑。他们重新鼓足勇气，帮助骆驼吃力地攀登。皮格还派遣人以南方为目标，向东西方向两边呈扇形侦察，推进。

斯坦因虽然赞赏皮格不知疲倦的敬业精神，但不断产生的恐怖幻觉在心里蒙上绝望阴影。他遭遇着比玄奘记载中更为艰苦的跋涉。蒋孝琬第一次看见斯坦因的情绪如此低落，试图劝慰，但是，没有说话的力气和信心。

“蒋师爷。”晚饭后，斯坦因找到他，“进入沙漠以来，各种可怕的声音和影像总是伴随着我，恐怕在劫难逃。我为学术研究献身，不足惜，只是，连累了你，于心不忍啊。”

“……玄奘法师保护我们，能顺利出去……”

“你是我最信任的伙伴，在灾难可能发生之前，我想请你说句实话。”

“什么？”

“你已经整理了很多汉文手稿和文书，其中有没有赝品？”

“我对玄奘发誓：全都是宋朝以前的物品，”蒋孝琬振作精神，眼睛炯炯闪亮，“如果我发现搀杂着假文书而不举报，就落个辩机那样的腰斩下场。”

斯坦因欣慰地笑笑，“我放心了。可是，敦煌之行总像奇异的梦幻，藏经洞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珍贵文物？而且，发现七年来很多中

国知识分子竟然漠不关心？我们廉价购买并运送走时竟然无人过问？安西知县还建造彩门欢送，这一切，难道都是玄奘法师的精心照顾？”

“……”蒋孝琬仿佛听见了敦煌鸣沙山的轰响，脑海一片空白。

“几年来，你搜集到的瓦尔特、卡特和杜笛等寻宝人讲述的关于文书的故事，似乎都与敦煌藏经洞有关。很长时间，我都怀疑那是一个庞大的造假集团。现在看来，我过于谨慎了。我甚至曾经对你和八荒、大夏等人起过疑心。”

“我感到很遗憾，”蒋孝琬羞愧地说，“沙漠中的造假不算什么，实际上，大清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就是您所说的造假集团。唉，如果盘古在世，站在帕尔高原上向东眺望，有多少假官、假文凭、假政绩在不断制造！在这种环境里，您怀疑一切，很正常。”

斯坦因打起精神，“必须走出沙漠，为玄奘法师保佑！为藏经洞文书！也为你的前途！”

“我的前途？”蒋孝琬忽然觉得和田铜喇叭发出刺耳声音。

“穿越沙漠节省出很多时间，我将专程前往阿克苏拜访潘镇，请他为你任职。”

蒋孝琬笑了，“谢谢大人美意。”

队伍在艰难困苦中行进六天，终于，登上一座高大的沙山时，看见了像玉带般镶嵌在沙丘间的河流。骆驼已经十三天没喝过水了……此后，大家沿着冰封的河道前进。途中发现了几只野鸭、水鸟和鹿。早晨，营地周围还发现塔里木虎徘徊过的痕迹——它试图夜间袭击斯坦因的坐骑，但没成功。善爱和采诗充满好奇，循着老虎的足迹走很远，似乎忘了自己沉重的孕妇身体和十多天前的忧伤。

马继业通过电报安排的两支队伍携带大量食品欢迎考察队。

见面的兴奋、狂热冷却后，他们为“争夺”斯坦因去克里雅或和田发生激烈争执——因为和田的铜喇叭“敦煌佚书”没有鸣响，所以，斯坦因决定先到克里雅拜访年老体弱的知县，然后疾行和田，他心目中的新疆“家乡”。

三月底，考察队抵达和田。各行各业的人在知州周易及其他官员率领下出城二十五里热烈欢迎。接着，地方首脑、商会负责人寒浞、胖学者等新朋旧友纷纷设宴，邀请斯坦因及考察队人员，听他们讲述“另外一个陌生世界的故事”。

斯坦因还惊喜地发现，他的著作《古代和田》与《沙埋和田废墟记》已经出版，并且在新疆南部地区的学者、官员中传阅。

这个过程中，“敦煌佚书”一直没有鸣响。

寒浞说：“大概撞钟人乐僓不行了。”

斯坦因说：“拆开钟楼看看，怎么样？”

“不行，还得等三个月。”

“我没有相信过任何宗教，”斯坦因沉思默想一阵，说：“但是，‘敦煌佚书’鸣响确实给我穿过沙漠、戈壁帮了不少忙，它犹如航海家眼里的灯塔，这次，为表谢忱，我要按照你们的礼仪，给撞钟人敬献食物。”

“乐僓已经七天没有进食了。”

“物质也许对他没有意义，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要敬献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法句经》。”斯坦因说着，察言观色。

寒浞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一直以来，虽然你没说，但是，我感到你对钟楼充满疑惑，这让我很不自在。既然你的好奇心那么强烈，我们就做个交易，怎么样？”

“什么？”斯坦因问。

“把敦煌藏经洞的文书全部转卖给我，价钱由你定——虽然，你仅仅给王圆箎四个马蹄银——我可以把建造钟楼的和田玉料全部赠送。你知道，现在，和田玉被炒作成了天价。”

斯坦因怔住了，“你怎么知道？是蒋孝琬告诉你的？”

“这已经不重要了。”寒浞神秘地笑着。

一阵愤怒的风暴袭过斯坦因。寒浞肯定与和田假文书有关系！这个恶棍给欧洲学术界带去了巨大灾难，为了掩盖罪孽，竟然想毁灭真正的文书！

“求你别那样看着我，”寒浞面无表情，冷冷说，“我知道，你一直在怀疑我，怀疑铜钟，怀疑我购买敦煌藏经洞文书的真正用意，那有什么用？假作真时真亦假，文字不会自己跳起来说话，怎么判别真假？再说，判别真假有什么意义？”

“你是不是同元浩联合制造、销售假文书？”

寒浞眉毛一挑，高傲地说：“大人，作为绅士，你不应该这样发问，虽然我曾经是身份低贱的羊贩子。不过，什么都在变，你要学会审时度势！现在，作为和田商会负责人，出于礼貌，我坦诚地告诉你：多年来，我和我的很多——国内外朋友一直做着合法生意。”

“你还配谈‘合法’二字吗？”斯坦因怒视着他，轻蔑地说，“你应该向昆仑学学如何经商，如果你身上有他的半点美德，听到‘敦煌佚书’的鸣响从和田玉料砌成的钟楼中传出，才不至于胆战心惊或自惭形秽。”

寒浞大笑起来，“哈哈！朋友，与您挖苦的恰恰相反，我自得其乐，作为商会负责人，我对各种朋友负责，使大家都能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说着，他凑近斯坦因，神情严肃起来，“你凭什么要说我们贩卖的文书是赝品？凭什么？你把寻找到的文书埋葬到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把文书从一个坟墓搬到另一个坟墓。而隶属于和田商会的寻宝协会则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洲收藏家和学者手中，他们喜欢把这种出自沙漠地区的粗糙文书装在精致的展柜中邀请朋友参观，或者写出洋洋洒洒的研究文章。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朋友，告诉你，欧洲市场很大，客户很多，这是现实。你有能耐，来竞争啊！”

“我最初的直觉没错，你终于暴露了！我替那些被你们蒙骗的收藏家和末流学者感到悲哀，因为，他们的爱好、研究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赝品上，掀起丑恶、可耻、浮躁的风暴……”斯坦因深深吸一口气，“不过，你别得意。我向你保证，最多半年时间，我要让你的那些欧洲客户在世人面前丢尽脸，也要让你们苦心建构起来的造假集团和贩运网络土崩瓦解！”

寒浞作出夸张的表情，“哦，是吗？我向你的英雄气概表示敬意。同时，也要提醒，你现在站在和田富人区发表声明，是不是具有讽刺意味？你应该清楚，富人区的道路、房屋、果园、钟楼等都建立在文书买卖的基础上，钟声、喇叭声一直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你能做到吗？顺便告诉你，我喜欢雪山、沙漠和骆驼，离不开和田，否则，就把富人区建在欧洲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而且，把胖学者也移植过去，呵呵，我看你对他也非常感兴趣。”

“无耻！我要到周易那里告你！”

“噢，是吗？哈哈，好好玩、好好玩吧！要不要我派人把他请来，你随便告？”

“……我真后悔，当初没请潘镇拆掉钟楼，”斯坦因气愤地说，“它就是造假作坊！”

寒浞哈哈大笑，“大人，你想得过于复杂了。据我了解，目前，或者以后很长时间，欧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假文书、假学术贩卖者——前期代表是霍恩雷，而后期代表，是你！呵呵，我想，你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异常强烈，在贩卖假文书方面，影响要比他大得多。”

“你没有资格威胁我，倘若你以为自己真的成了什么人物，我请你先把身上的羊膻味清除干净！”斯坦因强忍住怒火，尽量保持平静，“在贩羊、造假方面，我自愧不如；刚才，你竟然谈到学术、霍恩雷，哼，哼哼！假如时光倒退一千年，也许让我觉得很正常，可是，现在，我只感觉到无耻、荒唐、滑稽和屈辱！”

“别以为你在敦煌藏经洞捡到了便宜，是祸是福，等着瞧吧！”

“我迎接任何挑战。”斯坦因握住寒浞的手，用力一捏，迫使他弯下腰，“中国有句古话：‘真金不怕火炼’。我还是不改变初衷，明天，我要给乐傅敬献《法句经》，算我们第一次交手，好不好？”

寒浞表情扭曲，额头渗出大颗大颗汗滴，“随你便……”

第二天早晨，太阳灿烂光线从古旧的城墙上投射过来。斯坦因将佉卢文《法句经》放在带着长柄的玉斗上，通过小洞口，送进钟楼。

围观者越来越多。他们屏住呼吸，盯着黑色的洞口。如果玉斗出来时，《法句经》和半月以来的食物、茶水一样纹丝不动，就证明，撞钟人乐傅就已经涅槃，那么，大家要拆开钟楼，用胡杨木火化遗体；同时，招聘新的志愿者。和田人已经离不开“敦煌佚书”的鸣响。

玉柄出完，玉斗出现——是空的！《法句经》被留下了，乐傅还活着！

在民众惊喜的欢呼中，铜喇叭复原为铜钟，并且发出万马奔腾、刀枪齐鸣的轰然巨响。这正是敦煌鸣沙山狂涛巨浪般的强大声音。铜钟不停地响，如同海水涨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心肺、肝肠、气脉、精神被阵阵声浪冲击、拍打，变得异常敏锐，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阶层和不同性质的物种都看到、听到、嗅到、感觉到五彩斑斓的文字字母从钟楼里飞出。

周易请斯坦因题写“鸣沙”（注：假文书流行再多也同沙子一样没有生命力），然后雕刻成匾牌，悬挂在蒋孝琬“敦煌佚书”之上。于是，铜钟进入“鸣沙”时代——胖学者把这个时代的特征概括为音域宽广、声音浑厚、持续不断、气冲牛斗。

斯坦因听到、看到的鸣响，则完全不同——是蒸汽机的汽笛和骷髅群。

这个曾经占据了他整个童年的梦魇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周易上任后为什么要给匾牌上题写完全迥异于中国风格的“蒸汽机”？

35、多角度重述

沙洲商驼运送文书箱抵达牧场的那天晚上，善爱、采诗先后生下双胞胎龙凤胎。新生命的降临给驼队带来无限喜悦。八荒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重新恢复往日欢快。大家欢欣鼓舞，没昼没夜地跳舞、唱歌、喝酒。

杜笛来了，一见昆仑，就急切地问：“老驼主，五蕴呢？他还躲着吗？让他来见我，以后，不管他弥撒还是跟上你们跑天下，我再也不干涉了。”

“在五棵胡杨以后我就没见过他。”昆仑沉静地说，“五蕴不属于驼队，根据行规，我不能过问考察队的事情和其他安排。你最好去问斯坦因、蒋师爷。”

杜笛愣住了：“洋毛子要把五蕴丢掉，我就同他拼老命！”

他匆匆赶到和田城。蒋孝琬由于劳累过度，一病不起。杜笛找到住处时，还卧床休养。看见杜笛的刹那间，他眼睛忽然一亮，失声说：“糟糕！”

“你紧张什么？蒋师爷。”杜笛揪住他的衣领，气愤地质问，“你给洋毛子当狗腿子我不管，可是，把五蕴还回来，他是我的儿子！”

蒋孝琬勉强坐起来，“他在通往敦煌路上的营地，那里有湖泊、房子和粮食。你放心，斯坦因会发给他工钱的。”

杜笛怒吼起来：“要钱有啥用？就算银子像塔克拉玛干的沙子一样多，还不够他做弥撒！前天，皮山、莎车等地的农民都到和田来，你知道为什么？”

“欢迎考察队啊。”

“那是哄毛驴子的假话！”杜笛懊恼地说，“他们以为五蕴要做弥撒，没想到空跑一趟，都在咒骂我儿子，有些地痞还跑到我家里，搜刮东西，没有满足，就打我。唉，我寻宝大半辈子，老了，却遇到这些没完没了的骚扰，都是报应啊……”

晚上，蒋孝琬撑着病体到斯坦因帐篷，愧疚地说起在五棵胡杨绿洲守候考察队的五蕴。

斯坦因犹如大梦初醒，一拳擂到桌子上：“考察生涯中竟然出现这种遗漏，简直是奇耻大辱！啊，都是敦煌藏经洞的意外丰厚收获，冲昏了我的头脑。”

“也怪我，只顾忙着赶路和整理文书，把五棵胡杨给忘了。”

“还有补救办法。”斯坦因迅速作出决定，“拉姆眼睛有所恢复，他今天到了和田，坚持要完成考察测量任务。目前，虽然我宁愿信任皮格，但是，他不熟悉路，恐怕找不到隐蔽的营地，只好让拉姆和卡特

前去接五蕴。顺便，经过米兰时，将那里的壁画拆解运回。这笔费用是额外损失，不能另外雇用商驼，我们自己购买骆驼，回来后就卖掉。”

“我最担心的是供给品，当初，留给他够五个月吃的粮食，现在，已经超过半年。”

“五蕴是能够在内心建筑信仰大厦的人，他肯定有办法。”斯坦因不敢做其他推测，“在等待他们返回期间，我们组织精干队伍，前往阿克苏，拜访潘大人。”

很快，拉姆和卡特以地理测量为名，向东去五棵胡杨绿洲。

斯坦因、蒋孝琬和沙雅民工随同沙洲商驼离开和田，沿着和田河再次穿越沙漠，抵达阿克苏。潘镇举行有歌舞表演和自由谈话的交际酒会，隆重接待考察队人员。斯坦因特意送上从国内订购的名贵瑞士金表，并且详细介绍沿玄奘踪迹进行考察的经过。潘镇大为感动，当即赠送辩机亲自复制的手抄本《大唐西域记》。斯坦因、蒋孝琬见卷末玄奘亲笔签名与藏经洞《金刚经》翻译本笔迹完全相同，感慨万千。问及书之来历，潘镇说其父在兰州搭救过一位贫病交加的老书生，当时，书生病很重，不能言语，时隔不久便一命归天，他的行李中只有这本书。潘父无法归还其家人，便留在身边，后来就到了潘镇手里。

斯坦因捧着《大唐西域记》，爱不释手，连声道谢。

“古语说：‘有之者不如好之者’，大人如此崇拜玄奘，此书应该归您收藏，”潘镇兴致勃勃地说，“文人好书，中西皆然。”

雪莲为感谢斯坦因赠送照相机、枪支和布匹，将珍贵的和田玉枕相送，“您经常出入沙漠，挖掘古代遗址，这块古玉能避邪。”

斯坦因推辞不过，便允诺回国后将寄赠镌刻雪莲名字的瑞士金表。

在昼夜相连、有很多达官显贵参加的酒会中，蒋孝琬与众幕僚就古代商道的演变及西汉势力进入西域的情况高谈阔论，却不主动接近高官要员。斯坦因很着急，提醒几次。蒋孝琬一笑置之。斯坦因创造机会，带上早就写好的推荐信到潘镇书房专门就此事交谈。潘镇听了他的郑重其事的介绍，仔细阅读推荐信，亲自修改某些不合规范的格式，表示要向新疆总督极力推荐，为蒋孝琬争取负责管理河流改道后新形

成绿洲开发的职务。那样，他就正式进入清朝统治集团。潘镇刚刚派人将推荐信寄送到乌鲁木齐，各种有关蒋孝琬要即将就任的消息不胫而走；接着，关于周易妻弟要任职的传闻也沸沸扬扬。蒋孝琬很快就打听到，周易在乌鲁木齐花重金委托人已经为其妻弟买到阿克苏水利官一职。他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获胜者肯定是周易，便不想再劳神。

“你完全有能力胜任，而且有潘大人支持，为何不继续竞争？如果资金困难，我提前支付全部聘金。”斯坦因不解地说，“根据皮格从沙雅民工那里了解的情况，水利官无需大肆搜刮，只要半年时，就能收回为取得职务花费的银子。”

“那些收益虽然半合法，但对我来说，如果就职，施舍财物远远大于实际收入。”

“为什么？”

“中国穷人实在太多了，而四处钻营的官员又太多。他们要贿赂水利官，然后就更加残酷地盘剥农民。”蒋孝琬伤感地说，“我还是远离那种利益链吧。”

斯坦因感慨万千：“你的学问、品德和敬业与待遇相差太悬殊了。”

“我别无所求，靠自己的一点学问能够养家糊口，就满足了。”

斯坦因虽然钦佩他纯正文人式清高，但总觉距离实际太远，便与昆仑谈及此事，希望他能开导蒋孝琬。昆仑说：“二十多年前，商驼出资给他捐师爷、捐官，都没成功。他太有学问，也太性情了。他存在的状态与这个时代相矛盾，也只能扮演师爷的角色。”

“潘大人在新疆举足轻重，他不能帮助蒋孝琬直接被清朝官府录用吗？”

昆仑苦笑一下，“潘镇本质上还是学者。他能够通过正直行事获得现在职务，只是个例外。蒋师爷不会再有这样的幸运了。”说完，两人陷入长久的忧思。

斯坦因见谋官事无望，便启程前往喀什。

送别时，潘镇突然问：“听同僚们说，你从新疆、甘肃一带挖掘到几十箱文书、手稿及壁画残片，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情？”

“确实如此，大概五十箱左右。”斯坦因身上冒出热汗。

“那么多？那么多！？要全部运到欧洲吗？”

斯坦因一时语塞，蒋孝琬机智地扭转话题，替他解围。斯坦因说很多感谢话，最后约定要等潘镇升任新疆总督时再来看望他。

潘镇哈哈大笑，指着儿子潘其禄，“我已经年老体弱，就看他们了！”

雪莲知道不可能留住父亲，至少要让等到在乌鲁木齐上学的普鲁、东泉、阿泰和且末等孩子假期返回阿克苏，团聚后再走。

昆仑拿出一块羊脂玉，“你记得这个吧？”

雪莲接过，仔细观看，“我小时候经常玩，原来是黑色的石头啊？”

“它是你的母亲。这几十年，我把石头盘成了美玉。”

“……父亲，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母亲对孩子的爱博大宽广，纯洁无私；以这样的情怀才能把石头盘成玉。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你实情，会妨碍你心灵的飞翔。我希望，你能与它朝夕相伴，盘成红玉，可是，你对枪格外感兴趣，呵呵，都是我惯坏了你。留着这块玉吧，它带着我和你母亲的气息。”

雪莲望着白玉，泪如雨下，“母亲……”

昆仑语重心长地说：“枪支再好，也蕴涵着暴力；而没有生命的石头，通过注入真挚的爱就能盘成玉。武乘在你的影响下对枪和军事发生兴趣，现在，普鲁、东泉和阿泰也想到日本去学习军事，我觉得，不能赶这个时髦。中国人讲‘文长武短’，学军事，必然要伤害其他人的生命，学文虽然不能发财致富，但于世无害。”

“父亲，我记住了。”雪莲跪在地上，仰起头，“您现在已经老了，需要安度晚年。我从来没有机会尽孝心，您就留在阿克苏吧。”

“骆驼客注定要四处漂泊，对我们来说，生活就永远是在路上。走到哪里，死到哪里；死到哪里，葬到哪里。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了。”昆仑望着远方说。

考察队出发，绕道喀什，返回和田。斯坦因终于完成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绕旅行。他自豪地想：别人畏沙漠如死途，我却视为美丽的“禁果”！

接应五蕴的拉姆支队还没回来。

蒋孝琬废寝忘食地进行整理工作。为抄录文书卷末题记，他常常不得不将长卷打开，这花去他不少时间。皮格带人进入昆仑山测量。斯坦因和八荒等人在沙洲商驼基地将文书、手稿、雕塑等物品重新打包。为确保壁画和佛像在遥远而艰难的旅途中安然无恙，他们用木架和棉布固定好，然后装箱，四个角都钉上结实的角铁。半月后，当四十七个木箱整齐地摆放在牧场的帐篷里时，斯坦因踌躇满志，得意洋洋。

在包装文物过程中，他不断派人向且末、若羌县衙发电报询问。他们对拉姆支队的下落一概不知。斯坦因开始着急。现在已经是炎热的六月，这种天气在沙漠里旅行十分危险。他真后悔不该派遣倔强的拉姆前去接应五蕴，因为五棵胡杨绿洲作为古代军事遗址，非常隐蔽。拉姆专业素质虽然一流，但是，在广袤而神秘的沙漠戈壁，根据科学测量绘制的地图往往滞后于环境变化。考察队计划八月返回克什米尔，他们能否在两月内到达和田？

斯坦因忧心如焚，打发蒋孝琬求救于沙洲商驼。昆仑为难地说：“你知道，这次加入到商驼中的几十峰野骆驼正在产羔期，它们还保持着野性，都离开牧场，要进到昆仑山里生产。骆驼客得去保护它们，免得被群狼围攻。”

“老驼主，斯坦因大人每次来中国考察都要花费大量银子，他迫不得已才精打细算。”蒋孝琬诚恳地说，“但是，他和商客截然不同。不知道您对他的工作理解多少，我只能说，他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他是欧洲的夸父、屈原、玄奘。”

“那好吧，杜笛经常出入沙漠寻宝，有经验，我请他带领小型驼队前去接应。”

蒋孝琬万分激动，突然跪倒：“……父亲！”

“你怎么啦？”

“在莫高窟大泉河畔，很多人都说夸父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清楚他不是。”蒋孝琬泪水涟涟，“相反，自从第一次见到您，我常常在心底暗暗呼唤：父亲！我虽然从未见过父亲的面，不知道为人之父是什么样，但是，您有时候冷静如山，有时坚硬如玉，有时候又宽广如沙漠，我觉得，父亲应该像您这样。”

“算了，不要唠唠叨叨。”昆仑摆摆手，“听说你也崇拜大英雄夸父，可是，当你的亲生父亲出现在眼前时，你却不敢相认。唉，你一直在寻找父亲，而杜笛恰恰相反，要找儿子。命运这样安排，不知道有什么深意。”

杜笛离开两个月，带着拉姆、卡特返回。原来，他们沿着昆仑山测量，拉姆双目失明，但他坚持要前往五棵树胡杨绿洲，结果，误入罗布荒原与敦煌西边的雅丹群，迷失方向，骆驼全部倒毙，粮食和水也即将告罄。杜笛驼队找到他们时，两人奄奄一息，临时雇用的三个民工去向不明。杜笛又到阿不旦补充供给，然后在迦楼罗的带领下终于抵达五棵树胡杨基地。五蕴、百戏和文书箱杳无音信，只有土坯房和烽火台如同一千多年前那样发呆。

“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斯坦因郁闷地问。

“是的，根本看不出那里曾经住过人。就算留下的粮食吃完，小湖泊里鱼很多，足够养活他们。五蕴还可以制作弓箭，射杀野羊，可是，他们怎么就消失了呢？”

“请放心，一定能找到他们。”斯坦因给马继业发电，告知其事。

马继业迅速回信，建议他尽快将四十七箱考察所得物品运送到印度，再转英国。新疆的善后事务由他来处理。于是，斯坦因率领考察队到喀什。

这时候，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已经正式成立，马继业顺其自然结束了“英国驻克什米尔的公使的中国事物特别助理”的尴尬身份，成为首任领事。马继业名正言顺地代表英国官方为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的圆满成功举行盛大庆祝会，同时宣布聘任蒋孝琬为中文秘书。

斯坦因最满意的事情除了考察所得，就是忠心耿耿的中文秘书蒋孝琬如愿以偿。

马继业举行的小酒会上，斯坦因说：“这次，考察队大获全胜，唯一遗憾的是，把传教士和徒弟给丢了。”

“传教士？什么传教士？”马继业莫名其妙。

“就是在‘中国花园’花园里定期做弥撒的牢兰啊，他留在罗布荒原传教了。”

马继业大笑起来：“尊敬的探险家朋友，您搞错了。‘中国花园’里从来没有传教士，只有一位丧失记忆的英国流浪汉。”

斯坦因吃惊地望着他，“上次，他跟着考察队离开‘中国花园’的啊！而且，我还同你探讨过很多有关他的问题，你曾经说——”

“你肯定是记忆失误。”马继业笑着打断他的话，“长期在沙漠里旅游的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往往把现实与想像搞混。”

“那个流浪汉叫什么名字？”

“戈特。”

“就是被阿古柏谋杀的那位考古学家吗？”

“不可能。考古学家戈特根本不懂汉语，可是，流浪汉戈特却能背诵很多中国古代典籍。”马继业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有时候，他胡乱喊叫着，要让左宗棠给他封官，这不是发疯吗？所以，没有人把他的所作所为当回事。”

“这个奇怪的流浪汉在哪里？”

“门卫说，上次跟上你的考察队走了。”马继业显得有些不耐烦，“不过。没关系，他不属于考察队人员，失踪或者出现其他意外，都不需要你负责。”

斯坦因忧郁地低下头。难道见鬼了？明明是传教士牢兰，马继业为什么要否认？

他问蒋孝琬：“亲爱的朋友，你来判断，我和马大人，谁的记忆出了问题？”

“去年，自从进入‘中国花园’后，我就足不出户，埋头工作，没留意其他事，”蒋孝琬回忆一阵，肯定地说，“但是，在沙漠里行进时，我确实听他背诵过《离骚》。”

斯坦因脑际传来巨大的轰鸣，他分不清是和田铜钟、敦煌鸣沙山还是欧洲蒸汽机汽笛，声音尖利、强大、凶猛，仿佛机枪的连续射击，使他千疮百孔。斯坦因沮丧地望着远处的雪山，陷入深思。骷髅群要从芦苇丛中后面冒出来？黑风暴要从沙丘后面卷过来？伤痕累累的骆驼要走向何方？既然马继业无缘无故否认牢兰的存在，既然善爱、采诗与昆仑对同一事件的重述完全相反，互相矛盾，既然很多人对脚印绿洲曾经发生的大屠杀及戈特、夸父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解释，那么，真正的标准由谁来确立？四十七箱所谓的古代文书会不会是高级仿制品？恩师和自己的学术生命会不会被这些假文书彻底毁掉？

马继业端起酒，“朋友，你实在没必要为流浪汉烦恼，来，为你的巨大收获干杯！”

“我没有工夫和耐心深究其他事，”斯坦因停顿一下，望着蒋孝琬，“可是，如果跋山涉水带回去的是四十七箱垃圾、炸弹、废品——或者，很多杰出的欧洲学者被蒙骗几十年后才发觉上当受骗，那么，我的人生就很失败了，还不如在沙漠绿洲上像普通牧民那样平淡地生活。”他想起娇娇，内心隐隐作痛。

蒋孝琬认真说：“大人，我以性命担保，楼兰古物及敦煌藏经洞四十七箱文书绝对是古代实物，如果需要，我可以拿出多重证据来。”

斯坦因疲惫地摆摆手，“算了吧。现在，我真希望上帝站出来说句话。小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对蒸汽机及其不可一世的汽笛声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想尽办法，都不能摆脱。后来，我知道了中亚有片浩瀚无际、安详平静的大沙漠，还有雄伟高峻的雪山与辽阔平坦的草原，那里没有蒸汽机，也没有无处不在的汽笛声，于是，就走上了探险之路。唉，我曾经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当成了可以躲避喧嚣与浮躁的葫芦。可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漂流在谎言与事实交汇成的河流中，就

像不能自主的葫芦，多可怜啊！”他低下头沉默许久，鼓足勇气，再次抬起头，“有人曾告密，说你偷看我的私人信件，但我根本不相信。”

蒋孝琬站起来，镇定自若地，“不，那是事实。”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大量阅读您和其他学者的信件是秘书的分内之事。”蒋孝琬面不改色，“何况，你们谈的都是学术问题，你们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看法让我着迷。”

“哦.....谢谢你的坦诚。”斯坦因强笑一下，“现在，你有了稳定职业，可以把家属接到喀什来，一起生活，享受你们古代诗歌中描绘的那种惬意。你知道，我多么向往慢节奏、没有风浪的恬静生活啊，可是，我不能，我已经失去了机会，而且，已经选择了终生走在路上、以帐篷为家的生活.....”

蒋孝琬黯然神伤，“我也喜欢独来独往的生活。无牵无挂，就像古代英雄夸父那样，为了追逐心中的理想，一直向前，向前。”

斯坦因说：“因为你的出色工作，楼兰、敦煌之行收获巨大，所以，再没必要花时间追逐假文书。我建议，以后，你调查调查和田铜钟和钟楼。根据你的研究，乐傅应该是莫高窟的开创者，而目前的撞钟人也名叫乐傅，我觉得不可思议。”

“在中国，重名情况很普遍。不过，如果您确实需要，我可以调查一下。”

“另外，我还想劝你，应该学会英语或者克什米尔语。”斯坦因话头一转，严肃起来，“因为，我在中亚的考察工作才刚刚开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同时，使用突厥语之外的语言交流，可以起到保密作用——我们成天跟骆驼客在一起啊！寒浞对我们的行踪和考察所得掌握得一清二楚。肯定是混在驼队中的情报贩子替他收集信息。”

蒋孝琬为难地低下头，“我.....”

斯坦因不解地问：“我为了了解中国文化，几乎学会了湖南话，而你，既然能学会突厥语，为什么不能向前迈出一大步？我想知道其

中原委。如果说出自民族信仰，那么，八荒、善爱、采诗和娇娇的行为怎么理解？他们对英语很感兴趣，而且，能简单对话。”

“……我是读书人，从来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蒋孝琬抬起头，坚定地说，“大人，为了学术，我可以牺牲一切，也不计较任何报酬。不过，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永远不会说外来语，永远不会。当然，这与您和我之间的友情无关，请您谅解。”

斯坦因定定地望着蒋孝琬，觉得很陌生：这个身体瘦弱但精明强干的湖南人声称崇拜大英雄夸父，为什么见到父亲时不敢相认？他被“中国花园”雇用的同时是否也效命于寒浞、情报贩子或俄国？难道敦煌佚书是更加高级的赝品？

36、佚书鸣响

斯坦因雇用善于翻越雪山的马帮，踏上前往克什米尔归途。

几个月连续的行程中，他的耳边时而回旋和田铜钟的无节奏鸣响，时而萦绕敦煌鸣沙山狂涛猛浪般的冲击波，中间，夹杂着蒸汽机汽笛的吼叫。他忐忑不安，每天宿营后，拿出随身携带的敦煌文书，反复摩挲，久久发呆。而四十七箱藏经洞文书则被蒸汽机牵引的火车运往英国——为慎重从事，他特别告知大英博物馆，除将指定的文书转交法国汉学家沙畹、布勒外，其余木箱全部密藏到地下室，暂时不对外公布。

斯坦因回到印度，立即拿着“天书”般的古代手稿与木简拜访恩师霍恩雷，并简单扼要汇报了敦煌藏经洞文书状况。

霍恩雷仿佛看见上帝降临，猛起站起来，跑到窗边，奋力推开窗户，向着茂密的树林大声呐喊：“成功了！斯坦因成功了！和田假文书带给欧洲学界的耻辱将要洗刷干净了！”

受其感染，斯坦因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想起了葫芦般安详的塔克拉玛干，在酷暑、干燥、寒冷、大风、苦涩交替上演的沙漠、戈壁与荒原之间，永无休止地行进、探索是多么幸福啊！

不久，沙畹、布勒陆续发来电报，两位大名鼎鼎的东方学专家慷慨答应，帮助他整理敦煌文书，同时，对蒋孝琬初期周密而严谨的工

作大加赞赏——沙畹在电报中说：“蒋孝琬关于敦煌藏经洞所得卷子的清单史料清楚，简明扼要，学术价值极高。”

有三位著名东方学家共同鉴定，可以得出结论：敦煌藏经洞文书都是真品。

现在，可以昂首阔步地向伦敦进发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刚登上欧洲大陆，就被记者层层围住，要求这位踌躇满志的裸奔艺术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回答一系列问题：

——为什么要将考察所得敦煌佚书全部装进木箱，置于黑暗的地下室？

——如果说不让公众观赏情有可原，那么，众多学者为什么不能参与研究？

——既然敦煌佚书不是赝品，为什么斯坦因不像以往那样在很短时间内就公布挖掘现场图片和考察报告？

——如果莫高窟古代书库确实存在，那么，崇尚传统文化的中国政府为何坐视不管？

——斯坦因不带一兵一卒，怎么可能从中国内地大摇大摆地运输数量如此巨大的古代珍贵文物穿越沙漠、边防和关城？

——斯坦因进入中亚的目的是考察古代文化遗址和收集文物，可是，竟然将驻留在五棵胡杨的重要驼队无缘无故地丢失，这个巨大损失由谁来埋单？

——政府支持斯坦因这样的“裸奔明星”一次又一次地把财政补贴扔进荒凉的中亚沙漠，究竟有什么意义？难道，人民期待的是那些用来搪塞视听的赝品吗？

——在边远的沙漠地带，突然发现那么多死亡文字，可能吗？谁来破解？什么时候破解？破解之后，对英国科学技术及工业发展能产生多大影响？

——斯坦因因为什么允许考察队中存在“女性服务部”？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他们究竟是考察，还是体验原始群居生活的乐趣？

——我的未婚妻连续七次流产，经调查，罪魁祸首是来自遥远沙漠中的驼铃与芦笛……

——我家的母猫闹个不停，非要与一群公兔共同生活，还改变饮食习惯，喜欢吃萝卜。

——哦，天哪，乱了！乱了！全乱了！

——臭他、辱他、骂他、排挤他、攻击他、诽谤他、摧毁他、蒸发他，看他再敢裸奔！

——哼哼哼，嗷嗷嗷，嗡嗡嗡，呕呕呕，呸呸呸，哈哈！

……

各种质疑的声音迅速侵占人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心灵、脾脏、肝脏、肺叶和舌头。各家报纸头版头条的关键词都是：斯坦因、藏经洞、敦煌佚书、赝品。

接着，一位来自和田约特干的沙漠遗民在欧洲各大城市做题为《揭露丝绸之路上利欲熏心的魔鬼斯坦因的丑陋行径》的巡回报告。

斯坦因从报纸上得知这位“原生态专家”名叫瓦尔特，来自脚印绿洲。从巨幅海报中的人物照片看，他与死在敦煌东北部长城烽火台下的瓦尔特没有什么两样。

投胎转世也没这么快吧？

斯坦因决定弄个水落石出。他乔装打扮，进入会场。

瓦尔特激情飞扬，口若悬河，喷射出一连串听起来非常古老的陌生语言（据说是脚印绿洲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地地道道的“现代佉卢语言”），然后被两名翻译接过，再传递给现场观众，观众又传递给亲朋好友及所有可以进行语言交流的陌生人，斯坦因也被迫成为传递对象。他同大多数人一样，听不懂瓦尔特的“现代佉卢语言”，但是，经过翻译、热心人、大小报纸争先恐后的传递，他了解到这些内容：斯坦因曾经策划在新疆南部地区以裸奔行为作秀造成轰动效应，因为清朝秀才夸父的偶发事件影响，阴谋未得逞，他气急败坏，把各种规格的文字或准文字组成杂牌裸奔军团，制造出“未知文字神秘文书”（见霍恩雷著《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第一部分》，《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

1898 年第 1 期）、《十四行诗》、《十一页桦皮书》、《辩机传》等一批假文书，流入欧洲市场，牟取暴利。

斯坦因感到滑稽。他想起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图案。三只兔子互相追逐，无始无终。现在，玩这游戏的是“被追逐的贼”和“呐喊捉贼”两只兔。捉贼者反倒成了贼。目前，最科学的做法就是停止追逐——果断停止，探险、考察、学术、争论、裸奔……这一切都要停止，回到原始状态，逃进葫芦状大沙漠，让层层沙丘和茂密芦苇阻挡噪音和纷扰。娇娇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谁陪他同去？谁来倾听他用芦笛吹奏古老的乐曲？

——艾伦？……布勒的夫人艾伦？

布勒、霍恩雷、沙畹等为数不多的顶级专家虽然声称全力支持斯坦因，可是，他们对报纸舆论不屑一顾，更不愿花时间和精力著文辩护。斯坦因认为，关键时刻，他们应该在血液、细胞、前胸、后背、鼻子、眼睛、嘴巴、耳朵、胳膊、拳头、大腿、小腿、那话儿、铃铛、脚面、脚掌都写上“斯坦因是欧洲的夸父，他永远追求光明、伟大、超越”，然后，在芸芸众生的喧哗与骚动中裸奔。随着激情的裸奔、随着心脏的剧烈跳动、随着胃腔的剧烈收缩、随着肝脏的剧烈排毒，文字通过皮肤、头发和汗毛，离开身体，进入空气，汇成风暴，冲击浮躁。可是，很遗憾，他们没有仿效罗马教皇李奥一世，他们选择集体沉默。这种状态实际上助长了诽谤者的嚣张气焰。斯坦因浸泡在惨败中的惨败，并且，继续向惨败的旋涡深处沉没。他宁愿被惨败咬住、抡起、摔成肉饼，他宁愿被惨败震成粉末状沙尘，他宁愿被惨败当成母羊强奸、剖析、吞咽、消化、分解，他宁愿作为惨败的骆驼在永无休止的轮回中轮回，但是，但他坚决不愿模仿阿提拉，通过撞碎头盖骨的解脱方式。他想逆着太阳运动的方向、逆着祖先从敦煌草原向欧洲迁徙的方向，裸奔到沙漠中的古城废墟，与纸片、壁画、佛像、枯树及曾经虔诚的干尸为伴。

裸奔产生风暴，把艾伦从随波逐流的布勒身边卷走！

裸奔、风暴、卷走的主体都属于斯坦因，我要奔向爱情、单纯、自由！

斯坦因果断地约见艾伦，地点选在城市公园中根据安西五烽复制的烽火台上。他记不清如何开始，如何发展，又如何结束，只是反复提及雪山、约特干、玄奘、芦苇、和田铜钟、敦煌鸣沙山、骆驼等元素。

艾伦一直安静倾听。

最后，斯坦因请求她发出“预备——开始！”的命令，就开始裸奔。

艾伦微笑着（很像娇娇小猫散步般的那种笑容）在斯坦因额头上亲吻，然后说你都快五十岁了，还像任性的孩子。哦，你写给娇娇的情书我每封必读，出入沙漠绝地，内心仍然有爱，我很欣慰。关于敦煌佚书，虽然，目前我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支持你，但可以断言，你不会造假。好孩子，挺住！

“可是，瓦尔特操的‘现代佉卢语言’我只在和田民工发高烧时的呓语中听到过。”斯坦因气愤不已，“现在，戳穿谎言的只能是阿杜尼，可是，他彻底失踪了。”

艾伦从包里拿出布骆驼，微笑说，“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已经有十多个学术机构授予瓦尔特博士学位和特聘教授证书，但是，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你要做的是，继续赶路！想想那些在沙漠中跋涉的骆驼吧，它们总是坚定不移，望着远方，默默前进。在写给我的信中，你不是经常崇拜敬意地谈起那些可爱的生灵吗？”

“哦，你一直在读我的信啊？”斯坦因眼睛亮了，“可是，为什么总不回信？”

“.....从现在开始，我回信。”

在艾伦多方努力下，开始有社会团体邀请斯坦因做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他对照地图充满激情地带着众多听众神游古典荒凉的中亚大地。演讲结束，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接着，掌声雷动，全场男女起立，向他致意。

斯坦因重新树立信心。于是，欧洲上空飘扬着这种独特的交响乐：来自民众、所谓学者及竞争对手的质疑声、辱骂声是高音部（震撼力相当于蒸汽机汽笛）；斯坦因演讲及获得的掌声与瓦尔特《揭露丝绸之路上利欲熏心的魔鬼斯坦因的丑陋行径》报告及获得的掌声构成中音部（影响力相当于和田铜钟节奏不稳定的鸣响）；低音部是政界人士程式化的关注问候声、纷至沓来的种种荣誉及奖章的碰撞声、总督写信向斯坦因授予“印度帝国高级骑士”头衔的宣布声（效果相当于敦煌鸣沙山的轰鸣穿越沙漠、戈壁、古城、草原、雪山、冰川、岩石、河流、沼泽地最终进入欧洲后仍然威风凛凛的声响）。

时隔不久，尾随斯坦因进入藏经洞的伯希和也被卷进交响乐的洪流中，因为他不但很少写有关敦煌佚书的文章（大量针砭时弊、批评及嘲笑其他学者的论文与此无关）；

时隔很久，交响乐声部发生变化——原来的高音部成为低音部，而低音部成了高音部。

据分析，导致这个结果的因由如下：第一，斯坦因两次进入中亚考察都是政府支持，为了维护官方的英明形象和有关人员的声誉，必须始终如一；第二，霍恩雷、沙畹、布勒三位东方学专家观点一致，虽然在“学术争鸣”中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是，“学术争鸣”不同于议会选举，政府毫不动摇地听取他们意见；第三，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家陆续组织的考察团已经到达或正在奔赴敦煌，目标都锁定藏经洞文书，事实胜于雄辩；第四，继艾伦宣布协助布勒教授整理敦煌佚书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巧妙的方式宣布自己属于“敦煌佚书整理、研究课题组”重要成员，并且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其中不少人署名“斯坦因”，但他们与两次进入中亚的斯坦因确实毫无关系，只能说，名字纯属巧合。如果要他们改名，那么，剪羊毛的斯坦因、教堂敲钟人斯坦因、大学门卫斯坦因、依靠剥土豆皮为生的斯坦因、死刑犯斯坦因、刚满两岁对幼稚的生殖器百思不得其解的斯坦因、已经在郊外公墓中静静地躺了十年二十年的斯坦因、约特干

那只被活剥后皮子上被脚印绿洲居民写了佉卢文《十四行诗》的名叫斯坦因的羊都得改名。

好了，该交代一下中音部了：它有提升成高音部的可能。这样发展下去，斯坦因会以大英雄而不是裸奔者的形象越来越多地进入民众心灵。他的待遇和地位似乎发生明显改变。二十年前，为搜集整理《克什米尔王记》，斯坦因费尽心机，苦苦追索，政府并不重视；十年前，第一次探险凯旋归来，他曾经期盼得到官方赞许，但是，等待他的只有冷漠、误解和嘲笑，某些官僚见缝插针地在他供职与所从事实际考古工作脱节问题上大做文章，政府甚至拒绝授予他“考古视察员”称号。现在，他已经习惯了社会漠视、喧嚣、诬蔑和怀疑，荣誉却接踵而至。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官方开始重视东方学研究。十多所学术机构、大学顶着“高声部”的强大干扰对他发出诚挚邀请。斯坦因宁可死、宁可充当终身沉默的撞钟人、宁可在阿不旦或其他沙漠遗村当传教士，也不愿意与瓦尔特在同一个声部中漂流。他开出的首要条件是取消各种与瓦尔特有关的荒唐透顶的聘请与演讲，还原那个屠杀脚印绿洲居民的凶手、贩卖假文书的诈骗犯、四处流窜的强奸犯原形。

各大学负责人耐心地劝说斯坦因：“就连中国清朝的大学都能做到‘兼容并蓄，学术自由’，难道，欧洲学术界竟然容纳不了一位掌握稀有语言的原生态土专家？难道，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中，欧洲学术要走向狭隘的牛角尖？既然如此，为什么各国要花费巨资组织考察团，派遣专家冒着巨大风险进入沙漠地区进行考古、调查？”

斯坦因苦口婆心的陈述无效后，决定悄然退出欧洲，返回克什米尔地区。

“欧洲任何一所大学的科研条件、社会地位及生活环境都远非克什米尔可比，你在沙漠、山区滚打了半辈子，该享些清福了，”艾伦难过地劝解他，“虽然那些心怀叵测的市侩、无赖打着学术旗帜招摇撞骗，但肯定不会长久。再说，东方有句古话，‘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各叫各的，你何必在乎它们？”

斯坦因长长叹息一声，“亲爱的艾伦，你要知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匈奴骑士的血液，我真希望回归到那个古典时代，让欧洲大陆变成敦煌草原，让那些乱叫乱嚷的小狗们观看我和瓦尔特单枪匹马的交战——虽然，这种方式过于简单，但是，为了学术尊严，我不得不降低身份同瓦尔特那样的卑劣者决斗，我会像风暴一样，把他们打扫得干干净净！”

“你是不是弄错了？”艾伦望着斯坦因，沉静如水，“你现在的对手不是瓦尔特，而是博大、深厚、丰富、美丽的东方文化！”

“瓦尔特算什么东西？屠夫！他只能代表那些无耻之徒！”

“可是，亲爱的，他和他的同伴们巧妙地利用了东方文化的光环，”艾伦也激动起来，“历史发展的悲剧性现象往往是，真正的潮流到来之前，最先出现的是沉渣、浊流。”

“……”斯坦因定定地望着艾伦，哑然失笑，“人们常说，‘胜利冲昏头脑’，而我，却被浮躁的声音牵着鼻子跑，瞧瞧，我都干了些什么啊，谢谢你，亲爱的艾伦，呵呵，一个追逐太阳的骆驼竟然钻进了狭窄、黑暗的牛角尖，这不是很滑稽吗？真滑稽啊！”

两人畅快地笑一阵，斯坦因重新忧虑起来，“古老的东方，很多地方都有宅院、古城、古关和长城，而在欧洲，很少有这种牢固的保护设施。表现在学术方面，是浮躁、狭隘、急功近利，用这些元素粗制滥造的‘学术长城’，很脆弱，它不可能像敦煌汉长城那样抵御匈奴人进攻。更可怕或者可悲的是，欧洲大陆到处笼罩着蒸汽机的空虚吼叫与浮躁的学术空气，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走向何处？难道，我们能永远躲藏在虚假的葫芦中做梦？”

“我也感觉到理智和安详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艾伦热切地望着斯坦因，“这样吧，你留在欧洲，我们同布勒、沙畹、伯希和一道，研究敦煌佚书，让真正的学术回归主流，好不好？你要知道，最初，我并不喜欢这些，是你把我带进了这个沙漠一样广阔的领域。”

“……哦，没有阿杜尼的任何消息吗？”

艾伦摇摇头，“几支民间探险队找过他，没有丁点线索，好像世界上不曾有过这个人。”

“我有种奇妙感觉，”斯坦因沉思默想着，“他隐居在新疆沙漠的某个小绿洲上。”

“也许吧。”

他们望着纱窗。有只蜜蜂在屋子里嗡叫着绕几圈，朝亮处飞来，被窗纱碰回。嗡叫中断，蜜蜂思考片刻，再次起飞，环绕，飞向亮处，被窗纱碰回。嗡叫又响，又中断。当蜜蜂第三次起飞时，艾伦推开纱窗，放它出去。很快，蜜蜂变成一个黑点，消失了。

“亲爱的艾伦，很抱歉，我现在根本停不下来。”斯坦因忧郁地说，“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了辽阔无边却又沉默寡言的大沙漠和大荒原，那才是我生命的舞台。我不能再在平凡无聊中消磨时间，必须回到和田、楼兰、敦煌……那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我身体的构成要素，芦苇、驼铃、铜钟、鸣沙，都在无时无刻地亲切召唤，我已经没法离开它们……”

艾伦轻轻地叹口气，“你实在不应该放弃娇娇那样的好女子。”

“唉，她要是像你一样有修养，该多好啊！”

“从那些炽热的信中看，你忘不了她，对吗？”

“……是的。”

“这就足够了。”艾伦伤感地笑笑，眼泪滑落下来，“我真想沿着娇娇走过的路体验生活，可是，你看，手头活太多，只能反复阅读你的信，让它们带着我飞翔！”

……

斯坦因告别家人，回到世外桃源般的克什米尔。

这里很幽静，似乎能听到中亚的轻微呼吸。中亚地理位置的特殊成就了马继业，而深厚的古代文化积淀铸造了斯坦因。如果说马继业的成功基于 1890 年以来的卧薪尝胆，苦苦支撑，那么，斯坦因的大获全胜应该归功于在沙漠绝境中同呼吸共命运的探险队。他并未忘记那些竭尽全力帮助他摘取禁苑佳果的考察队人员。测量员拉姆的病症

最终得到确诊：双目失明与脑部的严重疾病有关。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拉姆不治身亡。斯坦因多方努力，为其家人争取到数目可观的抚恤金；至于健康乐观的皮格，也在克什米尔测量局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斯利那加举行“印度帝国高级骑士”授爵仪式时，皮格被邀请参加。

与高官往来过程中，斯坦因还多次强调新疆巡抚、甘肃总督及潘镇、汪宗翰等中国各级官员及中文秘书蒋孝琬对取得考古和地理成果的重大作用。他列举详细名单，建议政府写感谢信，并送去礼物，以便以后英国探险家的活动得到他们配合。政府很快落实。

马继业来信表示，中文秘书蒋孝琬将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感到非常满意。此前，马继业多次请中国朋友帮忙推荐担任这一职务人选，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业务素质，只注重各种裙带关系，所以，都不尽如人意。而蒋孝琬似乎是造物主专门为欧洲中国学者量身定做的合格“师爷”，他协助斯坦因以低廉价格获取大量宝贵敦煌文书，使其在欧洲地位经历一番折磨后如日中天。斯坦因还在新疆时就为蒋孝琬订购了一块金表，盖子里刻印：“M.A.斯坦因博士将它作为对1906—1908年为探险献身及学术贡献的感激和真诚的敬重的纪念品赠予蒋师爷。”马继业郑重其事地在“中国花园”举行特别宴会，邀请俄国领事和所有喀什高级官员、社会名流参加，席间发表简短讲话，并当众将礼品颁发——这是蒋孝琬有生以来的最高奖赏和荣誉，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本来打算发表答谢词，由于连续不断的咳嗽和不请自来的鼻涕冲击而作罢。

马继业为朋友取得的巨大成功感到欣慰。不过，他深知，斯坦因内心真正渴望的是野外作业而不是出入高官显贵的沙龙和赶时髦式的讲座。特别是其考古著作《沙埋和田废墟记》出版后，德国、俄国或其他国家的探险家会以该书为向导前往中亚考察——那里还有很多地理空白点和古代文明遗址。他在信中鼓励斯坦因筹划第三次中亚探险：“你在第一次探险中幸运地摘取了古代文明的金苹果。第二次探险中，更加幸运地获得了缀满奇珍异宝的美味禁果，如果就此停止

前进，就是极大的损失和浪费。毕竟，长久以来，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西部的地理和人文都是值得瞩目的神秘禁果苑……”

斯坦因紧张地进行《西域》一书写作。同时，他将探险提上日程，并且与印度总督等有关要员交谈过意见，计划“从中国最西端穿过整个塔里木盆地，再回到阿姆河源头直到伊朗，从南边的兴都库什河谷到北方的准噶尔和内蒙古”进行一次考古和地理考察旅行。并要求政府办理中、俄两国签证。这之前，他要在阿富汗及俄属帕米尔考察罗马时期将丝绸运往巴尔赫大商道中的一段和其他重要佛教遗址。

正当此时，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各种危言耸听的消息不断传向印度。而马继业更为迫切的来信使他再次陷入矛盾之中：“……如果阿富汗之行可以搁置，而你又非常想重返中亚，那么，越早动身越好。因为勒柯克正在策划另一次考察。如果德国外交部没有因为俄国报纸纷传的喀什骚乱而拒发护照，说不定他已经早就到了新疆。事实上，中国人从来没有目前这样对英国人友好过。我敢肯定，一旦你到达，那些官衙的老朋友们会张开双臂欢迎。”

这封信激发了斯坦因的竞争欲望。他正式向政府提交第三次中亚探险计划，并且言辞强硬地请求尽快答复。

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到达喀什“中国花园”时，蒋孝琬内心充满忧虑。因为，就在这年的春天，铜钟“鸣沙”突然急促地激响那天开始，暴乱在阿克苏和喀什如同沙尘暴般地席卷而起。喀什道台曾经专程诣见马继业，说这是中国人内部事情，不会影响领事馆工作人员安全，他甚至出示斯坦因上次离开喀什前赠送的和田玉枕，乐观地说：“这表示高枕无忧，它会保佑我无事。”但是，三天后，传来道台被革命党人杀害的消息。恐怖气氛笼罩了喀什新、旧二城。俄国领事馆驻扎着六十名哥萨克士兵，而英国领事馆只有工作人员和马继业夫人、三个孩子及家庭教师。整整半年多时间，大家都在惶恐和担忧中度过。

蒋孝琬判断不清形势，举棋不定。革命风潮高涨时，他当机立断，剪掉脑袋后面长长的辫子，复辟势力卷土重来、谣言满天飞时，他又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懊悔不已，恐慌地在戴英式便帽和中式圆帽之间频

繁变换。斯坦因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局势下赴汤蹈火，显然不合时宜。截至目前，“中国花园”虽然经历多次危难最终风平浪静，但是，他非常了解斯坦因的坚毅性格，他根本不在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眼里只有那些被风沙和人为破坏的寺庙、壁画、文书和地球上最荒凉的罗布泊。

他将电报送给马继业，忧心忡忡地地说：“中国士兵和暴民虽然保证不伤及外国人，但是，那种口头上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唉，斯坦因只懂得考察和写作，从来不考虑自身安全，也从来不想着建个房子、成个家，连终生行走的骆驼都有个歇脚处呢……”

马继业平静地说：“局势在逐渐好转。也许，对纯学术考察来说，这种环境更好。”

“为什么？”蒋孝琬经过起伏不定浪潮冲击，显得憔悴而又苍老，“革命导致的风暴高潮虽然过去，但是，余波在新疆各地仍然传播，动乱时有发生，我真不希望他冒险。”

“贵国政策目前非常开明，对所有外国探险队都敞开大门；但是，谁敢保证这扇大门明天或者后天不会关闭？”马继业话头一转，安慰他，“当然，事实证明你很有远见！当初，如果你像很多师爷那样进到清朝统治集团，那么，在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潮中很难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他们的结局太惨了。”

蒋孝琬深有同感，“潘大人从阿克苏转任伊塔道道尹，不久，被朝廷任命为新疆布政使，不知何故，没赴任。风暴来临时，大人又审时度势，在伊犁退官。而投机钻营的一帮家伙却在阿克苏暴乱中丧生。”

“大概是玄奘法师的神力保佑你们安然无恙。”

不久，马继业收到斯坦因洋溢喜气的电报：“教育部秘书波特前天电报通知，第三次中亚探险计划已获批准，考察将于1913年8月正式开始，估计9月中下旬抵达喀什。”

37、云，镶着金边

斯坦因计算很准确。9月21日，考察队经过长途跋涉，住进扩建后的“中国花园”。

皮格率领的测量队则沿着昆仑山向东测量，两支队伍约定在楼兰会合。

时隔五年，喀什依然保持着以前的那种祥和宁静，看不出这里经历过长时间的残杀与争斗。只有“中国花园”四周墙头上，当初临时赶做的多面古怪英国国旗仍然在微风中忘我地飘扬，仿佛想起刚刚过去的风暴就吓得发抖。

喀什新任官员们不留长辫子，都戴着英式毡帽，接待斯坦因的热情及礼节也没有多少变化。当年的亲密伙伴、得力助手蒋孝琬由于岁月消费和疾病折磨，已经显出老态，而且，变得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在他乐观、开朗的外表下，似乎掩藏着很多凌乱而又迷茫的东西，斯坦因不由得想起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另外，他惊讶地发现，蒋孝琬没有戴自己赠送的昂贵助听器，听觉却正常——原来，在革命异常激烈时期，他提心吊胆，神经高度紧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使听力得到很好锻炼、恢复，能与人正常交流。

寒暄许久，大家才进入主题。蒋孝琬面露愧色，说：“几年来，我一直在打听五蕴的消息，但是，杳无音信。不过，按照您的要求，我调查清楚了和田钟楼的真相。”

斯坦因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快讲，怎么回事？”

“你走后，‘鸣沙’响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猛烈，很像机关枪在扫射。许多有经验的老人预感到要爆发什么可怕灾难，就拖家带口，进入昆仑山躲避。有些胆小怕事的人甚至开始向沙漠深处裸奔。当年，阿古柏溃败时期的裸奔潮再次显现，并且，伴随着各种谣传，真可怕……很快，这种恐怖的风潮波及到整个新疆南部地区。在喀什道台倡议下，莎车刘知州与和田知州周易联合发表公告，安抚民心。但是，移民浪潮还是愈演愈烈，危险指数呈上升趋势。喀什道台拨下专款，派他小舅子李…李…李什么来着——反正，他组成由一百零八名学者

参与的课题组，调查研究风暴源头，很快，他们取得阶段性成果：罪魁祸首在和田钟楼。于是，喀什道台敦促周易将它拆除。”说着，蒋孝琬不断用白布巾擦拭眼睛。

斯坦因感觉到有些凄凉——师爷老了！

“……寒浞执行命令。唉，不清楚他请来的巫师耍了什么把戏，周易派来一百零八名有挖掘经验的民工——其中很多人帮您干过活——昼夜不停，四班倒，挖掘三年，纹丝不动。因为，钟楼生了玉根，扎得很深，还分出很多支根。民间谣传，说钟楼在铜钟不断变奏的声响中得到滋养，已经修炼成玉树，与昆仑山、祁连山、约特干、尼雅、楼兰、敦煌或更多更远的地方相连，永远挖不断。于是，新疆南部地区两种行为（注：官方组织的挖掘和民间自发的移民）重复了三年。也许，酷爱文化艺术的民众觉得移民行为太单调，到第三年，他们把迁移潮演变为裸奔潮，哦，太壮观了，就像我们在尼雅文书中所描述的情景！”

斯坦因不耐烦地说：“蒋师爷，请您长话短说，好不好？”

“挖掘到第三年，风暴来了。你知道是谁带领队伍进攻和田吗？元浩！他带领全副武装的脚印绿洲民众，从沙漠里跑来——那些人得了职业病：斜眼。但是，枪法很准，他们扬言要攻克和田、莎车和喀什，然后向东发展。由于密集的枪声与持续暴响几年的‘鸣沙’声音非常相似，所以，迁移人群和挖掘民工都没有引起注意。元浩队伍长驱直入，进了和田城，他们来到寒浞现场办公地——钟楼。元浩和士兵在形成包围圈之前，被半空中飞舞的一条金龙吸引住。他们开始思考：金龙从何处飞来，将飞向何处。他们等待。金龙没有来，也没有去，静静地飘浮。元浩正想把金龙与记忆中的旗子联系起来，忽然，有人喊：这不是金龙，是金边，镶在乌云上的金边！”蒋孝琬停下回忆一阵，继续说，“大人，这种云在夏天的午后、傍晚很常见，确实壮观、美丽，但我敢保证，元浩从来没见过，因为他害怕太阳，不敢仰望天空。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也许，这是元浩有生以来第一次仰望，太阳从乌云中突然钻出、放射辉煌金光时，他还保持着内心平静……”

大人，现在，我老了，可以告诉你一些秘密——当年，我之所以放弃中国师爷的升迁之道而向往‘中国花园’，就因为看见了镶着金边的云；当年，我之所以多次拒绝与情报贩子合作，也是看见了镶着金边的云；当年，各种不明身份的人向我高价约稿写揭发、批判你的文章，我还是想起了镶着金边的云，就没答应——现在，还是回到和田钟楼上空气势磅礴的金色云彩吧！大人，您别嫌我罗嗦，少个环节就没法叙述下去，唉，都怪那场风暴，太可怕了，在清朝士兵砍掉一千多个弹唱阿古柏丰功伟绩的歌手脑袋的刑场，喀什道台、家眷、波斯猫、丫环、仆从的头颅被挨个剁下，太可怕了，我的记忆和逻辑思维能力遭到严重破坏，大大衰退。大人，元浩和士兵们开始以为金边镶在乌云上，可是，太阳钻出云朵后，大家发现，那是一棵传说中的参天玉树，玉干、玉枝、玉花和玉叶上都有散发着柔和金光的佛像、字母。我想，应该还有我题写的‘敦煌佚书’和您题写的‘鸣沙’，可是，他们很多人不识字，不懂啊。哦，我老了，划不来计较这些琐碎事。大人，脚印绿洲的居民因为看见佛光，斜眼复位，立正；同时，他们似乎从噩梦中惊醒，纷纷扔掉枪，对着钟楼跪拜。元浩匆忙俯身捡枪。不断飞来的枪形成坟墓，埋葬他。后来，事情很复杂，我理不出完整的线索，你记住这几件事情就可以了：第一，周易剪掉辫子、换上一身官服，仍然担任新政府的和田行政区长官，他任命元浩为卫戍部队总教练；第二，脚印绿洲居民在风暴中流落四方，不知去向；第三，和田铜钟恢复以往的节奏。寒浞招聘勇士爬上钟楼，打算取下已经失效的清朝丝绸旗子时，发现它已经严重风化。钟楼里只有一幅骆驼骨架和一本佉卢文《法句经》，而和田铜钟像敦煌壁画中的那些乐器，不敲自鸣。”

斯坦因望着连连打喷嚏的蒋孝琬，内心充满失望、悲哀和怜悯。在刚刚过去的革命风暴中，有些人继续在统治集团中充当重要角色；有些人命运不测；有些人沦落成难民；而这位饱经风霜的可怜读书人虽然身在安全无忧的“中国花园”，却被吓破了胆，吓出了病，变得神经质，疑神疑鬼，与几年前精明强干、并肩战斗的蒋师爷判若两人。

他请求马继业永远不要解雇蒋孝琬。马继业愉快答应。

几天后，八荒和昆仑儿子普鲁带队的沙洲商驼如期到达。

斯坦因放心了，“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我们遇到去印度的驼队，他们说沙洲商驼跟随勒柯克去了吐鲁番，我一度失落，以为勒柯克早就到罗布荒原，并继续贪婪地前往米兰，要将那些精美的壁画全部剥光。”

“根据可靠消息，勒柯克目前仍然在库车清理佛库中的壁画。”马继业沉稳地说，“他患着严重痢疾，不可能再进行长途跋涉。”

斯坦因很高兴，“真是天意，我肯定能赶在他前面到达米兰。为节省时间，考察队从巴楚出发，直接穿越大沙漠，在和田补充粮草后，途经尼雅、若羌等地去米兰，对前两次未能彻底清理的寺庙及寻宝人最新发现的遗址进行考察。”

“你被昆仑山的寒冷冻伤的脚步完全好了吗？”

“多亏了厚厚的驼毛袜保护，手术中，我仅仅失去三个脚趾，”斯坦因漫不经心，似乎在谈论别人，“这丝毫也不影响行走。年轻小伙子都不愿意跟我到野外作业，他们往往被陡峭山路折磨得垂头丧气，只能眼巴巴瞅着我像野羊那样矫健地穿梭，呵呵。”

“非常敬佩你不知疲倦的进取精神，但是，无论何时，身体和安全都最重要。”

“上次，因为骑行牦牛，脚部被严重冻伤，我以为从此以后就无法再进行自己热爱的考察事业，很绝望，也很难过。可是，当恢复健康，利用双脚行走大地时，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快乐！但是，谁也无法和岁月抗争，这一点我很清楚。这次出国前我就立下了遗嘱，交给哥哥和姐姐，以防不测。”

蒋孝琬急忙打断他的话：“大人，不要有太多忧虑，老寻宝人杜笛愿意当向导。他经验丰富，又是寻子心切，能带领考察队顺利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由于情绪激动，他连连咳嗽，“卑职年老体弱，经受不了长途跋涉的劳苦，不能陪同大人进行考察，深表遗憾！我内心很难过，但是，我将竭忠尽智，协助您整理文书资料。”

马继业说：“蒋先生放心，我已经推荐了年轻力壮的李师爷——他是我的老朋友喀什道台的亲戚，凭着机敏与智慧，躲过了那场革命风暴。他完全有能力协助斯坦因先生处理各种杂务，你不必内疚。当然，在汉学方面，他的素养无法跟你相比。”

斯坦因意味深长地说：“即便在欧洲汉学界，蒋师爷的学问也堪称一流。”

蒋孝琬感动得眼眶潮湿起来，“大人，恕我直言，您虽然已经立了业，但还得成家啊，这样没完没了地在沙漠中摸爬滚打，何时是个尽头？”

斯坦因哈哈大笑：“家？只要有骆驼、帐篷和书桌，随时随地都是我的家！”

“虽然我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觉得，不管男人干啥工作，都应该娶妻生子，这与您的事业并不矛盾。”蒋孝琬泪水涟涟，伤感地说，“我也很想家啊。不过，虽然十多年没回过家，但一想到湖南老家的妻子、孩子，心里还是感觉到很踏实。”

“谢谢你的关心，朋友，”斯坦因感激地说，“我所热爱的野外考察工作决定了只能独来独往，婚姻肯定妨碍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女性有偏见，恰恰相反，我与嫂子、同学艾伦等善良女性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她们常常寄来巧克力、糖果、新书等各种物品，而我，即便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也要把荒原中的所见所闻写信告知她们，以满足其小猫样可爱的好奇心，呵呵，这样很幸福。”

这时，马继业的两个孩子像天使般从庭院中跑过。

蒋孝琬痴痴地望着他们，想起远在江南的儿子，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斯坦因通过电报与潘镇取得联系。去年，潘镇被任命为新疆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兼新疆省审计分处处长，不久，又升任新疆财政厅厅长。他表示全力支持斯坦因的考察活动，并欢迎他访问新疆迪化（乌鲁木齐）。

半月后，斯坦因带着由十八匹优良野骆驼组成的沙洲商驼，携带水箱、羊皮袋和干苜蓿，沿着千多年来人迹罕至的荒凉道路，经过天山南侧，到达巴楚的一片青绿灌木丛。斯坦因让队伍休整几天，补充淡水和草料。

即将开始穿越沙漠，四峰野骆驼突然挣脱缰绳逃跑。连日来，李师爷一直闷闷不乐，他借题发挥，说这不是好兆头，劝阻考察队放弃穿越沙漠的打算，回到古老商道上。

斯坦因不置可否。杜笛带领两名老驼工在滴水全无的环境中追寻两天，不但找回跑失的野骆驼，还带来七匹家驼，这更增强了斯坦因信心。

考察队计划用三天时间穿过叶尔羌河。进入沙漠，在层层叠叠的沙丘间跋涉一天，载重的骆驼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第二天，沙丘更大、更密集，没有平缓的沙地让骆驼得到片刻喘息。队伍头顶蓝天，四周全是连绵起伏的巨大沙丘，根本见不着活着的植物，就连死胡杨、红柳包也踪影全无。由于接连不断地攀越沙山，三峰不堪重负的野骆驼彻底垮掉。

“你为什么要全部用野骆驼？”斯坦因不满质问八荒，“如果说做‘向导’，有‘金玉神驼’就足够了。我清楚，真正能够驮运货物的，还是家驼。”

八荒平静地说：“二十匹家驼在和田等候着。这次外出得两年多，所以，要尽可能腾出时间让它们多休整。野骆驼专门为穿越沙漠而准备。”

斯坦因站在沙脊上，俯视着沉寂辽阔的沙海。毛色发亮、身材魁梧的“金玉神驼”，总是高昂着头颅走在一长串骆驼的最前边，气宇轩昂，从容自信，朝着艰险、困难和希望前进，永不退缩。当欧洲众多博物馆重金求购难得一见的野骆驼标本时，他却奇迹般地率领着一支全部由野骆驼组成的队伍在沙海中跋涉，这足以让很多探险家羡慕。第二次探险结束后，摄影家朋友建议他将“金玉神驼”及其他野骆驼在队伍中活动的照片出版专集。他拒绝，并销毁底片，而且决定，再也

不拍摄它们——斯坦因对那些孤独而敏感的生灵产生一种夹杂着怜惜、宠信、疼爱的复杂感情，他不想给那些贪婪的枪口做向导。

他意识到，要走出这些沙丘，必将损失惨重。

坚决不能让骆驼丧身沙海！

他放弃抄近路前往和田的打算。在李师爷幸灾乐祸的嘲讽声中，队伍返回叶尔羌河，然后，经过新形成的三角洲地带，到达和田河畔。

看见这条魂牵梦萦的河流，斯坦因觉得格外亲切。

从和田出发的卡特带着民工和马匹在约特干已经等待两周。

“大人，五年过去了，可是，您一点都没变。”他兴奋地说，“同您一样，我深深地迷恋上了沙漠中的游历生活。这次，我卖掉了房子和羊群，要跟着考察队去楼兰、敦煌！”

斯坦因笑着问：“哦？你的家人怎么办？你不担心了？”

“上次回来，老婆带着娃娃跑得无影无踪。没关系，我也要向您学习！”

“对不起……你大概已经看到我的著作《古代和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吧？”

“嘿嘿，大人，我的照片出现在书中，做梦都想不到。现在，人们都以能够与我喝酒为荣，我受到了和田老爷那样的尊重。”卡特精神焕发，喜笑颜开，“我收养的孤儿巴彦淖尔也被选拔到和田当军鼓手，他还学会了打枪。哈哈，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民工纷纷献出吐蕃文、于阗文及突厥文珍贵手稿，斯坦因赏给他们银钱和小礼品。

约特干遗址周围由于河流冲刷与人工大肆挖掘，沟壑纵横，遍地疮痍，几年前还连接成片的古代树林被大量涌集的寻宝人砍伐、烧光。斯坦因兴趣索然，换乘轻骑快马，率领队伍，经过四天急行军，在铜钟悠闲的鸣响伴奏中抵达和田。

隆重的欢迎队伍早早就等候在城外。

斯坦因恍惚觉得自己置身在英国或匈牙利，因为仪仗队穿着欧式服装，排着欧式队列，打着欧式旗帜，敲着欧式军鼓。礼炮响过之后，

他们向考察队送去第一波气势恢宏的欢迎乐曲——节奏内核呈现中亚风格，外壳则完全属于欧洲。革命风暴发生以后，新疆及内地很多大中城市，都有这种欧式仪仗队。武装新疆地区仪仗队的军服、军鼓、绶带、纽扣等配件全部由寒浞运自欧洲；装备防卫部队的先进军械则全部由元浩捐赠——周易曾经在一次喀什高级会议上不无自豪地宣称：“有人说，我们身处远离大海的内地，有人说，我们封闭保守，有人说，我们割裂了传统文化，事实上，我们一点也不落后，我们与欧洲发达国家保持着同样前进的节奏，所以，大炮会有的，铁路会有的，蒸汽机也会有的！”

乐曲旋律变化不大，似乎总在重复，时而像绕口令般地追逐，时而蒸汽机似的前进，最后，终于定位成瓦尔特在欧洲各大城市作《揭露丝绸之路上利欲熏心的魔鬼斯坦因的丑陋行径》报告时的音准。这不是进行曲激进昂扬的旋律，考察队员和骆驼都无法行走，不得不在原地踏步，接受军鼓不厌其烦的邀请。

军鼓响起时，周易就开始拍手欢迎，按照原来设计好的程式，斯坦因应该快步走来，然后脱掉白手套、微笑、握手、弓腰、转身、抬手，说：请！可是，斯坦因像雕塑站在百米以外地方，岿然不动。他被迫进入新一轮拍手，微笑。其他官员、绅士、胖学者、和田遗老及寒浞等社会名流都认真配合表演。军鼓手干得也很卖力，其中，新兵巴彦淖尔不知因为身体虚弱、过分激动还是想突出自己是卡特的干儿子，他突然晕倒。军鼓获得自由，恣意妄为，把自己转化成快速滚动的轮子。路面不平，它得意地弹跳，陶醉地裸奔。众人调整目光，跟着它移动，仿佛它是英雄、统帅、明星或嘉宾。周易感激不尽，借坡下驴，迅速放下酸疼不已的双手，解放了！他希望军鼓滚来滚去，持续的时间长一点，最好不断变化姿态，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

仪仗队有些躁动，旋律开始起伏不定，其中还夹杂着破茬音。谁的鼓破了？大家都在内心深处发问。为了检验自己的鼓是否破了，他们再次敲击时将蓄存的气力全部用上。阵阵黑风暴般的破茬音之后，所有的军鼓都破了——当然，那只仍然滚动着的属于卡特儿子的军鼓

除外，卡特以为军鼓前来认义父，可是，他错了。军鼓奴颜婢膝，径直滚向斯坦因。尽管人家东张西望，试图找到制服之外熟悉的和田人面孔——如果谁深谙察言观色之道，就会知道斯坦因实际上在寻找娇娇，虽然他清楚这个女子已经不在人世，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何况，和田民众三天前就接到周易通知，这一天不许出门，同时，管理好牛、羊、鸡、喷嚏、呼噜、响屁等等非主流声音。

就在周易双手恢复精力后首次拍击，军鼓滚到斯坦因脚前与皮靴相撞、仪仗队员为如何制造下一节军鼓声，斯坦因从天空、雪山、云朵、城墙、钟楼、荒丘、粮垛等各处没找到娇娇后极度失落，斯坦因由于过度思念、失落、悲恸、伤感而眼泪夺眶而出，元浩选择好最佳角度瞄准准备向斯坦因射击时，铜钟发出了惊心动魄的震响。

一声过后，又是一声，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重。

稳定舒缓的节奏中，斯坦因和骆驼同时迈开步子。周易迅速调整步伐节奏，在众官员的簇拥中上前迎接，按照程式，一丝不苟地表演完，入城。

之后三天，在各种紧张而繁忙的拜访、晤谈时间，背景音乐始终没有改变。甚至在周易特许后与元浩的单独会见中，钟声也来去自由。

会谈过程中，元浩一直站立着。据说，他以这种姿态度过了几十年。

元浩直言不讳，告诉斯坦因想知道的一切，包括多次未遂刺杀、暗杀、毒杀事件。

斯坦因问你为什么那么恨我。

元浩说因为裸奔，元浩说我痛恨追逐。如果可能，我会射杀太阳、夸父及一切狂热的追逐者，会的，一定会的。不过，很奇怪，我在执着的痛恨过程中悄然发生可怕变化，我从排斥裸奔到被迫接受、到迷恋、到崇拜、到信仰，从信仰裸奔到信仰速度，从信仰速度到信仰枪支、子弹。但是，往往关键时刻，枪支和子弹都像你当年策划许久最终却临场放弃的裸奔，让我深度失望。元浩还赤裸裸地说，三天前，如果不是军鼓被那些牛气冲天的新手敲破，或者没有现在还在响的钟

声干扰，那么，我将在最喜欢的那种节奏中扣动扳机，让子弹进入你的脑袋、让它告诉你裸奔之真谛。

斯坦因执着地说，我想知道你如何使脚印绿洲居民改变信仰，参加你们的造假活动。

元浩说很简单，当那些文字裸奔着冲向世界各地尊崇它们的信徒时，不但收购快乐，而且赚足幸福。斯坦因问你们怎样造字？元浩说非常简单，像先民或小孩玩耍那样，仿造鸟迹、兽迹、裂纹、沙丘、影像、云朵、伤痕、脚印、器官、尿迹等等，都能造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文字，然后，让这些文字在桑皮纸、羊皮纸和桦树皮上裸奔、演出各种你们喜欢的状态。你说，是不是很简单？

斯坦因沉着冷静，问你们的造假基地在哪里。元浩真诚地说就在沙漠里，有水有绿洲的地方都造字——我提醒你，别再诬蔑说造假，那是开天辟地的创造。懂吗，创造！

就这么简单？中亚沙漠里的蝴蝶翅膀动一下，就能在欧洲大陆引发一场风暴？

斯坦因感到万分沮丧。早知道结果这样，就该放弃追逐。元浩、瓦尔特、贾船像岩石那样简单、直接，他们很真，也很假，生存状态是没有考古价值的谜团。几年前，蒋孝琬曾拿着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道德经》反复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还解释“恍兮惚兮”，他都不能理解，现在，却豁然开朗。可是，内心没有解密的愉悦感，倒充满强烈的失落。钟声以波浪的动态涌来了。钟声要给失落感勾勒上金边，把它从心灵天空中分割成一片乌黑的云或风暴。钟声越来越密集。虽然近在咫尺，虽然胖学者的诵读声偶尔传过来，虽然寒浞为庆祝斯坦因第三次光临在和田举行文艺会演（注：弹唱被禁演），但是，他觉得钟声很遥远，仿佛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裸奔而来。那是蒸汽机的节奏，制桶匠的节奏，子弹的节奏，它们改变了心脏跳动与血液流淌的节奏。斯坦因想当有条不紊的撞钟人，要不，借来卡特干儿子的完整军鼓，敲击出骆驼均匀行走的节奏。但是，没有军鼓，也当不成撞钟人。

元浩得意洋洋地演讲，他打算将蒸汽机做动力的印刷机创造性地引入“文字、文书裸奔运动”，垄断世界文化、学术、收藏市场，进而兼并欧洲各大军火厂、钢铁厂、机器制造厂，最终目标是让全人类——以及所有能够运动的生命体都在裸奔中成为恭顺的奴隶。构想到精彩处，元浩激动地带头鼓掌。见斯坦因、椅子、茶杯、尿壶没有响应，他把两只手鼓掌动作转化为两只拳头裸奔：听着，我们即将建立的帝国取名为“裸奔”，我们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过秦始皇、阿育王、恺撒、大流士、迦腻色迦，我们的臣民没有思考，没有话语，只有热烈的、激情的、无始无终的裸奔！

……斯坦因惊讶地打量着元浩，觉得他像台失控的蒸汽机——不过，蒸汽机没有呼啸而来，却在枯萎、浓缩，凝结成一团黑色。那是骷髅。骷髅成倍分解，骷髅成群结队，骷髅要堵塞他的眼睛、嘴巴、耳朵、鼻孔、穴道，骷髅群发出蒸汽机排山倒海般汽笛声……

他想对元浩说：“作为男人，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你依靠肛门和与肛门非常相像的枪口与世界对话，而我，则依靠脚印和头脑。所以，我们运行的轨迹截然不同！”可是，元浩耳朵在逃窜，在裸奔，他拼命追逐，像伤痕累累的骆驼，气息奄奄。

而汽笛声不依不饶，射穿他，淹没他，蹂躏他……

斯坦因在昏迷中度过六天。

马继业闻讯，带领在喀什的欧洲大夫，乘坐汽车星夜赶到和田。

经过抢救，斯坦因清醒过来。各项检查都显示：一切正常。

“你倒底是如何昏厥的？”医生束手无策，只好“望闻问切”。

“……大概是因为劳累过度吧。”

“劳累不至于让你昏迷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某个器官出了大问题。我们这里的设备简单，真正的病因无法检测，我只能严肃地建议你：立即返回印度——最好转到欧洲，那里的各大医院都有先进仪器，得彻底检查一下身体。”

斯坦因挣扎着坐起来，“现在，除了耳鸣、幻听，我没有什么不适感。”他见马继业一直目不转睛地观察，笑了，大声说：“你们放心，我身体健康，经得地折腾，没什么大碍。”

医生尖声叫了起来，“你们这些男人，工作起来就像蒸汽机！身体能吃得消吗？没有无缘无故的昏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耳鸣、幻听——哦，耳鸣？幻听？这是什么症状？斯坦因先生，请详细说说这种精密仪器无法查出来的感觉。”

“……说起来可笑，每受到丁点声音——那怕微弱如蚊子的声音刺激，耳朵里先是沉重而响亮的和田钟声，紧接着就是敦煌鸣沙山那样巨大而强烈的轰鸣，然后，马蹄声、骆驼撒尿声、山洪暴发声、风暴扯旗声、蒸汽机加大马力声、枪械磨擦声、子弹呼啸声……让我想想，还有很多从来没听到过、叫不出名字的声音，”斯坦因故作轻松，开玩笑说，“只有患者亲身体会才能明白，呵呵，我描绘不出。”

医生严肃地说：“您这个年龄根本不适宜在沙漠里长途跋涉，可惜，我们只有建议权。真正决定您命运的是领事先生。”她朝马继业撇撇嘴，走了。她的某些神情像娇娇。

斯坦因终于等到帐篷里只剩下马继业。

“尊敬的总领事先生，”他迫不及待地说，“你推荐的李师爷使我想起了贾船，这个人牢骚满腹，好吃懒做，很难相处。能不能再换上好点的？实在不行，还是请蒋师爷同行，至少，他可以帮助我整理文书。”

“……就目前来说，他最适合。”

“恕我直言，你推荐他，是不是与你曾经的朋友喀什道台有关系？”

“也许吧……唉，你总是沉醉在古代遗址的考察和夜以继日的写作之中，很少关注社会及周围人群。像蒋孝琬那样优秀的学者、师爷在中国如同凤毛麟角，非常少见。不能按照他的标准来要求李师爷或其他人。而蒋孝琬的身体状况太差了，连出入庭院都不停地喘息，怎么能够进大沙漠？”

“李师爷真让人厌恶，作为读书人，他的品质和职业道德远不如那些骆驼客、民工。大清帝国愿意豢养这种徒有虚名、平庸冥顽的‘精英阶层’，难怪会爆发摧枯拉朽的革命浪潮。”

“换汤不换药。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还得依靠这些家伙啊。”马继业苦笑一下，低声说，“我特意驻留和田，要告诫你两件事。其一，是关于李师爷。你要清楚，中国读书人习惯于书斋生活和游山玩水，他答应陪同你进入沙漠腹地并非出于对学术的热爱，而是迫于喀什官府的压力。你知道，在中国，专制的行政手段最管用。”

“我明白了。那么，第二件事呢？”

“中国已经从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多年来，元浩通过贩卖假文书，不断购置欧洲先进枪支。据说，他的秘密军火库可以与欧洲现代枪械博物馆媲美，真难以置信。在刚刚过去的革命风暴中，因为混乱、仇杀，从军政长官到民众百姓，都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空前地崇拜枪支，元浩趁势而起，很快将这些新式武器在官方与民团普及。新疆各地的士兵和民团都由这种军械装备。为了争夺商业利益和土地，各种规模的暴动经常发生。”马继业忧心忡忡，曾经年轻英俊的脸上竟然浮现中国官员式的沧桑，“考察队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引起新疆当局高度关注。现在是非常时期，目标不宜太张扬，要尽量减少各类闲杂人员。”

斯坦因苦笑着，“以前，雇用民工必须通过官衙强有力的威胁，现在，他们却踊跃参加，跟上考察队寻宝，就像尾随狼群的鹰隼，驱赶不走。呵呵，这种情景真是天方夜谭般地荒诞。不过，我觉得，最麻烦的是骆驼。大概野骆驼太有魅力，它们常常吸引或者裹挟来其他队伍的骆驼，使考察队像滚雪球一样庞大，还引发纠纷。八荒说，过了尼雅，情况会好点。”

“你的身体究竟怎么样？如果——”马继业问。

“没有任何问题，即便倒下，也应该朝着敦煌方向。”斯坦因打断他，话头一转，“尊敬的领事先生，有很多情报贩子说，元浩用枪支弹药换到大量真正有价值的文书——包括三十六种文字书写的《法句经》，

不知情况是否属实？如果真有其事，就怪了！他们制造假文书换枪，有了精良的枪支，却又换取真正的文书，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亲爱的探险家朋友，你的好奇心和想像力真像子弹，认准方向后，就勇往直前，从来不知道调整调整。”马继业拿出一本欧洲人编的《如何到达中国人的思想深处》递过去，“它只能提供一些参考经验，因为中国人太难捉摸了。如果你企图把握他们，那就大错特错，你知道东方神话《夸父逐日》吗？”

“听过，怎么啦？”斯坦因满脸疑惑。

“夸父觉得与中国人打交道太难受，就转而追逐太阳，宁可渴死道中，也不回头。”

斯坦因哑然失笑，“朋友，咱们别那样孩子气地谈论严肃的话题，好不好？”

马继业认真说：“不管同中国高官还是百姓交涉，你永远要记住一个原则：不问过去，不问未来，只说现在，你只要清楚现在要干什么就行，疑问太多，就会被他们带进迷宫，转来转去，呵呵，最后，我们都变成了‘夸父’，精疲力竭，道渴而死。也许，元浩、寒浞、瓦尔特等人就是被嫦娥丈夫后羿射死的那种有害的太阳。你追逐他们，有意义吗？在欧洲，要清醒，而在中国，必须糊涂！”马继业沉思一会儿，接着说，“从内心来讲，我真不愿意看着你冒险前进，可是，我们都在为帝国服务，身不由己。为了保证考察队安全，在行进或者扎营时都必须插上英国国旗，同时，经常与喀什总领事馆保持电报联系。”

帐篷外面传来嘈杂的人声。昆仑、善爱和采诗带着四个孩子到营地看望斯坦因，并且送来新鲜羊肉。大家亲热地寒暄一阵，斯坦因邀请昆仑同往敦煌。

昆仑笑着说：“年龄不饶人，我老了，就像沙漠里干枯的胡杨树，烧火还噼里啪啦作响，当房梁修建房子就不成了。以前，我希望普鲁换种活法，可是，那小子像匹狂放的野骆驼，非要在沙漠里漂泊，由着他吧。”

“我真不愿意让普鲁在沙漠里闯荡一生，可是，没有办法。东泉和阿泰被潘大人送到日本去学习，将来回来才有出息呢。”善爱流着泪，担忧地说，“大人，普鲁年轻，你让他始终跟八荒在一起，千万别把他留在沙漠里看守文书和粮食。”

斯坦因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归来。”

采诗变得神情忧郁，沉默寡言，待大家都说完话，才走过来，“听说，敦煌悬泉置的水沿着娇娇当年走过的路线流到了烽火台与长城之间，叫毛腊河。形成的湖叫毛腊湖。毛腊河两边和毛腊湖周围都长满了肥大的毛腊。大人，您到过很多沙漠、戈壁和碱滩，长芦苇的地方很多，可是，只有那里的戈壁滩生长毛腊，我想，那是娇娇的灵魂在说话。大人，求您一定带些给我，让娇娇把没来得及说的话说完。”

斯坦因蒙了，“毛腊？是不是颜色像野骆驼客、叶秆像芦苇、果实像猫尾巴的那种水草？”

“是的。”善爱、采诗齐声说，“以前，只有脚印绿洲的湖滨才有。”

斯坦因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前几天，我梦见了娇娇……她戴着我亲手制作的面纱，在葱绿劲挺的水草中采摘咖啡色长条状果实，坚硬叶片划破了她的皮肤，鲜血染红明镜般的湖面，我说：娇娇，你受伤了。娇娇说：毛腊能止血，能治好伤，我要采摘多多的，给你带上，治疗伤口。我说：药箱里有很多疗效显著的药剂，足够用，你别往湖中走啊。娇娇采摘来一捆毛腊，送给我，说：你要带上，带上，好不好？我看她很焦灼，就接过了。那种清香的气息真美啊，我尽情地呼吸……突然，天边传来激烈的马蹄声，或者，是蒸汽机的声音？反正，猛烈的、快节奏的声音像大风那样扫荡毛腊湖，娇娇在面纱中装了很多毛腊，递给我，她说要乘风回家。我急了，拉住她的手。可是，她却变成了一枝毛腊。我眼巴巴地看着她枯萎，紧缩，与众多的伙伴一起摇荡……我分不清哪枝是娇娇，只听见满世界飘荡着弹唱艺人‘2651900’的浑厚说唱，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娇娇，也找不到弹唱艺人‘2651900’，不甘心，还是不知疲倦地找啊，找啊，醒来后，才知

道是梦境界，我在梦中度过了整整六天六夜。唉，要是娇娇活着该多好啊，七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梦见她……”

采诗茫然若失，喃喃自语，“‘2651900’，‘2651900’，……我的生日是2月6日，善爱，你的出生日期呢？”

“5月19日。”

“哦，那么，娇娇呢？”

善爱伤心地哭起来，“……记不得了，好像是6月13日。”

“不对，应该是7月28日！”

“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人都走了，问她的生日干吗？找难受吗？”
昆仑抬起头，低声说，“斯坦因大人第三次踏上我们的土地，大家应该高兴才是。”

斯坦因呆呆沉想半回，突然拉住昆仑的双手，“老驼主，这次进入沙漠与已往截然不同，到处都暗藏杀机，可是，我必须到达米兰、楼兰和敦煌，拍摄大量照片，寻找更多的相关证据，向欧洲乃至世界证明，‘敦煌佚书’是真实可信的。”

“有八荒和普鲁带领驼队，大人尽管放心。”

“我是说，沙洲商驼的骆驼客由我挑选，整个行程也由我管理，可以吗？”

昆仑面露难色，“那怎么行？我们有过两次合作，难道还不信任？”

八荒说：“沙洲商驼同意把野骆驼用皮绳串联起来，已经是最大让步。”

“……我总觉得沙洲商驼太松散，我没有安全感。”斯坦因停顿一下说，“恕我直言，你们不能把什么人都收容进驼队，要知道，大家不是去朝圣。”

昆仑提高声音，目光炯炯有神，“大人，您错了，对骆驼客来说，每次出行都是朝圣！”

善爱、采诗看他们要争吵起来，急忙岔开话题，请斯坦因因为孩子取名。斯坦因十分喜欢这两对快乐精灵般的“龙凤胎”，苦思苦想，给

善爱、采诗的儿子取名为敦煌、长城；女儿分别名为楼兰、米兰。她们拿上斯坦因用毛笔写的汉语名字，高高兴兴地回了牧场。

斯坦因别无选择，只能遵守沙洲商驼规矩。考察队向克里雅进发。

七年前接待过斯坦因的老知县在刚刚过去的风潮中被杀害。现任县长知道他的著作《古代和田》，并且在一位亚美尼亚商人处见过《沙埋契丹废墟记》。官衙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宴会厅墙壁上的装饰画也挂在那里。县长盛情款待大家。斯坦因敏锐地发现宴席中上菜程序、品种及味道与原来一模一样。县长解释说，厨师还是以前的厨师。

贾船在革命浪潮高涨时因为不愿剪掉辫子差点掉了脑袋，他被频繁发生的血腥事件吓破胆，坚决不让儿子进官衙做事。听说考察队经过，他来到营地，请求斯坦因让他的两个儿子加入沙洲商驼，以便将来能够像蒋孝琬那样在“中国花园”任职。斯坦因对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很感兴趣，可是，经过一番谈话，失望了——两个孩子确实能熟练地背诵不少中国经典中的段落，但远远不能与蒋孝琬的融会贯通相提并论，所以，对考察工作毫无意义。如果大清帝国卖官鬻爵的政策还被新政权沿袭，如果贾船雇用保镖看护的那些财产能够有“机会”发挥作用，那么，他们将是那条仕途通道上的最佳人选。

斯坦因毫不迟疑，拒绝接收。

圣诞节前夕，队伍再次到达尼雅古城。斯坦因公布了奖励措施后，民工们在卡特的指挥下大干起来。经过四天艰苦劳作，清理出一批佚卢文书。在两千年前曾经生长过苹果树和葡萄树的庄园遗址中，斯坦因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载歌载舞，热烈庆祝圣诞节。

之后，队伍到达且末。

下一个目标是米兰，要去那里，必须经过若羌。尾随考察队前进的民工打听到若羌局势混乱，连续发生凶杀事件，大多数人不辞而别，作鸟兽散。卡特面朝雪山，懊恼地大喊大叫，发誓赌咒，要与他们永远绝交。

接着，马继业发来紧急电报警告：新疆当局正在设法阻止斯坦因行动，但他已经致电北京英国公使，请他向中央政府解释考察队工作

纯属科学性质。虽然新疆当局对现在所经过的地区鞭长莫及，也妨碍不了考察队的进程，斯坦因还是郑重其事地给潘镇发电，希望他利用其声望澄清事实。然后，命令队伍直奔米兰，进到沙漠深处，躲避各种纷扰。

李师爷坚决反对：“这么庞大的考察队，在没有士兵护送的情况下冒险进入荒漠，即便不被土匪抢劫，也难逃因为缺水、缺粮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噩运！”

“我与测量队人员约好在楼兰佛塔会合，如果考察队不能如期到达，那么，他们将全被饿死、冻死。”斯坦因激愤地说，“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那些背井离乡的青年人走向死亡？”

“那是你们英国人自己的事情，与本师爷无关。”

斯坦因大声说：“考察队虽然属于科学性质，但是，实行军事管理。现在，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把你捆绑起来，送回喀什，听候马大人处理；要么，跟上队伍，继续前进！”

李师爷知道自己中途回去将身败名裂，只好沮丧地表示愿意与考察队合作。

杜笛和八荒根据以往经验，选择一条能够补充燃料和冰块の便捷道路，直奔米兰。

38、荒原编年史（摘录）

1907年6月13日早晨，当灿烂阳光洒满罗布荒原，当敦煌鸣沙山轰响与和田铜钟鸣响在塔克拉玛干东缘交汇，三件大事同时发生：五棵胡杨绿洲彻底断粮；百戏在五蕴庄严的弥撒中生出长子“色”；米兰河改道后回到东汉士兵垦荒时代的位置。

1909年6月13日早晨，当炊烟从古代营房冉冉升起，当敦煌鸣沙山轰响与和田铜钟鸣响再次在塔克拉玛干东缘交汇，三种行为同时进行：五蕴在米兰废弃千年的土地上撒下第一批种子；百戏在长子“色”吹奏的芦笛声中生下次子“受”；迦楼罗决定放弃打猎、捕鱼，同新婚妻子到米兰定居，从事耕种。

1912年6月13日早晨，当黑风暴将旺盛生长的禾苗全部毁坏，当敦煌鸣沙山轰响与和田铜钟鸣响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彼此追逐、互相寻找时，三个声音同时响起：迦楼罗撕心裂肺的吼叫；五蕴三子“想”脱离百戏身体后爆发出的清脆啼哭；安西知县饕餮及哈密、若羌等地知县率领全家男女老少乘坐马车逃离革命风暴，胜利到达米兰土地后的狂热欢呼。

1914年2月13日下午，当大风吹散米兰上空阴霾，当敦煌鸣沙山轰响与和田铜钟鸣响在塔克拉玛干东缘久别重逢、深情拥抱时，三个生命降落大地：百戏生下双胞胎四子“行”、五子“识”；沙洲商驼中的一峰野骆驼生下了金黄色小驹，斯坦因给它取名叫“毛腊”，卡特却称为“三弦琴”。

母驼难产而死，斯坦因用奶粉喂养“毛腊”——或“三弦琴”。

39、米兰的壁画与地画

斯坦因踏上梦寐以求的米兰土地，眼前情景令他大吃一惊：古代渠道重新被利用，耕种的痕迹十分明显；田地边，土坯房子整齐排列，有些对古代遗址直接加以利用，有些仿照其样式修建。炊烟从土屋后冉冉升起，鸡羊悠然自得，恬静如同优美的中国田园画。

这是新形成的村落，还是土匪据点？

是谁在不到短短十年时间创作了这幅大地艺术杰作？

“真奇怪，六年前我和杜笛经过时，还没有一户人家。”卡特对此景象迷惑不解，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难道，又是幻景？”

突然，一个魁梧的男人向驼队走来。接着，土坯房子大门纷纷打开，男女老少鱼贯而出，跟在他后面。杜笛失声叫喊：“五蕴？是五蕴！虽然他长成野人模样，我还是能认出来！”

五蕴一愣，快步跑过来，紧紧拥抱杜笛，大颗大颗的泪水滚落下来。

斯坦因走过去，激动地说：“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这些年，你藏在哪里？怎么挺过来的？那些文书箱完整无缺吗？”

五蕴不理睬他，却召唤百戏带着孩子过来，“快，叫爷爷！”

杜笛热烈拥抱孩子，喜极而泣。

五蕴转过身，冷冷地望着斯坦因，“你不讲信用！驼队走后，我大多时间坐在烽火台上向东方张望。目光所及，是蓝天、荒滩和烽火台，我最远、最高只能看到这些。我想，当初，沙洲商驼在一柱柱烽火的背景下奔赴敦煌，返回时，也应该再次点燃这些烽火。可是，始终没有烽火，也没有你们的身影。后来，粮断了，迫不得已，迁移。我们打算去敦煌，遇到大风，迷路了，误入一片无边无际的芦苇地，是娇娇把我们引向米兰古城。”

“我为自己的失误感到羞愧、难过，请容许我慢慢解释一切。”斯坦因急切地说，“请你先告诉我，那些珍贵的文书和手稿呢？它们在什么地方？”

五蕴固执地问：“我想知道，娇娇现在怎么样？”

“难道你真的没听说，当年，在敦煌，她被狼吃了——快说！文书在哪里？”

五蕴呆呆地望着斯坦因，喃喃说，“我把驼唇玉币给她，还是没能保护好那个善良的女人……那年，你们走后，我一直努力倾听，试图寻找骆驼的蹄印声，可是，什么都没有。后来，终于找到了，就跑去迎接。可是，看不到驼队；跑出很远，还是看不见考察队的影子，但是，很奇怪，骆驼的蹄印声却越来越大！”

斯坦因冷笑道，“骆驼蹄印会有声音吗？说说看，是什么样的声音？”

“……开始，像沉重而响亮的和田钟声，紧接着，就像敦煌鸣沙山那样巨大而强烈的轰鸣，然后，三弦琴声、弹唱声、马蹄声、骆驼撒尿声、山洪暴发声、风暴扯旗声、蒸汽机加大马力声、枪械磨擦声、子弹呼啸声……让我想想，还有很多从来没听到过、叫不出名字的声音，根本无法描绘。”五蕴满脸真诚，看不出在撒谎，“这些声音消失后，五棵胡杨绿洲断粮，而长子‘色’也出生了。我们必须迁移。大人，我真的想去敦煌寻找考察队，可是，到一片辽阔的芦苇地，正要捕鱼，忽然，我又听见了骆驼的蹄印声，不过，这次并不凌乱，而是来自东、

西两个方向，让我想想，对了，西边的像沉重而响亮的和田钟声，东边的像敦煌鸣沙山巨大而强烈的轰鸣。我心里踏实了，因为，跟着钟声走，会到和田；跟着轰响走，会到敦煌。就是说，无论怎么走，都不会迷路。但是，奇怪事情又发生了：向东走半天，鸣沙山轰响竟然变成了和田钟声，回头向西走半天，和田钟声又变成了鸣沙山轰响。我就像可怜的大英雄夸父那样在两种声音之间不停地裸奔，如果不是娇娇出现，我会渴死道中。”

“在你编造离奇的故事之前，我可以提供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信息。”斯坦因朝人群看看，提高声音，“娇娇早就在敦煌长城内侧烽火台下不幸遇难了；即便活着，她也不会分身术，专门分出一个娇娇跑来给你当向导。”

五蕴沉浸在讲述的快乐中，不理睬斯坦因，“当时，我和百戏都看见了，娇娇戴着绿色面纱，哼唱着一种古老深沉的歌调……让我想想，歌调先出现，娇娇却看不见，我们寻找时，竟然忘了鸣沙山轰响与和田钟声，要么，两种声音结合后在天空、雪山、云朵、芦苇秆、芦苇叶、芦花、蚊虫、野鸭、野猪、城墙、烽火台等等各处生成娇娇的意象。但娇娇不说话，她总是背对我们，身影好像一把古老的三弦琴——梦见这种形态，就表明她出事了……”

斯坦因面无表情，冷冷问：“故事讲完了？”

“是的，结束了，娇娇用歌声把我们带到米兰后，就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梦到过……”

“什么乌七八糟的故事！我对你所陈述的和田钟声、鸣沙山轰响、芦苇地、古老深沉的歌调等等所有元素，都不感兴趣，你也别指望这些莫须有的‘太阳’会让我像夸父那样渴死道中！与你们这些中亚精灵搅和十多年，难道我不吸收一点点你们的‘灵气’？”斯坦因冷静而又坚定，“请你告诉我一件事：考察队让你看守的文书，在哪里？”

“全烧了。”五蕴平静如水，泰然自若。

斯坦因一愣，愤怒地叫喊起来，“为什么？你有什么权力处置文书？你明明在撒谎！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用那些珍贵文书去换元浩的枪支弹药？我要到官府控告你！”

“我对枪弹没有丝毫兴趣。”五蕴声音略带沙哑，但同样坚定有力，“1907年6月13日，就是头个孩子出生那天，五棵胡杨绿洲耗尽最后一粒粮食。孩子出生前，百戏就开始担心你在考察中遇到劫匪，或者将这个基地遗忘，她建议我把六木箱文书掩埋，返回阿不旦。我说‘即使斯坦因把我们忘了，沙洲商驼的人肯定会来。如果他们都不来，我们就在这里守望下去’。百戏说你并不属于沙洲商驼，为什么在无粮时期还要坚守？我说，‘等斯坦因来了，我亲自质问他’。可是，我想，心里不能播种仇恨的种子，就庄严地用以前收藏的五铢钱向四周抛撒，然后，点燃干芦苇，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吹芦笛。五铢钱完了，就用大夏教给我的那些佉卢文诗句，直到所有文字都飞向虚空，只剩下一张张空白纸张。”

斯坦因气愤地说：“你以为，我相信文字会凭白无故地飞掉吗？”

五蕴身后转出一位老年人，“我可以作证，他说的都是事实。”

“你是谁？”斯坦因阴沉着脸，严厉地问。

“我曾经是若羌县知县。1906年，我接到潘镇电报，做好一切准备，要款待考察队，可是，沙洲商驼直接去了米兰、楼兰。”老年人彬彬有礼，非常谦和，“你的眼神充满了怀疑和迷惑，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到这，是不是？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是前年那场革命风暴把我逼迫到了米兰。当时，这里只有五蕴和迦楼罗两户人家，他们接纳我，也收留了为躲避革命而陆续逃来的官府‘难民’。”

斯坦因咆哮如雷，“革命、难民、逃亡，一切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只想知道文书下落！如果说七年前考察队有些失误，但是，我很快就派人寻找；如果说五蕴不是有意躲避，为什么拉姆和杜笛两支小驼队都找不到？卡特、杜笛，你们来说说，上次都到过哪里？”

“拉姆眼睛瞎后，我也迷路了……”卡特显得很愧疚。

杜笛说：“很抱歉，大人！我做梦都没想到米兰会恢复耕种，就抄近路直接去了五棵胡杨绿洲，而那时，五蕴应该带着女人和孩子离开不久……”

“谎言！全是可耻的谎言！”斯坦因愤怒至极，“你们不就是想在日本小子橘瑞超那里卖些钱吗？我多给两倍的钱，好不好？”

知县惊讶地问：“这跟橘瑞超有什么关系？1908年，我在任上时还接待过他。”

斯坦因很快从分门别类、编号清楚的皮袋中拿出一本杂志，翻几页：“1907年年初，我前脚刚离开楼兰，橘瑞超后脚就到了三间房。这是他从那里发现的价值极高的《李柏文书》。橘瑞超没有受过考古训练，仅仅凭着运气和好奇在罗布荒原中瞎撞，怎么可能获得如此珍贵的汉文手稿？他只能从五蕴手中购买到那种珍贵文物。”

五蕴受到极大侮辱，眼里喷射怒火，但语气依然平静，“斯坦因先生，我的尊严受到了挑战，按照欧洲风俗，我们决斗，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位有诚信的绅士，我答应。可惜，你不是。”斯坦因轻蔑地说，“原来，我以为你是厚道、高贵、有信仰的人，现在看来，是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百戏拖着虚弱身体走过来，“大人，我刚刚生下双胞胎，我以两个婴儿的纯洁生命与健康发誓：五蕴没有说谎，更没有见到过什么橘瑞超和《李柏文书》。长子出生后，五蕴每天站在烽火台上用文字做弥撒，我亲眼看见五彩斑斓的字母在空中飞舞，像珍珠，美极了！”

这时，饕餮硬着头皮走过来，“大人，卑职一直恭候您重访安西，没想到，大清江山改了姓，更没想到，我们会在米兰相见。嘿嘿，也许是神灵专门安排我来为五蕴作证。确实，那年冬天，逃难到这里的人很多，大家没柴烧，五蕴就用马车从五棵胡杨绿洲拉回所有没有文字的“文书”，我看了，都是空白——大人，求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虽然识字不多，但也不至于看不出纸上有无文字吧？我保证，全部是空纸！所以，大家就烧火取暖了。”

“多么圆满的传奇故事。”斯坦因无可奈何地笑笑，“我并非要与年轻莽撞的橘瑞超较量什么。只不过，他以这种方式侥幸获得胜利让我感到屈辱。”

饕餮忽然发火了，“大人，产妇都向你发誓了，你还要怀疑吗？”

“五蕴最初的职业是寻宝人，后来，改行当骆驼客，时间不长，又当了传教士，还要做弥撒，真可笑，我竟然轻易相信了他。”斯坦因狠狠地盯着五蕴，“我不知道你给多少人心里播撒了福音，现在，大家只看见考察队出生入死获得的成果被小偷轻而易举地窃取。”

“我们必须决斗。”说着，五蕴站起来，猛地撕破上衣，露出古铜般闪亮的胸膛，“你可以先捅三刀，假如我还活着，还你三刀，这样算是公平吧？”

“为什么要让我先来？”

“因为，你总是把自己当成神，高高在上，蔑视一切。但是，你要清楚，在米兰乃至中亚的土地上，我永远是主人，而你始终都是客人！”五蕴目光炯炯，像匹发怒的狮子，“我们东方人的传统待客之道是礼让三先。所以，尊敬的先生、大人、上帝，请动手吧！”

杜笛慌忙挡在中间，“普鲁，你就站着看热闹吗？——五蕴，你疯了吗？”

“你没听出他在说我是贼吗？父亲！米兰的河水、土地和阳光孕育了纯洁的粮食，而几十名心灵曾经被污染的官员也返璞归真，难道要让他这番缺乏根据的诬蔑言词否定这一切？”五蕴痛苦地叫嚣着，长发、络腮胡随之抖动，“他揭走米兰壁画，现在，还要揭走米兰地画，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饕餮情绪也激动起来，“斯坦因，不管你是裸奔明星还是欧洲探险家，现在，我是米兰土地上的农民，自给自足，只感恩天地，我不会再对着官印磕头，也没必要对你点头哈腰、迎来送往！如果你对五蕴不恭敬，那么，我将率先用野蛮的方式驱逐你！而那些重新找到尊严和生命的村民们也不会听任你信口雌黄。”

八荒等人闻讯跑来，同普鲁一起，将斯坦因劝回帐篷。

“恕我直言，你冤枉了五蕴。”八荒说。

“绝对不可能！”斯坦因坚定地说，“几年来，我一直在想像找到五蕴的情景：他为了坚守文书，像罗布人那样仅靠捕鱼维持生命，瘦骨嶙峋，或者已经成为骷髅，那样，我多么感动！可是，他无耻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卑鄙地出卖文书和佛画，然后，跑到米兰定居……他肯定用文书换了不少枪支弹药，三天前，我就听见这里有打靶的声音。”

八荒转过头，沉默不语。

晚上，迦楼罗来到营地。斯坦因邀请他随考察队到楼兰去。

迦楼罗冷静地拒绝：“我只是出于过去的情谊来看您。此后，我再也不会搭理您。”

斯坦因感到了屈辱，“为什么？”

“我见过五蕴在米兰城堡上用五色文字做弥撒，也用那些空白的木简、纸张和桦树皮烧火取暖。他教会了我们耕种。以前，我一直以猎杀鱼和野骆驼为乐，现在不同了，你不知道把粮食的种子像弥撒那样撒向大地是多么充实，多么快乐。而你竟然污蔑他是小偷。我要从心灵上离开你，不然，下一个遭到侮辱的，也许是我，或者我的朋友！”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曾经给橘瑞超当向导，带他到过楼兰。”迦楼罗坦诚地说，“从他走进阿不旦到离开，我一直陪伴。那时候，别说橘瑞超，就连我都不知道五蕴在什么地方。”

斯坦因沮丧到极点，“算了，过去的事情我不想重提，请你帮助我从米兰新农村里招聘十名民工。我不想再见到五蕴，他的虚伪、可耻让我感到恶心！”

“大人，米兰垦荒者以前都是官府里的老爷、差役，他们大把大把花过银子，根本不会为钱出卖苦力。何况，钱在米兰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请你从阿不旦招聘民工，并购买一些粮食，好不好？”斯坦因诚挚地说，“如果他们不需要钱，我可以付给价值相当的物品。”

迦楼罗气愤地瞪着斯坦因，眼里几乎涌出泪水：“我已经暗暗发过誓，从此不再搭理你，可是，我这人心软，乐于助人，你为什么要抓住这个弱点，为难我？当年，我要把采诗留到阿不旦，你们都不帮我，哼！”

斯坦因笑了，“你与众不同，朋友，我请教过几位梵文专家，他们都说，‘迦楼罗’的准确梵文意义是‘三只脚金翅鸟’。它生活在太阳宫里，给人类奉送光明。”

“真的？”迦楼罗天真无邪的表情令斯坦因感动，“既然我有三条腿和两个金翅膀，为什么总是追逐不到采诗？”

斯坦因说：“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成功——绝对不会渴死道中。如果下次我有机会到米兰，一定把采诗带来，她非常喜欢米兰、楼兰和敦煌的壁画。”

“很多人都想住在米兰，杜笛也要留下，他为找到家园感到万分高兴。如果采诗能来，我把三条腿和两个金翅膀都送给她，想飞就飞，想裸奔就裸奔……”

“我答应，下次一定带她到米兰。”

迦楼罗半信半疑，犹豫起来。八荒从旁边劝说一阵，他终于答应。

两天后，迦楼罗带来十三名民工。斯坦因命令营地移往西大寺，立即开始拆取壁画。他们先把壁画后面的墙壁挖掉一半，剥开砖石，将 11 幅壁画安全剥离下来，仔细加固，装满六个又大又重的木箱。

然后，队伍启程，经过阿不旦，顺利到达楼兰佛塔。

《李柏文书》在印度被公布后，橘瑞超曾经拿着文书图片在伦敦拜访过斯坦因。由于橘瑞超未曾受过考古训练，没有发掘现场的照片和纪录，他只含糊其词地说发现于楼兰三间房的墙缝里。所以，斯坦因踏上楼兰土地后，直奔三间房。

自从斯坦因上次离开，外国人只有橘瑞超、伯希和抵达这里考察，除此而外，就是听信民工谣传的沙漠寻宝人。三间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疑为李柏官署的中间大房子里，确实有一道较深的墙缝。墙缝在他坐着抬手就能轻松够着的地方。据此判断，当年，李柏匆匆写完

信，阅读一遍，不满意，揉成一团，顺手塞进墙缝。但是，七年前，他和蒋孝琬仔细检查过三间房屋，即便有遗漏，橘瑞超怎么可能幸运地发现？再说，李柏将废信随手扔掉即可，为何要塞进墙缝？看来，橘瑞超在有意隐藏什么。《李柏文书》肯定在七年前出土于三间房的沙土掩埋中。只可惜，当时，蒋孝琬因为寒冷、劳累，生病，来不及整理，否则，这封有明确日期和签名的古代书信不会落到橘瑞超手里。

可以肯定，五蕴可耻地将部分文书卖给了那个野蛮的日本小子！

斯坦因在气愤之余，将挖掘范围扩大到距离楼兰不远的两处古堡。它们同敦煌长城、烽燧结构及建筑方法完全相同，是汉长城最西边的桥头堡。

几天后，陆续出土汉文、佉卢文、早期粟特文、梵文等文书及生活用品、纺织品遗物。附近还有古代居民点。古墓群被寻宝人挖得坑坑洼洼，尸骨暴露，洞穴中满是有考古价值的丝绸、锦缎、刺绣、地毯及陈腐的衣裳和铜镜，令人眼花缭乱。李师爷的考证仅仅停留在表面，他对汉文文书的风格及其历史知识含糊不清。斯坦因只好请他做简单的编目工作，深入研究留待博学而忠诚的蒋孝琬吧。

考察进行两周，皮格带领测量队穿越一千五百年以来从未有人涉足的荒原与大队人马在楼兰佛塔前会合。他们首次进入昆仑山及罗布沙漠，在这些地球上最荒凉最艰苦的地区出色地完成了测量任务，并且发现了一些古河道与墓葬群。

斯坦因没有充足的供给和时间继续考察，必须沿着古典时期联结罗布泊与敦煌的荒僻道路向东进发。队伍在罗盘指引下，循着古代植物带和牲畜骨头前进。

虽然环境极其荒凉，但斯坦因感到轻松自由。新疆当局的干扰和阻挠根本无法达到这里。出生时间不长的骆驼“毛腊”一直跟在负重的母驼后面行走。根据骆驼客讲述，“毛腊”有“金玉神驼”的血统，它不畏艰险，活跃欢快，比李师爷的情绪高昂。斯坦因忽然对它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他没有十足把握保证队伍能够顺利通过荒原。毕竟，

这条古道已经废弃千年，比“贼道”要困难百倍。供应人畜的粮草和冰块最多维持十二天，这也是穿越一千五百年前古商道的极限。

果然，他们迷路了。皮格内疚地说，仪器失灵，指错了方向。

八荒和几位老骆驼客在周围观察许久，重新确定路线。如果再走错方向，出现其他意外，整个驼队将全军覆没。他们的尸骨再次被外界发现，恐怕就到了一千五百年以后。斯坦因忌讳这个念头，极力抛开。但是，念头像子弹一样钻进脑细胞和神经中枢，而且配以骷髅散布戈壁的景象图。斯坦因像掉进沼泽地的溺水者，孤独无助。元浩、瓦尔特、五蕴、假文书、假学术、和田钟声与鸣沙山轰响都远离他而去，只剩下单纯的、不断侵略扩张的念头。

是子弹、箭头，还是念头？

根据上次穿越“贼道”经验，不管走到多么荒凉的地方，和田钟声与鸣沙山轰响都兢兢业业地值班，从未发生过玩忽职守的事故。现在，斯坦因三次进入中亚考察以来——还可以将时间、空间跨度扩展到克什米尔和欧洲——首次与那两种声音隔离。

难道，念头在和田钟声与鸣沙山轰响之间裸奔，撞开了它们？

念头爆破，可怕事情终于发生：三名骆驼客带着所剩无几的水乘着夜色逃跑了。

斯坦因强烈地感觉到探险生涯中的第一次恐惧，“他们为什么要逃跑？”

八荒望着茫茫无际的荒原，说：“大概是害怕了。他们有权选择逃生，”

“可耻！胆小鬼！懦夫！蒸汽机——哦，他们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只须记住他们的模样。”

“可敬的驼主先生，”斯坦因愤怒地盯着八荒，“昆仑和你都向我保证过骆驼客的品质，可是，现在，你们竟然不知道那些可怜虫、窃贼、小偷、无赖的名字！”

“他们年轻，不懂事，谁也跑不出黑戈壁，我得找回来。”八荒说完，迅速收拾行装。

皮格拦住他，“我的科学仪器都在这里都失灵，你有什么本事找到他们？”

“你想乘机溜掉，以摆脱责任，是不是？你不必找回那些逃兵，我有办法解决水源。”斯坦因取出短枪，递过去，“拿着，用它瞄准‘毛腊’的头，开枪，反正，它走不出荒原。”

“我——我们从来不伤害生命。”

斯坦因眼睛血红，瞪着八荒，“那好，我亲自来吧！”他快步走到卧在地上的“毛腊”旁，抬起枪，上了子弹。多日来，斯坦因在闲暇时总要与“毛腊”玩耍逗乐，面对枪口，“毛腊”以为是新式玩法，想挣扎着站起来，但是，它精疲力竭，动弹不得，只好用两只闪亮的、玛瑙般的眼睛望着斯坦因。斯坦因浑身一震，犹豫了。

可是，如果再不杀鸡骇猴，那么，骆驼客会全部逃跑掉，甚至威胁他和皮格的安全。

“毛腊”从斯坦因的眼睛里看见了不祥之兆。黑风暴将要来临。它明白了。它低下头，它闭上眼睛。泪水滑过的地方，留下两道湿痕。

进入荒原后，卡特一直发高烧。昏迷中，得知斯坦因要枪杀“毛腊”，跌跌撞撞，跑过来，抱住枪口，“老爷，‘三弦琴’刚刚降临，你别摧毁它，你打死我吧！”

“……比起人的尊贵生命，‘三弦琴’、‘毛腊’、野骆驼，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老爷，野骆驼当年把我带出了荒原，它们给了我生命！”

斯坦因抬手止住卡特。他担心自己倾听太多、回想太多会导致改变注意，狠狠心，猛地举枪，扣动扳机。枪响了。荒原振动了。

卡特惊愕地望着“毛腊”在巨大的冲击中倒在地上。它的眼睛半睁着，泪水干涸后，眼珠里的光彩沉淀下去，表面变成灰色。

“谁敢生二心，就同‘毛腊’一样。”火药味还没散尽，斯坦因对着人群，冷冷说，“我知道，中国人向来敬畏元浩那样的暴徒，因为他们心毒手辣，无恶不作。现在，我手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枪，能同时打出几十发子弹。谁要觉得自己的腿比子弹还快，就裸奔吧！”

骆驼客都漠然望着“毛腊”尸体，不说话。

忽然，卡特发疯般地冲过来，揪住斯坦因衣领，哭喊起来：“冷血人！屠夫！恶魔！你给我的义父带来噩运，又残酷地摧毁了它的三弦琴！”

骆驼客也围了过来。

斯坦因奋力甩开卡特，端起枪，“你们想干什么？想暴动吗？”

骆驼客愤怒地说：“你枪杀‘毛腊’，就是枪杀我们的兄弟、孩子！来吧，开枪吧，我们不怕死，我们要与你同归于尽！”

斯坦因声嘶力竭地喊：“皮格，拿起枪来！八荒，你为什么冷眼旁观？李师爷，你为什么站着不动？‘毛腊’，不，‘三弦琴’，哦，娇娇——不，普鲁，你为什么不说话？”

八荒漠然地叫喊：“算了，兄弟们，我们完全可以把斯坦因和他的枪撕成碎片，可是，那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好了，就当一切没有发生！”

“……驼主！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杀死他，谁也不知道！”

八荒瞪他一眼，说：“我们头顶蓝天，踏踏实实，行走在大地胸膛上，这最重要！”

……

厨师熟练地将“毛腊”肢解，然后煮熟。

八荒、普鲁等骆驼客拒绝吃肉。在骆驼集体鸣叫声中，他们默默流泪。

斯坦因高度警惕，夜里抱着枪睡觉，严禁任何人靠近帐篷。

队伍继续前进。骆驼哀叫着，晚上也不间断。终于，鸣沙山的轰响隐约从东边传来。同时，古代钱币、武器、饰物和枯骨接二连三地被发现，似乎是勇敢而坚忍的驼商精灵在指引他们。斯坦因长长出一口气，队伍终于又回到正确道路上。

两天后，更加鼓舞人心的场面出现了：二百多枚清朝铜钱清清楚楚地形成一段路标。它们全是新钱，似乎刚刚被铸造出来；随之又发现了铜箭头，也从未使用过。显然，这些物品是从夜行的中国队伍中

丢弃。终于，在第十一天，队伍经过坚硬的盐壳地、迷宫般的雅丹群和侵蚀严重的荒地，胜利地完成穿越。

斯坦因欣喜地发现东边烽火台升起的烟柱。邮差已经在汉代玉门关外等候三天。

马继业的电报带来好消息：中国外交部已经通知新疆当局友好对待考察队，不要阻挠其考古工作；另外，勒柯克在归国途中于1914年1月到达“中国花园”，他曾计划前往米兰剥取壁画，由于生病和担心中国军方阻止，未能成行。斯坦因喜悦之情难以抑制，攀登上玉门关城，吹奏起疏勒河芦苇做成的芦笛。

感谢中国局势！

40、黑骆驼

喀什电报把斯坦因推到兴奋的云顶，而欧洲报纸和布勒等恩师、朋友的信件却又使他坠落到地狱的深渊——夜里，在玉门关城里的营帐中，当斯坦因做好在敦煌及以东地区的考察规划后，打算慢慢享受欧洲的温馨信息。

打开第一份报纸，醒目的黑色标题对他迎头痛击：“瓦尔特首次披露发现敦煌佚书及运往欧洲经过。”斯坦因血液沸腾了，他愤怒地浏览全文，“……斯坦因首次到达敦煌莫高窟时，我们发现并运输古代书库文书已经过去了七年，那时，洞窟里只剩下一些古代僧人为抄经储备的、出自和田的桑皮纸。我们忽略了这些纸张经过加工后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同时，为了满足斯坦因的求购欲望，以五个马蹄银的低廉价格全部转卖给他。唉，当年，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了真经，而他循着法师的脚印东去，拿回的却是废纸……没想到，更为恶劣的是，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及在欧洲的影响，反咬一口，将真正的、伟大的‘敦煌佚书’诬蔑为假文书……”文章后面还链接一篇作者署名“铁木真”的短评，含沙射影，讽刺“官方也参加了斯坦因的探险闹剧，因为，某些官员及其推崇的所谓学术权威没法向民众解释”。

铁木真是成吉思汗的名字，这位作者借曾经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洲的匈奴人后裔之名发表反对同是匈奴人后裔的斯坦因，用心良苦！

其他报纸中，也连篇累牍地刊登“铁木真”措辞严厉、充满火药味的批驳斯坦因以野蛮方式破坏古代城市遗址“罪恶行径”的长文，并且配以斯坦因指挥民工挖掘旧址、拆取壁画的作业图片。这个“铁木真”是谁？他为什么能掌握如此详细、准确的资料？难道，他参与了前两次中亚探险？可是，那些民工、骆驼客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文字修养和拍摄能力？更为毒辣的是，斯坦因还被塑造成“双性虐待狂”，最大的受害者是中文秘书蒋孝琬与沙洲商驼女骆驼客娇娇，那些丑陋的文字令人作呕！

恩师布勒信中提到的情况，让斯坦因再次坠入绝望的深渊中——不可否认，现在，欧洲上空只有一颗耀眼的太阳，那就是“敦煌佚书”；欧洲大地只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它还是“敦煌佚书”。但是，尽管人们对“敦煌佚书”的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及古梵语、佉卢语翻译名都耳熟能详，学术界之外很多人并不清楚“敦煌佚书”与敦煌藏经洞、鸣沙山、丝绸之路、亚洲十字路口等等名词之间的正确关系。有人认为藏经洞是数代类人猿在敲打石器中发现和田玉的地方，有人认为“敦煌佚书”是比野骆驼更神秘的一种动物，有人认为“敦煌佚书”是集中古今中外所有乐器的乐团名称，还有人认为“敦煌佚书”是大清帝国被推翻后民国政府借鉴西方技术生产的第一台蒸汽机。虽然他们随意理解“敦煌佚书”投射过来的光线，虽然男人由于忙着练发声练姿态练技术练学术练当官、女人由于忙着游沙龙种土豆洗尿布描眉偷情而不能对“敦煌佚书”进行深层次挖掘、了解，但是，不能不知道“敦煌佚书”，不能表现得没文化。于是，欧洲的城市与乡村，养鸡场、苹果园、棺材铺、火车站、歌剧院、夜总会、酒吧、新修街道、博物馆、私立大学、学术年会都以“敦煌佚书”命名。收藏家把书房、厨房、客厅、汽车、游乐场、宠物猫和鹦鹉统统取名为“敦煌佚书”。石油工业巨头将每口油井在“敦煌佚书”的文件名义下进行编号，制造商将时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蒸汽机叫“敦煌佚书”，军火商将各种枪支、大炮、子弹、炸弹、毒气弹的名称全部改为“敦煌佚书”。

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从欧洲大陆蔓延到海洋，英国一艘王牌军舰与德国主力舰为抢占“敦煌佚书”的冠名权，几乎发生海战……

布勒忧心忡忡地说，欧洲民众太不幸了，他们既承担着工业时代的喧嚣与污染，又因为向往宁静敦煌、迷恋神性敦煌而误入歧途。同时，他又气愤地说，作为人类先知的欧洲现代派艺术家们此时应该关注民生，应该创作出新颖别致的艺术来唤醒迷茫的民众，可是，他们不作为，愚蠢到把大便精心包装后作为现成品送到艺术馆展出，可耻啊。

最后，布勒像壮士般地宣布：他和霍恩雷不得不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走出书斋，创作题为《1914年7月28日蒸汽机炸锅》的行为艺术，他们计划从巴黎凯旋门出发，开始举着火炬裸奔——布勒向东，霍恩雷向西，在亚洲十字路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会合后交换火炬，继续前进，绕地球一周，回到起点，以此抗议人们对“敦煌佚书”的庸俗化、时尚化。

……

斯坦因浑身无力，心如秋水，呆呆坐到天亮。戈壁滩中，一声哀伤的狼吼把他从痴迷中惊醒。走出帐篷，只见烽火台和戈壁滩里火光冲天。

原来，卡特奋战一夜，割很多干芦苇，堆放到长城附近的几座烽火台上，点燃。普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面积的芦苇滩，激动之余，将火种引过去。于是，熊熊大火以东边黑里透红的晨幕为背景，在戈壁滩里燃烧，裸奔，颤动。皮格、老邮差、八荒、李师爷及其他考察队员、骆驼客都被惊醒，钻出帐篷，他们顶着寒冷的晨风，默默地望着大火悲壮地烧向远方。

斯坦因取来这次收到的所有邮件，扔进大火中，很快就烧成灰。

老邮差收拾齐整，走过来，“大人，我现在要出发，请交给我需要邮走的信件。”

“谢谢，下次吧。”斯坦因微笑着说，“我还没来得及写回信。”

“……哦，我以为您昨晚已经写了很多。”

老邮差向西沿着长城走了。斯坦因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多年来，这位忠心耿耿的邮差总是克服各种困难，穿越荒原戈壁，通过最古典、最原始的方式准确而及时地送来各种信息，然后又把考察队的情况送到印度、克什米尔、欧洲各国。可是，这次，他千辛万苦送来的却是蒸汽机般的喧嚣声，令人感到不祥。斯坦因的信心开始动摇。童年时代纠缠不休的梦魇，自己对蒸汽机吼叫的天生恐惧，和田铜钟或元浩导致的耳鸣症，以及欧洲愈演愈烈的浮躁，这些元素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哲学说“水火难容”，可是，大工业时代的欧洲却制造出一种奇怪的动物，名叫蒸汽机，它巧妙地利用水性和火性矛盾激化时产生的动力，支配轮船、火车、开采机、锻造机、印刷机，进而支配人群。斯坦因曾以为，自己进入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就听不见蒸汽机的喧嚣了，可是，它们的怪叫还是跋山涉水传来了！

太阳出来。长城、烽燧、玉门关关城上涂抹上浓淡不均的土黄色。大火继续向东方轰轰烈烈地燃烧着，烧过的戈壁荒原整片整片地变成黑色，比几天前冲撞着的黑戈壁更黑、更大。斯坦因忽然想起“毛腊”的绝望眼神，有一种声音——不，多种声音朝着耳际集结，组合、竞赛、裸奔。这次，轰响如果粗暴地闯来，他就断然拔出枪，瞄准向自己的脑袋，射击！让骷髅群、蒸汽机、耳鸣喧嚣彻底消失。短枪整装待命。他有勇气和信心把子弹射进脑袋，倘若来得及，再送向心脏。两颗子弹裸奔方向不同，但是，目标一致。就像布勒和霍恩雷实施的行为艺术《1914年7月28日蒸汽机炸锅》。

斯坦因再次登上玉门关关城，拔出短枪，对着黑色的荒滩用佉卢语大喊：“来啊，骷髅群！来啊，蒸汽机！来啊，耳鸣！”

荒滩无声无息，一片寂静。耳际也很清爽。

真的没有喧嚣？

火线拖着红色波浪，继续向天边翻滚，大火过处，留下了黑色的灰烬，没有声响传来。

耳际确实清爽。清爽极了。单纯极了。南边的祁连雪山作证，耳际清爽！北边的蜃汽作证，耳际清爽！东边的红色波浪作证，耳际清

爽！西边的遥远沙漠作证，耳际清爽！天空、大地共同作证，耳际清爽！

伟大的、至高无上的耳际彻底清爽了！

耳际的神圣舞台呈献给神圣的鸣沙山轰响？神圣的和田铜钟？神圣的“敦煌佚书”或者神圣的烽火、神圣的裸奔？都不是。

要献给神圣的、亲爱的、至高无上的娇娇。虽然这位从来没有试图了解他、索取他、伤害他的中亚女子已经死了，虽然她再也不能用快乐、忧郁、无奈、绝望、伤心的眼睛研究他，虽然她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此时此刻最强烈的愿望是寻找一片恬静的芦苇丛，默默地迎接热烈朝阳、送走恬静晚霞……但是，他相信，娇娇用全部心灵的吟唱仍然活着，她仍然飘荡在蓝天、大地、雪山及芦苇丛中。他深信，那种吟唱富于抒情性，既像羊脂玉那样清澈温润，也像雪山冰川那样丰厚高昂；既像鸣沙山的轰响那样热烈激荡，也像和田铜那样深沉响亮；既像太阳光线那般丰富多彩，也像沙漠圣湖中的芦苇那样单纯美丽……

八荒登上关城，轻轻拿掉斯坦因手中的枪，递过玉璧，然后，走开。

太阳纯洁无瑕的光线静静地流泻到玉壁上，清凉如水的晨风从玉壁上划过。接着，一种发自天心地核的旋律如同水波般激荡而来。

什么声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雪山，在云端，期待已久的吟唱出现了！没错，这是娇娇满怀期望而又略带忧伤的心灵吟唱。斯坦因激动得泪流满面。如果时光能倒流，他宁愿回到与娇娇相遇而又未抵达敦煌的那段时间，即便有骷髅群、蒸汽机、耳鸣骚扰……他情不自禁，拔出枪，对准太阳穴。

忽然，有人抢过枪。斯坦因一怔，发觉是满脸怒气的卡特。

“你竟然向自己开枪！哼，以前，我真是高看你了！”

“你们根本不懂我……”

卡特气得浑身发抖，眼里冒火，迫使斯坦因低下头，“老爷！在您眼里，我们都是下贱的骆驼客、随处可见的沙尘，活得猪狗不如，

我们不懂文字，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可是，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尊重生命！”

娇娇的心灵吟唱消失了。斯坦因满怀惆怅，望着辽阔无垠的千年荒滩。

驼队继续前进，到敦煌，营地仍然选择在鸣沙山下的果树园。

几年前，考察队留下的痕迹依然醒目。在被焚烧过的梨树旧地，通过骆驼客的讲述，八荒、普鲁痛苦地重温大夏、娇娇七年前惨死的情景。

斯坦因真希望自己像骆驼客那样把眼泪洒向大地，或像野骆驼那样把哀伤布满天空。可是，他不能，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任凭娇娇的吟唱在从耳际到心底，再从心底到耳际，如同清风吹皱的月牙泉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更换礼服时，斯坦因想，娇娇已经不在人世，只能把她的纯洁吟唱保留；与敦煌官府及民间各界人士之间紧张周旋时，他让娇娇停止吟唱，原地休息，自己则观察政治气候的变化情况。敦煌衙门虽然更换了主人，但潘镇电报继续起着作用。这很重要。而且，显然，上次运走“敦煌佚书”的行为没有在本地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如果这些朴实、善良的人们得知那些古代文书在欧洲掀起了一场风暴，该做何感想？

斯坦因礼节性地拜访各级官员后，即前往真正的目的地莫高窟。路线还是蒋孝琬当年开辟出来的——翻越鸣沙山，直接到达。鸣沙山很安静，进入玉门关后，斯坦因从来没有听到过它的轰鸣，也许，特意把神圣空间让给了娇娇？这很惬意。现在，斯坦因没有蒋孝琬那样的得力助手，而皮格的专业特长仅仅局限在测量方面，斯坦因只能同娇娇商量。娇娇一如既往，不发任何表意见，不过没关系，只要她倾听就足够了。

斯坦因的精神状态很好，玉门关产生沮丧的神情丝毫也未流露，以至于王圆篆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人们高升或发财后常见的那种春风得意。这表明，上次的交易双方都满意，至少，他不是来退货的。于是，他以抱怨口吻讲起几年来的遭遇：1907年10月，伯希和来到莫

高窟，王圆箎允许他进入藏经洞翻检两周，并且将挑选出的文书、经卷及佛画装箱运走。

“法国人不讲信用。”王圆箎埋怨说，“他不该把文书在天子脚下拿给大家看，结果，引起朝廷注意，皇帝下旨，命令甘肃总督将剩余古物全部运到北京。”

斯坦因心里猛地一沉，“是全部文书吗？”

“……朝廷没有一文钱的奖赏，我怎么可能把文书全部给他们？”

“听说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日本人都得到不少藏经洞文书。”

“我给他们的都是些破烂文书。”王圆箎小心谨慎。

“现在，你手里仍然掌握着一部分文书？”

王圆箎狡黠地笑笑，没有回答。他让徒弟恍惚从树洞里取来厚厚的《功德簿》，上面明确地记录着当年“捐资”的花费及去向。斯坦因虽然从蒋孝琬那里学到的汉语知识有限，但还是发现很多错字、别字。不过，《功德簿》的精细超过李师爷整理出的汉文编目——那个粗暴、冷峻的家伙厌恶沙漠旅行，整个行程中全靠斯坦因提供的大烟支撑精神，到达敦煌后，就再也见不着他的影子。由蒋孝琬七年前执行的任务只好亲自来完成。不过，有娇娇轻松愉快的心灵吟唱伴奏，斯坦因的智商和交际能力超常发挥，所以，即使没有得力助手，交易顺利完成。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王圆箎爽快地从几处隐秘地搬出成捆的古代文书。斯坦因粗粗挑拣几天，就装满四大箱。他以向寺庙“捐资”的方式将这些物品据为己有。很快，这些木箱就由普鲁率领沙洲商驼送往安西，寄存到县衙中。

然后，斯坦因提出要进入藏经洞详细考察。

王圆箎坦诚地说：“藏经洞已经空了，里面装满了破烂东西。”

“我只是进去看看洞窟里的壁画。”得到允许后，斯坦因走进佛窟，借助酒精灯照亮，发现藏经洞里堆满了杂物。王圆箎没有撒谎。他心里翻滚起沙丘般的失落，耳鸣似乎又要占据神圣的舞台，斯坦因急忙转过身。七年过去，南壁上的画面依然新鲜，来一阵风，三位公主衣服上的缀饰也许会飘荡、激响。她们都神态专注地望着对面的藏经洞。

她们仍然酷似娇娇、善爱和采诗。斯坦因不由自主，伸出手，抚摸娇娇的面庞。风起了，衣裾飘扬，吟唱响起。娇娇离开冰冷的墙壁，微笑着向自己凌空飘来。

忽然，恍惚惊叫一声跑出去，王圆篆却怔怔地站在原地，失声说：“大人，你看，于阗公主流泪了，我看得清清楚楚！”

斯坦因猛然惊醒。“娇娇”还是那般虔诚、高贵、慈悲——她的脸庞上，有两道泪痕。

恍惚喊来几个信徒，将斯坦因拉出洞窟。

“师傅，真是奇了！”他惊魂未定，“刚才，我眼睁睁看见神女眼睛闭了一下，挤出两颗闪亮的泪水，滴到洋老爷的手上了。”

王圆篆板起脸喝斥：“乱喊叫什么？还不快去挑水！”众人走后，他拉着斯坦因的手走到僻静处，悄声说，“大人，神女流泪了，恐怕有什么不吉利，我劝你再别往东走了，还是回家吧。通常情况下，魔鬼不会拦挡回家的人。”

“谢谢，我们还有很多测量任务，不能停留。”

考察队从莫高窟出发，到达悬泉置城堡，然后，沿着七年前形成的毛腊河抵达毛腊湖。

斯坦因觉得这些有河、有湖、有芦苇、有毛腊的风景很熟悉，仿佛亲临过。对了，是童年的梦境。那时，只从父亲和朋友们的聊天中听到过敦煌，可是，受到蒸汽机侵扰时，他在想像中看到敦煌周边的雪山、草滩和河流，后来，又补充了长城、烽火台、芦苇滩。实际上，最多的还是毛腊滩。当年，他还不知道这个名字。现在，他就站在童年的梦境里。风轻轻地轻轻地吹，没有在苇叶上摩擦出声音。大地沉寂，真正的主人是音乐。音乐不是当年推测的、古旧的窄口彩陶瓶被风吹出的呜呜响声，也不是一支、百支或千万支芦管在响。更不是蒸汽机的怪叫。天地之间，风景还原，单纯，协调。河水略带忧伤地流动，湖水略带忧伤地荡漾，毛腊、苇叶略带忧伤地摇曳，它们的动态与音乐旋律完全一致，从娇娇的心灵中流泻而来。忽然，旋律如同汛期的罗布泊，迅速充盈，高涨。涟漪摇荡成浪涛，向四周叠涌。旋律

变得高亢、哀婉、焦灼，娇娇似乎要告诉斯坦因某种紧急的情报。可是，他无动于衷。哀伤的旋律飞舞，倾诉，呐喊。斯坦因还是无动于衷。他只看见无数支棕色的毛腊、骆驼色毛腊、火炬样的毛腊在真空中摇摆。没有风。没有一丝风。毛腊是音乐旋律外化的符号。它们渴望成为佉卢文、突厥文、波斯文、梵文、于阗文、英文、匈牙利文向着斯坦因裸奔。可是，他仍然无动于衷。旋律精疲力竭，衰落下去。罗布泊进入枯水期。音乐越来越远。斯坦因猛然惊醒，再也不能让娇娇走了。他想抓住旋律。他漫无边际地奔跑。音乐逐渐减弱，仿佛天地重合，要把他同娇娇隔开。他拼命地奔跑，像野马，像野骆驼，像神话英雄夸父。于是，枪掉了，衣服掉了，怀表掉了，纪念章掉了，望远镜掉了，他只剩下赤身裸体。7月28日，恩师布勒、霍恩雷突破庸俗和浮躁时也将以这种姿态奔跑。届时，在他们裸奔的路线上，成千上万只骷髅狰狞大笑、怪叫、追逐、拦截、包围……但是，他们一定能够甩脱。不甘失败的骷髅群会像蒸汽机那样吼叫着追赶、追赶，追赶到敦煌雪山、三危山、鸣沙山与长城之间的古老荒滩——谁也不会想到，这片荒滩七年前已经被娇娇的生命激活，在碧玉般湖水中生长着茂盛的芦苇、毛腊和天鹅——骷髅群到这里，会变得纯洁、宁静、安详，它们返璞归真，回归到玉器的纯洁状态……

“啪——”一声枪响。

斯坦因看见皮格朝往地面掉落的野鸭跑去，恼怒地大声喊道：“皮格，回来！”

皮格过来，莫名其妙，“先生，这里的野鸭很傻很呆，随便开枪都能打中！”

“我们不缺食物，别打了。”

“……好吧。”皮格闷闷不乐地走了。

斯坦因亲手采摘九十九株毛腊，精心包装，打算带给善爱和采诗。

夜里，骆驼群又哀嚎起来。大概皮格的枪声让它们想起了“毛腊”。斯坦因被悲惨哀伤的叫声搅得彻夜难眠。天快亮时，困倦难忍，刚迷迷糊糊睡去，猛然看见一颗巨大的黑色子弹呼啸着从欧洲大陆飞来。

子弹在天空，化身为黑色蟒蛇，在沙漠，则化身为黑色野骆驼。子弹钻过玉门关，越过长城，张开乌黑的大嘴，向他扑来……

斯坦因吓醒了。耳际没有任何回响。

考察队启程。离开毛腊湖，走过烽火台，一直到安西，音乐再也没有响起。

安西县涌集很多民众。他们等待观看斯坦因裸奔表演。新任县长是当年“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男人”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叫什么？斯坦因实在记不住，也不愿意记。因为他们曾经可耻地骗了他。如果七年前瓦尔特在这里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这个恶棍、骗子不会在欧洲大陆招摇撞骗。所以，斯坦因只与他们进行迫不得已的外交活动。

短暂停留之后，考察队沿着长城遗址向东迈进。野骆驼还在嚎叫着。斯坦因回想起大夏的遭遇，担心驼群出现意外，宿营的第一天晚上见了八荒。

八荒安慰他，“大人，骆驼非常有灵性，也很重感情，它们在为大夏和娇娇伤感，不会发生以前的事情。另外，有件事得告诉您。”他沉思一会儿，说：“队伍返回时您肯定要去乌鲁木齐看望潘大人，希望您和其他人别提起敦煌灾难。我在敦煌失去了兄长，而东泉和且末失去了母亲，可是，他们至今仍然以为大夏和娇娇随着驼队在西部沙漠里漫游。”

普鲁说：“东泉去日本留学前说，多次梦见金黄色的野骆驼在昆仑牧场上奔驰，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到和田牧场上去看望父亲和母亲……”

“无论何时，都要向东泉和且末隐瞒下去，大人，您得向我保证！”

“我会严守秘密。实际上，昆仑早就嘱托过。”斯坦因从烽火台、长城和古代文书中回到现实，“想起大夏的忠勇和娇娇的善良，我很难受。大夏不幸遇难，蒋师爷尽职尽责，使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能与有品德的人共事，多么愉快。我真诚地希望每位考察队员——包括向导、骆驼客和民工，都终生安全。可是，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照顾别人，所以，请你们一定要保重。”

八荒感动地说：“谢谢大人！”

“亲爱的朋友，”斯坦因动情拉住八荒双手，“我想送你一支‘来复枪’。”

“为什么？雕玉人从来不摸那东西。”

“……我从来不信邪，可是，自从进入玉门关以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匹凶猛的野骆驼向我冲来。”斯坦因忧郁地说，“它好像与不时发生的耳鸣有关，或者，是‘毛腊’的灵魂来报复我？你见过黑色的野骆驼吗？”

“野骆驼都是金黄色的。”

“哦，那大概是我对为大夏举行葬礼的果树园产生的联想。当年，烧黑的土地还那么醒目，似乎时间仍然停留在那个悲惨的晚上……”斯坦因懊悔地说，“这次，必须吸取教训。再有野骆驼袭击，你们用枪射击。上次要想到这点，大夏就不会出事。”

“大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那都是命运，枪不可能改变。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

41、《弥勒会见记》

晚上，斯坦因安排卡特执勤，防止野骆驼袭击。但是，黑色的、剧烈风暴般的野骆驼每天晚上照常冲进入梦中，甚至在偶尔出现的白日梦中也会遭到搅扰。是自己由于年事渐高而产生的幻觉，还是获取藏经洞文书异常顺利而不能承受生命中之轻？

他没有多余时间浪费到这种毫无结果的思考中，便增加工作强度，以便使身体疲惫到极点而进入深度睡眠。没用。随着队伍在河西走廊的深入，野骆驼不但在梦境中横冲直撞，而且，目光所及，雪山、长城、雅丹、烽火台、红柳包、古城等等，都化成它凶恶的身影，蠢蠢欲动。斯坦因似乎听见低沉的、深谷洪流般的冲刷声在他喉咙中涌动。内心真正期待的娇娇却始终不出现。

难道自己真的生病了？

他拿出《医疗手册》查询，没有这种症状。

经过嘉峪关，到达肃州。官员们看出他的憔悴状况，请来中医，经过诊断，一切正常。

英国驻北京公使馆转来的经费已到衙门，在官方帮助下，斯坦因顺利雇用到三十名民工，沿额济纳河北进，考察匈奴人的故地及传说中的黑水故城。马可·波罗将黑水城称为“集乃城”，他造访过这座十四世纪才彻底废弃的古代城市，并且记录了当年的繁华富丽。俄国旅行家科兹洛夫于六年前重金收买蒙古王爷，成功找到沙漠包围中的古城，考察很多西夏遗址，获取甚丰。此前，他曾经跟随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过阿不旦、敦煌、西藏、青海等地，都默默无闻，而黑水城使他一举成名。

考察队不断经过蒙古人牧场。高远的蓝天，悠闲的炊烟，飘扬的歌声，一切仿佛还停留在久远历史里。困扰斯坦因多日的黑骆驼忽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浓浓乡情。两千多年前，匈奴祖先也曾经沉醉于这种宁静而又安详的慢节奏生活，后来，他们跨上战马，进行无休止的征战与迁移，直到最终消失在岁月长河中……

队伍抵达额济纳河终点湖泊居延海。骆驼客在湖北草滩放牧，多余的行李、考察所得文书及其他多余物品也存放那里。斯坦因、皮格、李师爷等人前往黑水城。很多民工曾经受雇于科兹洛夫，所以，没费多少周折就看见了高耸在戈壁荒原中的城墙。两条干涸河道与众多隆起的红柳包环绕着城市，雄伟壮观，仿佛被驯服的野骆驼爬在地上喘息。

斯坦因心有所动：多日来出现在梦中的意象会不会是黑城象征？也许，这里将有与敦煌藏经洞可以媲美的收获？他心潮澎湃，命令卡特率领民工挖掘。当天，就出土了西夏文文书。斯坦因欣喜若狂：藏经洞文书虽然涉及面极广，但由于封闭的时间在西夏势力侵入之前，没有反映那段历史的文书，而黑水城却补了这方面的缺漏！

以后几天，更多的西夏文和藏文、汉文、回鹘文手稿及印刷文书陆续出土。还发现了一个装满手稿和配图西夏文文书的精美盒子。斯坦因试图解读这些“天书”，耗费两个晚上，一无所获，便请李师爷根

据图画内容破解西夏文，因为这种文字是在汉文基础上创造的。李师爷粗暴地拒绝了。

“大夏没有上过一天‘私塾’，可是，他学会了已经死亡的佉卢文，”斯坦因恼怒地说，“而你，毕竟受过正统教育吧？”

李师爷态度恶劣、傲慢：“就算大夏会说更多已经死去的语言，他还是下贱的骆驼客。而我是有身份、有教养的绅士，你不能把我同他放在一起比较。”

斯坦因怒视着他：你才是真正下贱的家伙！

由于情绪波动，夜里，他又梦见了庞大而狂躁的黑色野骆驼。

炎热夏季骤然来临。虽然骆驼忙忙碌碌，从十里外运送来淡水，民工们不停地大碗大碗喝茶，还是不能抵御沙漠酷热的折磨。挖掘越来越困难，有些人因为劳累过度而得病。继续工作下去没有什么意义。斯坦因决定让八荒带领大队人马和沉重的文书木箱，在额济纳河上游一个叫毛腊滩的地方等候，他与皮格等人前往甘州山地测量后会合。

测量队经过甘州，沿着绿色峡谷找到河流源头处。这里海拔很高，但还是有一个古老的、以放牧为主的山村。斯坦因进行人种考察时惊异地发现，他们的方言与佉卢文发音很接近，而且，村子的名字的佉卢文涵义正是“黑色野骆驼”。村里人对历史却一片茫然。

斯坦因推测他们是被匈奴人击垮后迁进祁连山的小月氏人后裔。

高山上，雨水连绵不断。不下雨时，大雾笼罩。

斯坦因一路步行，遇到涨水的小溪流时，才骑上马。这匹马驮着他从克什米尔穿越雪山、冰峰、沙漠、荒原，一直都很平稳。可是，经过山岭时，一群母马的到来使它冲动，奋力一跃，斯坦因来不及作出反应，就被重重摔到地上。皮格和另一位测量员迅速将他扶起。好在地面潮湿，并且有花草铺垫，身体并无大碍。

斯坦因自嘲地笑笑，“反正我已经立了遗嘱，如果发生意外，不要麻烦别人，把我就地葬到这个名叫‘黑色野骆驼’的高山地带。”

卡特忽然流泪了，“老爷，您不能在这么纯净的地方说不吉利的话，千万不能！”

“没事的，我已经五十三岁了。在中国，早过了当爷爷的年纪，呵呵。”

离开母马群很远，斯坦因才再次骑上马。

快到中午，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卡特小心翼翼牵着马向西边前进。雨点像利箭般飞逝，射击。潇潇雨声把山林、人马、声音融合到一起，密不透风。斯坦因觉得心里堵得慌。娇娇的吟唱即便飘来，也会被淹没。只有鸣沙山的轰响和田铜钟的鸣响才具有强大穿透力，可是，它们都被狂泻的玉帘遮住。玉帘形成高大的鸣沙山或沉重的和田铜钟，斯坦因被封裹其中，要窒息，要窒息，窒息！他像大英雄夸父一样奔跑，窒息比他更快。他仿照大英雄盘古的姿态开天辟地，窒息比九重天更牢固。又摹仿大英雄共工怒触窒息，窒息比不周山更坚硬。既然蒋孝琬提供的这些神话英雄行为在中国本土都无能为力，那么，就把自己变成强大的蒸汽机、炮弹、钻杆，强行突破！蒸汽积聚，火药积聚，力量积聚。雨声被压垮压缩压服。蒸汽机启动了，裸奔了，呼啸了，像一枚黑色炮弹，从欧洲大陆发射。炮弹没有腿，也没有翅膀，裸飞，速度极快，超越天使，超越上帝，穿透和田铜钟，穿透敦煌鸣沙山，继续向东，沿着小月氏逃跑的路线，射向祁连山中的银白色玉帘。

斯坦因忽然想起，今天是7月28日，此时此刻，布勒、霍恩雷实施的行为艺术《1914年7月28日蒸汽机炸锅》是不是已经正式开始创作？自己应该选择什么地方与两位勇敢的恩师会合，敦煌？楼兰？吐鲁番？喀什？巴黎？

娇娇抒情性的吟唱从天空、大地、心灵同时响起——娇娇的形象一千年前就定格在莫高窟藏经洞壁画中，为了纪念她，将会合点选择在藏经洞。

忽然，前方爆发明亮刺目的球形闪电。接着，地动山摇，传来惊心动魄的响声。山地马惊得一跳，几乎将斯坦因掀翻。炮弹同雨帘相撞了吗？不像。斯坦因觉得这种声音很遥远，但又很熟悉——这不是炸锅的声音吗？对！是炸锅了。斯坦因对这种声音刻骨铭心，当年，

他的耳朵刚刚离开母亲，炸锅声就粗暴地进行抗议，他惊慌失措，想缩紧脑袋，返回单调、荒凉却安详的子宫，母亲被迫在担忧、恐惧、痛苦和希望中延长分娩时间。后来，斯坦因得知那次炸锅是因为新式蒸汽机试验失败，当场炸死二十人。于是，他惧怕蒸汽机，躲避蒸汽机，远离蒸汽机。虽说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的婴儿、母亲、父亲、奶牛、小狗、草坪、泥土、空气都逐渐习惯无冕之王“蒸汽机”的吼叫，但是，到十八、十九世纪，这种人造动物的吼声越来越动听、越来越性感，尤其是发明家瓦特绞尽脑汁将蒸汽机从耕牛般的低音提高到铜喇叭般嘹亮的高音后，人们的神经和耳朵对其产生严重依赖，智障、阳痿、性冷淡等疑难杂症患者奇迹般地不治而愈。斯坦因家族的人很健康，虽然住处与瓦特投资兴建的蒸汽机制造厂直线距离只有区区一百公里，每台新生蒸汽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及无数次吼叫都不会错过，但是，“近水楼台不得月”，他们不需要治疗，相反，厌恶蒸汽机吼叫。像斯坦因、斯坦因父亲、斯坦因爷爷那样不合潮流的人极为罕见。也许，斯坦因父亲和爷爷的听力都被蒸汽机开辟形成，也许，他们也曾吓得想缩回子宫，如果可能，一直缩回到汉朝军队“据两关、列四郡”前的敦煌草原时代。可是，因为虚荣或者代沟，父亲（同时代表爷爷的观点）将这种恐惧症归结于“基因深处对敦煌草原马蹄声根深蒂固的记忆”。

这种解释不能安抚斯坦因焦灼不安的心灵，他只能选择裸奔。他发誓要跑出蒸汽机吼叫所能传播、统治的范围。但是，欧洲到处竖立着黑色烟柱及与之俱来的吼叫声。欧洲本身就是一台巨大的蒸汽机。于是，斯坦因跑到印度。蒸汽机吼叫声从海洋传来。他只好躲藏到克什米尔山区、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

吼叫声还是冲破重重阻挠，传来了！

看来，吼叫声已经进入基因。好在自己没有孩子，否则，将传给后代。

斯坦因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甩掉蒸汽机，反而像中国山水画那样安静下来，也像大家都走向死亡深渊而谁都停不下来一样。特别是他

翻越帕米尔高原、走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后，看到每年三月三男女老少从各处裸奔而来在沙漠湖泊、昆仑瑶池、敦煌月牙泉快乐地洗澡并且唱歌、舞蹈、交合以后，听见野鸭、天鹅、芦苇、雪山、河流、白云、鸣沙山轰响及和田铜钟慈祥和缓的赞颂以后，他彻底解脱：这是欧洲人的集体命运——十六世纪以后，所有欧洲人灵魂还在精子与卵子之间裸奔时就被长短不一的蒸汽机吼叫声植进基因，既然如此，就顺其自然吧。

如果不是元浩、寒浞、瓦尔特等人共同发明制造的“学术蒸汽机”发出假、大、空的吼叫，斯坦因就认命了，他打算像夸父那样在逃避中奔跑一世。吞吐文字的“学术蒸汽机”超过并淹没了吞吐水火的“钢铁蒸汽机”。

进入玉门关后，斯坦因再也没有收到过信件和电报，也就没听到过“学术蒸汽机”的吼叫。没想到，在敦煌以西的祁连山，在他有生以来距蒸汽机最远的地方，又听到了恐怖的炸锅声。这次炸锅，该是多么惨烈的蒸汽机爆炸，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为什么会炸锅？“钢铁蒸汽机”通过气急败坏的自杀方式来抗议“学术蒸汽机”？

大家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皮格几次建议等雨停后再赶路，斯坦因不同意。凭借多年的野外生存经验，他知道，不能停，要坚持不懈，走出困境。再说，他心底有种莫名的恐惧，像刚刚出生的幼兽，蠕动、膨胀。要窒息。窒息又来了。球形闪电及其雷声都没能驱赶走窒息？那么，中国如何用火药做成的鞭炮驱邪？斯坦因努力睁大眼睛，终于看清，心底蠕动的幼兽是黑色，两列交错的黑色牙床轮廓清晰，配合默契，搅磨，咀嚼。每咀嚼一次，幼兽就肥胖一圈，窒息也加重一层。斯坦因由于对蒸汽机惧怕，从来都不敢走近，所以，至今他都不知道那种现代文明机器的形状及结构。现在，他想，蒸汽机就像两列交错的、不停咀嚼的黑色牙床。耳朵首次暴露空气中捕获到的正是机器倾轧时的磨擦声。科学说初生婴儿没有听觉和感觉，可是，斯坦因在第一时间确实被蒸汽机、倾轧声、磨擦声吓得几乎窒息。相信科学，还

是相信窒息？相信“敦煌佚书”，还是相信瓦尔特？相信交错的牙床，还是相信蒸汽机？相信瓦尔特，还是蒸汽机？蒸汽机与瓦尔特在欧洲学术会议上讲演时的姿态、节奏、神情多么相像啊！那是真无知，假深沉！斯坦因想呐喊，可是，他窒息了。要么是很多听众的耳朵窒息了。“瓦尔特牌学术蒸汽机”借助敦煌鸣沙山与和田铜钟的交响轰鸣，牵引着许多各取所需的车厢在欧洲大陆上纵横驰骋。

这次炸锅的是不是“瓦尔特牌学术蒸汽机”？

上帝保佑，佛祖保佑，真主保佑，弹唱艺人“2651900”保佑，一切山神、水神、花神、太阳神、星座神保佑，让“瓦尔特牌学术蒸汽机”炸锅！

幼兽变成巨兽，咀嚼变成山崩。

斯坦因已经到窒息极限，他忧郁地呼唤：娇娇，快来救我！

娇娇没来，一团被闪电勾勒出金边的乌云来了。

他哀伤地求救：“2651900”，快弹起古老的三弦琴吧！

三弦琴没响，雷声激烈地碰撞着。

他绝望地呐喊：匈奴啊，祖先啊，骑上风驰电掣般的骏马，拿起横扫云雾的铁枪，抵挡蒸汽机，抵挡倾轧声，抵挡窒息！

祖先没来，铁骑没来，一匹黑色的野骆驼从云雾中疾驰而来，瞬间就到斯坦因跟前。它要咀嚼，要抒情，它张开大口，猛咬过来。

卡特正要躲闪，山地马忽地挣脱缰绳，后腿直立，嘶叫着，飞身腾越，在急速旋转时失去平衡，重重摔倒。斯坦因沉着冷静，紧张时刻，只让马的身子重重地砸在右股上。他挣扎着站起来，惊魂未定的马匹又朝他右臂的肥厚部位狠狠地蹬出一蹄。斯坦因觉得天旋地转，仿佛雨帘中的朦胧山峰都在向他踢来。

难道炸锅的是斯坦因？

隐隐约约，有弹唱的声音，似从自己内心传来。

皮格和卡特惊叫着过来扶住斯坦因，大声喊他名字。斯坦因强忍着浓厚的屈辱和剧烈疼痛，没有倒下。他的耳朵里只有弹唱。艺人是皮格还是卡特？仅仅从声音分辨不开。形象也难以判别。娇娇啊，我

们可以在真空中相会了。大地、雨雾、声音、姿态都模模糊糊，虚无缥缈。斯坦因觉得自己要登上另外一个生命舞台，再见了蛊惑仔、探险家……

“斯坦因，你没事吧？斯坦因！看着我，看着我！斯坦因！”

“老爷，回来吧，千万别离开我们！老爷！你醒醒！”

娇娇的心灵吟唱像波浪一样涌来。斯坦因掉转头，回到缥缈，进入模糊。接着，他看见娇娇变成一只美丽的火红色凤凰，啄破缥缈，叼走模糊。大地、雨雾、声音、姿态逐渐分别开来。大地依然实实在在。错乱的声音和面孔恢复原状。

“今天好像是娇娇的生日，哦，也是我的生日……”斯坦因喃喃说。

皮格、卡特和其他队员喜极而泣，“先生！都怪我们没照顾好你，太好了，你清醒了！”

斯坦因稳稳神，勉强走几步，“好像没有骨折，也没脱臼。”

测量队员用树枝做成简易担架，要抬着他走。

斯坦因回头看马受惊的地方，有一堆骆驼骨架。肯定是野骆驼。家驼根本无法上到这么高的地方。可是，那匹野骆驼为什么要进入本来不属于它们生存的地区？它是怎样毙命的？在颠簸的担架中，斯坦因恍恍惚惚，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深夜，他们到达预设营地的帐篷中。受伤地方极其疼痛。但除了按照《医疗手册》的建议热敷外，别无它法。持续不断的疼痛使斯坦因开始担忧内伤会危及生命，于是，他将详细情况写信告知兰州中国内陆传教团医生，然后躺在床上耐心等待。

卡特请来一位当地土医生。

“这种伤需要静养三个月才可以行走。”他说。

斯坦因微笑着说：“没那么严重，我的身体向来很结实。”

医生沉想一下，说：“如果你急着要赶路，可以用毛腊治疗。但是，只有敦煌戈壁滩里才有毛腊，就是骑快马，半个月才能采摘来。”

毛腊？毛腊！自己不是随身带着吗？

斯坦因让皮格从行李包中取出毛腊，“是不是这种东西？”

医生拿过，嗅了嗅，“正是敦煌的毛腊！大人，您运气真好，如果没有这种药及时救治，您很有可能永远也站不起来了，别看您现在还能勉强站起来，那是假相！”

说着，医生开始炮制药物。

毛腊的气息让斯坦因忘记疼痛，慢慢沉睡过去。经过精心治疗，五天后，他可以撑着双拐下地行走。又过两天，仅用一只拐杖就能走几里路。于是，他命令下山。

测量队遇到从乌鲁木齐返回兰州的美国青年。他们得知，就在他被马狠狠一踢的那天，7月28日，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恩师布勒、霍恩雷的行为艺术如期举行，还是被大战阻断了？

8月底，测量队与沙洲商驼在毛腊滩的烽燧下会合。传教团医生的回信也同时到达——他要斯坦因前往兰州治疗、休养，否则，将可能导致瘫痪。

斯坦因笑了，拍摄一张自己站立的照片，寄去，并且写信告知毛腊的奇特功效。

骆驼经过长时间调养，膘肥体壮，毛色发亮，完全能够穿越荒凉的北山地区，前往新疆巴里坤。斯坦因拖着病体坚持整理资料、记录考察情况、写旅行日记，每天工作到很晚。同时，为了减轻沙洲商驼的负担，他请安西、肃州衙门通过邮寄方式将所有文书木箱运送到巴里坤。一切安排妥当，斯坦因骑着骆驼，率领庞大的驼队进入了布满岩石与碎屑的荒凉地区。古代商队、军队及邮差都好像极少经过这里。很早以前，只有匈奴人的骑兵才横穿碎石荒滩，闯进敦煌、新疆等地的绿洲中劫掠。

这次穿越花去二十五天时间。

考察队最终目标是在吐鲁番进行考察，斯坦因选中巴里坤作为跳板，基于两个原因：首先，这里属于唐朝时期回鹘辖地，玄奘西行经过；其次，巴里坤新任县长是年轻有为的文乘。斯坦因第一次见他是在和田，那时，他刚刚雄心勃勃地开始中亚探险，文乘才是十岁左右的翩翩少年。现在，他已经成了一路“诸侯”！

文乘活泼可爱，富有学问。他激情飞扬地介绍北庭历史知识及巴里坤古城周围遗址的情况。玄奘西游更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文乘将所有搜集到的玄奘传说和盘托出。斯坦因也谈了玄奘在印度游历过寺庙的现代情况，令文乘着迷。讲到敦煌藏经洞时，更让他吃惊。

斯坦因从文乘身上看出潘镇年轻时的影子，感慨道：“蒋师爷多次称赞过你的品德、聪明与学问，你在巴里坤任职，是当地百姓的福气啊！”

“谢谢大人夸奖。”文乘快活地说，“中国的皇权专制被推翻，新时代即将来临，巴里坤虽小，但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我们将大力发展水利，建设新式学校和医院，让人民过上以前只有在壁画中才能看到的美好生活。”

“祝愿玄奘保佑你实现理想。”斯坦因由衷地说。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文乘慷慨激昂，兴奋地憧憬未来，“大人，你下次来时，考察可能都不用驼队，改成开汽车了！”

“呵呵，但愿如此。”斯坦因忽然想起枪法奇准的武乘，问道：“你那活泼可爱的弟弟呢？他从日本学成回国了吗？”

“他还在日本时，就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军官。”

“武乘确实很有军事才华。”

“弟弟给我发来电报，说要被派遣到欧洲去参加正在进行的大战。武乘最崇拜唐朝大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这次，他终于如愿出国作战了，只是，没有经过帕米尔高原。”

“哦，我曾在帕米尔高原勘察过一千年前高仙芝将军的行军路线。”斯坦因尽量避免谈到欧洲大陆熊熊燃烧的战火，因为目前所属国籍英国与祖国匈牙利是敌对双方，他机智地将话题抛向历史深处，“数目极大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如何维持军队供应？即便是现代参谋部也束手无策。勇敢的高仙芝将军所经历的惊险与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苏沃洛夫之

越阿尔卑斯山，不知要超过多少倍。伟大的高仙芝成功地完成了两次山地穿越与作战，但愿他的在天之灵护佑武乘！”

文乘眉宇间迅速闪过一丝忧虑，“我们都期盼他平安归来。”他的神情让斯坦因揪心。欧洲在蒸汽机的吼叫中爆发战事在所难免，可是，中华民国为什么要参加这次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争？武乘最初喜欢枪支是因为其新颖的样式和卓越的性能，在欧洲战场看到血肉之躯在子弹的飞舞中仆倒、炸裂、飞溅，他会想到宁静的新疆沙漠和优美的壁画吗？

晚上，在盛大的接风宴会中，上演了风格古朴、内容生动的木偶戏《弥勒会见记》。虽然斯坦因听不懂其中的唱腔和念白，但从人物表演上看得出，主要情节与几年前在和田发现的突厥文文本差别不大。斯坦因敏锐的考古嗅觉已经捕捉到了回鹘帝国的文化信息。这个建立于公元847年的庞大帝国以北庭为政权中心，统治着天山南部的吐鲁番盆地，联结草原和农耕文化，势力东达甘州，西及里海。1031年，帝国东部的甘州、敦煌、吐鲁番等地被西夏占领，回鹘人依托蒙古力量继续存在，保持着佛教、摩尼教及千百年来由印度、波斯和中国传入的文学与艺术成分，直到距现在四五世纪以前。可以说，他们是沙漠绿洲上最后一块多种混合文化宝藏的承载者，所以，德国考古学家格伦韦德尔和柯勒克把目光投射到了吐鲁番。由于世界大战爆发，目前，那些竞争对手们无暇顾及这里。

队伍赶往回鹘帝国重镇——北庭，它的突厥语名字叫“别失八里”。诗人胜光法师就出生在这里，他将慧立、颜惊所撰《玄奘传》翻译成回鹘文。文乘选派的民工虽然很好管理，但是，前不久，北庭古城已经彻底毁于战火，城墙残破，布满密密麻麻大小洞穴，这是当地人取土做肥料留下的。皮格测量了古城遗址的大概位置后，队伍改道向南，翻越天山，进入自古以来就比较富庶的吐鲁番。

斯坦因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五天的山地旅行全靠步行。他打算在回鹘王都高昌城附近开展考古工作。自从位置显著的遗址被柯勒克和日本人挖开以来，附近旧址被本地寻宝人破坏得遍体鳞伤，土壤也用

作肥料。昔日王都变成了人们肆意挖掘的大工地。高昌、回鹘时期的繁盛与佛教，只能从那些暴露在原野废址中的壁画碎片、泥塑残件和各种大瓶子中去追寻。沙碛地上，分布着很多触动痕迹较小的古墓群。据当地民工说，胆大的寻宝人几年前曾挖到过回鹘时期的文书。于是，斯坦因决定在这里考察。

仅仅半个月，就找到了很多漂亮的壁画、回鹘文及摩尼教等各种文书。其中有基本完整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和汉文、回鹘文对照的《玄奘传》残卷。

接着，他们到木头沟剥取格伦韦德尔和柯勒克剩下的壁画。木头沟位于吐鲁番以北的火焰山峡谷内，是人们最早来吐鲁番盆地时落脚的地方。以前，这里种着许多梧桐树，所以被称为“梧桐沟”，后来，梧桐树少了，才有现在的名字。玄奘记录过火焰山，并且在《西游记》中演绎成一块神奇的地方。斯坦因在印度时，曾听朋友说那些被运往柏林的壁画已经遭到蚂蚁、老鼠的破坏；而保留着的壁画只在两侧粗粗做了加固。可以肯定，当初，德国人根本就没有指导民工剥取壁画，否则，现场不会如此凌乱——除非那是浩劫或战场。斯坦因愤怒地大声咒骂格伦韦德尔和柯勒克，“两头怪兽开着野蛮蒸汽机轧过古老精美的艺术世界，罪恶之大，罄竹难书！”发泄一阵，开始亲自教皮格、绘画员正确的“工作方法”，让他们细心剥取壁画。然后，他带着八荒到乌鲁木齐，拜访潘镇。

严寒的冬天早已降临，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都堆积着冰雪。

再次见到老朋友，潘镇由衷地高兴，督军以下各级官员都轮流宴请斯坦因。半年前，他们还为此“考古学家”的神秘行踪一筹莫展，并想法设法阻挠。现在的气氛却非常愉快，在有俄式壁炉的温暖大厅中，众多官员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家人是否受到了战争影响？”之后，饶有风趣地向斯坦因打听有关欧洲大战的各种情况——他们忘了斯坦因经常穿梭在与外界隔绝的沙漠中，战争爆发后，他再也没收到过只言片纸——斯坦因敷衍几句，把话题引向自己考察沿途城市的历史、文化及民族变迁，可是，大小官员对战争进程显示出异乎寻常

的热情，他们常常忘了吃饭、喝酒，却将来自各种渠道的战争消息统统展览到饭桌上，展开猜测、评论和争论。最后，围绕战争起因，大家的观点自动分成两派：“敦煌佚书”派认为欧洲各国都想得到敦煌藏经洞天书，未果，于是发生哄抢，进而诉诸武力。他们还举出历史上“吕光出兵西域夺取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的例子佐证说明；“沙漠假书”派则认为，欧洲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古代文书，因为中亚沙漠的干旱、荒凉和风暴足以毁坏各种文明，毫无疑问，东方学家、收藏家、学术机构及各大博物馆宣称的“中亚古物”都是赝品，否则，瓦尔特那样的文盲、贱民怎么可能登上欧洲学术讲堂？

两派争得面红耳赤，拔弩剑张，相持不下，请斯坦因解释“瓦尔特飞升现象”。斯坦因不能坦然地承认自己购买过大量“敦煌佚书”，否则，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活跃在欧洲的评论家“铁木真”所指责的“窃贼”；他也不能宣称“瓦尔特飞升现象”体现了欧洲的思想开放和学术自由，因为，他非常清楚那是一帮捐客故意制造的学术闹剧，怎么办？模棱两可，恍兮惚兮。从两派争论的论据来看，双方掌握信息非常有限——欧洲各驻中国机构都非常理智地筛选相关消息——于是，斯坦因就有了充分发挥空间，何况，很多官员需要借助于汉语翻译，他更加从容自如，巧妙地将话题转化到中国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和先进的农田灌溉系统。这些遍布各处的遗址经他一讲，格外有趣，大家都忘了争论，平心静气，聚精会神，仿佛被引导着游历某个遥远而陌生的有趣世界。

被邀请参加潘镇家宴的人很少，让斯坦因感到轻松愉快。这位平和的饱学之士谈到欧洲大战时，令他十分感动：“战争总是不好的，民众的心灵和身体都会受到极大创伤。”与“敦煌佚书”派、“沙漠假书”派一样，慈祥宽厚的潘镇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断地追问：“欧洲也算文明之邦，近年来，如饥似渴地求购我国文书，并且掀起阵阵东方文化巨浪，以对抗越来越嚣张的蒸汽机和坚船利炮，既然如此，怎么会发生武斗？”

斯坦因无法回答，只能保持沉默。

雪莲最关心的是世界大战进展情况。自从得知武乘出国作战后，她就一直处于懊悔之中，并且将收藏的所有枪支全部束之高阁，也不再打靶。“我已经让师爷写信给东泉、阿泰，希望他们改行，别学打仗了，还是安安静静地读书吧。”她神情恍惚，忧虑地说，“请你们不要告诉父亲这件事，免得他操心。”

“中国只是参战，不在主战场，没事的。”八荒安慰她。

“大夏呢？好长时间没他的音信了，我有事要与他商量。”

“他往喀什送文书去了，你有什么话，我捎给他。”

“且末已经从护士学校毕业，有了工作。她同文乘的感情向来很好，如果大夏和娇娇同意，我们就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增加些喜气。”雪莲又现出当年的活泼风采。

“这是好事啊！”八荒喝干酒，大声说，“我们这些骆驼客跑四方，没有什么准信，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大事，还是请你和潘大人做主吧！”

“婚姻大事，没有父母的点头怎么行？”

“且末是我的亲侄女，可以做主吗？”

“当然可以了。”雪莲笑着。

“以后，东泉和阿泰的事，也请你和潘大人做主吧。我们常年在外奔波，与孩子见了面，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八荒平静地说，“只要他们有个好前途，怎样都行。”

“善爱离不开父亲，娇娇、采诗呢？非要出入沙漠吗？”

“……她们习惯了，只有那样，才觉得最快乐。”

短暂相聚后，八荒跟随斯坦因返回木头沟。

圣诞节，斯坦因被俄国领事馆邀请参加晚会。俄国医生还检查了他受伤的腿，保证能够像原来一样强壮有力。

皮格等考察队人员已经将六十座绘满精美壁画的洞窟搬光、装箱。他们正在拆剥剩余的四十个洞窟。一切进展顺利。接着，队伍把注意力转向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很多丝绸、刺绣。斯坦因打算开展进一步挖掘，乌鲁木齐方面开始礼貌地询问——实际上是委婉的驱逐。于是，他请八荒从沙洲商驼中分出一支驼队，由普鲁率领，把一百四

十一木箱文物直接运往喀什。而测量队向南深入库鲁塔克沙漠，如果可能，他将从那里前往楼兰、米兰。

欧洲大战迟滞了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探险队，塔克拉玛干只对他敞开了怀抱，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昂贵的馈赠吗？斯坦因对深不可测的沙漠充满希望，可是，想到战火炽烈的故乡，内心又充满忧伤与焦灼。目前，战争就像一台能量巨大的失控蒸汽机，它将把欧洲带向何处？何时才能消耗完能量停止下来？

这些都是未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蒸汽机所到之处，都会变成荒凉死寂的沙漠，那是真正的、没有生命的“塔克拉玛干”——进得去，出不来。

42、隔岸观火

“蒋师爷，那个阿不旦妇人打发不走！”蒋孝琬拿着放大镜，正在仔细辨认来自敦煌藏经洞的一份契约，仆人又进来报告，“她说，这次你要不去城外的寺庙，她就永远在‘中国花园’门口等下去，我看，她是铁了心了。”

“她这是第多少次来了？”蒋孝琬眼睛没离开契约。

“八十一一次。”仆人小心翼翼。

蒋孝琬不耐烦地说，“多给些钱，让她离开。”

“妇人不要钱。”

“她到底想干什么？”

“她说，夸父快要死了，让你去见最后一面。她还知道你的乳名。”

“我不可能理睬她，更不会去寺庙见什么夸父，”蒋孝琬十分恼怒，“受聘到‘中国花园’以来，先后有一百零八个乞丐冒充父亲来打搅我。谁都知道，我的月俸一半寄往湖南老家，另一半，全打发了这些可耻的乞丐！”

“……我想——”

“你什么都别想，还是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蒋孝琬怒不可遏，站了起来，“如果不看在死去的刘知州面子上，我早就开除了你！”

“……代理领事赛克斯先生希望您能正确处理好这件事。”

蒋孝琬望着堆满房间的文书，无奈地叹口气。根据斯坦因安排，考察队结束测量工作后，大概于五月中旬到喀什集合，他必须加班加点，整理普鲁先期送来的汉文文书，三个月之内完成一份像模像样的中文编目及题记。

“好吧，我亲自去对她说。”蒋孝琬取些银元，带上助听器，走到“中国花园”门外。果然，有个发型和服饰与阿不旦人完全相同的妇人坐在那里。

“资生，快去看看，夸父延续着最后一口气，等候你呢！”

“父亲三十多年前就死在战争中。”蒋孝琬诚恳地说，“你们如果需要钱，我可以给，但是，别影响我的工作，好不好？”

“夸父不要钱，他只想见你最后一面……”

蒋孝琬气愤地说：“已经有八十一个人冒充父亲，他们分别来自于喀什、莎车、和田、克里雅、尼雅、且末、若羌、米兰、楼兰、敦煌、安西、酒泉、甘州、巴里坤、北庭、高昌、乌鲁木齐、库车、库尔勒、阿克苏等等地方，我该相信谁呢？”

“夸父才是你真正的父亲。他打算裸奔到欧洲，阻拦战争，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

“即便父亲活着，他极有可能是沙洲商驼的创始人昆仑，而不是别人。”

“求求你，就算演戏，你冒充一回儿子，不好吗？他就这么一个愿望。”妇人伤感地说，“我知道，多年来，他从没要求过别人，他只知道把石头磨成斧头，说那是千手千眼观音手中的法器，是将众生从统治者的压榨下解救出来的利斧，是智慧之镜，是诞生莲花的神殿，是达到梵境的福音，是祈祷好收成的香炷……”

蒋孝琬不耐烦了，“好吧，我尽快将手头一些活干完，明天就去见他。”

“太感谢你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夸父，太感谢你了！”

蒋孝琬望着老妇走远，忧虑地想：这些年，是谁不厌其烦地骚扰自己呢？为什么要出那些馊招？难道就因为我做了英国人师爷？这些问题在他脑海里盘旋许久，没有着落。

回到书房，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编目和书写中。

斯坦因这次获得的藏经洞文书价值比起上次来毫不逊色，除了佛经、道经，还有大量讲唱文学和“变文”手稿，蒋孝琬第一次见到这种文学作品，既诧异，又兴奋，在斯坦因要求格式之外，他还进行标点，并将异体字、错字改写过来，以利于后来的研究者。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一月。

采诗带着斯坦因从和田转来的信件和敦煌毛腊到“中国花园”。信件报告考察队最新消息：皮格带人经过去年前往敦煌时发现的楼兰以东的道路，进入古代罗布布满盐壳的湖床，沿着湖岸线到达阿不旦，之后，继续穿越楼兰以西的沙漠前往孔雀河。而斯坦因在考古热情的驱使下考察了吐鲁番以西的交河遗址，然后穿过库鲁塔克西部，在孔雀河与皮格会合。这样，就全面勘测了塔里木以东、楼兰以北的吐鲁番盆地。

斯坦因在信件中得意地说：“……这种考察彻底打乱了新疆当局的跟踪，使他们无所适从，也无法判断我的下一步行动。”

斯坦因还透露，怨声载道的李师爷很可能兼有“间谍”使命，他总是巧妙地通过商队、信差向新疆当局告密，以达到阻止考察队深入沙漠的计划。蒋孝琬知道，在他之前，李师爷为进入“中国花园”工作进行过不懈努力，按照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频繁出入喀什各衙门，自以为稳操胜券。没想到，蒋孝琬不多花一文钱，仅仅跟随斯坦因在荒凉的沙漠、戈壁和古城废址间游荡两年，就轻而易举地谋取了那个位置！他不甘失败，便效仿蒋孝琬，硬着头皮陪同斯坦因进行第三次探险、考察。大概，他在绝望之后才想出了其他谋略……蒋孝琬不明白，斯坦因千里迢迢送来毛腊有什么喻意。难道与欧洲战争有关？或者，在敦煌又有重大发现？他想了许久，也没解开这个谜团。

“毛腊和信件是沙洲商驼的人直接穿越大沙漠送到和田的吧？按照正常邮件递送节奏，不可能这么快就到我手里。”

采诗说：“是的，斯坦因大人派卡特穿越沙漠，送到和田牧场。他让我转告你，以后写信用突厥语，因为李师爷有私拆信件的坏习惯。”

“考察队由孔雀河前往库尔勒，正往喀什而来，用不着回信了。”说完，蒋孝琬十分明显地等待她告辞。可是，采诗却静静坐着，纹丝不动。

“你还有事吗？”他问。

采诗羞涩地低下头，“我们看着斯坦因大人从小伙子变成老汉，这次回去，谁晓得还能不能再见面。有件事，我想请你转告他。”

蒋孝琬警觉起来，“什么？最好别又是感情方面的事！”

“沙洲商驼上次去楼兰古城，我们住在三间房，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

“我在那间大房子里发现了《李柏文书》，原打算离开时交给斯坦因大人，可是，塞进墙缝里，走时给忘了。”采诗懊悔地说，“从你寄给我的杂志上看到霍恩雷文章，说日本人橘瑞超获得了那件文书，并且引起世界轰动……我觉得，那份荣誉应该属于斯坦因大人。”

蒋孝琬犹如听到一声闷雷，恼怒地盯着采诗，“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大人已经对五蕴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听普鲁说了他们在米兰的激烈争吵后，才决定抖出这个秘密，不然，内心不安。”采诗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内疚，泪花闪闪，“而且，斯坦因大人做事极认真，重信用，他真的给我和善爱带来了敦煌毛腊。他把我们当成了朋友啊！”

“实际上，楼兰汉文文书我粗略看过一遍，”蒋孝琬严肃地说，“就是没发现《李柏文书》。当斯坦因大人再三写信提到这件珍贵的古代信件时，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怀疑。现在看来，我没有记错什么。”

两人都陷入沉默之中。

忽然，蒋孝琬抬起头，眼睛发亮，“霍恩雷的文章全部用英文写成，你怎么会看懂？”

“哼！”采诗又露出那种常见的高傲神情，“还在童年时，我就阅读英文《圣经》，并且能够与洋人流利地对话。”

蒋孝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为什么？你……？”

“不要那么惊讶。你在沙漠里背诵的那些经典，我都能倒背如流；这些年，我不但学会了突厥语，还自学了梵文、佉卢文、粟特文，等等凡是想学的文字，都能学会。”

蒋孝琬惊讶之余，更加迷惑，“如果你真的掌握了那么多语言，为何不受聘于斯坦因大人？你知道，当翻译、师爷的聘金远远高于骆驼客的工钱。”

“我不是为了挣钱。”采诗淡淡地说。

“那你想干什么？”

“以前，我只是通过学习各种语言来检验自己到底有多聪明，能克服多大困难。”采诗眼睛空空洞洞，“可是，大夏遇难后，我才真正明白，从当初学汉语、英语开始，一直到学这些死去的、没用的文字，我只想知道，古人思考什么、他们要诉说什么。就这么简单。”

“难以想像，更难以置信！”蒋孝琬狐疑地说，“普鲁送来了很多文书，除了汉文，也有大量从敦煌藏经洞获得的梵文、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文书，倘若你能在斯坦因到达喀什之前整理出个目录，我想，你的名字不但会被霍恩雷那样的大家提及，而且，欧洲的著名东方学家都会对你刮目相看，那时，你就不再是沙洲商驼的女骆驼客了。”

采诗淡然一笑，“这些是你梦寐以求的，对我来说，则毫无意义。多少年前，我不理解昆仑为啥会自己花钱帮助你成就梦想，也不理解大夏和八荒作为闻名遐迩的雕玉人为何突然停下。在敦煌，大夏和娇娇惨死后，我豁然开朗，不但彻底理解了他们，而且，也清楚地看到多年来自己追逐的梦想。”

“能不能告诉我，那个神秘梦想是什么？”

“单纯。”

“什么意思？”

“不能心为物役。”采诗认真地说，“斯坦因大人为了在沙漠中游历，不娶妻生子，你也可以把妻子长年累月地囚禁在遥远的家乡；斯坦因为了一件遗漏的古代书信而耿耿于怀，你也被那些早已失效的契约、度牒及告身书纠缠得身心憔悴，究竟为了什么？当年，你挣脱科举枷锁，现在，又套上了另一种枷锁。”

“我觉得只有滑稽，虚妄。”

采诗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恕我直言，你那颗古怪的心，永远也不会称出斯坦因兑现承诺、带来敦煌毛腊的重量，也不能真正理解单纯生活的魅力。八年前，在楼兰，第一个阅读《李柏文书》的人是我，你知道，我为啥不愿意拿给别人看？”

蒋孝琬摇摇头，一片茫然。

“因为书信中充满了急躁和烽烟，我不想把那种情绪传递给别人。”说完，她走了。

蒋孝琬思考一会儿，拿出斯坦因带来的敦煌毛腊看了看，放到一边，继续整理文书。

5月底，喀什降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中国行政官员在雪暴风中迎候斯坦因考察队。当商队出现在大道上、礼炮鸣响、李师爷享受着凯旋归来的荣耀时，蒋孝琬忽然看见喀什河对面山坡上的一座土地庙突然着火了。

风尘仆仆的斯坦因在众官客套间隙得知他已经初步整理了所有汉文文书，非常高兴，按照中国古代礼仪，携手并肩，走进“中国花园”。

马继业还在国内度假，代替他的副领事赛克斯也去克什米尔地区旅行，但接待考察队的工作早就安排就绪。斯坦因花几天工夫忙完与喀什政界及俄国领事馆的应酬活动，便一头扎进重新分类包装工作中。蒋孝琬也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整理斯坦因新收集的汉文文书。当风雪停止、天气回到原来的温暖时，他告诉了斯坦因《李柏文书》的真相。

“我到库鲁塔克沙漠中考察时到达了迦楼罗的家乡辛格尔，据那里的猎人说，曾经有半年时间，他们看见五棵胡杨绿洲都有烽烟。五蕴没有说谎，我真的冤枉了他。”斯坦因思虑良久，说：“我想写信道歉，可是，他不懂文字，怎么办？”

“我委托经过米兰的朋友转达你的歉意吧。”

“不，我要再次造访米兰，并亲自向五蕴道歉。”

突然，一群乞丐在“中国花园”外吵吵闹闹。门卫驱赶不走，来报告蒋孝琬。

“他们说要见你。”

蒋孝琬快步走到外面，见阿不旦妇人被众多乞丐围在中间，便问：“你们要干什么？”

“师爷！这个老妖婆把你父亲连同棺材烧掉了！”

“你别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妇人抬起头，说，“夸父等你来，留下遗言‘我要化作声音，回到昆仑山去’，然后，就咽气了。下雪那天，我怕他冷，想加层被子，可是，打开棺材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空中却有个声音一边说‘高阳，我走了’，一边向慕士塔格雪山飘去。于是，我把棺材烧掉，要回阿不旦，这帮乞丐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

“立即放掉她！”蒋孝琬喝道。

“师爷，私自焚烧死者尸体有罪啊！”

“我都不告，你们急什么？”

“哦，你终于肯认父亲了，不迟！不迟！”妇人感激地说，“现在，我要回阿不旦了。如果你想听你父亲的故事，就到那里找我，我叫高阳，我知道他所有的经历……”

蒋孝琬扭头回书房。斯坦因跟进来，问怎么回事。蒋孝琬气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这是可恨的中国式污蔑，我才不会理睬，永远不理睬！”

又过一个月，包装结束。总共一百八十一箱文物整齐地安放在“中国花园”宽敞干燥的仓库中。这次考察所得比上次整整多出两倍，与

以前探险所得的文书加在一起，能量超过所有蒸汽机和炮弹的威力，将彻底改变欧洲的学术空气。

让以瓦尔特为标志的假、大、空都统统见鬼去吧！让那些浮躁的泡沫都炸锅吧！

蒋孝琬担心欧洲的战争会威胁到斯坦因安全，劝他在留在平静的喀什，观望事态发展，如果有必要，可以把家人也接来。

斯坦因十分感激，他以平静的口气说：“欧洲战争如同蒸汽机炸锅，爆炸了，汽跑完，就好了。你经常说到的大英雄夸父有个追逐的目标——太阳，可是，我不知道蒸汽机的目标是什么，它们越来越快，要追逐什么？实际上，相比欧洲的喧哗与骚动，我更喜欢沙漠般宁静的中国——宽容、朴实、荒凉的表层下，掩藏着丰富的内涵！”

蒋孝琬没有呈现出他期待中的自豪，相反，却羞涩地低下了头。

“真的，朋友！现在，我觉得才开始了解中国文化！”斯坦因动情地拉住他的手，“在欧洲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参天大树，可是，它们的根系最多也不过几米。而中国西部沙漠地区的植物，表面看来低矮，不起眼，但要挖起来，一天都挖不到底。我曾开玩笑说，它们通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中国文化，不正是这样吗？”

蒋孝琬热泪纵横，“大人，您是具备真正智慧的学者……”

“十几年前，我被和田一带的假文书弄得精疲力竭，恩师霍恩雷也受尽屈辱。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元浩、瓦尔特这些人的真正面目和来龙去脉，查访不到他们造假的基地、运输途径及庞大网络。”斯坦因慨叹道，“我曾经对此很沮丧，仔细想来，这有什么？不是他们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那些家伙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因为，当初，我像其他欧洲人那样趾高气扬地踏上中亚土地后，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呈现在眼前的那些表面化东西。实际上，我被自己骗了！他们只是一种存在，不值得探讨，就像鸣沙山的轰响和田铜钟的鸣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声音。”

斯坦因倾听一阵，问：“奇怪，怎么听不到和田铜钟的鸣响？”

“去年 7 月 28 日清晨，我听见敦煌鸣沙山像狮子吼叫了一声；同时，和田铜钟像大象那样吼叫着。”蒋孝琬神秘兮兮地说，“大人，我原来以为耳鸣，可是，很多人都听到了。而且，那天，就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

斯坦因表情忽然变得十分严肃，“蒋师爷，您向来严谨、睿智，是我尊敬的中国学者，我希望您每句话都有出处，而且，经得起考证，尽量不涉及这些无稽之谈！作为探险家、学者，我什么都不怕，我能够忍受地球上最苦最涩、连新疆毛驴子喝了都咸得直摇头的沙漠泉水，也能忍受芦苇丛中蚊虫野蛮而疯狂的叮咬，至于酷暑严寒、沙暴肆虐、死亡威胁更是家常便饭，我不是成功地率领一帮无任何约束、语言不同的骆驼客反复穿越死亡之地吗？我不是成功地找到佉卢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等多种古代文书，最后幸运地到达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敦煌藏经洞吗？可是，我的成功只限于此，我永远不可能调查清楚脚印绿洲屠杀及元浩、瓦尔特等人造假的真相，因为我们是学者，不是凶手、造假者！”

蒋孝琬不解地问：“听说，瓦尔特在欧洲购买了庄园和农场。他发财，我能理解，可是，为什么要把他奉为‘掌握古老语言的原生态专家’？难道，你们做学问方式与我国不同？”

斯坦因尴尬地笑笑，“那肯定是谣传。我只能说，三次来到中亚，获益匪浅。尤其是无意间闯入敦煌藏经洞，其中价值极高的古代文书不但深深地刺激了欧洲，而且，也使我们的文化焕发生命，展现出新的学术风采。回忆起这梦幻般的一切，我内心是多么感激你啊！”

蒋孝琬谦恭地说：“应该尽绵薄之力，应该的。”

“此去印度，处理完有关事务，我一定接你到克什米尔地区观光，如果俄国允许到俄属克什米尔地区，那么，我们将去那里的佛教遗址考察，这样，就沿着玄奘的踪迹，把敦煌千佛洞、克孜尔石库和巴米扬石库联结起来了。”

“谢谢大人美意，我期盼着能够前往。”

“你得学会克什米尔语或者英语，”斯坦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然，你在那里寸步难行，更重要的是，东方学家及东方文化爱好者不能直接听到你的讲演内容。”

蒋孝琬露出孩子般的天真无邪，嘿嘿笑着，没说话。

43、哦，乡音

1914年年初，马继业就提交了请求休假的报告。申请被批准。于是，他和夫人凯瑟琳举行了一个小型拍卖活动，将多余东西卖掉，能够带回的东西则打包装箱，邮往英国。家庭女教师因为身体不好，先期出发。就在等待接替者赛克斯到来的时候，他们从北平得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不久，英属印度政府发来电报，所有假期都不批准。

向来沉稳的马继业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而凯瑟琳绝望地扔掉电报，搂着三个孩子大哭起来。只要这场世界性战争继续，全家人永远都别想回到英国。骆驼客五蕴在五棵胡杨绿洲的遭遇将在“中国花园”重演：他们与欧洲断绝一切联系，也不再收到来自亲人、朋友的任何信件及物品。很多打算度假时用的衣物及其他用品已经寄出，他们原计划三个月后到达英国，现在，只有上帝才知道接收者是谁，很快，他们将会显出捉襟见肘的尴尬来。

“中国花园”成了一座孤岛。三个孩子中，最大的十二岁，中间一个八岁，最小的仅仅三岁，谁来照看孩子？谁来教育孩子？谁来做饭？与喀什高层官员家眷往来时如何保持平静？

凯瑟琳只考虑生活问题，而马继业则焦躁地观望世界局势。他没有把战争的消息电告远在甘肃考察的斯坦因——他的祖国匈牙利加入到德国一边，而斯坦因现在则是英国国籍。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没有必要被战时立场问题难为。他最担心的是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花园”的命运。战争进程及结局都牵动着这里，俄国人绝不会像中国官员那样漠然置之。如果英国战败，那么，“中国花园”上空飘扬的英国旗帜将会撤下。而他，也将在缓慢悠扬的和田铜钟声中灰溜溜地离开……越是这种时刻，越要冷静，在喀什，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包括忠心耿耿的蒋孝琬，这位进入暮年状态的老秘书似乎没有感觉到“中国花园”里的恐慌气氛。

很快，马继业使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凯瑟琳购买到棉布、棉花，亲自缝制冬衣，一日三餐也准时做好。冬天愉快地度过了。

第二年四月，英属印度政府发来通知：赛克斯准将已经动身来喀什，马继业可以回英国度假。于是，在接替者到达后，他率领他们全家启程，翻越天山山脉，在安延集乘坐火车，辗转经过俄国、芬兰、瑞典，最后送凯瑟琳和孩子抵达英国。

政府举行的慰问晚宴中，马继业惊讶地发现了瓦尔特的身影。好在凯瑟琳因病未出席宴会，否则，她会当众呕吐——妻子对瓦尔特五米外就能感觉到的羊膻味反应强烈。主持人将“羊膻味”作为贵宾介绍。看来，大战前欧洲报纸鼓吹的“掌握古老语言的原生态专家”名副其实！当斯坦因冒着生命危险在中亚沙漠里追寻古代文明的遗光时，这个曾经苦苦追捕的骗子、流氓、无赖竟然逃窜到欧洲，堂而皇之地在上流社会间裸奔、裸走、裸讲、裸秀！

马继业内心像炽烈的蒸汽机，恨不能冲上去撕碎他。但是，多年职业外交家练就的素质让他冷静、从容。瓦尔特要热情地拥抱他，马继业机智地躲开。

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满脸惊愕，用突厥语高声说：“怎么？老朋友？你不认识我了？当你还是以政治代表身份驻留喀什时，我就为你提供过很多有价值的古代文书和金佛像！”

然后，他转过身，用一种奇特的语言对翻译及大众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喀什时就是很好的朋友了！”

翻译将这句话传递给众人后，晚宴中心才回归到马继业。记者不失时机地抢镜头。马继业绝望地想，很快，他与瓦尔特的合影照将出现在各大报纸上，又被不断转载，传递，到达乡村、城市和军队——上帝保佑，永远别传递到布勒、霍恩雷和斯坦因等学者的手中！

现在，要从源头上杜绝镜头和新闻流向社会，就必须当面揭穿瓦尔特的真面目，而这意味着让英国政府及有关专家、学者在世人面前丢脸，也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就此画上句号。

怎么办？维护学术的尊严，还是保护“中国花园”的利益？

忽然，瓦尔特大声宣布，“为了表达对马继业先生的友谊和敬意，我决定，再次向‘英国战时委员会’捐献三十万英镑，用于支持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队！”

激烈掌声中，记者包围住瓦尔特和翻译，拍照，采访。马继业被冷落到一边。

“尊敬的喀什总领事先生，”主持人尴尬地向他解释，“您可能不知道国内情况，瓦尔特所到之处，都是大家的追捧对象——民众太喜欢中亚那种近乎原生态的古老文化了！”之后，他瞅瞅四周，压低声音，神秘地说：“要不是战事紧张，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打算接见他。”

瓦尔特回答一阵记者提问后，果断地挥挥手，冲出包围圈。他走到马继业身边，换上温文尔雅的笑容和夹杂着和田方言的突厥语，“老朋友，不好意思，冷落您了！”

马继业也还以微笑，但目光中射出两道寒光，“我在喀什时，听说欧洲最大最新式的蒸汽机炸锅了，我不相信；听说蒸汽机炸锅的那天爆发欧洲大战，我也不相信；从报纸上看到当年的羊贩子瓦尔特成为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我更不相信。可是，这些都是荒唐的事实！”

瓦尔特知道，除了马继业，没有人懂得突厥语，便放肆地大笑几声，说：“如果您想探讨更多的问题，请与斯坦因先生一同来。我在比脚印绿洲更大更宽敞的庄园中随时恭候。当然，欧洲各大学中的工作室也行，不过，大学生们常常请教我各种问题，很浪费时间。”

“实话实说，我对您丝毫不感兴趣。”马继业轻蔑地说，“不过，那位费尽心机吹捧你的铁木真先生，倒让我着迷。他是哪国人？能不能引见一下？”

瓦尔特故作姿态，“啊？你竟然不知道铁木真？哦，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不知道他是谁呢。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很神秘，也很低调，我也特别感兴趣。”

记者一边拍照，一边请求翻译将他们的对话传递给大家。

翻译无奈地耸耸肩，“没办法，他们使用的是和田方言。”

主持人宣布宴会正式开始。瓦尔特被几位达官显贵簇拥着就坐。马继业恍若梦中，不断地自问：隐约可闻的枪炮声确实存在吗？隐约可闻的和田铜钟确实存在吗？对面那个留着花白络腮胡、谈笑风生的“掌握古老语言的原生态专家”确实是瓦尔特吗？喀什是不是存在着一个“中国花园”的奇特地方？

整个晚上，这些问题都在马继业脑海中裸奔。

瓦尔特提前告辞时，走到马继业跟前，用突厥语说：“亲爱的老朋友，我觉得有必要向您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并请转告斯坦因先生：我现在高价购买到的庄园曾经的主人名叫阿杜尼——这个名字，你恐怕不陌生吧？”

“我知道他。”马继业漠然说。

“这座庄园虽然贵了点，但是，很有中亚风格，我喜欢，所以，经过多少道转手后，还是归属在我的名下，”瓦尔特踌躇满志、傲慢地说，“而它原来的主人阿杜尼则跟斯坦因一样，在遥远而广阔的沙漠中流浪，据说，斯坦因至今在欧洲没有居所，在克什米尔也仅仅拥有一间工作室，我真替他难过。您可以告诉他，虽然，他曾经追得我无处藏身，虽然，他把我从新疆沙漠赶到敦煌、又从敦煌赶到安西，还想要我的命，但是，瓦尔特心胸开阔，不计前嫌，相反，我还要感谢他：没有他的纠缠不休，我不会有今天的荣耀！只要斯坦因他愿意，随时可以入住我的庄园，呵呵，食宿费全免，住多久都行！”

“哦，谢谢了，我想，斯坦因很不习惯你身上的羊膻味。”

“只要友善的欧洲习惯，我就感到十分快乐。”瓦尔特表现得彬彬有礼，相比之下，马继业似乎缺少必要的礼貌，“尤其让我高兴的是，阿杜尼先生却很喜欢羊膻味。因为，当年我交给你、后来辗转到达他

手里的佉卢文羊皮文书虽然经历上千年时间，但是，浓烈的羊膻味丝毫没有减弱。如果他讨厌那种味道，怎么可能破译佉卢文？所以，基于对佉卢文的原始情感，基于对羊膻味的共同爱好，我对阿杜尼先生充满了敬意。如果他能从中亚沙漠侥幸活着回来，那么，我会将这所庄园无偿奉还！”

马继业掩饰不住愤怒，站起来，“骗子！恶棍！你老实说，阿杜尼是不是被你这无赖暗杀了？他的尸体埋葬在什么地方？”

“先生，您这样污蔑一位遵纪守法的‘掌握古老语言的原生态专家’极其不道德！”

说完，他在众人围拥中，离开。

马继业呆呆坐一阵，将剩下的红酒全部喝完，告辞回家，对妻子说：“欧洲发疯了！子弹横飞，谎言密布，让人难以忍受！瓦尔特那样的骗子、流氓竟然进入欧洲的上流宴会并且公开挑战！我一刻也不能忍受，我要立刻回到喀什去！”

凯瑟琳满不在乎，“亲爱的，你怎么啦？为啥要跟瓦尔特那种小人物一般见识？”

马继业去意已决。他告别家人，原路返回喀什“中国花园”。

那时，斯坦因已经返回克什米尔。他通过印度寄来邮件，说他一边为《西域》的完成继续搜集资料，一边充分利用假期看望匈牙利的亲人和法国、英国等地的学者朋友。斯坦因特别提到，要将《西域》一书在出版时献给帮助他整理敦煌文书手稿的法国汉学家沙畹。最近，他马不停蹄地为进入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缓冲地区阿富汗考察探险而积极奔波。

马继业将这些信件的内容毫无保留地转告给蒋孝琬，并且成为两人闲谈时的主要内容。蒋孝琬虽然对中国官僚集团的内幕一清二楚，可是，对欧洲和现代战争却缺乏认识。他的听力和视力都衰退得很厉害，却希望前往克什米尔看看斯坦因的工作环境。而斯坦因在回信中也诚恳地邀请，并且暗示他必须学会英语或克什米尔语。

蒋孝琬犹豫几天，将一封空白信纸和当年斯坦因赠送的毛腊寄往克什米尔。几周后，他收到了一个寄给马继业的大邮包。马继业去和田了，返回大概需要两周时间。蒋孝琬很想知道斯坦因的复信内容，反正马继业拆开后要由自己来处理信件，就破例一次，直接拆开邮包。里面全是各种颜色的欧洲报纸，没有信件。忽然，报纸上赫然醒目的照片吸引住了蒋孝琬，那不是瓦尔特吗，他怎么会跑到欧洲，并且，在如此华贵的地方同马继业合影？根据自己以前与斯坦因打交道的经验和在“中国花园”的工作经历，明显地感觉到，欧洲人与中国官府一样，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他虽然以中文秘书的身份驻留“中国花园”，但是，马继业在稍微正式的场合都不允许他出现，为什么在欧洲公然与逃犯、无赖、贱民瓦尔特握手言欢？他又翻了几张报纸，都是以瓦尔特为主、其他人（包括马继业）奉陪的大幅照片。蒋孝琬伤心至极，老泪横流，用颤抖的双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报纸。是真的。照片、报纸、文字都是真的，和田铜钟与猫叫春的声音可以作证。

为什么是真的？英文说什么？法文说什么？德文说什么？还有其他的文字，都在说什么？？？早就该听斯坦因的劝解，学会英文……在中国的土地上学习英文，不算离经叛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现在就学英文，既能前往克什米尔，又能照顾到斯坦因多年来的心愿，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能够了解到瓦尔特出现在这么多文字报纸中的秘密！

他翻腾出当年斯坦因赠送的英汉词典，拿着放大镜，认真学习起来。对照词典，不几天，他就从报纸中发现“敦煌佚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敦煌佚书”与瓦尔特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发现瓦尔特的名字后面总是缀着一长串名词，就像照片中的火车头牵引着车厢。蒋孝琬废寝忘食，破解了“特聘教授”、“佉卢文继承者”、“天真无邪的沙漠遗民”等一节节类似于官职的车厢名称。但是，最长的一节车厢却让他迷惑不解。他只查出其中的两个单词：“原生态”和“专家”。这是什么官职？“原生态”在《道德经》中的对应词是“浑沌”，“专家”的对应词应该是“开创者”，“原生态”和“专家”组合在一起被瓦尔特牵

引着裸奔，是说他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大帝？他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荣誉？

蒋孝琬被英文深深地迷住了。原来，英文也纯洁可爱，也有眉毛有嘴巴有乳房有思想，斯坦因三次进入中亚痴迷地追寻古代文书，也不是为了体验婴儿时代吮吸的快感——他想干什么？造假？可能吗？这个单词、名称对应的探险家应该是斯坦因，而那个中文秘书蒋孝琬不是自己还能是谁？可是，斯坦因这台“蒸汽机”牵引的车厢——在他之后，全部是“骗子”、“造假者”之类的恶性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和斯坦因在中亚大地上一步一个脚印写就的历史进入英文后便面目全非？或者，是这本临时英汉词典编撰有误？

彷徨不定时，马继业回到了“中国花园”。

蒋孝琬立即将报纸送呈给他。

马继业瞟一眼，扔到旁边，“你看懂内容了吗？”

“半懂不懂，我觉得——”

“这些照片、文字全部是科学技术制造的假象！它与正在进行的欧洲战争有关，我希望，您把这些假照片、假文字从脑海中清除得干干净净。”马继业不屑一顾地将报纸放进壁炉，“另外，我郑重其事地警告您，以后，您的工作由我来安排，而不是自作主张，随便拆开邮包。我答应过斯坦因，保证您在‘中国花园’颐养天年，但是，我没有答应他让您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样随便乱翻、乱看！”

“大人，我……”蒋孝琬更加迷茫。

“您还要保证，不能向任何人谈起那些假照片、假文字，能做到吗？”

“可以，我只是纳闷——”

马继业生硬地打断他，“猫要思考，老鼠都嫌烦！以后，就当自己是口钟，把问题全部咽在肚子里，好吗？让我们立即结束这个话题，好吗？抽出时间去见见您的儿子，好吗？”

“我的儿子？此话从何说起？”

马继业神色缓和一下，“几天前，你的儿子蒋泽民历经千辛万苦，从湖南找到‘中国花园’。因为他是自作主张千里寻父，怕受到你的斥责，所以，先找到了我。”

蒋孝琬受到雷击一般，显得既紧张又憔悴。回到房间，蒋泽民正站在那里。

“你跑这么远，为何不提前写信告知？”蒋孝琬冷冷地问。

“……我都快三十岁了，从没给您尽过孝心，我要接您回家，安度晚年。”

“你看我这个身子骨，能受得住长途颠簸吗？”

“我们一站一站慢慢走。”蒋泽民抬起头，泪水直涌，“你的两个孙子都长到十岁了，还没见过爷爷的面，让我怎么给他们解释？”

“唉！”蒋孝琬长叹一声，眼泪流了出来。

“你要不愿回家，就在喀什给我找份差使。这样既能挣钱养家，又能照顾您。”

“胡说八道！”蒋孝琬拍着桌子，气愤地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流放罪人的地方，你年纪轻轻，怎么想到要在这里找差使？你还是早点回家，守好祖宅！”

第二天，蒋泽民悄悄找到马继业，请他帮忙劝说父亲。

“其实，在你来之前，我与令尊大人谈过养老问题，因为，我明年退休后将定居英国泽西岛，在那里度过剩下的时光。”马继业皱着眉头说，“我的童年时代在南京生活，知道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叶落归根，我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可是，令尊大人没有丝毫返回家乡、安度晚年的愿望。”

蒋泽民说：“实际上，父亲内心很思念老家的院落与花木，每次写信，都让我寄些庭院里的花瓣、树叶之类。我接他回家，却不同意，不知为什么。”

马继业问：“你知道令尊这些年在新疆的工作情况吗？”

蒋泽民摇摇头，“他从来不说，也不准别人问。”

“令尊是难得的高贵学者，不但有钻研精神，而且，还善于思考，他彻底摆脱了中国旧式文人对所谓功名利禄、小情小趣的追求，而致力于纯粹的学术。他帮助斯坦因成功地对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获得巨大成功。”说着，马继业拿过一摞欧洲东方学家出版的著作，“如果离开令尊的辛勤劳动，这些学术成果不可能如此完美、迅速地诞生。”

蒋泽民翻几页，“怎么找不到父亲名字？”

马继业说：“斯坦因先生只在著作中多次申明得到他的无私帮助。令尊与斯坦因建立了很深的学术感情，我想，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开‘中国花园’，是在等待斯坦因再次来新疆考察；或者，如果身体健康，将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克什米尔与斯坦因相会。多年来，他视协助考察队整理文书为无上光荣。”

蒋泽民伤感地说：“爷爷早年离家，下落不明；父亲也是早年离家，中间只回过一次。现在看来，他死心塌地，要在‘中国花园’养老。无论如何，他生不能回家，百年之后，我一定要护送他的遗体回到祖地安葬。”

“你放心吧，即便明年离任，我还能保证令尊在领事馆受到优待。”马继业深情地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通过朋友在喀什邮政局给你找个职位。”

“非常感谢总领事先生！”

蒋泽民正式上任后才告诉父亲。蒋孝琬无可奈何，默认了，一有闲暇，就让他讲故乡的新闻旧事；并且让他以晚辈的身份给斯坦因写信。而斯坦因也愉快地回信。

第二年，马继业退休回英国。他离开喀什不久，斯坦因来信报告了霍恩雷与沙畹的死讯。蒋孝琬虽然与这两位欧洲的东方学大师从未谋面，但是，因为他们利用过自己整理过的古代文书资料，所以，感觉并不陌生。他遥想处于悲伤中的斯坦因，亲笔写回信，说自己明年如果身体还好，就到克什米尔地区看望他，“至于英文，经过刻苦学习，能识别一些词句，但口语会话却很困难，到底上了年龄，老了。”斯坦因立即回信，表示欢迎。他还寄来了最新出版的著作《西域》，

扉页上写道：“纪念爱德华·沙畹/这位中国历史的权威/从未停止指引、促进我的工作/本书谨献给/这位男子汉、学者和朋友。”

春天来临，传来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蒋孝琬决定翻越帕米尔高原，与斯坦因一起朝拜玄奘到过的佛教遗址——顺便，弄清瓦尔特与马继业一同出现在欧洲报纸上的真相。为了确保安全，他打算雇用沙洲商驼。可是，普鲁带来武乘在国外牺牲的噩耗。蒋孝琬受到冲击，一病不起，身体每况愈下，前往克什米尔的愿望未能实现。

1922年3月17日，蒋孝琬在“中国花园”辞世。

三年后的冬天，蒋泽民离开喀什，护送灵柩回湖南原籍。

经过和田，蒋泽民特意到昆仑牧场向八荒告别，并且遵照父亲遗嘱，将两块斧头状残壁归还给他。八荒拿起玉璧，仔细打量。佉卢文“灵玉神光”分为“灵玉”和“神光”两部分。

蒋泽民解释说：“大战结束那年，我打算护送父亲前往克什米尔，探望斯坦因大人，可是，普鲁带来了武乘战死国外的消息。父亲一惊，手里的玉璧掉落到地上，结果碎成两半……”

“我和兄长把这块玉璧赠送给蒋师爷，希望他飞黄腾达，因为，那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八荒盯着蒋泽民，痛心地说，“当年，就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都见证了，我们兄弟丝毫没有私心，也没有什么奢望。事过境迁，我无法判断他是否成功，唯一能看见的，是玉璧破了！”

“父亲活着时，一直为此感到难受……”

“现在，我更加难受！”八荒冷冷地说，“因为，你在撒谎！”

蒋泽民忽然脸色大变，惊得说不出话来。

八荒一句一顿，说：“事实情况是，蒋师爷看见斯坦因寄来的《西域》扉页上只提到沙畹，却没有他的名字，义愤填膺，将玉璧摔到地上。”

蒋泽民两腿一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八荒伯伯，求您宽恕，我错了！”

“你为什么要愚弄我？”

“.....我知道，父亲一直都渴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斯坦因的著作上出现自己的名字，所以，不愿返回家乡，要在喀什苦苦等候。父亲说，斯坦因经常到帕米尔一带考察，应该能想起他，可是，父亲什么都没有等到.....”

“蒋师爷把怨气发泄到玉璧上，那是他的事。”八荒生气说，“可是，你为什么要还给我？”

蒋泽民低下头，尴尬地说：“母亲来信说，父亲当年为了归还玉璧，才第二次离开家乡，返回新疆。这次，她担心我走父亲的老路，无论如何要让我把玉璧还给您.....”

八荒仰天大笑，声震草原。

“奶奶和母亲都守了大半辈子活寡，我不想让妻子重蹈覆辙。”

八荒将“神光”轻轻抛向空中，“神光”变成一只大黄蜂，飞走了。

“回到江南家乡，进门时肯定能看见它，那就是你父亲的灵魂回家了。”

蒋泽民从惊愕中醒悟过来，木然地点点头：“八荒伯伯，听说雕玉人都很神奇，我想问一件事，请您别笑话我。”

“什么，说吧。”

“八年前，我离开老家，千里寻父，出玉门关后，在沙漠里多次迷路。每次，都有个老年人提醒我该怎么走，一直到‘中国花园’门口，他说句‘进去吧’，就永远消失。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过这种现象，以前也听到过很多关于鬼的传说，但真正经历，就那次。我不敢问父亲，他会狠狠骂我的。可是，事情确实发生过。”

“他应该是你的爷爷。”

“哦，您有办法让他的灵魂回家吗？”蒋泽民迫切地说，“我在奶奶的墓地旁给他留着位置，下葬时，我在棺材里装上他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物品。”

八荒递过“灵玉”，“他就是你爷爷的灵魂！我可以把它变成野骆驼，护送你们回去，可是，你会害怕的，是不是？所以，就简单点。带上它，与你爷爷的衣物一起埋葬。”

蒋泽民迟疑不决，“八荒伯伯……”

“你还有什么事情？”

“我害怕沙漠和荒原，更害怕听见不可思议的声音，前不久，潘大人在乌鲁木齐去世，听说他的灵柩要由沙州商驼运送回兰州，”蒋泽民哀怜地说，“我想跟着你们走，这也是父亲生前的愿望。根据斯坦因先生的安排，所有费用由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承担。”

八荒遥望南边的雪山，长叹一声，“你父亲确实精明，连身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这样吧，我派两名驼工护送你们，行到米兰古城后等着——别担心，和田铜钟会把你们送到米兰，然后，敦煌鸣沙山的轰响就前来引路。我和普鲁带领队伍沿和田河穿越沙漠，到乌鲁木齐，接上潘大人的灵柩后，穿过罗布荒原的辛格尔、阿不旦与你会合，一起前往甘肃。不过，我们最远只能到兰州。”

“谢谢您，非常感谢……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走古代的商道？”

“这是雪莲夫人的安排。她说，潘大人在世时，非常喜欢斯坦因那样的沙漠生活。”

44、“捉迷藏”

当年，和田铜钟的名字还不叫“福王”、“裸奔”、“佚书”，也不叫“敦煌佚书”，而“奋威将军”、“威震沙漠”、“精气神”、“响震四海，扬名八荒”、“蒸汽机”、“鸣沙”等等，这些名人题写的牌匾也还没诞生。

当年，和田铜钟还是约特干枯树林中沸腾的十一锅铜汁。

当年，新疆南部地区战乱如十一锅沸腾的铜汁。

当年，斯坦因母亲作为高龄孕妇在蒸汽机不断变奏的吼叫声中为即将降生的婴儿担忧。她的焦虑像十一锅沸腾的铜汁。二十年前，她有过一个女儿；十九年前，她有过一个儿子。够了。可是，蒸汽机器张，霸道，害得她和丈夫彻夜难眠。抵御干扰最有效方式是聚精会神做爱。通过做爱，他们变弊为利，将蒸汽机声嘶力竭的吼叫改良为快乐的原动力。可是，意外发生了：新近装备完成的巨型蒸汽机向世界宣布霸权主义时，他们正像两匹狂放的野马，在匈牙利草原上纵横驰

骋，突如其来的陌生调门让他们受惊、失控、滑翔。数以万计的精子围绕一枚卵子裸奔，追逐，厮杀，登基，称王。

当年，十一锅铜汁在约特干枯树燃烧产生热量的鼓舞下，激情高涨，终于进入沸腾状态。突然，一声气势汹汹的吼叫、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一声悲观绝望的吼叫令十一位军事首领大惊失色。他们请脚印绿洲的长老占卜。

当年，长老高龄妻子说昨晚梦见红、黄、绿三株毛腊，意味着什么？长老正要占卜，军事首领特使将他请到约特干。长老很不耐烦，用芦苇秆随意在沙盘上写道：“声音来自西天有教养有威望的人，能请来他，战乱就平息了！”十一位军事首领达成协议，决定前往西天寻找“有教养有威望的人”，在这之前，把长老幽闭。

当年，大夏、八荒的父亲倾家荡产，用羊脂玉在和田建造一座祈求新疆和平吉祥的灯塔，即将竣工。他们被告知，要把灯塔改造成囚禁长老的监狱。父亲不同意，被倒挂在灯塔上，点了天灯。之后，军事首领将长老投进灯塔，之后，他们命令大夏、八荒率领所有玉工完成灯塔雕刻、装修任务。之后，发生玉工集体逃离事件。

当年，十一位军事首领为表达肝胆相照的诚意，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朝着“有教养有威望的人”的吼叫向西裸奔。那个过程中，斯坦因的胚胎在蒸汽机肆无忌惮的吼叫中烦躁惶恐，红、黄、绿三株毛腊也在长老高龄妻子的子宫中紧紧依偎。十个月后，当斯坦因所在子宫、三株毛腊所在子宫、吼叫声所在蒸汽机子宫同时收缩，十一位军事首领沿着叶尔羌河河谷逆流而上，抵达与阿姆河在帕米尔高原冰川中的分水岭时，“有教养有威望的人”的声音突然消失。他们迷路了，不知道该顺流而下，被阿姆河引向中亚，还是继续向南，前往克什米尔。

当年，巨型蒸汽机炸锅的那天，1862年7月28日，斯坦因的高龄母亲惊喜地发现婴儿除了不时地痉挛，其他一切正常；脚印绿洲长老的高龄妻子梦中的三个毛腊变成三个温润如玉的女婴，按照出生顺序，分别取名善爱、采诗和娇娇；另外，当剧烈的炸锅声传到帕米尔高原，叶尔羌河与阿姆河分水岭对面的巨大冰川发生强震般冲撞、崩

裂。接着，一个毛茸茸、酷似太阳黑子的压缩黑孩从冰雪背景中浮现出来，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在十一位军事首领迷茫的表情中裸奔而过。

当年，十一位军事首领确信压缩黑孩是他们要寻找的“有教养有威望的人”，兴奋地追随。夸父追逐太阳，他们追逐太阳黑子。压缩黑孩吓得屁滚尿流，惊慌失措，裸奔两年，到达浩罕古国，一头钻进军官元浩裤筒。他觉得不够安全，又钻进元浩肛门，然后迅速加压，迅速膨胀，迅速扩张为强大威猛的阿古柏。元浩痛苦不堪，被迫答应把自己压缩回到少年状态，转让军官服装的每个角落。于是，阿古柏才在十一位军事首领千呼百唤中爬出肛门。他们邀请他出任“哲德沙尔汗国洪福之王”。阿古柏面朝东方，大声问：真的吗？那时，左宗棠仿照西方蒸汽机修造的蒸汽轮在杭州西湖成功下水，蒸汽轮在众人的围观中得意自鸣：是真的，千真万确。阿古柏大喜过望，拉着元浩，一路裸奔，于 1865 年 7 月 28 日经喀什、莎车、和田抵达约特干冶炼现场，任命元浩为高级工程师，负责铸造名为“福王”的铜钟（工期两年）。军事首领抓来著名的弹唱艺人“2651900”，建议将他连同三弦琴投进十一锅铜汁中，增强“福王”文化底蕴。阿古柏灵感爆发，珍惜人才，决定让“2651900”弹唱他从黑孩到福王的创业史；他动员十一位军事首领做个漂亮的空翻动作，跳进十一锅铜汁中。

当年，善爱、采诗和娇娇十分喜欢“捉迷藏”——据说这是长老发明的游戏。传统玩法是把人群分成两方，一方藏，另一方找。她们觉得不过瘾，对游戏进行改造，三个人躲藏同时也在寻找，像互相追逐的三只兔子。很快，新式玩法在脚印绿洲流行，三部分人群裸奔着，在树洞里、芦苇丛、沙丘间互相追逐。据说，欧洲有一位名叫斯坦因的孩子也喜欢“捉迷藏”，不过，他的玩法更简单——自己找自己。1867 年 7 月 28 日，铜钟“福王”运往喀什，参加阿古柏升任“洪福之王”庆典的那天，人们发现，冶炼工程使约特干附近的枯树和芦苇焚烧殆尽，而且，长老也不见了——他藏在什么地方？大家开始“捉迷藏”。游戏

回归传统：一方是长老，另一方是除善爱、采诗和娇娇之外的所有脚印绿洲居民。

当年，善爱、采诗和娇娇为了摆脱单调乏味的传统游戏，培养其他兴趣。善爱看见在沙丘间穿梭的沙洲商驼，她问驼主昆仑，你们寻找什么啊？昆仑说寻找和田玉。驼队没有停止脚步，走了。从此，善爱迷恋上驼队。采诗迷恋上了佉卢文、梵文、突厥文、于阗文文书。可是，戈特要教她英文，夸父要教她汉文。为了教授权，他们竞争上岗。他们激烈冲撞。后来，采诗不堪忍受，躲藏进水磨房——作为裁判员、旁观者，她在答辩中对英文、汉文已经烂熟，她想在水磨房中继续寻找佉卢文、梵文、突厥文、于阗文。娇娇寻找一种奇特的、充满魔力的声音——直到她惨死敦煌戈壁滩烽火台下都不知道那是蒸汽机而以为是枪声——还在母亲羊水中游泳时，那种声音就在子宫中哗哗地掀起狂涛巨浪。

当年，娇娇离开母体，确定自己的意识与身体已经分离，确定奇特的声音既不同于发情的野骆驼吼叫，又不同于黑风暴来临前的预报，它完全独立于自己意识和身体之外。娇娇始终不能确定声音从何处来、为何要在意识和身体上着陆、然后又飞向何处。尽管太阳、月亮、星星、沙丘、芦苇、毛腊、湖水、野鸭、野骆驼及偶尔经过的沙洲商驼都竭忠尽智解读，娇娇仍不满意。娇娇把声音命名为“毛腊”。后来，欧洲裸奔童星斯坦因来了。才到喀什，娇娇就从他沉重而特别的脚步中听到了长期困扰她的声音。是的，就是“毛腊”。脚步声带着“毛腊”和答案朝脚印绿洲而来。基于游戏习惯，娇娇藏起来要让“毛腊”寻找；同时，她也寻找“毛腊”寻找的身影，这样好玩……可是，怎么回事？“毛腊”远去了，脚步声也返回了欧洲？……有谁了解娇娇那时那刻的内心惆怅、孤独与失落？

当年，有个叫元浩的军官非常憎恨“捉迷藏”游戏，不管是斯坦因式、长老传统式还是脚印绿洲创新型，他都恨得要死。这种情结形成于他在浩罕时的第一千八百六十四次试射（注：元浩狂热地崇拜枪，并且强行推广以枪命名新宗教。可是，最精良的枪在他手里都失灵。

这次，元浩在试射之前，亲信、士兵已经把这种来自德国的新式武器试射一千八百六十四次，每次成功）。元浩邀请中亚五国的社会名流参观，洗刷此前一千八百六十三次失败的耻辱。他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噎”地一声。不是枪响，也不是屁响。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响，那是元浩的感觉出了问题，子弹没离开枪膛怎么就转弯了，子弹画个半圆后，怎么到达不该是进口的肮脏地方？子弹怎么还打喷嚏、恶心、迷茫、失落、冲撞、膨胀？

当年，无数观众目睹到了元浩的尴尬表情，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膨胀成巨人，同时，军官服在急速膨胀中裂成碎片。

当年，赤身裸体的元浩通过肛门，让阿古柏获得新生并且成为“洪福之王”。

当年，元浩将一千八百六十四次试射失败归结为“捉迷藏”游戏干扰——它让子弹找不到目标，要么深藏不露，急死人！

当年，为治疗娇娇的忧郁症，善爱和采诗拔光脚印绿洲的毛腊，还帮助她进行沙浴、湖浴、风浴、芦苇浴、日光浴、月光浴、玉光浴，要彻底把“毛腊”从她的意识和身体中洗去。疗效显著。娇娇又听见了带着“毛腊”和答案的脚步声！来了，近了，看见了，是元浩运输枪支弹药的驼队。元浩邀请三位貌若天仙的美女同行，元浩自豪地说他有很多枪，有枪就有一切。天仙们大笑起来。元浩恼羞成怒，对着东边的天空开一枪。娇娇惊喜地大喊起来：“毛腊”，这就是“毛腊”！我要把它捉回来，圈在坚硬的和田玉砌成的塔楼中，再不让它扰人。说着她朝东边跑去。善爱、采诗也追过去。她们来不及穿衣服，每个点面都在裸奔。

当年，元浩第一千八百六十五次试射成功，他很高兴，想连续射击一千八百六十四次，让每一次都成功，让每颗子弹都牵引三位美女裸奔。

当年，元浩与子弹玩“捉迷藏”，从脚印绿洲到哈密，边走边打，总共射击一千八百六十四次，但是，子弹每次都躲藏着不出来，也不做声。

当年，西征军接收元浩运送的新式武器后奖励他一面旗子，并且派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开辟进攻阿古柏的路线。元浩接过旗子与火枪后，聚精会神地策划在脚印绿洲举行集体试射。

当年，集体逃离阿古柏的御用弹唱艺人裸奔时掀起黑风暴后，集体试射完成后，黑风暴过去后，脚印绿洲居民和士兵跑得无影无踪后，元浩寻找到一片喜欢玩拼字游戏的秘密绿洲。很快，他让拼字游戏流行起来——游戏中的玩具通过元浩、瓦尔特、寒浞、贾船、周易、饕餮等人转手，陆续抵达欧洲。

当年，元浩每得到一批枪支都要让所有秘密绿洲居民试射，每次都成功，记录成功次数的芦苇秆与和田铜钟的鸣响总数相等（大约为2651900）。

当年，谣传说，秘密绿洲试射成功的是欧洲流浪学者阿杜尼。元浩暴跳如雷，率领所有试射者从秘密绿洲（他们总是号称脚印绿洲）出发，边走边射击，每次都成功，直到和田铜钟的塔楼下看见镶着金边的云——其形状与元浩曾经得到过的旗子完全相同。

当年，脚印绿洲出了三位裸奔名星。当年，脚印绿洲的居民发明了新的“捉迷藏”游戏，她们再也找不到。当年，善爱找到了迷恋的沙洲商驼，采诗拥有了可以寻找多种文字的水磨房，娇娇也终于盼来了携带着“毛腊”和答案的斯坦因。当年，善爱不断地爱男人，采诗有选择地爱男人，娇娇死心塌地爱男人（同时是否爱着“毛腊”？待考）。当年，欧洲“钢铁蒸汽机”的巨大炸锅声把斯坦因从马背震到地面上时，“毛腊”的谜底被善爱和采诗在和田牧场解开，但是，她们永远无法告知娇娇了。当年，采诗以为“钢铁蒸汽机”的巨大炸锅声来自和田铜钟，或敦煌鸣沙山。她的耳朵被震聋，她只好求助于善爱。善爱说你不用怕，那一声爆响以后，和田铜钟、鸣沙山都哑巴了，据说它们跑到欧洲堵枪眼去了。

当年，采诗收到斯坦因派人送来的敦煌毛腊后，听力恢复。当年，采诗收到斯坦因寄赠的巧克力糖时，和田铜钟和鸣沙山响声也重新恢复——子弹爆响此起彼伏，昼夜不停。

当年，蒋孝琬第一次来牧场度假，说斯坦因的两位恩师霍恩雷、布勒被迫改行当行为艺术家，不幸的是，他们正要在“首发式”上发表震聋发聩的艺术宣言，一台或数台蒸汽机突然炸锅，观众被惊得四散逃跑。两位恩师已经扔掉专业，又不能进入新的创作状态，忧郁彷徨，先后中流弹而亡。

当年，蒋孝琬第二次来牧场度假，说斯坦因夜以继日地写作，出版《西域》和《亚洲腹地》，还获得许多装饰性极强的荣誉、奖章。

当年，蒋孝琬第三次来牧场度假，说斯坦因又出版了《新疆甘肃地图追记》和《敦煌千佛洞图录》得到很多奖赏，他用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说斯坦因不快点用这笔钱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却嚷嚷着要在瓦尔特庄园旁边征地修建比和田塔楼还高还大还结实的博物馆，把所有“中亚未知神秘文书及假文书”囚禁其中。

当年，蒋孝琬第四次来牧场度假，说斯坦因修建博物馆的资金还未筹足，又惹上了麻烦官司——瓦尔特状告斯坦因在《西域》、《亚洲腹地》、《新疆甘肃地图追记》、《敦煌千佛洞图录》等著作中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知情权、言论权、肖像权、著作权、爱情权、生存权，要求赔偿经济与精神损失的数目等于斯坦因计划修建博物馆的全部投资——2651900 英镑。

当年，采诗得知斯坦因被瓦尔特没完没了的诉讼纠缠不休，得知帮助斯坦因整理楼兰、米兰、吐鲁番、和田及敦煌文书的合作伙伴由于科研经费短缺、社会舆论压力等种种原因纷纷离散，得知斯坦因决定要在阿富汗山区挖深度相当于和田到敦煌、脚印湖到月牙泉距离的巨型山洞过原始穴居生活，她患上了严重忧郁症，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做着相同的噩梦：一匹金黄色的野骆驼走过当年的水磨房，沿着和田河进入沙漠腹地，越过巨大沙丘，到达绿洲城镇，然后，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及交错纵横的巷道中。她很着急，四处寻访，没人知道野骆驼的踪影。忽然，枪声大作，人喊马嘶，她被人群裹进宽敞的宴会厅，十支枪同时射向一位头戴瓜皮帽的老人。野骆驼从空中飞驰而来，

想用高大的身材掩护。密集的子弹在它身上钻出无数血窟窿。野骆驼挣扎一阵，像塌陷的山体，轰然倒下……

当年，采诗每天都要在清澈的和田河旁边，对八荒或昆仑或善爱或雪山或臧獒或骆驼客焦虑地诉说：野骆驼变得血肉模糊，可是，眼睛始终明亮闪光，那种目光我很熟悉，就是全天下人都站在我面前，我也能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唉，东泉、阿泰从日本回来后，在杨都督手下当武官，别人觉得他们骑高头大马，穿军装，挎长枪，威风凛凛，可是，枪是没有恩情的武器啊，谁拿上就向着谁……雪莲曾说，那年，武乘出国作战，她从来没睡到天亮过，还常常梦见一匹血淋淋的野骆驼被猎人们围追堵截，后来，武乘果然出事了……

当年，采诗打算祈求和田铜钟保佑东泉、阿泰。刚走近塔楼，忽然，听到隔壁传来胖学者激情澎湃的朗读声，内容与斯坦因有关，与瓦尔特有关，与元浩有关，与寒浞有关，与三个女人有关——采诗跑过去，发现胖学者捧读的书名为《斯坦因牌蒸汽机和三节女生车厢》，作者是铁木真，封面为三个裸体少女在湖边洗澡，芦苇秆上挂着两件玉璧面纱，书中说……书中说……书中怎么可以那样说？胖学者沉醉在书中，没有工夫回答她提问。钟声想告诉真相，可是，她听不懂。钟声把她送回牧场。晚上，她梦见钟楼在山崩地裂般的铜钟爆响中轰然倒塌，接着，她看见了一具骆驼骨架，就是沙漠中、荒原中、戈壁滩、长城下、芦苇丛、碱泉边经常看见的那种骆驼骨架。胖学者说，多年来，钟楼里根本没有撞钟人，声响是骆驼在沙漠里跋涉时踩出的。每个脚印都有响声；第二夜，梦境相同，胖学者解释却变了，他说骆驼是乐僊在俗世中的化身，它一直往众生内心跋涉，当骆驼骨架变成羊脂玉时就到达了心灵深处；第三夜，胖学者说骆驼骨架是脚印绿洲长老留下的，当年，十一位军事首领担心他携带秘密逃跑，就把他关在和田玉砌成的坚硬塔楼中。后来，军事首领死于铜汁中裸泳，没有人放他出来，长老不断呼救，不断撞墙，后来，竟然变成骆驼。其实，他变成鸟飞不出去，变成虫爬不出去，只有变成声音，才能出去；第四夜，采诗梦见长老端坐着默诵《法句经》。长老说，当年，我一时

糊涂，一念之差，给十一个军事首领指错了路，是我让他们请来了阿古柏和枪支弹药，唉，没想到，我轻轻动了一下翅膀，就带来罪恶的黑风暴……

当年，采诗无数次从梦中惊醒，然后，呆呆坐到天亮，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对八荒倾诉。八荒听了一遍又一遍后，远离牧场，同普鲁率领沙洲商驼护送潘镇、蒋孝琬灵柩前往兰州，然后，受雇于斯文·赫定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年奔波在从山海关到罗布泊一线、长城以北地区。据说，那个区域听不到和田鸣钟，也听不到敦煌鸣沙，更听不到采诗的诉说。但是，采诗以为他们都能听到，所以，仍然不停地诉说：阿古柏被赶跑了，那些伪艺人歌功颂德的噪音也消失了，怎么还有战争，怎么到处都是枪声，太可怕了……唉，当年，娇娇要找到枪声，关起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恐慌……半年来，右眼皮一直在跳，和田铜钟在我的耳朵里怎么听，都像是激烈的枪声，我担心，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求你们劝说东泉、阿泰回来，当骆驼客、撞钟人、羊贩子、水磨房主……唉，我知道他们现在年轻气盛，又给杨增新当贴身警卫，光彩照人，怎么可能隐退？既然走上那条道，就让他们闯荡去吧，乌鲁木齐不会打仗的，就是动刀动枪，也不会打到杨都督身边……年初，我最先梦见驼铃，然后看见野骆驼穿过沙漠，到达绿洲中的城镇……现在，我又听见驼铃了，野骆驼肯定会出现的，阿泰说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昆仑牧场。最近七天，我连续梦见野骆驼回到昆仑牧场，还听见了清晰的驼铃声，大概，阿泰要来，他捎信带话，说想念这里，我盼望阿泰回来，却又怕见到他，你们千万别说大夏惨死的情状，还要瞒着雪莲、阿泰、东泉、文乘、且末，要永远隐瞒下去，别让那些悲惨的信息污染他们……听，驼铃？！是驼铃！昆仑驼主，善爱姐姐，你们听见了吗？

当年，昆仑闭着眼默诵《法句经》，善爱正在观望远处的雪山，忽然，采诗站起来，激动地说：驼铃！驼铃！善爱凝神屏息，什么声音都没有。昆仑也摇了摇头。第二天中午，昆仑和善爱正在河边念诵《法句经》，采诗披头散发，从帐篷里跑来，跪在地上，泣不成声……

刚刚，我在帐篷里坐着想心事，怎么就看见八荒拉来一马车西瓜，可是，都裂开口子，能看见里面是白瓤，大夏说要给我瓜，却挑不出完整的……第三天中午，采诗赤身裸体，哭着跑来……我查了古代汉文、梵文、佉卢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和粟特文《解梦书》，都说这是凶梦！呜呜……第四天中午，采诗拿着一个金黄色苹果跑来……这种苹果深秋时节才成熟，色彩艳丽，光泽闪亮，与野骆驼的丰润毛色相像，所以别名叫‘野骆驼’，可是，七月从来没有这个颜色。我希望梦是假的，但是，大夏亲手交给我这个苹果，还流着泪说：这是最难吃的禁果，我多想独自吞掉啊……第五天中午，采诗来了，她没有哭，她深情地望着雪山、昆仑、善爱和骆驼……父亲、阿泰、我最会玩现代“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互相躲藏，互相寻找，谁也找不到谁，父亲藏在树洞里或钟楼里，阿泰藏在军服里或枪杆里，我呢，也要找个地方躲起来，躲到阿不旦或者米兰……第六天中午，采诗精心化过妆，头发高高束起，穿着红色玉璧面纱，像敦煌壁画中的人物……现在，我藏去了，你们要找我啊，一定要找到我，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藏在什么地方，就会迷路，我怕迷路，我怕找不到父亲、儿子、情人、姐妹、朋友，我怕找不到自己……

当年，雪山、天空、昆仑、善爱看着采诗像一片云，从和田牧场飘走。当年，他们以为下一个中午采诗以另外一种姿态回来。当年，他们猜测采诗将以库车、楼兰还是敦煌风格现身。当年，他们竞猜采诗将请某片云、某座雪山为背景，烘托自己。当年，他们推测采诗会选择芦笛、军鼓、和田钟声、敦煌鸣沙中的某种音乐作为伴奏。当年，期盼到第七天中午的时候，他们才知道，采诗的诉说、哭泣、裸奔、化妆、表演成为和田牧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他们真不敢想像，没有采诗准时以新颖面目在中午出现的日子，和田牧场的生活节奏还那么有条不紊吗？

现在，大家都期待着采诗从她那白地蓝花的帐篷里出来。采诗天赋超人，自学多种文字，富有创新精神，现在，她将呈现给和田牧场一种什么形式的抒情、诉说或表演？

现在，她为什么还不出场？等待雪山位置重新调整？等待和田铜钟的节奏调整？等待天空与大地的色彩调整？抑或，等待斯坦因前来为越来越多的观众举行开幕式剪彩？

现在——就是现在，不是当年，也不是未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不是钟声、轰鸣、芦笛、风声、军鼓，像枪声，又像驼铃。

采诗究竟想干什么？

一辆马车由远而近，到了牧场。昆仑怔怔地看着人影走近，失声大叫起来：“雪莲，怎么是你？快说，发生了什么事？”

雪莲扑倒在父亲怀里，痛哭失声：“爸爸……”

“快讲，怎么回事？”

“东泉和阿泰……”雪莲泣不成声。

善爱发疯似的冲过去，捂住她的嘴，野狼般地嚎叫起来：“不，你什么都别说！不！……”她昏死过去。骆驼客闻讯跑来，抬回帐篷。

“都是奶奶辈的人了，你怎么还像个孩子？”昆仑拉起雪莲，急迫地问：“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呜呜，武乘、东泉和阿泰都是我害死的啊……”

众人都惊呆了。昆仑声音变了，“孩子，阿泰是杨增新的贴身护卫，怎么会……？”

“杨都督被交涉署署长樊耀南刺杀了。”雪莲哭着说，“那天，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因为督军公署就在学校旁边，所以，杨都督出席仪式，并且讲话，我也被邀请参加。晚宴刚开始，十个打扮成仆役的士兵围到杨都督桌前，一齐开枪。阿泰想保护他，被乱枪打死。东泉作为樊耀南的警卫，本来与樊耀南和苏联总领事馆的人坐在一起，听见枪响，他冲过去救阿泰。东泉枪法很准，射杀十名刺客，但是，不知谁从后面打了冷枪……我根本想不到会发生那种事，不然，带上枪，能保护好他们……”

“是谁向东泉开的枪？”昆仑发会儿呆，问。

“据说，是樊耀南的人……谁都知道，东泉是杨都督安插到樊耀南身边的一颗钉子。”

“潘其禄没事吧？”

“他是民政厅厅长金树仁的亲信。刺杀案发生不久，他受指派，带领士兵剿灭樊耀南的叛军。”雪莲难过地说，“潘镇没了后，我总觉得就跟房间没有大梁一样，很害怕！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唉，都怪我，不该让武乘、东泉和阿泰学军事……还不如当骆驼客，贫贫贱贱、快快乐乐过一生……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您的话，原来以为大沙漠最可怕，现在才明白，塔克拉玛干才是顶安全的地方，难怪斯坦因三番五次地要去进到沙漠里去，呜呜……”

“文乘在巴里坤怎么样？”

“他是文官，口碑很好。且末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敦煌、长城、楼兰和米兰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吧？”

雪莲抹干眼泪，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同您和采诗商量他们继续上学的事情。这些年，斯坦因大人在欧洲影响越来越大，在很多知名的大学讲课，还被日本、美国邀请去作报告。他来信说，非常感激潘镇当年的无私帮助，他总想报答。所以，我打算把四个孩子送到欧洲深造，希望他们成为斯坦因那样的学者，将来能够啃得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禁果……至于昂贵的学费，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父亲，现在，我身上只带着一件珍贵物品，那就凝结着您和母亲爱情的那颗玉。”

昆仑泪水盈眶，哽咽着说：“几十年前，我不遗余力地支持蒋孝琬、大夏和八荒，希望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始终没能成功。我寻找失败的原因，现在，终于明白：我们都像沙漠中迷路的寻宝人，只会围着连绵的沙丘转圈，必须挣脱这个怪圈。”

善爱说：“只要孩子有出息，我没啥说的……”

半年后，敦煌、长城、楼兰和米兰前往美国留学。

45、不等价交换

斯坦因忧伤地坐在克什米尔斯利那加镇的一间简易欧式屋中，对面是同样忧伤的艾伦。两人长久地沉默不语。

时间虽然过去三十多年，可是，情景是多么的相似啊！

.....进行第一次探险前夕，艾伦也坐在对面的木椅上，伤心欲绝地请求他放弃中亚之行。那时，他像在弦之箭，不可能停下来。进入新疆沙漠后，他又常常在梦中回到斯利那加的简陋小屋，与艾伦共度安静惬意的平淡生活。醒来后，他打定主意，探险结束，就拆掉小屋，重新修建一所固定住处，庄严地迎娶艾伦。他甚至亲自设计了图书馆、书房、展览室、接待室的位置与结构。回到英国，他才绝望地得知艾伦已经嫁给别人。

第二次探险结束，造屋梦想还在继续，他决定将斯利那加作为终身工作的地方。但是，计划总是一再拖延，直到第三次中亚探险后也未能实现——他计划将全部资金投向筹建中的博物馆。可是，刚办理完征地手续，就被瓦尔特告上法庭。他败诉，倾家荡产，新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出版计划也无限期搁置。

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他作报告。

斯坦因仿佛抓住救命绳，同时，也豁然开朗：瓦尔特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可耻地垄断了欧洲学术界，掩耳盗铃，颠倒黑白，而美国则是一片净土，如果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自己三次中亚之行的珍贵文书——尤其是与“敦煌佚书”相结合，将加快整理、研究和出版速度，必将彻底摧毁瓦尔特之流建构的“学术空中楼阁”。

于是，他欣然赴美，以《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手稿中涉及的三次中亚探险为内容，演讲六次，引起极大轰动。美国人把狂热的掌声毫不吝啬地送给了这位英雄式的人物。接着，哈佛大学燕京出版社出资两万英镑，请他组队前往新疆“考古”，所得文物与英国平分。

同时，燕京出版社愿意帮助斯坦因在欧洲修建“中亚未知神秘文书及假文书博物馆”。

作为回报，斯坦因愉快地答应与美国合作。

他乘船前往中国南京。办理好护照后，立即赶到印度组队。

艾伦闻讯从欧洲赶到克什米尔。

“真替你难过！”她低下头，不断地抹眼泪，“忙碌大半辈子，你竟然没有固定住所！”

斯坦因苦涩地笑笑，说：“帐篷就是我的家。好在当初没有与你结婚，否则，我带给你的只是寂寞、贫穷、无聊官司和血口喷人的诽谤。”

艾伦抬起头，泪水涟涟，“你已经到过中亚三次，并且，取得重大收获，难道还得亲自去考察？你何必在乎那些无聊学究们的言论？你已经六十八岁了，我们都老了，该歇息了！”

斯坦因细心地替她擦干眼泪，然后说：“好久没听到过和田铜钟和敦煌鸣沙山的轰响了，很想念啊！我在新疆、甘肃跑了那么多地方，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阿杜尼的蛛丝马迹，我不甘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给了我打开中亚大门的钥匙，如果没有他破译佉卢文，那么，我的考察收获不会有这么大。”

“……唉，很遗憾，他失踪得太彻底了，多年来，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我怀疑，阿杜尼被瓦尔特或他们的团伙谋杀了——这样，世界上再没有懂佉卢文的专家。大夏虽然会讲佉卢语，但是，他缺少很多相关的学术知识。”斯坦因不忍心看着艾伦被忧愁笼罩脸面，转换话题，“我更希望他活着，只要阿杜尼出面，瓦尔特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他就会像胆小的耗子那样躲藏起来，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摇撞骗！”斯坦因沉醉于自己的想像中，眼睛放出因为喜悦而异常闪亮的光芒，仿佛已经从新疆沙漠中找到阿杜尼，而且，仿佛已经看到瓦尔特及从来不现身的铁木真之辈仓惶逃窜。“哈哈，那时候，披在铁木真身上的羊皮就要彻底揭开，不管他是谁，我都要把他推上法庭的被告席：必须有人为这场荒唐透顶、规模浩大的学术造假负责！”

“……唉，我真希望河滩里的石头们都张开嘴，帮助我劝你活得超脱些。”

斯坦因亲热地凑近她，“亲爱的，你应该高兴啊！要知道，中国政治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沙漠很不容易，受到各方面阻挠。为了这次探险，我特意跑到中国江南，通过老朋友潘镇的一些朋友、部下进行斡旋，才使南京政府同意我带领队伍到新疆考察。现在，潘镇的小儿子潘其鲁作为新疆方面的代表，正在喀什等我；他还派普鲁带领一支马队前来克什米尔帮助考察队！沙洲商驼、卡特、善爱、采诗都在等着我——简直无法想像，采诗竟然会说很多种语言，而我以前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你非要一意孤行吗？把这次探险机会留给年轻人，好不好？”艾伦伤感地说，“就算我们不能成为夫妻，剩下的时间，像同事那样在一起工作，不行吗？”

斯坦因望着窗外的雾气，沉默不语。布勒教授辞世后，他曾冒出过与艾伦结婚的念头，可是，一想到遥远的新疆和敦煌戈壁，就黯然神伤。他太喜欢荒凉的环境和孤独的旅行了。

“你和布勒先生一直都像同事那样生活吗？”斯坦因转过身，天真地问。

“……”艾伦痛苦地低下头。

斯坦因叹口气，忧郁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间断过给你写信，可是，你只是邮寄各种礼品，没有回过一个文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么，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你有话说吗？”

“那不一样的……”

“算了，重提往事没有什么意义，感谢你来克什米尔看望我。”斯坦因努力笑笑，坚定地说，“我必须得去趟新疆，否则，我的探险生涯就会存在很大缺憾。只要把‘中亚未知神秘文书及假文书博物馆’修建起来，我临死前无立锥之地都行。哦，对了，如果我有什意外，请你帮助将那些为虎作伥的假文章全部收集，陈列其中，警示后人！”

“别乱说，你一定能安全返回的！”

斯坦因笑笑：“如果真的安然无恙，那么，我就立即前往阿富汗考察。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梦想进入那个古代佛教盛行的地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愿望。岁月不饶人，我似乎看到了生命的尽头，所以，得不惜一切代价，快马加鞭，向阿富汗冲刺！那里将是我对古代丝绸之路考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可以说，是一个美丽而圆满的句号。”

艾伦轻轻走到他跟前，在额头上吻一下，“亲爱的，我永远与你在一起。以前，我协助布勒先生整理你考察所得的文书，以后，还将继续。希望你还能写信给我。”

斯坦因感慨地说：“多年来，给你写信已经成为我必不可少的一项生活内容。自从父亲、舅舅、兄长、嫂嫂去世后，我写给亲属的信，也只能寄给你了。”

“我感到万分幸福，”艾伦含着泪水笑笑，问：“此前，有没有欧洲女士到过新疆？”

“有啊，不过，她们都是以家属的身份随同丈夫前往。”斯坦因奇怪地问：“怎么啦？”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艾伦说，“你什么时候动身？”

斯坦因奇怪地说：“一个礼拜后。不是告诉过几次吗？”

“动身前夜，我同你一起上到后山的烽火台，为你的远行燃放烟火，好不好？”

“……谢谢你，亲爱的。”斯坦因吻一下她的额头。

艾伦妩媚地望着他，脸颊飞红。

以后六天，是出发前紧张而繁忙的各项准备。普鲁马队准时会合。

斯坦因在印度官方举行的简短欢送仪式结束后就宣布：中亚探险正式开始！

队伍启程，斯坦因心里很纳闷：艾伦说好要来送行的，怎么不见影子？难道她害怕离别时的情景？走出城镇很远，他意外地发现艾伦竟然带着两匹骆驼等候在路边。

“你？……我的骆驼已经足够了，过半个月，都要换成适应高山旅行的矮种马。”

艾伦笑笑，说：“我需要骆驼。”

“你……你想干什么？”

“跟着考察队，前往新疆。”艾伦柔声说：“我要点燃每一座烽火台。”

斯坦因大惊失色：“你？你真会开玩笑，亲爱的，你这单薄身体根本过不了帕米尔高原，更别说进入干燥荒凉的大沙漠。”

艾伦固执地说：“走吧，没有时间探讨这个问题。”

“开什么玩笑？我请你立即回去！”斯坦因生气了，“你以为这是去旅游观光吗？”

艾伦再不说话，骑上骆驼，径直朝前走。斯坦因示意测量员与其他助手强行阻拦。艾伦转过头，笑笑：“我虽然不是中国女性，也不赞成她们动辄以死相逼的方式，可是，如果你们再逼迫，那么，我发誓，我随时随地就从悬崖绝壁间跳下去！”

斯坦因懊恼地说：“好吧，我同意你一起去，但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请放心，我也流淌着匈奴人的血液。”

以后的行程中，不管道路多么难走，也不管天气多么恶劣，艾伦都顽强地挺过来。

两个月后，考察队到达喀什。

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的新任主人舍里夫已经准备好一切，八荒率领的沙洲商驼大队人马也在等候着。斯坦因非常高兴，决定在拜访完喀什官员之后就沿着和田、且末、若羌一线前往米兰、楼兰。他告诉舍里夫，一周后队伍将启程。

舍里夫犹豫起来，“新疆主席金树仁的最后命令的还未到达，恐怕还得等上半个月。”

斯坦因觉得很蹊跷：“我不是已经拿到中国护照了吗？”

“现在的新疆情况比较复杂，前不久，周易在元浩的鼓动下密谋叛乱，企图像阿古柏一样占据新疆南部地区，与中央分庭抗礼，好在

被北疆方面及时发现。”舍里夫平静地解释，“现在，周易带领残余部队在沙漠里游荡，企图东山再起，如果考察队贸然前进，将会面临很大危险。而且，国际舆论上也会遭到谴责。”

“国际舆论？什么？”斯坦因心里一紧。难道铁木真、瓦尔特之流把丑陋的虚假学术浪潮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人们不但会把现在的形势与阿古柏时代联系起来，而且，还会怀疑周易叛乱同英国有关，所以，接到金树仁亲自签署的命令后才能出发。”舍里夫耐心地安慰他，“您知道，这也是为保护考察人员的安全着想。”

斯坦因有些恼火：“如果金树仁不肯同意考察队进入沙漠古城遗址，那么，大家就得返回克什米尔，告诉你，我们必须冒险前进！”

“您别激动，我们有办法让他快点作出决断。”

“我只能等待一周。”斯坦因大声说，“我在进行纯粹学术考察，而不是什么军事、外交活动。何况，我手里拿着中国南京政府颁发的护照。”

然后，他带着艾伦拜访疏勒县县长潘其禄。

斯坦因送上礼物，然后谈起潘镇、蒋孝琬等故友，慨叹不已。

潘其禄首先对斯坦因支持敦煌、长城、楼兰和米兰到美国留学表示感谢：“他们已经学成回国，都在南京找上了工作。”

“我到南京时，专门抽空到蒋师爷家乡寻找他的儿子，可是，杳无音信。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感激蒋孝琬，”斯坦因顿一下，转过话头，“当然，首先得感谢令尊大人，他在欧洲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我的前三次中亚之旅，都得到了他的无私帮助。”

“先生献身学术，晚辈非常钦佩！”

艾伦微笑着说：“我在三十年前就看到过斯坦因先生为您和潘大人拍摄的照片，那时候，您还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现在，呵呵，已经像胡杨树一般高大了！”

潘其禄彬彬有礼，“谢谢，这些都是时光流逝的标志！”

大家寒暄一阵。斯坦因发觉潘其禄总是避开有关探险的话题，觉得奇怪，“金树仁主席给我的信中说派你到喀什迎接我，可是，舍里夫却告知我，要在喀什等待金树仁主席亲自签署的命令，你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潘其禄为难地说：“……先生，我十分尊重您和家父多年的情谊，能不能不谈这个？”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金树仁曾经在你父亲手下任职，你们属于一个政治团队，应该清楚内幕。已经十月份了，我们不能错过进入沙漠作业的最佳时间。何况，”斯坦因指指艾伦，急促地说，“她还打算要寻找和田地区的脚印绿洲，那里，是她父亲被刺杀的地方。”

“……先生，您最好向舍里夫问询有关情况吧。”潘其禄说完，吩咐人上菜。

“不！如果你对我有所隐瞒，我拒绝与你共进午餐，”斯坦因站起来，固执地说，“虽然，这里的一切让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与潘大人相聚时的情景。”

潘其禄急忙拦住他们，“先生请坐！请坐！”

斯坦因、艾伦重新入座。

“先生，问题出在舍里夫那儿。”潘其禄低声说，“英国当初答应卖给新疆省一万支枪和五万发子弹，以维护新疆治安。可是，南京方面探听到消息后，进行干涉，结果，英国方面裁减了三分之一……那些枪支弹药就是这次由普鲁从克什米尔运来。目前，它们正保存在舍里夫手里。”

斯坦因惊讶地愣半晌，“普鲁马帮驮运的竟然是武器和弹药？”

“这应该是军事机密，但是，现在形势危急，不能不向您说明。”潘其禄忧虑地说，“周易纠集几伙匪徒，形成规模庞大的叛军，虽然他们号称进攻乌鲁木齐，可是，有情报说叛军要杀回和田、喀什。您知道，中国东北形势危急，南京政府顾及不到这里，金主席必须依靠自己力量自保。可是，舍里夫连这些武器都不想交出来。”

“为什么？”

“他接到了英国指令。”

“所以，金主席以签署命令来要挟舍里夫？我不明白，考察队为什么要卷在这个政治旋涡里？而且，你知道吗，”斯坦因激动地大声说，“英国那些无知的官僚们会在乎我吗？即使整个探险队被刺杀，或者殒命沙漠，他们甚至连饭后谈起的兴趣都没有。”

“先生，就个人感情而言，我也不希望出现目前的局面。可是，我要奉命行事。”

斯坦因握握他的手，微笑一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午餐后，他们返回总领事馆。

斯坦因约见舍里夫，“我决定率领考察队和沙洲商驼实施既定考察计划。我持有南京政府颁发的护照，符合国际公约，你和金树仁谁也不能阻拦！除非，你们任何一方将我打死！”

舍里夫毕恭毕敬说：“先生，我——”

“你不用说任何话。我请你电告金树仁：当他们开枪的时候，别对准艾伦，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女性游历者，不属于考察队。”

“不，我不怕死，我要永远与你在一起，”艾伦挽住斯坦因的胳膊说，“虽然，我不属于考察队，但是，永远属于你！”

舍里夫犹豫一会儿，说：“尊敬的斯坦因先生，我尽快给您准确答复。”

六天后，斯坦因得到好消息：金树仁已经签发命令，允许他按照原定计划考察！

队伍浩浩荡荡，如期出发。

首先到约特干。但没有找到脚印绿洲。以前挖过的地址由于紧随其后、蜂拥而来的寻宝人的大肆挖掘，已经不具备任何考古价值。

斯坦因只好命令队伍火速前进，到达和田，仍然被安排驻扎在寒涩的果树园——不，它已经划归到了胖学者名下。半年前发生的暴乱中，寒涩因为不愿追随周易、元浩而遭到杀害，家产被洗劫一空，钟楼炸毁。周易满怀期望，想从中掠取传说中的金银财宝，可是，里面只有一匹骆驼骨架。周易恼羞成怒，将和田铜钟砸成碎片。

和田人永远不会忘记令他们心碎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那天，和田的男女老少苦苦哀求保全钟楼和铜钟，并且答应提前交出三年的税费、答应做六年的义务苦力、答应贡献出家里的所有积蓄、答应永远拥护周易和元浩、答应不再泛起盗杀淫欲的念头、答应灾难来临时像佛祖那样舍肉饲虎……总之，什么条件都答应。周易还是下令将钟楼炸毁，接着，在人们哀伤的哭泣中将铜钟砸毁。铁锤与铜钟碰撞时发出的巨大响声沿着丝绸南道和长城一线，经过米兰、楼兰、敦煌，经过嘉峪关、祁连山、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出了山海关，最后经过水陆两路抵达东北平原。长白山把这些声响碰回来时，变成了激烈的枪炮声。

当天，唯一没有参与请愿活动、唯一保持冷静、唯一在炸毁钟楼和砸毁铜钟事件中得到实惠的是胖学者。他继承了寒浞的全部不动产。现在，钟楼旧址已经成为一堆废弃的石头，铜钟碎片在周易撤离时全部被驮走。胖学者虽然变得衰老不堪，但是，朗诵声依然嘹亮——他现在读什么书？《西域》、《亚洲腹地》、《新疆甘肃地图追记》还是《敦煌千佛洞图录》？都不像，可是为什么反复提到自己的名字和在新疆的考察？

斯坦因一边思考，一边循声进入胖学者的庭院。虽然时光过去三十年，胖学者除了头发和胡须变白，其他地方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斯坦因走到跟前，慢慢伸过头，从书眉上看见了突厥文书名：《斯坦因牌蒸汽机和三节女生车厢》。他的表情瞬间凝固——胖学者竟然在读他向来瞧不起的无赖瓦尔特编造的“文书”！

听见粗重的呼吸声，胖学者从沉醉中拔出双眼，打量一阵斯坦因，脸上立刻堆上热情接待的笑容，“哈哈！是你吗？斯坦因？我的老朋友！”

他扑过来，要拥抱。斯坦因生硬地推开，“可敬的、有恒心的、治学严谨的学者先生！我第一次来中亚，听见你朗诵费尔多西《列王记》；第二次来，听见你读《十四行诗》，第三次来，听见你读我的《古代和田》、《沙埋和田废墟记》，按照规律，这次来，您应该读

《西域》、《亚洲腹地》，《新疆甘肃地图追记》或《敦煌千佛洞图录》，可是，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您竟然读那种荒唐、低劣、可耻、无聊、罪恶的垃圾！”

胖学者怔怔地睁大眼，侧过耳朵，“你说啥，大声点？”

“我是说，如果你仅仅为了满足朗诵的嗜好，那么，就请读《三字经》或《法句经》吧！”斯坦因拼足气力，大声吼道。

胖学者翻翻眼睛，“你说什么？我的耳朵被铜钟震坏了，你能不能再大声点？”

斯坦因鄙夷地望着他，觉得自己能像巨型蒸汽机的汽笛那般吼叫，直到把他震聋、震哑、震死、震碎、震飞、震光，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轻声细气，说：“肉机器！”

“你问谁？昆仑驼主？哦，他死了！”胖学者的调门越来越高，声音变得尖利而且沙哑，“你问什么？他不是被枪打死的，是被周易砸铜钟时震死的。周易要他率领沙洲商驼跟上部队进沙漠，他不干，周易就威胁说你敢违抗命令，我就把你砸成碎片、声音！你问什么？砸了没有？砸了！不过，砸的是铜钟，昆仑被震聋、震哑、震死、震碎、震飞、震光，变成声音，消失了。你还想了解什么？蒸汽机？弹唱艺人？还是第 2651900 号裸奔潮流的形成过程？你能不能再大声点？有人在声音中看见了闪闪发光的各种文字？我没看见，我从来都是眯着眼睛朗诵的，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哦，什么？说什么？你究竟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啊，要不要写在羊皮纸、桦树皮或我的棉布袍子上？”

斯坦因扭转头，快速离开。他命令队伍搬出果树园，与沙洲商驼一起，驻扎在贫民区。

和田新任行政长官得知消息，急忙乘坐小汽车专程拜访他，“我们之所以安排考察队到富人区，是因为治安良好，环境优美，同时，还有德高望重的学者铁木真，我想，你们会有很多话题要探讨。”

“铁木真？胖学者的名字叫铁木真？”

“是啊，你们是多年的朋友——先生，你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斯坦因沉默了。难道，那些在欧洲上空横飞的诽谤文章都出自胖学者之手？难道，胖学者卑鄙地操纵着瓦尔特、元浩、寒浞及欧洲各国的学者、记者和翻译？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朗诵者实际上是一台在中亚沙漠边缘疯狂吼叫着的蒸汽机？

和田行政长官非常谦恭，“先生，卑官公署仍然承袭潘大人的风格，大堂、屋舍及后花园都没有一丝变化，如果您不嫌弃，可以请在那里休息。这也是金主席的意思；另外，从个人感情来讲，您第一次来新疆时，我在欢迎队伍中打过羊皮鼓，现在，我仍然保持着对您的尊重——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半个，但是，我向来尊重有文化的人。”

斯坦因眼睛一亮，“哦？是吗？如果你真有诚意，那么，请在晚宴时请铁木真一起就餐，我有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想请教他。”

长官为难了，“……这恐怕不行，因为，多年来，铁木真都坚持着足不出户的做学问习惯，即便在潘大人时代，他也没有离开过果树园半步。如果先生愿意，我陪您拜访他。”

斯坦因轻轻叹息，“那就算了吧。”

和田行政长官派一位当年的军鼓手、现在的中级军官带领十几名士兵到驻地，昼夜保护。斯坦因感到很不自在，就同艾伦骑马到和田牧场看望雪莲。自从昆仑去世后，雪莲一直沉默寡言，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斯坦因想把珍贵的玉枕归还给她。雪莲用手势说：那是洁白的骆驼，你还要骑！

善爱告诉他采诗发疯、失踪的消息，令斯坦因叹惋不已。

晚上，年轻的骆驼客们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欢迎客人。昆仑曾经坐过的地方，换上了八荒。斯坦因和艾伦坐在他旁边，接受一轮又一轮的献歌、敬酒。虽然曾经熟悉的老骆驼客所剩无几，而歌声、舞蹈、敬酒的人都与几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昆仑、八荒、娇娇及许多熟悉的面孔确实消失在了时空中，永远无法在这热闹非凡、真情洋溢的歌舞中呈现！斯坦因触景生情，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善爱捧着一个包裹走到艾伦跟前，“牧场被周易的士兵洗劫一空，没剩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件珍贵的礼物是斯坦因大人送给我的，

在劫难中，我拼死把它保存下来。这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礼物，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艾伦打开包裹，是斯坦因当年亲手制作的玉璧面纱——“湖泊”！

斯坦因惊讶地说：“善爱，你这是……”

善爱说：“说心里话，我非常喜欢它的秋天胡杨林般澎湃的颜色，一直舍不得穿，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拿出来看看。我想，艾伦会喜欢的，再说，进沙漠也很需要。”

艾伦高兴地将“湖泊”戴在头上，众女子围过来，拉她跳舞。

斯坦因望着盘旋飞舞的面纱以及面纱中天真快活的艾伦，想起了娇娇。隐隐绰绰的面纱中，她们笑时的神情多么相像啊！

很多伴舞、唱歌的男人和女人，都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欢歌笑语里，根本想像不出这里遭受过洗劫。斯坦因情不自禁，走进人群，在热烈的鼓点中跳起“鹰舞”。他像帕米尔高原上空的矫健雄鹰，无拘无束，展翅飞翔。那些不断涌现的、曾经阻挡他前行的冰川和雪山现在都包容在俯瞰之中，并且逐渐缩小、模糊、远去……蒸汽机的吼叫，瓦尔特喧嚣，铁木真的阴谋，都在纷纷掉落。飞翔！勇敢而高贵的飞翔！裸奔的结果只能是道渴而死，飞翔则把心灵引向天空，俯看苍茫辽阔的神性大地，多么自由、快乐！

火堆热情地燃烧着，而人群却慢慢地安静下来，进入癫狂状态的斯坦因在激情的舞蹈中扔掉衣服、鞋子、裤子和手表，他还想扔掉头发、眼睛、鼻子、耳朵、皮肤，他快要疯。

接着，八荒进入舞蹈，普鲁进入舞蹈，艾伦进入舞蹈，善爱进入舞蹈，雪莲进入舞蹈，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进入舞蹈。

一群雄鹰在歌唱。

一群雪峰在涌动。

一群浪涛在翻滚。

一群沙丘在奔驰。

一群湖泊在荡漾。

.....火堆熄灭，星星点亮。骆驼、藏獒叫起来。牧场沸腾。一个人累倒，两个人累倒，五个人累倒，十个人累倒，最后一个人，也累倒，他是斯坦因.....

太阳泰然自若地照着裸卧在草地上的一群人身上，闪闪发光，仿佛那是一片刚刚形成的、长满芦苇的湖面。

第三天，考察队离开和田，一路东进。

首先抵达尼雅古城，挖掘到数量可观的文书。正要继续向米兰进发时，舍里夫转来新疆当局电报：让斯坦因原路返回喀什，因为他的行为超出了护照的允许范围。目前，内地学生针对他的抗议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着。

确实，护照上明确规定不能挖掘。

斯坦因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孤注一掷：他让普鲁将考察所得文书送往喀什，以应付金树仁特使的查询。让大队人马穿越荒原，火速前往米兰。同时，斯坦因还下令毁坏电台，彻底与舍里夫、金树仁断绝联系。

艾伦担心地问：“一路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点燃烽火。接下来的行程中，还点火吗？”

斯坦因说：“继续，金树仁的士兵绝对不敢跑到沙漠里来！”

46、步步莲花

自从踏上克什米尔的土地，艾伦就以学者的严谨和细心在地图上标示着点燃烽火及野火的地点。将这些点连接起来，正是考察队走过的路线。虽然斯坦因前三次进入中亚考察，也大致在这个范围内，但是，每到一处古代道路、城堡或宗教遗址，他还是跟艾伦一样，像首次发现那样激动。两人怀着孩子般的好奇，点燃大火，然后，定定地看着火苗在黑色的蓬草枯柴堆中不断吞噬、膨胀，直到变成巨大而壮观的火球，犹如亘古荒原中旺盛的生命之灯。

以前，斯坦因点燃烽火后就迅速离开，他不愿看着火堆从熊熊燃烧的盛况逐渐转向衰落、熄灭。而艾伦恰恰相反，她喜欢欣赏火堆从点燃、剧烈燃烧、慢慢衰退乃至无声无息沉寂的全过程。尤其是和田

牧场那次经过八荒允许、由她按照原始方式钻取火种后亲自点燃、持续到天亮的熊熊大火，更让她刻骨铭心，激动不已。艾伦用朱红颜料在和田牧场位置上涂出一个大大的圆点。

踏上古道，上一堆烽火与下一堆烽火之间的路程没有和田铜钟伴奏，格外寂寞。而骆驼脖子上的铜铃几月前全被周易收缴，据说要拿去制造弹壳。所以，大家在刺目的阳光下默默地穿过一座又一座沙丘，最大动力和希望就是在下一个宿营地点燃火堆。

在距离米兰古城大概一百公里的荒原中，斯坦因意外地听到了敦煌鸣沙山的轰响。此前，考察队向东行进时，都是和田铜钟把他们送到米兰古城，然后交给鸣沙山轰响，使整个路途都充满生机。现在，和田铜钟被毁，慈悲而宽厚的鸣沙山轰响竟然穿云破雾，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迎接考察队。斯坦因仔细辨别，是那熟悉的、令人鼓舞的神圣鸣响。艾伦也听见了。

斯坦因向大家宣布：提前宿营，以纪念在这里首次听到鸣沙山轰响。

八荒却说在喀什时他就听到了。普鲁也说，从克什米尔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这种声响。

斯坦因蒙了。怎么回事？难道鸣沙山轰响自古以来就一直伴随着横跨欧亚大商道穿越、延伸，只是被人们忽略了？或者，它不着痕迹地汇入风声、歌声、铜钟、芦笛甚至驼蹄声里？

队伍继续前进。

晚上，艾伦取来火种，正要点燃柴草，忽然，东北方地平线处发现暗红色火光。八荒判断，那里应该是米兰古城的位置。

“你托其他骆驼客给五蕴带过口信吗？”斯坦因问。

八荒说：“没有。”

“那么，前面的大火是怎么回事？烽火台不可能发出如此大的烟火。我感觉到，一座庞大的城市在燃烧！”斯坦因凝望远方，疑惑不解，“是不是金树仁的部队在向我示威？”

八荒望着夜幕下神秘幽远的戈壁，没说话。他像一座雕塑，大风吹着头发和脸面。

普鲁担心地说：“会不会是周易的匪兵？”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八荒望了一眼艾伦，说，“前进，还是后退，你们决定。”

斯坦因沉默不语。现在，考察队与外界失去所有联系，成了荒原中的一座孤岛。前三次考察时，曾经服务过的老邮差（斯坦因想不起他及其家乡名字）已经在暴乱中丧生，新的邮政系统虽然很快建立，但是，斯坦因不愿意在这世界上最坦诚、最真实的地方看到有关瓦尔特及欧洲学术界的虚假信息，更不愿意让金树仁名正言顺地对考察队进行盯梢。怎么办？如果前面果真是周易叛军，考察队就面临巨大危险。自己死不足惜，可是，艾伦呢？她仅仅为了感受荒原的寂寥、沙漠的壮观和古城的悲凉，最大的奢望就是观赏米兰、楼兰及敦煌壁画的被剥取前的状态，没有理由让她跟着考察队共同赴难。

艾伦经过多日艰苦行进，痛苦不堪。但还是顽强拼搏，坚持着。她走到斯坦因跟前，低声说：“在我的记忆中，你从来没有退缩过。”

“……我在考虑，派普鲁送你回和田牧场，可能会更好些。”

艾伦嘴唇干裂，神情憔悴，但目光依然明亮，“我发过誓，一定要把烽火点到敦煌。”

“可是，我们有可能在路上死于非命——不是道渴而死！”

艾伦笑了笑，“以什么姿态倒下，都一样。”

斯坦因紧紧握住她的手，泪水流下，“那好，我们前进。”

三天后，队伍抵达米兰古城。

米兰河又回到了以前位置，从低洼处流走。古城被遗弃到高高的台地上。种种迹象表明，河流改道的时间不长。城内，浓烟滚滚，燃烧着大火。

米兰古城似乎在不久前才经历了一场洗劫。

是什么人干的？为什么要屠杀这些为生存而努力的沙漠遗民？突然，一支驼队从城门洞鱼贯而出，每峰骆驼都驮着大木箱。仅有的一个骆驼客走在最后面。

斯坦因定定地望一阵，失声大喊起来：“文书箱！那正是我让五蕴看守的文书箱！那个贼终于现形了！”他不顾年老体弱，激动地跑过去，抚摸着木箱，泪流满面。然后，他揪住老骆驼客，厉声问道：“你是谁？从哪里偷到的这些文书？”

骆驼客坦然自若，“不是偷的，捡到的。我等了好久，现在，赠送给你。”

斯坦因稳定一下情绪，说：“好吧，我不想责怪你。只希望了解到事实情况。”

“哦，说吧，你想知道什么？”

“五蕴在哪里？”

“他被阴谋杀害了，”骆驼客说，“七天前，来了一支土匪队伍，他们要攻打脚印城——”

“脚印城？是脚印绿洲还是脚印城？”

骆驼客奇怪地打量几眼斯坦因，说：“就是这座城啊！五蕴把古城墙连接起来，围成脚掌形状的城，又在前面依次布置五座烽火台，像脚趾，说这是大家共同留在大地上的脚印，由他的五个儿子看守。脚印城人生活得很好，可是，不断有土匪来抢劫，逼着要让五蕴交出财宝，说拿去换枪。各种谣言越传越远，吸引来的土匪也越来越多。七天前，许多股土匪会合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头目是周易，他们团团围住脚印城。周易威胁要把河水改道。五蕴不怕，因为城墙非常坚固，而且，传说，这座城还能在大地上行走，永远攻不开，即便河水流不进城，储存的水还能坚持半年。可是，谁能想到，城里出现了内奸！就是当年逃来的清朝官员，名字叫饕餮，他说不想被活活渴死，就悄悄打开城门。周易拷打、放火，五蕴都不开口。后来，匪徒恼羞成怒，杀害了所有人。”

斯坦因厉声问：“说说自己吧，你如何躲过了这场屠杀？”

“他们看不见我。”

“那么，你为什么阻止他们？”

“哦，是这样的，七天前，就是脚印城被围困的时候，五蕴站在城头开始弥撒，他撒下的不是金钱，也不是粮食，而是各种闪闪发光的文字。匪徒们疯狂地大喊大叫、威逼利诱的时候，我专心致志捡文字。后来，弥撒结束，我才意识到发生了大屠杀。”

突然，艾伦惊讶地叫起来：“父亲！——”

斯坦因和老骆驼客都吃了一惊。

艾伦哭着说：“他是我的父亲戈特！虽然说一口流利的突厥语，虽然多年未见，但是，他确实是我的父亲！他说话的神情一点都没变！”

骆驼客漠然地望一眼他，摇摇头：“不，我是沙洲商驼的骆驼客。”

斯坦因转身问八荒：“是吗？”

八荒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而且，从相貌看，很显然，他是欧洲人。”

骆驼客抓住斯坦因的手，“先生，该付给我工钱了。”

斯坦因说：“我从来没有在驼队中看见过你啊。”

“我伴随着驼队走完了很多路，参加了你组织的所有考察，直到现在；可是，以前，每次领取工钱时你只给别人发钱，赠送礼物，对我视而不见。我以为你忘了，就寄希望于下次。你是高贵的老爷啊，我不能把你当成拖欠工钱的黑心人啊。现在，我再不能不开口讨工钱，我曾答应，要给心上人买红丝绸、丝线呢。可是，几十来，她从青丝等成白发，把柔软身躯等成干硬的雅丹，追随着驼铃声四处寻找我的身影。现在，我必须离开沙洲商驼，离开你们，我要用剩下的生命找她去，一定得找到她。”

“你叫什么名字？”

“忘了。”

“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忘掉？”

“名字是给别人叫的，而你们从来不叫我名字，所以，就忘了。”

大家都沉默了。八荒问：“你凭什么说自己是沙洲商驼的骆驼客？”

“经历，我所有的经历都是证明啊！”老骆驼客认真地说，“有很多事情你们根本不知道，例如，弹唱艺人为什么都要利用‘2651900’的招牌，昆仑为什么给一块黑色鹅卵石取名盘姑，他为什么要朝夕戴在身上，即使与善爱做爱时也要放在枕头边？他怎样把一块黑色的坚硬石头盘成优质和田羊脂玉的？你肯定不知道。还有，采诗、善爱和娇娇为什么会从壁画里走到人间？还有，戈特为什么会与夸父合而为一？还有，是谁真正操纵了目前为止还没破译的‘神秘文书’？还有，铁木真究竟是肉机器还是白石头？还有，元浩为什么要离开周易？还有，前不久，你们在和田牧场上都干了些什么？等等，这些事情，我知道得比谁都多。要不要我把所有经历都说出来？”

斯坦因疑惑地望着骆驼客。如果说他是个骗子，可是，他简直聪明得像魔鬼，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怎么回事？

“节省时间，快给我工钱吧，好不好？我要走了。如果舍不得钱，就把你身上戴的这些奖章顶工钱，好不好？剥下金箔，能换些钱。”说着，骆驼客手脚麻利地摘奖章。

斯坦因没有动。他心里很清楚：所有金质奖章都完好无损地安放在匈牙利的侄子家中，自己从来没有戴在身上过。

他轻蔑地说：“摘吧，能摘到的，全给你。”

骆驼客摘禁果一般，欢天喜地。过一阵，他说：“摘完了。”然后，向荒原走去。

“父亲，你别走！”艾伦喊着，转过身，拉住斯坦因，“求求你，别让他走！他摘取的动作我太熟悉了，童年时，父亲经常那样给我摘苹果！”

斯坦因无动于衷。艾伦跌跌撞撞地去追。

可是，骆驼客走得飞快，风一般地消失在荒原中。艾伦回到斯坦因身边，问：“这究竟是梦，还是发生的事情？”

“……真是怪事！”斯坦因摸摸头，跺跺脚，说，“打开木箱看看就清楚了。”

木箱包装方法、里面的铺垫物、古代文书都保持原来的状态。斯坦因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蒋孝琬整理的目录也完好无损。斯坦因确定是当年让五蕴看守的那一批文书资料。

刚刚消失在荒原中的骆驼客是怎么回事？

斯坦因问：“八荒，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每次长途贩运时都经历各种奇事、怪事。”八荒淡然说，“我们习以为常了。”

“哦，那么，你如何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竭尽全力、挖空心思地去想那些事情，我就永远生活在对历史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揣测中，那么，我们的驼队就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谁都不能把自己的脚印捡起来走路。可是，你却做这种努力。”八荒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商道痕迹，说，“我建议你，放弃那种毫无结果的尝试，还是把脚印留给后来者吧。”

“可是——”

“大人！”八荒不耐烦地说，“你看看那些两千多年前形成的丝绸之路，有多少人、多少骆驼、多少木轮车的脚印？谁能数得清？谁能还原到每一个主体？”

这时，考察队中的发报员走过来，说：“先生，我可不可以使用电台？”

斯坦因吃惊地问：“我不是让你毁坏了吗？”

“抱歉，我违背了你的命令。”

“立即打开，听听外界的信息！”斯坦因精神重振。

很快，发报员与舍里夫取得联系：一支上千人的土匪兵七天前洗劫了米兰古城，目前去向不明，希望考察队火速停止前进，以免遭遇穷凶极恶的匪徒。

斯坦因茫然失措，问八荒：“怎么办？前往敦煌，还是折回和田？我听你的。”

八荒笑笑，说：“你是执着的、总是被好奇心促使着行事的探险家，应该接受各种表象。可是，现在，奇事、怪事、凶事都出现了，你却没有了主见。”

“.....这会不会是你与五蕴、骆驼客等人联合上演的一场闹剧？”

八荒惊讶地望着斯坦因，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痛苦：“你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了！实际上，你没有相信过任何人：蒋孝琬对你忠心耿耿，可是，你让卡特暗中监视他；大夏在全心全意为考察队服务，可是，你总怀疑他勾结土匪抢劫你；采诗、娇娇和善爱都同情你长年孤身在外，可是，你们把她们看得很低，很脏.....”

“我.....不.....那是.....”斯坦因支吾着，说不出一个完整句子。

八荒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在刚才，骆驼客送来文书，可是，你却怀疑他是贼。”

斯坦因猛地抓住他的手：“兄弟，现在，怎么走，我听你的。我死了，没有什么可惜，必须把艾伦和其他考察队员带出沙漠。”

八荒坚定地说，“我不会为你作出任何决断。”

“为什么？”

“我们存在着根本性差别：你总是怀疑一切，而我们，却相信一切。”

斯坦因转过身，冲艾伦说：“亲爱的，我该怎么办？难道我的精神有病了？”

艾伦眼睛里含着泪水，扭过头，望着蜃汽弥漫的荒原，没说话。

八荒说：“必须离开这里。否则，古庙里的佛像、菩萨、金刚、飞天甚至花朵、果实、乐器等等都会来迎接考察队，那时，你会更加恐惧！”

斯坦因蹲在地上，抱着头想一会儿，猛地站起来，说：“这样吧，把考察队的命运交给‘金玉神驼’，让它带我们走！”

于是，“金玉神驼”昂首阔步，走在最前边。后面依次为：驮着文书箱的三十峰家驼、九十峰野骆驼、一百峰野骆驼与家驼杂交的骆驼、

斯坦因及其他考察队人员、八荒及其他骆驼客。队伍蔓延很长的一溜。“金玉神驼”向阿不旦方向走去。

斯坦因计划在这里补充粮草，可是，当年的沙漠渔村已经废弃。必须找到新的居民点，否则，考察队将全军覆没。

“土匪洗劫的目标就是居民点，为了保证安全，必须在荒漠中前进。”八荒沉着冷静，严肃地说：“看得出，‘金玉神驼’试图带领我们穿过罗布荒原，走向吐鲁番盆地。”

“到了那里，金树仁控制起来不是很方便吗？”

“至少，大家可以活命。”

“如果再次散失这些珍贵文书，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斯坦因固执倔强的脾气又发作：“八荒，好兄弟，求求你，如果万一遭遇金树仁部队或者匪兵，我去交涉，请你把文书和艾伦安全运抵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好吗？”

八荒点点头，“我答应你。”

庞大驼队在罗布荒原腹地穿行。这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几年前，这里还是恣肆汪洋、波涛翻滚的水乡泽国，可是，随着河流改道，罗布泊漂移到别处，一切生命消失，原来的湖底变成干芦苇丛和盐碱滩。干芦苇的柔软部分被巨大风力斩断，剩下利箭般的硬茬。骆驼虽然尽量躲避，还是被磨烂、扎破，留下一路斑斑血迹。

艾伦因为昼夜气候的悬殊变化，病得很重，常常处于昏迷状态。但是，队伍不能停止。斯坦因让八荒做成一顶驼轿，与她同乘一峰骆驼。

晚上，发报员收到舍里夫措辞严厉的电报：中国内地几大城市都爆发了针对斯坦因的游行，考察队必须停止沙漠探险，火速到就近中国行政地区接受审查。

斯坦因愤怒至极，撕掉电报，挥舞着双拳大喊：“阴谋，都是可耻的阴谋！我宁可死，也不接受什么所谓的审查！”

艾伦拖着虚弱的身体，走过来，“亲爱的，我恐怕走不出沙漠了。”

斯坦因抱住她，“没事的，要相信‘金玉神驼’的灵性！”

艾伦苦笑一下，摇摇头，“我不能连累你们，就让我安安静静地
在沙漠里睡过去吧……别担心，我一点也不害怕，相反，心里从来没有
现在这样安详过……”

“不！”斯坦因抱紧她，泪流满面。

艾伦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斯坦因、八荒等人使尽所有沙漠救急方
法，都没用。

难道，真的要把艾伦独自留到荒原中？

斯坦因焦虑地在帐篷里转圈。突然，他想起《十一页桦皮书》，
急忙找出来，走到艾伦跟前，说：“亲爱的，多年来，我虽然没有间
断过给你写信，但是，有件事情却一直隐瞒着！”

艾伦奄奄一息，说不出话，只是眼睛微微睁了一下。

斯坦因流着泪，哽咽着说：“第一次进入新疆时，我就得到了很
多关于戈特的传说及神秘的《十一页桦皮书》，那里也记录着不少关
于他的信息。可是，我总以为这些东西不可靠，多年来，因为缺少坚
实可信的证据，我没敢向任何人公布……”

艾伦吃力地说：“读……读……”

外面，大风呼啸着，淹没了她的声音。斯坦因当年在蒋孝琬的帮
助下已经能够通读《十一页桦皮书》，艾伦也自学了华文。所以，为
了保持原来的文本状态，他没有翻译成英文。

斯坦因结结巴巴地读完一遍，天已大亮。艾伦的精神奇迹般地好
了许多。

八荒和骆驼客张罗着启程。

“要不要休息一天？”斯坦因问。

艾伦微笑一下，说：“不用了，在驼轿上，你给我再读一遍。”

队伍出发。单调的驼铃声中，斯坦因背诵《十一页桦皮书》。看
着艾伦的精神越来越好转，斯坦因干脆将《冰泉浴》、《葫芦漂在沙
海上》全部背出来给她听。

艾伦沉浸在故事中，甜蜜安详。“亲爱的，父亲给我讲过这些故事，这些文书肯定是父亲书写的。”她流着泪说，“而且，这种口吻还是经常给我说话的那样，很亲切……”

“可是，你的父亲能把中文写得这么好？”斯坦因很纳闷，“当年，蒋师爷说，要写成这种书法，至少得三十年的研究、练习，可是……”

“不管那么多，反正，故事属于父亲。”

忽然，“金玉神驼”停下了。

八荒驱驼跑过去，惊叫起来：“斯坦因大人，是昆仑驼主！”

斯坦因来不及多想，快步走到前面。

这不是当年滞留在阿不旦的传教士牢兰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人迹罕至的沙漠里？

“八荒，你认错人了，昆仑驼主几年前就死了，怎么会在这里？这不是传教士牢兰吗？”

八荒激动地说：“不，昆仑没有死！那年，他说要到昆仑山里去，化作声音，永远存在！我现在叫他，他肯定答应！”

接着，他深情地呼唤：“老驼主！”

陌生人乐呵呵地抬起头，答应一声，然后，继续在原地转圈。

八荒问：“老驼主，你在寻找骆驼啊？”

“不，寻找我自己。”陌生人说。

斯坦因却看见牢兰在做弥撒。

他大声问：“牢兰，你不是在阿不旦传教吗？”

牢兰说：“迦楼罗被周易抓去当向导了，采诗找迦楼罗去了，阿不旦渔民被杀完了，我要安慰他们失落的灵魂。”

骆驼卧倒，艾伦跳下，走到陌生人跟前，看一会儿，说：“这是我父亲戈特！”

斯坦因说：“怎么可能呢？”

艾伦肯定地说：“你下来看看，他写的华文字体与《十一页桦皮书》、《冰泉浴》和《葫芦漂在沙海上》一模一样。”

斯坦因过去，根本没有书桌。也没有书写。他只看见牢兰站在雅丹上做弥撒。

“金玉神驼”迈开步伐，驼队继续前进。

忽然，斯坦因、八荒和艾伦同时叫起来：“奇怪，戈壁滩上怎么会生出两朵莲花？哦，不，一长串莲花！……是‘金玉神驼’踏出来的莲花路！”

洁白的莲花向前漂移。斯坦因、八荒和艾伦骑着骆驼追上“金玉神驼”。

两朵莲花还在前面。莲花开放的地方，都有两只正反脚印。

莲花带领驼队穿越沙漠，穿越约特干枯树林，飘到一片沙丘间，化作一汪清澈泉水。

骆驼和骆驼客争先恐后地喝起来。

八荒向四周打量一阵，喃喃说：“脚印绿洲，这是玄奘法师的脚印！”

47、何处飞来的子弹

两列巨大的沙丘间，沙漠湖正往外汨汨渗水、蔓延。

周围土地在滋润中慢慢苏醒。甜美的水让骆驼客与骆驼饱饮一顿，之后，人群开始无忧无虑地嬉戏，骆驼也轻松自如地嚼食干草，似乎将刚刚摆脱的迷茫、险遇抛到九霄云外。

湖泊北边，是一片曾经茂盛生长、现在完全干枯的芦苇地。黑风暴将它淹没了半个多世纪，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有一点火星，它们就会快乐地燃烧起来。但是，艾伦没有那样做，她默默地关注神情忧郁、对着湖面发呆的斯坦因。应该给他一些欢乐的情趣。于是，她找到一个树洞，钻进去，换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然后，将玉璧面纱戴在头上。

斯坦因仍然站在湖边发呆。他想从明镜般的湖面光影中寻找自己。湖面闪烁着微弱的亮光，空空如也。他的轮廓、面容、目光，都没映射出来。三十多年前，他离开克什米尔即将踏上中亚土地的前夕，曾对着镜子发誓：要踏遍中亚，满载而归。截至现在，他已经在这片土

地上转悠过四次，可是，就像中国谚语说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不但不能带走任何东西，而且，还丢失了自己——如同不断丢失的脚印，永远无法找回。

湖面怎么可能照不出人影子呢？自己究竟存在，还是虚幻？娇娇童年在这里度过的吗？

骆驼客扎帐篷去了。湖边只剩下斯坦因。他盯着湖面，他进入湖面，他解剖湖面。终于，无中生有，朦朦胧胧的湖面中出现了人影。但是，很快，他失望了：影子清晰，却像复合造型的壁画人物，与习惯概念中的斯坦因毫无关系。谁不熟悉自己的形象？难道这个胡乱搭配的影像是斯坦因？——不是斯坦因，又是谁？此时此刻，只有他站在根据物理成像原理能够产生这个影像的位置上。

铁木真、瓦尔特之流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诽谤自己，他从来不肯认输。现在，湖面又强加这样一个影像，他可以不承认，但它确实存在着。

既然如此，就认真审视一次吧。首先，眼睛，这是目光的湖泊。目光的安详与淡定使他不由得想起“金玉神驼”和那些默默行走的家驼。还有眼帘、睫毛，都硬如骆驼刺。只有这般坚硬，它们才能抵挡一次又一次的风沙袭击。就是说，斯坦因的眼睛及周边环境已经与骆驼生态完全相同。另外，两道浓黑的眉毛挺拔如森林，坚实如沙丘，横空出世，挂云阻风，仿佛是守护湖泊的两尊金刚。接下来，是雄伟陡峭的鼻子。它在整个面容中的地位相当于三弦琴之于弹唱艺人、铜钟之于和田、鸣沙山之于敦煌、汽笛之于蒸汽机。也可以把它比喻成铁木真与蒋孝琬、瓦尔特与大夏的分水岭。为了削平它，黑风暴曾经做过数万年的不懈努力，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斯坦因从这鼻子上看出了自己的影子，因为他喜欢把它比喻为戈壁滩中的烽火台，或驰骋在欧洲平原上的一匹黑马。鼻子是匈奴祖先当年从敦煌草原带到欧洲平原的唯一文化符号。他四次进入中亚，鼻子总是不顾一切，冲锋陷阵。娇娇活着时，他曾幻想给她当坐骑；娇娇遇难后，他多次梦见娇娇骑着鼻子跑出狼群。斯坦因是多么的感激鼻子啊。鼻子两边的辽阔地带，

不用说，就知道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艾伦进去了，没出来。娇娇也走进了，也没出来。但是，斯坦因的“塔克拉玛干”不是死亡之海，它孕育着文字——通常，人们把它们破解为“皱纹”。如果命名为皱纹，那么，骆驼的、狗的、猫的，叫什么？所以，斯坦因顽固地称“皱纹”为文字，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由表及里，沿着文字的复杂构造与路径走向内心及世界，这些文字远比铁木真、瓦尔特的学术真实。

不该想起瓦尔特，因为接着就顺其自然想起了蒸汽机。或者说，是蒸汽机强行闯入想像。鼻子不是鼻子，也不是野马，不是文化符号，它是驰骋在沙漠里的蒸汽机。没有轨道和海洋支撑，但依然是蒸汽机。目前，不还能确定它是新疆政府从欧洲订购，还是自力更生研发出来。这匹“野马”的主人曾经那样万般无奈地畏惧蒸汽机，现在，他竟然任凭蒸汽机像宠物那样在自己最尊严的区域爬行。娇娇呢？毛腊呢？三弦琴呢？快乐的芦苇地呢？沙丘呢？骆驼呢？这些斯坦因非常渴望见到的文化符号呢？它们在面对蒸汽机时为何那般脆弱？为何文字在蒸汽机轧过时成了分散的沙粒？忽然，斯坦因产生一种强烈愿望：扑进水面，用坚实的身躯堵住轰轰隆隆的蒸汽机。既然它没有翅膀照样能飞，既然它可以离开轨道，既然它能够闯入柔软的沙漠，那就用自己的肉身去堵住它！

他正要向水面倒下，八荒从后面拉住，“大人！北边发现了果树园和居民区遗址，与我们当年在尼雅古城看到的几乎完全相同！”

斯坦因闭上眼睛，捂住脸面休息片刻，转过身跟着八荒朝北边的芦苇地走去。

田间小径，干巴巴的树枝，整齐的院落，敞开的门窗，以及人类、动物的骨骸，与第一次到达尼雅古城看到的情景如此相像——唯一不同处，所有骆驼、鸡、狗、牛和羊都没有拴绳索，它们无一例外，头骨都朝着约特干方向。与外界相连的那条大路上，扑倒着很多成年男女和幼童尸骨。与尼雅古城遗留的逃离现场不同，这里是回归。斯坦因从呈现出来的各种情态推测，当年，脚印绿洲人全部外出，强大凶猛的沙尘暴突然降临，人们在极端慌乱中不顾一切，返回家园。骆驼、

鸡、狗、牛和羊似乎已经看见了奔跑的人群，都跑向芦苇地，迎接主人。但是，黑风掀起的沙丘瞬间倾倒，男女老少来不及呼喊、躲开，就全部被埋在下面。紧接着，另一座更大的沙丘滚涌而来……

现在，巨大的沙丘又被大风移开，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灾难现场。

艾伦戴着玉璧面纱过来。

斯坦因愣一下，说：“亲爱的艾伦，你知道吗？这就是脚印绿洲，传说，当年玄奘取经回来时，在这里遗落很多文书和经卷，所以，绿洲又叫‘佚书’绿洲。我相信传说是真的，也相信有很多文书藏在某个秘密埋藏地，但我不想挖掘了。”

“为什么？你是那么地迷恋玄奘法师！”八荒、艾伦同时不解地问。

斯坦因仰起头，意味深长地说：“挖掘的速度永远跟不上蒸汽机！”

忽然，元浩出现在对面沙山上，他拿着白洋铁皮喇叭喊话：“斯坦因考察队所有人员和沙洲商驼所有骆驼客，你们被包围了！都乖乖地举起双手，离开驼队，否则，杀无赦！”

斯坦因冷静地向沙山上望一眼，说：“绝不能让古代文书接受暴徒的检查。可悲的是，我们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即便这帮家伙杀了我们和骆驼，也无人知道。中国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推卸责任，对外宣称考察队在罗布荒原失踪，就可以向英、美两国搪塞。”然后，他转向艾伦，“亲爱的，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发问、思考、彷徨与内心激烈的斗争。现在，我心力交瘁，什么都不想，也不打算向任何方向迈出半步。我想，在他们开枪之前，做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

“什么？我听你的，亲爱的！”艾伦重新焕发生机，温柔地说。

斯坦因郑重其事地说：“这片绿洲是玄奘法师留下的脚印，我希望，由八荒主持，我同你在这里举行婚礼！”

艾伦激动得热泪盈眶、浑身颤栗，“我愿意！”

“很抱歉，来不及订购戒指、婚纱、礼服……”

“不，我什么都不需要，”艾伦流着幸福的泪水，“我只要你，和现在的脚印，留在沙漠大地上的脚印，哦，还有玉璧面纱，就让它充当婚纱吧！”

斯坦因转向八荒：“兄弟，你会吹芦笛吗？”

八荒点点头。

“那么，就请你吹响芦笛，为我迟到的婚礼祝福吧！”

“不许动，再动就开枪了！”元浩恼怒地喊。

“金玉神驼”义无反顾地沿着干涸的和田河床向南走去。驼队开始蠕动。

空中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子弹在人们的头顶飞过。斯坦因抱起艾伦，满怀信心地跟着驼队走。和田铜钟说，跟我来吧。敦煌鸣沙山说，不用害怕。三弦琴说，回家的路就在心灵深处。毛腊说，就算子弹再聪明也找不到你们。

子弹碰到头上、身上、脸上、眼睛上、玉璧面纱上、祈祷声上、对往事的回忆上，纷纷掉落，同时发出响亮声音——那不正是和田铜钟的鸣响吗？是谁敲响了已经成为碎片的它？或者，是敦煌鸣沙山改变了轰响的音质？

慢慢地，枪声被远远地甩到后面。

黄昏，考察队到达疮痍满目的约特干古城遗址。

废弃寺庙的破门前，元浩双手举枪，枯树般地站着。斯坦因义愤填膺，向他走去。距离两米远的地方，他发现元浩像僵尸；再往近，觉得他像朵镶着黑边的云。他站住了。

“现在，要揭开谜底了。”元浩挤出一丝狞笑，“我要告诉你，是谁在沙洲商驼与我们之间搭建了桥梁，又是谁让你的四次中亚之行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展开——哦，属于蛊惑仔时代的裸奔艺术《7月28日，世界以喀什为中心》在这之外！”

斯坦因抬手止住：“我对你没有兴趣，什么都不想知道。”

“你不是一向都很好奇吗？”元浩惊讶地说，“难道沙漠改变了你的性格？”

斯坦因很冷淡，“就是不想听。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们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可是，有些秘密对你来说很重要。”元浩表现得似乎非常真诚，“进入这些秘密，你无异于又经历四次、八次、十六次或者更多次的探险，而且，更加生动、曲折、离奇！”

“别废话，快让你的队伍出来吧。”

元浩蔫了，头耷拉下来，“……就剩下我一人了。”

斯坦因一愣，推开站在他两旁保护着的骆驼客，走近元浩，“你们不是一直想暗杀我吗？现在，我主动当靶子，让你过过瘾！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什么遗憾了。”

忽然，元浩泣不成声，“……老爷，我承认失败了！这辈子，我迷恋枪，崇拜枪，可是，我的一千八百六十四次射击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那年，在脚印绿洲给善爱、采诗和娇娇表演的第一千八百六十五次射击虽然成功了，但那是走火，走火啊！子弹总是同我玩‘捉迷藏’游戏，前一千八百六十四次射击我扣动扳机，枪不响，子弹也藏着不出来；第一千八百六十五次射击，我还没扣动扳机，枪却提前响了，子弹也早早地冲出来，同三位美女玩‘捉迷藏’游戏……老爷，我承认失败了，从懂事起，我总有一种愿望，想杀牛杀羊杀鸡杀人杀太阳杀河流杀大地，可是，我怕失败。后来，我以为枪是万能的神，它能确保万无一失，我祈求枪帮助我杀对手杀阿古柏杀西征军杀脚印绿洲杀斯坦因杀周易和他的部队。老爷，一方面，我杀人的愿望非常强烈，总想对着周易的太阳穴开枪；另一方面，又忧愁焦虑，忐忑不安，总担心子弹同我玩‘捉迷藏’游戏。所以，我想到第一千八百六十五次射击时枪响的脚印绿洲进行试射，或者，研究把握走火的规律。就在这个时候，大人，我看见了你和沙洲商驼，你知道吗，我多么高兴！可是，枪不响，也不走火，大人，你知道吗，我又是多么的沮丧啊！”

艾伦说：“你撒谎，刚才有很多人打枪，子弹在我们四周乱飞，密密麻麻地响！”

元浩呆呆地望着他们，“怎么可能？枪就是没响啊，”他打开枪膛，“你们看，子弹还在这里藏着呢！它的神情，好像藏在约特干森林的树洞里呢。”

斯坦因望了他几眼，回头对众人说：“我们走吧，他疯了。”

“不！您别走！”元浩扑过来，“老爷，求求您，用我的枪对着我的眼睛，扣动扳机，让我看看子弹为什么要‘捉迷藏’、怎样‘捉迷藏’，求求您，帮帮我！”

“哼！想到欧洲的喧哗与骚动，恨不能向你射击 2651900 次！但是，我是沉醉于骆驼般坚毅与梦幻的学者，而不是沸腾吼叫的蒸汽机。”

说完，队伍继续前进。走出不远，后面传来一声枪声。元浩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时，毕生愿望终于实现。他自杀成功。

两天后，队伍沿着河床抵达和田牧场。留守骆驼客和孩子欢天喜地地迎接。

突然，善爱惊叫起来：“天哪，‘金玉神驼’浑身流血，到处是枪眼，至少有 2651900 个枪伤，是谁这么心黑，把它打成筛子了！‘金玉神驼’！谁这么残忍地射击你啊！”

斯坦因、八荒和艾伦跑到前边，果然见“金玉神驼”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雪莲从远处愣愣地望着人群和骆驼。

“金玉神驼”一瘸一拐地走向昆仑雪山。

善爱想要阻拦，看着血淋淋的骆驼躯体，不知从哪里着手。

八荒低声说：“‘金玉神驼’伤得很重，它知道自己快死了，要回到昆仑山里去。”

斯坦因悲伤地望着“金玉神驼”逐渐远去的身影，泪如雨下。

“金玉神驼”走过的路上，飘浮起一朵朵五彩莲花，在天地间舒缓开放。天边地腹，隐隐约约，传来弹唱艺人古老苍凉的抒情性哼唱。那是来自心灵的旋律，可以漂起《玄奘传》、《辩机传》，也能够演

绎消失在岁月帷幕之后的很多曲折历史，但是，现在，只有单纯而庄严的旋律、仪式、赞颂、抚慰、铭刻、葬礼……

驼影快要消失，斯坦因情不自禁，用匈牙利母语，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梵文和中文，撕心裂肺地呼喊：“‘金玉神驼’！我的兄弟！你永远是我的兄弟！‘金玉神驼’！你身上 2651900 个枪伤是替我背走的啊！”然后，嚎啕大哭起来。

“金玉神驼”似乎毫无知觉，没停留，没回头，一直向前走，直到消失在和田河河谷里。

接着，从昆仑山里，传来阵阵低沉的声音，如涛如潮，不断汇聚，不断扩散，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灵。雪莲惊喜说：“这是父亲的声音，他在念诵《法句经》！”

……

年老体弱的卡特坐着驴车来到牧场看望斯坦因。

“大人，我的儿子，就是当年在和田城外迎接过您的那个年轻军鼓手，他走错路，跟着周易造反去了，我发誓，再也不认他。唉，寒浞最后都醒悟了，可是，我的孩子却迷路了，都是命啊！大人，我知道你要来的，那是天性啊。大人，骆驼奔波一生，都有退役的时候，您也得停下来啊。我在约特干新形成的脚印绿洲上给您修建了一座石头书房，不怕大风，也不用四处漂荡，如果您嫌寂寞，我用所有积蓄铸造一口铜钟，每天敲响……”

斯坦因激动地说：“谢谢你，我确实累了，需要在那里的芦苇地中休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派人将这些文书运回国，然后，才能住进你修建的书房，安度晚年。”

卡特固执地说：“这次，我要跟着您！不然，您又忍不住要进沙漠。”

“请相信，我一定去住。让艾伦先拿些书，跟着你去看看，好不好？”

卡特激动得热烈盈眶，“……哦，终于有女人能拴住您了！”

斯坦因找不到《十一页桦皮书》、《冰泉浴》和《葫芦漂在沙海上》。

艾伦说：“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书。”

斯坦因回想一阵，疑心丢在了罗布荒原中。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卡特伤感地说：“我大概活不了多久，但是，书房会永远给您留着。”

斯坦因、八荒带领驼队将文书运送到喀什。

潘其禄率领的一队士兵挡在城外。

“我奉新疆省政府命令，暂时接管考察队所有挖掘到的物品。”

斯坦因望一眼前来迎接他的舍里夫：“是这样吗？”

“对，还包括普鲁前期运来的那些文书。”舍里夫摊开双手说，“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无论如何，得遵照人家的法律和规定。”

斯坦因脱掉帽子，转身朝骆驼客挥一挥，说：“就到这里吧，结束了！兄弟们，再见了！感谢你们始终如一地跟随我出生入死！”

八荒将联结骆驼的皮绳拽断，宣布解散。斯坦因过去，拿起一截“皮绳”，惊呆了。

“你们竟然用芦苇绳蒙哄我！”

八荒爽朗地笑笑，“沙洲商驼的骆驼，中亚沙漠里的骆驼，从来不会在绳子的约束下走路。我们没有对您失信，相反，您倒让骆驼受委屈了呢！”

斯坦因挽起艾伦的手，向城里步行。

晚上，舍里夫再三劝慰，斯坦因只是不理，甚至拒绝共进晚餐：“我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中国内地对我的行踪掌握得如此详细、准确？”

“你的这次考察，已经给英国外交造成很大困难，考察队已经被中国舆论塑造成到处抢劫的匪军了！”舍里夫气愤地说，“你要是知道谁在其中捣乱，就不会埋怨我无能！”

“谁？”斯坦因大声问。

舍里夫说：“就是你资助过的敦煌、长城、楼兰和米兰！他们分别是中国内地各大城市学潮的领导人。”

“……他们？”

“还有沙洲商驼中的骆驼客，随时随地给他们传去消息。”

斯坦因颓然地靠在椅子上，喃喃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舍里夫沉默一会儿，说：“你带领考察队人员先回印度，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只要文书在喀什，我就有办法让它们到达欧洲学者的手中。”

斯坦因摆摆手，舍里夫走了。

过几天，潘其禄派人邀请斯坦因和艾伦到寓所。

斯坦因冷冷地问：“我打算永远做新疆的流浪者，你不会驱赶我吧？”

“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万望您勿见怪，”潘其禄连声道歉，“不过，我还是非常钦佩先生的学识和探索精神。所以，我还要竭尽全力，为您整理、研究文书提供方便！”

斯坦因惊喜地问：“你有办法让我把文书带走？”

“现在，全中国人的眼睛都盯着您，那样肯定不行。”潘其禄低声说，“不过，谁也没说不让您研究，对不对？所以，我特意邀请当地的学者前来帮助您。我能够做的，只有这些了。”

“谢谢，非常感谢！”

“……另外有件事，还需要您帮助。”

“说吧，什么？”斯坦因愉快地说。

潘其禄尴尬地笑笑，说：“还是枪的事情。金主席发来电报，向您表示慰问，并邀请您到乌鲁木齐去访问。”

斯坦因沉思一会儿，说：“没想到，在你和我之间也要掺杂利益成分。”

“唉……”

“你不用为难，我同意。”斯坦因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去同舍里夫谈。”

三天后，斯坦因与当地学者开始整理文书。艾伦来向他告辞。

“怎么？你要独自回去？”斯坦因惊讶地问。

“我打算经过俄国直接回英国……唉，都到了这个年纪，我还那么善于幻想。呵呵，我原来打算和你在约特干的沙漠绿洲上平静地度过晚年呢，”艾伦笑一笑，自嘲地说，“可是，我错了。一直以来，我对于你，可有可无……再见吧，亲爱的！”

“我……你……你已经决定了吗？”

“决定了。”艾伦平静地说，“舍里夫的妹妹来到中亚旅游，她的朝气与活力提醒我，我也是女性。是啊，我是女性，可是，我像男人活了大半辈子……我年轻时也同许多少女一样，热爱自然，喜欢漂亮的服饰，向往男人开阔无私的怀抱，还有原野上自由轻松的漫步……但是，这些人世间最简单、最普通的事情却距离我总是那么遥远。我曾天真地以为，你真会同我在卡特修建的石屋中安度晚年，可是，从你现在的谈话和行动看，那是不可能的……你让我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现在，剩下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我要回归自己……”

“……我送你过天山吧。”

“谢谢，不用了。”艾伦淡淡地说，“我与舍里夫的妹妹同行。旅途虽然漫长，但并不寂寞。我跟随你在中亚荒原错过的美丽景色可以从她的描述中得到补偿。”

斯坦因伤感地望着窗外。远方，蓝蓝的天空下，慕士塔格雪山静静地耸立着。

艾伦离开后五个月，斯坦因带着整理好的文书目录及摄影资料，率领考察队翻越帕米尔高原，回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朴素小屋。

48、艺术，抑或游戏？

十年后，斯坦因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争取到进入阿富汗考察的机会。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他依然充满激情与希望。考察队穿山越岭，抵达喀布尔。

即将在一处古代佛教遗址挖掘时，意外地遇到失踪多年的阿杜尼。

“尊敬的斯坦因先生，我特意来劝止您，别挖了！给大地留点尊严，好不好？”

斯坦因既诧异、又兴奋，“我的朋友，这些年，你跑到哪里去了？破解了佉卢文之后，你应该培育更多的学者，可是，你为什么要像谜一般地藏起来？为什么？你不知道，铁木真、瓦尔特给世界学术界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

“我根本没有同世人‘捉迷藏’，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存在方式。”阿杜尼很冷漠，“实话告诉您，铁木真、瓦尔特，还有大夏，都是我行动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你？行动艺术？”斯坦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别那么大惊小怪，都八十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阿杜尼不满地望他一眼，“我们那个时代，当学术堕落为利益集团互相角逐的虚假泡沫时，当人们的理性被强大蒸汽机毫不留情地摧残时，只有艺术才能够抵制这种名为‘现代化’、实为‘破坏化’的吞噬运动。”

斯坦因还蒙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当年，我确实破解了佉卢文书。但它不是《法句经》，而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灾难预言书》。保存完整的十几页，准确地预言到成吉思汗横扫欧洲大陆、阿古柏作乱中亚，也预测到了蒸汽机的发明——就连瓦特的名字也镶嵌在诗行中。同时，还预测到了枪支大炮坦克飞机等等现代化工业产品。尤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预言书》用大量文字详细地描绘了1914、1939年发生的两次炸锅灾难。您知道，现在，这些预言都变成了现实。目前，比上次世界大战更惨烈、影响范围更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焰不正旺盛地燃烧着吗？”

斯坦因觉得要崩溃，几乎无法呼吸，“那么，《预言书》与瓦尔特那种无赖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把《灾难预言书》公布，肯定会在世界上引起恐慌，就伪造了佉卢文《法句经》。我还想制止预言中的两次炸锅。您知道，欧洲东方学升温的时代，蒸汽机也不断改进、提速，我打算通过行动艺术，把蒸汽机引向遥远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让两次炸锅在浩瀚无垠

的中亚无人区发生。于是，我卖掉了庄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曾经是瓦特修造蒸汽机的制造厂——接下来，你的四次中亚之行，斯文·赫定、伯希和、马达汉、勒柯克、奥登堡，甚至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都参与到创作中，多么壮观的一次艺术行为啊！但是，你们只是引导蒸汽机火车向中亚前进的一条钢轨，还需要另一条钢轨来保持平衡，由谁来充当呢？元浩、铁木真、瓦尔特、八荒等人，还有沙洲商驼，及欧洲大陆的很多追名逐利者都是最好的创作主体。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用钢筋混凝土石条把两条钢轨牢牢地箍在一个平面上，朝着同一个方向无限延伸！无限拓展！”

“你成功了吗？”斯坦因瞪着他。由于意外打击，他冷静得可怕，声音不带任何热量、感情，仿佛机器压制出来的一枚枚零件。

“我只能提供创意，至于成功与否，接受者、参加者如何评价，不是我最关心的。”阿杜尼说，“我觉得消灭、排除文字中携带的邪恶信息很有意义，而你们，却做着相反的工作，试图挽救、繁衍那些附着在文字上的细菌的生命。你知道吗？我最担心你从中亚获得的文书中公布新的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灾难预言书》。实际上，《灾难预言书》是一种暗示，那些文字都是罪恶的种子，只要落到任何人心里，就会扎根、发芽，并且足以生长成一棵巨大的罪恶之树，招蜂引蝶，最终形成灾难的黑风暴。”

“你错了，人类始终追求文明、进步、和平，你可以为你们的行为找到 2651900 个理由，但也不能掩盖欺世盗名的事实。在那著名庄园的旁边——哦，现在的主人已经是瓦尔特了，我不知道你们之间进行过怎样的交易，从目前情况来看，你输了！艾伦为之付出很多心血，陈列你们所有造假文书、学术文章、学术会议材料和相关新闻报道的博物馆已经布置完毕，要不是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它已经开始向世人讲述你们的卑劣行为了。哦，恕我直言，那根本不是什么艺术行为——是揭露，警示，鞭挞！另外，正如你看到的，截至目前，我全部财产只是斯那利加的一间小屋和很多货真价实的书籍，不过，与四次中亚之行一样，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与你所谓的行动艺术毫不相干。”

“你正在为你的博物馆得意，是吗？”阿杜尼阴险地一笑，“也许明天，后天，或不远的将来，你会从报纸或广播上看到，它毁于敌方的飞机轰炸。所以，我劝你放弃在喀布尔的挖掘，还是守候在收音机旁，耐心等待彻底摧毁你顽固信念的消息吧。”

斯坦因大笑起来，“朋友，你是一台不折不扣的蒸汽机。由于与生俱来的反感，我不会与‘蒸汽机’交流有关艺术的真谛，也不会把中亚的大地艺术、壁画艺术、弹唱艺术、行动艺术、行为艺术、环境艺术、装置艺术、观念艺术、偶发艺术等等，还有很多有待于评论家命名的高尚艺术陈列给‘蒸汽机’。呵呵，可怜而又空虚的‘蒸汽机’，我只想告诉你，从有关资料得知，中国学者陈寅恪已经在东亚大陆提出‘敦煌学’概念，根据我的四次中亚之行和对东方文化的了解，你根本用不着为博物馆——还有‘敦煌佚书’的前途与命运担心，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吧。现在，虽然你还呼吸着，但是，我相信阿杜尼已经在世人心目中消失很久了，如果你胆敢浮出水面，那么，铁木真及瓦尔特的无数支持者会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批驳你是冒充阿杜尼的骗子，你信不信？”

阿杜尼默默地望着他，“别那么盲目自信，行动艺术还在继续，我们等着瞧好吧！”

说完，他优雅地弓腰致意，然后转身离去。

斯坦因冲着他的背影喊，“朋友，我非常喜欢戈特在《男巫的徒弟》中的话：‘师傅，我碰到了大麻烦，无法驾驭自己唤出的精灵！’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阿杜尼的身影消失在暮霭中。

晚上，斯坦因病倒了，而且，越来越严重。

助手建议将他送回英国治疗。

“这次恐怕躲不过去了！根据探险家的规矩，倒在哪里，葬到哪里。”斯坦因平静地说，“快发电报叫艾伦来，我希望再见她一面再闭眼。”

电报发出后不久，接到回音：艾伦答应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喀布尔。

斯坦因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

他知道生命即将结束。他想再次回到克什米尔的小屋，想再次翻过帕米尔冰雪高原，穿越中亚大沙漠，沿着古老的长城，在匈奴祖先曾经放牧、征战过的敦煌绿洲，倾听芦笛的悠悠诉说，他想再次进入藏经洞……可是，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有连绵不断的沙漠在蓝天白云下平静地沉睡。几乎陪伴他终生的驼铃声也追寻不到，似乎大风吹走了一切，大火烧光了一切。一切都弃他而去。

他吃力地指了指桌上的著作。医生拿起，轻声读。当听到敦煌、楼兰、和田这些地名时，他微笑着，耳边又响起古老的芦笛声，还是三弦琴伴奏下的弹唱声？不去细究了，反正，它们从大地深处涌来，水浪般温柔地荡漾，他被托起，流向茫茫无际的沙海，那里，有雪山、冰峰、古城和驼队的倒影……

斯坦因昏迷三天，被艾伦唤醒。

“你终于来了。”斯坦因蠕动干裂的嘴唇，吃力地说，“我想，你一定会来的。”

艾伦强忍住泪水，不断地点头。

“哦，我要送你一样东西！”她取来一本精致的羊皮书，“这就是你1900年以来寻找的未知文字‘神秘文书’。它有个名字，叫‘罗布情书’！”

斯坦因眼里闪过一丝亮光：“……是吗？”

“是的！它从中国商人迂回流落到欧洲古董商手里，又被一位收藏家在拍卖会中购到，他得知你在寻找，就托我转交……”艾伦伤心地哭着说，“这种文字确实从来没见过，与现在已知的所有文字都不同。”

斯坦因轻轻地笑笑，摇摇头，“我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了。”

艾伦说：“那么，另外一个消息肯定能让你高兴。”

“……哦，有这样的消息吗？”斯坦因好奇地问。

“亲爱的，你还记得1931年被新疆主席金树仁扣留在喀什的那批古代文书、壁画和丝绸等文物吗？”艾伦见斯坦因眼睛放出奇异的光

彩，接着说：“经过舍里夫等人的努力，它们全部被运到英国。亲爱的，这下，你该放心了。”

“哦？我只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最近，有探险家购买到一批数量极大的‘敦煌佚书’，据说，价值非常高，远远超过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学者的探险所得……前几天，我还在怀疑，认为‘敦煌佚书’是一批假文书……”

“亲爱的，那是外交上的策略，他们宣传的‘敦煌佚书’实际上是五蕴在五棵胡杨绿洲看守的楼兰文物，”艾伦又伤心起来，眼泪不断掉落，“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也利用‘敦煌佚书’的巨大影响，才这么做。”

“……我不想再谈这些无聊的事情了。”斯坦因闭上眼，沉想一阵。之后，他努力抬起手，指着架上的皮箱。艾伦取下，打开。箱子里是一件精美的和田玉枕。

斯坦因无力地抬抬手。

艾伦急忙俯下身，将耳朵凑到他嘴边。

斯坦因轻声说：“亲爱的，此生此世，我没能好好陪你，知道吗，我最初的愿望，是要做一个弹唱艺人，在古朴的三弦琴声中，向你诉说心中的憧憬、爱意、失落和恐惧，可是，回头一看，完全是条陌生的路……我很难过……这件和田玉枕非常珍贵，我留给你。以后，看见它，就当是我……呵呵，那个任性而又古怪的孩子……《大唐西域记》在我经常随身携带的那个书箱里，还有，《玄奘传》、《辩机传》，都送给你，让它们替我照顾你，照……顾……”

艾伦的脸上，大颗大颗泪珠滑落。

“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想乘着和田铜钟的声音与敦煌沙山的鸣响离开，可是，太远了，够不着……亲爱的，你看看，书卷中，有半截敦煌莫高窟前的芦管，请你替我吹响……”

艾伦从来没碰过芦苇。但她擦干眼泪，想了想，找到芦管，放到嘴唇间，吹奏起来。

在呜咽的、低沉而哀伤的芦笛声中，斯坦因闭上了眼睛。

葬礼中，艾伦希望把斯坦因生前获得的所有奖章一起埋葬。

斯坦因侄子尴尬地说：“……夫人，我感到很难过，叔父的奖章我一直精心保护着，可是，就在他第四次进入中亚考察那年，所有奖章都不翼而飞……非常奇怪，三把锁都完好无损，而钥匙只有我一人拿着，好在叔父生前从未提起它们……”

艾伦叹息一声。葬礼结束后，她将斯坦因多年来些给她的信按照时间顺序，一封一封地读给和田玉枕听。最后一天晚上，和田玉枕不见了。

人们看见，一匹金黄色骆驼走出房间，朝着东方，昂首阔步……